宫本武藏

剑与禅

历史·武侠·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①地之卷 ②水之卷 ③火之卷 ④风之卷

[日]吉川英治 著

重庆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吉川英治的作品像是一坛坛的陈年好酒，时间愈久，愈见醇香。在所有著作中，《宫本武藏》几乎花去了吉川近二十年的心血，绝对是您不能不读的小说，因为它使逆境中的人读来有一种归宿感，也使顺境中的人阅后洗却心灵的尘埃。

——星云法师

在社会进步的过程当中，本书能对一些眼高手低的习性，引起移风易俗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我创作该作品的动机。

——吉川英治

《宫本武藏》中有《芍药使者》一章，我觉得那是中国所有武侠小说中从来没有写到过的精彩比武场面。我读了中译本之后，也认为此书有巨大的吸引力。

——金庸

书中谈剑道的修行与禅悟，点出了剑客在对决之时，平时所仗恃的权威、知识、情感都与生命无关。吉川从剑客观照的陈述推及个人——唯有彻底认真的态度，才能解决生命的困境。这部书，二十年前读来觉得可敬，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点滴在心头。

——禅者、文化评论家 林谷芳

宫本武藏，不但是神剑，而且是剑神。宫本武藏给我们的启示，超越正统经典，更超越一般所谓的武侠小说。

——作家 柏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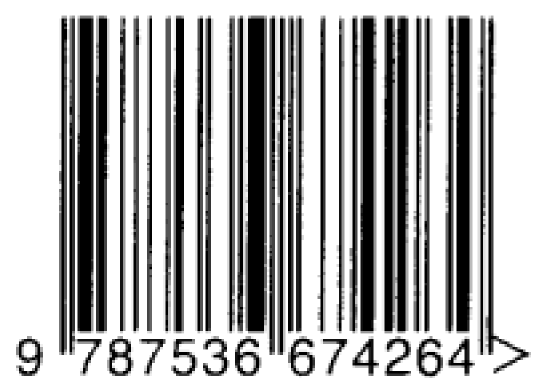
这部书，绝对是现代人追求真道、挑战自我、超越困境的必读好书。

——著名企业家 石崎和彦



建议上架：经典·武侠·畅销

ISBN 7-5366-74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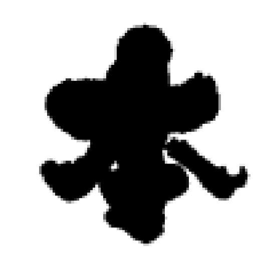


9 787536 674264 >

ISBN 7-5366-7426-0/I·1400

定价：120.00元(上、下册)

宫本武藏



剑与禅

[日] 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 刘仲达 译

历史·武侠·文学 超值典藏本

上 ①地之卷 ②水之卷 ③火之卷 ④风之卷

重庆出版社 | 新世界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4-042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本武藏/[日]吉川英治著；颜世俊、刘仲达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2

ISBN 7-5366-7426-0

Ⅰ.宫… Ⅱ.①吉… ②颜… ③刘… Ⅲ.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5948号

GONG BEN WU ZANG

宫本武藏(上、下)

[日]吉川英治 著

颜世俊、刘仲达 译

特约策划 石 涛

责任编辑 陈建军 钟振奋

特约编辑 余守斌 王 勇

封面设计 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世界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特约经销 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949715/16/17-810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84.25

字数 1450千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6-7426-0/I·1400

定价：120.00元

剑与禅——两刃相交，是无所躲闪的

导读

林谷芳

○死生之风光

谈日本文化，就不能不谈武士道。“言必行，行必果”，武士的行踪极像《史记》“游侠”、“刺客”列传里的人物，而“忠君爱国”乃至不顾生命则又让人觉得他们是封建时代里儒家文化的典型，但以此两者，还不足以契入武士的真实生命。

如何使武士视死如归呢？不扣紧这一问题是难以了解武士生命的，“言必行，行必果”、“忠君爱国”都因“视死如归”才有了彻底实践的本钱，而要谈这些，就不能不触及禅的修炼。

禅，是以最明快直捷的态度来面对生死的，尽管无常迅速是佛家的共同体会，但就现世中想直接超越死生束缚者则莫过于禅，它使死生大事永远是禅宗的第一公案，而悟者的世界也必聚焦体现在这根柢天堑的超越之上，历代禅门宗匠最迷人的生命风光也正尽现于此。

元代的无学祖元就是个好例子。因避居元人之乱到温州的祖元，在温州陷落，寺僧逃避一空之时，个人独坐寺中，面对元军以刀剑临颈之状，却吟出“乾坤无地草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的偈语，别人是死生之厄，他却是人空法空，这种气概与彻悟，终使得元军拜倒。

日本的快川和尚也是个好例子。当织田信长的军队攻入快川的寺院时，他与一干弟子却在“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的禅诵声中安然“火定”，火焚竟可如此沁人心脾。

唐代庞居士一家是另外的典型。庞居士“计划”于一日中午示寂，告诉女儿后，女儿却在他出门看时刻时，抢先一步登上父座，合掌坐亡，庞居士见了笑说：“我女锋捷矣！”越七天，有州牧于公来探病，庞居士为他说完法后，竟就枕在他的肘上也“去了”；庞婆见父女都走，跑到田里告诉儿子，儿子听完后竟也随即“倚锄而化”，庞婆便道：“你们都这样，我偏不然。”后遂不知所终。死生，在这一家来说，真可以

说是饥来食困而眠之事！

宋代天童正觉显现又是另一种风光。他活了六十七载，圆寂时留下了一首偈语：“梦幻空华，六十七年；白鸟淹没，秋水连天。”千古艰难惟一死之大事，在他看来，却如白鸟淹没般的自然，而死竟可以就是生命之大美、“秋水连天”之景观。老实说，这首偈语所拈提的甚至比弘一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更让人赞叹，而世上又有哪种修行能体现如此的风光。

死，在禅，是一种观照、一种修炼、一种示现，乃至一种完成，可以说就因有这关卡，生命才能成其意义乃至超越，也才能体现或气魄、或从容、或平常、或大美的风光，一个人如果未能在此用心，则所有世间法、出世间法即只是自我蒙蔽的戏论而已。理想的武士道，正含有禅的这种精神。

然而，武士又是以何种方式来磨炼乃至契入这种境地的呢？就此，参禅的方式方便多门，禅语又谓“挑水砍柴，无非大道”，因此，武士自然就选择了他们之成为武士的凭借——剑来入道。可以说，“剑道”的修习，才是武士的根本，除此，则“言必行，行必果”也只是江湖的义气，“忠君爱国”更可能只是迂儒的行为，甚而还会成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〇兵法何严厉

谈剑道的修行，许多人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及宫本武藏，的确，这个日本剑道二刀流的开创者，正是以彻底剑道修行者的面貌留与世人记忆的。

剑本是凶器、是杀人之物，但在乱世，它却也是活命之物、救人之器，死生之别，往往就在剑的一击之中，这种特性，使武士不敢稍忽于剑法的修炼。参禅，要“二六时中，不离那个”，这意指不能让无始以来即有的无明之心有妄为的机会，如此功夫才能圆通融汇，也才能导致身心彻底翻转的悟境，而武士对剑如实地“念兹在兹”，正是一种参禅。

然而，参有彻底的参、有契入的参，也有表象的参、“有隔”的参，如何彻底呢？总要整个生命就是它，它就是整个生命；如何契入呢？总要能显现山河大地触目所及“全体是用”。以此，武士的剑就不能只是个剑，它必得是武士生命实践的体现；剑法也不能就只是剑法，它更是生命宇宙之道的契入。而宫本武藏之所以能成为剑道修行的代表，则正因他一生是这样彻底、契入地来参扣剑道。

在白鹭城天守阁读书三年，气质变化而出关的武藏，为何割舍桥头情人阿通的三年之约呢？在宁可做世间薄情人的表象下，武藏那一刹那，其实正是决心以整个生命

去面对剑道的，这个决心、这个割舍，成就了彻底的参，也终使武藏能在二十八岁就缔造了千古传诵的“岩流岛”之战。

在小山胜清描写岩流岛之后武藏的《是后之宫本武藏》一书中，曾经记有这段传说：武藏一日在庭院中洗澡，忽觉背后有股杀气，转身一望，才发觉死于他剑下的佐佐木小次郎的情妇已拿着一把荷制短枪对准了他，虽然，最后武藏以其无畏之身驱、逼人之气魄终使这女子不仅无法开枪还落荒而逃，但自此，武藏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脱光衣服洗澡过。

如此，“不予生命以任何可乘之机”，正是武藏在剑道上的基本态度，然而，缘何能下这种决心呢？这就要扣及剑法的严厉及剑客的生命特质了。

“两刃相交，是无所躲闪的”，这个禅语点出了在对决之时的“如实”。两刃相向，人平时所仗恃的权威、知识、情感此际都无以做为临阵败敌的依附，社会地位多高、知识多渊博、情感多深刻，在面对“死生”之时，竟都与生命无关了，这是剑客的观照，惟有此剑、惟有自己，才能解决生命的困境，除非不当剑客便罢，既是剑客，就不能不体会及此。

然而，能不当剑客吗？生命的本质不就正在两刃相交时才最能裸露的吗？否则，禅又何必以剑之相向来比喻参禅，武藏就是如此认定了剑道比爱情更能让他体现生命的如实，才走人了他所谓的“独行道”中，剑与禅在此地是真正合一了，武士也因此再也不只是被命运之神推入无尽杀戮的一个世俗生命而已。

武藏这种对生命彻底认真的态度，使他成为一个不谈禅字的禅者，而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武藏生命里的各种风光。

○“剑即一切”与“一切即剑”

禅讲明心见性，讲开悟，而悟正是生命境界的大转换，生命自此从分割的二元世界走入全体是道的世界，于是山河大地、草木虫鱼在悟者看来固都是法身说法，行住坐卧、语默动静更都可以是道的体现，悟者的生命特质正是如此“无隔”，是理事圆融、是事事无碍、是落花流水皆文章的。

武藏生命的不可及是他那“兵法何严厉”的修业态度，而他最引人欣羡的则正是这种‘悟后的风光,,,武藏如何选择剑道为他一生的修习或许是‘常人’所难解的，但他的岩流岛之役以及在书法、绘画、雕刻上的造诣，还有许多修行的轶事却永远能为人所津津乐道。

岩流岛之役是武藏剑客生涯的关键一战，他也以此留芳千古，但如何看待岩流岛

之役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与佐佐木小次郎的这次决斗，武藏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从桨削的长木剑、故意迟到以使对方心浮气燥，乃至抢占背光的有利位置，这种种都使激赏小次郎这位早夭英雄的人，无法对武藏释怀，武藏在此，被看成是个心狠奸诈的江湖人，岩流岛则是一个光明磊落剑客的悲情坟场。

然而，对武藏而言，剑法比试所牵涉的果真只是一般观念下的剑法么？自禅的立场，剑法的比试如果只及于剑法，则这孤立的剑又怎可能与生命契合呢？在此，必得是船橹是剑、时间是剑、光影是剑才是，也因此，在中年之后有人问武藏，是否决斗必得抢背光位置，武藏的回答却是：仍可以有“斩阴”之剑。在任何时空中都要使剑能发挥最大能量，只有体会及此，剑的真意才能显现。

更甚一步说，岩流岛之役胜者之所以是武藏，败者之所以是小次郎，正是“一切即剑”打败了“剑即一切”。“一切即剑”，则山河大地，无非是剑，真乃是遍虚空界尽为法身，而“剑即一切”虽也超越了常人，却必得以剑之一端对抗外在的一切，尽管一时可披荆斩棘，但终究则难免于夫复何言之叹！

武藏决心走入剑道是以“剑即一切”的心情切入的，但武藏之所以能成为剑圣，则在于他越此而到了“一切即剑”的境地。我们看那些伟大的禅者，哪个心境初发时，不是以整个生命投入的？在初参之际，取个由生命发出疑问的公案“念兹在兹”、“二六时中，不离那个”，及至开悟后，则“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挑水砍柴，无非大道”，以此，武藏在岩流岛时，实已预示了他在其他方面的可能成就。

武藏的书画、雕刻都像他的剑法一样，有一份常人难及的直捷，他自称并没有花多少功夫于此，但比诸他人的传世作品却毫不逊色，即此，惟一可能的解释并非他是各方面的天生奇才，却应该是本立而道生，这种种都只是他悟后的风光而已，而也只有看到这些，武藏的生命才堪称得上是彻底的剑道修行者。

这样的生命层次，诚然已非一般观念的武士道所能达到，而是剑与禅的世界了，也即如此，晚年的武藏才能达到“神武不杀”的境地，谈武士道所不足之处，武藏其实也可做为一个印证的坐标。

○剑道之极致

武藏的时代距今四百年，在日本他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有关武藏的传说极多，而著作也有不同版本，其中，以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与小山胜清之《是后之宫本武藏》最具代表，前者写岩流岛之前投入剑道历炼的武藏，后者写岩流岛之后以禅印

剑、以剑参禅的武藏，虽是两人所写，却完整地展示了武藏一生，而吉川英治的书又被改拍成电影，由稻垣浩执导，三船敏郎主演，使武藏的前期生涯成为世人熟知的剑士典型。

以生命境界的高低而论，无疑，后期的武藏自然胜过前期的武藏，而在五十岁那年悟得“真空一剑”、神武不杀的武藏，也方能说是臻入了深刻的禅者之列，以此，小山胜清所描绘的，才真是圆熟生命的修炼与风光。然而，世人感兴趣且熟稔的，却仍是吉川英治所写的一切，这其中，或许缘于后期武藏的生命境界较非一般人所能了解，而剑道与爱情的取舍本也更能触动世人的心弦，但更关键的，还在那亘古一役的岩流岛之战，武藏由此名扬天下，后人遥想此役，也皆有千古惟此一人的慨叹。

岩流岛之役成就了宫本武藏，也成就了佐佐木小次郎，以生命见证此一役的佐佐木小次郎，让蕞尔小地的船岛被称为岩流岛而为世人所熟知（岩流为小次郎的剑道流派名),而岛上有着红色小点的石头,也被认为是由小次郎的血染红所致。

如何看待这一役呢？是两个不世出的天才青年、绝世高手的决战在吸引着大家永久的注意，还是有其更深的缘由呢？

诚然，没有这两个高手，尤其是这么年轻的高手，此役是不可能如此传诵千古的，而对于这一战，武藏与小次郎也应该是被期待的，因为它可以证明谁是天下第一剑手，答案揭晓了，后世之人自然津津乐道。

然而，就为了争个天下第一吗？以此来看，武藏在击败小次郎之后应该是踌躇满志的，但为何他又继续孜孜不倦于道业的修习呢？显然，天下第一不是他乃至小次郎所最关心的，而剑道的极致才是一个顶尖剑客“念兹在兹”的，小次郎以生命见证了比他更完美的剑法，而武藏在击败小次郎之后却仍必须以余生去见证何谓“天下最完美的剑”也就是剑道极致的体现，岩流岛之役因此乃可以败者无怨，而胜者则反须背负着与败者共同的追寻继续走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后来的武藏，而岩流岛一役也才不只是输赢的游戏。

禅，是不离人间万法而行超越的，但要达到这般境界却必须有一段寒彻骨髓的修炼，是以禅者的生命才有禅语，所谓“未参禅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风光。从轻狂少年到以剑入禅，乃至最后神武不杀，禅的这种轨迹也体现在武藏的一生中，真实的武藏不只是个剑客，更是个禅者。

◯典型在夙昔

诚然，自大悟的境界而言，武藏的一生也还没能达到彻底透脱的地步，晚年的武藏竟也有一股难掩的寂寞，然而，或许就因为这点遗憾，再加上前期少年的悔悟、爱情的浪漫、求道的执著、兵法的严厉才使武藏的一生能永远活在世人心中。二十年前，夜读宫本武藏的传记，想着这位可敬剑客的一生，我写下了：

江湖久独行，凛冽若孤松；
欲将天地对，不与世人同。
发白添寂意，剑冷泣秋风；
兵法何严厉，寒夜伫冰峰。

这遥寄给武藏的诗，在二十年后的今天读来，诗中的一切，对我却仍是点滴在心头，只是，离开了对那“无以回避之剑道对决”的体会，在习禅已变成“啜饮一杯午后香醇咖啡”的现在，心底自不免又兴起另一层无限的感慨。

〔作者简介〕林谷芳：台湾新竹人，1950年生。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六岁有感于死生，高一见书中句“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欲求无死，不如无生”，有省，遂入无生法门，由此，也开始学习中国音乐。

1974年起，隐市修行并教授琵琶。1988年开始从事文化评论工作及民间讲学。讲学主题为禅修行、中国音乐的人文世界及文化重建，并任佛光大学艺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及“忘乐小集”召集人。著有《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等著作。

作者自序

本书的初版，大约是在十几年前发行的。而我开始创作书稿，已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

本书后来又重新装订，再度出版。这期间我经常陷入过去茫茫然的思绪中。因为，这期间世事不断地变迁。

以前曾经有人对我说“：你的《宫本武藏》已经成了古典了，它只不过是部旧作罢了！”我苦笑回答“：也许你说得没错。虽然大家认为它只不过是部古典，但对我来说却是值得欣喜的。”

身为一个作家，花了将近二十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巨作。现在，仍有不尽理想之处。在作品当中，亦可看到自己尚未成熟的内心世界。但是，无可否认，这个作品原原本本地呈现出当时自己赤诚的工作热忱。现在我已经不再考虑这个作品将来的定位，只要将它交给时代的潮流和评论，交给读者，它自会获得应有的评价。

昭和二十八年晚秋（一九五三）

吉川英治

作者再序——摘自《旧序抄》

宫本武藏的一生充满了烦恼和斗争。他身处的时代虽然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现代人仍无法挣脱这两项苦恼。尤其是武藏所处的时代，更是赤裸裸的斗争社会，因此，他抱着人类求生的本能，遍尝烦恼、苦难之后，猛然觉悟，为挣脱命运的枷锁，以有形的剑，求无形的修罗之"道"，在生命中写下了永垂不朽的记录。

每个人生来就具有性欲和肉体上的需求，而文学上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探讨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斗争本能。

本书的主角武藏，终其一生皆在为这种本能之苦而战斗。宿命之苦永无止境，武藏生存在浩瀚无涯的天地之间，相形之下，他的剑渺小得犹如一根针。虽然如此，剑却代表了武藏内心的形象，也是他追求"斗争即菩提、斗争即是道"的代表。对于这些历史课题，我在意的是它所造成的影响。虽然我不是道学专家，但每思及此，即令我诚惶诚恐。因为，即使是一本微不足道的小说，有时也会影响读者的一生。我文学创作的态度，不在于划分作品是文学性或非文学性，而在于将着眼点放在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之上。

刚开始，我因兴趣提笔写作此书，但非自己吹毛求疵，一想到影响之大，便使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不得不特别留意，费了不少心思。

多年以来，透过这个作品，倍受读者垂爱，使身为作者的我对读者的感受更加注重。

我举个小例子，京都有一位以画樱闻名的已故画家，年轻时生活困苦，决定全家自杀以寻解脱。就在他下决心的那天，在晚报上读到武藏攀登朝熊山的那一章，深受感动，遂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后来经由"朝日报社"副刊主任的介绍，与我见了面才谈起此事。另外，游泳选手古桥、象棋八段的升田，两人亦自书中得到启示，得以奋发图强。当我听到这些例子时，除了感到欢欣、受到鼓舞之外，更深深体认到自己责任的重大。

除了作者对读者的影响，读者对作家亦会有所影响。或许可以说，我在不知不觉中亦曾受到读者的影响。

将“书桌”放在大众之间，受大众精神生活影响的文学创作，可能无缘大雅之堂。但是若被彻底地小说化，恐怕只会演变成更可怕的宿命文学。

在《宫本武藏》这部小说中，有一点容易引起争议，有时也会导致评书时的误解，那就是我把人类和封建的种种迹象比喻成一把剑。但是我相信，只要读者志向正确，抱着现代观点，从世界的角度以及社会的角度来读此书，对我书中所指“剑”的真正含义就不会有所误解了。

我认为读者应该在该娱乐时娱乐，该梦想时梦想，配合现实世界诠释书中的道理，自由享受读书的乐趣。

武藏的剑不是杀戮之剑，也不是人生的诅咒。

他的剑是守护之剑，也是爱之剑。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中，用剑立下严厉的道德指针，奋力解脱人类命运的禁锢。同样，这也正是哲人所追求的道路。

武藏也是个画家，亦有文雅的一面，但因其绘画生涯始于晚年，因此在小说《宫本武藏》里，只提到一些武藏图绘屏风、雕刻观世音像等属于初期文化知性萌芽的阶段。至于他的恋爱生活，亦有他自己的方式，并无意强迫读者模仿。但却可作为现代人恋爱的借镜。而如何对焦，便是个人的自由了。

从现代和往昔这两面镜子中看武藏，便可知他的剑已不是单纯的武器了。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一九四九）

于吉野村

作者旧序

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写一本有关宫本武藏的书。后来在《东西两朝日新闻》的副刊上，每天写上一小篇连载。之后，汇集成册，便成了这本书。

对一般人而言，很多人从少年时代开始，即对宫本武藏这个人物耳熟能详。但他大部分都出现在古戏曲或旧时代的读本中，而且受到扭曲。因此，从这些文艺作品当中，根本无法了解宫本武藏真正的内心世界。

近年来，有人开始认真思考宫本武藏的事迹，说他的一生是“用剑道体验人生，得以悟道”，或是“不断苦斗的结果，才得以修得完美人格”。这可以说是一项“武藏研究”的硕果。另外，还有美术史家们对武藏的绘画加以研究及诠释，但是我这部书却只是单纯的小说，并不就此作学术上的探讨。

时下一些戏剧作品丝毫无法表现武藏真正的人格，对此我感到非常不满。因此，依此重新改写毫无意义。既然要写，就必须纠正过去对武藏的错误观念，朝着接近事实、较具现代感、能引起读者共鸣的目标，将武藏重新呈现出来。

另外，由于现代人太过于纤细、讲求小智谋、充满无力感，因此我也期望藉由此书，描述前人过去坚强的精神和追求真挚人生的毅力，盼能唤醒现代人。

本书亦可以说是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能对一些眼高手低的习性，引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如此也有它在文学上的意义。这些可以说是我创作这一作品的动机。

虽然如此，我无法确知能达到多少效果。只是，当此作品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热情踊跃的鼓舞，更令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写报纸连载小说，这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热烈的回响以及读者的激励，也感慨良多。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许多不知名人士，在我执笔期间，不断将有关武藏的乡土资料或记录文件寄给我。才疏学浅的我，因而受益匪浅。

昭和十一年四月（一九三六）于草思堂

目录

武藏在下总村的法典草原从事垦荒工作。他深信拿锄头也是剑道的修行之一。亲近大地、亲近农民的武藏,他的剑下不再以征服和杀人为目的,转而追求保护世人、治理百姓的剑道。同时,以朝气蓬勃的新开发地——江户为舞台,描述小次郎周围的事物,为他与武藏日后不可避免在船岛的对决,写下了前奏曲。

武藏认为剑的真髓必须与政治的精神合而为一,故而主张:“政治之道,非以武力为基础,必须文武并重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有完美的政治,才能走向济世救民的康庄大道,这才是剑道的终极目标。”他积极努力朝向文武并重的仕官之路。眼见他即将与柳生、小野二家一样成为将军家的兵法师,而正在仕官之路即将平步青云时,武藏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隐居在冈崎镇一隅,伏案探索,重新审视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武藏陷入无为的窠白里,对少时已有的文武并重的仕官理想产生了动摇。他囿于愚堂和尚所说的“圆”内。再次茅塞顿开时,领悟到“道”与“无”的真理。这种境界引导武藏在船岛的比武中取胜,面对小次郎高超的剑法和力道,武藏凭借精神之剑制敌。孤剑是他的魂魄,追求剑禅合一的境界使他获得最后的胜利。



宫本武藏

地之卷

宫本武藏 地之卷

人生有很多事是无法重新来过的。世上凡事也都是真刀真枪定胜负。你现在就像被人砍了头还想把它接回去一样。你虽可怜，但我泽庵是不会为你解开绳索的。为免死状太难看，武藏，你还是念念经，静静去体会生死大义吧！

1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天地间的沧桑！

人世间各种变化，犹如秋风中的一片枯叶，就让它顺其自然吧！

武藏这么想着。

他横躺在尸堆中，看起来也像一具尸体，武藏这样觉得。

“现在,别想再让我动一下。”

其实他是体力耗尽，根本无法动弹了。而武藏似乎没有发现自己已中了两三颗子弹。

昨夜——说得详细一点，应该是庆长五年①九月十四日半夜到天亮这段时间，关原地方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到了今天下午，天空依然乌云密布。一片黑云流连于伊吹山背和美浓连山之间，不时沙沙地带来一阵骤雨，清洗激战后的痕迹。

这些雨水，啪啪地落在武藏的脸上，也落在旁边的尸体上。武藏像鲤鱼一般，张开口吮吸着从鼻梁流下来的雨水。

——这是末期之水。

在他昏沉的脑海中，隐约感觉如此。

这一场战争，注定要失败的。金吾中纳言秀秋倒戈通敌，联合东军攻向友军的石田三成、浮田、岛津、小西等阵营，犹如骨牌倒塌一般，可以说半天之间就决定了天下的君主。同时，虽然眼前看不出几十万同胞的命运，但这一战，却注定了子子孙孙以后的宿命。

“我也是……”

武藏想着。眼前突然浮现出独自留在故乡的姐姐，以及村里老年人的身影。但为什么一点也不觉得悲伤呢？可能死亡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吧！然而就在此时，离他十步左右的己方尸堆当中，有一个看似尸骸的身体，突然抬起头来叫道：

“阿武!”

听到有人叫他，武藏的眼睛似从昏死中醒来一般，四处张望。原来是他的朋友又八，那个仅带一支枪，从同一个村子出来，和他追随同一个主君的朋友。两人内心都燃烧着青春的火焰,为了追求功名,来到这里并肩作战。

当时又八十七岁，武藏也是十七岁。

“哦 是阿又吗 ?”

①庆长五年：公元 1600 年。

他在雨中回答。

“阿武！你还活着？”

对方问道。

武藏使尽浑身的力气喊着：

“当然还活着，死得了吗？阿又！你也别死，不能白白地客死他乡啊！”

“混账！我会死吗？”

又八死命地爬到友人的身边，抓起武藏的手说道：

“我们逃走吧！”

武藏立刻反拉他的手，骂道：

“你想死啦？现在还很危险！”

话还没说完，两人所躺的大地，突然像锅子一样响了起来。原来有一群乌鸦鸦的人马，夹杂着呐喊声，横扫关原中央，往这边杀过来了！

看到旌旗，又八突然大叫：

“啊！是福岛的军队。”

武藏赶忙抓住他的脚踝，把他拉倒在地。

“笨蛋！你想死呀？”

话音刚落，无数沾着泥土的马蹄，像纺织机一般，快速而整齐地杀奔过来。马上的盔甲武士挥舞着长枪及阵刀，从两人的头上不断飞跃过去。

又八一直趴着。武藏则睁着大眼，一直注视着几十只精悍动物的肚子。

从前天就开始下的倾盆大雨，像是最后一场秋季暴雨。九月十七日夜晚，天空万里无云。仰望苍穹，只见一轮明月睥睨人间，令人心生恐惧。

“走得动吗？”

武藏把友人的手腕绕在自己的脖子上，撑着他的身子走路。还不断地注意耳边又八的呼吸声。

“没事吧？振作点！”

他问了好几次。

“没事！”

又八用蚊子般微弱的声音回答，脸色比月光还惨白。

连续两晚，他们都躲在伊吹山谷的湿地里。由于只吃一些生栗子或青草，武藏腹痛难耐，又八则腹泻不止。当然，德川那边不会因为战胜而有所松懈，一定在到处搜捕“关原之役”战败的石田、浮田、小西等军的余党。所以他们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在月夜溜到村里的危险性，然而又八痛苦难耐，直说道：

“被捕也罢了！”

武藏也想，坐在这里等死，实在太无能了，这才下定决心，扶着又八循着有人烟的地方走下山来。

又八拿长矛当拐杖，艰难地移动着脚步。

“ 阿 武 ,很 抱 歉 ,真 的 很 抱 歉 !”

他靠在朋友的肩上，感慨万千地说着。

“ 说什么呢 ?”

武藏回答。过了一阵子又说道：

“ 这话应该由我来说的。当初听到浮田中纳言及石田三成起兵的时候，我心想这下太好了！因为我的父亲以前追随的新免伊贺守，就是浮田家的人。靠这层关系，即使咱们只是个乡士的儿子，只要背着一杆枪，去追随他们，他们一定会像对我父亲一样，颁给咱们正式武士的身份。我还抱着梦想，期望在这个军队里，能取下敌方大将的首级，做给那些故乡里瞧不起我的人看看，九泉下的父亲无二斋,也会吓一大跳吧 !”

“ 我还不是一样 !……我还不是一样 !”

又八也点头同意。

“ 我那时也邀你这位最要好的朋友说，怎么样？要不要去？你的母亲极力反对，把我骂了出来。还有，跟你订了婚的七宝寺阿通姑娘，以及我的姐姐，大家都哭着阻止咱们说，乡士的儿子就当乡士吧……这也难怪，因为你和我都是必须传宗接代的独生子呀！ ”

“ 嗯…… ”

“ 然而咱们俩却认为，跟女人和老人商量没用，就断然跑了出来。这还不打紧，咱们到了新免家的阵营，才知道他根本不顾念往昔主从情分，不颁给咱们武士身份。咱们只好毛遂自荐，央求当个足轻[①]也好，最后好歹留了下来。没想一到战场，不是看管物品，就是清除路边杂草，不断劳动，拿镰刀除草的时候比拿枪还多。别说敌方大将的首级，连砍武士首级的机会都没有。结果落到现在这步田地。这会儿如果让你枉死于此，教我如何向阿通姑娘，以及你母亲谢罪 ?”

“ 这种事，谁会把责任推给阿武你呢？战败了就是这种下场，一场混乱。而且如果真要归咎的话，那就要怪金吾中纳言秀秋叛变。我恨他！ ”

走了一会儿，两人来到旷野一隅。站在那儿，视野所及到处是秋风扫过的芒草。看不到灯火，也没人烟。他们心想，刚才应该不是朝这个方向走来的啊！

“ 奇 怪 ?这 是 哪 里 ?”

他们再次环顾自己站的地方。

“ 只 顾 讲 话 ,好 像 走 错 路 喽 !”

武藏自言自语。

①足轻：平时担任杂役，战时成为步兵的杂兵。

“那不是杭濑川吗？”

靠在他肩上的又八也开口说道。

“这么说来，这一带就是前天浮田以及东军的福岛、小早川军队，与敌方井伊及本多势军队混战的地方了。”

“是吗？……我应该在这一带奔驰过，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了？”

“你看！那边。”

武藏指着远处说道。

触目所及，被秋风扫倒的草丛，以及白色的河流里，都是在前天那场战役中敌我双方战死的兵士，尸横遍野。有的头倒插入芒草丛中；有的仰泡在水里；有的被马尸压住。连续两天的大雨，虽然把血迹都冲洗干净了，然而在月光下，每具尸体的皮肤如死鱼般惨白，可以想见那天激战的情景。

“……虫在啼哭。”

靠在武藏的肩上，又八像病人般叹了一大口气。啼哭的不只是铃虫、松虫，又八的眼角也流下了泪水。

“阿武，我如果死了，你能帮我照顾七宝寺的阿通姑娘吗？”

“傻瓜……你在想什么？怎么突然提这事？”

“我说不定会死了！”

“别说泄气话了——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母亲有亲戚照顾。但是，阿通姑娘可是孤身一人呀！听说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遭在寺里投宿的武士遗弃，变成了弃婴，好可怜呀！阿武，说真的，我如果死了，一切拜托你了！”

“不过是腹泻罢了，哪会死人？振作点！”

武藏拼命给他打气：

“再忍耐一下，等咱们找到农家，我去要点药来，你也可以好好睡一觉。”

从关原通往不破的街道上，有旅馆也有村落。武藏小心翼翼地走着。

走了一阵子，来到一处满是尸骸的地方，让人以为有一部队在此全军覆没了呢！然而现在两人不管看到什么样的尸体，也不会感到残忍或悲哀了！虽然已经如此麻木不仁，武藏却为一物所惊，又八也内心一悸，缩住了脚步。

“啊……”

他们轻叫了一声。

原来有个人像兔子般动作敏捷地躲到累累的尸体间。此时月光皎洁，犹如白昼。所以仔细凝视之下，可以看出有个人影蹲在那儿。

——是个野武士①吧？

他们马上这么想。然而，很意外，原来是个小姑娘，看起来只有十三四

①野武士：战时在山野里劫夺战败武士武器等的农民武装集团。

岁。她衣衫褴褛，却系着绣金线的窄幅腰带，衣服的袖口是圆形的。

小姑娘也戒备着这边的人影，像猫一样敏锐的眼神，从尸体中直射过来。

战火虽熄，但还是有武士拿着刀枪，以这一带为中心追讨山野中的残党。这里尸横遍野，可以说是鬼哭神嚎的新战场。而这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夜晚单独一人，在无数的死尸当中，到底在做什么？

“……？”

武藏和又八觉得很奇怪，又想静观其变，所以两人屏息凝神，注视着这个小姑娘到底在做什么。

最后武藏还是忍不住好奇，大吼一声“喂”，小姑娘惊慌地转动着圆圆的双眸，准备逃走。

“不用怕，我有事问你。”

虽然武藏匆忙补上一句，但为时已晚。小姑娘受到惊吓，头也不回地逃往对面山头。不知是挂在腰带还是袖口的铃铛，随着飞跃的身影，发出悦耳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回荡，一阵异样的感觉悄然升起。

“到底是什么啊？”

武藏茫然地望着夜晚的雾气。

“会不会是鬼啊？”

又八说完，身体颤抖了一下。

“不会吧！”

武藏微微一笑道：

“她躲到那两个山坡中间了。看起来这附近有村落。别惊动她，我们去问问就知道了。”

两人爬到那个山坡上，果然看见有人家灯火。这里是不破山尾部向南延伸出去的湿地。虽然已见灯火，但还是走了一公里左右才到。走近一看，不像个农家，有土墙，还有一个尽管陈旧但一看便知是门的入口。门柱已腐朽，门也不在了。进了这门，从茂盛的萩树丛中，看到主屋的门深锁着。

“有人吗？”

他们轻轻敲门。

“很抱歉半夜来打扰，有事相托。请救救这个病人，我们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过了许久仍无人回答。刚才那个姑娘好像在跟她的家人细声讨论。不久，听到门里面有声响，他们以为要来开门，等了一阵，却非如此。

“你们，是关原的战败逃兵吧？”

是那个姑娘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是的，我俩都是浮田旗下，新免伊贺守的足轻。”

“不行，藏匿逃兵是有罪的。你说不给我们添麻烦。但是，这样我们麻烦

可大了！”

“是吗？那……也没办法了！”

“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们会离开。但是，我的同伴腹泻严重。可否请您拿些药给我们？”

“如果是药的话……”

对方考虑了一下，可能跟家人商量去了。铃铛声随着她的脚步声，往屋里逐渐消失。

此时，另外一扇窗户出现了一个人。这位看起来像是这家的女主人，似乎刚才就在窥探他们，这时才开口道：

“朱实啊！给他们开门吧！他们虽然是逃兵，但是杂兵不会列入清查的名单里，给他们过一夜不会有事的。”

在这个小木屋里，两人得以静养疗伤。又八每天服用朴树炭粉，吃韭菜粥，卧床休息；武藏则用烧酒清洗大腿上的弹伤。

“这家不知是做什么的？”

“不管他们是做什么的，愿意收留我们，就是地狱中的菩萨！”

“那个夫人还年轻，带着小姑娘孤单两人，竟然敢住在这荒郊野外！”

“那个小姑娘和七宝寺的阿通姑娘，长得还真有点像呢！”

“唔，长得是很可爱……但是，像娃娃般的姑娘，半夜一个人走在连我们都觉得恶心的尸堆里，真令人不解！”

“听！有铃铛的声音。”

两人倾耳聆听——

“好像是那个叫朱实的姑娘来了。”

脚步声停在小木屋前，应该就是她。她像啄木鸟般从外头轻轻敲着门。

“又八哥哥！武藏哥哥！”

“谁呀？”

“是我，给你们带稀饭来了。”

“谢谢。”

他们从草席上起身，打开门锁。朱实提着药和食物说道；

“你们身体可好？”

“托你的福，两人都痊愈了。”

“我母亲说过，即使痊愈了，也不能大声讲话，或把头伸出窗外！”

“谢谢你们的帮忙。”

“听说石田三成和浮田秀家等从关原逃出来的大将还没捉到，所以这一带清查得很紧。”

“真的？”

“所以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藏匿逃兵，即使只是杂兵，我们也会被抓去的。”

“知道了。”

“那你们早点休息,明天见。”

她微笑道，正要转身出去，又八叫住她。

“朱实姑娘,再多聊一会儿吧!”

“不行。”

“为什么?”

“会被母亲骂的。”

“有件事想问你,你几岁?”

“十五。”

“十五?这么小!”

“可是我会做很多事呢!”

“你父亲呢?”

“不在了。”

“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家的职业吗?”

“嗯!”

“艾草店。”

“哦!做针灸的艾草,听说是这里的名产。”

“春天我们去砍伊吹的蓬草，夏天晒干后，秋冬季再制成艾草，然后拿到垂井的旅馆,当土产卖。”

“是吗？……如果是做艾草的话，女人也可以胜任哪！”

“只有这样吗?你不是说有事吗?”

“是啊!还有……朱实姑娘!”

“什么事?”

“前几天的晚上——就是我们来到你们家的晚上——我们想问的是，朱实姑娘！你跑到死尸遍布的战场上，到底在做什么？”

“不知道！”

“啪”把门一关，朱实摇着袖口的铃铛，飞快跑向主屋去了。



武藏身材高大，大约有五尺六七寸，像一匹善跑的骏马。腿胫和手腕都很修长，双唇朱红，两道浓眉，长过眼尾。

——丰年童子。

在他年少的时候，老家作州宫本村的人，经常如此叫他。因为他的眼鼻和手足，都比别人大很多，所以才说他是丰年出生的小孩。

而又八也是“丰年童子”中数一数二的一个，只是比起武藏来，显得又矮又肥。胸膛像棋盘，肋骨横长，脸蛋浑圆，讲话时那双栗子眼会不停地转动。

这会儿又八不知什么时候又去偷看回来了。

“喂武藏,这个年轻寡妇,每天晚上都擦白粉,化浓妆耶!”他最喜欢讲这一类的悄悄话。

两人都很年轻，身体又强壮。武藏的弹伤痊愈的时候，又八也就无法再像蟋蟀一样，躲在阴湿的柴房里了。

有时候听到有人围在主屋的火炉旁边，跟寡妇阿甲、朱实姑娘高唱万岁歌或聊天，或者逗人开心，而说的人也跟着哈哈大笑。武藏以为有客人来了，仔细一听，才知道原来是又八，这才发觉不知何时柴房里早已看不到他的踪影。

夜晚，他不睡在柴房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

偶尔,他会带着酒臭味来找武藏:“武藏,你也出来吧!”

刚开始武藏会提醒他:“笨蛋,我们是逃兵!”

“我不喜欢喝酒。”

每每不给他好脸色看，后来也渐渐松懈下来了。

“这附近,不要紧吧!”

在小木屋关了二十天，第一次仰望蓝天，武藏伸了个大懒腰，说道：“阿又，打扰别人太久也不好，差不多该回家乡了。”

“我也这么想。但是，伊势路和此地与京城间的道路，都查得很紧。至少要躲到下雪的时候才比较安全。寡妇这么说，那姑娘也这么说……”

“像你这样围在火炉旁喝酒,一点也不像在躲藏!”

“你说什么！上次，只剩浮田中纳言还没被捕，有一个德川的武士到这里盘查，还不是我出去把他打发走的。与其躲在柴房，听到脚步声就战战兢兢的,不如这样还比较安全。”

“原来如此,这样反而比较好。”

武藏虽然认为他强词夺理，但也同意他的说法。当天就搬到主屋去了。

寡妇阿甲很高兴家里变得热闹起来，一点也不觉得麻烦。

“阿又或是阿武，哪一个来当咱们朱实的夫婿吧！要是能永远待在这儿，那该多好呀!”

她喜欢逗逗纯真的青年，看着他们慌乱的样子，着实觉得有趣。

房子后面有一座长满松树的山。

朱实提着篮子叫道：

“在这里!在这里!哥哥快来!”

她寻着松树底，只要一嗅到松茸的香味，就会天真无邪地大叫。

离她不远的松树下，武藏也提着篮子，蹲着寻找。

“这里也有啊!”

秋天的阳光透过针叶树梢，照在两人身上，形成细细的光波，摇曳生姿。

“比比看,谁的多?”

“我比较多!”

朱实把手探人武藏的篮子里道：

“不行！不行！这是红茸，这是天狗茸，这些都是毒茸。”

她挑了好多出来丢掉。

“我的比较多。”

她很得意。

“天要黑了,回去吧!”

“是不是因为你输了?”

朱实嘲笑他，像个孩子般跳跳地先跑下山去了。可是跑一半，突然脸色大变，停了下来。

有个男人大步地向半山腰的林子里走来。阴森森的眼神望向这里，令人觉得很可怕。他表情狰狞，眉毛像毛毛虫，厚嘴唇往上翘，带着一把大刀。腰前挂着锁链，身穿兽皮，散发出原始的、好战的气息。

“阿朱!”

他走到朱实身旁，露出一口黄板牙笑着。然而朱实却吓得脸色惨白，浑身战栗。“你娘在家吧?”

“在。”

“你回家后，告诉她小心点。听说她在我背后偷偷赚钱。哪一天我会去收年贡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一卖东西，马上就会传到我的耳朵里。你每天晚上也到关原去吧？”

“没有。”

“跟你娘说,如果她再胡来,就把她踢出这块土地——知道吧!”

他瞪着眼睛说完后，便移着笨重的身躯，慢吞吞地走向湿地去了。

“那家伙是谁?”

武藏看到他走开，回头问她。朱实的嘴唇仍在颤抖。

“不破村的辻风。”

她小声地回答。

“是个野武士吧!”

“对。”
“你为何惹他生气了？”
“……”
“我不会说出去的。是不是不方便对我说？”
朱实久久无法启齿。过一会儿，突然靠着武藏的胸膛说道：
“不可以告诉别人啊！”
“嗯！”
“那一天晚上，我在关原做什么，哥哥你还不知道？”
“……不知道。”
“我在偷东西。”
“咦？”
“我到战场，找战死武士身上的东西——刀、发簪、香囊等等，只要能卖的，什么都拿。虽然可怕，却可以糊口。如果我不去，母亲会骂我的。”

太阳还未下山。
武藏坐到草中，要朱实也坐下。透过松树缝隙，可以望见伊吹山湿地斜坡上有幢民房。
“这么说来，上次你说你家的职业是割蓬草，再做成艾草，也是骗人啦？”
“对。我母亲这个人很虚荣、浪费，光是割蓬草，根本不够生活的。”
“嗯……”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在伊吹七乡住的是最大的房子，还有很多下人。”
“你父亲是城里人吗？”
“是野武士的首领。”
朱实眼中充满得意神色。
“可是，被刚才从这里经过的辻风典马给杀死了……大家都说是典马杀的。”
“咦？被杀？”

她以眼神代答，眼泪也就这么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这个小姑娘虽然身材娇小，但是说话老成，看不出只有十五岁。而且有时候动作快得令人称奇。武藏一时之间，虽然不觉得她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是看到眼泪从她那上了胶似的浓密睫毛中不断流下来，突然有一股想要拥抱她的冲动。
想必这个小姑娘没有受过正规的教养。她一定认为父亲野武士的职业，就是最好的职业了。而且，她母亲也一定灌输给她，为了填饱肚子，当小偷这种冷血的勾当，也是正当职业的观念。
经过漫长的乱世，野武士不知何时已变成苟且偷生、不知生命意义的流浪

汉了。而人们也不以为怪。领主们在战争时，利用他们到敌方放火，散布谣言，也奖励他们去偷敌营的马匹。领主不用他们时，他们就去洗劫战后的尸骸，或要逃兵脱光衣服，或是把捡到的头颅拿去领赏。反正花样很多，只要有战争，就可以自甘堕落，白吃白喝个一年半载。

农夫或樵夫虽是善良百姓，但是如果战争靠近村落，就没法下田劳作，也只好去捡些残留物品，得到便宜后，便会食髓知味。

如此一来，专业的野武士，就得更严密地保护自己的地盘。如果知道有人侵犯到他的地盘，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一定会用残酷的私刑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怎么办呢？”

朱实惟恐受罚，不觉战栗不已。

“辻风的手下一定会来的……要是来了……”

“要是来了，我会帮你挡的，别担心。”

当他们下山的时候，湿地早已天色全黑了。有一户人家，烟囱中冒出袅袅白烟，缭绕着黄褐色的凤尾花。寡妇阿甲照常化了晚妆，站在后门等待。一看到武藏和朱实并肩回来——

“朱实，你做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女主人的眼神和声音从未如此严厉。武藏愣住了，小姑娘则对母亲的情绪非常敏感。心里一震，立刻离开武藏身边，红着脸，向屋里跑去。

第二天朱实才提起辻风典马的事，她母亲心慌不已，骂道：“你为何不早说呢？”

接着，她把柜子、抽屉、仓库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聚在一起。

“阿又！阿武！你们两个都来帮忙，我要把这些东西放到天花板上。”

“好，来了！”

又八爬到屋顶下方。

武藏则脚踩着踏脚台，站在阿甲和又八中间，把要藏的东西一一传到天花板上。要是昨天没听朱实说过家中的情形，突然看到这么多东西，武藏一定会吓破胆的。要搜集这些东西，可还真得花功夫呢！有短刀、枪穗、盔甲的一只袖子，还有没有顶部的头盔、旌旗、念珠、旗杆等等。较大件的东西里，甚至有镶着蝶贝和金银的华丽马鞍。

“只有这些吗？”

又八从天花板上探出头来问道。

“还有一个。”

最后，阿甲拿出一柄四尺长的黑木剑。武藏在中间接住，觉得刀刃锋利，握在手上沉甸甸的，突然感到爱不释手。

“伯母，这个可不可以送我？”

武藏问道。

“你想要呀？”

“嗯。”

“……”

虽然她未答话，却笑着点点头，答应了武藏的要求。

又八下来时看到了，羡慕不已。

“这个孩子在吃醋了！”

阿甲说毕，也拿了一条镶了玛瑙的皮巾给他，但又八并不中意。

一到傍晚，这个寡妇就有个习惯——可能丈夫在世时就有了——一定要人浴、化妆，且喜欢小酌一番。不只她自己，也叫朱实如此做。生性爱慕虚荣，追求青春永驻。“来呀！大家都出来！”

大家围着火炉，她给又八斟酒，也给武藏酒杯。不管他们再怎么推托，她仍然抓着他们的手，勉强他们喝下去。

“男人呀！不喝点酒，算什么男子汉？来，阿甲给你们倒酒。”

又八的表情常常转为浮躁不安，眼睛直瞪着阿甲。阿甲虽然知道，手却放在武藏的膝盖上，用甜美的声音，唱着最近流行的歌。唱完了，便说：

“刚才的歌，是我的心声——武藏，你可知道？”

她也不管朱实已羞得把脸转向一边，就是存心等着看年轻男子羞涩的表情，同时也要激起另外一个人的嫉妒。

又八觉得越来越无趣了，便说道：

“武藏！我们差不多也该离开了。”

阿甲听到后问道：

“去哪里？阿又！”

“作州的宫本村哪！我想回故乡，因为我母亲给我安排了一桩好婚事。”

“是吗？那是我不好，把你们藏在这里。如果已有对象，阿又你一个人先走吧！我不会留你的。”

武藏紧握着木剑，咻——地试着挥舞，劈、收之间，非常协调，使他感到无限的滋味和快感。他把阿甲送他的黑木剑，经常带在身边。

连晚上也抱着睡觉。当他把冰冷冷的木剑贴在脸上时，总令他想起幼时的耐寒训练，当时从父亲那儿领略到的冷严气魄，便会在他的血液中沸腾起来。

他的父亲就像秋霜一样冷峻严格。武藏很怀念幼年时就别离的母亲，对父亲则非常生疏。烟臭和恐惧，便是他对父亲的印象。九岁的时候，武藏突然离家，投奔住在播州的母亲，也只是想听听母亲温柔地说：

“噢！你长这么大了！”

母亲不知为何要跟父亲无二斋离婚，再嫁给播州佐用乡的一个武士，还生

了小孩：“回去吧！回到你父亲那儿。”母亲在无人的神社边林子里张开双手紧紧抱着他哭泣的一幕，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武藏的脑海里。

过了不久，父亲派人追来。当时他才九岁，就这么被脱光了衣服，绑在无鞍的马背上，从播州带回作州的吉野乡宫本村。父亲无二斋怒骂道：

“不肖子！你这个不肖子！”

还拿拐杖打他。这件事也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

“如果再到你母亲那儿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过了没多久，武藏听说母亲病死了，本来抑郁寡欢的他，突然变成没人敢碰的暴君，连无二斋也拿他没办法。当父亲拿铁棍要打他，棍子反而被他抢去，反过来打父亲。村里的恶童都怕他，敢跟他对峙的，就只有同样是乡士儿子的又八。

十二、十三岁的时候，武藏已有大人般的身材。有一年，一名据称在云游学艺，高举着金箔旗在邻近几个地区到处找人挑战的武者有马喜兵卫来到村里。武藏在竹篱笆中将他打死时，村里的人都歌颂他：

“丰年童子阿武好强壮！”但是，他那强劲的双手越来越充满暴力：“武藏来了！别惹他！”大家都怕他、讨厌他。他的内心充满了冰冷。父亲终其一生对他只有严格和冷漠，更养成了武藏残酷的个性。

如果他没有一个叫做阿吟的姐姐，不知会引起多少纷争，可能早就被赶出村子了！这个姐姐流着眼泪对他说话时，他都乖乖地听从。

这一次找又八从军，也是想借此有一点转机，想要改邪归正。这个意愿像一棵嫩芽，在武藏内心深处慢慢滋长。然而，现在的他面对完全黑暗的现实，又再一次失去了方向。

但是，如果不是粗犷的乱世，也不会养成这个年轻人爽快的个性。现在，他的睡容安详，一点也不为芝麻小事或未来担忧。

也许正梦到故乡，他呼吸均匀，手上还抱着那把木剑。

“……武藏！”

在短短的、昏暗的烛光下，不知何时，阿甲摸黑来到他的枕边，坐在那儿：“哟！……瞧这睡容！”

她的手指轻轻地碰触武藏的双唇。

呼——

阿甲把短烛吹熄，像猫一样缩着身体，轻轻地靠到武藏身边。

她身上不合年龄的华丽睡衣和粉白的脸都成了一个黑影。窗外一片寂静只有夜露滴落的声音。

“他可能还没有经验吧！”

她想把他的木剑拿开，几乎在同时，武藏跳起来喊道：

“小偷!”

她的肩膀和胸部被压在翻倒的短盘上，双手被反扭，因为疼痛不堪，不禁大叫：“好痛！”

“啊?是伯母?”

武藏放开手。

“哎呀!我以为是小偷呢!”

“你好狠呀!啊!好痛!”

“我不知道是你,对不起!”

“不必道歉了……武藏!”

“呃?你……你要做什么?”

“嘘……不要那么大声。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意……”

“我知道,我不会忘记你照顾我们的大恩大德的。”

“我不是指恩惠、义理这种生硬的事。人的感情不是更浓、更深、更纤细吗?”

“等一等,伯母,我来点灯。”

“讨厌!”

“咦?……伯母……”

武藏突然感到骨头、牙根、全身上下喀喀地颤抖个不停。这比以前碰到的任何敌人都还可怕。连在关原仰在地上，无数的兵马越过头上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这么大的悸动。

他整个人蜷缩到墙角，说道：

“伯母,你给我到那边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否则,我要叫又八了!”

“武藏!你不会不知道我的心意吧?”

“……”

“你真不给我面子!”

“面子?”

“是啊!”

两人血脉贲张，因而没有注意到，从刚才就有人一直在敲大门，现在，声音越来越大了。

“喂!快开门呀!”

从格子门的缝隙中，可看到晃动的烛光。大概是朱实醒来了，也听到又八的声音问道：

“是谁啊?”

接着——

“娘!”

朱实在走廊叫她。

阿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回到自己房间，从那儿应了一声。外面的

人把门撬开，闯了进来。六七名彪形大汉，并肩站在那里。

其中有一人怒道：

“我是辻风,还不快点灯!”

3

这一批人光着脚，咚咚地走上来，分明想趁他们正熟睡，来个出其不意，搜遍储藏室、抽屉、地板下面，到处翻箱倒柜。

辻风典马坐在火炉旁，冷眼观看手下们搜查的情形。

“你们要搞到什么时候,找到东西了吗?”

“什么也没有。”

“没有?”

“是的。”

“嗯,不可能会有的,当然是没有,别找了!”

阿甲背对着门坐在隔壁房间，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阿甲!”

“干吗?”

“给我温个酒吧!”

“酒不是在那儿吗?你爱怎么喝就怎么喝吧!”

“别这么说嘛!我典马好久没来你家啦!”

“到人家家里,是这样打招呼的吗?”

“别生气！你自己心里也有数，无火不生烟嘛！我的确听到有人说，艾草店的寡妇叫女儿到战场去捡尸体上的东西。”

“你拿出证据来呀!证据在哪里?”

“如果我真要拆穿的话，就不会先通知朱实了。野武士也有野武士的规矩，反正我会再来搜查，这次就到这里为止，先饶了你。够慈悲了吧？”

“谁慈悲呀?岂有此理!”

“过来,给我斟酒,阿甲!”

“……”

“你这女人爱慕虚荣，如果愿意服侍我，也不必过这种生活，怎么样？你再考虑看看!”

“你太亲切了,令人全身起鸡皮疙瘩。”

“不喜欢吗?”

“我丈夫是谁杀的,你可知道?”

“如果你想报仇的话,我虽然力量不够,但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呀!”

“别装蒜了!”

“你说什么?”

“大家都说，下手的人是辻风典马，难道你没听过吗？野武士的寡妇，再怎么样也不会落魄到去服侍自己丈夫的仇敌！”

“说得好 啊阿甲!”

冷酒和着苦笑，典马仰头喝了一口。

“我认为,为了你们母女的安全,这种事最好别说出来。”

“等我把朱实养大了,一定会报仇的。你最好记住。”

“哼、哼!”

典马耸肩笑了笑，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枪交给门口的手下。

“喂 用枪屁股戳戳这天花板看看!”

那个男人举着枪到处戳着天花板。这么一来，一大堆藏在上面的武器和物品，就从木板缝隙掉了下来。

“你看吧!”

典马倏然站起说道：

“她是野武士的敌人,把这寡妇拖出去用刑!”

对付一个女人太简单了。野武士们正准备进入房间，可是所有人都像中了邪一般，僵在门口，似乎不敢对阿甲下手。

“你们在干吗 快点拖出来!”

辻风典马等得不耐烦了。然而这些手下们，只管睁大眼睛，瞪着房间，久久无法行动。

典马按捺不住，想亲自看个究竟。但是当他要靠近阿甲的时候，竟然连他也无法越雷池一步。

从火炉房是看不到的，原来在阿甲的房间，除了阿甲之外，还有两个勇猛的年轻人。武藏低手拿着黑木剑，只要有人敢踏进一步，就准备打断他的脚；又八站在墙边，高举着大刀，只要有人把头伸进来三寸，就准备狠狠地砍下。

为了避免朱实受伤，他们可能把她藏到上面的壁橱里，所以没看到人。典马在火炉旁喝酒的时候，他们就做好了应战准备。阿甲刚才可能也是因为有了靠山，才会那么镇定。

“原来如此!”

辻风典马恍然大悟。

“上次，有个年轻人和朱实一起走在山上，就是那一个吧！另外一个是谁?”

“……”

又八和武藏谁也不回答，准备靠武力解决，气氛十分紧张。

“这个家应该没有男人才对。我看，你们是关原打败仗的散兵游卒吧！如果再继续撒野,连命都保不住喽!”

“……”

“这附近应该没人不知道不破村的辻风典马的。你们已经很落魄了，还要撒野。给我小心一点。”

“……”

“喂！”

典马回头对手下挥手，示意他们退下，以免碍手碍脚。他们在退下的当儿，走在旁边的一个手下，突然踢到火炉，大叫一声。柴火的粉灰和烟直冲天花板，形成一片烟雾。

典马瞪着房门,大吼一声‘混蛋’,便杀到里面去了。

“嘿！”

等在那里的又八，同时把刀挥下来。虽然动作快速，却比不上典马。又八的刀，锵的一声，打在他的刀尖上。

阿甲见势退到角落，武藏横拿着黑木剑，补到她刚才站的位置。然后曲身像飞一般对着典马的脚跟砍去。

空中咻——地响了一声。

接着，对方像岩石般的胸膛直扑武藏而来。简直就像泰山压顶，武藏从没受过这么大的压力。他的喉咙被典马打了两三拳，声音之大，几乎让他以为头盖骨都要震碎了。但是，武藏卯足了全身的力气，用力一推，随着房子震动的声音，只见辻风典马缩着双脚的巨大身体，向墙壁撞了过去。

只要卯上，绝不饶人——就算咬，也要对方屈服，而且不留活口，一定彻底斩草除根。

武藏从幼年开始，个性就是如此。他的血液中与生俱来就流着浓厚的日本古代原始精神。不是单纯，而是充满了野性。没受文化的洗礼，也无学问和知识，像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连他的生父无二斋，也因此不喜欢这个儿子。为了矫正这种个性，无二斋经常用武士的法规处罚他，结果反是弄巧成拙。村里的人都叫他小暴君。大家越讨厌他，这个野性十足的孩子，就越得寸进尺，目中无人。最后把乡土山野都据为地盘，还不能满足他的野心，终于抱着他伟大的梦想来到关原。

关原对武藏来说，是体验现实社会的第一步。然而，这个青年的伟大梦想，却完全破灭了——但他本来就习惯一无所有，因此，不会为了青春第一步的小挫折，就认为前途黯淡无光，而有任何伤感。

再说，今晚竟然会碰到一条大鱼，也就是野武士的头目辻风典马。在关原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碰到这样的敌人啊！

“胆小鬼，胆小鬼别逃！”

他就像飞毛腿般在黑暗的原野中，边叫边追。

典马在他前面十步左右，死命地跑。

武藏怒发冲冠，凉风吹过两颊，带给他无限的快感。武藏越跑越热血奔腾，越接近兽性，使他感到无比的畅快。

——啊！

他的身影跳到典马背上，扑在他身上。黑木剑一挥，惨叫声和鲜血一齐奔出。

辻风典马巨大的身体应声倒地。头骨像豆腐一样，烂成一堆；两个眼球暴出。武藏用木剑又补了两三下，本来已片片碎裂的骨头，从肉里溅出，飞散四处。

武藏弯着手腕，擦掉额头上的汗。

“怎么样！大头目……”

他豪爽地瞥了一眼之后，便掉头离去，就像不曾发生过一样。

“武藏？”

远处又八大声叫道。

“哦！”

武藏慢条斯理地回答，正左顾右盼，又八跑了过来，问道：

“怎么样？”

武藏同时也回答着问道：

“我把他给宰了！……你呢？”

“我也是——”

他拿了一把连两穗都沾了血的大刀给武藏看。

“其他的家伙都逃跑了。什么野武士嘛，这么差劲！”

又八得意洋洋。

两人热血沸腾，雀跃不已。他们的笑声犹如婴儿。扛着沾血的剑和刀，精神饱满，边走边聊，朝远处亮着灯的草屋走去。

一匹野马从屋子的窗口探进头来，环视屋内。粗浊的呼吸声，把在屋里睡觉的两个人吵醒了。

“这家伙！”

武藏用手抚摸着马脸。又八双手高举，伸了个长长的懒腰。

“啊，睡得真好！”

“太阳还高挂着呀！”

“不是已经黄昏了吗？”

“还没吧！”

睡了一晚，昨天的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对两人来说，只有今天和明天。

武藏飞快跑到后面脱光衣服，用冰凉的清水擦洗身体、洗过脸后；仰头深深吸着阳光和空气。

又八就是又八，睡眼惺忪地走到火炉房，跟阿甲和朱实打招呼。

“早安!”

又八心情很愉快。

“伯母,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是吗？”

“怎么了？打死你丈夫的辻风典马已经被宰了，他的手下也受了惩罚，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又八觉得奇怪是很正常的。宰了典马，他多么期待能讨这对母女的欢心啊！昨晚，朱实也拍手叫好，现在阿甲却满脸不安。

看到她们带着一脸不安，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坐在火炉旁，又八虽替他们忿恨不平，却也不知原因……

“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嘛？伯母!”

接过朱实倒来的茶，又八盘腿坐下。阿甲轻轻一笑，好似羡慕这个年轻人涉世未深，还不懂人情世故。

“你还问为什么？阿又,辻风典马还有几百个手下呀!”

“哦！我知道了。你是怕他们来报复，是不是？那些人算什么，有我和武藏在——”

“不行!”

她轻轻地挥挥手。

“没这回事！那些小喽喽来几个也不怕！还是，伯母认为我们不够厉害？”

“你们啊！在我眼中都还是个小孩呢！典马有个叫辻风黄平的弟弟。那个黄平一来,你们联手也打不过他。”

又八听了觉得很丧气。但是仔细想想寡妇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辻风黄平，不只在木曾的野洲川拥有强大的势力，他还是兵法专家，忍术高手，一旦被这个男人盯上了，没人可活命的。如果他从正面攻来，也许还可以防守，但是他如果夜袭，恐怕无法招架。

“我喜欢睡懒觉,这家伙会很难对付!”

又八托着下巴苦思对策。阿甲认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只好打点打点，准备躲到其他地方。顺便又问，你们两个有何打算？

“我跟武藏商量看看！他到哪里去了？”

又八走到外头，用手遮着阳光，放眼望去，远远地望见武藏渺小的身影骑着刚才在屋外徘徊的野马，踯躅在伊吹山脚下。

“他可真悠哉呀!”

又八嘀咕着，双手环扣着嘴巴，大喊：

“喂！快回来呀！”

两人在枯草地上商量事情，再没有比他们更要好的朋友了。
“那么，咱们还是决定回家乡吧！”
“回去吧！也不能一直跟这对母女住下去啊！”
“嗯！”
“我讨厌女人。”
武藏说。
“是吗？那就这么办！”
又八翻身仰躺，对着天空大叫：
“决定回去了，我突然想见阿通了！”
说着，双脚咚咚地跺着地，指着天空说道：
“你看！那儿有一朵云，像阿通在洗头时的模样。”
武藏却望着刚才骑过的野马屁股。心想，就像人类一样，住在野地的人通常个性都较好，马也是野马性情较潇洒，做完工作，也不求任何报酬，自个儿爱到哪里就到哪里。
朱实在对面喊道：
“吃饭喽！”
“吃饭了！”
两人起身。
“又八，我们来赛跑！”
“混账！我会输你吗？”
朱实站在草坡上，拍着手迎接向她跑来的两个人。
然而，过了中午，朱实心情突然变得很沉重，因为听说两人决定要回故乡了。这个少女，一直认为两人可以和她们过着快乐的生活呢！
“你这个小笨蛋！哭丧着脸干什么？”
寡妇阿甲一边化妆，一边叱骂女儿。同时，从镜子中偷窥坐在火炉旁的武藏。
武藏突然想起前天晚上，阿甲摸到枕头边对他轻声细语，还有她那酸酸甜甜的发香，一想到这便赶紧把脸撇开。
又八在旁边，从架子上取下酒壶，倒入酒瓶，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今夜就要别离了，非喝个痛快不可。而寡妇脸上的白粉，擦得比平常还仔细。
“我要全部喝光喔！舍你们而去，真没意思哪！”
已经喝三壶了！
阿甲紧靠着又八，故意做出令人作呕的姿态，让武藏看不下去。
“我……走不动了！”
阿甲向又八撒娇，靠着他的肩，要他送她回寝室。接着冲着武藏说道：

“阿武今晚就睡在那儿吧!你不是喜欢一个人吗?”

武藏真的在那儿睡了。因为他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又晚睡，翌日醒来，太阳已经高挂天空了。

他起来一看，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咦?”

昨天朱实和寡妇打包好的行李不见了，衣服和鞋子也不在了。最重要的是，不只她们母女，连又八也不见了踪影。

后面小屋也没人。武藏只发现一支寡妇以前别在头发上的红色梳子掉落在尚在流水的水龙头旁。

“啊？……又八这家伙……”

他拿起梳子闻了闻，那香味使他想起前晚可怕的诱惑。又八被这个给击倒了，武藏内心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寂寞。

“你这傻瓜!怎么对得起阿通姑娘?”

他把梳子丢回去。虽然生气，但是想到在故乡等待的阿通姑娘，不觉想痛哭一场。

昨天的野马，看到武藏茫然地跌坐在厨房里，从窗外悄悄地探进头来。武藏没像往常一样抚摸它的头，野马只好在水边舔着撒在那儿的饭粒。

4

层峦叠嶂这句话，正适合形容武藏的故乡。

从播州龙野口开始，就进入山区。作州街道蜿蜒于群山之间，木制界标耸立在山脉的背脊上。穿过杉林坡道，再越过中山岭，可以俯瞰英田川峡谷。来到这里，不禁会问道：这种地方，竟然会有人住！

旅人经常会在这里驻足片刻。

不但有人住，而且为数不少。河川沿岸、半山腰、碎石田都有部落散布。直到去年关原之战爆发之前，新免伊贺守一族一直住在这条河川上游、距此只有一公里左右的小城里。再往山里走，是因州边境志户坡的银山，至今仍有很多人来这里挖矿。

从鸟取到姬路的人、从但马翻山越岭到备前的人，这个山野村落汇集了各地的英雄好汉，所以虽处深山，却不仅有旅店，还有和服店，到了晚上，偶尔还可以看到脸擦得像白蝙蝠的烟花女出现在屋檐下。

这里就是宫本村。

阿通从七宝寺的走廊，可以望见这些用石头砌成的屋顶。

“哎,已经过了一年了!”

她茫然地望着白云沉思。

她是个孤儿，再加上在寺庙长大，这个清纯少女就像香灰一样，冰冷又寂寞。

去年她十六岁，比跟她订婚的又八小一岁。

又八去年夏天跟村里的武藏出去打仗，直到年底，仍无音讯。

正月过了，二月过了，望穿秋水空等待。最近终于渐渐死了这条心，因为此时已进入春季的四月了！

“听说武藏家里也没收到音讯……两人大概都已经战死了吧？”

偶尔她会叹着气向他人诉苦，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说，连领主新免伊贺守的家族都没有人活着回来。战后到这小镇来的，都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大概是德川的武士。

“男人为何要去打仗呢？我再怎么阻止都没用——”

阿通只要一坐在屋檐下，就可以呆坐上老半天。她喜欢独自沉思。

今天，她又坐在那儿了。

“阿通姑娘！阿通姑娘！”

有人在叫她。

厨房外面有一裸身男子，从井边走来，好似一个涂了炭的罗汉。他是在寺里挂单了三四年的但马国行脚僧，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和尚，现在正在晒毛茸茸的胸膛。

“春天到喽！”

他愉快地说道。

“春天是不错，但是那可恶的虱子，就像藤原道长一样，把我的脸据为己有，到处乱咬，太嚣张了！所以我下定决心把衣服脱下来洗了……但是，这件破法衣，那棵茶树不好晾，这棵桃树又正在开花，我这个对风雅之事似懂非懂的男子，竟为了晒衣场而伤脑筋。阿通姑娘！你有没有晒衣竿？”

阿通红着脸说道：

“泽庵师父，您在衣服晾干之前，光着身子，打算做什么呢？”

“睡觉呀！”

“真疯狂！”

“对了，明日四月八号是浴佛节，要用甜茶洗身，就像这个样子。”

说着，泽庵认真地两脚盘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学起释迦的模样。

“天上天下，惟我独尊！”

泽庵正经八百地模仿诞生佛的样子。阿通笑道：

“哈哈哈，学得真像啊，泽庵师父！”

“很像吧，我本来就像。因为我正是悉达多太子转世投胎的。”

“等等！现在，我要用甜茶浇在您头上。”

“不行！这个我心领了。”

有只蜜蜂要叮他的头，这个释迦佛祖急忙挥舞双手赶蜜蜂。蜜蜂看见他的丁字裤松开了，连忙飞走了。

阿通在栏杆上笑个不停。

“啊！啊！肚子好痛！”

这个在但马出生、名叫宗彭泽庵的年轻和尚，住在这里期间，有一大堆的笑料，连抑郁寡欢的阿通，每天都被他逗得笑个不停。

“对了！我不能再待在这儿了。”

她把白皙的脚伸进草鞋。

“阿通姑娘！你要上哪儿？”

“明天是四月八日呀！大师交代的事，我全给忘光了。我要像往年一样摘鲜花到花御堂来为浴佛会做准备。而且，晚上还得先煮好甜茶。”

“你要去摘花呀？哪里有花？”

“后村的河边。”

“我也一起去！”

“不必！”

“要摘花御堂的花，你一个人摘不来，我也帮忙吧！”

“你光着身子，羞死人了！”

“人本来就是光着身子的嘛！没关系！”

“不要！别跟着来！”

阿通逃难似地跑向寺庙后面。过了不久，她背着篓子，手拿镰刀，正准备从后门溜出去，泽庵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条大包巾裹着身体，跟了过来。

“唉……”

“这样就可以了吧？”

“村子的人会笑。”

“笑什么？”

“离我远一点！”

“说谎！明明喜欢和男人一起走，还说呢！”

“不理你了！”

阿通先跑去了。泽庵像从雪山下来的释迦，大包巾的袖口随风飘扬，跟在阿通背后。

“哈哈哈！生气了？别生气！鼓着腮帮子，你的情人会讨厌你！”

英田川下游，离村子约四五百米的河边，已经开满春天的花草，令人眼花缭乱。阿通把篓子放下，蝴蝶绕着她飞舞，她拿着镰刀，开始割花。

“好祥和喔！”

泽庵年轻但多愁善感——他站在一旁像宗教家一样，感叹吟咏。阿通拼命地割花，他却一点也不帮忙。

“……阿通姑娘，你现在的模样就是祥和。世人本来可以在万花的净土上享受人生，但却非要陷入哭泣、烦恼、爱欲和地狱的漩涡里，让八寒十热的火焰烧灼身体才会甘心……阿通姑娘！我不希望你变成那样。”

菜花、春菊、鬼芥子、野玫瑰、三色□——阿通将采下的花丢人篓子里。

“泽庵师父！别老是对别人说教，最好多留意蜜蜂，别再让它叮到头了。”

她嘲笑他。

泽庵充耳不闻。

“笨蛋！现在不是在谈蜜蜂。我正在为一个女人的命运，传达释迦大尊的意旨呢!”

“有劳您照顾了!”

“没错！你真是一语道破！和尚这个职业呀，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业。但是，就跟米店、和服店、木工、武士一样，和尚在这世上不是没用的行业，所以它的存在也不足为奇。说起来，和尚和女人，从三千年前就是冤家。你看佛法里面说女人是夜叉、魔王、地狱差使。阿通姑娘和我感情不好，也是有深厚的因缘啊!”

“为何女人是夜叉?”

“因为欺骗男人。”

“男人不也欺骗女人吗?”

“等等！你这句话，有点伤脑筋喔……哦，我知道了！”

“那您说说看!”

“因为释迦大师是个男人……”

“听您瞎掰!”

“但是,女人呀……”

“又来了!”

“女人呀！太乖僻了。释迦牟尼年轻的时候，曾在菩提树下被欲染、能悦、可爱等魔女们缠身受苦，因此对女性印象不佳。可是到了晚年也曾有女性弟子。而龙树菩萨比释迦还讨厌女人……应该说是怕女人，但是他也说过四贤良妻的条件是当个随顺姐妹、爱乐友、安慰母、随意婢女。歌颂女性的美德，叫男人要选这样的女人。”

“这些也全都是对男人有利的话嘛!”

“那是因为古代的天竺国比日本还要男尊女卑——还有，龙树菩萨对女人讲了这样的话。”

“什么话?”

“女人呀!你的身体不要嫁给男人。”

“这话很奇怪!”

“没听到最后不可妄加批评！这句话后面是这样的二女人，你的身体要嫁给真理。”

“……”

“懂吗?嫁给真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别喜欢男人,要喜欢真理!”

“什么是真理?”

“被你这一问，我自己好像也还没搞清楚呢！”

“嘻嘻嘻!”

“反正，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嫁给真实。所以，不要怀了城里轻薄浪子的孩子，应该在自己的乡土上，孕育良好的子女。”

“您又来了……”

她做势要打人。

“泽庵师父!您是来帮忙摘花的吧!”

“好像是吧!”

“那就别喋喋不休。帮忙动动刀吧。”

“小意思!”

“您摘花，我去阿吟姐家，她也许正在缝明天我要系的腰带，我去她那儿拿。”

“阿吟姐?我,有一次我在寺庙见过她,我也要去!”

“您这个样子,好吗?”

“我口渴了,到她家要杯茶喝。”

阿吟已经二十五岁了,人长得并不丑,家世也不错,并非没有人来提亲。

可是，就因为她弟弟武藏在邻近几村以性情粗暴闻名。本位田村的又八和宫本村的武藏，从少年时代就被公认是恶少的代表，所以，有一些人会顾虑有这种弟弟而不敢来提亲。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很喜欢阿吟的谦恭有礼，以及良好的教养。然而，每次有人来提亲，她总是以“弟弟武藏成人之前，我必须身兼母职”为理由而拒绝。

阿吟的父亲无二斋在新免家担任兵学指导的时候，曾受赐“新免”之姓，极其风光。那时，他们在英田川河边，盖了有土墙的石屋，以一个乡士来说，是太过豪华了。现在虽然仍宽广，但已老旧，屋顶上杂草丛生，以前当作武馆的高窗和房檐之间，现在堆满了燕子的白粪。

无二斋在失去工作的贫穷生活中过世，因此阿吟辞退了所有佣人，但是这些人都是宫本村的人，那时的阿婆或打杂的，都会默默地轮流拿菜放到厨房来，有时也会来打扫已不再使用的房间，或是挑水，帮忙照顾无二斋衰败的家。

现在——

阿吟在后面的房间缝衣裳，听到有人从后门进来，心想八成又是谁来帮忙了，所以缝针的双手没停下来。

“阿吟姐 您好！”

阿通来到她背后，轻巧无声地坐下。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阿通姑娘。我正在缝你的腰带，明天浴佛会的时候要系吧？”

“是的。您这么忙，真不好意思！本来我可以自己缝的，但是寺里事情却一大堆……”

“哪里 反正我也闲得发慌……如果不做点事,又要胡思乱想了。”

阿通瞧见阿吟背后的灯盘上，点着一只小蜡烛。那儿的佛坛上，有个似乎是阿吟写的东西。

享年十七岁新免武藏之灵

同年　本位田又八之灵

两个纸牌位前，供着少许的水和花。

“咦……”

阿通眨着眼，问道：

“阿吟姐,有通报说两个人都战死了吗？”

“没有。但是……这不等于死了吗？我不再抱希望了。关原之战是九月十五日,我把这天当作他们的忌日。”

阿通用力摇头。

“他们两人不可能会死,再过不久,一定会回来的。”

“你梦见过又八吗？”

“是,经常梦到。”

“那一定是死了,因为我也常梦见弟弟。”

“好讨厌哦 谈这种事情。这不吉利,我要把它撕掉。”

阿通眼睛充满泪水，起身熄掉佛坛的灯火。这还不足以消除忌讳，她还拿走供奉的花和水，把水唰——的倒在隔壁的屋檐下，正好泼在坐在那儿的泽庵身上，他跳起来大叫：

“哎哟 好冷呀！”

泽庵拿裹身的大包巾擦掉脸上、头上的水滴。

“喂！阿通！你这女人在干吗？我说要向这家人讨水喝，可没说要人给我泼水喔！”

阿通忍不住破涕为笑。
“对不起,泽庵师父真的很抱歉!”
阿通又是道歉,又是陪笑脸,还给他倒了他最需要的茶,才回到房间来。
“是谁呀那个人。”
阿吟张大眼睛望向屋檐下问道。
“是在寺里挂单的年轻行脚僧。对了！有一次你到寺里来的时候，不是看到一个脏兮兮的和尚，撑着脸颊在本堂晒太阳，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要捉虱子让它们玩相扑吗？”
“啊……是那个人呀?”
“对是宗彭泽庵师父。”
“他有点奇怪。”
“是非常奇怪!”
“他穿的不是法衣,也不是袈裟,到底是什么?”
“大包巾。”
“哎……他还很年轻吧?”
“听说才三十一岁——但是寺里的和尚都说，他年轻有为，很了不起呢！”
“话不能这样讲。光凭外表,看不出哪里了不起呀!”
“听说他在但马的出石村出生，十岁当小沙弥，十四岁进入临济的胜福寺，受戒于希先和尚。为了跟随从山城大德寺来的大学者学习，到京都和奈良游学，师事妙心寺的愚堂和尚，还有泉南的一冻禅师，非常用功。”
“原来如此。看得出来他的确与众不同。”
“还有，和泉南宗寺的住持曾褒奖他，还接过敕令，当了大德寺的住持。不过，听说在大德寺只待了三天便跑掉了！之后，丰臣秀赖大人、浅野幸长大人、细川中兴大人等都很看重他。朝廷官员方面，乌丸光广大人等人，也非常器重他，曾对他说，要建一间寺庙给他，请他主持；也有人要高薪请他留下来。但是，他都一一推辞了，老跟虱子作伴，像个乞丐周游列国。你说他脑筋是不是有问题?”
“不过,他可能会觉得我们脑筋才有问题呢!”
“他真的这么说过耶！有一次我想起又八，一个人哭的时候……”
“虽然如此,他蛮风趣的呀!”
“有点太过风趣了!”
“他要待到什么时候?”
“谁知道？他总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消失。四海就是他的家。”
走廊那边，泽庵站了起来，说道：
“听到喽听到喽!”
“我可没说您的坏话喔!”

“说也没关系!不过,有没有什么甜点呀?”

“可是会招来那个哦！泽庵师父那天来的时候啊……”

“什么嘛……阿通！你这个女孩子一副连虫都不敢杀的样子，其实骨子里是很坏的喔！”

“为什么?”

“哪有人光给人喝空茶，自己却在那儿哭哭啼啼谈自己身世的？”

大圣寺的钟在响。

七宝寺的钟也在响。

平常清晨一大早敲钟，有时过了中午也会敲。现在，系着红腰带的村姑、商家的老板娘、牵着孙子的老太婆，不断朝山上的寺庙涌来。

年轻人望着挤满参拜人潮的七宝寺本堂，一看到阿通，都会小声地谈论道：

“在那里!她在那里!”

“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

今天是四月八日浴佛节，本堂中盖了一个花御堂，用菩提树叶盖屋顶，野花野草缠着柱子。御堂中间供着甜茶，两尺高的黑色释尊立像，指着天地。宗彭泽庵拿着小竹柄勺子，用甜茶从头顶浇在释尊像上，或是顺应参拜人的需求，把甜茶倒在他们的竹筒里。

“这个寺庙很穷，请大家尽量捐香油钱，有钱人更要如此。一勺的甜茶，换一百贯银子，保证帮您消除一百个烦恼。”

面对花御堂左侧，阿通坐在写字桌前。她系着新做的腰带，前面摆着泥金绘图的砚台盒子，把劫除灾病的诗歌写在五色纸上，分给来参拜的人。

佛祖保佑
卯月八日吉日
家中的臭虫
全部死光光

这地方的人深信，把这符咒贴在家中，可以驱除病虫。

同样的诗歌，阿通已经写了几百张，手都麻了！这浅白易懂的文章，已经令人厌烦不已。

“泽庵师父!”

她偷空叫他。

“啥事?”

“您别勉强人捐钱嘛!”

“我是跟有钱人说的。我帮他们减轻金钱的重量,是为善之大善呀!”

“您这么讲,万一今夜有小偷到村里有钱人家偷东西,那怎么办?”

“……哎呀哎呀！我以为稍微松一点了，没想到参拜的人越来越多了！别推！别推！喂！那个年轻的要排队呀！”

“喂!和尚!”

“叫我吗?”

“你说要排队,可是你都先舀给女人!”

“我也喜欢女人呀!”

“你这和尚真不正经!”

“你也别假清高！我知道你们不是真的要来拿甜茶或驱虫符的。这里的人一半是来参拜释迦大佛，一半是来看阿通姑娘的。你们也是其中之一吧——喂！喂！你为什么不捐香油钱呢？这么小气，交不到女朋友！”

阿通满脸通红，说道：

“泽庵师父！您稍微收敛一点好吗？再说我就要生气了！”

她说毕便呆坐在那儿，好让眼睛休息一下。突然，她在参拜人群中，看到一个年轻人。

“啊……”

她大叫了一声，笔从指间滑落到地上。

在她站起来的同时，那个人像鱼一样快速潜入人群。阿通忘我地大喊：“武藏!武藏!”

便往走廊方向追了过去。



本位田家不是一般百姓，他们具有半农半武士的身份，也就是所谓的乡士。

又八的母亲脾气硬。虽然年近六十，却比年轻人或佃农还勤奋，每天到田里劳作。又耕田，又打麦子，做到天黑要回家的时候，也绝不空手回去，总是背着春蚕要吃的桑叶，沉重的桑叶压得她腰也弯了，背也驼了！晚上在家以养蚕当副业，这便是阿杉婆。

“奶奶——”

流着鼻涕的外孙，光着脚丫，从田的另一端跑了过来。

“喔!是丙太呀!你到庙里去了吗?”

她从桑田里直起身子。

丙太飞跑过来。

“去了!”

“阿通姑娘在吗?”

“在。今天啊奶奶,阿通姐姐系了一条漂亮的腰带参加献花呢!”
“拿到甜茶和驱虫符了吗?”
“没有。”
“为什么?”
“阿通姐姐说别拿这些东西了,快点回去通知奶奶!”
“通知什么?”
“河对面的武藏呀!今天也去了御花堂,阿通姐姐说她看到的。”
“真的?”
“真的!”

阿杉两眼含着泪水，四处张望，好像儿子又八就在附近似的。
“丙太,你替奶奶在这儿摘桑叶。”
“奶奶,您要去哪儿?”
“我要回家看看。新免家的武藏既然回来了,又八一定也回来了!”
“我也要去!”
“小傻子,你别去!”
她家四周围着巨大的树，是个豪族宅第。阿杉跑到仓库前，对着正在工作的已经嫁人的女儿，还有工人们，大声问道：
“又八回来了没啊?”
大家在那儿，摇头回答：
“没有啊!”
但是，这个老母亲太过兴奋，看到大家怀疑的样子，不觉像疯子一样地到处怒骂。说儿子已经回到村子里来了！新免家的武藏既然出现在村子，又八一定也一起回来了！她还要大家快点帮忙去找。
她把关原会战那天，当作是宝贝儿子的忌日，正伤心得不得了。尤其是阿杉十分疼爱又八，恨不得将他捧在手里、含在嘴里。又八的姐姐已经嫁为人妇了，这个儿子可以说是传家的香火。
“到底找到了没呀?”
阿杉进进出出问个不停。最后天黑了，她在祖先牌位前点了灯，跪坐着祈求祖先保佑。
家里的人没吃晚饭就被赶出去找。到了晚上，仍不见这些人回报好消息。阿杉走到黑暗的门口，站在那儿。
薄淡的月亮挂在房屋四周的樫树树梢。屋前屋后的山峰，白雾缭绕，空气中飘着梨花香。
阿杉看见有人从梨树田畦中走过来，知道是儿子的未婚妻，便举起手来。
“……是阿通吗?”

“伯母!”

阿通踩着湿答答的草鞋，走了过来。

“阿通,听说你看到武藏,是真的吗?”

“是的。我的确在七宝寺的御花堂上看到武藏。”

“没看见又八吗?”

“我急忙叫住他，要问这件事，可是不知为什么，他逃跑了。本来武藏这个人就很奇怪，但是，为什么我叫他的时候，他要逃跑呢？”

“逃跑?……”

阿杉歪着头苦思不解。

诱拐又八去作战的，是新免家的武藏，这老母亲经常怀恨在心，这会儿又不知道在猜疑什么了！

“那个恶藏……搞不好他让又八一个人死了，自己胆小，厚着脸皮回来。”

“不会吧!即使是这样,也会带遗物回来呀!”

“很难讲。”

阿杉婆用力摇着头。

“那家伙,没什么感情的。又八交到了坏朋友。”

“伯母!”

“什么?”

“我认为应该到阿吟姐家去看看。今夜武藏哥哥一定会回家的。”

“他们是姐弟,一定会见面喽!”

“就我和伯母两人去看看吧!”

“那个姐姐也真是的，明明知道自己的弟弟带我家的儿子去打仗，却从没来探望过我。现在，又不来通知我们武藏回来了。不能什么事都由我先出面呀!新免家应该先过来的!”

“但是，现在情况特殊。我希望尽快见到武藏哥哥，好问个清楚。到了那儿,由我来打招呼,伯母您也一起来嘛!”

阿杉虽不情愿，也不得不答应。

虽然如此，其实她比阿通还想知道儿子的下落。

新免家在河的对岸，离此不到一公里半。隔着这条河，本位田家是乡士世家，新免家也有赤松血统。还没发生这事之前，就已经暗中较劲了！

阿吟家大门关着，树太茂盛，几乎看不到灯火。阿通正准备绕到后门，阿杉却站着不动。

“本位田家的老母亲,来拜访新免家,哪有从后面进去的道理?”

没办法，阿通只好自己绕到后面。过了一会儿，大门口点了灯，阿吟出来迎接。

现在，阿杉婆跟在田里劳作时的样子，判若两人。

“半夜无法把我们赶走,所以你才会出来开门吧!真是劳你的驾啦!”

她趾高气扬，说话不饶人。说完，径自走进新免家屋里。

阿杉像个灶神爷似的，二话不说，自个儿大大咧咧地往上座一坐。阿吟向她打招呼，她敷衍了一下，马上问道：

“听说你家的恶藏回来了,叫他出来!”

阿吟一头雾水，反问她：

“谁是恶藏呀?”

“呵、呵、呵！这会儿我可以说溜了嘴！村里的人大家都这么说，我这老太婆也被感染了！恶藏就是武藏，听说他回来了，一定藏在这里。”

“没有……”

听到亲生弟弟被骂得这么惨，阿吟咬着嘴唇，脸色苍白。阿通很内疚，在一旁告诉她今天看到武藏出现在浴佛会上。

“真奇怪,他也没回来这里呀!”

她尽量替双方打圆场。

阿吟苦着脸说道：

“……他没回来,如果回来了,我一定会带他去您那儿的。”

话刚说完，阿杉用手猛拍着榻榻米，像个凶恶的婆婆，骂道：

“这是什么话?说什么‘我一定会带他去您那儿!’这样就想算了吗?当初，怂恿我们家儿子去打仗的，还不是你们家的恶藏。又八对我们本位田家来说，可是惟一的香火！可是，他却背着我把他拐走，现在他一个人回来，能交代得了吗……这不打紧，为什么不来打个招呼呢？本来你们新免家姐弟就很令人讨厌，你们把我这个老太婆当成什么了……你家的武藏既然回来了，也要把又八还回来。如果不行,就叫恶藏跪在我面前,跟我这个老太婆报告又八的下落!”

“可是,武藏并没有回来呀!”

“胡说!你不可能不知道!”

“您这是在为难我啊!”

阿吟伏在地上哭泣。内心突然想到，如果父亲无二斋还在的话，就不会如此了！

这个时候，走廊的门突然响了一声。不是风，很明显是人的脚步声。

“咦?”

阿杉眼睛一亮，阿通正要站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一声惨叫，这是人类发出来的声音中最接近野兽的呻吟声。

接着有人大叫：

“啊!把他抓起来!”

房子四周响起又急又重的步声，接着是树枝折断的声音、践踏草丛的声音，听起来绝不止一两个人。

“是武藏!”

阿杉立刻站了起来。瞪着伏在地上哭泣的阿吟，说道：

“我就知道他在！你这女人竟敢骗我这个老太婆！真是岂有此理，你给我记住!”

说完，打开走廊的门往外一看，突然脸色发白。

原来有一个穿着甲胄的年轻人，四脚朝天死在那儿。嘴巴和鼻子还不断地冒出鲜血，惨不忍睹。看来好像是被人用木剑给打死的。

“是……是谁……谁被杀死在这里呀?”

阿杉颤抖的声音，非比寻常。

“咦?”

阿通提着灯笼来到走廊。阿吟也战战兢兢地往外窥视。

那个尸体不是武藏也不是又八，是个陌生的武士。阿杉虽然吓了一跳，但也放了心。

“是谁下的毒手?”

她自言自语，接着急忙对阿通说，如果被牵扯进去就惨了，快点回去。阿通心想，这个老母亲盲目地爱着她的儿子又八，来这里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阿吟已经够可怜的了！万一真有什么事，她也要留下来安慰阿吟，所以她说自己晚一点再回去。

“这样呀?随你的便。”

阿杉非常干脆，一个人走了！

“带着灯笼吧!”

阿吟亲切地提醒她。她却说：

“本位田家的老母亲,还没老到走路要用灯笼!”

真是个不服输的老太婆。一到外面，她提着裙摆，兀自走在满是露水的夜色中。

“阿婆!请等一等!”

才一出新免家，就被人叫住。她最怕受到牵扯，但好像已经扯上了！那人横握着大刀，手脚都穿着短胄，是村里找不到的威武武士。

“你刚才是从新免家出来的吧?”

“是的,没错。”

“你是新免家的人吗?”

“不是!不是!”

她急忙摇手。

“我是河对岸的乡士家老人。”

“那么,你是那个跟新免武藏去关原作战的又八的母亲喽？”

“是的……但不是我儿子想去,他是被那个恶藏骗去的!”

“恶藏是谁？”

“就是武藏那家伙。”

“看来他在村子里也不受好评。”

“您也知道，他已经变成烫手的暴乱分子了。我那个傻儿子，竟然跟那种人交往。我们为此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

“你的儿子好像在关原战死了。但是,你别难过,我会替你报仇的!”

“您是谁？”

“我是战后参加姬路城围捕行动的德川军。受命在播州边境设关卡，检查来往的人，这里的——”

他手指着后面的土墙。

“叫做武藏的家伙，闯关逃跑了！我们知道他以前是新免伊贺守的人，曾效力于浮田，所以才会追到这宫本村来——但是，那男人非常顽强，我们追了好几天了，现在只好等他累了再抓他，但不容易。”

“啊……原来如此。”

阿杉明白了！她终于知道为何武藏不留在七宝寺，也不回姐姐身边。同时，她一想到儿子又八没回来，只他一人活命回来，心中就充满愤怒。

“这位大爷……武藏再怎么强,要抓他还不简单啊？”

“奈何我们人数太少。就在刚才，有一个人还被打死了呢……”

“我这老太婆有一个妙计,您耳朵靠过来……”

阿杉到底跟他出了什么主意呢？

“嗯!原来如此！”

这个从姬路城来到边境的武士，非常赞成她的妙计。

“您可要好好干!”

阿杉婆还煽风点火，加了一句才走。

没多久，那个武士在新免家后面聚集了十四五名人手。暗中交代他们一些事情之后，这批人就爬过围墙，潜入屋里。

屋里两个年轻女子——阿通和阿吟——正互相倾吐自己的薄命，在昏暗的烛光中，互相帮对方拭干眼泪。这些人光着脚，忽然从两边的拉开门冲进来，房里一下子站满了人。

“……啊？”

阿通吓得脸色发白，不停地颤抖。而阿吟不愧是无二斋的女儿，反而用犀利的眼光，直瞪着这些人。

“哪一个是武藏的姐姐？”

有一人问道。

“我就是。”

阿吟接着说：

“你们随便闯进我家，有何贵干？别以为女人好欺侮，要是有人敢乱来，我不会饶他的！”

刚骂完，先前跟阿杉谈过话的武士队长，便指着她：“这个是阿吟！”

紧接着房里一阵骚动，烛火也随之熄灭。阿通尖叫一声跌到院子里。事出突然，这群人又蛮不讲理，只见十几个大男人拿着绳子，向阿吟逼近，要把她绑住。阿吟强烈反抗，不让须眉。然而，不到一瞬间，她已被反扭在地，好像还饱受了一顿拳脚。

糟了！

阿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只知道顺着夜路，拼命往七宝寺的方向跑。她光着脚，脑子也空荡荡的。这个世界的动乱，正冲击着这个过惯平静生活的少女。

她来到七宝寺的山下。

“嘿！这不是阿通吗？”

树下有个人坐在石头上，那人看到阿通，立刻站了起来。原来是宗彭泽庵。

“你从未这么晚归，我很担心，正在找你呢！咦？你光着脚丫……”

他看着她白晰的双脚，而阿通则哭着扑向他的怀里。

“泽庵师父，糟了啊！怎么办？”

泽庵仍不改作风。

“糟了？……世上有什么事会糟了？来，你先冷静下来，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新免家的阿吟姐被人抓走了……又八还没回来，那么亲切的阿吟姐又被抓走……我、我以后要怎么办才好呢？”

她哭个不停，一直靠在泽庵的胸膛，不停地颤抖。



大地像个少女，泥土和青草都吐着炙热的气息。闷热的天气让脸上的汗都蒸发成了雾气，春天的午时寂静无声。

武藏一个人走着。他在没有任何猎物的山里焦躁地环视着，拿黑木剑当拐杖，看来非常疲倦。如果有飞禽飞过，他锐利的眼睛必定跟着移动。他滚满泥土和露水的身体，充满动物的感官本能和野性。

“畜生！”

他不是在骂谁、然而这一骂，引发了一股无法发泄的愤怒，使他用力挥着

木剑。

“喝！”

“啪”—— 的一声，把一棵粗树干砍成了两半。

白色的树汁从树干裂缝流了出来。也许这令他想起了母亲的奶水，因此一直凝视不动。没有母亲的故乡，山河徒增寂寞。

“为什么村里的人都把我当仇人呢？他们一看到我，就马上去报案；有的才看到我的影子，就像看到大野狼一样，逃之夭夭……”

他在这赞甘山，已经躲了四天了！

白天透过薄雾，可以望见祖先留下来的——还住着孤伶伶的姐姐的老房子，也可望见七宝寺的屋顶，静静地坐落在山脚的树丛中。

然而这两个地方他都无法靠近。浴佛会那天，他夹在人群中去看阿通，没想到阿通在大家面前大声地叫他的名字。他想，要是被人发现，不但她会被牵连进去，自己也会被抓住，所以急忙逃跑了！

当天晚上，他也偷偷地回家看姐姐，很不巧又八的母亲刚好来。要是她问起又八的事，该如何回答？自己一个人回来，要怎么向这老母亲道歉？他犹豫不决，只好从门缝偷窥姐姐。没想到被姬路城的武士发现，连句话也来不及说，就被迫逃离姐姐家了。

从那时开始，他就在赞甘山观察，发现姬路的武士对他可能出没的道路，正在作地毯式的搜索；村里的人也联合起来，每天这座山那座山的，打算合力逮捕自己。

“……阿通姑娘不知对我作何感想？”

武藏甚至对她也开始疑神疑鬼了！故乡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他怀疑他们要堵住他所有的生路。

“实在很难对阿通姑娘说明，又八是因为这种理由才不能回来……好吧！还是告诉又八的母亲吧！如果这样还行不通，这村子就真的不能待了！”

武藏下了决心，正要下山，但想到天黑之前，不能出现在村子里，所以就拿了颗小石子，打下一只小鸟，拔毛剥皮，边走边吞着这些生温的血肉。

“啊！？……”

迎面走来一个人，也不知是谁，一看到他，就马上逃到树林里了。对这个人无缘无故竟然讨厌自己，武藏感到非常愤怒。

“等一等！”

他像豹子一样向那人扑去！

原来是个常在这山里走动的烧炭工人。武藏认得他，抓着他的领子，把他拉了回来，问道：

“喂！为何逃跑？你忘了吗？我是宫本村的新免武藏啊！我可没说抓到什

么就吃什么。见了人也不打招呼，扭头就跑，这样像话吗？”

“是，是！”

“坐下！”

他一松手，对方又要逃跑。这回，他用脚猛踢他的腰，还拿木剑作势要打他。

“哇！”

那男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全身战栗个不停。

“救、救命呀！”

武藏实在无法了解，为何村里的人都那么惧怕自己？

“现在我问你事情，你可要老实回答！”

“我什么都说，只要你饶了我这条老命！”

“谁说要你的命了？山下是不是有追兵？”

“是！”

“七宝寺是不是也有人埋伏？”

“有！”

“村里的家伙今天是不是也出来搜山要抓我？”

“……”

“你也是其中一个吧？”

那男人跳起来，像个哑巴一样猛摇着头。

“唔！唔！”

“等等，等等！”

他抓着那人的脖子。

“我的姐姐，现在怎么样了？”

“谁啊？”

“我的姐姐——新免家的阿吟姐姐！村里的人被姬路的人逼迫，不得不来追我，该不会连我姐姐也不放过吧！”

“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这小子！”

他挥动木剑打他。

“你说话的样子太奇怪了！一定有事。你不招的话，我就用这个打碎你的头颅！”

“啊！手下留情！我说，我说！”

烧炭工人双手合掌求饶。告诉他阿吟被抓的事，还有村里贴了公告，凡是给武藏食物的人、借武藏住宿的人，都视为同罪。同时，每一户每隔一天都得派一名年轻人，天天由姬路的武士带领去搜山。

武藏因愤怒而起鸡皮疙瘩。

“真的吗？”

他不断逼问：

“我姐姐是何罪名？”

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怕领主才这么做的。”

“我姐姐被抓去哪里？牢房在哪里？”

“村里的人说是日名仓。”

“日名仓——”

他的双眸充满憎恨，抬头仰望边境的山线。那附近是中国山脉的脊柱，在灰色的暮霭中，形成斑点，逐渐暗去。

“好,我要去救您了！姐姐呀……姐姐……”

武藏自言自语着，把木剑当拐杖，一个人往发出水声的湖边大步走去。

晚课的钟声刚刚响过。七宝寺的住持这两天刚刚旅行回来。

屋外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但寺庙里头，却可看见红色的灯光以及厨房的炉火，客房里烛光摇曳，依稀可见房里的人影。

“阿通姑娘，你快出来吧……”

武藏一直蹲在本堂和客房中间的桥廊下。晚餐的香味扑鼻而来，使他想到热腾腾的饭菜。这几天，除了生吃鸟肉和野草外，没吃过东西。此时胃里突然翻搅起来，疼痛不堪。

“呕……”

武藏呕出胃液，非常痛苦。

客房里有人听到了声音，问道：

“那是什么？”

“大概是猫吧？”

阿通回答。然后提着晚餐，走过武藏藏匿的桥廊。

啊！阿通姑娘。

武藏想叫她，但是胃痛得让他叫不出来。还好没叫，因为有个人跟在她后面，问道：

“浴室在哪里？”

那人穿着寺里借来的衣服，绑着细细的腰带，脖子上挂着毛巾。武藏抬头一看，认得那是姬路城的武士。他命令部下还有村里的人去搜山，日夜疲于奔命地到处搜索。自己却在天黑后就到这寺庙休息，还白吃白喝。

“浴室吗？”

阿通把东西放下。

“我带您去。”

她沿着走廊，往里面走。那个鼻子下面留着八字胡的武士，突然从阿通身后抱住她。

“怎么样？一起去洗澡吧！”

“哎呀！”

他用双手压着她的脸。

“不好吗？”

还把嘴凑到她的脸颊。

“……不行！不行！”

阿通柔弱无力。不知是否嘴被捂住了，连叫都叫不出来。

武藏见状，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处境了。

“你想干嘛！”

他跳到走廊上。

他从后面一记重拳，打在武士的后脑勺，并且忙不迭抱住阿通，那人则跌到下面去了。

阿通也同时发出尖叫。

那武士四脚朝天，大叫：

“啊！你是武藏吧？是武藏！武藏出现了！来人呀！大家快来。”

突然间，寺内响起的脚步声和呼叫声，简直像场暴风雨。他们似乎说好了，如果看到武藏就要发出信号，所以钟楼传来当当的钟声。

“呀喝！”

搜山的人全都以七宝寺为中心集合起来，立刻从连接后山的赞甘山一带开始搜索。然而，此时武藏却已站在本位田家宽敞的门口了！

“伯母！伯母！”

他窥视着主屋的灯火，大声叫着。

“谁呀？”

阿杉拿着脂烛，慢吞吞地从里面走出来。

脂烛的烛火，从下巴往上照着，她凹凸不平的脸，突然变得铁青。

“啊？是你……”

“伯母，我是来告知一件事的……又八没有战死，他活着，在他乡和一个女人同居……就是这样，也请您告诉阿通姑娘。”

他一说完，又接着说：

“呼！说出来舒畅多了！”

武藏立刻拄着木剑，转身走向屋外夜色中。

“武藏！”

阿杉叫住他：

“ 你现在准备去哪里 ?’

“ 我 吗 ？”

他沉痛地回答：

“ 我现在要去闯日名仓关卡，救回我的姐姐，然后远走他乡，所以再也见不到伯母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们和阿通姑娘，又八没有战死，也不是我愿意一个人回来的。对这村子 ,我已经毫无眷恋。”

“ 是吗…… ”

阿杉换了一只手拿脂烛，向他招手问道：

“ 你肚子不饿吗 ?’

“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

“ 真可怜……我正巧在煮菜，也好替你饯个行，趁现在还没准备好，你先去泡泡澡吧 !”

“……”

“ 嗳 武藏 ,你家和我家 ,从赤松以来就是旧交 ,我真舍不得你走呀 !”

武藏弯着手臂，拭去眼泪。温暖的人情味，使他的猜疑和警戒一下子放松了下来，令他想到了人类温暖的肌肤。

“ 快……快到后面去，有人来就惨了……你有没有毛巾啊？对了！有又八的内衣和便服，你洗的时候，我会把它们拿出来，顺便张罗一些饭菜……你可以泡泡澡，慢慢洗。 ”

阿杉把脂烛交给他之后，立刻走到内屋。接着，那已嫁了的女儿飞快地跑了出去。

浴室的门被风吹得卡卡作响，里面传来洗澡水的声音，灯火摇曳不止。阿杉从主屋问道：

“ 泡得舒服吗 ?’

武藏的声音从浴室传出来：

“ 太舒服了……啊 好像死而复生一样。”

“ 你可以慢慢泡 ,暖暖身子 ,我饭还没张罗好呢 !”

“ 谢谢！要知如此，早就该来了！本来我还担心伯母会怨恨我呢…… ”

他充满欣喜的声音夹杂着水声，又说了两三句，但没听到阿杉的回答。

阿杉的女儿，终于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后面带了二十个左右的武士及搜山的人。

阿杉在外头等着，他们一来，立刻跟他们耳语一番。

“ 什么？你把他骗到浴室小屋？这家伙终于出现了……好！今晚可要把他抓住 !”

武士们分为两组，像爬虫一样，在地上匍匐前进。

黑暗中，浴室的烛火更显得明亮。

好像有一点不对劲——武藏的直觉使他战栗不安。

他从门缝往外一看，立刻全身毛发倒竖。

“啊，受骗了！”

他大叫一声。

光着身子，又是在狭窄的浴室里，根本没时间想该怎么办！

现在发现已经太迟了。拿着棒子、长枪，还有铁棍的人影，已团团围住浴室。其实只不过十四五名而已，但看在他眼中，感觉多了好几倍。

他没办法逃跑，因为就连裹身的布都没有。但是武藏并不感到害怕，对阿杉的愤怒，驱动了他的野性。

“好，我就看看你们要干嘛！”

他不考虑守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会主动攻击敌人。

这些猎人还在互相推让时，武藏猛力从屋内踢开木门。

“干啥！？”

他大叫一声，跳了出来。

他全身赤裸，湿发披散开来，简直像个疯子。

武藏咬牙切齿，紧紧抓住敌方往他胸前刺过来的枪柄，把那人甩开，那支枪就成了他自己的武器。

“混蛋！”

混乱中，他左右挥舞着长枪，以寡击众的时候，这方法很管用。他在关原之战学会了这招不用枪尖而用枪柄的枪法。

糟了！为什么刚才没先派三四个人奋不顾身地杀进浴室呢？这些悔之已晚的武士们，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责怪。

不到十来下，武藏的长枪已经被打断。他赶紧举起仓库窗下用来压腌菜的石头，砸向围住他的人。

“在那里，逃到主屋去啦！”

阿杉和她女儿听到了，立刻光着脚丫，跌跌撞撞地逃到后院。

武藏在屋里到处走动，翻箱倒柜，发出巨大的声音。

“我的衣服呢？藏到哪里去了？快还给我！”

地上虽然有几件工作服，衣橱里面也有很多衣服，但他看也不看。

他张着血眼到处找，终于在厨房角落找到了自己的破衣服。他抱着这些衣服，一脚踩着土灶边缘，从天窗爬到屋顶上去了。

底下一阵骚动，发出如浊流溃堤般的声音。而武藏走到大屋顶的中央，慢条斯理地穿起衣服。他用牙齿撕开腰带，紧紧地绑住湿发，连眉毛、眼尾都吊起来了！

春天的苍穹，满天星斗。

7

“喔—— 咿……”

这山有人一喊，就有人在远处回答：

“ 喔——咿……

每天都有人搜山。

村人无心养蚕，也无法犁田了！

本村，正在追捕新免无二斋遗子武藏，疑其出没山区，胡乱杀人罪大恶极。见其人者，斩首可也。降伏武藏有功者，将受赏赐如下：

一、捕获其人者银十贯①

二、斩其首者田十区

三、通报藏匿场所者田二区

以上

庆长六年池田胜入斋辉政臣

村子的墙壁、路口到处立着告示牌。阿杉婆和家人，深怕武藏到本位田家来报仇，每天关着门，战战兢兢的，并在出人口筑墙保护。从姬路的池田家来帮忙的人，结伴站岗，万一武藏出现了，就用法螺或寺庙的钟等所有能响的东西互相联络。大家发誓一定要抓住武藏，把他装在布袋里，所以一点也不敢懈怠。

然而，一点效果也没有。

今早也一样。

“ 哇 叹 有 人 被 杀 了 !”

“ 这次是谁 ?”

“ 是个武士吧 !”

有人发现村子郊外路旁的草堆里有一具尸体，头倒插，双脚朝天，姿势很奇怪。人们又恐怖又好奇，互相争着看，引起一阵骚动。

那尸体头盖骨已碎，看来是用附近的布告牌打的。染了鲜血的布告牌，就被丢弃在尸体的背上。

布告牌的正面便是写着奖赏的辞句，有人不经意地念了出来，残酷的感觉马上消失，周围的人开始觉得好笑。

①十贯 :一贯为一千钱。

“哪个家伙在笑？”

有人责问。

七宝寺的阿通，夹杂在村人当中，吓得整张脸连嘴唇都发白了。

早知道就不要看！

她很后悔，无法忘记那个死者的惨状，只好跑回寺里。

正好遇到在寺里借宿，把寺庙当作指挥处的那个武士头儿匆匆忙忙地走出来，好像是正好有五六个部下同时来向他通报，他正要前往处理。一看到阿通，便轻松地问道：

“阿通吗？你到哪里去了？”

阿通想起那晚不愉快的事，心里很不舒服，看到这个头儿的八字胡，更令她倒尽胃口。

“我去买东西。”

她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径自跑上本堂前的石阶。

泽庵在本堂前逗着狗玩。

他看到阿通，便对她说：

“阿通姑娘！有你的信喔！”

“我的信？”

“你不在，我先收了！”

他从袖口拿出信来，递给她。

“你脸色不好，怎么回事？”

“在路旁看到死人，心里很不舒服。”

“那种东西最好别看……不过，现在这个世界啊！捂着眼睛，还是会看到死人，真伤脑筋！我还以为只剩这个村子是净土呢！”

“武藏为何要那样杀人呢？”

“他不杀人，人便要杀他。他没理由被杀，所以不能白白送死。”

“好可怕……”

她不禁打了个哆嗦、缩着肩，心想：

“要是他来了，该怎么办？”

薄薄的乌云笼罩着山腰。阿通茫然地拿着信，躲到厨房旁的纺织房里。

纺织机上挂着一件男用的布料。

她从去年开始，朝夕不断，一针一线，把思念织了进去，期待有一天又八回乡，要给他穿这件衣服。

她坐到纺织机前。

“谁寄来的？”

她仔细看了信封的字句。

她是个孤儿，没人会写信给她，也没人可让她寄信。她想可能弄错了，重复看了好几次收信人的姓名。

那信似乎经过长途寄送，信封满是信差的手痕和雨渍，已经破烂不堪。打开来，有两张信纸掉了出来，她先看其中一张。那是个陌生女子的字迹，看来是个中年女子。

> 如果你已经看了另外一张信，我就不再多言。但是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再确认一次。
>
> 这次的机缘，我收了又八当养子。但他似乎一直挂念着你。为了将来双方不生瓜葛，我主张要划清界线。以后请忘记又八。谨此通告。
>
> 阿甲
>
> 此致
>
> 阿通姑娘

另外一张正是本位田又八的笔迹。里面写了一大堆不能回乡的理由。

最后还叫她忘了他，另找他人嫁了！又写到家里母亲那儿，自己不好去信，如果见到母亲，请告诉她自己在他乡，活得好好的。

“……”

阿通心头一阵冰凉，连眼泪都没流出来。双手拿着信，抖个不停。她的指甲就像刚才看到的死人指甲一样，毫无血色。

八字胡头儿的部下，全都野宿山区，日夜疲于奔命，他却把这座寺庙当作安乐窝。寺里的人每天到了傍晚，就要忙着给他烧洗澡水、煮饭烧菜，从民家找来好酒。每晚光是张罗这些，就够大家忙的了！

今天傍晚，已经到了开始忙碌的时候，厨房仍不见阿通的踪影。看来今天给八字胡头儿送的晚饭一定会迟了！

泽庵像在找迷路的小孩一样，喊着阿通的名字。他找遍了整个院子，但是纺织房里没听到梭子的声音，门也关着，所以虽然他从那儿走过好几次，却没有开门看看。

住持不断地到桥廊下面大喊：

“阿通！你在干吗？”

“她应该在才对。没人斟酒，要是客人喝得不愉快，会抱怨的。快去找她！”

最后，寺里的男仆不得不提着灯笼下山找。

此时，泽庵突然打开纺织房的门。

阿通果然在。她在纺织机旁，独自在黑暗中尝着寂寞的滋味。

“？

泽庵默默地站了一瞬。阿通用力踩着底下的两封信，就像踩着诅咒人偶一样。

泽庵轻轻地将它拾起。

“阿通姑娘！这不是今天寄来的信吗？把它收好吧！”

“……”

阿通根本不接手，只轻轻地摇着头。

“大家都在找你。快……我知道你不情愿，但还是请你快点去替客人倒酒，住持正急得发慌呢！”

“……我头好痛……泽庵师父……今晚可以不去吗？”

“我可不认为叫你去斟酒是件好事！但是，这里的住持是个凡人，喜欢摆谱，对领主又没有维持寺庙尊严的能力。我们不能不招待他们，也不能不安抚八字胡的情绪呀！”

他抚着她的背。

“你从小就是这儿的和尚养大的。这个时候你要帮住持的忙……好吗？只要露个脸就好了！”

“快，走吧！”

他扶她起来，阿通满脸泪水，终于抬起头来。

“泽庵师父……我这就去，很抱歉，可不可以也请您跟我一起去客房？”

“那是没问题！只是，八字胡武士很讨厌我。而我一看到他的胡子，就忍不住想讽刺他。虽然这么做太孩子气了，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呀！”

“但是，只我一个人……”

“住持不是在吗？”

“每次我一去，大师就走开了。”

“那的确令人放心不下……好，我陪你去。别再想了，快去化化妆！”

客房的客人看到阿通姗姗来迟，赶紧整理衣冠，堆着笑脸。因为之前已经喝了几杯，所以红着脸笑眯眯的，下垂的眼角正好跟上翘的八字胡形成对比。

阿通虽然来了，但他还是觉得有些扫兴，因为烛台对面有个闲杂人，像个大近视眼，弯腰驼背地坐着，原来他把膝盖当书桌，正在看书呢！

正是泽庵。八字胡头儿以为他是寺里打杂的小和尚，便用下巴指着他。

“喂！你！”

可是泽庵头也不抬一下，阿通连忙偷偷提醒他。

“啊？叫我吗？”他东张西望，八字胡则高傲地说：

“喂，打杂的，这里没你的事了，退下去！”

“不,在这里很好。”

“人家在喝酒,你在旁边看什么书,真煞风景!站起来!”

“书已经放下来了!”

“真碍眼!”

“那么,阿通小姐!把这书拿到外面去!”

“我不是指书,而是你。坐在酒席旁,有碍观瞻。”

“伤脑筋!我又不能像孙悟空一样,变成烟雾,或是变成一条虫,停在饭菜上……”

“你还不退下!你这不识相的家伙!”

他终于火冒三丈。

“好吧!”

泽庵假意顺从,拉着阿通的手。

“客人说他喜欢一个人。喜好孤独,此乃君子之风……走吧!打扰他就不好了!我们退下吧!”

“喂,喂!”

“什么事?”

“谁说连阿通也要一起退下的?你这个家伙!太傲慢了。”

“的确很少听到有人会说和尚和武士可爱的——就像你的胡子一样。”

“你给我修正!嘿!”

他伸手去拿立在墙边的大刀。泽淹目不转睛看着他往上翘的八字胡。

“你说修正,想修成什么形状呢?”

“你这打杂的,越来越不像话了!我非砍了你的头不可!”

“要砍拙僧的头?……啊哈哈哈哈!省省吧,真无聊!”

“你说什么?”

“没看过有人不争气到要砍和尚的头。头被砍断后,如果还对你微笑,那可划不来喔!”

“好——我倒要看看被砍下来的头,还能不能贫嘴?”

“来呀!”

泽庵饶舌不断激怒他。他握着刀柄的拳头,因愤怒而抖个不停。阿通一边以身护着泽庵,一边因他不断讥讽而紧张得哭了出来。

“您在说什么呀?泽庵师父!您怎么这样对武士讲话呢?快道歉,求求你快点道歉!要不然头被砍了怎么办?”

然而泽庵却又说道:

“阿通姑娘,你退下不要紧的,这些废物,那么多人花了二十天的功夫,还砍不到一个武藏的头,哪能砍到我的头?砍得到才怪!”

“哼!别动!”

八字胡满脸通红，准备拔刀。

“阿通,退下!这打杂的好耍嘴皮子,今天非把他切成两半不可!”

阿通把泽庵护在身后，伏在八字胡的跟前哀求道：

“我想您一定非常生气，请多多原谅。这个人对谁讲话都是这副样子，绝不是只对您才这样开玩笑的。”

泽庵一听——

“唉！阿通姑娘！你说什么？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我说的是事实。他们就是废物，所以才叫他们废物武士，这有什么不对？”

“别再说了!”

“我还要说。这一阵子，为了搜索武藏，大家都不得安宁。武士当然花多少天也没关系，但是农夫们就遭殃了！他们放下田里的劳作，每天被迫去做没钱的工作,佃农们都要饿死了!”

“哼!打杂的,你竟敢仗着和尚的身份批评政道。”

“不是批评政道。我说的是那些介于领主和人民之间，表面上奉公守法，实际却在浪费公帑的官员。就像你今晚，在客房大大方方地穿着休闲衣，泡了舒舒服服的热水澡，还要美女陪酒，有何企图？是谁给你这个特权的？”

“……”

“侍奉领主要尽忠，对待人民要尽仁，这不是官吏的本分吗？然而，不顾农事荒废，不管部下辛苦，只管自己。出任公务，竟然偷闲享受，饮酒作乐，挟君威劳民伤财,这可以说是典型的恶吏!”

“你把我的头砍断，拿给你主人，也就是姬路城城主池田辉政大人面前看看，辉政大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说道，咦？泽庵，今天怎么只有头来而已？辉政大人和我从妙心寺茶会以来就成为好友，在大坂① 地区，还有大德寺，都经常见面呢!”

八字胡泄了气，酒也慢慢醒了，可是就是无法判断泽庵的话是真是假。

“先坐下来吧!”

泽庵故意让他喘口气，接着说：

“如果你不信，我现在可以带些面粉等土产，跟你到姬路城的辉政大人那儿对质。但是我最讨厌敲诸侯的门了……再加上，如果我在聊天的时候，说出你在宫本村的种种恶行恶状，他可能会要你切腹！所以，刚开始我就警告过你了。当武士的人,不能顾前不顾后,这正是武士的致命点呀!”

①大坂：和京都并称二府。室町时代称为大坂、小坂。明治四年统一并改称大坂。

“把刀放回去吧！然后，我还有一句话要讲。你有没有读过《孙子》这本书？这是一本兵法书。武士不应该不知道孙子的。关于这点呢！我现在正想给你上上课，教你如何不损兵折将就能抓住宫本村的武藏。这可关系到您的天职！仔细听好……来！请坐。阿通姑娘！再给他倒一杯。”

这两人年龄相差十岁。泽庵三十几岁，八字胡已四十出头。然而，人之间的差异，不能以年龄来计算。它跟个人的资质，以及资质的磨炼有关。平常修养锻炼所造成的差异，可能是天壤之别。

“哦——不,不能再喝了!”

八字胡本来耀武扬威，现在则像只猫一样温驯。

“原来如此。在下不知您跟我主人胜入斋辉政大人是知交，刚才失礼了，请多多包涵。”

他诚惶诚恐的样子显得很可笑，但泽庵并没有因此穷追猛打。

“好了好了！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重要的是如何抓到武藏？总之，尊公的使命、武士的面子，不都跟它有关吗？”

“您说得对……”

“武藏越晚被抓，你就越能悠哉地住在寺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也可以追求阿通姑娘，这些都不打紧，可是……”

“哎！这事已经……请别跟我主人辉政大人提这事。”

“要我保密是吧？这我知道。话说回来，大家只管喊着要搜山，拖久了，农民会更穷困，更人心惶惶，善良百姓根本无法安心耕种。”

“的确如此。我心里也在着急呀!”

“你只是毫无对策,是吧?也就是说你这小子不懂兵法。”

“我真丢脸!”

“的确太丢脸！我说你们无能、好吃懒做，实不为过……不过，我这样指责你们，心里还是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我保证三天内抓到武藏。”

“什么？……”

“你不相信吗?”

“可是……”

“可是什么?”

“我们从姬路调来数十名援兵，再加上农民、足轻，总共两百多人，每天搜山，仍徒劳无功……”

“真辛苦你们了!”

“还有，现在刚好是春天，山上还有很多食物，所以对武藏有利，对我们不利。”

“那就等到下雪嘛!”

“这样也……”

“也行不通。所以才说由我来抓他，不需要人手，我一个人就可以啦！对了，阿通姑娘也去吧！两个人一定够了！”

“您又在开玩笑了!”

“笨蛋!我宗彭泽庵一天到晚开玩笑度日吗?”

“抱歉!”

“你就是这样，所以我才说你不懂兵法。我虽然是个和尚，但还懂一点孙吴的真髓。只是有个条件，你们要是不答应，在下雪之前，我就袖手旁观。”

“什么条件?”

“抓到武藏之后,要由我泽庵来处置。”

“嗯……这个嘛……”

八字胡捻着胡子，暗自思考。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和尚，搞不好只是自吹自擂，空口说白话而已，爽快答应他，搞不好他情急之下，就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想了想，便一口答应。

“好！如果您抓到武藏，就任凭您处置。可是万一三天内没抓到，那怎么办?”

“我就在庭院的树上,这样——”

泽庵伸出舌头，用手比划出吊死的样子。

“那个泽庵和尚大概疯了。今天早上听说他答应了一件很荒唐的事!”

寺里的男仆着急万分，跑到僧房里四处通报。

听到的人都问：

“真的吗?”

有的瞪着大眼问：

“他准备怎么样?”

住持最后也知道了，以一副教训的口吻叹息道：

“所谓祸从口出,就是这样啊!”

实际上最替泽庵师父担心的是阿通。她一直信赖她的未婚夫又八，没想到他却寄来一封诀别书，这比听到又八战死沙场，更令她伤心。而那个本位田家的老婆婆，只因为是将来丈夫的母亲，阿通才忍耐着侍奉。这下子阿通要依靠谁活下去呢？

她独自在黑暗中悲叹命运，而泽庵是她惟一的一盏明灯。

在纺织房独自哭泣的时候，她把去年开始给又八精心编织的布料统统剪破，还想用那剪刀自杀！后来泽庵让她改变主意，到客房给客人倒酒。泽庵牵着她的手，使她感到人间的温情。

然而这个泽庵师父、却做出这种决定。

阿通自己的遭遇不打紧。想到为了一个无聊的约定，就要让她失去泽庵，不禁悲从中来，痛苦万分。

以她的常识来判断，这二十几天来，大家地毯式的搜索都还抓不到武藏。现在，光靠泽庵和自己两个人，三天之内要把武藏绳之以法，怎么想也是不可能的事。

约定双方提出的交换条件，都已在弓矢八幡神明前发过誓。泽庵别过八字胡回到本堂的时候，她不断责备泽庵没有深谋远虑。可是，泽庵却亲切地拍拍阿通的背，安慰她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因此能除掉村子的麻烦，除掉连结因幡、但马、播磨、备前等四个州的交通要道的不安，还能救不少人的性命，那自己的一条命，就轻如鸿毛了！没关系，明天傍晚之前，阿通姑娘尽管好好休息，一切交给我就行了。

但是，她还是忐忑不安。

因为时间已近黄昏了！

而泽庵人呢？他正在本堂的角落，跟猫一起睡大觉呢！

从住持开始，寺仆、杂工，看到她呆滞的面容，都说：

“不要去，阿通姑娘！”

“躲起来吧！”

大家极力劝她不要跟泽庵同行，但无论如何，阿通都无法这么做。

夕阳开始西下了！

中国山脉山下的英田川和宫本村，笼罩在浓浓的夕阳中。

猫从本堂跳了下来。泽庵醒了。他走出回廊，伸了一个大懒腰。

“阿通姑娘，要出发了，准备一下吧！”

“草鞋、拐杖、绑腿，还有药、桐油纸，准备了一大堆！”

“还要带一样东西。”

“是长枪还是刀？”

“你在说什么啦……要带吃的！”

“带便当？”

“锅子、米、盐、味噌……还想带点酒呢！反正什么都可以。厨房里有的东西，全都拿来。把这些挂在扁担上，我们两个一起挑去。”

8

近山比漆还暗，远山则比云母还淡。时节已是晚春，风暖暖的。

到处可见山白竹和树藤，道路两旁雾气缭绕。离村庄越远，山上就越潮湿，像下过一场大雨一样。

“很舒畅吧？阿通姑娘！”

他们把行李挂在竹扁担上，泽庵挑前端。

阿通挑后面。

“一点也不舒畅。到底要去哪里？”

“说的也是……”

泽庵心不在焉地回答：

“再走一点吧！”

“走路是没关系，可是……”

“是不是累了？”

“不是。”

大概是肩膀痛了，阿通不时的左、右肩更换扁担。说道：

“都没碰到人耶！”

“今天八字胡一整天都不在寺里。他把搜山的人统统调回村里，一个也不剩。跟他约定的这三天，他大概准备袖手旁观吧！”

“泽庵师父，您到底要如何抓武藏呢？”

“过些时候，他一定会出来的。”

“出来之后呢？他平常已经很强壮了，现在又被人包围，难免会做困兽之斗。现在的武藏可以说是个恶鬼，想到这个，我就开始发抖了！”

“快看……你脚边！”

“唉呀——呼！吓我一大跳。”

“不是武藏啦！我看他们在路边拉了树藤，还用荆棘围了矮墙，所以才叫你注意。”

“搜山的人想置武藏于死地，才设这些路障吧？”

“如果我们不小心，会掉到陷阱里去喔！”

“听到这种事，我吓得连一步都走不动了！”

“要掉也是我先掉。但是他们只是白费功夫而已……喔！山谷变得狭窄多了！”

“我们刚才经过了赞甘的后山。这里是辻原地带了！”

“晚上走路什么都看不见，没办法。”

“问我路，我可不知道喔！”

“行李放下来一下。”

“做什么？”

泽庵走到悬崖旁，说道：

“小便。”

英田川上游湍急的河水，在他的脚下，由百尺悬崖直泻而下，打在岩石上，发出怒吼的声音。

“啊！真愉快！……自己是天地？还是天地是自己呢？”

泽庵沙沙地撒着尿，仰望天空，像在数着星星。

阿通站在远处，不安地问道：

“泽庵师父，还没好吗？怎么那么久。”

他终于回来，说道：

“我顺便占了卜，问了卦。你看！已经有头绪，所以我间出来了！”

“问卦？”

“问卦是靠易经的理论。这个易，我解释为心易，不，应该叫灵易。综合地相、水相，还有天象，闭上眼睛，就有一个卦，指引我们往那座山去。”

“是高照山吗？”

“我不知道叫什么山，不过山腰的地方有一片没长树的高原。”

“那是虎杖草牧场。”

“虎杖草……刚好我们要抓山中虎，这是个好预兆喔！”

泽庵大笑起来。

高照峰的山腰，面向东南缓缓倾斜，视野辽阔，乡里称它“虎杖草牧场”。既然是牧场就应该有牛羊，可是，今晚只有微风轻轻抚着青草，不见半只牛羊，显得格外寂静。

“来，在这儿扎营。这会儿，敌方武藏就像魏国的曹操，我就是诸葛孔明。”

阿通放下行李问道：

“在这里做什么？”

“坐着。”

“坐着，能抓到武藏吗？”

“如果挂网子，会连空中的鸟都抓住，太简单了。”

“泽庵师父是不是被狐狸给附身了？”

“生火吧，搞不好会跌下去喔！”

泽庵捡了些枯枝，生了一堆火。阿通觉得踏实了些。

“有了火，感觉热闹多了。”

“你很担心吗？”

“这个……在这荒郊野外过夜，谁也不愿意呀……而且，要是下雨了怎么办？”

“刚才上山来的时候，我已经看好下方道路有一个洞穴。要是下雨，就躲到那里去。”

“武藏哥哥晚上，还有下雨的时候，也躲在洞穴吧？……到底，村子的人为什么要那样视武藏哥哥为眼中钉呢？”

“这是权力造成的吧！越是纯朴的老百姓，越是恐惧官权。因为恐惧官权，

所以才会把自己的弟兄赶出家园。”

“也就是说,他们只顾自己的安危。”

“这些人没权没势的,只好宽恕他们!”

“我不懂的是，姬路的武士们，只抓武藏哥哥一个人，为何要那样劳师动众呢?”

“不，要维护治安，就得这样做。因为武藏从关原开始，就一直被敌人穷追猛赶，所以连回村子，都是冲破国境岗哨进来的。他如果不杀看守山中关卡的士兵，并且一错再错，一杀再杀，就无法自保，所以这不是别人惹的祸，是武藏自己不谙世事才引起的。”

“您也恨武藏哥哥吗?”

“当然恨。如果我是领主,一定将他处以严刑。为了要杀一儆百,我发誓一定会让他粉身碎骨。即使他有钻地的本事，我也要刨土掘根，将他绳之以法。如果对武藏太过于宽大，领下的纲纪就会松动,何况现在是乱世。”

“泽庵师父对我这么亲切,没想到内心却是很严厉的。”

“当然严厉。我是光明正大，赏罚分明的人。就是秉持这种信念，所以才来这里。”

“……咦?”

阿通吓了一跳，在火堆旁站了起来。

“刚才,那边的树林,好像有脚步声。”

“什么？脚步声？……”

泽庵倾耳静听了一会儿，突然大声说道：

“啊哈哈哈是猴子啦……你看那里,母猴带着小猴，正在树上跳来跳去呢!”

阿通松了一口气：

“……哎吓了一大跳!”

她重新坐了下来。

她注视着火焰直到深夜，两人始终没开口。

看到火快烧完了，泽庵加了些枯木。

“阿通姑娘!你在想什么?”

“我……”

阿通的眼睛被火烤得红肿，望向星空：

“我正在想，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呀！望着星空，无数的星星在寂寞的深夜里，不！我说错了，应该说，连深夜都怀抱着天地万象，正在做缓慢且巨大的移动。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还是会照常运转，这就是我的感想。同时，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也是被这……看不见的东西支配着，而不停地改变命运……我刚才就是在想这些毫无止境的事情。”

“你骗人的吧……这些事或许曾经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但是，此刻你心里一定拼命在想另外一件事吧!”

“……”

“有件事要向你道歉,阿通姑娘,老实说,我看了你的信了。”

“信?”

“那天在纺织房我帮你捡起来，可是你没拿，光顾着哭，所以我就放到自己的袖口里了……然后，说来有点不卫生，我蹲茅坑的时候太无聊，就仔仔细细地把它看完了！”

“唉呀,您太过分了!”

“看了之后,我什么都明白了……阿通姑娘,这样对你反而比较好。”

“为什么?”

“像又八那种善变的男人，如果在和你成亲之后，才丢给你一封诀别书，你该怎么办？还好现在还没成亲，我反而觉得很欣慰。”

“女人却没办法这么想。”

“那么,你怎么想?”

“我觉得好委屈……”

说完，不禁咬住袖口：

“……我一定，一定要找到又八，不告诉他我心里的话，我实在不甘心。而且,也要去找那个叫阿甲的女人。”

泽庵望着万念俱灰、不断哭泣的阿通。

“开始了……”

接着又说：

“我原来以为只有阿通姑娘可以从年轻到老都不知世事险恶、人心难测，终其一生都无忧无虑，简单洁净。没想到，命运的狂风暴雨已经吹到你身边了。”

“泽庵师父……我、我该怎么办……好委屈……好委屈!”

阿通把头埋在袖子里，背脊随着啜泣不断地一起一伏。

白天，两人躲到山洞里，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食物也不缺乏。

但是，最重要的是抓武藏。泽庵也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连找也不去找，好像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到了第三天晚上。

阿通又像昨天和前天一样，坐到火堆旁。

“泽庵师父,您跟人家约定的日期,只剩今夜喽！”

“是啊!”

“您准备怎么办？”

“什么事？”

“您还问什么事！您不是跟人家做了重要的约定吗？”

“嗯！”

“如果今夜抓不到武藏的话——”

泽庵捂住她的嘴。

“我知道。如果办不到，只是把我吊在千年杉上罢了……但是不必担心，我还不想死呢！”

“那至少得去找找吧？”

“找？找得到吗——在这山里？”

“我真是不了解您呀！如果是我，一定是胸有成竹，才有胆量这么做。”

“对了！就是胆量。”

“难道泽庵师父只是因为有胆量才这么做的不成？”

“嗯！可以这么说。”

“唉哟！担心死了！”

当初，阿通心想他至少有点自信，所以暗中还认为可以信赖他这下子，现在她可真开始担心了！

——这个人疯了吗？

有时候，精神有些失常的人，会以为自己就像伟人一样，而高估了自己。泽庵师父搞不好就是这种人。

阿通开始怀疑起来了！

可是，泽庵仍然怡然自得地烤着火。

“半夜了吧？”

他喃喃自语，好像现在才意识到时间。

“是呀！马上就要天亮了！”

阿通故意这么强调。

“奇怪……”

“您在想什么？”

“差不多该出来了！”

“武藏哥哥吗？”

“是啊！”

“谁会送上门来束手就擒呢？”

“不，不是这样。人的内心其实是很脆弱的。人的本性绝不喜欢孤独，何况是被周围所有的人鄙视、追赶，又被困在冰冷世界以及刀刃之中的人？……奇怪？……看到这温暖的柴火，应该不会不来呀！”

“这只是泽庵师父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吗？”

“不是。”

突然，泽庵大师声音充满自信地摇头。他一否定，阿通反而觉得欣慰。

“想必，新免武藏一定来到附近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是敌是友？他又无奈，又疑神疑鬼，也不能开口问我们，只能躲在暗处偷看……对了！阿通姑娘，你在腰带上的东西借我看一下。”

“这只横笛吗？”

“嗯，就是那支笛子。”

“不行！只有这个，谁都不能借！”

“为什么？”

泽庵一反常态，语气非常固执。

“不为什么！”

阿通摇摇头。

“借我一下可以吧！笛子愈吹音色愈好，又不会坏掉。”

“但是……”

阿通手护着腰带，仍不答应。

她的笛子从来不离身的。对她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以前阿通跟泽庵谈到自己的身世时，曾经提过笛子。所以，泽庵很了解她的心情，但是他认为现在借用一下也无妨。

“我不会乱用的，看一下就好了！”

“不行！”

“说什么都不行吗？”

“对！……说什么都不行！”

“这么坚持？”

“是，我很坚持。”

“要不然……”

泽庵终于让步说道：

“阿通姑娘自己吹也可以，吹一首曲子。”

“不要。”

“这样也不要呀？”

“对！”

“什么原因？”

“会哭，没法吹的。”

“嗯……”

泽庵怜悯她是个孤儿才会这么顽固。现在他更深深地体会到，她顽固的心灵充满冰冷和无助，这才渴望拥有。而且经常会又深切又强烈地渴望孤儿欠缺

的东西。

孤儿欠缺的便是爱。阿通心里，有她不认识的、假想的双亲。在这种情形下，她不断地呼唤双亲，而双亲似乎也在呼唤她。但是她却无法体会真正的骨肉之情。

那笛子其实是她双亲的遗物。亲人惟一的形体就是这笛子。听说在她还是婴儿的时候，还看不清光线，就像小猫一样被人丢在七宝寺的屋檐下。那时，她的腰带上，就系着这支笛子。

这么说来，这笛子对她而言，是将来寻找血亲的惟一依据。而且，在还没找到亲人之前，笛子就是双亲的形体，而笛声就是双亲的声音。

——吹了会掉眼泪。

阿通不想借人，也不想吹。他非常了解这种心情，也十分可怜她。

“……”

泽庵沉默不语。

今夜是第三天，薄云笼罩之下，珍珠色的月亮显得格外朦胧。秋去春来的野雁，此时也要离开日本，从云端不时传来它们的啼叫声。

“……火又快熄了，阿通姑娘，再丢些枯木进去……咦？……怎么啦？”

“……”

“在哭吗？”

“……”

“让你想起伤心事了，我不是有意的。”

“……不，泽庵师父……是我太固执了，我也不对。请拿去吧。”

她从腰间抽出笛子，递到泽庵手上。

那笛子放在一个褪色的金线织花锦袋里。布已破烂不堪，绑的绳子也断了！里头的笛子带着古雅的味道，令人怀念。

“哦！……可以吗？”

“没关系。”

“那么，阿通姑娘顺便吹一首吧，我听就好了……就这样子听。”

泽庵没接过笛子，只侧过头，抱住自己的膝盖。

平常要是有人吹笛子给泽庵听，他一定会在未吹之前，先开点玩笑。可是，现在他却闭着眼睛，洗耳恭听，阿通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

“泽庵师父笛子吹得很好吧？”

“还不错。”

“那么，您先吹给我听。”

“别这么谦虚。阿通姑娘不是花了不少功夫学过吗？”

“是的。清原流的老师，曾经在寺里借住了四年。”

“那一定吹得很不错了!你一定会吹狮子、吉简这些秘曲了?”

“还不会——”

“反正，只要吹你喜欢的。不，吹的时候，试着把自己心中的闷气都从笛子的七个孔吹出来。”

“对！我也想这么做。如果我把心中的悲伤、怨恨、叹息都吹掉，一定会很舒畅。”

“没错。把气发出来是很重要的。一尺四寸的笛子，就像一个人，也代表宇宙万象。笛子的干、五、上、开、六、下、口等七个孔，就像人们的五情词汇和两性的呼吸。你看过《怀竹抄》吧？”

“不记得了!”

“那本书开宗明义写着笛子是五声八音的乐器,能调和四德二调。”

“您好像是笛子老师!”

“我啊是坏和尚的典范。来,让我看一下你的笛子。”

“请看。”

一拿到手，泽庵马上说：

“这是珍品。把这个放在弃婴身上,似乎可以了解你父母亲的人格。”

“我的笛子老师也赞美过,真的那么珍贵吗?”

“笛子也有它的姿态和性格。拿在手上，马上可以感觉出来。以前，鸟羽院的蝉折，小松殿的高野丸，以及清原助种的驱蛇笛，都是珍贵的名器。最近世间充满杀戮之气，泽庵我说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笛子也不为过。还没吹，身体就开始颤抖。”

“被您一说,笨拙的我就更不敢吹了。”

“有没有铭文呢……星光太暗,看不清楚。”

“有小小的‘吟龙’两字。”

“吟龙?……原来如此。”

说毕，他把笛鞘连同袋子交回她手中。

“来吧!吹一曲。”

他神情严肃。阿通被泽庵认真的态度感染——

“我吹得不好,请多包涵……”

她端坐草地，按规矩向笛子行了礼。

泽庵已不作声，万籁寂静。一改常态的泽庵，似乎已不存在。他的黑影，看起来就像这山中的一块岩石。

“……”

阿通把嘴唇贴到笛子上。

阿通白皙的脸转向侧面，慢慢地摆好吹笛的姿势。她的双唇湿润了吹孔，

首先调整内心情绪的阿通，跟平常不太一样。艺术的力量，蕴含着一分威严

“我要吹了……”

她郑重地向泽庵说道：

“吹得不好，请多包涵。”

“……”

泽庵只是默默地点头。

悠扬的笛声响了起来。她细长白皙的手指，像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精灵踩着七个洞孔跳着舞。

泽庵随着低低的像潺潺流水的声音，自己好像也变成了流水，穿梭在溪谷间，悠游在浅滩中。而当甲音上扬的时候，整个人的魂魄又似乎被勾上苍穹，与白云嬉戏。接着，天地之声相继而出，犹如萧飒的松风，低吟着世事的无常。

泽庵一直闭着眼，听得入神。这令他想起以前，三位博雅卿在朱雀门的月夜里，边走边吹着笛子，门楼上有人也吹笛跟他应和。他跟那人交谈，继而交换笛子，两人兴致高昂，从夜晚直吹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是鬼的化身，此事便成为名笛传说。

连鬼都会为音乐所动，何况是听这佳人的横笛，具有七情六欲的常人，哪能不被它感动？

泽庵如此感受，突然悲从中来。

虽然没掉泪，他的头却渐渐地埋入两膝之间，两手忘我地紧抱着膝盖。

火堆在两人中间，已快燃尽。阿通的脸反而变得更红，她也沉醉在自己吹出来的声音当中，已分不清她是笛子，还是笛子是她。

母亲在何方？父亲在何方？笛声在空中呼唤着亲生父母。听起来又像在怨叹抛弃自己、留在他乡的无情男子，缠绵地述说着受骗少女内心的伤痛。

还有，还有其他的。

笛声也在问着，将来——这个受伤的十七岁少女——无亲无故的孤儿要怎么活下去，要怎么才能和一般人一样，实现一个女人的梦想？

袅袅的笛声，述说着这一切。不知是陶醉于艺能，还是这些情感扰乱了她的思绪，阿通的呼吸有点疲倦了。发根渗出了薄薄的汗水，此时，她的脸颊映出两道清泪。

长长的曲子还没结束，时而嘹亮，时而淙淙，时而呜咽，不知休止。

这时候——

离即将熄灭的火堆十二三尺远的草丛里，有野兽爬行的声音。

泽庵即刻抬头，注视那黑色物体，接着静静地举起手，对着他说：

“在那儿的人，草丛中想必很冷吧 别客气，到火旁边来，听我的话。”

阿通觉得奇怪，停止吹笛。

“泽庵师父，您自言自语在说什么？”

“你没发现吗？阿通姑娘，刚才武藏就在那儿听你吹笛子呢！”

他指给她看。

阿通不自觉跟着转头，望向草丛，突然，她回过神来，大叫一声：

“啊——”

竟把手上的笛子，扔向那个人影。

阿通大叫一声，可是藏在那儿的人，似乎比她受到更大的惊吓，立刻从草丛中，像鹿一般一跃而起，准备逃走。

泽庵没想到阿通会大叫，眼看好不容易进网的鱼就要溜掉了，心中一急。

“武藏！”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叫：

“等一等！”

他连续大叫的言词也充满魄力。这不知是该称之为声音的压制，还是束缚，总之是一股无法挣脱的力量。武藏双脚就像被钉在地上一般，回过头来。

“？……”

他的眼睛炯炯发光，直盯着泽庵和阿通。眼神中充满猜疑，杀气腾腾。

泽庵叫住他之后，就保持沉默，两手环抱在胸前。而且只要武藏瞪着他们看，他的眼光也不放过对方，就连呼吸的速度都要一致了！

后来，泽庵的眼尾，渐渐地出现了极其亲切的皱纹，环抱的双手也放了下来。

“出来吧！”

他向对方招手。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武藏眨了一下眼睛。全黑的脸上，出现了异样的表情。

“要不要过来这里？过来，一起同乐吧！”

“有酒，也有食物！我们不是你的敌人，跟你也无冤无仇。围着火，一起聊聊吧！”

“……”

“武藏。……你灵敏的直觉没有失去吧！这里有火、有酒，也有食物，又充满温情。你把自己推入地狱，把整个世界扭曲了。不说这些大道理了！你是听不进去的。来烤火吧！……阿通姑娘！把冷饭放到刚才煮好的芋头汤里，快做些芋头粥。我肚子也饿了！”

阿通架好锅，泽庵则在火上温酒。看着两人那种平和的样子，武藏才放下心来。他一步一步地靠过来，这回却因为有点不好意思，而显得羞涩，驻足不前。泽庵把一块石头滚到火边，拍拍他的肩。

“来！坐吧！”

武藏顺从地坐了下来，但是阿通却无法抬头看他 她觉得好像在面对一只出了笼的猛兽。

“嗯,好像煮好了!”

泽庵打开锅盖，用筷子戳了一个芋头，放到嘴里 边吃边说：

“嗯,煮得好烂。怎么样?你也吃吧!”

“……”

武藏点点头，首次见他微笑，露出白色的牙齿。

阿通盛了一碗递给武藏，他边吹边吃着热腾腾的稀饭。

拿着筷子的手在颤抖，牙齿也咔咔地碰撞着碗，可以想见他是多么饥饿。平常我们会说真可怜，但是现在，他那种发自本能的颤抖，令人觉得可怕！

“好吃吧?”

泽庵先放下筷子，向他提议：

“喝点酒吧!”

“我不喝酒。”

武藏回答。

“不喜欢吗?”他问道。武藏摇头,在山上躲了几十天,他的胃似乎已受不了强烈的刺激。

“托您的福,身体暖和多了!”

“不吃了吗?”

“吃饱了。”

武藏将碗还给阿通——

“阿通姑娘……”

他又叫了她一次。

阿通低着头回答：

“是。”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昨晚我也看到这边有火。”

武藏这一问，把阿通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正急得发抖，泽庵在一旁毫不掩饰地说：

“老实说,我们是来抓你的!”

武藏却一点也不惊讶。他默默地垂着头——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两人的脸。

泽庵双膝转向他，跟他商量。

“怎么样?武藏!一样是被捕,何不屈服在我的法绳之下?国主的法规也是法,佛的戒律也是法。虽然同样要绳之以法,我的绑法还是比较人道的!”

“我不要!”

武藏愤然摇头，泽庵安抚他：

“好、好！你先听我说。我了解你的心情，你是即使被烧成舍利子也要反抗的。但是，你胜得了吗？”

“胜得了什么？”

“憎恶你的人，还有领主的法规，还有你自己本身，你胜得了吗？”

“我失败了我……”

武藏呻吟着，一脸的悲惨，哭丧地皱着眉。

“最后只有砍头吧！本位田家的伯母，还有姬路的武士，都说砍——砍死这个可恨的家伙！”

“那你姐姐该怎么办呢？”

“咦？”

“你姐姐阿吟被关在日名仓的山牢里，要怎么办？”

“……”

“那个性情温和，一直想念你这个弟弟的阿吟姑娘……不，不只她，还有播磨的名族赤松家的支流，平田将监以来的新免无二斋的家名，你要怎么交代？”

武藏用黝黑的手捂着脸。

“……不，不知道！……这，这些事，会怎么样？”

他消瘦的双肩剧烈地抖动着，哭喊着回答。

此时，泽庵握紧拳头，突然从旁对着武藏的脸猛打了一拳。

“你这个大混蛋！”

他大声斥喝。

武藏吓了一跳，差点跌倒，泽庵乘势又狠狠地补上一拳。

“你这个莽汉，不孝子！我泽庵要代替你父亲、母亲，还有你的祖先，好好教训你。再吃一拳！痛不痛？”

“好痛！”

“知道痛表示你还有点人性——阿通姑娘！把那绳子给我——你在怕什么？你看武藏已经被我缚住了。不是用权力的绳子，而是用慈悲的绳子——不必怕也不必觉得可怜！快点拿给我！”

被制服的武藏只顾闭着眼。他要是反击，泽庵那个体型，一定会像皮球一样，被他踢得老远的。但是，他却精疲力尽，乖乖地伸出双手双脚——眼角还不断地流下泪水。

9

一大早，七宝寺的山上便传来当当的钟声。这不是例行的钟声，而是表示

第三天的期限到了。不知是吉报？还是凶报？村里的人都喊着：

“你听！”

大家争先恐后跑到山上。

“抓到了！武藏抓到了！”

“哦！真的吗？”

“谁让他束手就缚的？”

“是泽庵师父呀！”

本堂前，人群不断围拢过来。武藏像头猛兽被绑在阶梯的栏杆上，大家盯着他。

“哦——”

有的人像见到大江山的鬼一样，咽了下口水。

泽庵笑嘻嘻地坐到台阶上：

“各位父老，这下子你们可以安心耕种了！”

人们马上把泽庵当成村子的守护神，英雄般地对他另眼相待。

有人跪在地上，也有人拉着他的手，在他跟前膜拜。

“不敢当！不敢当！”

泽庵对这些盲目崇拜他的人，用力挥着手说道：

“各位父老兄弟，你们听好。抓到武藏，并不是我了不起，而是天意如此。没有人能违反世间的法戒而得逞。了不起的是法戒呀！”

“您这么谦虚，更加了不起！”

“你们一定要这么抬举我，就算我了不起好了。不过，各位，现在有事与你们商量。”

“哦！商量什么？”

“当初我跟池田诸侯的家臣约好，如果三天内抓不到武藏，处我吊死，如果抓到，任凭我处置武藏。”

“这事我们听说了！”

“不过，嗯……怎么办呢？他人已经被抓到这里来了，杀他？还是放了他？”

“怎么可以放了他？”

大家异口同声大叫。

“一定要杀他！这种可怕的人，让他活下去有什么用？只会成为在村中作祟的恶魔罢了！”

“嗯……”

泽庵不知在想什么，大家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杀死他！”

后面的人大叫。

此时，有个老太婆在混乱中挤到了最前面，瞪着武藏的脸，走到他身边，

原来是本位田家的阿杉婆。她挥动手上的桑树拐杖：

“光是杀死他,能消除我一肚子的怒气吗——这张可恶的臭脸!”

打了他两三下耳光之后，又说：

“泽庵大师!”

阿杉这回对着他，一副要吃人的眼神。

“干啥?阿婆!”

“我的儿子又八,被这个家伙误了一生,让我失去本位田家的香火。”

“哼,又八吗?那个家伙没出息,你还是另外收个义子比较好。”

“你在说什么？好坏都是我的儿子。武藏是我儿子的仇人，应该交给我这老太婆来处置。”

刚说完有人从后方打断了老太婆的话:“不行!”

群众似乎害怕碰到那人的衣角，马上让出一条路来。原来是搜山的首领八字胡。

他一脸不悦，样子可怕极了！

“喂!这可不是在看热闹!你们这些老百姓全给我退下!”

八字胡怒骂着。

泽庵也从中打断：

“不，各位父老，不必退去。我叫你们来，就是要商量如何处置武藏的呀！请留下来。”

“闭嘴!”

八字胡挺起胸膛，瞪着泽庵、阿杉婆，以及群众们说道：

“武藏是犯了国法的大罪人，再加上他是关原的残党，更不能随便交给别人处置。无论如何，都要交给上面的人处理。”

“不行喔!”

泽庵摇头：

“这不合约定。”

他的态度很坚决。

八字胡因为事关自己的利益，所以跳起来：

“泽庵大师!上面的人可能会向您收订金喔!武藏还是交给我吧!”

泽庵听到这可笑的说词，忍不住呵呵大笑。也不回答，只顾着笑。

“不、不准无礼!有什么好笑?”

“是谁无礼呀？喂！胡子大人，你想跟我泽庵毁约呀？可以，你试看看！泽庵我抓到的武藏，现在马上松绑放他走！”

村人大惊，纷纷转身欲逃。

“如何?”

“……”

“我把武藏放了,你跟他一比高下,由你自己抓他。”

“哎!等等!”

“什么事?”

“好不容易才抓到，您不会真的把他放了，再次引起骚动吧！……这样好了，武藏由你斩首，头可要交给我！”

“头？……这可不能开玩笑，举行葬礼是和尚的工作。把尸体交给你处理，我们寺庙就没生意可做了！”

泽庵像小孩子玩游戏一般，讽刺完了，又对村民说：

“虽然我向各位征求意见，似乎一下子也作不了决定。就算要杀他，但让他死得太痛快，老婆婆还是无法消除心中的怒气—— 对了！把武藏吊在千年杉的树梢，手绑在树干上，风吹雨打个四五天，再让乌鸦吃掉他的眼睛，如何？”

“……”

大概是认为有点残酷，所以没有人回答。这时，阿杉婆开口了：

“泽庵大师！你真有智慧。但是四五天还不够，我看应该把他晒在千年杉的树梢上十天、二十天，最后由我这老太婆来刺穿他的喉咙。”

她说完，泽庵轻松地回答：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

他抓住绑着武藏的绳子。

武藏默默地低着头走向千年杉树下。

村民们虽然觉得他很可怜，可是先前的愤怒还没完全消褪。他们立刻用麻绳把他的身体吊到两丈高的树梢上，就像吊稻草人一样。

阿通从山上下来回到寺里进到自己房间的那时起，突然觉得一个人独处，好孤单，好寂寞。

这是为什么呢？

一人独处，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在寺里，至少还有别人，有灯火。而在山上的三天，都是在寂静的黑暗中度过，并且只有跟泽庵师父两个人而已。可是为什么回到寺里，反而比较寂寞呢？

这个十七岁的少女，很想搞清楚自己的情绪，她托着脸靠在窗前的小茶几上，半天一动也不动。

我懂了！阿通有点看清自己的心境。寂寞的感觉就跟饥饿一样，不是外在的东西。心里不能满足，就会尝到寂寞的滋味。

寺庙里，有人不断出入，有炉火，也有灯火，看起来很热闹。但是，这些却无法治愈寂寞。

在山上，虽然只有无言的树，以及云雾和黑暗，但是却有泽庵跟她在一

起。他的话能一针见血，触动心灵，比火还光亮，能振奋人心。

我感到寂寞，是因为泽庵师父不在的关系！阿通站了起来。

可是这个泽庵自从处置了武藏之后，就一直跟姬路藩的家臣们在客厅不知商量什么。回到村子之后，他一直很忙，根本没法像在山上时一样，跟自己聊天。

这么一想，她又坐了回去。此刻她才深深地体会到知己的重要，不求多，一人就好。一个能了解自己,能给自己力量,能信任的人——她需要这种知己！

她渴望有这种朋友，几乎要疯狂了！

笛子——那双亲的遗物——虽然在她身边，但是，少女到了十七岁，一根冷冰冰的竹子，已经无法慰藉她的心灵，她需要更真实的对象来分享她的喜乐。

“好狠哪……”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要恨起本位田又八的冷血心肠。眼泪湿了桌面，她孤独愤怒的血液，鼓得太阳穴发青，头开始抽痛起来。

有人悄悄地拉开她身后的拉门。

不知何时，大寺的僧房已满是暮色。从敞开的门缝，可以看到厨房的灯火红红地闪烁着。

“哎呀呀!原来你在这里呀?……在这里待了一整天呀?”

自言自语进到屋里来的是阿杉婆。

“啊!是伯母呀?”

她急忙拿出坐垫，阿杉二话不说，一屁股坐下，像个木鱼。

“媳妇儿!”

她表情严肃。

“是!”

阿通似乎有些畏惧，双手伏地回礼。

“我来是为了要弄清楚你心里的想法，另外有些事要跟你说。刚才我一直跟那泽庵和尚，还有姬路来的武士们谈。这里的住持连茶也不给我喝，渴死了!你先倒杯茶给阿婆!”

“不是别的事……”

接过阿通奉上的绿茶，阿婆立刻说道：

“武藏那小子说的话,我是不敢相信!不过听说又八在他乡还活着呢!”

“是吗?”

阿通反应冷淡。

“不，即使他死了，你还是要以又八的新娘身份，由这寺庙的大师当你的父母，堂堂正正地嫁到本位田家来。今后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有二心吧？”

“是……”

“真的不会吧？”

“是……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还有，世间爱讲闲话，如果又八一时回不来，我一个人也有诸多不便，老是依靠出嫁了的女儿也不是办法。所以，最近你就离开寺庙,搬到本位田家来。”

“是……我吗？……”

“还有其他人会嫁到本位田家吗？”

“但是……”

“是不是讨厌跟我一起生活？”

“没……没这回事,但是……”

“你先整理东西吧！”

“可不可以等又八哥哥回来之后？”

“不行！”

阿杉严肃地说：

“我儿子回来之前，不能有男人玷污你的身体。监督媳妇的素行是我的责任。你应该在我这婆婆的身边，在我儿子回来之前，学习种田、养蚕、针线、生活礼仪,我什么都教你。好吗？”

“好……好的……”

万分无奈的阿通，连自己都听出声音里已带着哭调。

“还有。”

阿杉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关于武藏的事，那个泽庵和尚葫芦里不知卖的是什么药？阿婆我搞不清楚。刚好你是这寺里的人，武藏呜呼哀哉之前，你给我牢牢地盯住他——半夜一不留神，那个泽庵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这么说来……我不必现在就离开寺里了？”

“一次做不了两件事。武藏的头落地的那天，就是你带着行李到本位田家来的日子。了解吗？”

“了解。”

“我可是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喔！”

阿杉又再确定了一次才离去。

接着——窗外有个人影出现，似乎早在等这个机会。

“阿通！阿通！”

有人在轻声呼唤她。

她探头一看，原来是八字胡站在那儿。他突然隔窗用力握住她的手：

“以前受你不少照顾。藩里来了公文,我不得不回姬路了！”

“啊！是这样呀……”

她想把手缩回来，八字胡却抓得更紧。

“藩里得知这件事，要我回去详细报告。要是能带着武藏的首级回去，我不但风光，而且也好交代。但那个泽庵和尚，说什么也不交给我。……不过，只有你是站在我这边的吧？……这封信，等会儿到没人的地方再看。”

八字胡塞了个东西到她手上，便鬼鬼祟祟地往山下跑走了！

好像不只一封信，还包着重重的东西。

她很了解八字胡的野心。心里有点害怕，战战兢兢地打开一看，里头包着一枚耀眼的庆长大金币。

信里写着：

> 请照我的话，在这几天内，偷偷取下武藏的首级，赶紧送到姬路城下来。
>
> 我想你已经很了解我对你的心意了，在池田侯的家臣中，只要提到青木丹左卫门，无人不知我是年饷一千石的武士。
>
> 如果说你是我借宿时候娶的老婆，他们一定会相信，你会马上成为享禄千石的武士夫人，荣华富贵享受不尽。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以此信为证物。还有，武藏的首级，为了你未来的丈夫，你一定要带来喔！
>
> 匆忙提笔，简此相告。
>
> 丹左

“阿通姑娘,吃过饭了吗？”

外头传来泽庵的声音，阿通边套上草鞋边走出去，对泽庵说：

“今晚不想吃。头有点痛——”

“那是什么？你手上拿的。”

“信。”

“谁的？”

“您要看吗？”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一点也不。”

阿通交给他，泽庵看完后大笑。

“他是无计可施，所以想用钱财富贵来收买阿通姑娘吧！看了这信才知道，八字胡的名字叫青木丹左卫门呢！世上也有奇怪的武士。不管怎样，这还是值得高兴的事。”

“这没什么。可是他信里夹着钱,这个要怎么办呢？”

“哦!是一大笔钱呀!”

“真伤脑筋……”

“你是说钱该怎么处理吗?”

泽庵把钱拿过来，向本堂前走去，作势把钱丢到香油钱箱里，之后又把那钱贴在额头上，拜了拜。

“好了,这钱你拿着,不会有事的。”

“可是,我担心以后会和他牵扯不清。”

“这钱已经不是胡子的了。刚才我已经把钱献给如来佛，又从如来佛那儿收到这个钱，你就把它当作是护身符吧！”

他把钱塞到阿通的腰带里。

“……啊!今夜起风了!”

他仰望天空说道。

“好久没下雨了……”

“春天也过了，下场大雨，把散落的花瓣和人们的惰气都给冲洗干净也不错!”

“如果下大雨,武藏怎么办?”

“嗯,那个人吗?”

两人不约而同抬头望向千年杉。就在此时，立于风中的乔木上，传来人声：

“泽庵!泽庵!”

“咦!武藏吗?”

他瞪大眼睛瞧着。

“混账和尚！你这个泽庵假和尚！我有话要告诉你。你到树下来——”

风吹得树梢不停摇晃，武藏的声音听起来格外凄厉。杉叶不断掉落下来，打在大地和泽庵的脸上。

“哈哈!武藏,你看起来很有精神嘛!”

泽庵踩着草鞋，走向发出声音的树下。

“你看起来是很有精神，但这该不是因为对死亡过于恐惧而神经失常吧？”

他走到适当的位置，抬头仰望。

“闭嘴!”

武藏再次喊道。

应该说他充满怒气，而不是有精神。

“如果我怕死,为什么要受你捆绑呢?”

“接受捆绑,是因为我强你弱。”

“你这和尚!在胡扯什么?”

“声音好大呀！如果你嫌刚才的说法不好，那么换一种好了，因为我聪明，

你太笨！”

“哼！你再说说看！”

“好了好了！树上的猴子先生，经过一番折腾，还不是被五花大绑吊在这棵大树上。你还能怎么样？真丢脸喔！”

“听着！泽庵！”

“哦！啥事？”

“那个时候，如果我武藏想跟你拼的话，要把你这个烂黄瓜踩碎，可是不费吹灰之力喔！”

“没用的，已经来不及了。”

“你……你说什么？……你这和尚花言巧语骗我自己束手就缚，我真没想到会活生生受这种耻辱。”

“继续说……”

泽庵若无其事地说道。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快点砍掉我武藏的头呢？……我原来想，一样要选择死，与其落到村里的家伙或是敌人的手里，不如把自己交给你这个看起来蛮有武士风范的和尚。没想到我错了。”

“错的只有这些吗？你不认为你以前所作所为都是错的吗？你挂在那儿，好好反省一下。”

“啰嗦！我自认问心无愧。虽然又八的母亲骂我是仇敌，但是，把又八的消息告诉他母亲是我的责任，是朋友应尽的道义，所以我才会闯岗哨，回到村子来——难道这也违背武士之道吗？”

“不是这些枝枝节节的小问题。从大处看，你的内心——本性——也就是你的根本想法就错了，看来好像模仿了一两样武士的表面行径，其实什么都没学到。反而自己认为充满正义感。越是用武力解决，就越伤害自己，越给别人带来麻烦，最后落得束手就缚的下场……怎么样？武藏，上面视野不错吧？”

“臭和尚！你给我记住！”

“在你被晒成肉干之前，在上面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广大。从高处俯瞰人间世界，反省反省吧！死后，去见你的祖先时，告诉他们，你临死的时候，有个叫泽庵的和尚叫你做这些事。他们一定会因为你受了良好的引导而感到欣慰。”

——在此之前，一直像个化石般畏缩地站在后面的阿通，突然跑过来尖声地大叫：

“太过分了！泽庵师父！你说的话我全听到了。对一个无力抵抗的人来说，太残酷了……你、你不是个出家人吗？而且武藏刚才说过，他是因为相信你，才乖乖就缚的呀！”

“你说这些，是要护着他呀？”

“你一点也不慈悲……你要是再说这些，我会讨厌你的。武藏也觉悟了要杀他就干脆一点!”

阿通脸色大变，向泽庵扑了过来。

少女的情感最容易激动。她铁青着脸，泪汪汪地扑向对方的胸膛。

“啰嗦!”

泽庵的表情从来没这么可怕。

“女人懂什么?你给我闭嘴!”

他骂道。

“不要!不要!”

她用力摇头，阿通也不像平常的阿通了。

“我也有权利讲话。在虎杖草牧原,我也努力了三天三夜呀!”

“不行!不管谁讲什么,武藏都得由我泽庵处置。”

“所以说，要砍头就快砍，不是很好吗？把人弄得半死不活，以折磨人为乐,太不人道了!”

“这就是我的毛病。”

“什么?你太无情了!”

“你给我退下!”

“我不要!”

“你这个女人,又开始固执了!”

泽庵用力把她甩开，阿通踉跄跌向杉树，哇——的一声，整个人靠在树干上哭了起来。

她没想到连泽庵都这么无情。原来以为他只是在村民面前把武藏先绑在树上，最后一定会做合理的处置。没想到这个人现在竟然说他的毛病就是享受这种乐趣，令阿通心寒不已。

她百分之百相信泽庵，现在连他都令人厌恶，就等于全世界都令人厌恶一样。她已经不再信任别人了，她哭倒在绝望的谷底。

但是——

她突然从靠着哭泣的树干上，感受到一股莫名的情热。这个被绑在千年杉上面的人——从天上掷下凌厉声音的人——武藏的热血正透过这个十个人也环抱不了的大树干直通下来。

他就像个武士的儿子，纯洁而且充满信义。想起他被泽庵师父捆绑时的样子，还有刚才说的那些话，这个人才是有血、有泪、有感情的男子汉。

以前受大家影响，自己也错怪武藏了——这个人哪里像恶魔，让人这么憎恨？大家怎会把他当成野兽，这么惧怕他，还要去追捕他呢？

“ , ,

她的背和肩膀因哭泣而不断起伏，阿通紧紧抱着树干。她两颊的泪水不断滴到树皮上。

树梢发出了飒飒声，好像天狗① 在摇这些树一样。啪！斗大的雨滴，打在她的领子，也打在泽庵的头上。

“ 哦 !下 雨 了 ！”

泽庵用手遮着头。

“ 喂 !阿 通 姑 娘 !”

“……”

“ 爱哭的阿通！就因为你太爱哭，连老天都陪你哭了！起风了，这下子要下大雨喽！趁还没淋湿，快点走吧！别护着即将死去的人了！快点过来。 ”

泽庵用法衣蒙着头，逃难似地跑进本堂。

雨唰唰地下着，黑暗的天边，朦胧地露出白色的云带。

阿通任由雨水啪啪地打在背上，依然静止不动——当然，树上的武藏也无法动弹。

阿通怎么样也无法离开那儿。

雨滴渗过她的背,浸湿了她的肌肤。但是,一想到武藏,这已不算什么。可是,武藏受苦,为何自己也要跟着受苦呢——她却没时间考虑这么多。

这个少女突然发现一个极为出色的男子形象。她心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同时，她真心期待武藏不要被杀。

“ 他太可怜了 !”

她绕着树走动，不知如何是好。仰望头上，风雨交加，武藏连个影子也看不到。

“ 武藏哥哥 !”

她不觉叫了出来，可是没有回答。武藏一定也把自己看成本位田家的一分子，认为自己跟村里的人一样，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 受这种风雨吹打，哪能熬得了一个晚上……啊！世间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人愿意救武藏吗 ?”

阿通突然跑回去。风像在追她一样，吹个不停。

寺庙后面，僧房和方丈房都门户紧闭。溢出排水管的雨水，像瀑布一般倾灌到地面。

“ 泽庵师父 !泽庵师父 !”

阿通从外面猛敲泽庵的房门。

“ 谁呀 ?”

①天狗：想像中的怪物，似人、高鼻、红脸，可以自由在空中飞翔。

“是我，阿通！”

“啊！你还在外面呀？”

他立刻开门，看看水气弥漫的走廊：

“唉呀！下得好大呀！雨会打进来的，快进来！”

“不要，我是来拜托您的。泽庵师父！请您把他放下来。”

“谁？”

“武藏。”

“岂有此理！”

“我会感激您的。”

阿通在雨中对着泽庵下跪，双手合十。

“求求您……我怎么样都没关系……请救救他！救救他！”

雨声盖过阿通的哭声，但是，阿通却像个瀑布下的修行人，合紧双掌。

“我拜托您，泽庵师父，我求您！只要我能做的事，我什么都愿意做……请、请您，救救那、那个人！”

雨点不断地打入她嘴里。

泽庵像石头一样静止不动，紧闭着眼睛，像一尊神像。后来才大大地叹了一口气，终于睁开眼睛，说道：

“快去睡吧！你的身体又不强健，继续淋下去会生病的。”

“如果……”阿通捱到门边。

“我要睡了，你也睡吧！”

他重重地关上门。

然而阿通却没妥协，也没屈服。

她竟然钻进地板下的隙缝中，爬到泽庵的寝铺附近。

“我求求您！我这一生惟一的请求……泽庵师父！如果您不答应就太不人道了……您是鬼……您是冷血动物。”

本来泽庵忍着不动声色，这下子看来是睡不成了，他终于发火跳起来，怒斥道：

“来人呀！我房间的地板下有小偷呀！快给我抓住啊！”



经过昨夜那一场风雨，春天的气息被洗得无影无踪。今早，酷热的阳光直射额头。

“泽庵师父！武藏还活着吗？”

天一亮，阿杉婆就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来寺里到处张望，想看热闹。

“哦!是阿婆呀?”
泽庵走到走廊，继续说道：
“昨夜的风雨可真大呀!”
“这场风雨来得正是时候。”
“但是,雨再怎么大,也不会一夜两夜就把人淋死。”
“下那么大雨,他还活着呀?”
阿杉婆满脸皱纹，眼睛眯成一条线，望着千年杉的树梢，说道：
“他像条抹布挂在树上,没有动静耶!”
“乌鸦还没去啄他的脸,可见武藏一定还活着。”
“太谢谢您了!”
阿杉婆边点头，边窥视里面，问道：
“没看到我媳妇,可不可以帮我叫一下?”
“媳妇?”
“我家的阿通呀!”
“她还不是本位田家的媳妇吧!”
“再过一阵子,就要把她娶进门了!”
“你儿子不在,你娶媳妇进门,跟谁结婚呀?”
“你这个流浪和尚就别管这些闲事了!阿通在哪里啊?”
“大概在睡觉吧!”
“这样子呀?”
她一个人自圆其说：
“我吩咐她晚上要好好看着武藏，所以白天想睡觉也是理所当然的……泽庵师父！白天就由你看着他吧！”
阿杉走到千年杉下，仰头望了一阵子，终于拄着桑树拐杖回村子去了。
泽庵则一进房间，直到晚上都没有露面。只有一次，村里的小孩跑来用石头丢千年杉树梢时，他曾打开格子门大声斥责：
“鼻涕鬼!干什么?”
之后，格子门就整天没再开过。
在同一栋屋子里的阿通房间，格子门今天也是紧闭着，不过小和尚们倒是忙进忙出地端药送粥。
昨夜的倾盆大雨中，寺里的人发现了阿通，硬是把她拉进屋里，住持还狠狠地说了她一顿。结果阿通染了风寒，发烧在床上，无法起身。
今夜的天空，一反昨夜的大雨，明月皎洁。寺里的人都熟睡后，泽庵书看累了，便穿上草鞋，走到屋外。
“武藏——”
他一叫，杉树高处的树梢摇晃了一下。

闪亮的露珠纷纷落下。

“可怜虫,连回答的力气都没了吗?武藏!武藏!”

这一来，对方大声回答：

“干啥?臭和尚!”

武藏怒吼，力气一点也没衰竭。

“哦——”

泽庵再次抬头。

“声音还很宏亮嘛!看来还可以撑五六天吧!对了……你肚子饿了吗?”

“少啰嗦!和尚,快把我的头砍下吧!”

“不行不行！不能随便乱砍头。像阁下这样的莽汉，搞不好即便是只剩个头,还会追杀过来呢……来赏赏月吧!”

泽庵坐到一块石头上。

“哼!你要怎么样?你给我记住!”

武藏的身体被绑在老杉上，他使尽全力，摇得树梢上下晃动。

杉树皮、树叶纷纷落到泽庵头上。泽庵弹去领子上的落叶，仰头说道：

“对了、对了！不这样发发怒气，就看不出真正的生命力，也表现不出人的味道。最近的人呀！不是成了不会生气的知识分子，就是装出人格崇高的样子。要年轻人模仿这种老气横秋的举止，真是岂有此理。年轻人不会发怒是不行的呀!再发怒啊!再多发怒啊!”

“哼!我会把这绳子扯断,跳到地上,把你踢死。你等着瞧吧!”

“有出息!我等着瞧——对了！要继续吗？绳子还没断之前，你可别断气啦!”

“你说什么!?”

“好大的力气，树在动了。可是，大地却没受影响呀！这是因为你的怒气只是私人的怒气，所以非常微弱。男子汉的怒气，必须是为公众而愤怒。为了个人小小的感情问题就发怒，那是女性之怒。”

“你有屁尽管全放出来——我们走着瞧！”

“算了吧！武藏，这样只会徒增疲累。不论你再怎么挣扎，别说天地了，连这乔木的一根树枝都不可能断呢!”

“哼……”

“以你这么大的力气，即使不为国家，至少也要贡献给他人。要是如此，别说天地，连神明都会为之动容——更何况是人呢?”

泽庵开始用说教的口吻了。

“真可惜！你有幸生为一个人，却仍跟山猪、野狼一样，野性不改。连一步都没进到人类的世界，年纪轻轻就即将在此了结一生了！”

“啰嗦！”

他从高处吐了一口口水，但是，口水在半途就化成一团雾气了。

“听好，武藏——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你一直认为这世上没有人强过自己……结果怎么样啦？看看你现在的狼狈样！”

“我一点也不觉得可耻，我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才输给你的。”

“不管是输在策略还是口才，反正输了就是输了。证据摆在眼前，不管你怎么懊恼，我胜了，坐在石板上；你败了，乖乖被绑在树上，任由风吹雨打，不是吗——我们两个之间到底差在哪里，你可知道？”

“……”

“比力气，的确，你是最强的。虎与人是无法比拼力量的，但是，老虎还是比人类低等呀！”

“……”

“你的勇气也是如此。以前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不智、不知生命真谛才表现出的蛮勇。这不是真勇，也不是武士应有的作为。真勇，是指能知恐怖之处，懂得珍惜生命，最后怀抱龙珠，死得其所，这才是真正的人呀……我说可惜，指的就是这件事。你生来就具有过人的力量和阳刚之气，但没学问，只学到武道坏的一面，没想过要磨磨你的智德。人们常说文武两道，所谓两道，不是指两个道，而是在人生道上将两者合一——你了解了吗？武藏！”

石不语，树亦不语，黑夜仍然寂静无声。沉默持续了一阵子。

终于，泽庵慢条斯理地从石头上站了起来。

“武藏，你再想一晚看看。想好了，我再来砍你的头。”

说完，举步离去。

走了十步，不，大约二十步左右，当他正要走进本堂的时候。

“喂，等一等！”

武藏从树上叫住他。

“什么事？”

泽庵从远处回头答道。

“请再回到树下。”

“嗯……这样吗？”

接着，树上的人影突然大声呼唤：

“泽庵和尚——救救我呀！”

他似乎哭得很剧烈，上空的树梢摇晃得很厉害。

“我从现在开始，想要重新活一次……我现在才了解我生为一个人是负有重大使命的……我开始了解生命价值的时候，才警觉到这个生命不就被绑在这树上吗……啊啊！我做错了！已经无法挽救了！”

“你能觉悟,真是太好了!你的生命可以说现在才晋升为人类。”

“啊啊！我不想死！好想再活一次。活着，再重新来一次……泽庵和尚！求求你，救救我！”

“不行!”

泽庵断然摇头。

“人生有很多事是无法重新再来过的。世间任何事都是真刀真枪定胜负，你现在就像被对方砍了头，还想把它接回去一样。你虽可怜，但我泽庵不会为你解开绳子。为免死状太难看，你还是念念经，静静体会生死大义吧！”

泽庵草鞋的声音逐渐消失，武藏也没再呼唤他了！

他照泽庵说的，闭上大悟的眼睛，放弃求生的念头，也放弃死亡的念头。在萧飒的林风和满天星斗的夜空下，只有一股冰凉直渗入背脊。

……好像有人？

树下有个人影仰望着树梢，接着抱住千年杉，拼命往上爬。那人看来拙于爬树，只爬了一点，就和树皮一起滑了下去。

即使如此——即使手都被树皮磨破了——那人仍然不屈不挠，一心一意往上攀爬，终于够到树枝，再抓住另一枝树枝，爬上了最高处。

那人喘着气：

“……武藏……武藏!”

武藏转向那人，一张脸只剩眼睛还能动，像个骷髅。

“……哦?”

“是我!”

“……阿通姑娘?……”

“逃走吧……你刚才不是说死了会遗憾吗?”

“逃走?”

“对……我也无法再待在这个村子里了……再待下去，我会受不了的……武藏，我要救你。你会接受吗？”

“哦!把这绳子割断,快割断!”

“请等一下!”

阿通单肩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从头到一身外出旅行的打扮。

她拔出短刀，一刀就把武藏的绳子割断了。武藏的手脚已无知觉，阿通想支撑他，没想到两个人都踏了空，一起从树上重重掉落下来。

从两丈高的树上掉下来，武藏竟然还能站得住。他一脸茫然地立在大地上。接着，他听到脚旁传来呻吟声。低头一看，阿通手脚趴在地上挣扎，站不起来。

“喔!”

武藏扶她起来。

“阿通姑娘!阿通姑娘!”

“……好痛……好痛啊!”

“摔到哪里了?”

“不知道摔到哪里了……但还可以走,没关系!”

“掉下来的时候,连撞了好几根树枝,应该不会受什么大伤。”

“别管我了!你呢?”

“我……”

武藏想了一下，说道：

“我还活着!”

“当然还活着呀!”

“我只知道这点而已。”

“快点逃吧!越早越好……如果被人看见了,我跟你都会没命的。”

阿通跛着脚走，武藏也跟着走——默默地、缓缓地，就像失了魂的小虫，走在秋霜里。

“你看!播磨滩那边已经破晓,露出鱼肚白了!”

“这是哪里?”

“中山岭……已经到山顶了!”

“已经走这么远啦?”

“专心一志，竟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了！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任何东西了！”

经她这么一说，武藏才感到饥渴难耐。阿通解开背上的包袱，拿出蕨薯。甜甜的馅儿吞到肚里，武藏感到生之喜悦，拿着薯的手不断颤抖。

我还活着呀！

他深切体认到这点，同时，他也热切地期待——从现在开始，我要重新生活了！

嫣红的朝阳照着两人的脸庞。阿通的脸越来越鲜明，武藏突然想到，自己竟然会跟她在这里，简直像在做梦，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到了白天,更不能大意。尤其是快要到边境了!”

武藏一听到边境，眼睛突然一亮。

“对了!我现在要到日名仓关卡去。”

“什么?……你要去日名仓?”

“我的姐姐被关在那山牢里。我要去救姐姐,阿通姑娘!咱们在此分手吧!”

“……”

阿通心里有点愤恨不平，默默地瞪着武藏的脸，终于开口说道：

“你真的要这么做?如果要在这里就分手,那我何必离开宫本村呢?”

“可是,这也没办法呀!”

“武藏哥哥!”

阿通的眼神逼近他，握住武藏的手，她双颊和全身发热，满怀的热情，使她不断颤抖。

“我的心情以后慢慢再谈。我不喜欢在这里分手，不管你要去哪里，请都带着我。”

“可是……”

“我求求你!”

阿通合掌说道：

“即使你不喜欢，我也要跟着你。你要救阿吟姐，如果我碍手碍脚的话，我可以先到姬路城等你。”

“好吧……”

说着，武藏正准备离去。

“一言为定喔!”

“嗯!”

“我在城下边的花田桥等你！见不到你，一百日、一千日我都会站在那儿等的。”

武藏点头答应，一径儿沿着山脊直奔而下。



“奶奶——奶奶!”

阿杉的外孙丙太光着脚丫，从外面直奔回来。一进门，用手把青鼻涕一抹。

“不好了奶奶!你还不知道吗?还在做什么呀?”

他对着厨房大叫。

阿杉婆在灶前，正拿着竹筒吹气升火，回道：

“什么事呀?大惊小怪的。”

“村里的人都闹成这个样子了，奶奶你怎么还在煮饭呀——难道你不知道武藏已经逃走了吗？”

“什么?逃走了?”

“今天一早,武藏已不在千年杉上了!”

“真的?”

“寺里的人也是乱作一团,因为阿通姐姐也不见了!”

丙太没想到自己说的事，竟然让奶奶的脸色变得如此可怕，吓得直咬指甲。

“丙太呀!”

“是！”

“你赶快去叫你娘和河原的权叔快点来。”

阿杉婆的声音在颤抖。

然而丙太还没出门，本位田家的门前已经挤满了人。其中，女婿、还有权叔也在里面。另外，还有其他的亲戚和佃户，都在那儿嚷着：

“是不是阿通那娘们儿把他放走的啊？”

“泽庵和尚也不见了。”

“一定是这两个人耍的把戏。”

“这下子该怎么办呢？”

女婿和权叔等人，扛着祖传的长枪聚集在本位田家门口，情绪非常激动。

有人对着屋里问道：

“阿婆！你听说了吗？”

不愧是阿杉婆，她心里明白这件大事已是事实，便压抑住满腹的怒气，坐在佛堂里。

“我马上出去，你们静一静。”

她在里头回答。接着默祷了一下之后，神态从容地打开刀柜，打点一些衣裳，来到大家面前。

她把短刀插在腰带上，系紧鞋带，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位顽固的老婆婆心里已经有了重大的决定。

“没什么好骚动的。阿婆这就去追那个不知廉耻的媳妇，好好惩罚她！”

接着，神态自若地走了出去。

“既然阿婆都要去了，我们就跟随她吧！”

亲戚和佃农们群情激愤，以这位悲壮的老婆婆为首，大家沿途捡棒子、竹枪当武器，往中山岭追去。

然而，已经太迟了！

这些人赶到岭上时，已经是中午了。

“逃走了？”

大家跺着脚，非常懊恼。

这还不打紧，因为这儿已是边境，所以防守的官员阻止他们。

“不准结党通行。”

权叔出面向防守的官员说明原委。

“如果我们在这里放弃追讨，不但有愧代代祖先，还会成为村里的笑柄，本位田家也无法在贵领土待下去了——所以拜托您让我们通行，直到追到武藏、阿通、还有泽庵三个人为止。”

他想尽办法，力图说服防守的官员。

理由可以接受，但法令是不能通融的，防守官员断然拒绝。当然，如果他

们能到姬路城拿到通行证，则另当别论。可是这么一来，那三个人早就逃之夭夭，根本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这样好了——”

阿杉婆和亲戚们商量，决定让步。

“就我这老太婆和权叔两个人,是不是就可以自由进出呢？”

“五名以下,可以任意通行。”

防守官员回答。

阿杉婆点点头，意气激昂，心情悲壮地准备向大家告别。

“各位！”

她向大家招呼。

“我出门离家时，就已经觉悟到，途中定会出这种差错。所以没什么好着急的！”

这一大家族，每个人都神情严肃，并排站在那儿望着阿杉婆薄薄的嘴唇和露出的门牙、牙龈。

“我这老太婆，带着家传的腰刀，出门之前已经跟祖先牌位告别，也发了两个誓——一是要严惩那败坏门风的媳妇；二是要确定犬子又八的生死，如果还活在这世上，即使用绳子绑住脖子，也要把他带回来，好让他继承本位田家的家名，再另外娶一个比阿通好上百倍的媳妇，光耀门楣，让村里的人瞧瞧,以雪今日的耻辱。”

“……不愧是阿杉婆！”

一大群亲戚当中，不知是谁如此有感而发。

接着，阿杉目光炯炯，看着女婿说道：

“还有，我和河原的权叔都已年老，为了完成这两个誓愿，我们不惜花上一年，甚至三年的时间周游列国，到他乡去寻找。不在家的时候，由女婿当家，养蚕、耕田不得怠慢。了解吗？各位！”

河原的权叔年近五十，阿杉婆也年过五十。万一真的碰上武藏，一定会立刻跟他拼命的。所以有人提议再找三个年轻人跟随较好。

“不必！”

阿婆摇摇头。

“说什么武藏武藏的，他只不过是个毛头小子，有什么好害怕的？我阿婆没力气，可是有智谋的！要对付一两个敌人绝对没问题。这儿——”

她指着自己的嘴唇说道：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请你们回去吧！”

她满怀自信，大家也便不再阻止了。

“再见了！”

说完，阿杉婆跟河原的权叔并肩越过中山岭，向东边走去。

“阿婆，请多保重呀！”

亲戚们在山顶处挥着手。

“要是生了病，一定要马上派人回来通知喔！”

“再会了，一定要平安回来喔！”

大家声声相送。

等这些声音渐渐远了，阿杉婆才说道：

“嘿，权叔啊，我们反正会比年轻人早死，就放开心情吧！”

权叔点头同意：

“是啊！”

这个叔父，现在以打猎为生，但年轻时，可是一名出生入死的战国武者。他的身体现在还非常硬朗，皮肤还像当年奔驰战场时一般黝黑，头发也没阿婆那么白。他姓渊川，名权六。

不用说，本家的儿子又八是自己的亲侄子，因此对这次发生的事，做叔叔的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阿婆！”

“啥事？”

“你已有所准备，行李都打点好了。但是我只穿着平常的衣物，得找个地方打点一下才行呀！”

“下了三日月山，那儿有个茶庄。”

“对、对，到了三日月茶庄，就可以买到草鞋和斗笠了。”

从这里下山，到了播州的龙野，斑鸠就近了。

然而，春夏之际不算短的白昼，此刻也已日暮西山了。阿杉和阿权在三日月茶庄休息。

“今天绝不可能赶到龙野，晚上只好到新宫附近的客栈，盖那些臭棉被了！”

阿杉付了茶钱。

“走吧！”

权六也拿起新买的斗笠，正要起身，突然说道：

“阿婆，稍等一会儿。”

“干啥？”

“我到后面去装些清水——”

权六绕到茶庄的后面，在竹筒里装了些清水。正要回去时，忽然停下来从窗口窥视微暗的屋内。

“是病人吗？”

有个人盖着草席躺在屋里，空气中充满了药味。那人的脸埋在草席里，只

看到黑发散乱在枕头上。
“权叔啊！还不快出来呀？”
阿婆喊着。
“来喽！”
他跑了出去。
“你在干啥呀？”
阿婆非常不悦。
“那里好像有个病人——”
权六边走边解释。
“病人有这么稀奇吗？你真像个贪玩的小孩！”
阿婆斥骂道。
权六在这本家的老人面前，觉得抬不起头。
“是、是、是！”
连连点头赔不是。
茶庄前通往播州方向的道路，是个大坡道。由于往来银山的人马不断行经的结果，雨天时到处留下大大小小的坑洼，干涸之后凹凸不平。
“别摔了！阿婆！”
“你在说啥呀？我这老太婆可没像这马路，已经老态龙钟了！”
话刚说完，上头传来声音：
“老人家，你们精神可真好哇！”
抬头一看，原来是茶庄的老板。
“喔！刚才劳你照顾了！你要上哪去？”
“去龙野。”
“现在去？……”
“不到龙野，就找不到医生。现在即使骑马去，回程也是半夜了！”
“病人是你妻子吗？”
“不是。”
老板皱着眉头说道：
“要是自己的老婆或孩子，也就罢了。那客人原本只在店里休息一下而已，没想到给我惹来这么多麻烦。”
“刚才……老实说我从后院偷看了一下……在那儿的是个旅客吧？”
“是个年轻女子。在店前休息的时候，她说身子发冷，我也不能丢着不管，把后面的小房间借给她休息，没想到烧越来越厉害，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阿杉婆停下脚步，问道：
“那女子是不是个十七岁左右——而且身材修长的姑娘？”
“没错……她说是宫本村的人。”

“权叔！”
阿杉婆对他使个眼色，急忙用手探进腰带，说道：
“糟了！”
“什么事？”
“念珠啦！放在茶庄的桌上，忘了拿。”
“哎呀呀！我这就去帮你拿来。”
老板正要掉头回去。
“这怎么行！你要去找医生，病人要紧，快走吧！”
权叔早就大步跑回去了。阿杉把茶庄老板打发走之后，也赶紧跟在后面。
——准是阿通没错！
两人连呼吸都急促起来。

阿通自从那夜被大雨淋得全身发冷之后，就一直高烧不退。
在山上和武藏分手之前，她紧张得根本忘了这件事，但是和他分手之后，走没多久，阿通全身开始酸痛，不得不向这三日月茶庄借宿休息。
“……大叔……大叔……”
她想喝水，梦呓般唤着老板。
店一打烊，老板就去找医生了。刚才，老板到她的枕边，告诉她在他回来之前要多忍耐。然而阿通现在发高烧，把这些话都忘记了。
她感到口渴，高热刺着舌头，就像蔷薇的刺一样。
“……给我水啊！大叔……”
阿通好不容易爬了起来，伸长脖子望向水龙。
好不容易爬到水桶边，正伸手要拿竹勺子的时候。
砰的一声，不知哪个门倒了。山上的小屋，本来就不关什么门户的。从三日月坡折回来的阿婆和权六，摸索着进来。
“好暗呀！叔叔！”
“等一等！”
他穿着鞋子来到火炉旁，拿了一把柴火照明。
“啊？……不在啊！阿婆。”
“咦？”
这时，阿杉马上注意到水龙处的门开着一条缝。
“在外面。”
她大叫。
突然，有个人影拿着装满水的水勺丢向阿杉的脸，仔细一看，原来是通。她就像只风中的飞鸟，沿着茶庄前的坡道，往反方向逃走了，袖子和裙裾被风吹得啪啪作响。

“畜牲!”

阿杉追到外面走廊。

“权叔啊!你在干吗呀?”

“逃走了吗?”

“什么逃走了吗!都是你笨手笨脚被她发现了啦——咦?快!快来帮个忙呀!”

“在那里!”

他望着像只鹿般拼命奔逃的黑影。

“没关系,她是个病人,而且一个女子的脚程,我们铁定追得上。”

他追到外面，阿杉紧跟在后面说道：

“权叔!你可以砍她一刀,但是要等我阿婆说完满腹的怨气,才能砍她的头!”

过了一会儿，跑在前头的权六回头大叫：

“糟了!”

“怎么啦?”

“前面是竹林山谷——”

“她逃进去了吗?”

“山谷虽浅,但是太暗了!得回茶庄去拿松木火把来才行呀!”

他望着孟宗竹的崖边自言自语。

“嘿!你慢吞吞的干什么呀!”

阿杉说着，往权叔的背用力一推。

“啊!”

从满地竹叶的山崖滑行下去的巨大脚步声，终于在下面黑暗之处停了下来。

“臭阿婆!你在胡搞什么啊?你也快点给我下来!”



昨天出现，今天又出现了！

日名仓高原十国岩的旁边，有一团黑色的东西，静静坐在那儿，看起来好像是岩石的头部掉了一块下来。

“那是什么啊?”

值班兵们用手遮阳光，猜测着。

很不巧，阳光像彩虹膨胀开来，无法看清楚。有一人随口说道：

“是兔子吧?”

“比兔子还大,是只鹿。”

另外一个人说道。

旁边又有人说，不对、不对，兔子或鹿不会一直静止不动，还是岩石才对。

“岩石或树木,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长出来呀!”

有人反驳。

这一来大家开始抬杠了。

“岩石一夜之间长出来的例子很多。像陨石,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

有人回嘴。

“嗳!管它是什么东西,不干我们的事。”

有一个人悠哉地从中调解。

“什么不干我们的事？我们为何要设置日名仓这关卡呢？通往但马、因州、作州、播磨这四国的交通要道和边境，我们都必须严加防守。不是光拿薪饷在那儿晒太阳呀！”

“知道了,知道了!”

“如果那不是兔子,也不是岩石,而是人的话,那该怎么办?”

“失言、失言。不要再争了,好吗?”

有人居中调停，本以为争吵终于结束了，没想到又有人说：

“对呀!搞不好是人喔!”

“怎么可能?”

“再猜也没用,用箭射一下看看。”

有人立刻从岗哨里拿出弓箭，看来像是个高手，单手架箭，拉满弓弦。

造成争议的目标和岗哨间正好隔着一个深谷，它在对面的缓坡上，因为背光，看起来是全黑的。

咻——

箭像只鹎鸟，直直越过山谷。

“太低了!”

后面的人说道。

立刻架上第二支箭。

“不行、不行!”

这回另外一个人把箭抢过去，瞄准，结果半路就掉下去了！

“你们在闹什么?”

在岗哨值勤的监督武士走了过来，听了原委之后，说道：

“好,借我一下。”

这武士接过弓箭，一看架式便知此人身手非凡。

监督官拉满弓，大家以为箭就要射出去了，他却收回弦，说道：

“这箭不能乱射。”

“为什么?”

“那是人。但是不知是神仙，还是他国的密探，还是想要跳崖自杀的？反

正去把他抓过来就是了！”

“你们看吧！”

刚才猜是人的值班兵得意洋洋。

“快走吧！”

“喂，等一等，要抓人可以，但是要从哪里爬上那座山呢？”

“沿着山谷的话——”

“是断崖呀！”

“没办法，还是从中山岭那里绕过去吧！”

武藏一直环抱着双手，从这里俯瞰山谷对面日名仓岗哨的屋顶。

他想，那几栋房屋的其中之一，一定关着阿吟姐姐。

然而，昨天他这样坐了一整天，今天似乎也无意起身。

一个岗哨的士兵不过五十人至一百人罢了。

武藏到此之前，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他静坐在地上。那岗哨顺着地形建造而成，一边是深谷，另一边是出入口，有两重栅门把关。

再加上这里是高原地带，四面连一株遮身的树木都没有，也没有可以利用的地形。

在这种情况下，趁黑夜侵入是基本法则。然而，天未黑的傍晚时分，岗哨前的交通要道就用二重栅门拦了起来，一有情况，警报马上作响。

不能靠近！武藏心想。

整整两天，他都静坐在十国岩下，思考如何作战，但苦无良策。

没办法！现在连一赌生死的勇气都没了。

奇怪？我为何变得如此懦弱？他有点气恼自己。我以前不是这么软弱的呀？他自言自语道。

抱着胳膊，半天也没放开。——我到底怎么了？怕了吗？一定是怕靠近那个岗哨。

我开始会害怕了，我的确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这到底算不算胆小呢？

不算！

他摇着头。

这种感觉不是因为胆小而引起的。泽庵和尚给了他智慧，使他张开盲目的双眼，慢慢看清一些事物。

人的勇气和动物的勇气不一样。真勇跟匹夫之勇根本是两回事。这也是泽庵教的。

他开窍了——心中的眼睛，开始看清这世上可怕之处，使他找到新生的自己。重生的我，绝不是野兽，是个人。

人想当一个真正的人时，就会珍惜生命，这比任何东西都可贵。人出生在世，就是为了接受磨炼——这目标还没完成之前，不能轻言牺牲。

“……我懂了!”

找到自我之后，他仰望苍穹。

虽然如此，还是得救出姐姐。

他决定人夜之后就攀下这个绝壁，上对面的山崖。拜这个天险之赐，岗哨后面不但没栅门，也许还有漏洞可钻。

他刚下决定，就有一支箭咻——地落在脚尖不远处。

仔细一看，岗哨后聚集了一群豆点大的人，看来那边已经发现自己了。

“这箭是试探动静的。”

他故意静止不动。不久，照在中国山脉背脊的落日余晖渐渐淡去。

终于等到天黑了！

他起身捡起小石头，他的晚餐正在天上飞呢！他把小石头往上一丢，击落一只小鸟。

撕开鸟肉，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就在此时，二三十名士兵，哇——地大叫一声，把他团团围住。

是武藏，是宫本村的武藏！

对方靠近之后发现是武藏,便喊了出来。接着,士兵们发出第二次呐喊声。

“别大意!他很强壮!”

大家互相警戒。

武藏面对杀气，更还以杀气腾腾的眼神。

“看我的!”

他双手高举一块大岩石，对着围住他的人群掷过去。

那块石头立刻沾上血迹。武藏像只鹿般跳过那个缺口，冲出重围。大家以为他要逃走，没想到他却往岗哨的方向跑去，怒发冲冠，像一头狮子。

“那个家伙要上哪儿去?”

士兵看傻了，呆立在那儿。因为武藏像只双眼突出的蜻蜓，飞走了！

“他疯了!”

有人大叫。

第三次发出哄叫声，大家齐往岗哨的方向追去，武藏已经越过正面的栅门，跳到里面去了。

里面是牢房、是死地。然而武藏根本没看到排列整齐的武器，也看不到栅门和守卫。

“啊!是谁?”

一组守卫直扑过来，武藏毫无意识地一拳就把他们打倒。

他摇动栅门的柱子，拔起之后拿在手中挥舞，对方的人数根本不是问题。黑暗中聚集而来的便是敌人。他只随意扑打几下，对方无数的刀箭就被打断，飞到空中，然后散落一地。

“姐姐！”

他绕到屋后。

“姐姐！”

他双眼布满血丝，一一探视那些房子。

“我是武藏呀姐姐！”

碰到紧闭的门户，他就用手上五寸粗的方柱子逐一打破。士兵养的鸡啼声掀天，振翅飞跳到屋顶上，犹如世界末日。

“姐姐！”

他的声音跟已经嘶哑不堪，却看不到阿吟的踪影。呼唤姐姐的声音，语气渐渐变得绝望。

他发现一个小卒从一间像是牢房的肮脏小屋后面如鼬鼠般逃了出来。

他把手上血淋淋、滑溜溜的方柱子抛向那人的脚边，叫道：

“站住！”

武藏扑过去抓住他。

对方吓得哭了起来，他狠狠地揍了对方一拳，问道：

“我姐姐在哪儿？告诉我，牢房在哪里？你敢不说，我就杀死你！”

“没、没在这里。前天藩里下了命令，把她移到姬路了！”

“什么？移到姬路？”

“是……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武藏抓起那小卒，丢向又围过来的敌人，自己则立刻退回小屋内的黑影里。

五六支箭齐射过来，一支射中武藏的衣裾。

这一瞬间——

只见武藏咬着大拇指，静静地望着不断飞过来的箭。突然，他冲向栅门，像只飞鸟般跑到外面。

轰隆!!

火绳枪不断向他射击，谷底传来阵阵回声。

他逃走了！武藏像一颗从山顶滑落的岩石，逃出去了！

——惧其当惧吧！

——匹夫之勇，是无知，是野兽之勇！

——当个真正的强者吧！

——生命犹如一颗明珠啊！

武藏像疾风般地向前跑去，泽庵说的每一句话，清清楚楚地以同样的速度在他脑中回响。

13

这里是姬路城城下的郊区。

武藏有时候在花田桥下，有时候在桥上等待阿通，已经好几天了。

“到底怎么了？”

没看到阿通。从约定之后，已经分别七天了！阿通说过，不管百日、千日都要在这里等的呀！

武藏这个人，绝不会忘记约定的。武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同时，听说他的姐姐被移到姬路来，也不知道被关在哪里？寻找姐姐，也是来此的目的之一。不在花田桥畔的时候，他就头戴草笠，乔装成乞丐在城下住宅区到处游荡。

“嘿 终于让我遇到你了！”

突然，有个僧侣对着他跑来。

“武藏！”

“啊？”

武藏心想他这身打扮,任谁也看不出来,所以被人这么一叫,他吓了一大跳。

“快过来。”

那和尚抓着他的手腕，使劲地拉着他。这个和尚就是泽庵。

“不会给你添麻烦的,快来！”

他不知道泽庵要带他去哪里，他无力还击，只得一味跟着泽庵走。这回又要绑上树？还是藩里的牢房？

姐姐可能也被关在城下的牢房里呢！果真如此的话，姐弟要一同踏上莲花台，共赴黄泉了。如果说什么都要赔上一命的话，至少——我要跟姐姐一起。

武藏在内心暗自祈祷着。

白鹭城巨大的石墙和白壁出现在眼前。渡过大门唐桥① 的时候，泽庵自顾自地走在前头。

铁门打开后，里面露出长枪耀眼的光芒，令武藏为之怯步。

泽庵向他招手：

“还不快过来！”

过了大城门。

①唐桥 没有栏杆的桥。

来到内濠的第二道门。

看来是尚未安定的诸侯城池，藩士们一副随时备战的紧张态势。

泽庵叫了一个官差过来。

“喂 我把武藏带来了。”

把武藏交给他，然后说道：

“拜托你了。”

他仔细地交代。

“是。”

“但是，你们可要多加注意！这可是只未拔牙的小狮子，充满野性，如果一不小心,会被咬的。”

说完，也不等人带路，就径自从二城走向太阁城去了。

可能因为被泽庵警告过，官差们连指头都不敢碰武藏一下。

“请。”

官差们只敢催促武藏走。

武藏默默地尾随他们走去，到了浴室，原来官差是要武藏入浴。未免太自作主张了吧！再加上曾中过阿杉婆的诡计，武藏对浴室有着痛苦的回忆。

他抱着手，正在思考。

“您洗完之后,这儿备有衣物,敬请使用。”

有个小厮，放了黑棉布的小袖① 和裤子便离开了。

仔细一看，怀纸、扇子等物虽然有点粗糙，但各种用品全都备齐了。

隐藏在姬山一片苍绿之后的是天守阁② 和太阁城，这儿是白鹭城的本城。

城主池田辉政，身材短小，有微黑的麻脸，剃着光头。

他靠在凭肘几望着院子问道：

“泽庵和尚 就是那人吗 ?”

“是的。”

泽庵随侍在侧，点头回答。

“果然相貌堂堂。你能助他一臂之力真是太好了 !”

“不,助他一臂之力的是您呀 !”

“哪里。官吏中如果有人像你这样，就有更多的人成为有用之才了。可是，这儿的家伙全都认为抓人才是他们的职务，真伤脑筋。 ”

隔着走廊，武藏跪坐在庭院上。他穿着新的黑色棉布小袖，双手扶膝，眼睛俯视地面。

①小袖 窄袖便服。

②天守阁 本城中央的瞭望楼。

“你叫新免武藏,是吧?”
辉政问道。
“是。”
回答得很清楚。
“新免家本来是赤松一族的支脉，赤松政则往昔是这个白鹭城的城主，而你被引来此处，可能是某种机缘吧？”
“……”
武藏认为自己是使祖先名声扫地之人。对辉政也没什么感觉，但是对祖先，他觉得抬不起头来。
“但是!”
辉政改变口气。
“你的所作所为,真是罪大恶极喔!”
“是。”
“这要严加惩戒。”
“……”
辉政转向一旁：
“泽庵和尚，听说家臣青木丹左卫门没经我的指示就跟你约定，若你抓到武藏的话，由你来处置。这话——是否属实?”
“只要问一下丹左,就可知真伪。”
“问过了。”
“那为何还问我呢?难道泽庵会说谎?”
“好！这样两人所言一致。丹左是我的家臣，家臣发的誓，就跟我发的誓一样。虽然我辉政是领主，但已无权处置武藏……却也不能这样放他走……如何处置，就交给你了！”
“愚僧亦准备如此。”
“那,你要如何处置他?”
“我要把武藏处死。”
“如何处死呢?”
“听说这白鹭城的天守阁里,有一间房间里有妖怪,所以很久没开了,是吗?”
“是的。”
“到现在仍然关着吗?”
“没人敢开,家臣们都忌讳,所以一直保持原状。”
“德川县最刚强的胜入斋辉政大人的居所里，竟然有一间房间无法点灯，这会减了您的威信。”
“我从未想过这事。”
“但是，领下的人民却会以这种事来评断领主的威信。在那个房间点上灯

火吧！”

“嗯！”

“我想向您借天守阁的那个房间来关武藏，直到愚僧原谅他为止。——武藏，你要有心理准备。”

他把话说明白。

“哈哈哈!可以,可以。”

辉政大笑道。

那一次在七宝寺，泽庵对八字胡青木丹左说的话不是胡说，辉政和泽庵的确是禅友。

“等会儿要不要来茶室？”

“您泡茶的技巧,还是没进步吗？”

“胡说！最近我进步神速呢！今天要让你瞧瞧，辉政我不只精通武术而已。等你来喔！”

辉政先行离席，往后面走去。五尺不到的短小背影，使白鹭城看起来更加巨大。

一片漆黑——这里是传说中从没开放过的天守阁最高处的房间。

在这里，没有日月，也无春秋。而且，听不到所有日常生活的声音。

只有一穗灯芯，还有武藏被灯火照得青白的削瘦脸颊。

现在正值酷寒严冬吧？黑色天花板的梁柱，还有地板，像冰一样透着寒气。武藏吐出的气息，在灯火的亮光下，像道白烟。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孙子·地形篇》放在桌上,武藏读到有共鸣之处的章节时,便大声反复朗读。

>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当眼睛疲劳时，便用水冲洗眼睛。灯芯的油如果滴下来，就剪烛。

桌子旁边，书本堆得跟山一样高，有和书，有汉书，其中有禅书也有国史。他周围可以说是被书埋没了。

这些书都是从藩里的文库中借出来的。泽庵说要幽禁他，把他带到这天守阁的时候，特地告诫他：

“你要广读群书。听说古时名僧进入藏经阁读万卷书，出来之后，心灵之眼才为之开启。你可以把这黑暗的房间想像成母亲的胎腹，你在此做重新投胎的准备。肉眼看来，这儿只是一间黑暗的房间，但是，你仔细瞧瞧，仔细想想，这儿聚集了所有和汉圣贤对文化贡献的光明记录。你要把这儿当黑暗藏，

或是当光明藏,全都操之于你的心。”

说完，泽庵便消失了。

从那以后，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冷了，武藏就猜可能是冬天了。暖了，他就想可能是春天。武藏完全忘却了日月。但是，这次当燕子飞回天守阁狭小的鸟巢时，可以确定是第三年的春天。

“我也二十一岁了。”

他深沉地自我反省。

“——二十一岁之前,我在做什么呀?”

有时惭愧不已，会抓着竖立的鬓毛，苦闷度日。

啾啾、啾啾、啾啾……

天守阁的房檐里，传来燕子的呢喃声。它们渡海而来，春天到了。

就在这第三年的某一天——

“武藏,进步了吗?”

泽庵突然上来了。

“噢……”

武藏涌起一阵怀念之情，抓住了泽庵的衣袖。

“我刚刚旅行回来。刚好第三年了，我想你在娘胎内，骨架子也差不多全好了吧!”

“您的大恩大德……不知如何感谢!”

“感谢？……哈哈哈！你已会用比较人性的词汇了！来，今天出去吧！怀抱光明,到世间、到人群里去吧!”

武藏三年来第一次走出天守阁，又被带到城主辉政的面前。

三年前，是跪在庭院里；今天则有一张太阁城宽边的木板座椅，让他坐在上面。

“怎么样?有没有意思在此任职呢?”

辉政问他。

武藏谢过礼之后，答称自己虽身体许可，但是现在却无意跟随主人。他说：

“如果我在此城任职，说不定传说中天守阁禁忌房间里的鬼魅就会出现了。”

“为何?”

“我在灯芯亮光之下，仔细看过大天守的屋内，梁柱及木窗上，附着许多油漆似的黑色斑点。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人的血迹。说不定那是在此城灭亡的赤松一家族最悲惨的血液。”

“嗯,也许是吧!”

“这令我毛骨悚然，也勾起我血液里莫名的愤怒。在中国地区[①]称霸的祖先赤松家族，已然行踪不明，茫茫如去年的秋风，遭到悲惨的灭亡命运。然而，他们的血液代代相传，现在仍然存活于他们的子孙体内，不肖的我，新免武藏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如果我住在此城，亡灵可能会聚集在那房间而造成混乱。如果真的造成混乱，赤松的子孙夺回这座城池，只是会徒增另一间亡灵之室，使杀戮不断轮回而已。这样对不住领下正在享受和平的人民。”

“原来如此。”

辉政点头同意。

“这么说,你是要再回宫本村,以乡士身份过一辈子了?”

武藏默默微笑，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准备流浪。”

“是吗?”

辉政随即转向泽庵，说道：

“给他衣服和盘缠。”

“您的大恩大德,泽庵也向您致谢。”

“你向我致谢,这可是头一遭喔!”

“哈哈哈!可能是吧!”

“年轻的时候流浪也不错。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千万别忘了出生地和自己的乡土。以后你的姓就改成宫本吧！叫做‘宫本’好了，‘宫本’。”

“是!”

武藏整个人平伏在地，说道：

“遵命。”

泽庵从旁补充道：

“武藏也改个念法读成‘武藏（musashi)’[②]。今天是你从黑暗藏的胎内，转世投胎光明世界的第一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比较好吧？”

“嗯,嗯。”

辉政心情越来越好：

“——宫本武藏？好名字，该庆祝一下，来人呀！拿酒来。”

他吩咐侍臣准备。

辉政换了个地方，和泽庵、武藏一直畅谈到夜晚，还有很多家臣共聚一堂，当泽庵陶醉在猿乐舞等舞蹈三昧中时，武藏虽有几分醉意，却更加谨慎地欣赏泽庵有趣的舞姿。

①中国地区:指日本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

②武藏（musashi):“武藏”本来读成“takezou”，改成“musashi”,之后,世人提到宫本武藏,皆采此读音。

两人离开白鹭城时，已是翌日。

泽庵将继续踏上行云流水的旅程，因此向武藏告别。而武藏也说，今天将跨出第一步，迈向人间修行及修炼兵法的旅途。

“那么，在此告别吧！”

来到城下，两人分手在即。

“嗳！”

泽庵抓住他的袖口。

“武藏，你一定还想见一个人。”

“……谁？”

“阿吟姑娘。”

“咦？姐姐还活着吗？”

这事他连做梦都未曾忘记。武藏说完，眼睛顿时满含泪水。



泽庵告诉武藏，三年前武藏袭击日名仓的番所时，姐姐阿吟已经不在那儿，所以官方也没继续追究。之后，因为种种原因，阿吟也没回宫本村，住到佐用乡的亲戚家里，现在过着安定的日子。

“你想见她吧？”

泽庵问武藏。

“阿吟姑娘也很想见你。但是，我告诉她——就当你弟弟已经死了，不，真的死了。我还向她保证，三年后，要带个跟以前截然不同，全新的武藏回来见她。”

“这么说来，您不但救了我，连姐姐也救了。您真是大慈大悲，我太感激您了。”

武藏双手合在胸前。

“来，我带你去。”

泽庵催他走。

“不，不用见面了这样已如同见过面了。”

“为什么？”

“好不容易大难不死，重生之后，现在正是坚定意志，踏上修业第一步的时候呀！”

“我了解了。”

“即使我不多言，您也应该可以推想得到。”

“你连这种心智都已修成，太好了 那么，就照你的意思吧！”

“在此向您告别……只要还活着，后会有期。”

“ 嗯 我也如浮云流水。见面随缘。”

泽庵的个性本就洒脱。

正要分别——

“ 对了 ,有件事你要稍加留意 ,阿杉婆和权叔都誓言找不到阿通和你报仇雪耻 ,绝不回乡。旅程中也许有些麻烦 ,别挂在心上。还有 ,八字胡青木丹左这个家伙 ,虽然我并没有在背后告状 ,但因为捉你的任务失败 ,已被解职 ,所以可能也在四处游荡。不管如何 ,人生道路上 ,总是充满艰难挫折 ,你要特别小心。”

“ 是。”

“ 只有这些事了。那么 ,再会吧 !”

说完，泽庵走向西方。

“ ……保重了 !”

武藏对着他的背影说再见，一直目送他到路的尽头。最后，终于剩下武藏孤身一人，朝东方迈开脚步。

孤剑！

只剩腰间这把剑陪着他了。

武藏握住它。

“ 藉此生存下去吧！把这个当自己的魂魄，经常磨炼，看看自己能追求到人类多高的境界！泽庵以禅行道，我就以剑行道，一定要超越他。 ”

他下定决心。

青春，二十一岁，还不嫌迟。

他的双脚充满活力。眼中闪耀着年轻和希望。有时，他会推高斗笠边缘，用全新的眼光看着未来遥不可测且完全陌生的旅途。

此时——

他离开姬路城不久，正要度过花田桥，从桥头跑来一个女人。

“ 啊！……你不是…… ”

对方抓住了他的袖子。

是阿通。

“ 呀 ?”

看着他惊讶的表情，她含恨说道：

“ 武藏哥哥，你没忘记这桥的名字吧！即使你已忘记那个不管百日千日都要等你来的阿通—— ”

“ 这么说来 ,你已在此等了三年了 ?”

“ 没错……本位田家的阿婆到处追我，我差一点就被杀了。还好有惊无险，总算保住一命。从跟你在中山岭分手之后大约二十天开始，一直到今天——

她指着桥头附近的竹器店，说道：

“ 我一直在那家店边工作边等你。今天，算起来刚好是第九百七十天。往

后的日子，你会照我们的约定带我走吧？”

其实，他心底也渴望见到她。就在他连牵肠挂肚的阿吟姐姐都能狠心不见、一心只想早日动身的时候——

为什么？

武藏愤然自问。

为什么？现在正要踏上修业的旅程，带着女人走得动吗？

况且，这女人再怎么说也是本位田又八的未婚妻。是那个在阿杉婆口中，即使儿子不在也还是我家媳妇的阿通。

武藏无法掩饰痛苦的表情。

“你说带你走，走去哪里？”

他鲁莽地回问。

“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的未来是条充满艰苦的道路，可不是游山玩水。”

“这我了解，我不会妨碍你修业的。再怎么苦我都可以忍受。”

“哪有带着女人一起修业的武士？会被人耻笑的。放开我的袖子！”

“不要！”

阿通反而把他的袖子拉得更紧。

“这么说，你是骗我喽！”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我们在中山岭不是说好了吗？”

“唔……我那时有点神志不清。而且又不是我提出来的，只是一时心急，顺着你的话‘嗯’了一声而已。”

“不对！不对！你不能这么说！”

两人就像在打斗一般，阿通把武藏的身体推向花田桥的栏杆。

“在千年杉上，我帮你切断绳子的时候，你也说过要不要跟我一起逃走？”

“放开！喂！会被人看到。”

“被人看到也没关系。那时我问你，你接受我救你吗？你用欣喜的声音说，哦，把这绳子割断，快割断！而且还喊了两次。”

她虽然据理责备，但充满泪水的双眼，却燃烧着滚滚情热。

武藏在道义上无言以对；在情绪上，被她激得更高涨，连自己的眼角都热了起来。

“……手放开……大白天，路人会侧目的！”

“……”

阿通温顺地放开他的袖子。接着伏在桥的栏杆上，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很抱歉，忍不住说了一些丢脸的话。这些讨人情的话，请你忘了它吧！”

“阿通姑娘!”

他窥视伏在栏杆上的脸庞。

“老实说，我昨日之前的九百几十天之间，也就是你在此等我的期间，一直被关在白鹭城的天守阁里，没见过一天阳光。”

“我听说了。”

“咦?你知道?”

“是的,我听泽庵师父讲的。”

“这么说来,那个和尚什么都告诉你了?”

“我在三日月茶庄下方的竹林谷里昏厥过去，还好师父救了我。还介绍我到那间土产店工作。

“再来是男女的事。”昨天他来店里喝茶的时候,打哑谜似说了句“:未来不可知喔!”

“啊……这样呀……”

武藏回头望着西边的道路，刚刚分别的那个人，还有再见的一天吗？此时他更深深感受到泽庵伟大的爱。原来认为他只对自己好，那是自己心胸太过狭窄。不只对姐姐如此，对阿通、对任何人，泽庵一律平等地伸出援助的双手。

——男女的事，未来不可知！

听说泽庵丢下这句话就走，武藏觉得肩上突然背负一个预料之外的重物。

九百日，在那禁闭的房间，展示在眼前的庞杂汉和群书，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这人间大事。泽庵对男女问题，则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故意避开。

不知他是否在暗示：

男女之事，只能由男女自己去解决。

还是对武藏的试探：

这等小事，应该自己判断。

武藏陷入深思。眼睛凝视着桥下的流水。

这一来，换成阿通窥视他的脸了。

“好不好嘛……”

阿通哀求着。

“我跟店里说好了随时都可让我离开。我现在马上去说明原委，准备一下就来。一定要等我喔!”

武藏把阿通白皙的手压到栏杆上。

“请再仔细考虑一下。”

“我还考虑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在黑暗中读了三年书，一再挣扎之后，终于了解人应该走的路，刚刚重新出发。名字也改成‘宫本武藏’了。这是我最重要的时

刻，除了修业，别无他心。跟我这种人一起走，道路艰苦，你绝对不可能幸福的。”

“越是听你这么说，我的心越是被你吸引。我知道我已找到这世上最有男子气概的人了！”

“不管你说什么，还是不能带你去。”

“可是，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要跟。只要不妨碍你修业就好了，不是吗？……对不对嘛？”

“……”

“我一定不会打扰你的。”

“……”

“好吗？如果你不告而别，我会生气！请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回来。”

自问自答之后，阿通立刻跑向桥头竹器店去了。武藏想利用这个空隙，闭着眼往反方向跑走。但是，只动了一点心，脚却像钉在地上一般，动弹不得。

“——要是走掉了，我会生气！”

阿通回过头再次确定。看着那白皙的笑脸，武藏不禁点头答应。她看武藏点头，才放心地走进竹器店里。

如果要走的话就趁这个时候！

武藏的心，催促着武藏。

然而，他的脑海里仍然留着阿通白皙的笑脸，还有那楚楚可怜又可爱的双眸，都缚住他整个人。

太可爱了！除了姐姐之外，没想这天地间还有这么爱怜自己的人。

而且阿通一点也不令人讨厌。

望着天空，望着河水，武藏心情沉闷地抱着栏杆，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不久，他把手肘和脸倚着栏杆，不知在做什么，只见白色的木屑纷纷地掉落下来，顺着水流走了。

阿通脚上绑着浅黄的绑腿，穿着新草鞋，女用斗笠的红丝带系在下巴。阿通很适合这身打扮。

但是——

武藏已经不在那儿了。

“唉呀！”

她哀叫一声，几乎哭出来。

刚才武藏伫立的地方，有木屑散落在那儿。一看栏杆上面，刻有小小的字，留下白色的痕迹。

请原谅我。


宫本武藏
水之卷

比起瓶里微笑的芍药花，落在武藏膝前七寸长的花茎更吸引他的注意力。芍药枝干虽然柔软，但这切口看得出来是用相当大的腰刀切下来的……就像雕刻一尊佛像，即使使用的是同一把刻刀，但从着力的刀痕，便可瞧出名匠和凡工的不同。

1

今日不知明日事。

信长也经常吟唱——

人生五十年，世事变化，如梦泡影。

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非知识分子，人人都有这种体验。战火已熄，京都和大阪的街灯，犹如室町将军盛世时一般明亮，即使如此，人们的脑子里还是会想：

不知何时，这些灯火又要熄灭了？

长久以来的战乱，形成的这种人生观，无法轻易忘却。

庆长十年。

关原之役已是五年前的往事了。

家康辞去将军职位，秀忠今年春天成为第二代将军，为了上京拜谢，京里呈现一片复苏的景象。

但是，没人相信这战后的景象是真正的天下太平。江户城里，即使第二代将军即位，大坂城里，丰臣秀赖仍然健在——不只健在，诸侯都还跟随着他，而且，他拥有足以容纳天下浪人① 的城池和财力以及他父亲丰臣秀吉的德望。

“可能还会再战吧！”

“时间的问题罢了！”

“战争和战争之间的停火，就和这街上的灯火一样短暂啊！谁说人生有五十年，街灯到了天明就灭了。”

“不喝白不喝，还犹豫什么？”

“没错，饮酒作乐吧！”

在此，也有一批人抱着这种想法，在世上得过且过。

这些人是陆续从西洞院四条的街头出来的武士。在他们旁边，有个白壁筑成的长墙，以及雄伟的横木门。

任职室町家兵法所

平安　　吉冈拳法

①浪人：没有主人到处流浪的武士。

写这些字的门牌已经变得漆黑，不仔细看根本读不出字来。虽然如此，却一点也不失庄严。

当街道开始点灯的时候，就有许多年轻的武士鱼贯走出这门，回家去，似乎没有一天休息。有的人，包括木刀在内，腰间总共佩了三把刀；有的扛着真枪。他们都是一些遇上战事，就会比赛谁先见血的武人。就像台风眼一样，一副看到谁都想惹是生非的嘴脸。

有八九个人围着一人叫着：

“小师父!小师父!”

“昨晚去的那家,真令我们蒙羞。对不对?各位!”

“真的不行呀！那家的娘儿们只对小师父抛媚眼，丝毫不把咱们放在眼里。”

“今天可要到一家既不认识小老师、也不认识咱们的地方去喔!”

大家七嘴八舌讲个不停。这条街道沿着加茂川，灯火通明。有一处经战火焚烧后的长期荒芜的空地，不知何时开始，地价竟也高涨，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违章建筑，到处挂着红的或浅黄的门帘。胡乱涂着白粉的妓女，不断尖声浪笑；店家大批买来的阿波①女郎，也抱着最近流行的三弦琴，边弹边唱。

“藤次!去买斗笠来,斗笠。”

来到花街附近，身材颀长、穿着绣着三朵苎环家徽的暗茶色的衣服，被称为小老师的吉冈清十郎，回头对同伴说道。

“斗笠?是草笠吗?”

“没错。”

“什么斗笠,不戴也没关系嘛!”

弟子祇园藤次回答道。

“不,我不喜欢让人侧目,还批评说,吉冈拳法的长子在这种地方闲逛呢!”

“哈哈哈！没斗笠就无法走在花街上？真是标准公子哥儿的话，难怪会因为太有女人缘而伤脑筋呢!”

藤次半是揶揄半是拍马屁，并对同行的一个人吩咐：

“喂!快去买斗笠来。”

在这群醉醺醺，如皮影般晃动的人群中，有一人穿过街灯，跑向斗笠店。

一会儿，斗笠买来了。

“这样戴着,就没人认得出我了。”

清十郎把脸遮住，大摇大摆走在大街上。

藤次在后面说道：

①阿波：地名，.今日的德岛县。

“这下子更加俊俏了。小师父,这样更风流倜傥!”

其他的人也帮腔说道:

“娘儿们都从窗口看着您喔!”

事实上，这些人说的也不全是奉承话。清十郎身材颀长，穿戴的全是绫罗绸缎，年约三十上下，又正值盛年，而且确实有名门子弟的气质。

走着走着，不少娘儿们从一间间浅黄的短帘，或是红贝壳色的格子门里，像笼中鸟般啁啾个不停:

“进来呀!美男子。”

“假正经的斗笠先生!”

“进来坐一下吧!”

“把斗笠掀开,让我们看看您的脸呀!”

清十郎更加装模作样。虽然，弟子祇园藤次怂恿他踏人花街柳巷只是最近的事，但他父亲吉冈拳法是个名人，他幼年又不曾受缺少金钱之苦，也不知天高地厚，生来就是个大少爷。所以，多少有几分虚荣。弟子们的逢迎吹捧，还有妓女们的莺声燕语，就像甜美的毒刺，使他更加陶醉。

此时，从一间茶店传来妓女娇滴滴的声音:

“咦?四条的小师父,不行喔!您遮着脸,我也认得出来喔!”

清十郎掩住得意的神色，故意装出惊讶的表情。

“藤次!为何那娘儿们知道我是吉冈的长子呢?”

说完，停在那格子门前。

“奇怪?”

藤次看看格子门内白皙的笑脸，又看看清十郎，说道:

“各位!有件事很奇怪喔!”

“什么呀?什么事?”

同伴们故意起哄。

藤次要制造游乐的气氛，开玩笑说:

“我一直以为他是头一次来逛花街呢！我们家的小师父真是深藏不露啊！我看他已跟那娘儿很要好了!”

他指着她，那妓女立刻说道:

“没这回事,他胡说。”

清十郎也夸张地说:

“你在胡说什么!我根本没来过这家。”

藤次早知道他会辩解，但还是故意说道:

“那么，为何您用斗笠遮住脸，那娘儿们还是猜出您是四条的小师父？您不觉得奇怪吗？各位！你们不认为奇怪吗？”

“真奇怪呀!”

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着。

“不是，不是。”

那妓女把一张白粉脸靠到格子门上。

“喂！各位弟子们，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怎么做生意呢？”

“哦！你的口气真大。你说，怎么认出来的？”

“暗茶色的羽织①，是四条武馆众武家最喜欢的衣服。而顶顶有名的吉冈染，连这条花街都很流行呢！”

“但是，谁都可能穿吉冈染，不只有小师父穿啊！”

“可是上面有苎环家徽呀！”

“啊！这不行！”

趁清十郎看着衣服上的家徽时，门内的女人立刻伸出白皙的手，一把抓住他的袖子。

“我总是要藏头露尾。伤脑筋！伤脑筋！”

藤次对清十郎说：

“小师父，事情到这地步，除了上这家，别无他法了。”

“随便了。倒是先叫她放开我的袖子吧！”

他一脸的为难。

“你这娘儿，小师父说要上你这家，放手吧！”

“真的？”

妓女终于放开清十郎的袖子。

大伙儿拨开那家的门帘，一拥而入。

这里也是匆忙搭盖的简陋屋子，俗不可耐的房间里，胡乱地装饰着低俗的图画和花。

但是，除了清十郎和藤次之外，其他人对这些根本不在意。

“快拿酒来。”

有人摆架子说道。

酒一拿来——

“上菜！”

又有人喊道。

菜上来了，有个精于此道、地位跟藤次相当的、名叫植田良平的人故意怒斥道：

“还不快点叫娘儿们出来！”

“啊哈哈哈！”

①羽织：一种无袖外褂。

“哇哈哈哈!”
“要叫娘儿们出来,太好了!植田老要发威喽!快叫娘儿们!”
大伙儿学他的口气。
“谁说我老了?”
良平老握着酒杯，斜眼瞪着那群年轻小伙子。
“没错,虽然我在吉冈门是老前辈了,但鬓毛还是这么黑喔!”
“跟斋藤实盛一样,是染的吧!”
“是哪个家伙?说话也不看场合。到这里来,罚一杯!”
“走过去太麻烦了,把酒杯丢过来!”
“丢去喽!”
酒杯飞过去。
“还给你喽!”
又飞回来。
“来呀!谁来跳舞?”
藤次说道。
清十郎也有点飘飘然。
“植田,你越来越年轻了。”
心领了。你说我年轻，那我不得不跳舞了。”
大家以为他到走廊去，没想到他拿了侍女红色的围裙，绑在头上，还插上梅花，扛着扫把。
“嘿哟,各位,我要跳舞。藤次,你替我唱歌吧!”
“好好,大家一起唱吧!”
有人用筷子敲盘子，有人用火钳敲火盆。

竹篱笆　竹篱笆
越过竹篱笆
雪白的长袖子
露了一下
长袖子　雪白的长袖子
露了一下

大家拍手叫好。妓女们也敲敲打打接着唱：

昨日之人
今日已不见踪影
今日之人

明日即无影无踪

我们没有明日

把握今日谈恋情

在另一个角落，有人拿着一个巨大的盛酒器：

“你不喝吗?这等好酒。”

“谢了!”

“这哪算武士?”

“什么?好,我喝,你也得喝喔!”

“没问题。”

大伙儿牛饮似地比赛喝酒,大口大口猛灌,直到喝不下的酒从嘴角流了出来。

最后，有人终于忍不住开始呕吐；也有人眯着眼，盯着喝酒的同伴；还有人平时就已骄傲自大，这会儿更气焰嚣张地说：

“除了咱们京八流的吉冈老师之外，天下还有谁懂剑？如果有，在下想先睹为快呢!……哈、哈、哈!”

有个男人坐在清十郎旁边，一样喝得烂醉如泥，嗝打个不停，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家伙，看小师父在这里才故意拍马屁。天下的剑道，不只是京八流！还有，吉冈一门也不是第一的。你看，光是京都这一地，黑谷就有从越前净教寺村出来的富田势源一门；北野有小笠原源信斋；白河则住着未收弟子的伊藤弥五郎一刀斋。”

“那又怎么样?”

“所以妄自尊大是行不通的。”

“这家伙……”

被泼冷水的男人，站了起来：

“哼!你给我出来!”

“我吗?”

“你身为吉冈老师的门下,竟然看不起吉冈拳法流?”

“我没有看不起。先师在世时，身为室町将军老师，任职于兵法所，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志于武道的人士风起云涌。不只京都，江户、常陆、越前、近畿、中国，连九州边境都出现不少名人高手。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因为吉冈门的拳法老师很有名，就自我陶醉，认为现今的小师父及其弟子都是天下第一，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难道不是吗？”

“不行!自己是兵法家,却畏惧他人,真是个胆怯的小子。”

“不是畏惧,我是要告诫你,不要太骄傲。”

“告诫？……你有什么能力可以告诫别人？”
说完，挺出胸膛。
对方一掌打在杯盘上。
“跟我铆上啦？”
“铆上了，又怎么样？”
祇园和植田两人急忙劝架：
“别冲动嘛！”
又替双方打圆场。
“好了，好了。”
“知道啦，我了解你的心情。”
两人极力当和事佬，劝他们继续喝酒。但是一个怒吼得更大声，另一个则攀着植田的脖子，说道：
“我真的是为吉冈一门着想，才直言不讳。如果大家都像那马屁精一样，先师的拳法老师之名，也会荒废掉的……会荒废掉啊……”
说完，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妓女们见状想逃开，不想慌乱中踢翻了鼓及酒瓶。
“你们这些娘儿们，臭娘儿们！”
那人骂着，想到别的房间去，没想到走到走廊便体力不继，用两手撑着，脸色苍白，朋友连忙为他拍背。
清十郎没醉。
藤次很会察颜观色。
“小师父，您一定感到很没趣吧？”
他轻声问道。
“这些家伙，这样才高兴吗？”
“的确很扫兴。”
“酒喝得真无聊。”
“小师父，换一家比较安静的地方，怎么样？我陪您去。”
这一来，清十郎像得救一样，马上接受藤次的提议。
“我想去昨夜那一家。”
“艾草屋吗？”
“是的。”
“那里的确很有茶屋的气氛。我早就知道小师父喜欢那家艾草屋，没想这些猪头猪脑也跟了过来，碍手碍脚的，所以才故意找这家便宜茶馆。”
“藤次，我们偷偷走吧，其他的交给植田去处理。”
“您假装上厕所。我随后就来。”
“我在门外等。”

清十郎摆脱这些同伴，巧妙地溜了出去。



一个半老徐娘，正披散着刚洗完的头发，踮着白皙的脚跟，努力将被风吹熄的灯笼重新挂回原处。那举得高高的白皙手臂，映着灯影和黑发，摇曳生姿。二月凉爽的晚风，透着梅花的香味。

“阿甲，我帮你挂吧！”

不知是谁突然从后面出声道。

“哎呀！小师父。”

“你等一等！”

来到身旁的不是小师父清十郎，而是弟子祇园藤次。

“这样挂可以吗？”

“劳驾您了！”

藤次看看写着“艾草屋”这三个字的灯笼，觉得不正，又重新挂了一次。有些男人，在家里从来不做事的，到了花街，却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亲切和勤劳。自己开窗子，拿坐垫，非常勤快。

“还是这里悠闲。”

清十郎一坐下就这么说。

“安静多了！”

“我来开门吧！”

藤次又开始动手做事了。

狭窄的走廊围着栏杆。栏杆底下，高濑川的流水潺潺流过。从三条的小桥往南走，分别是瑞泉院的大庭院，接下来是昏暗的寺街，然后是茅原。世人仍然清楚地记得，关白秀次及其妻妾孩子们被砍头后葬身的恶逆冢，就在这附近。

“女人们不快点来，就显得太冷清喽……今夜好像没别的客人嘛！阿甲这娘儿们在做什么？连茶都还没上。”

藤次的个性急躁，大概是催阿甲泡茶，径自走到通往内屋的细廊。

“哎呀！”

迎面碰上一位少女，正端着泥金画的茶盘，衣袖上系着铃铛。

“噢！是朱实呀！”

“别把茶打翻了！”

“茶没关系啦！你喜欢的清十郎先生来了，为何不早点出来？”

“哎！真的打翻了！快去拿抹布来，都是你弄翻的。”

“阿甲呢？”

“在化妆。”

“什么？这么晚才化妆？”

“白天太忙了嘛！”

“白天？——白天谁来了？”

“谁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让开！”

朱实进入房间。

“欢迎大驾光临。”

清十郎正在眺望一旁的景色，没注意到她进来。

“啊……是你呀？谢谢你昨晚的招待。”

他有点腼腆。

朱实从架子上拿下一支陶制的烟管，放到一个类似香盒的容器上。

“老师您抽烟吗？”

“烟？最近不是禁烟吗？”

“但是，大家都偷偷地抽啊！”

“好吧，我抽抽看。”

“我帮您点烟。”

朱实从镶着螺钿的华丽小箱子里拿出烟草，用白皙的手指把它塞进陶制烟管的口里。

“请用。”

她把烟嘴递到清十郎面前。

他抽烟的动作显得十分生疏。

“好辣！”

“呵呵呵！”

“藤次到哪里去了？”

“在娘的房间吧！”

“那家伙一定喜欢阿甲。藤次经常瞒着我来这里，是不是？”

“我说得没错吧？”

“您真讨厌。呵呵呵！”

“有什么好笑？你娘对藤次也有点意思吧？”

“那种事我不知道。”

“没错吧！一定是这样……这不刚好吗？两对恋人，藤次和阿甲，我和你。”

清十郎脸上的表情还是正经八百，自己的手却已经盖上了朱实的手。

“讨厌！”

朱实用力推开他的手。

被这么一推，清十郎更加欲火中烧。朱实正要起身，清十郎却顺手紧抱她娇小的身躯。

“要去哪里？”

“不要，不要……放开手！”

“嘿！陪我嘛！”

“拿酒……我要去拿酒来。”

“不拿酒也没关系。”

“娘会骂我的。”

“阿甲呀！正在跟藤次谈心呢！”

他的脸紧贴着朱实埋在衣领下的脸颊，这使得她双颊火热，死命地转向一旁：

“来人呀！娘！娘！”

朱实真的大叫了起来。

清十郎才一松手，朱实拽着袖口的铃铛，像小鸟般逃到后面去了。她的哭声杂和着里屋一角的笑声。

“啐……”

清十郎有些尴尬，有些寂寞，又有点苦涩，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表情。

“我要回去了！”

他一个人自言自语，走到走廊。带着一脸不悦，正要走出去。

“咦？清老师！”

阿甲见状，急忙抱住他。现在她已梳好头，化好妆了。

阿甲抱着他，并大声地喊藤次。

“别这样！别这样！”

好不容易让他坐回原来的位子。阿甲立刻为他倒了一杯酒，安抚他的情绪。藤次则把朱实拉了出来。

朱实看到清十郎面色凝重，轻笑一声，低下了头。

“快替清老师倒酒！”

“是。”

朱实端起酒壶。

“她就是这副德行。为什么我这女儿老是像个小孩呢？”

“这样才好呀！像含苞的樱花。”

藤次也在旁坐下。

“可是，她已经二十一岁了呀！”

“二十一吗？看不出有二十一了。她长得这么娇小——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

朱实像小鱼一般，表情活泼地说道：

“真的吗？藤次先生。好高兴！真希望能一直十六岁。因为我十六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美好的事。”

“什么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就在十六岁的时候。”

她抱着胸。

“我那时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关原之战那年——”

阿甲突然拉下脸，说道：

“别叽叽喳喳的，尽说些无聊话。去拿三弦琴来！”

朱实嘟着嘴，站起身来。随后弹的三弦琴，与其说是满足客人的娱乐需要， 不如说是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

太美了　今宵
要是阴天的话就让云遮住吧
遮住那泪眼相对的明月

“藤次先生，您知道这首歌吗？”

“知道！再来一首。”

“真想弹一整个晚上呢！”

在黑暗中
也不会迷路的我
唉呀　却让他迷惑了

“哦！这样你确实已经二十一岁了。”

清十郎一直用手撑着额头，沉默不语，好不容易才恢复心情，突然说道：

“朱实，喝一杯！”

他便递了一杯酒给朱实。

“好，我喝。”

她一点也没推辞，干了一杯。

“好！”

朱实立刻把杯子还给清十郎。

“你酒量好像不错！”

清十郎又斟了一杯。

“再喝一杯。”

“谢谢！”

朱实没放下杯子。酒杯似乎太小了，换成大杯，可能也还无法尽兴呢！

这个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有张尚未被男人碰过的红唇，还有一双小鹿般羞涩的明眸。但是，这女人到底把酒喝到哪里去了呢？

“不行呀，我这女儿喝多少也不会醉。还是让她弹琴好了！”

阿甲说道。

“有意思！”

清十郎兴致高昂地倒酒。

藤次眼看情形不太对，有点担心。

“您怎么了？小师父今夜喝多了。”

“没关系。”

果然不出所料，清十郎没完没了。

“藤次，我今夜搞不好回不去了！”

说完又继续喝。阿甲又附和着他的说法：

“好啊，想在这里住几天都可以。对不对？朱实！”

藤次使个眼色，悄悄把阿甲拉到其他房间，小声地对她说，这下子伤脑筋了，你看清十郎那痴心的样子，不管如何，一定要朱实点头。朱实怎么想并不要紧，倒是你这个母亲的意见比较重要。两人认真地商量，看看要付多少钱。

“这个嘛……”

阿甲在黑暗中，用手指撑着浓妆艳抹的脸颊，仔细思考着。

“怎么样？”

藤次膝盖靠过来。

“这事不错吧！他虽是个兵法家，但是现在吉冈家里可说是家财万贯。再怎么说，上一代的拳法师父长久以来都是室町将军的老师。弟子的人数也是天下第一。而且清十郎尚未娶妻，不管如何，这不是一桩坏事啊！”

“我也这么想。”

“只要你同意，她不会有什么意见的。那么，今夜我们两人都住在这里喽！”

这房间没灯火，藤次不客气地抱住阿甲的肩膀。这时，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声响。

“啊？有其他客人吗？”

阿甲默默点头。然后用她那湿润的嘴唇，靠到藤次耳边说道：

“待一会儿再来……”

这对男女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间。清十郎已经烂醉如泥，藤次也在另一间房里睡了。说是睡，其实藤次根本无法成眠，心里一直等着半夜阿甲的造访。然而，到了天亮，后面房里仍然静悄悄的，藤次和清十郎的房间，连衣服的磨擦

声都没有。

藤次很晚才起床，一脸的臭相。清十郎则比他早起，在靠河的房间又喝了起来。阿甲和朱实坐在一旁，毫无异状。

“那么,您要带我们去喽?一定喔!”

他们好像在约定什么事。

原来四条的河岸正在上演阿国歌舞伎，他们正提到这件事。

“好,一起去吧!你们先打点一下酒菜。”

“还有,也要先洗个澡吧!”

“好棒喔!”

今早，只有阿甲和朱实这对母女特别兴奋。

最近，出云巫子的阿国舞蹈风靡了整个城镇。

有不少人模仿这个舞蹈团，自称女歌舞伎，在四条的河岸架了好几家台子，竞逐奢华风流，舞码有大原木舞、念佛舞、侠客舞等等，各舞团都在显示自己独创的特色。

佐渡岛右近、村山左近、北野小太夫、几岛丹后守、杉山主殿等等，很多取了男性艺名的艺妓，女扮男装，进出贵人官邸，也是最近才有的现象。

“还没准备好吗?”

时间已过中午。

阿甲和朱实为了去看女歌舞伎，正仔细地化妆。清十郎等得累了，脸又拉了下来。

藤次为了昨晚的事，还在生气，也不献殷勤了。

“带女人去是没关系，但是出门的时候，还要讲究什么发型啦，腰带啦，对男人来说，真是太麻烦了。”

“真不想去了!”

清十郎望着河川。

他看到三条小桥下方，有女人在晒衣裳；桥上有人骑马通过。清十郎想起了武馆练习的情景，耳边响起木刀、还有枪柄互击的响声。众多子弟今天没看到自己的踪影，不知会说什么。弟弟传七郎也一定会责怪自己。

“藤次,回去吧!”

“事到如今，您怎么这么说……”

“可是……”

“已经让阿甲和朱实这么开心了，这下子她们会生气喔！我去催她们快一点。”

藤次走出房间。

他看到房间里散落着镜子和衣裳。

“咦？她们在哪里呀？”

也不在隔壁房间。

藤次来到了一间采光不是很好的房间，那里散发着棉被阴湿的味道。他毫不在意地把那房间也打开来看。

有人劈头一声怒吼：

“谁？！”

他不觉退了一步。仔细一看，房间有点昏暗，简直无法跟前面的客厅相比，破旧的榻榻米潮湿不堪。他看到有个全身上下充满流氓气的大约二十二三岁的浪人躺在那里，没入鞘的大刀直接横放在肚皮上。他全身呈“大”字型，肮脏的脚底正好对着门口。

“啊……在下太莽撞了，您是这儿的客人吗？”

藤次刚说完——

“我不是客人！”

那个男人面向天花板，躺着怒吼。

一阵酒臭味从那人身上传来。虽不知他是何方人士，但藤次知道绝不能惹他。

“哎呀，失礼失礼。”

藤次正要离开。

“喂！”

对方突然跳起来叫住他。

“把门关上！”

“是。”

藤次忍气吞声，顺从地关上门。在浴室旁的小房间里，替朱实梳好头发的阿甲，就像哪一家的贵妇似的，盛装打扮，随后出现在这间房里。

“亲爱的，在生什么气呀？”

阿甲用责备小孩的语气说道。

朱实从后面问道：

“又八哥哥要不要去？”

“去哪里？”

“去看阿国歌舞伎。”

“呸！”

本位田又八像吐口水般，歪着嘴唇对阿甲说：

“哪有丈夫跟自己老婆的相好一起出去的？”

仔细化妆打扮的一身盛装——女人们陶醉在出门的喜悦里。可是被又八这么一说，心情被破坏无遗。

“你说什么？”

阿甲眼冒怒火，问道：

“我跟藤次先生，哪里不对了？”

“谁说不对了？”

“刚才不就说了吗？”

“……”

“一个大男人——”

阿甲瞪着这个满脸灰暗，沉默不语的男人说道：

“只会嫉妒，真令人厌恶！”

接着突然转头。

“朱实，别管那个神经病了，我们走吧！”

又八伸手拉住阿甲的衣裳。

“你说神经病是什么意思？你背叛老公还说我是什么神经病？”

“你干什么？”

阿甲把他甩开。

“当丈夫的就要有个当丈夫的样子，做给我们瞧瞧嘛！你以为你在吃谁的呀？”

“什……什么……”

“从江州出来以后，你有没有赚过一文钱？还不是靠着我和朱实两人过日子——你只会喝酒，每天醉生梦死，还有资格抱怨吗？”

“我不是说过，为了养家，即使是搬石头的工作我也愿意做啊！但你却说你不要粗茶淡饭，不要过贫穷的生活。不让我做事，自己却喜欢做这种卖笑行业。——别干了！”

“什么别干了？”

“这种生意啊！”

“洗手不干，明天吃什么？”

“即使是去搬石头盖城墙，我也可以养家。养两三个人算什么！”

“如果你那么喜欢搬石头、拖木材的话，那就自己出去，自己过活，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很好吗？你呀！骨子里就是一个作州的乡巴佬，去做粗活比较适合你吧？我不会勉强你留在这个家的。怎么样？不喜欢的话，随时请便——”

在又八充满懊恼的泪水面前，阿甲走了，朱实也走了。直到两人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又八仍愣愣地盯着远方。

又八的眼泪如沸腾的开水，潸然落在榻榻米上。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但是那时，在关原之役中负伤崩溃的自己，藏匿在伊吹山的一户人家，沉浸在人情的温暖里，就像重拾生命一般。然而实际上这跟落在敌人手中并无两样——堂堂正正被敌人抓去，关入军门，跟当多情寡妇的慰藉物，从而失去男人价值、闷闷不乐地在阴影下受人奚落和侮辱相比，到底哪个更幸福？

甲犹如吃了仙桃，青春永驻，充满无止境的性欲，虚伪卑劣，她竟然在男人重生的歧路上，如此对待他。

“畜牲！”

又八身体颤抖着。

“畜牲婆！”

泪水湿透了衣服，他从心底涌上了一股想哭的冲动。

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不回宫本村呢？为什么不回到阿通的怀抱呢？

宫本村有他的母亲。还有姐夫和姐，还有住在河原的叔叔。——大家都充满温情！

阿通所住的七宝寺，今天钟也照常在响吧！英田川的水，现在仍然流着吧！河原现在也该是鸟语花香的春天了！

“笨蛋！笨蛋！”

又八用拳头捶着自己的头。

“我是大笨蛋！”

阿甲、朱实、清十郎、藤次——昨夜流连忘返的两个客人和母女两人，终于浩浩荡荡地出了门。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哦！春天了！”

“马上就要三月了呀！”

“听说江户的德川将军家三月要上京。你们又可以大捞一笔了！”

“不行，不行。”

“关东的武士们不喜欢玩乐吗？”

“他们很鲁莽的……”

“……娘，你听！是阿国歌舞伎的音乐声……我听到钟声，还有笛子的声音。”

“哎——这孩子，老讲这些话，魂都飞到戏院子里去了！”

“可是……”

“你还是先去帮清十郎先生拿斗笠吧！”

“哈哈哈哈！小师父，你们这一对可真配呀！”

“讨厌！……藤次先生！”

朱实一回头，阿甲赶紧将衣袖下被藤次紧握着的手抽了回来。

——这些脚步声和说话声，都从又八的房间一旁流过。

房间和道路只隔着一层窗户。

“……”

又八的眼神充满了恐怖，他从窗户看着他们离去。自己简直就是戴绿帽的

乌龟！他心里充满了嫉妒。

“这算什么呀？”

他在昏暗的房间里，再次跌坐下来。

“这是什么丑态？真没面子！看我这副哭丧的脸，真丢人！”

讲这些都是在骂他自己——没脑子！气死我了！太肤浅了——他对自己忿恨不满，不断责备自己。

“那娘儿们叫我滚出去，我就堂堂正正地离开。我有什么理由留恋这个家，紧咬着不放呢？我才二十二呢！正年轻有为。”

一个人守在寂静的屋里，又八又自言自语：

“我要离开这里。”

嘴里这么说，身体却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为什么？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只觉得浑浑沌沌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这一两年来一直过着这种生活，又八也感觉到自己脑子变钝了。他无法忍受自己的女人用当年迷惑自己的媚态，又去向别的男人献媚。夜晚他无法成眠；白天也忐忑不安，不敢外出。只有在阴湿的房间里，闷闷不乐，借酒消愁。

这个老女人！

他尝到愤怒的滋味。他要踢开眼前丑陋的一切，向天空伸展他青年的大志。即使有点迟，但至少能够浪子回头。

可是……话虽如此……

一到夜晚，不可思议的魅惑阻挡了这些决心。她为何这么有魅力？那女人是个魔鬼吗？尽管她叫他滚出去，说他是个讨厌鬼、神经病，所有骂他的话，一到深夜就都变成玩笑——那女人会变成快乐的蜜糖。她虽然已年近四十，却有着嫣红湿润的双唇，一点也不输给朱实。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又八无法离开。

要是真的有一天离开这里，在阿甲和朱实看得到的地方搬石头，又八没这种勇气。这种生活他已经过了五年，偷懒的习性早已渗透到骨子里了。现在他身着丝绸，能辨别酒的好坏，宫本村的又八，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朴实刚毅，充满泥土味的青年了。尤其是不到二十岁就和年长的女人有染，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他的青春，不知何时已失去活力，变得卑躬屈膝、委靡不振，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但是今天可不一样了。

“畜牲！等一下可别太急躁！”

他愤然地鼓舞自己，站了起来。

“我要离开这里！”

又八大声说着，家里没人，没人阻止他。

只有一把不离手的大刀，又八把它插在腰上，然后咬住嘴唇下定决心。

“我好歹也是个男子汉。”

他平常就已养成不从挂着门帘的大门大大方方走出去的习惯，此时套上肮脏的草鞋，也是从厨房门口飞快地走了出去。

“这下子……”

又八的脚好像被钉住了一般，在早春凛冽的东风中，又八眨了眨眼。

——要去哪里呢？

世间对他而言，就像深不可测的海水一般。他熟悉的地方，只有故乡宫本村，以及关原之战发生的范围而已。

“对了！”

又八又像狗一样，潜入厨房门口，回到家里。

“我得带点钱走。”

他想到这点。

进了阿甲的房间。

小箱子、抽屉、镜台，他碰到什么就翻什么，但就是没找到钱，这女人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又八受了挫折，失望地跌坐在这乱七八糟的女人衣裳堆里。

红绢、西阵织、桃山染，衣裳飘着阿甲的香味——她现在正在河岸的阿国歌舞小屋里，跟藤次并肩看表演吧？又八眼中浮现她撩人的姿态和白色的肌肤。

“妖妇！”

从脑海里不断渗出来的，只有后悔和痛苦的回忆。

但是最令又八痛切思念的，却是被他遗弃在故乡的未婚妻——阿通。

他无法忘记阿通。不，日子过得越久，越能理解那充满泥土味的、在乡下答应要等自己的那分清纯，他现在真想合掌向她道歉，真想见到她。

然而他跟阿通早已断了缘分，他没脸去见她。

“这也要怪那娼妇。”

现在才看清楚，已经太迟了。以前他老老实实地把阿通在故乡等他的事说出来的时候，阿甲脸上便露出婀娜的笑容，一副无关紧要的样子，其实自己的心里嫉妒不已。终于找了个借口，把这些事拿来吵，并逼他写下跟阿通断绝关系的书信。而且阿甲自己也写了一封露骨的信，一并寄给在故乡的阿通。

“啊，她会怎么想呢？阿通呀，阿通！”

又八疯狂地自言自语。

“现在她在做什么呢？”

他悔恨的眼里，似乎已经看到了阿通，看到了阿通充满怨恨的眼神。

故乡宫本村，应该快要春天了！那令人怀念的山河。

又八想在这里呼唤。那儿的母亲，那儿的亲戚，大家都充满温情，连泥土都暖和的。

“我已无法再踏上那块土地了——这也都要怪那女人。”

又八把阿甲的衣箱打扁，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撕破，然后踢到地上。

——打从刚才就有人在敲门，他一直没听到。

“对不起。我是四条吉冈家跑腿的，小师父和藤次先生有没有来这里？”

“不知道！”

“不，应该来了才对。我知道到他们私游的地方来找人，是太莽撞了。但是，现在武馆出了一件大事，事关吉冈家的名声——”

“啰嗦！”

“不，您帮我转达也可以……有个来自但马的、叫宫本武藏的武术修行者来到武馆，门徒中无一人可应付。那人很顽固，一定要等小师父回来，待在那儿不肯走。所以请您转告他，请他尽快回去。”

“什么？宫本？”

3

今天对吉冈家来说，是个凶险的日子。

自从四条武馆在西洞院西边的路口创立以来，今日可说是受到了最大的侮辱，使得兵法名门名声扫地。这的确应该铭记在心——有心的门徒，都一脸沉痛。平常到了黄昏，武馆门徒都纷纷回家，但是现在，有的聚集在休息室地板上，无言以对；有的像乌鸦一样聚在一室，没有一个人回家去。

要是听到门前有轿子声，就会有人说：

“回来了吧？”

“是小师父吧？”

大家立刻打破沉默，站起来看个究竟。

一直靠在武馆入口柱子上的人，却重重地摇摇头，说道：

“不是。”

听到这个回答，门徒们又重新掉入忧郁的泥淖里。有的人咂舌，有的人大声叹息，旁边的人也听得一清二楚，在昏暗中，个个闪着懊丧的目光。

“到底怎么样了？”

“真不巧，今天小师父不在！”

“没人知道小师父的行踪吗？”

“不，已经派人分道去找了，也许已经找到，正在回家途中。”

“嘘！”

——有个医生从里面房间出来，几个门徒默默地送他走出玄关。医生一走，那些人又沉默地退回室内。

“你们忘了点灯吗？来人呀！谁去把灯点上？”

有人生气地怒吼着。这是对自己受了侮辱，却无能反击所发的怒吼。

武馆正面有一个“八幡大菩萨”的神龛，有人立刻点上灯火。然而，连那灯火也失去了灿烂的光芒，看起来就像忌斗之火，笼罩着不吉利的气氛。

——想一想，这数十年，吉冈一门未免太过于风调雨顺！在一些老门徒那里，也有人这么反省。

先师——这四条武馆的开山始祖——吉冈拳法，跟其长子清十郎及其次子传七郎的确是天壤之别。本来这种拳法只是染房的一个工匠，从涂抹定型糊的方法中所发明的大刀刀法，接着习得了高明的鞍马僧长刀法，还研究了八流剑法。最后，终于创立了吉冈流小太刀刀法，并获得了当时室町将军足利家的任用，晋升为兵法所的一员。

先师好伟大呀！

今日的门徒，不时这么追悼已故的拳法老师及其德望。第二代的清十郎及其弟传七郎，不但习得不亚于其父的家传武术，也同时继承了吉冈拳法所留下来的庞大家产和名声。

“这就是祸源。”

有人这么说。

现在的弟子，不是追随清十郎的德望，而是追随吉冈拳法的德望和吉冈流的名声。因为只要是在吉冈家完成修业的人，就可以在社会上通行无阻，所以门徒才会日益增多。

足利将军家灭亡之后，清十郎这一代虽然已经没有俸禄了，但是，吉冈拳法门不喜玩乐，因此积了很多财产。再加上宏伟的宅邸，以及众多的弟子，在日本的京都也算称霸最久的。姑且不论其本质如何，光凭外观，就足以风靡崇尚剑道的日本了。

——然而，在墙内的人仍沉溺于自夸、自傲，就在享乐无度的几年当中，时代已经在白色的巨大墙垣外物换星移。

直到今天，武馆受到莫大的侮辱，才使这些自傲的眼睛睁亮——他们被一个默默无闻的乡下人宫本武藏用剑给打醒了。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作州吉野乡宫本村的浪人宫本武藏。

门房来通报，有这么个乡下人来到武馆。问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回答说：年约二十一二岁，身高近六尺，像一只从黑暗中突然跑出来的牛。头发随便绑成一束，好像整年都没梳理过似地纠缠在一起。衣服已被雨露弄得污秽不堪，甚至分不清是素面还是碎花纹、是黑色还是茶色，好像还可以闻到他一身的臭味。背上斜背着一个俗称武者修业袋的百宝袋，看来是最近颇盛

行的修行武者，但有些滑稽可笑。

这还不打紧。要是他只是来厨房讨个饭吃也就罢了，没想到他看到这巨大的门户，竟然说希望跟当家的吉冈清十郎老师讨教。门徒听了差点喷饭。有人说把他撵走，也有人建议问清楚他是什么流派，师事何人？门房半开玩笑地向他问了这些问题，他的回答更令人叫绝。

——年少之时，跟父亲学铁棍术。以后，向每一位来到村里的兵法家请教。十七岁离开故乡，十八、十九、二十这三年，因故只修习学问。去年一整年独自一人躲在山里，以树木和山灵为师，自己进修，无师无派。将来，想要汲取鬼一法眼的真传，参酌京八流的真髓，效法创立吉冈流的拳法老师，创立宫本流。目前虽然力有不足，但会致力于此目标。

那人说话的态度老实，不失一般礼仪。可是他不但舌头生硬，且带着浓浓的乡音，一副笨拙的样子。门房学他说话的样子，把大家笑得东倒西歪。

敢向天下第一的四条武馆挑战，已经是个迷糊蛋了，竟然还说要效法拳法老师创立流派，实在是自不量力。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他却进一步问有没有人能收尸？而且那人又半开玩笑似地向门房说：

“万一发生事情，要收尸的话，大可以丢到鸟边山，或者丢到加茂川跟垃圾一起流走，绝不会死不瞑目的。”

这豪爽的口气，跟他迟钝的外表极不相称。

“上！”

有一人开口喊道，开启了事端。他们准备把他抓到武馆里打个半死，再把他丢出去。然而，第一回合下来，半死的却是武馆的人。第一个上场的人被他用木剑打断手腕，受了重伤。与其说是被打断，不如说是被折断，只剩皮肤接着下垂的手腕。

门徒一个接一个上去跟他搏斗，几乎每个人都受重伤，彻底惨败。虽然他用的是木剑，却满地鲜血。到处杀气腾腾，好像即使吉冈的门徒被杀得片甲不留，也不能让这无名的乡巴佬活着回去向世间夸耀。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请清十郎老师出来吧！

武藏提出这要求时，已累得无法站立了。门人无可奈何，只好安排他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并派人去找清十郎。另外又差人找医生来，在后面治疗重伤的人。

那医生回去之后没多久，后面房间传来两三声呼唤负伤者名字的声音。武馆弟子们赶紧跑过去一看，重伤并躺的六人当中，已经有两名不治身亡。

“……没救了吗？”

围在死者旁边的同门师兄弟，大家脸色苍白。

此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玄关经过武馆，来到屋里。

原来是吉冈清十郎带着祇园藤次回来了。

两人脸色极为沉重。

“这是怎么一回事？看你们这副德行！”

藤次不但是吉冈家的用人①，也是武馆的老前辈。所以不管什么场合，他说的话一直都带着权威。

在死者旁边泪眼潸潸的门徒，抬起愤怒的眼睛：

“这句话应该问你。都是你引诱小师父出去的，做坏事也要有点分寸！”

“你说什么？”

“拳法老师在世的时候，可从来没一天像这个样子！”

“只是偶尔去看看歌舞伎，散散心，有什么不对！胆敢在小师父面前用这种口气说话，太放肆了！”

“看女歌舞伎，一定要提前一天在那儿过夜吗？拳法老师的牌位，在后面的佛堂里哭泣呢！”

“你这家伙，说话小心点！”

为了安抚这两个人，众人把他们分别带开，一时之间大家又七嘴八舌地吵起来，突然，从隔壁房间传来声音：

“……吵……吵死人了……不知道别人受伤有多痛苦吗……哎——哎……哎——哎。”

有人在呻吟。

“别起内讧了，既然小师父已经回来了，就请他快点雪今日之耻吧……还有……可别让那个在后头等的浪人活着离开这里喔……行吗？拜托了！”

有一个伤者躺在棉被里，手打着榻榻米激动地喊着。

虽然伤不至死，但在武藏木剑下，手脚被打伤的人，听到这话之后，也振奋起来了。

对！

众人都有受辱的感觉。在当时的社会中，除了农、工、商之外的阶层，他们平常最重视的莫过于“耻辱”这件事，如果受了耻辱，甚至随时都愿意以死雪耻。当时的掌权者，因为战乱不断，还没拟出太平时期的政纲，只有京都改行法令，用不甚完备的法令治理世间。虽然如此，士人阶层注重耻辱的风气仍然鼎盛，农民和一般老百姓也自动自发地尊崇此风，还影响社会治安。但是，依靠市民的自治力，也足够弥补法令的不足。

吉冈一门上下，总算尚知羞耻，还不像末世之人一般厚颜无耻。所以，当他们从一时的狼狈和失败中苏醒时，脑子里立刻燃起怒火——

这是家门之耻。

①用人：负责会计、杂物等的人。

大家都放下小我，一起聚集在武馆内。

他们团团围住清十郎。

但是，清十郎偏偏在今天显得毫无斗志。昨夜的疲倦，还留在眉宇之间。

“那个浪人呢？”

清十郎一面系上皮制的束袖带，一面问门人拿出两把木剑，他选了一把，用右手握住。“他说要等您回来，我们只好照他的意思，让他在房间等着。”有个人指着庭院对面书房隔壁的小房间。

“叫他过来。”

清十郎干涸的嘴唇迸出了这句话。

他准备接见那个人。他坐上武馆的师父用椅，用木剑拄着地。

“是。”

三四个人回答，立刻在武馆旁穿上草鞋，沿着庭院，跑向书房的走廊。祇园藤次及植田等资深门徒，突然抓住他们的袖子，说道：

“等一等，别贸然行事。”

然后附在他们耳边说了些悄悄话，清十郎离得稍远，听不到内容。只看到以吉冈家的家人、亲戚、资深门人为中心，挤满整个休息室，分成好几组，头靠着头，对不同的意见议论纷纷。

——虽然如此，商量似乎立刻有了结果。有一大批为吉冈家着想、而且非常了解清十郎实力的人认为，把在里面的无名浪人叫出来，在此无条件的跟清十郎交手，是下下策。眼前已经有几个死者及伤者，万一连清十郎也败给他，将是吉冈家的致命伤，实在太冒险了。

大家心想，要是清十郎的弟弟传七郎在的话，就没这些顾忌了。但是，很不巧传七郎从今早就不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弟弟在武术的天分上比哥哥好，但是因为他身为次男，不必负什么责任，所以一直过得很悠哉。今天也只说要和朋友到伊势，没说明归期就出门了。

“附耳过来。”

藤次终于走到清十郎身边，不知耳语些什么。清十郎脸上出现难堪的受辱神色。

“偷袭？”

“……”

藤次以眼示意，清十郎生气地说：

“如果用那么卑鄙的手段，清十郎的名声岂不扫地。世人会说我惧怕一个武功平平的乡下武夫，以多欺寡，求得胜利。”

“好了、好了……”

藤次打断清十郎强装出的坚毅言词，说道：

“交给我们就好了,我们来处理。”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认为我清十郎会败给那个叫武藏的人？”

“不是这样，大家都认为，一个不起眼的敌人还要由小师父出面，未免太小题大作了——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向外界宣扬的事……再说，如果让进了网的鱼给溜走了，这才是家门之耻，也会被世人所取笑。”

藤次说这些话的时候，原来聚集在武馆的人，已减了一大半——他们像蚊子般静悄悄地分散到院子、内室，有的则从玄关绕回后门去。

“啊！已经不能再犹豫了,小师父！”

藤次呼的一声把灯火吹熄。然后解开系刀的带子，把袖垂绑上去。

清十郎依然坐着，眼看着这一切，内心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可一点也不愉快，因为这表示自己的能力被轻视了。清十郎想到自从父亲死后，自己就一直偷懒，心情非常沉重。

——那么多的门徒和家人，到底躲到哪里去了？武馆里只剩他一人。整个宅第充满了无声的阴暗和湿冷的气息，就像在井底一般。

清十郎按捺不住，终于站了起来，从窗户窥视门外动静。除了武藏所在的房间有灯光之外，其他地方一片漆黑。

格子门里的灯火，不时闪动着寂静的光芒。

屋檐下、走廊，还有隔壁的书房，除了这间映着微弱灯影的房间之外，其他地方全都一片漆黑。无数的眼睛像蟾蜍一般，在黑暗中徐徐地爬了过来。

大家屏住气息，暗握着刀刃，聚精会神地倾听房内的动静。

“……”

奇怪了？

藤次犹豫不前。

其他的门徒也停住脚步。

——宫本武藏这个名字，虽然在京都里连听都没听过，但他武功的确高强。现在为何会按兵不动？只要他懂一点兵法，不管多么擅长忍耐，也不会对已迫近到室外的敌人无动于衷的。从兵法的角度来看，在现今的世间行走，如此粗心大意，只怕一个月赔一条命也不够。

——是不是睡着了？

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况。

也许他等得太久，就这样累得睡着了。

但话说回来，如果他出人意料，是个高深莫测的人，说不定早就察觉这边的动静，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故意不剪烛花，等敌人一来再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可能是这样……不，就是这样！

这一来，每个人的身体都僵住了，自己的杀气先打倒自己人了。因为大家都在担心不知谁会先牺牲！藤次考虑到这点，所以清清喉咙叫道：

“宫本氏!”

他在格子门旁边故作轻松状，说道：

“让您久等了。想请您出来见个面……”

可是仍然寂静无声。藤次更加确定，敌人一定有所准备。

别大意！

他用眼神向左右的人示意，然后砰——的一声踢翻纸门。

结果，本来应该立刻跳进去的人影，全都下意识地往后倒退。那扇纸门倒在离轨道两尺左右的地方，断成两截。冲呀！有人大喊。这一来，大家才一起冲进去，震得四面的门墙咔咔作响。

“咦?”

“他不在!”

在摇曳的灯光下，大家的声音突然变得神勇起来了。

“根本不在嘛!”

刚才门徒拿烛台来的时候，他还端坐在房间里。那张坐垫还在，火盆也还在，送来的茶水没喝，已经凉了。

“逃走了!”

有一人到走廊告知在庭院里的人。

这一来，从院子暗处或地板下，不断冒出人影来，大家都跺着脚，直骂看守的人太疏忽大意。

看守的门人都异口同声辩解。他们看到他曾上一次厕所，回房间后就没再出来了。大家都说武藏绝对不可能离开这个房间，这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于这些辩解，有人嘲笑说：

“他又不是一阵风……”

有人把头伸到壁橱里，指着地板上的一个大洞说道：

“啊，在这里。”

“如果是点了灯之后才跑掉的，应该跑不了多远。”

“追呀，打呀!”

这些人猜想敌人是个懦夫，立刻兴奋起来。大家从小门、后门，争先恐后挤到外面去。

接着，有人大叫“在那里”。随着声音，大家看到有个人影从前门矮墙的阴影中跳了出来，穿过大路，隐没在对面的小路尽头。

那人像只脱兔，四处逃窜。路的尽头有个土堆，那男人的身影像只蝙蝠一样掠过土堆，往旁边逃走了。

杂乱的脚步声，夹着此起彼落的吼声，从后面追赶上来，也有人绕到前面去。

最后来到空也堂跟本能寺烧毁后的遗迹所在的昏暗地区。

“胆小鬼!”

“不知耻的家伙!”

“嘿!嘿!跑在前面的!”

“喂!给我回来!”

捉到了。被捕的男人被大家拳打脚踢，发出了呻吟声。但是，这个走投无路的男人，猛然跳了起来，奋力抓住两三个人的领子，拖着他们的身子，把他们摔倒在地上。

“啊!”

“这家伙……”

那人正要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的时候，有人叫道：

“等一等!等一等!”

“找错人了!”

有个人叫了起来。

“啊?”

“他不是武藏。”

一阵哑然，大家松了一口气，姗姗来迟的祇园藤次问道：

“抓到了吗?”

“抓是抓到了……”

“咦?这个男人……”

“您认识他吗?”

“在一个叫艾草屋的茶店后面——而且是今天早上才刚见过。”

“哦……”

大家用怀疑的眼光，一声不响地从头到尾打量着正在整理衣衫的又八。

“是茶店的老板吗?”

“不是,那里的女侍说他不是老板。大概是他们的亲戚吧!”

“这家伙真奇怪,没事干吗站在人家门口偷看。”

藤次突然迈开脚步。

“跟这种人纠缠下去，会让武藏跑掉了。快点分头去追，至少要知道他住在哪里。”

“对啊!查清楚他落脚的地方。”

又八低着头，默默地望着本能寺的大水沟，听着杂乱的脚步声，突然叫住他们

“啊!喂!等一下!”

殿后的一人问道：

“什么事？”

那人停下脚步，又八跑上前来：

“今天来武馆叫做武藏的人，差不多几岁？”

“不知道。”

“跟你差不多吧？”

“嗯！差不多。”

“他有没有说他的故乡是作州的宫本村？”

“有。”

“名字是不是‘武藏’（takezou）这两个字？”

“你问这些干吗？你认识他吗？”

“不，没什么。”

“没事乱跑，才会惹来麻烦！”

丢下这一句，那人也往暗处跑去。又八沿着阴暗的水沟，慢吞吞地走着，不时抬头望望星空，好像不知该往何处去。

“……应该是他。他改了名字的念法，开始修行当武者了……他一定变了很多……”

又八双手插在前面的腰带上，草鞋踢着石头。一颗颗的石头，映出了他友人武藏的脸庞。

“……真不是时候，现在要是跟他碰了面，怎么说都没面子。我也有自尊心，怎能被那家伙轻视？……但是话说回来，要是他被吉冈的子弟找到，一定会没命的……他在哪里呢？真想去通知他。”

4

有几间长满苔藓的木板屋，像参差不齐的牙齿，并排在满是石头的坡道。

空气中弥漫着腌鱼的臭味，午后的阳光异常刺眼。从一间破屋子里，传来女人河东狮吼般的声音：

“你放着老婆儿子不管，还有脸回来？你这个酒鬼！臭老头！”

随着叱骂声，一个盘子飞到路上，碎成一摊，接着，有个年近五十、工人模样的男人也冲出门外。

他的老婆光着脚，一头乱发，裸着胸，晃着两粒牛乳般的大奶子，骂道：

“你这个死老头！要到哪里去？”

她飞奔而出，揪着老头的胡子，抓着他不放，砰砰地殴打他的身子。

小孩子像屁股着了火似的哭个不停。鸡飞狗跳，附近的人家急忙赶来劝架。

—— 武藏转过头去看个究竟。

看到这情景，斗笠下的脸一阵苦笑。从刚才他就一直站在隔壁的陶瓷厂前，像个小孩似地忘我地看着辘轳和小竹板转动的情形。

“……”

他的眼睛立刻转回陶瓷厂，又看得出神了。虽然如此，工作中的两个陶艺师，头也不抬，全神贯注在陶土里，好像要把魂都一起捏进去一样，处于忘我的境界。

武藏在路旁看得出神，心里也想捏捏看。从小时候起，他就很喜欢陶艺。他想，做个碗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仔细看其中一个年近六十的老翁，用小竹刀和手指头熟练地塑着一个将近完成的碗，武藏又突然感到自己能力不足。

如果要做到这种程度，需要很大的技巧。

最近武藏的内心开始对这些事物有所感动。也就是对人的技术、才艺，所有优秀的能力，都有了尊敬之心。

自己连做点类似东西的能力都没有——他刚才也清楚地领悟到一点。陶瓷厂的一角有块门板，上面放着盘子、花瓶、酒杯、盛水器等杂物，标着便宜的价钱，卖给来清水寺进香的人。

—— 光是做这些便宜货，就必须投入这么多的心血和精神。武藏心想，自己一心所系的剑道，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呢！

事实上,这二十几天来,从吉冈武馆开始,他走遍几个著名武馆,观察的结果颇令他意外。同时，也开始清楚自己的实力，不必自卑，甚至还蛮能自夸的。

他一直以为府城之地、将军旧府，以及所有名将和强卒聚集的京都，必是个高手云集的地方，所以一一走访。没想到却没有一家武馆能让他五体投地，心服口服。

武藏一次又一次带着落寞的心情走出这些兵法家的大门。

是我太强了，还是对方太弱了？

他还不太能断定。如果这些日子拜访过的兵法家，就是当今的代表人物，那他对所谓的现实社会，就要抱怀疑的态度了！

但是——

眼前的情景让他领悟到，不能就此以偏概全。因为，仔细观察下，就连制作二十钱或一百钱杂器的老翁，也能让武藏感受到忘我的技能和艺术的境界，不禁令人惶恐。然而这样的技师还是过着有一餐没一餐的贫困生活，普通人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生存的。

“……”

武藏默默地在心底向那位捏陶的老翁致敬，然后离开了那栋房子。仰望坡道，清水寺的崖道已然可见。

“浪人 这位浪人！”

武藏正要爬上三年坡时，有人叫住他。

“叫我吗？”

转头一看，有个男人手拄竹杖，光着小腿，腰上绑着布棉袄，脸上满是胡子，问道：

“您是宫本先生吗？”

“是的。”

“您就是武藏？”

“是的。”

“谢谢！”

那男人转身，径自往茶碗坡的方向走去。

武藏放眼望去，看到那人走进一间像是茶店的屋子。这一带的向阳处，聚集了很多像刚才那人一样的轿夫，武藏方才就碰到不少，但是，到底是谁要他来问自己的名字呢？

他想，稍后主人可能会出现，便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结果正主儿还是没出现。

他只好继续攀登上坡道。

武藏在附近的千手堂和悲愿院等处绕了一回。他祈祷：

请保佑留在家乡，那孤苦伶仃的姐姐。

又祈祷：

请用苦难来考验迟钝愚笨的武藏，请赐我一死，或是赐给我天下第一剑的能力。

他拜了神、佛之后，内心感到畅快无比。这是印证泽庵无言的教诲以及后来从书本当中学到的知识。

他来到崖边，脱去斗笠。

从这里可以一览无余地俯瞰整个京都。他抱膝坐在那儿，身旁有一片笔头菜，长得非常茂盛。

突然，有一股单纯的野心充满了武藏年轻的胸怀——真想拥有伟大的生命……既然生而为人，就该如此。

此时，武藏正在描绘他的梦想，而这跟那些在烂漫春光中走来参拜的路人和游客的梦想可能大不相同吧！

在天庆年间——人们传说——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两个都是放荡不羁、像匹悍马的野心家，曾经约定，成功之后要平分日本。他不记得是在哪本书里读过，当时他认为这种无智无谋之举实在可笑。但是，现在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因为他也抱着类似的梦想，虽然跟他们的不一样。他认为只有青年才拥

有这种权利，梦想自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他想：

信长如此。

又想：

秀吉不也如此吗？

但是，藉战争求取发展，已是过去的梦想，时代渴望的是久违的和平。而一想到家康完成这个大任务的过人耐力，也令武藏领悟到，要完成正确的梦想，还真是不容易呢！

在如今的庆长时代，以崭新的生命学习信长，可能为时已晚，要像秀吉那样，也不容易。但是谁也不能阻止他拥有梦想。刚才离开的那位轿夫，一定也有其梦想。

话虽如此——武藏暂且把这些梦想抛诸脑后，重新思索起来。

剑——

自己的道路，就在剑上。

信长、秀吉、家康都是如此。社会在这些人走过的路旁，发展出旺盛的文化和新的生活。但是，家康的晚年却已完成了超越时代的大幅度革新和跃进。

由此看来，从东山遥望的京都，绝不会再像关原之战以前那样风起云涌了。

时代不同了！时势已和信长或秀吉所追求的大不相同了！

从今以后，就是剑和这个社会。

剑和人生。

武藏恍恍惚惚地沉思着。

从今以后，一定要让自己的梦想跟自己立志追求的剑术互相结合。

正想着，突然看到刚才那个长得像木雕螃蟹般的轿夫又出现在崖下，用竹杖指着武藏说道：

“啊！他在那里。”

武藏瞪着崖下。

在崖下的轿夫七嘴八舌地嚷着：

“哦！他瞪着这儿看呢！”

“他开始走动喽！”

大家一阵骚动。

对方一个跟着一个爬上悬崖，武藏假装不在意，转身欲走，没想到前面也有他们的同伙，有的交叠双臂抱胸，有的拄着拐杖，远远地围成一圈，堵住去路。

武藏停住脚步。

“……”

他转身一看，群集的轿夫也停住脚步，咧着一口白牙说道：

“你看!他在看那匾额哩!”

说完，大家都笑了。

武藏站在本愿堂石阶前，抬头仰望悬挂在旧梁上的匾额。

真不舒服！他想大骂一声，但是跟这些轿夫过不去也太无聊了。而且，如果是他们认错人，等一下自会离去。所以他忍着，一直仰望匾额上的“本愿”两个字。突然，轿夫们低声耳语：

“啊!出来了!”

“老婆婆他们来了!”

大家立即互使眼色。

武藏仔细一看，此刻清水寺西门的门口已经挤满了人。参拜的人也好，和尚也好，连小贩们都一副等着看好戏的表情，在圈住武藏的轿夫背后，又围了两三层人墙。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注意着事态的发展。

就在此时——

“喝嘿!”

“嘿哟!”

“喝嘿!”

“嘿哟!”

从三年坡底附近传来一声接着一声的洪亮喊声。不一会儿，就看到有位轿夫背着一位年约六旬的老太婆出现在路的尽头。接着，在她后面又出现了一个年过五十的其貌不扬的乡下老武士。

“可以了!可以了!”

老太婆在轿夫背上精神饱满地挥着手。

那轿夫屈膝跪在地上，让她下来。

“辛苦了!”

老太婆道了谢，从那人背上噗地跳了下来，对后面的老武士说道：

“权叔呀!这次不能再大意了!”

她的声音中气十足。

这两个人正是阿杉婆和渊川权六。两人从头到脚，一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打扮。他们用洪亮的声音问道：

“他在哪里?人呢?”

他们一面抹去刀柄上的汗水，一面穿过人墙。

轿夫们说道：

“老人家!那人在这边。”

“可别太急了!”

“敌人看来很强喔!”

“您可要准备充分呀！”

大家聚集过来，有的担心，有的心生怜悯。

旁观的人都很惊讶。

“那老太婆要跟那年轻人决斗啊？”

“好像是吧！”

“后面的帮手，也老态龙钟了耶！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啊？”

“可能吧！”

“你看，她好像在骂后面那个人！这老太婆未免太唠叨了。”

有个轿夫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瓢水给阿杉婆，她咕噜一口喝完。然后把它交给权叔，对他说道：

“你在慌什么呢？对方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虽然他会点剑法，他的底细我可清楚得很！放轻松点。”

——接着，阿婆站到最前面，走到本愿堂的台阶前。本以为她会一屁股坐下来，没想她从怀里拿出念珠，无视于站在另一端的敌人武藏——也不管环视她的群众——开始念念有辞地祈祷起来。

权叔也学阿杉婆的样子，双手合掌祈祷。

可能是太过于悲壮，大家反而感到有点滑稽，不禁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一个轿夫朝着发出笑声的地方怒声骂道：

“是谁？谁在笑？”

另外又有人说道：

“有什么好笑的？现在可不是笑的时候喔！这两位老人家远从作州来到此地，为的是追赶抢走儿子新娘的家伙，刚才还特地来这清水寺拜拜呢！他们在茶碗坡等待那个大混蛋已经五十几天了，皇天不负苦心人呀！总算让他们找到了。”

又有一人接着说：

“武士的骨气的确不同凡响。这一大把年纪，要是留在家乡，应该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他们却出来流浪，替儿子洗雪家耻，实在令人佩服。”

话才说完，马上又有一人开口：

“咱们每天都从老人家那儿拿酒钱，受他们照顾，怎么能吝于助他们一臂之力呢？这把年纪还要向年轻浪人挑战，让人看了于心不忍呀！济弱扶危是人之常情，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老人家输了，咱们大家都要替她报仇喔！好不好啊？”

“当然好！”

“难道我们忍心让老婆婆去挑战吗？”

听完轿夫们的说明，群众也热血奔腾，骚动起来。

“打呀!打呀!”

有人开始煽动。

“话说回来,那阿婆的儿子呢?”

有人问。

“她儿子?”

轿夫当中好像也没人知道。有人说大概死了吧！也有人用权威的语气说，不！现在生死未明，正在寻找。

这时候，阿杉婆已经把念珠收到怀里。轿夫和群众顿时鸦雀无声。

阿婆左手握着腰边的短刀，大叫：

“武藏!”

这段时间，武藏一直默然伫立——隔着大约五米半的距离——像个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

权叔也在老太婆身旁摆好架式，叫道：

“喂!”

“……”

武藏似乎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他想起了在姬路城下跟泽庵分手的时候，泽庵提醒他的事。虽然如此，轿夫们对群众所说的话，还是让武藏非常意外。

还有，本位田一家人以前就一直很恨武藏，也令他非常意外。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乡下人的想法和感情罢了。要是本位田又八在这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但是武藏现在不知所措。他不知如何处理眼前的情况，面对老态龙钟的老婆婆和老朽武者的挑战，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一直沉默不语，一脸难堪。

轿夫们看此光景，说道：

“活该!”

“害怕了吧!”

“像个男子汉,跟老人家打呀!”

众人叫骂不止，在一旁声援。

而阿杉婆似乎动了肝火，眼皮眨个不停，用力摇着头，对轿夫们说道：

“啰嗦！你们只要在一旁当证人就够了。我们两人要是阵亡了，可要把我们的骨灰送回宫本村！只有这点要拜托你们。除此之外，不准废话，也不准插手。”

说完，抽出短刀，瞪着武藏，向前跨一步。

“武藏——”老太婆又叫一次。

“你本来在村子里叫新免武藏，我这阿婆叫你恶藏。听说你现在改了名

字，叫宫本武藏——这名似乎很了不起呢……呵、呵、呵！”

她摇着满是皱纹的脖子，在拔刀之前，想先声夺人。

“你以为改了名字，我这老太婆就找不到你了？真幼稚！老天爷帮我，你逃到哪里，他就指引我到哪里……来吧！看是你高明，取走阿婆的头、还是由我了结你的性命，我们拼个胜负吧！”

权叔也扯着沙哑的声音说道：

“你被赶出宫本村已经五年了。你可知道，我们为了找你费了多少工夫？这回来清水寺拜拜，在此碰到你，的确令人欣慰。别以为我老了，渊川权六不会输给你这个小鬼的。你醒醒吧！”

他拔出刀来，白光一闪，说道：

“阿婆，危险，躲到我后面！”

他护着她。

“你说什么？”

老太婆反而斥骂权叔：

“你才要注意，你是中过风的人，留神脚底下别摔着了。”

“什么，清水寺的众菩萨会保佑我！”

“没错，权叔，本位田家的祖先也在后头助阵呢，别怕。”

“武藏，杀！”

“杀！”

两人从远处一起杀过来了。然而，武藏完全不理，像个哑巴似地默不作声。阿杉婆见状，说道：

“怕了吧，武藏！”

她缓缓地绕到他旁边，正想一刀砍下去，没想却绊到了石头，跌在武藏脚边。

“啊，她被砍伤了！”

周围的人墙突然一阵骚动。

“快点帮她忙呀！”

有人大叫，权叔却失了神，呆呆地瞪着武藏。

——虽然如此，阿婆的确神勇，她立刻拾起掉在地上的短刀，自己站起来，奔回权叔身后，马上又转身面对武藏，重新摆好架式。

“笨蛋，你的刀是装饰品吗？没胆子砍呀？”

一直面无表情的武藏，这才第一次开口：

“没！”

他放声大叫。

接着迈步走了出去，权叔和阿杉婆立刻往两边跳开。

“要、要到哪里去，武藏——”

“没！”

“等等！你给我站住！”

“没！”

武藏三次的回答都一样。他眼看前方，用力挤开人群，继续向前直走。

“嘿！武藏要逃走了！”

老太婆慌忙叫道。

“别给逃走了！”

人墙立刻崩溃，轿夫们跑向前去，想再度围住他的去路。

“……咦？”

“奇怪了？”

围是围住了，却不见武藏。

三年坡，以及茶碗坡上，有很多正要回家的人，他们看到武藏的身影像猫一般跳到西门边六尺高的边墙上，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大家都不相信，权叔和阿杉婆更不相信。他们猜想：武藏是不是逃到后山去了？还是躲到御堂的地板下去了？他们到处狂奔，四下寻找，直到夕阳西下。



劈、劈、劈……打麦秆的杵声，响彻整个细民镇。养牛人家以及抄纸店，因为细雨绵绵，房屋被腐蚀得霉味四溢。这时北野里正是田里收工的时刻，虽然已近黄昏，却很少有人家冒出暖暖的炊烟。

屋檐下挂着写了“客栈”两字的斗笠，有个人趴在泥地间大叫：

“老爷爷！客栈的老爷爷……没人在吗？”

那人精神饱满，声音显得比身材还要宏大，原来是经常溜来这里的酒馆小伙计。

他顶多十一岁。

他的头发沾了雨滴，闪闪发光，蓬松地盖住耳朵，活像图画中的河童①。他穿着长袖短上衣，系着绳腰带，浑身沾满了泥巴。

“是阿城吗？”

客栈爷爷在里面问道。

“嗯，是我！”

“今天客人都还没回来，不要酒。”

“可是回来了就要喝吧？准备着不好吗？”

①河童：想像中的动物，身体如幼儿，嘴尖，手脚有蹼，头顶有个蓄水的盘状凹陷。

“如果客人要喝,我去拿就是了!”

“……老爷爷,您在那儿做什么呀?”

“明天有驮夫要去鞍马，我要托他带信给朋友，正在写呢！可是得一个一个字的慢慢想，累得手臂都僵了！烦死人了，你别吵我。”

“咦,您老想得腰都弯了,还记不得字吗?”

“你这小鬼,又耍嘴皮子了,讨打呀!”

“我来帮您写。”

“你在说笑呀?”

“我说真的！哈哈！芋头的‘芋’哪是这样？您写的是竹竿的‘竿’啊！”

“啰嗦!”

“我不是啰嗦！我就是看不下去。老爷爷！您要送竹竿给鞍马的朋友吗？”

“要送芋头。”

“那就不要逞强,改成‘芋’不就得了吗?”

“我要是知道,开始就不会写错了。”

“咦……不行呀!老爷爷……这信除了您之外,没人看得懂啊!”

“好吧!那你写写看。”

老爷爷把笔递给他。

“我写,您别抱怨,别抱怨喔!”

酒馆的小伙计城太郎拿着笔，坐在入口处的横木框上。

“你这个笨蛋!”

“什么?您不会写字,还骂人笨蛋。”

“你鼻涕流到纸上了!”

“哦!是吗?这算是小费好了。”

他揉了揉那张纸，擤了鼻涕之后才丢掉。

“好了!要写什么?”

他握笔的姿势很正确，把客栈老爷爷讲的话，熟练地写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早上没带雨具就出门的客人，踩着泥泞的马路，拖着沾满泥的鞋子，脚步沉重地进门来了。他把遮雨用的麻袋往檐下一丢，说道：

“啊啊,梅花也快谢了!”

他一面看着这棵每天早上让他心情愉快的红梅，一面拧着湿透的衣袖。

正是武藏。

他在客栈已经住了二十几天，因此，回到这里，就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武藏一进泥地间就看到这个经常来此跑腿的酒馆少年，正与老板头碰头不知在做什么。武藏想看个究竟，默不作声，走到他们背后。

“哎呀!你真坏!”

城太郎一看到武藏，急忙把笔纸藏到背后。

“给我看看。”

武藏故意逗他。

“不要！”

城太郎摇着头。

“我说外头那匹马啊……”

城太郎顾左右而言他。武藏脱下湿答答的裤子，交给客栈老板，笑答：

“哈哈哈！我才不吃你这一手。”

城太郎反问：

“不吃手，那吃脚吧？”

“要吃脚，就吃章鱼的脚。”

城太郎欢呼：

“吃章鱼下酒——大叔！吃章鱼下酒。我去拿酒来！”

“拿什么？”

“酒啊！”

“哈哈哈！你这小子可真会耍诈。这下子我又得向你买酒了！”

“五合①。”

“不要那么多。”

“三合②。”

“喝不了。”

“那……要多少？宫本先生您真小气。”

“碰到你真没办法。老实说，我钱不够，我是个武人。别那样责备人嘛！”

“好吧！那我算您便宜一点好了！不过，有个条件，大叔！您要再说有趣的故事给我听喔！”

城太郎精神抖擞地跑向雨中。武藏看着他留下来的信，说道：

“老伯，这是刚才那少年写的吗？”

“没错！……没想到小鬼那么聪明，吓了我一跳呢！”

“嗯——”

他觉得很不错，正看得入神。

“老伯，有没有干衣服？要是没有，睡衣也好，借一下。”

“我就知道您会湿淋淋地回来，早已拿出来放在这里了！”

武藏到井边冲洗完毕，换上干衣服，坐到火炉旁。

这会儿工夫，火炉上方的挂钩已挂上锅子，还有香喷喷的食物、碗盘都摆

①②合：一种酒具。

好了。

“这小毛头！不知在干什么？去这么久。”

“他几岁了？”

“听说十一岁了。”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啊！”

“他七岁左右就在酒馆跑腿，每天和驮夫、附近抄纸店的人、旅人混在一起，也难怪如此。”

“可是——在那种环境之下，为何能写一手好字呢？”

“有那么好吗？”

“他的字虽然还脱不了小孩的稚气，但在稚拙的笔法当中，好像又有一分不知该称为天真还是什么的气质……对了……以剑道的说法，他的字极为流畅。将来他会成大器！”

“您说成大器，是什么意思？”

“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

“真的？”

老板打开锅盖看了一下。

“还没来喔！那小家伙是不是又在半路玩了起来？”

他嘀咕个不停，这时，泥地间终于响起脚步声。

“老爷爷！酒拿来喽！”

“你在干什么呀？客人等着要喝呢！”

“可是，我一回去，店里面也有客人要招呼啊！有一个醉汉抓着我，硬是问了我一大堆问题。”

“问什么？”

“问宫本先生的事啊！”

“你是不是又多嘴，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了？”

“即使我不说，这一带也是无人不知前天在清水寺发生的事。隔壁的老板娘，还有前面漆器店老板的女儿，那天刚好都去寺里参拜，大家都看到大叔被一群轿夫团团围住呢！”

武藏本来盘腿坐在炉前，默不作声，现在突然用拜托的语气说道：

“小兄弟！别再提这事了，好吗？”

城太郎十分机灵，一见他脸色不对，立刻岔开话题。

“大叔！今晚我可不可以留在这儿玩？”

“你不必回家帮忙吗？”

“啊，店里没事。”

“那么，跟大叔一起吃晚饭吧！”

“我来温酒！温酒我最在行。”

他把酒壶埋在火炉的炭灰里。

“大叔，温好了！”

“真好喝。”

“大叔，您喜欢喝酒吗？”

“喜欢。”

“可是，没钱就喝不成了，对不对……”

“嗯……”

“当兵法家的人大都跟随大将军，领很高的俸禄，对吧？店里客人还告诉过我，以前冢原卜传出巡的时候，都叫部下拉着备用马，贴身护卫的拳头上还停着老鹰，浩浩荡荡地带着七八十个家臣出门呢！”

“嗯，没错。”

“听说跟随德川家康的柳生大人在江户领一万一千五百石的俸禄。是真的吗？”

“是真的。”

“大家都如此，为何大叔那么穷呢？”

“因为我还在学习嘛！”

“这么说，你要到几岁才会像上泉伊势守或冢原卜传那样威风，带众多部下出巡呢？”

“这个……我可能无法成为那种大人物喔！”

“你武功不够高强吗？大叔！”

“在清水寺看到我的人可能都如此说我吧！反正我是逃出来的。”

“附近的人都说住在客栈的年轻修行武者根本不行。我听了很生气啊！”

“哈哈哈！还好不是你在批评我。”

“因为我是晚辈呀！大叔！在漆器店里，造纸店和水桶店的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练习剑术。您到那儿去跟他们比赛，赢他们一次。”

“好好！”

城太郎讲什么，武藏都点头答应，他喜欢这少年。大概自己也还是个少年的缘故吧，很快就能和他打成一片。也可能因为他没有兄弟，几乎不曾享受过家的甜蜜，才会如此。在他的下意识里，经常会追寻类似的感情，以安慰孤独的心灵。

“这种事以后别再提了——现在换我问你，你家乡在哪里？”

“姬路。”

“什么，在播州？”

“听您的口音，大叔是作州人吧？”

“没错，两地离得很近——你父亲在姬路是做什么的？”

“我父亲是武士,武士喔!”

“哦……”

原来如此！武藏虽然很意外，但也恍然大悟。然后再问他父亲的姓名。

“我父亲叫青木丹左卫门，以前曾领饷五百石喔！可是，当我六岁的时候，他失业成了浪人，之后来到京都，越来越穷，所以把我寄在酒馆，自己到虚无僧寺念佛去了。”

城太郎边回忆边说：

“所以，我说什么也要当个武士。要当武士，最重要的是要练好剑法吧？大叔！拜托！收我为徒——我愿为您做任何事。”

武藏当然不肯，但是少年苦苦哀求。武藏一时之间还没认真考虑答不答应，因为他万万没想到那个八字胡——叫青木丹左的人——会是如此下场。既然投身剑术，早就应该有赌上身家性命、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觉悟，但是，亲眼目睹这样的人生起伏，却勾起了他另一种落寞感，内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连酒都醒了。

想不到这小孩这么倔，怎么哄都不肯听。连客栈的老爷爷也来帮腔，又骂又劝的，情况却越来越糟，他缠着武藏，抓着他的手臂，又抱着他，死求活求，最后竟哭了起来。武藏拗不过他，只好说：

“好，好，收你为徒。但是，今晚一定要回家去跟你老板说清楚，再下决定喔!”

城太郎总算心甘情愿地回家去了。

次日早晨。

“老伯，这段日子,劳您照顾了，我想到奈良去,请帮我准备便当。”

“咦，要走了？”

事出突然，老爷爷非常惊讶。

“是不是那小毛头求您那些无聊的事，才突然要走……”

“不是！不是！不是小家伙的缘故。我老早以前就有这个愿望，听说位于大和的宝藏院的长枪术非常有名，我要去看看。等一下小家伙来了，可能会不高兴,就交给您处理了!”

“唉呀，小孩子哭闹一下就没事了!”

“还有,酒馆老板那儿,也帮我交代一下。”

武藏离开了客栈。

红梅的花瓣撒落在泥泞的地上，今早已不再下雨，微风抚着肌肤，跟昨日的风雨大不相同。

三条口的水位高涨，水色混浊。桥旁有许多骑马武士，正对来往的人一一盘查。

打听之下，才知道原来江户将军即将上京，先遣的各大小诸侯今天已先到达，所以以此压制蠢蠢欲动的浪人。

武藏答话时，态度从容，安然过了关。此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既不属大阪方面，也不属德川方面，而是一名毫无政治色彩的真正浪人了。

——回想当年，真是太可笑了。

当年，自己竟凭着一股豪气，背着一把长枪就去参加关原之役。

他的父亲跟随的主君是大阪方面的人马，他的故乡也深受英雄太阁①的威势影响，少年时在火炉边听到的也全是那位英雄的事迹和伟大人格，这些深植在他脑海里。现在要是有人问他：

要投效关东还是大阪？

他的直觉反应一定会回答：

大阪。

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存着这种情怀。

——然而，在关原他已有所领悟，手持长枪，混在步兵里，在大军中不管怎么卖力，对结果根本毫无影响，也无法完成他伟大的奉公理想。

如果抱着一切只为主君的心情，也就死而无憾，而且这种死也非常有意义。但是，武藏和又八当时的心情并非如此。当时内心燃烧的只有功名，只是要去捡拾不需本钱的利禄而已。

之后泽庵教他，生命就是一颗明珠。仔细思量，那根本不是不需本钱，而是拿人生最重要的本钱去换取微薄的俸禄——而且是像抽签一样抱着侥幸心理。想到当时那份单纯，武藏不觉苦笑。

“看到醍醐城了！”

肌肤渗出了汗水，武藏停下脚步。不知不觉已爬到高山上。突然，他听到远方传来叫声：“大叔！”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

“大叔！”

“啊？”

武藏眼前立刻出现了那像河童般的少年迎风跑来的画面。

果不出所料，城太郎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路的尽头。

“大叔！大叔骗人！”

城太郎口里骂着，脸上一副就快哭出来的表情，上气不接下气，追了过来。

——他还是追来了！

①太阁：指丰臣秀吉。

武藏虽然心里很无奈，却露出明朗的笑容，转身等他。

他的速度很快，非常的快。

城太郎一看到武藏，立刻飞奔过来。他的身影，活像只小黑天狗。

等他一靠近，看到他那一身七拼八凑的打扮，武藏嘴边又添上了一抹苦笑。城太郎换了跟昨夜不一样的衣服，看得出是刻意打扮的。当然，上衣只到腰的一半，袖子也一半，腰带上斜插着一把比身子还长的木刀，背上挂着跟雨伞一样大的斗笠。

“大叔！”

城太郎叫了一声，便扑到武藏怀里，抱着他说：

“大骗子！”

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怎么啦？小家伙！”

武藏亲切地抱着他，城太郎心知在荒郊野外，所以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

武藏终于开口道：

“谁是爱哭虫呀！”

“不知道啦！不知道啦！”

城太郎摇着身体，说道：

“大人可以骗小孩的吗？昨天晚上您才说要收我为徒，可是今天却丢下我一走了之，大人可以这样做吗？”

“是我不好！”

他一道歉，城太郎的哭声立刻变得像在撒娇一般，吸着鼻涕，小声饮泣。

“好了，别哭了……我不是存心骗你，但是，你有父亲，有主人，没经过他们同意，我不能带你走，所以才叫你跟他们商量后再来。”

“那您应该等我的回音啊！”

“所以我才向你道歉啊——你跟老板说过了吗？”

“嗯……”

他终于安静下来，从身旁树上摘了两片叶子。正纳闷他要干什么，原来是用来擤鼻涕。

“那你主人怎么说？”

“他说‘去吧！’”

“唔……”

“他说像你这样的小毛头，有头有脸的武术家或武馆，绝不可能收你为徒。那个住在客栈的人，大家都说他不行，刚好当你的师父。临别时还送我这把木剑。”

“哈哈哈哈！你老板真有趣！”

“后来到客栈爷爷那儿，老爷爷不在，我看到屋檐下挂着这个斗笠，随手就拿来了！”

“那不是客栈的招牌吗?上面还写着‘客栈’两个字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下雨没斗笠,可就麻烦了!”

这会儿拜师之礼算是完成了。武藏也死了心，知道是无法阻止了。

一想到这小孩的父亲青木丹左的落魄，还有自己的宿缘，武藏也认为自己真的应该照顾这个小孩，直到他长大成人。

“啊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件事,大叔!”

城太郎一放心，才突然想起一件事，手探入怀里摸了半天。

“有了……就是这个。”

他拿出一封信。

武藏好奇的问：

“那是什么?”

“昨晚我拿酒去给大叔的时候，不是说过店里有个浪人抓着我硬是问了很多关于大叔的事吗?”

“对,你提过这事。”

“后来我回到店里的时候，那个浪人醉醺醺地又问同样的问题。他喝得烂醉，总共喝了两升喔！最后，还写了这信，叫我交给大叔。”

“……”

武藏斜着头，狐疑地翻过信封的背面。

信封的背面竟然写着——

本位田又八

字迹潦草，纠在一起。看起来连字体都醉了。

“啊……又八写的……”

他急忙打开信封。武藏读着信，又是怀念又是悲伤，心情非常复杂。

又八喝了两升酒，字迹虽然不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但是语句已经支离破碎，好不容易才看懂，信上写着：

伊吹山下一别以来，无法忘怀乡土，更难忘旧友。不想日前在吉冈武馆，忽闻兄台之名，百感交集，见面与否，举棋不定，因而到酒馆买醉。

这些字句写得还算清楚，接下来就越来越潦草了。

然而我跟兄台分别后，却为女色所困，好吃懒做，连肉都要生

蛆了。怏怏无为过了五年。

今日，君之剑名已传遍京都。

有人说：武藏很厉害！有人却说：武藏懦弱，最会开溜。又有人说：那个剑侠像个谜。我才不管别人怎么说，只暗自庆幸兄台的剑在京都已掀起了阵阵涟漪。

想来——

君原本就聪明，理应成为剑道高手，出人头地。

反观现在的我——

愚蠢，愚蠢，如今蠢人瞻仰贤友，不觉羞愧欲死。

但是，等着瞧吧！人生还长，未来尚不可测。此刻不欲见君，只盼后会有期。

祝君健康。

本以为信已结束，没想还有补充，看来似乎十万火急。内容大致是这样：

吉冈武馆数千门人，为了前次事件，怀恨甚深，正大肆搜寻君之踪迹，宜特别注意。君之剑法，好不容易才开始崭露头角，绝不可平白送命。我立志要等成大器之后，才与君碰面，促膝长谈，回忆过往。就当作跟我比赛，一定要珍重自己，好好活下去。

这段文字看来友情洋溢，但忠告当中，又夹杂着又八夸大的老毛病。

武藏阅毕，黯然神伤，心想：

为何他不说——哇！好久不见，好想念你？

“城太郎！你问过这人住哪里吗？”

“没问。”

“酒馆的人知不知道？”

“应该不知道吧！”

“他常来吗？”

“不，这是第一次。”

——可惜！武藏心想如果知道又八住哪里，一定立刻回京都找他，可惜毫无线索。

真想见他，想再一次敲醒又八。武藏现在仍然没放弃对又八的友情，想帮他从自暴自弃中站起来。

这样做才可以消除又八母亲对自己的误会。

武藏默不作声地走在前头。此路通往醍醐城城下，六地藏四街道的岔路，已出现在眼前。

“城太郎!有件重要的事想拜托你,可以吗?”

武藏突然开口。

“要我做什么?大叔!”

“我想拜托你跑一趟。”

“去哪里?”

“京都。”

“好不容易追到这里,又要我回去啊?”

“我想拜托你带信到四条的吉冈武馆。”

“……”

城太郎低头踢着脚边的石头。

“你不愿意?”

武藏低下头探视他的脸。

“不是……”

他摇摇头，神情暧昧。

“不是不愿意，大叔！您这么做是不是又想把我甩掉？”

看他用怀疑的眼神望着自己，武藏一阵羞愧。城太郎不信任武藏，也是有原因的啊！

“不,武士绝不说谎。昨天的事,请原谅大叔。”

“好,我去。”

两人进入六阿弥陀岔路上的小茶馆，叫了便当和茶水。武藏利用这个空当把信写好，内容大致如下：

致吉冈清十郎

听说阁下与门下弟子大举寻找在下的行踪，现在我人在大和路上，无意改变行程，预定以一年的时间，游历伊贺、伊势，还有其他地区，自我进修。先前拜访阁下，不巧无法一睹尊容，在下同感遗憾。在此跟您约定，明春一月或二月间，一定再度拜访——当然，阁下也会继续修行练习。在下也期许这一刻，介时定要磨炼自己的钝剑，重新拜访。在此祈求名声响亮的拳法老师之门，不再发生惨败事件，敬请自重为荷。

语气郑重,又有豪迈之气,他署名“新免宫本武藏敬上”。

收件人则写着“吉冈清十郎阁下及全体门徒”。

写完之后，交给城太郎。

“只要把这个丢到四条的武馆,就可以回来喽?”

“……不，一定要到大门交给门房之后才能离开。”

“……好，我知道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是，这事对你来说可能困难了点……”

“什么事？什么事？”

“昨晚叫你给我带信的醉汉，叫本位田又八，是我的旧友。我很想见他。”

“那简单！”

“怎么找呢？”

“上每个酒馆问。”

“哈哈哈！这也是好办法。但是，从他的信上看，他好像认识吉冈家的人。所以我想可以问问吉冈家的人！”

“问到了之后呢？”

“你去见那个本位田又八，转告我的话。就说明年一月一日到七日之间，每天早上我都会在五条的大桥上等他，要他到那里跟我会面。”

“只要这样跟他说就好了吗？”

“嗯——我一定要见他。你要告诉他是武藏交代的喔！”

“知道了！——可是，我回来之前，大叔要在哪里等我呢？”

“这样好了，我先到奈良。你到那边后，只要向长枪宝藏院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住哪里了！”

“一言为定喔！”

“哈哈哈！又开始怀疑我了，这回要是我食言，就砍我的头！”

武藏笑着走出茶馆。

然后武藏往奈良。城太郎回京都。

此刻，四街道上斗笠、飞燕、马嘶声混杂在一起，好不热闹。城太郎回过头，看见武藏还站在原地看他。两人远远地会心一笑，挥手道别。



恋情之风
抚着袖角
哎袖子本已不轻
再添上恋情
其重无比

朱实哼着看阿国歌舞团表演时所学的小调，从后门下到高濑川河里，在那儿清洗衣物。布在水中扬开的时候，飘着落花的水面，也掀起阵阵漩涡。

满腹的思念
却佯装不相思
宛如表面安详的情海
底下却是波涛汹涌

有人在河堤上对她说：
“阿姨!你唱得真好!”
朱实回头问道：
“是谁?”
原来是个矮个儿的小毛头，腰上横插着长木刀，背着大斗笠。朱实一瞪眼，他便转着圆滚滚的大眼睛，露齿而笑，神情老练。
“你是哪来的小子?竟然叫我阿姨,我还是姑娘呢!”
“那——叫你丫头。”
“呸!你还是个小毛头,没资格戏弄良家妇女。看你还淌着鼻涕呢!”
“可是,人家有事要问你嘛!”
“哎呀!只顾着跟你讲话,衣服都流走了啦!”
“我去捡回来。”
城太郎追着那块被河水冲走的布裙，长木刀刚好派上用场，一勾就勾到了。
“谢谢你!你要问我什么事?”
“这附近有没有叫做艾草屋的茶馆?”
“叫做艾草屋的,就只有那边那间,是我家开的。”
“真的啊?——找得我好辛苦。”
“你从哪里来的?”
“那边。”
“那边?那边是哪边?”
“我也不太清楚自己从哪里来。”
“这小孩真奇怪。”
“你说谁奇怪?”
“好了好了!”朱实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到我家有何贵干?”
“本位田又八是不是住在你家？我问过四条吉冈武馆的人，他们说到这里问就知道了。”
“他不在。”
“骗人!”
“真的不在——虽然他以前是住在我家。”
“现在他在哪里?”

“不知道。”
“帮我问问好吗？”
“我母亲也不知道——因为他是离家出走的。”
“真伤脑筋！”
“谁要你来的？”
“我师父。”
“谁是你师父？”
“宫本武藏(musashi)。”
“有带信或东西来吗？”
“没有。”
城太郎脸转向一旁，眼神迷惘，望着脚边的漩涡。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没带信,你这小信差真奇怪！”
“我带口信。”
“什么口信？也许——说不定他再也不回来了，但要是回来，我可以帮你转告又八哥哥。”
“这样好吗？”
“跟我商量也无济于事,自己决定吧！”
“好,就这么办……是这样的,有一个人说一定要见又八。”
“谁？”
“宫本先生。他说明年一月一日到七日之间每天早上会在五条大桥上等候，请又八先生在这七天中,找一天去跟他会面。”
“呵呵呵！呵呵……哎呀！这口信可真长呀！你师父跟你一样与众不同呢……啊！笑痛肚皮了！”

城太郎鼓着腮帮子骂道：
“有什么好笑的！你这个臭茄子！”
朱实吃了一惊，马上停住自己的笑声。
“哎呀！生气了？”
“当然生气,人家可是很有礼貌地在拜托你喔！”
“抱歉、抱歉！我不笑了——如果又八哥哥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真的？”
“真的。”
她咬住嘴唇，以免再笑出来，点头回答。
“你说……他叫什么来着……要你传话的人。”
“你真健忘,他叫宫本武藏。”
“‘武藏’是哪两个字？”

“武(mu)是武士的武……”

一边说，城太郎一边拾起脚边的树枝，在河边沙地上写给她看。

“就是这样。”

朱实一直盯着着沙上的字：

“啊……这不念做‘takezou（武藏）’吗？”

“是 musashi（武藏）。”

“但是也可念成 takezou（武藏）。”

“你真顽固！”

他把树枝往河里一丢，看着它飘走。

朱实盯着着沙地上的字，眼睛眨也不眨，一直沉思不语。

好不容易，她的双眸才从城太郎脚边移到脸上，又仔仔细细把他看了一遍，然后叹口气问道：

“这个叫做武藏的人，老家是不是在美作的吉野乡？”

“没错啊！我是播州人，师父住在宫本村，我们是邻居。”

“他是不是身材高大，很有男子气概？对了！他头发从不剃成月代形①，对不对？”

“你可真清楚啊！”

“以前他告诉过我，因为他小时候头皮上长过疔疮，若是剃成月代形，结的疤就会露出来，不好看，所以才留着头发。”

“你说以前，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就是关原之役那年的秋天。”

“你以前就认识我师父了？”

“……”

朱实没回答。她没空回答，此刻，美好的回忆充满胸怀，正奏着甜美的曲子呢！

……武藏哥哥！

朱实很想见到武藏，浑身颤抖不已。看到母亲的所作所为——又目睹又八的转变——她深深觉得自己当初选择武藏是选对了。她暗地里庆幸自己还是单身——武藏果然跟又八截然不同。

她在茶馆不知见过多少男人，深知自己的未来绝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她看不起那些恶心的男人，却把五年前武藏的影子偷偷地埋在内心深处，有时还伴着歌声，独自享受着这惟一的梦想。

“那么，拜托你了。如果看到那个叫又八的，一定要转告他喔！”

交代好之后，城太郎又急着赶路，跑上河堤。

①月代形：前额至头顶的头发剃成半月形。

“喂！等一等！”

朱实追了过去。抓住他的手，好像有话跟他说。城太郎看见朱实脸上泛着红晕，娇美无比。

朱实热血沸腾，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城太郎回答“城太郎”，看着她迷人的兴奋模样，觉得很奇怪。

“这么说来，城太郎小弟！你经常跟武藏(takezou)先生在一起喽！”

“应该是武藏(musashi)才对吧？”

“啊……对对，是武藏先生。”

“嗯！”

“我一定要见那个人，他住哪里？”

“他家吗？他没家。”

“咦？为什么？”

“因为他还是修行武者。”

“他住的旅馆呢？”

“到奈良的宝藏院去问就知道喽！”

“唉……我还以为他在京都呢！”

“明年他会来。明年一月。”

朱实好像中了邪一样，神思恍惚。突然，阿甲从她背后的厨房窗口喊道：

“朱实啊！你在那边干什么呀？别跟那野孩子在那儿偷懒。事情做完了就快点回来。”

朱实平常对母亲就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竟脱口而出。

“这个小孩来找又八哥哥，我不是在跟他解释吗？你以为我是供人使唤的吗？”

阿甲的脸探出窗口，皱着眉，仿佛又生病似的。是谁把你养大的？会这样跟我顶嘴——但她没说出口，只瞪着白眼，说道：

“又八？……又八有什么好说的？这种人已不是我们家的人了！跟他说不知道，不就打发了吗？又八没脸回来了。你拉着那野孩子，在拜托他什么事啊？别理他了！”

城太郎吓呆了，嘀咕着：

“不要把人当傻瓜，我可不是野孩子喔！”

阿甲好像在监视城太郎和朱实讲话，说道：

“朱实，进来！”

“……可是，衣服还留在河边呢！”

“等一会儿叫下女去拿。你去梳洗梳洗，还得化妆呢！要是清十郎先生又

突然来访，被他撞见你这副样子，他对你的印象就要大打折扣喽！”

“啐……那种人对我印象打折扣,我才高兴呢!”

朱实愤愤不平，很不情愿地跑进家门。

阿甲的脸也随之消失在窗口。城太郎对着关闭的窗户扮鬼脸。

“耶!老太婆还擦那么厚的白粉,真恶心!”

话刚说完，那窗户又开了。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看看!”

“啊!被她听到了!”

他急忙想逃，可是一锅洗锅水已哗啦啦地浇到了他的头上，城太郎变成了一只落汤鸡！

他扮着鬼脸，抓掉领口上的菜叶，用全力大声唱出他的嫌恶，边唱边逃出去——

本能寺西边的小路
有个阴森老巫女
化着白妆
生了汉娃
还生了红毛子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路上来了一辆牛车，车上堆满了麻袋，里头装的不知是稻米还是豆子，看来是有钱施主的布施品。车上面插着一块木牌,用黑墨写着“奉献兴福寺”。

一提到奈良就会联想到兴福寺，而一提到兴福寺就会想到奈良。城太郎好像也只知道这座有名的寺庙。

“哎呀!我的车子跑掉了。”

他飞奔追上，立刻跳上车尾。

转身坐好，位子大小刚刚好。更奢侈的是，软软的布袋正好当他的靠背。

沿途映入眼帘的有绿油油的茶园、含苞待放的樱花，还有一面荷锄耕作一面祈求老天保佑今年麦田不再受兵马摧残的农夫，河边还可看到女人舀水洗菜。

这是安详宁静的大和街道。

“这牛车可真舒服!”

城太郎心情愉快，打算一路睡到奈良。偶尔，轮子碾到石块，嘎嘎作响，车身的摇晃也让他乐不可支。一想到是坐在会动的东西上——不只会动，还会前进——就足以让这少年心花怒放。

哎呀！哎呀！那里在鸡飞狗跳喔！阿婆阿婆！你没看到小老鼠在偷鸡蛋呀？……谁家小孩跌倒了，哭个不停啊？有匹马跑过来了！

这些景象从眼角飞逝而过，都在引起城太郎的兴趣。离开村子，眼前出现两排树，他顺手抓了路边一片茶花的叶子，放在双唇间吹起调子来。

同样一匹马
大将一骑
威风凛凛
镶金轮子
亮晶晶
亮——晶——晶
同样一匹马
身陷泥田
拉呀驮呀
年年贫
贫——贫——贫

走在前头的车夫听到了，回头看个究竟。

“是谁？”

车夫看不到任何人，又继续赶路。

亮晶晶啊
亮——晶——晶

这回车夫把牛绳一丢，绕到牛车后头，当头一拳。

“你这野孩子！”

“哇，好痛！”

“谁让你偷搭便车的？”

“不行吗？”

“当然不行！”

“又不是老伯你在拉车，有什么关系？”

“还贫嘴！”

城太郎像颗球一般地被丢到地上，滚到街边的树根前。

车轮像在嘲笑他一样，嘎嘎嘎地离他而去。城太郎一骨碌地爬了起来，忽然脸色大变，瞪着大眼睛，在地上四处寻找——好像掉了什么东西。

“咦?不见了！”

他把武藏的信送到吉冈武馆之后，对方交给他一封回函，要他带回。他特地把信装在竹筒里，还挂在脖子上以免遗失——现在，这个东西不见了！

“糟了!糟了！”

城太郎找的范围越来越广。此时，有个一身游客装扮的女子看到他的模样，笑着靠近他问道：

“是不是掉东西了?”

城太郎抬起头，看了一眼那女人斗笠下的脸，回道：

“嗯……”

他心不在焉地点头，目光立刻回到地上。歪头皱眉，继续寻找。

“掉了钱?”

“唔……唔……”

不管女人问什么，城太郎都当作耳边风，什么也没听进去。

旅行的女子面露微笑。

“那……是不是个一尺左右、绑着绳子的竹筒?”

“对!就是那个！”

“如果没错的话，刚才你在万福寺是不是逗弄过绑在路旁的马匹，被马夫臭骂一顿？”

“啊……”

“你吓一跳逃跑的时候，竹筒的绳子断了，掉在路上。当时有个武士，正在跟马夫讲话，好像被他捡去了，你回去问问看。”

“真的?”

“真的。”

“谢了!”

他正要跑去。

“啊！喂喂！不必去了！那个武士刚好走过来了。你看！那个人穿着粗布裤子,正笑眯眯地走过来了,就是他。”

城太郎看着女子所指的人。

“那个人?”

城太郎瞪着大眼，等他过来。

那人年约四十，身材魁梧。蓄着山羊胡子，胸肩宽厚，异于常人。他穿皮袜草鞋，走起路来，脚踏实地，虎虎生风。城太郎猜想那人可能是哪个诸侯的家臣，一向圆滑的他现在竟无法开口。

还好对方先开口：

“小毛头!”

“是。,,

“在万福寺掉了这信筒的人,是你吧?”

“是,没错!”

“什么没错?也不道谢。”

“对不起。”

“里头装的是重要的回信吧？信差还一路逗马、坐便车，这么贪玩，要是耽误了时间，对你主人如何交代？”

“武士大叔!你看过内容啦?”

“捡到东西，应该检查一下才物归原主。但是，我没看信的内容。你也确定一下再收回。”

城太郎拔掉信筒盖，往里头瞄了一眼。吉冈武馆的回函确实还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立刻将竹筒挂到脖子上，自言自语道：

“这回不会再搞丢了!”

旅行的女子看到城太郎欣喜若狂，也感染了他的喜悦，帮他道谢：

“谢谢您,帮了大忙,还这么客气。”

山羊胡武士、城太郎和那女子并肩走着，问道：

“姑娘!这小毛头跟你一路吗?”

“不是,根本不认识。”

“哈哈哈！怪不得怎么看都不相称。这小毛头真有趣，斗笠上还写着‘客栈’呢！”

“真是天真无邪,不知要到哪里?”

城太郎夹在两人中间，又活蹦乱跳了。

“我吗?我要到奈良的宝藏院。”

说毕，却直盯着着她腰带上的旧锦袋说道：

“咦?姑娘,你也有信筒啊?可别弄丢喽!”

“信筒?”

“插在你腰带上的那个啊!”

“呵呵!这不是装信用的竹筒,这是笛子。”

“笛子——”

城太郎闪着好奇的目光，毫不客气地靠近她的胸部。然后若有所思地，又把她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虽然是小孩子，但还是分得出美丑。除了美丑，还能率真地感受到清纯与否。

城太郎尊敬地望着眼前的女性，心想她好美呀！一想到能跟这么美丽的女性同路，真是个意外飞来的福气，突然间心中小鹿乱撞，接着便飘飘然起来了。

“原来是笛子啊？”

他又多了一分钦佩，问道：

“阿姨，你会吹吗？”

才一开口，城太郎立刻想起上次称艾草店的年轻女子“阿姨”，被对方骂了一顿，又急忙改口：

“姑娘，请问芳名？”

他一本正经，问了这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旅行的女子被他问得直笑。

“呵呵呵呵！”

她没回答城太郎的问题，只望着走在城太郎另一边的山羊胡武士，笑个不停。

像熊一样壮的山羊胡武士，露出了洁白坚固的牙齿，哄然大笑：

“看来你这个小不点，还真有两下子——问别人姓名之前，先要报上自己的名字才有礼貌。”

“我叫城太郎。”

“呵呵……”

“好狡猾喔，只有我报名字。对了，武士大叔还没报上名来。”

“我吗？”

他也一副伤脑筋的表情，说道：

“我姓庄田。”

“庄田先生——大名呢？”

“名字恕不奉告。”

“这回换姑娘了，两位男士都报出字号了，你不说就不礼貌。”

“我叫阿通。”

“阿通姑娘。”

原以为他这下子心满意足了，没想到竟然没完没了。

“为什么你要带着笛子呢？”

“这是我用来糊口的宝贝。”

“那，阿通姑娘是吹笛手喽？”

“嗯……不知道有没有吹笛手这种行业，但是我就是靠这把笛子才能走这么长的路，应该可以说是吹笛手吧！”

“你吹的是不是像祇园、加茂山演奏的那种神乐？”

“不是。”

“那是舞笛？”
“也不是。”
“那你吹哪一种嘛？”
“就是普通的横笛。”
这时，庄田武士一眼瞥见城太郎腰上的长木剑。
“城太郎！你腰上挂的是什么？”
“武士竟然不认识木剑。”
“我是问你为什么带这木剑？”
“为了学剑术嘛！”
“你有师父吗？”
“有啊！”
“啊哈！就是那回函的收信人？”
“没错。”
“能当你师父的人，想必很有能耐喔？”
“也不尽然。”
“他不厉害吗？”
“嗯，大家好像都说他还不够行。”
“拜个不够行的师父，很伤脑筋吧？”
“我也很笨，所以没关系。”
“你多少学了一点吧？”
“还没，什么都没学！”
“啊哈哈哈哈！跟你一起，走路都不觉得累，太好了……对了，这位姑娘！你要到哪里？”
“我没特别的目的地。老实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听说最近有很多浪人聚集在奈良，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去看看，现在正在赶路。”

宇治桥头出现在眼前。
通圆茶馆的屋檐下，一个气质高雅的老人正在准备茶锅，为在此休息的路人奉上风雅茗品。
一看到庄田，卖茶的老人似乎就像看到熟人一样。
“噢，小柳生家的家臣大人！请进来休息片刻。”
“我们休息一下吧——请给这小孩拿点点心来。”
拿到点心，城太郎坐不住，看到屋后有个小丘，便爬上去玩。
阿通品着香茶，问道：
“奈良离这里还远吧？”
“远喔！脚程快的人，天黑之前还可以赶到木津，女性恐怕在多贺或井手

就得休息。”

山羊胡武士马上打断老人的话，说道：

“这个女子多年来一直在找一个人，说要到奈良。最近单身女子到奈良，有无不妥啊？我是不太放心！”

老人一听，瞪大眼睛。

“行不得啊！”

他摇手阻止。

“最好别去。如果你能确定那人的确在奈良，就另当别论。要不然，最好别到那种动荡不安的地方——”

老人苦口婆心地举了好多实例，说明那里的危险，好打消她的念头。

一提到奈良，就会令人联想到充满思古幽情的僧院，还有鹿眼。大家都以为只有这祥和的古都是没有战乱和饥馑的台风眼。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说到这里，茶馆的老人自己也饮了一杯茶。

这话怎么说呢？关原战后，从奈良到高野山，不知多少败战的浪人都藏身于此。他们都是西军大阪方面的人马。败战后，他们失去了俸禄，也无望能找到其他职业。关东的德川幕府，势力越来越庞大，使得他们这一生，几乎再也没机会扬眉吐气，昂首阔步。

世上一般人都说，关原之役后四散逃走的浪人，这五年来，大概增加到了十二三万。

此次大战之后，德川新幕府没收的领土，听说有六百六十万石。后来，除了减封处分、允许重振家声的人之外，被幕府歼灭的诸侯有八十几家，所属的三百八十万石领土，也同时被改封。而从这些地方潜逃到诸国地下的浪人，假设一百石有三人，加上残留在自己家乡的家人和余党，再怎么保守估计，人数也不会低于十万。

尤其是奈良和高野山一带，有众多寺院，武力几乎无法介入，刚好是这些浪人的绝佳避风港。屈指一算，九度山有真田左卫门尉幸村、高野山有南部浪人北十左卫门、法隆寺附近有仙石宗也、兴福寺长屋有塙团右卫门，其他还有御宿万兵卫、小西浪人某某，反正这些不甘就此老死的豪杰之士，像久旱之地期待甘霖一样，期待着天下再度大乱。

这些有名有姓的浪人，虽然过着隐居生活，但还算有些权势和生活能力。可是，一到奈良的后区，到处是连佩刀都当掉了的失业武士，他们自暴自弃，目无法纪，到处惹是生非，就是想扰乱德川治下的社会，一心祈祷大阪早日再兴。像阿通这么貌美的女子，只身到那种地方，犹如飞蛾扑火。

茶馆的老人一心想阻止阿通前往。

照他的说法，到奈良去实在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

阿通沉思不语。

假使奈良有蛛丝马迹可循，再怎么危险她也不在意。

可是，目前她根本毫无武藏的音讯—— 自从在姬路城下的花田桥分手以来，几年的岁月只是毫无目的的到处旅行，彷徨过日。现在也不过是身处这场虚幻之旅的中途罢了。

“你叫阿通吧？”

山羊胡武士察觉到她迷惘的神情，说道：

“怎么样？一开始我就说过了，与其到奈良，不如跟我到小柳生家去。”

接着，这位庄田道出自己的真实姓名。

“我是小柳生家的家臣，叫做庄田喜左卫门。我的主君已年近八旬，最近身体欠安，终日抑郁寡欢。我想到你说过你是靠吹笛糊口，或许可以吹笛慰我主君，如何？”

茶馆老人在一旁也表赞同，替喜左卫门劝她。

“姑娘，你一定要跟他去。或许你不知道，小柳生家的老主人就是柳生宗严大人，现已隐退，改名叫石舟斋。他的少主人马守宗矩大人，从关原之役归来后，江户随即征召他去当将军家的老师，获得无上的荣宠。光是能受邀到这样的名门世家，就已经是少有的福分了。你一定要答应他。”

阿通一听喜左卫门是兵法名家柳生家的家臣，心想他定非等闲之辈，心里早已默默答应了。

喜左卫门追问：

“还是无法决定吗？”

“不，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吹得不好，怎么配在那么有身份地位的人面前吹奏？”

“不、不，如果你认为柳生家跟一般诸侯一样，那你就错了。尤其是主君现在已改名石舟斋，只想安享简朴的晚年，跟一般的老人没有两样。他甚至不喜欢别人对他毕恭毕敬。”

阿通心想与其漫无目的到奈良去，不如先到柳生家还有一线希望。柳生家是吉冈以后的剑术第一名家，一定有很多修行武者造访，也许还有登记这些人的名册。说不定自己多方寻找的“宫本武藏”也登记在上面呢！果真如此，那该多令人高兴呀！

她的神情豁然开朗。

“那我就不客气，跟您一起去了。”

“真的？你愿意来真是太好了！”

喜左卫门大喜。

“但你是女子，天黑前赶不到小柳生家，阿通姑娘，你会骑马吗？”

“会，我会骑。”

喜左卫门走到屋外，对着宇治桥头招招手，在那儿休息的马夫立刻飞奔过来，将马给阿通，喜左卫门则一路步行。

这时，在茶馆后山玩耍的城太郎看到了他们。

“要走了吗？”

“嘿，要走喽！”

“等等我。”

城太郎在宇治桥追上他们。喜左卫门问他刚才在做什么？他说在山上的树林里，有很多大人聚在一起，不知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

马夫笑着说：

“小兄弟，那些浪人是在赌博呀！没饭吃的浪人会抢夺旅行的人，把他们扒得一丝不挂，才放他们走。”

马背上坐着戴斗笠的佳人，城太郎跟胡子武士庄田喜左卫门走在两侧，马夫则在前头。

过了宇治桥，终于来到木津川河堤。河边沙地宽广，天空缀着彩色的云雀，风景如诗如画。

“这样子啊……原来是浪人在赌博。”

“光是赌还算好的——有的甚至放高利贷，勾引女人。他们太霸道，没人敢动他们一根寒毛。”

“领主也不管吗？”

“势单力薄的浪人，领主还抓得到。但是，河内、大和、纪州的浪人联合起来，声势就凌驾领主之上了。”

“听说甲贺也有浪人。”

“筒井浪人成群结队逃到那里。好像不再打一次仗，这些人就无法完全消失一样。”

城太郎听到喜左卫门和马夫的谈话，开口说道：

“你们说什么浪人、浪人的，浪人当中也有好人吧？”

“当然有。”

“我的师父也是浪人啊！”

“哈哈哈！你是为此打抱不平啊？你真会为师父讲话——刚才你说要到宝藏院去，你师父在宝藏院吗？”

“只要去那里就可知道师父在哪里。”

“他的剑法是哪个流派的？”

“不知道。”

“弟子竟然不知道师父的流派。”

马夫闻言，说道：

“大人！现在这个社会啊！剑术大流行，连阿猫阿狗都可修练武术了。现在一天至少可看到五到十个修行武者走在路上呢！”

“哦？是吗？”

“这不也是因为浪人增加的缘故吗？”

“可能吧！”

“剑术高明的人，各诸侯都会争相延揽，给予五百石、一千石的薪俸，大家趋之若鹜。”

“哼！这是出人头地的捷径嘛！”

“您看！连那个小毛头都腰佩木剑，认为只要学点皮毛，就可以成为一名人物，这种想法真是可怕。要是到处都是武士，最后大家难免要说他们只是混饭吃的。”

城太郎生气了！

“拉马的！你说什么？再说一次试试看！”

“我说——你像跳蚤扛着牙签，光说不练。”

“哈哈哈！城太郎，别生气，别生气。要不然，你脖子上挂的重要物品，又要搞丢喽！”

“好吧！我不生气。”

“噢，我们到木津川的渡口了，该跟你说再见了。天快黑了，在路上别贪玩，要专心赶路喔！”

“阿通姐姐要去哪里？”

“我决定跟庄田先生到小柳生的城堡去。你自己多保重。”

“什么啊？只剩我孤孤单单一个人？”

“没关系，有缘的话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城太郎你四海为家，我找到那人之前，也跟你一样。”

“你到底在找谁？是什么样的人？”

“……”

阿通没回答。只从马背上对他笑一笑，跟他告别。城太郎跑离河边，跳到渡船上。这渡船映着红红的夕阳，飘到河中心的时候，城太郎一回头，望见阿通和喜左卫门已经走到木津河上游峡谷边的笠置寺小路上。山影早早笼罩着山路，朦胧的身影伴随着灯笼一路远去。



即使是在学武之人如雨后春笋的今天，宝藏院的名声依然特别响亮。要是有兵法家不知道宝藏院，只把它当成单纯的寺庙，别人可就会认为他是外行的

武士了。

奈良更是如此。在奈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正仓院，但只要有人问宝藏院，大家就会立刻回答：

“啊，是不是在油坡的那家？”

此院坐落在一片杉树林的西侧，树林之大，连兴福寺的天狗都会在此栖息。这里有元林院旧址，令人想起宁乐朝的盛世；还有悲田院的施药院旧址，听说光明皇后为了洗去千人的污垢，在此盖过浴池。现在，这些地方都已杂草丛生，只有当时的石头露出脸来。

听说这里就是油坡。武藏环顾左右。

“奇怪？”

虽然看到几栋寺院建筑，却看不到像样的大门，也看不到宝藏院的匾额。

此处的杉树，经过冬寒春暖的洗礼，正有着最深沉时节的颜色。透过树梢，可望见明亮柔和的春日山，山峦起伏如同窈窕淑女。虽然这附近已近黄昏，但是，在对面的山坡，阳光仍然灿烂光明。

武藏仰头到处寻找类似寺庙的屋檐，终于——

“啊！”

武藏停下脚步。

——然而仔细一看，门上写的不是宝藏院，而是跟它字形相近的“奥藏院”，第一个字不一样。

他从山门往里窥视，这里看起来像是日莲宗的寺庙。武藏以前未曾听过宝藏院是属于日莲宗一派，所以他认为这里一定跟宝藏院毫无关系。

他站在门口，一脸茫然。这时候，刚好有一个奥藏院的小和尚回来，看到武藏，似乎觉得他形迹可疑，所以不断打量着他。

武藏脱下斗笠。

“请问——”

“唔，什么事？”

“你们寺院是叫奥藏院吗？”

“没错，那儿写得清清楚楚。”

“我听说宝藏院是在油坡，这里还有其他寺庙吗？”

“宝藏院刚好跟本寺背对背。你是去宝藏院比赛的吗？”

“是的。”

“果真如此，最好别去。”

“咦？……”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独臂人要来补手臂，还可理解。但是，没必要大老远赶来变成独臂人吧？”

看这小和尚的体格，大概也不是普通的日莲宗和尚，所以有些瞧不起武藏。

虽说武术大流行并非坏事，但最近大家接二连三涌进宝藏院，实在令他们吃不消。观其字义，宝藏院本应是宗教的净土，并非是做什么枪术买卖的。要真有买卖行为，也是以宗教为本而衍生出的副业。前任住持觉禅房胤荣从前经常跟小柳生的城主柳生宗严来往，也跟宗严熟识的上泉伊势守关系密切，所以不知不觉地对武术萌生兴趣，并将此当作娱乐开始学习。后来自行加上枪法，也不知从谁开始称之为宝藏院流。但这位嗜好武术的觉禅房胤荣已经八十四岁，老态龙钟了。现在根本不见人。要是见了人，没有牙齿的嘴巴也只能微微蠕动。连话都不能讲，更不用说枪法，他根本忘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我说去了也徒劳无功。”

小和尚好像存心要赶走武藏，语气越来越不客气。

“这些事,我也听说了。”

武藏心知对方在愚弄自己，还是婉转地答道：

“可是，听说权律师胤舜随后继承了宝藏院的精髓，成为第二代住持，现在仍然继续钻研枪术,门徒众多。只要是上门拜师学艺的人,来者不拒。”

“喔,那个胤舜大师,可说是敝寺住持的弟子。第一代觉禅房胤荣衰老之后,他认为如果就此让宝藏院闻名天下的枪法没落,实在可惜。于是敝寺的住持就将从胤荣处学来的秘传枪法,传授给胤舜,使他登上宝藏院第二代住持的宝座。”

这些话听起来拐弯抹角，总之这日莲和尚就是要暗示这个外来的武者，当今宝藏院的第二代住持是自己寺里的住持所立。论枪术，日莲寺奥藏院的住持也比第 二代胤 要正 统得多了。

“原来如此。”

武藏先表示赞同，奥藏院的和尚这才心满意足。

“虽然如此，你还是想去看吧？”

“这是我此行的目的。”

“说得也是……”

“您刚才说该寺和贵寺背对背,出这山门之后,要向右还是向左转？”

“不不,真要去的话,就穿过本寺境内,这样近多了。”

武藏道了谢之后，按他说的走法从厨房旁穿过院子，往后门走去。后头有柴房和味噌储藏室，还有一片约五十亩的田地，展现在眼前，就像是乡下富农人家的景象。

“应该是那里吧？”

田园尽头，又望见一座寺庙。武藏踩着柔软的土地，穿过翠绿的蔬菜、萝卜、葱苗，往那头走去。

田里，有一个老僧拿着锄头在耕作。他是个驼子，背上好像放了一个木鱼似的。他弯腰锄地，默不作声，只看到两道显眼的雪白眉毛，像是特地植在额

头上的。每挖一下土，石头就发出铿锵声，打破了这一片死寂。

老和尚应该是日莲寺的人吧？武藏心想。

武藏本想跟他打招呼，但是慑于老和尚别无他念的专心之态，只好悄悄从旁走过。老和尚虽然低着头，犀利的目光却从眼尾直逼自己脚边。虽然对方不形于色，却有一股说不出的凌人之气，简直不像是发自人身，而是那种石破天惊的雷霆气势，让武藏全身悸动不已。

武藏身体僵硬，倒吸了一口冷气。从十二米左右的距离回头再探老和尚的动静。武藏血脉沸腾，好像准备抵挡敌人长枪的攻击。然而，老和尚仍然弯着腰，尖耸的背对着武藏，锵——锵——锵——，锄地的调子一点也没变。

“他是何方人物？”

武藏抱着这个大问号，终于找到了宝藏院的玄关。他站在那儿等待知客僧的时候，仍然苦思不解：

刚才明明听说这里的第二代胤舜还年轻，第一代胤荣已经老得连枪法都不记得，可是……

那老和尚一直低着头的身影，始终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武藏大声叫门，想甩开这恼人的思绪。但是，四周一片死寂，只有沙沙的树叶声唱和——深奥的宝藏院没有人出来应门。

仔细一看，玄关旁边立着一个大铜锣。

啊哈！原来要敲这个。

武藏一敲，里面马上传来回声。

出来应门的大个子和尚，雄健的体魄就像睿山僧兵的首领。他对武藏这种装扮的访客，显然已经习以为常。他只瞥了武藏一眼。

“你是剑术家吗？”

“是的。”

“来做什么？”

“来求教。”

“请进！”

他往右边一指。

看来是叫他洗脚，那里有引水管将水引到盆里。踩得扁扁的草鞋，大约有十双左右，散乱一地。

武藏随着知客僧经过一个漆黑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等待，这里可看到窗外的芭蕉树，除了引路的罗汉带有杀伐之气外，其他地方看起来就像普通的寺庙。空气中还弥漫着香火的味道。

“请在这里写上你曾在何处修行、流派，还有自己的姓名。”

大个子和尚拿来一本册子和笔墨。

册子上面写着：

登门者授业芳名录
宝藏院执事

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众多修行武者的名字和来访日期。武藏也仿照前人的写法，但是流派名却空着。

“你的剑法是向谁学的？”

“我是无师自通。说到师父，少年时候，家父教了我铁棍术，但也没学好。后来立志学武，天下万物、天下前辈，皆为我师。”

“嗯……我了解了，但是我们这流派，是自先祖以来就闻名天下的宝藏院枪术。这枪术非常粗野、激烈，不是打着玩的。所以，你先看看芳名录前的说明之后，再做决定，如何？”武藏刚才并没注意到，经他一说，就从地板拿起一册来看，原来的确有个誓约书，明文规定——在该院接受指导的学徒，不论是四肢不全或是死亡，皆不得有异议。

“我已明白了。”

武藏微笑地将册子放回地板。既然走上武者修行的道路，这是不管到哪里都必须具备的常识。

“那就这边请！”

对方又引他往里面走。

两人来到一个武馆，空间宽大得好像一个大讲堂。粗大的圆柱，跟寺庙不太相配。栏杆间的雕刻，金箔已经剥落，涂在上面的粉彩，跟其他武馆大不相同。

原来以为只有自己一人，没想到等待席中已有十名以上的修行者。除此以外，还有十几名身穿法衣的弟子，以及相当多完全是来见习的武士。现在，武馆中央有一对拿着枪正在比赛，大家屏气凝神地观看，根本没人发觉武藏悄悄坐到一旁。

虽然武馆墙上写着“志愿者可持真枪比赛”，但是，现在正在对峙的两个人，手上拿的只不过是一支硬木棒。虽然如此，打到还是很痛。最后，有一方被打得一拐一拐地回到位子上，仔细一看，大腿已肿得像个大木桶，连坐都有困难，只好以手肘撑地，单脚伸直，面露苦状。

“来，下一位。”

赢的一方将袈裟拢在背后，是一名手、脚、肩、额都有块块结实肌肉隆起的魁梧法师。手中的大枪一丈有余，撑在地上，呼叫下一位。

“哪一位请上来——”

一人站了起来，好像也是今天才来宝藏院登门求教的修行武者。他用皮制束袖带将袖子系好，准备上场。

那位和尚凝然不动，待出场的这个人从墙边挑选了一把短刀，刚向自己行礼，他便抡起地面的长枪，一枪刺过去。

“喝！”

和尚发出如野狗吠声般的怒喝，往对方头上扑过去。

“下一个！”

只一招，随即收回长枪，恢复原来直立的姿势。挨打的男子毫无动静，虽没死，但已无法自行抬头。两三个法师弟子抓着他的脚，把他拖回座位，留下一道血痕，沾湿了地板。

“下一个呢？”

那和尚自始至终都态度傲慢。武藏本来以为那和尚便是宝藏院的第二代住持胤舜，向旁人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叫做阿岩，是院里坐第一把交椅的弟子。平常的比赛都由称为‘宝藏院七足’的七个弟子出面，胤舜从不亲自比试。

“没人了吗？”

和尚把枪横放在身边。刚才带路的罗汉，手拿上课名簿，一个个对照。

“这一位呢？”

他望着那位的脸庞。

“不不……我还没准备好。”

“那边那位呢？”

“今天有点提不起劲。”

大家好像都很害怕。问过几个之后，终于轮到武藏。

“你怎么样？”

武藏低下头。

“请！”

“请是什么意思？”

“请多指教。”

武藏站起身来，大家的眼光立刻被他吸引。桀傲不逊的阿岩和尚已经退场，被其他和尚围住，不知在嘿嘿大笑些什么。听到又有人出来挑战，转头看了一下，却是对比赛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谁来代替我？”

他表情不屑地说道。

“哎呀！只剩一个了嘛！”

听大家这么说，他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出来，再次拿起刚才那把长枪。这支长枪显然使用已久，透出乌黑的光泽。他端起长枪，用屁股对着武藏，往没人的方向运气，发出怪鸟般的叫声‘呀呀呀’，还没叫完，突然连人带

枪冲了出去，往武馆尽头的木板猛力撞了过去。

那地方看来是他们的长枪练习台。他拿的虽然不是真刀真枪，只是根普通的木棒，但前端竟然像利刃一样，噗哧插入练习台一块新换的四方木板上。

——哎喔！

阿岩发出一声怪声，拔出长枪，飞身转向武藏。他浑身肌肉虬结的身体，冒出阵阵精悍之气。他从远处睥睨着手提木剑，看来有些呆滞的武藏。

“有请！”

阿岩带着刚才刺穿木板的气势，正准备出击，突然有人从窗户外面发出笑声：

“笨蛋！阿岩和尚要输了，你仔细看看，对手可不是木板喔！”

握着长枪，阿岩转头怒斥：

“谁？”

窗边的笑声仍然不停。原来是个白眉老人，光亮的一颗秃头，简直可以当作古董店的照明灯。

“阿岩！这场比赛你准输的——等后天胤舜回来之后再比吧！”

老和尚要阻止比赛。

“啊？”

武藏想起来了。刚才来此途中，在宝藏院后面田里，拿锄头工作的老农夫不就是眼前这个老和尚吗？

念头一闪之间，那老僧已不见踪影。阿岩经老僧提醒，握着长枪的双手本来稍有松懈，可是视线一跟武藏相遇，立刻把老和尚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胡说什么？”

他对着没人的窗户大声斥骂，再次握紧长枪。

武藏为求慎重，问道：

“你准备好了吗？”

这一煽动，阿岩怒火中烧。他左拳紧握长枪，开始在地板上游走。虽然他结实的肌肉犹如铁块般厚重，但是步履轻盈，双脚又像踩着地面，又像浮在水面，犹如水波间的明月，漂浮不定。

武藏则稳稳地踩着地面。

他除了两手直握木剑之外，没有特别的架式。倒是将近六尺的身躯，让他看起来有些迟钝，而且肌肉不像阿岩那般结实，只有一双眼睛如猎鹰般直盯着对方。他的眼珠并不乌黑，似乎渗入了血色，成为透明的琥珀色。

阿岩突然甩了一下头。

因为汗水顺着额头流了下来，他是想把汗水甩掉吗？还是老僧的话还留在脑海里，造成干扰，所以想把它从意识中甩开？总之，他开始心急如焚却是

事实，频频换位子，不断引诱动也不动的武藏上钩。而且眼神锐利，盯着对方不放。

——突然，他出招了，随之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而武藏在高举木剑的一瞬间，也向后一跃。

“怎么了？”

同门的和尚蜂拥而上，围着阿岩，乌鸦鸦的一片。也有人踩到阿岩抛在地上的长矛，跌跌撞撞的，非常狼狈。

“药汤药汤快拿药汤来！”

有人站起来大叫，手和胸膛都沾满血迹。

刚刚从窗外消失的老僧，绕道玄关跑了进来，但情况已演变成这种结果，只好苦着脸在一旁观看，并且阻止匆匆忙忙要跑出去的人。

“拿药汤干吗药救得了他吗——笨蛋！”

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理会他，武藏觉得无趣，只好走到玄关，穿上草鞋。

此时，驼背的老僧追了过来，在他背后叫道：

“阁下！”

武藏转头回答：

“是——您叫我吗？”

老僧说：

“我想跟你聊一聊,请你回屋里来。”

老僧引他往里走，经过刚才的武馆，一直到里面一间只有一个出口的、四四方方的密室。

老僧一屁股坐了下来。

“本来应该由方丈跟你打招呼，但是他昨天才到摄津，两三天之后才会回来,所以由我来跟你打招呼。”

“您太客气。”

武藏低下头：

“今天让我受益良多。但是，对于贵门的阿岩法师，我感到很遗憾，真的很抱歉。”

“说什么？”

老僧打断他。

“在比武之前就必须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别挂心。”

“他伤得如何？”

“当场死亡。”

老僧回答此话的口气像一阵冷风，直吹武藏脸颊。

“……死了吗？”

今天又有一个生命结束在自己的木剑之下。武藏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闭目默念佛经。

“阁下!”

“是。”

“你叫宫本武藏吗?”

“正是。”

“武术是向谁学的?”

“我是无师自通。小时候曾向家父无二斋学铁棍术，之后游遍天下，师法诸国前辈，天下山川亦为我师。”

“你真是有心人。不过，你的身子太强，太过强壮。”

武藏心想他是在夸奖自己，年轻的脸庞泛起阵阵红晕。

“哪里哪里。我的技巧尚未纯熟,还不成气候。”

“不，就因为这样，必须把你的强势稍微削弱一点，你还要再弱一点才行。”

“啊?”

“刚才我在菜园工作的时候，你不是经过我身边吗？”

“没错。”

“你走过我身边时,距离我有九尺之远,对吗?”

“嗯。”

“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我感觉到你手上的锄头，好像不知什么时候会扫向我的脚跟。而且，你虽然低头挖土，但是你的眼光却能看到我全身，而且透着一股要寻出我破绽的杀气。”

“哈哈!正好相反!”

老僧笑着回答：

“当你走到离我六十米远的时候，我的锄头就感到你所讲的杀气了——你每一步，都充满斗志，充满霸气。当然我的心也跟着武装起来。如果当时经过我身边的是个普通的农夫，那么我也只是一个锄田耕作的老头。所谓的杀气，是你自己的影子啊！哈哈哈哈！你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才会离我那么远啊！”

这个驼背老僧果然非泛泛之辈，武藏心想自己果然猜得没错。然而，两人还没交谈之前，自己已经输给这个老僧了，一想到此，不由得对他敬佩有加，犹如后进碰到前辈，毕恭毕敬。

“非常感谢您的教诲。我想请教一下，您在这宝藏院是何职责？”

“不，我不是宝藏院的人。我是这寺背后的奥藏院住持，叫做日观。”

“噢,您是后面的住持?”

“我跟这宝藏院的前任住持胤荣是旧交，胤荣练长枪，所以我也跟着练习。

以前还管些事，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这么说来，这个寺院的第二代住持胤舜，是跟您学长枪术的弟子？”

“可以这么说。本来佛门不必用到长枪，但是宝藏院在世间的名声比较奇特，有人认为宝藏院的枪法失传太可惜，所以我只传授给胤舜一人而已。”

“胤舜大师回来之前，可以让我住在寺院里吗？即使是偏僻的角落也行。”

“你想跟他较量吗？”

“好不容易拜访宝藏院，很想一睹院主的长枪法。”

“最好不要。”

日观摇头。

“没有必要。”

他像在告诫武藏一般，重说了一遍。

“为什么？”

“宝藏院的枪术，你今天从阿岩那儿已看出一点端倪了，还有什么必要再看呢？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看我就好，看我的眼睛。”

日观耸起肩，把脸向前靠，跟武藏四眼相对。从他凹陷的眼眶中射出一道精光，好像眼球会飞出来一样。武藏直视回去，只见老和尚的眼球一下子变成琥珀色，一下子转为暗蓝色，不断变化。最后，武藏的眼睛开始晕眩，只好先把眼珠子转开。

日观大笑不止。这时有个和尚进来跟他请示了一个问题，日观指着武藏：

“送到这里来。”

有人立刻送来高脚的客桌和食物。日观盛了满满一碗饭。

“粗茶淡饭，请用。不只对你，对其他的修行者，我们一样献上这些，这是本院的常规。那腌的东西是黄瓜，是宝藏院自己腌制的。瓜里包了紫苏和辣椒，非常美味，尝尝看。”

“那我就不客气了。”

武藏拿起筷子，又感到日观犀利的眼神。这是对方发出的剑气？还是自己的剑气，又让对方产生戒备？这种两人之间魂魄的微妙互动，让武藏无法判断其中的原委。

他笨拙地咬着腌黄瓜，担心对方会不会像以往泽庵那样，突然一拳挥来，或是突然飞来长枪。

“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碗？”

“我吃得很饱了。”

“宝藏院的腌黄瓜，味道怎么样？”

“非常美味。”

武藏嘴里虽然这么回答，实际上，一直到他走出宝藏院，也只有辣椒的辣味还留在舌尖，至于腌黄瓜的滋味根本就想不起了。

9

“输了，我输了。”

武藏自言自语，走在昏暗的林中小道，踏上了归途。

有时，会有影子迅速跃过杉树林。原来是一群鹿，被武藏的足音所惊吓，仓皇逃走。

“在比武上是我赢了——但我却抱着失败的心情离开宝藏院，我表面上虽赢了，实际上却是输了？”

他心有不甘，边走边骂自己境界还不够。

“啊！”

他想起了一件事，止步回头望去，宝藏院的灯火仍然明亮。

他往回跑，来到刚才的玄关门口：

“我是刚才的武藏。”

“哦？”

看门的和尚探出头来。

“什么事？忘了东西吗？”

“明天或后天，也许会有人来此问我的消息，请你转告他，宫本武藏在猿泽池附近歇脚，叫他到附近的客栈找我。”

“啊！这样啊！”

武藏看对方心不在焉，又补上一句：

“找我的人叫做城太郎，还是个小孩，所以请你一定要据实转告他。”

说完，大步踏上道路，武藏又嘀咕：

“我果然是输了——光是忘记交代城太郎的事，就表示我彻底输给那位叫日观的老僧了。”

要怎么样才能成为天下第一剑呢？武藏为此寝食难安。

这把剑！这一把剑！

明明在宝藏院取胜了，为何又感到自己青涩无能、未臻成熟？

他心情沉重，满腹疑惑地来到猿泽池畔。

天正年间新盖的民家，以这池为中心顺着狭井川的下游，杂乱分布在两岸。前几年，德川家的小吏大久保长安，在这附近建造了奈良奉行所。还有个中国移民林和靖的后裔，估计他做的馒头在此会受欢迎，所以在这池边开了一家店。

望着那一带的点点灯火，武藏停下了脚步。到底要住哪一间客栈呢？这里有无数的客栈，但是身上的盘缠有限，如果住在太寒酸的小店，又恐城太

郎无法找到他。

刚刚才在宝藏院吃饱，但是走过宗因馒头店的时候，武藏肚子又饿了。

武藏走进去坐下来，叫了一盘馒头。馒头皮上印了个“林”的字样。馒头味道鲜美，不像在宝藏院吃黄瓜那样食不知味。

“客官 您今晚要住哪里？”

端茶来的女侍问起这件事，武藏刚好开口向她说明原委。她表示，店主有位亲戚刚好家中兼营旅馆副业，请他一定要住那里，而且不等武藏回答，便说要去叫主人，径自往后面跑去，带来了一位长着黛眉的年轻老板娘。

这户人家很单纯，离馒头店不远，环境幽雅。

那年轻少妇带着他敲了几下小门，听到里头有人应声之后，回头对武藏低声说道：

“这是我姐姐的家,所以不用担心赏钱的问题。”

有个小丫头出来应门，跟年轻少妇交头接耳一番，才放心地把武藏带往二楼，那年轻少妇说道：

“那么,请慢慢休息。”

说完就回去了。

当做客栈，这房间和摆设都太高级了，反而令武藏无法安心。

他已吃饱，只要洗洗澡，就是睡觉了。但是，看这户人家的情形应该不愁吃穿，为何要收旅客呢？武藏心存怀疑，想睡又无法安心。

他问那小丫头，对方笑而不答。

第二天，武藏跟她说：

“这些日子有人会来找我,所以想在此多住几天。”

“请便。”

小丫头到楼下转告这件事,这家的女主人终于出面打招呼。她年约三十，皮肤白皙，是个美人。武藏立刻说出他的疑惑，那美人则笑着说明原委。

她说她是音乐演奏家观世某人的遗孀。现今的奈良，有很多浪人不懂礼仪，风纪败坏无可形容。

为了取悦这些浪人，木辻附近突然增加了许多热闹的饭馆和妓女。可是，这些不知好歹的浪人，还不能满足。他们带着当地的年轻人，自称是“探望未亡人”，几乎每晚都去偷袭没有男主人的家庭。

关原之战以后，战乱似乎停止了。但是，年年的会战已使得浪人数目激增。所以，诸国城池外围，恶棍到处夜游，强盗横行。也有人认为，这种败坏的风气，从朝鲜之役后就开始出现，所以将其归罪于太合大人。反正，现在全国的风气已经败坏无遗了。

再加上关原战后，各地浪人蜂拥而至，奈良城新任的奉行官已经无法加

以约束了。

“哈哈哈!所以你们要我这种旅客留宿，就是为了要防备这个?”

“因为家里没有男丁。”

寡妇美人笑着回答，武藏也苦笑不已。

“你知道原因了,住多久都没关系。”

“我了解。在下逗留期间，尽可放心。但是我有个朋友在找我，可不可以在门口挂个标识或什么的。”

“没问题。”

那寡妇在纸上写着：

宫本先生在此住宿

贴在门外，就像一张护身符一样。

当天，城太郎没来。第二天，有三个武者闯了进来。

“我们想拜见宫本先生。”

他们一副见不到人绝不肯走的样子，武藏只好会会他们。原来是那天武藏打倒宝藏院的阿岩时，混在人群中见习的人。

“哎呀呀!”

他们一副和武藏已是老交情的口气，围着他坐了下来。

“哎呀呀!真令人惊讶啊!”

一坐下，那三个人就用夸张的语调，直拍武藏的马屁。

“恐怕在所有访问宝藏院的人当中，从未有人能一棒打倒号称七足的高徒。尤其是那骄傲的阿岩，只呻吟了一声，就吐血而亡，真是大快人心。”

“您在我们当中，已备受推崇。当地的浪人也都在谈论您，大家都在问：‘到底宫本武藏是何许人?’同时宝藏院也因此名声扫地呢!”

“阁下可说是天下无双了。”

“而且还这么年轻呢!”

“将来大有可为!”

“我说这话可能有点失礼，但像您这么有实力的人，当个浪人实在可惜。”

茶来了，他们一阵牛饮；糕饼来了，也狼吞虎咽，吃得满地都是饼屑。

而且，用尽三寸不烂之舌，颂扬武藏，令人难以自处。

武藏哭笑不得,只好等对方喋喋不休够了之后,才开口问了他们的姓名：

“各位是……”

“真是失礼。他是蒲生大人的家臣,叫做山添团八。”

“这位叫做大友伴立,专研卜传流,胸怀大志,相信时势造英雄。”

“而我呢！叫做野洲川安兵卫，是浪人之子，同时也是浪人……哈哈哈！”

这下子全都知道姓名了。但是，要是武藏不问他们为何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来打扰别人，那可会没完没了。所以一找到一个开口的机会，就问道：

“你们来此有何贵干？”

“对了对了！”

这一问，他们似乎才想起此行的目的，立刻靠上前，说有要事商量。

“也不是什么大事啦！我们在这奈良的春日下，经营些流行的行当，说到流行，大家可能会以为是戏剧，或是大众化的表演。实际上，我们是从事比武赌博的，好让民众更了解武术。目前虽然只是一间小店，但一直很受欢迎。不过三个人实在忙不过来，而且说不定哪天有高手过来赌一场，就会抢走既得的利益……因此才来跟您商量是不是可以请您加入。要是您答应，利益当然对分，而且这期间食宿全包，包您大赚一笔，存点盘缠，如何？”

对方滔滔不绝，武藏虽然一直微笑着听完，最后则露出不耐烦的神态说道：

“不，这种事多谈无用，请回吧！”

武藏断然拒绝，三人非常意外。

“为什么？”

三人同声追问。

至此，武藏已忍无可忍，露出年轻人固执的一面，昂然怒道：

“在下从不赌博。还有，我用筷子吃饭，不用木剑。”

“什么？你说什么？”

“听不懂吗？我宫本即使饿死，也要当个剑侠。笨蛋！滚回去！”

哼哼——一人的嘴角浮现一抹冷笑；一人气得面红耳赤，临走时还丢下一句：

“你给我记住！”

三人心里都明白，即使联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于是苦着脸，强压着怒气，用脚步声和态度向他暗示：

我们可不是走了就没事了！

然后浩浩荡荡地离开。

这几个晚上，和风徐徐，月夜朦胧。楼下的年轻屋主为了感谢武藏留宿，使她们无后顾之忧，这两天都招待他到楼下吃饭。今天晚饭后，武藏心情愉快地回到二楼，喝酒醉的身体横躺在地上，也不点灯，只是恣情地伸展年轻的四肢。

“真遗憾！”

脑中又响起奥藏院日观老僧说的话。

败在自己剑下的人，或是被他打得半死的人，都像泡沫一样，从武藏脑海中迅速消失，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只要是比自己优秀——让自己感到有压力的人——武藏都一直无法忘怀。他们就像冤魂一般缠着武藏，让武藏无法摆脱想

胜过他们的欲望。

“真遗憾!”

他躺着，一把抓住头发。如何才能胜过日观？面对他那诡异的眼神，如何才能做到视而不见、不会感到有压迫感呢？

这两天他一直都闷闷不乐,无法忘怀此事。“真遗憾、真遗憾!”他喃喃自语，听起来就像自己的呻吟声，并不像在咒骂别人。

是不是我太差劲了？武藏心想。

他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能力。碰到日观之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达到那种境界。本来，他的剑法就不是跟师父学习的，所以自己的功力到底到什么地步，他也不清楚。

再加上日观说过：太强了，再弱一点比较好。

这句话，武藏到现在也无法接受。身为兵法家，不是越强越占优势吗，为何反成了缺点呢？

等等!那驼背老僧到底要说什么,这也是个疑点。他可能看武藏还年轻,故意把歪理说得跟真的一样,让他陷于云里雾里,然后在背后嘲笑他也说不定——

读书，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武藏最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关在姬路城的小房间读了三年书之后，武藏跟以前已大不相同，逐渐养成了碰到任何事，一定要用理智思考的习惯。变得非要经过自己的理智思考之后，才能由衷地承认一件事。不只是对剑法，对社会、对人的观察，都已完全不同。

也因为这样，比起少年时期，现在已不是那么勇猛，逐渐变得柔弱多了。可是，那个日观竟然说自己还是太强，武藏知道他指的不是力量上的勇猛，而是自己天生的那分野性和霸气。

“对兵法家而言，也许是不需要书本的智能。也许，就因为一知半解，对别人的内心或心情的变化非常敏感，才让自己胆怯，不敢出手。要是闭着眼睛对日观，挥拳一击，搞不好他就像泥偶一样脆弱呢！”

这时，楼下传来脚步声，好像有人上楼来了。

小丫头露出脸来，后面跟着城太郎。旅途的污垢，让他本来就十分黝黑的脸，看起来更黑。像河童般的头发，沾了尘土，变得一片灰白。

“噢!你来了。真会找啊!”

武藏张开双手欢迎他。城太郎却把脏脚一伸，一屁股坐到他面前。

“唉!累死了!”

“找了很久吗?”

“当然。找死我了。”

“问宝藏院的吧?”

“我问那儿的和尚，他们说不知道。大叔。你是不是忘了我的事？”

“没忘。我还特地拜托他们呢——好了好了，你辛苦了。”

“这是吉冈武馆的回信。”

城太郎说着，从他脖子上挂着的竹筒里拿出回函，交给武藏。

“然后，另一件事，我没见到那位叫本位田又八的人。但是，我已交代他的家人,帮我传话。”

“辛苦辛苦 去洗洗澡吧 洗好了,到楼下吃饭。”

“这是客栈？”

“嗯,和客栈差不多的地方。”

城太郎下楼之后，武藏打开吉冈清十郎的回函。

吾等期待再次比赛。要是冬季之前，你不来访，我们就认为你是胆小鬼，避不见面。让世人耻笑你的懦弱。希望慎思为荷。

这信看起来是别人代笔，文辞拙劣，勉强达意而已。武藏撕了那封信，放在烛火上烧掉。

灰烬像只烤焦的蝴蝶，落到软软的榻榻米上，还兀自飘动。信上虽然说只是比赛，实际上跟决斗无异。今年冬天，不知是谁要变成灰烬。

武藏早已觉悟到，兵法家的生命是朝不保夕的。但是这些觉悟也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如果生命真的到今年冬天为止的话，他的精神也绝对无法安定。

我还有很多事想做！修行兵法，还有身为一个真正的人要做的事，我都还没做！武藏心想。

他想要像卜传或上泉伊势守那样，带着众多的侍从，手上架着老鹰，牵着备用马巡视天下。

还有，要娶个门当户对的好媳妇，生养小孩，当个好丈夫经营一个温暖的家，以弥补幼时的缺憾。

不！在进入这个固定人生模式之前，他也想偷偷结交世上的女子。——这几年来，日日夜夜所想的都是兵法之事，也自然而然地保持了童贞。但是，这一阵子走在路上，看到京都或奈良的美女，都会让他眼睛为之一亮—— 应该说是他的肉体为之震撼。

这时候，他会立刻想到——

阿通

那个明知道离他已经很遥远，却又为他所牵挂的阿通。

虽然武藏只是茫然的想着她，也许在他孤独的旅途中，在他自己也没觉察的下意识里，她已抚慰了他寂寞的心呢！

不知何时，城太郎已经回到房里。他已洗过澡，吃得饱饱的，而且任务已经完成，心情也放松了，更加筋疲力尽，盘腿、双手插在膝盖中间、淌着口水，就这样舒舒服服地打起盹来了。

清晨——

城太郎起了个大早，精神抖擞地跳下床来。武藏也准备今天早点动身离开奈良,而且已经知会过楼下的女主人,所以当他正在换旅装时,女主人上来了。

“哎 这么快就要走了 ?”

这里的年轻寡妇，好像有点舍不得，抱来一叠衣物，说道：

“很冒昧，这是我前天开始缝制的小袖和羽织，想送给您当作临别赠礼，不知您中不中意，还请笑纳。”

“咦 ?送我这个 ?”

武藏瞪大眼睛。

只是客栈的赠品，没理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武藏婉拒了，寡妇却说道：

“不，这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家里留了一大堆旧的演戏的衣裳，还有男用的旧小袖，放着也没用。刚好碰到您这样正在修行武术的年轻人，所以就修改一下，希望您能穿得上。我是特地照您的尺寸缝的，如果您不接受，就跟废物没两样，所以请您一定要接受……”

说完，绕到武藏背后，径自替他穿上。

这些对武藏来说，实在太奢侈了，令他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那无袖的羽织布料，看来是舶来品，而且样式豪华，滚着金边，内面缝了两层棉心，连系带都很讲究，是染成紫红色的皮革。

“很合身呢 !”

城太郎跟着那寡妇，也看得入神，然后，老实不客气地问：

“阿姨 !你要送我什么呢 ?”

“呵呵呵 !可是你是跟班的 ,跟班的穿这样子就行了嘛 !”

“我才不想要那些衣服呢 !”

“那你想要什么呢 ?”

“能不能送我这个 ?”

他突然把挂在隔壁房间的面具拿了下来，他似乎从昨晚第一眼看到它时就爱不释手。

“这个 ,送给我。”

说完，把面具戴在自己脸上。

武藏对城太郎犀利的眼光感到很惊讶。其实，在此留宿的第一天，这面具就吸引了他的注意。虽然他不知道这个面具的作者是谁，但看得出来它若不是

室町时代，至少也是镰仓时代的作品，应该是戏剧中的道具。这个鬼女的脸，雕凿得非常精细。

光是这些，并不会令人倾心不已。这面具跟其他普通的戏剧面具不同，非常奇特。普通的鬼女面具，大都涂上诡异的青蓝色。这个鬼女面具却美丽端庄，白色的脸显得非常高贵，怎么看都是个美女。

惟一露出面具的鬼女特色的地方是这美女微笑的嘴角。月牙形的嘴唇，往左脸锐利地猛翘上去，雕法利落，不知是出自哪位名匠的冥想，表情有一股说不出的凄美韵味。很明显地，她一定是模拟活生生的狂女笑容而雕成的。这阵子，武藏一直很欣赏这个作品。

“哎呀!这个不行。”

看来这面具对年轻寡妇来说，也是个宝物。她伸手来抢，但是城太郎却把面具戴到头上。

“有什么关系嘛?不管怎么样,这东西我要定了!”

他手舞足蹈，在房里逃窜，说什么也不肯还。

小孩子一顽皮起来，真是没完没了。武藏察觉到寡妇的为难，便责备道：

“城太郎,不可以这样。”

城太郎不但不听，还将面具收到怀里。

“好嘛!阿姨!送给我嘛!可以吗?阿姨!”

说完，一溜烟地爬下楼去了。

年轻寡妇不断喊着：

“不行!不行!”

知道是小孩胡闹，所以她也没生气，只是边笑边追着他跑。隔了一会儿，正纳闷怎么还不上来，只听见城太郎一个人咚咚咚地爬上楼来。

上来一定要好好骂他，武藏这么想着，对着入口的地方端正坐好，没想到突然——

“喝!”

鬼女的微笑面具，比城太郎的身子先露了出来。

武藏吓了一跳，肌肉紧绷，连膝盖都颤了一下。为何他会受到这么大的冲击呢？他也不知道。虽然如此，当他在楼梯口仔细端详手上的面具时，马上恍然大悟。原来是名匠留在面具上的气魄，使他感到震撼。从白皙的下巴，到往左耳猛翘的月牙形嘴唇，都隐藏了一分妖蛊之气。

“好了,大叔!我们走吧!”

城太郎站在那儿说道。

武藏没起身。

“你还没还给人家啊!你不可以拿那种东西。”

“可是,阿姨说可以,已经送我了。”

“她不可能答应,快拿到楼下去还。”

“才不呢！刚才我在楼下说要还她，那阿姨却说看我那么喜欢，就送我，只要我好好珍惜。我向她保证会好好珍惜，她就真的送给我了。”

“真拿你没办法。”

怎能平白无故收受这么贵重的面具和小袖呢！武藏耿耿于怀。

他想至少要回个礼才对。但是论金钱，这家似乎不缺，身边又没东西可送的，只好下楼去，对城太郎的无理取闹深表歉意，并将面具还她。那年轻寡妇却说：

“不，仔细想想，那面具不在家里，也许可以让我轻松不少。再加上他那么喜欢,您就别责备他了。”

听她这么一说，武藏更确定那面具一定有着不寻常的历史，更坚持要还。可是，城太郎已经得意洋洋地穿好草鞋，等在门外了。

比起面具，年轻寡妇对武藏似乎更依依不舍，不断叮咛，下次到奈良，一定要再来住几天。

“告辞了。”

武藏最后只好接受对方的好意，正在绑鞋带时——

“太好了!客官!您还在呀!”

馒头店的老板娘，也就是这家女主人的亲戚喘着气跑了进来。对着武藏，还有自己的姐姐，也就是那位当家的寡妇，说道：

“不行呀,客官!您不能走啊!不得了了,先回二楼再说。”

她吓得牙齿直打颤，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后面追她一样。

武藏系好草鞋鞋带之后，静静地抬起头来。

“什么事不得了了?”

“宝藏院的和尚们知道您今早要离开，十几个人拿着长枪往般若坡的方向去了。”

“哦?”

“宝藏院第二代住持也在里面，让众人为之侧目。我那当家的心想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就拉了其中一位心地善良的和尚问个明白。那和尚回答说，有位叫宫本的男子，四五天前住进你亲戚家，听说今早要离开奈良，他不是约我们在半路相会吗？”

馒头店老板娘的一对黛眉颤抖不止。她惊恐万分地说，今早离开奈良，就等于是去送命，所以最好先躲到二楼，等夜里再逃出去。

“哈哈——”

武藏坐在门坎上，既不准备出门，也不准备回二楼。

“他们说过要在般若坡等在下吗？”

“地点不太确定，反正是往那个方向去的。我那当家的听完后吓了一跳，又去街上打听了一下，听说不只宝藏院的和尚，各十字路口都挤满了奈良的浪人，都说今天要抓住叫宫本的男子交给宝藏院——您是不是说了宝藏院什么坏话呀？”

“不记得有这回事。”

“可是，宝藏院那边都说，您派人到各十字路口张贴嘲讽的打油诗，使他们非常生气。”

“没这回事，他们搞错人了吧？”

“所以我说，如果因此丢了性命，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

武藏忘了回答，只是抬头仰望天空。他想到了！这事他几乎已经忘了，不知是昨天还是前天，有三个浪人说他们在开赌场，还邀他加入。

他确实记得一人叫山添团八，另外两人叫什么野州川安兵卫跟大友伴立。

武藏推测，当时，那些人带着邪恶的表情离开，肚子里也许早打定了坏主意，才会有今天这件事。

他们可能到处假冒自己的名字，说宝藏院的坏话。在十字路口张贴打油诗，想来也是他们的杰作。

“走吧！”

武藏站起来，把旅行包袱的带子绑在胸前，手拿斗笠，向馒头店的老板娘，还有观世家的未亡人致谢之后，踏出了门外。

“您说什么都要走吗？”

观世家的遗孀，红着眼眶，一直送到门外。

“要是我等到天黑，会给你们惹祸的。谢谢你们这几天来的照顾。”

“我们不要紧。”

“不了，我们还是走吧——城太郎！你不道个谢吗？”

“阿姨！”

城太郎叫了一声，跟着低头致意。他也突然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并不是舍不得离开，而是他尚未完全了解武藏，从在京都的时候开始，大家就说武藏武艺平庸，现在又听到闻名天下的宝藏院院众带着刀枪，正等着自己的师父。即使小孩都会感到一丝不安——他的心情也跟着沉重起来。

10

“城太郎！”

武藏停下脚步，回头叫他。

“是。”

城太郎扬起眉毛。

奈良的城镇已被抛在背后，离东大寺也很远了。走在两旁街树林立的月濑街，透过树梢望去，般若坡所在的平缓丘陵，以及三笠山若把此地比作裙裾，那么它更像丰满乳房般耸立——感觉都近在咫尺。

“什么事？”

走了七八百米左右，来到此地，城太郎只顾默默尾随在后，没露过一丝笑容。他觉得他正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刚才，经过昏暗潮湿的东大寺时，有水滴突然掉落在他的胸前，让他吓了一跳，不禁大叫一声，看到一群不怕人的乌鸦也觉得很讨厌。此时武藏身后已有淡淡的影子出现了。

不管他们想躲到山里，或是寺庙，都是有可能的；要逃走也不会逃不了。可是，为什么非要去宝藏院众人聚集的般若荒野呢？

城太郎百思不解。

难不成要去道歉？

他如此猜测。如果要道歉，自己也可以一起向宝藏院众人道歉。

谁是谁非，也不是问题了。

正想到此，武藏刚好停下脚步，喊了一声——城太郎。这让他吓了一大跳。但是，他猜想自己一定脸色苍白，他不想让武藏看到，所以故意抬头仰望天空。

武藏也跟着抬头。世上好像只剩他们两人，城太郎孤独无助，心情沉重。

没想到，武藏却用再平常不过的声调说道：

“真是太棒了从现在开始的旅程，简直就像踏着黄莺的歌声前行呢！”

“咦？您说什么？”

“黄莺的歌声。”

“嗯，也对。”

城太郎终于回到现实。武藏光看到这少年发白的嘴唇，心里就明白了。这小孩真可怜，而且这一回说不定要跟他永别了。

“般若荒野快到了吧！”

“嗯，已经过了奈良坡了。”

“我说啊！”

四周传来黄莺的啼声，但听在城太郎耳中，却觉得异常凄凉。城太郎眼神浑浊迷惘，抬头茫然望着武藏。他呆滞的眼眸，跟早上抢着要面具时充满童稚的活泼神态简直判若两人。

“我们差不多要在这里分手了。”

“……”

“远离我——要不然就要吃棍子了！你没理由为我受伤。”

城太郎一听，眼泪立刻汩汩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双手手背不断揉着眼睛。他哭得肩部起伏，全身颤抖。

“哭什么？你不是兵法家的弟子吗？如果我杀开一条血路，你也可以往我逃走的方向逃。还有，要是我被杀了，你要回京都原来的酒馆继续工作——我会在远远的天上看着你，好吗？喂……”

“为什么哭？”

武藏一问，城太郎抬起湿漉漉的脸，拉着他的衣袖。

“大叔，我们逃走吧！”

“武士是不能逃的，你不是要当武士吗？”

“我好害怕。我怕死。”

城太郎全身颤抖不已，抓着武藏的袖子，死命地往后拉。

“你可怜可怜我，逃走吧，我们逃吧！”

“唉，你这么一说，我也想逃了。我从小就失去骨肉亲情。跟家人缘薄的程度，你也不输于我。我真的想要你逃走——”

“快！快！现在就逃吧！”

“我是武士，你不也是武士的儿子吗？”

城太郎气力用尽，只好坐到地上。双手搓着脸，把泪水都染黑了。

“可是，别担心。我想我不会输的。不，是铁定会赢，赢了就没事了吧？”

虽然武藏这样安慰他，城太郎还是不相信，因为他知道宝藏院埋伏在前面的至少有十人以上。自己的师父不够厉害，即使一对一也不可能会赢的。

今天要赴这死地，不管是生是死，心里都要有万全的准备才行。不，应该说早已有心理准备了。武藏对城太郎虽然又爱又怜，但是他这样只会带来麻烦，让人心焦不已。

武藏突然把他推开大声喝斥。

“不行！像你这样是当不成武士的，给我回酒馆去！”

少年的内心似乎受到莫大的侮辱，被武藏的声音一吓，连哭也忘了。他带着惊吓的神情立刻爬了起来，对着大步走开的武藏的背影——

大叔！

他强忍住心中的呐喊，靠在身旁的树干上，把脸埋在双手里。

武藏没有回头。但是，城太郎啜泣的声音一直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他似乎可以见到身后那个无依无靠的薄命少年的身影。

我为什么带他出来啊！

武藏内心懊悔不已。

想到连自己都尚未学成，再加上自己也只是抱着一把孤剑、今日不知明

日事的人——修行的兵法家是不应该有人随行的啊！

“喂—— 武藏先生！”

不知何时，他已穿过杉林，来到一片旷野之地。虽说是旷野，但这里地形起伏，是山脚地带。叫他的男人好像是从三笠山的小路来到这旷野的。

“您要去哪里？”

他跑来，问了两次同样的问题，然后并肩一起往前走。

这男子叫山添团八，就是上次到他借宿的观世遗孀家的三个浪人之一。

终于来了！

武藏立刻看穿这一切。

但还是假装若无其事。

“噢，前几天我们见过面。”

“唉，前几天真是失礼了。”

那人连忙道歉，态度异常谦恭。他低着头，瞟了武藏一眼。

“上次那件事，还请把它忘了，别介意。”

虽然山添团八前几天在宝藏院见识过武藏的实力，心里多少有点惧怕，但是看武藏才二十一二岁，不过是个乡下武士，就像鱼长了一点鳍，才刚刚游人这个社会，因此并未真心尊敬他。

“武藏先生，你要往哪里去？”

“先到伊贺，然后到伊势路。你呢？”

“我有点事，要到月濑。”

“柳生谷是不是在那附近？”

“离这里四里处是大柳生，再走一里是小柳生。”

“有名的柳生大人的城池在哪里？”

“离笠置寺不远，您最好也去那地方看看。现在老城主宗严公已经退休，住到别墅去了，一直专研茶道，不问世事；他的儿子但马守宗矩，被德川家召到江户去了。”

“像我们这些不起眼的区区游历者，也会传授武术给我们吗？”

“如果有人推荐会更好。对了，我要去月濑拜托的铠甲师父，就是一位经常出入柳生家的老人家。我顺便帮你拜托一下也可以。”

团八一直刻意走在武藏的左边。这里除了稀稀疏疏长着几棵杉树和桢树外，视野辽阔，绵延数里之广。只有一些起伏不大的低矮山丘。那里的道路虽然多有起伏，但坡道和缓。

快到般若坡了。山丘的另一边冒出褐色的烟，好像有人生了火堆。

武藏停下脚步。

“奇怪？”

“什么事？”
“你看那烟。”
“那烟怎么了？”
团八紧随在武藏身旁，看着他，表情有点僵硬。
武藏指着：
“那烟看起来有一股妖气。你觉得如何？”
“您说妖气？”
“就像——”
指着烟的手指，这回转向团八的脸。
“藏在你眼中的东西——”
“咦？”
“我让你看看，就是这回事！”
突然，一声惨叫划破春野寂静的天空，团八的身体飞得老远，而武藏已抽身回到原位。
有人在某处惊叫：
“啊！”
声音发自武藏刚才走过的山丘，他们的身影依稀可见，是两个人。
他们的惨叫声，就像在说：
“被干掉了！”
他们挥着手，不知往何处逃走了。
武藏手上握的刀刃，反射着阳光，闪闪发亮。飞出去的团八已经无法起身了。
血沿着刀棱垂直滴了下来，武藏再度跨步出去，神态安宁，踩着野花，往烟的方向走去。

暖和的春风，像女人柔细的双手，抚着武藏的鬓毛，但他觉得自己怒发冲冠。
一步一步地，他的肌肉绷紧，硬如钢铁。
站在山丘上向下望去——
平缓的原野上，有一片宽阔的沼泽。烟就是从这片沼泽里升上来的。
“他来了！”
大声喊叫的，不是围着火堆的一大群人，而是和武藏保持距离，往火堆方向跑去的两个人。
现在，已经可以看清那两人就是被武藏一刀击杀、此刻躺在武藏脚边的团八的朋友——野洲川安兵卫还有大友伴立。
众人听到他们的呼喊，立刻问道

“ 啊 哫 了 ?”

围着火堆的人，同时从地上跳了起来。还有离火堆不远的地方，聚集在向阳处的人，也都站了起来。

总共有三十余人。

其中有半数僧侣，半数浪人。武藏的身影出现在山丘对面，从这片平野沼泽通往般若坡的道路上。

唔——

虽然没出声，一股杀气已凝聚在那群人上空。

再加上他们看到武藏手上的剑，已经沾满血迹，显然在双方尚未照面前战火已点燃。而且这不是由埋伏的众人所引发，而是由大家认定会出现的武藏先对他们宣战。

野洲、大友两人叫着：

“ 山添，山添他…… ”

他俩似乎正夸张地转告众人，他们的同伴已经遇难的消息。

浪人们咬牙切齿，宝藏院的僧侣也大骂：

“ 可恶 !”

大家摆开阵容，瞪着武藏。

宝藏院的十来个人，手持单镰枪、菱形枪，黑色袖子绑在背后。

“ 我们今天铆上了。”

寺院的名誉，还有高足阿岩的受辱，这些旧账都要在此时洗刷的想法，让他们简直与武藏不共戴天。就像地狱里的鬼卒般，一字排开。

浪人则自行聚在一起，打算一方面包围武藏，防止他逃走，一方面看热闹。其中还有人在心底冷笑。

可是，根本不必如此，他们只要站在原地，围成自然的鹤翼形状就行了。因为武藏一点也没有逃走的迹象，反倒神态自若，稳如泰山。

武藏继续走着。

一步一步好像踩在粘土地上，步伐扎实。经过柔软的嫩绿草原，一点一点地——虽然如此，但他带着老鹰般随时可以窜起攻击的姿态，对着眼前的一群人 ——应该说面对死神——慢慢靠近。

——来了！

没人开口说话。

但是，只手拿剑的武藏，却恐怖得犹如一片蕴含丰沛雨水的乌云，即将降在敌人的心脏地带。

“……”

这是风雨前的宁静，双方心中都想到了死亡。武藏脸色苍白，好像死神

借着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地窥伺眼前众人。

——谁先送死？

以众击寡，不管浪人或是宝藏院的人，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也因此，没有人的脸色像武藏那么苍白。

反正总会赢的。

这让他们太过乐观，只知道互相警戒武藏那死神般的眼神。

突然——

一名站在宝藏院行列最旁边的僧侣，一声令下，十几名黑衣人影，长枪攻姿一致，喝——地大叫一声，阵式不变，跑向武藏右侧。

“武藏！”

那位僧侣开口叫他。

“听说你学了一些雕虫小技，趁胤舜不在打倒门下的阿岩，而且到处散播宝藏院的坏话，还在各十字路口张贴打油诗，嘲笑我们。有无此事？”

“没有！”

武藏的回答简明扼要。

“你们当和尚的不只用眼看，用耳朵听，还要多用点脑筋！”

“你说什么？”

武藏的话简直如火上加油。

除了胤舜之外，其他的僧侣异口同声道：

“不必多言！”

排在武藏左边，和宝藏院僧人形成夹击之势的浪人也大叫着：

“没错！”

“废话少说！”

骂声吵杂，浪人们挥动着自己的大刀，想煽动宝藏院的人动手。

这些浪人动口不动手，武藏知道他们只是乌合之众。

“好！不说废话——谁先上？”

武藏眼光一落到他们身上，这些浪人便不自觉地往后退缩，其中有两三个人大吼一声：

“我们先上。”

他们手握大刀，摆出架式。而武藏突然对着其中一人飞跃过去，犹如饿虎扑羊。

噗咻——随着一声犹如瓶塞飞出的声音，当场鲜血四溅，那是生命与生命碰撞发出的声响。不像单纯的呐喊，也不是话语，是人类从喉咙发出最怪异的叫声。正确地说，那是人类言语无法形容的接近原始森林中的野兽吼声。

刷、刷——武藏手中的剑强烈震动直达心脏时，也正是他击砍人骨的时候。一剑砍下，刀锋随即喷出如虹般的鲜血。接着脑浆迸射，手指四散，白

萝卜般的手臂，飞向草丛。

刚开始，浪人之间充满看热闹的轻松气氛，大家心想：

主角是宝藏院，我们是来观战的。

然而武藏在战术上，判断这群乌合之众，攻之即破，所以对他们先下手为强。

原本他们心想宝藏院严阵以待，因此有恃无恐，不慌不忙。

没想到——

双方开打后，已有两个同伴倒地，且有五六人正与武藏交手，宝藏院的人却袖手旁观。

混蛋！

打呀！快！

哇——

打、打……

你这混蛋！

干掉他！

叫喊声夹杂在刀光剑影中。浪人虽然对宝藏院不战的态度感到奇怪和愤恨不平，但还是向他们求助。可是，长枪阵依然不动如山，静如止水，连声援都没有。浪人们为了跟他们毫不相关的武藏，陷于被砍杀的困境，虽然想抗议：

这跟原来的约定不符，他是你们的敌人，我们只是第三者。这么来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但是，手忙脚乱，根本无从开口。

他们就像酒醉的泥鳅，在血泊中晕眩了头，还有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因为他们已无法辨认出武藏，所以刀剑乱挥，就成了自己人的致命伤。

而武藏对自己该如何行动，也毫无打算。只是将构成他生命的全部肉体的潜能，在一瞬间完全凝聚在三尺不到的刀身上。五六岁时，父亲严格的管教；关原之战的体验；还有独自与山林为伍，领悟到的道理；以及遍访诸国，在各武馆得到的理论；总之，自己这一生所有的锻炼与积累，都在无意识当中，变成从五体爆发出能量。而且，这五体已经跟他所踩的大地花草形成一体，完全解脱了人类躯体的禁锢。

——生死一如。

他的脑中根本没考虑生死这回事。

这就是身陷刀光剑影当中的武藏。

“被砍到了就倒霉”“我不想死”“让别人去当挡箭牌”，心有此杂念的浪人们，虽然咬着牙根拼命，但不仅砍不倒武藏，更讽刺的是，越不想死，就死得越快。

严阵以待的宝藏院僧侣中的一人，一边眼观战况，一边数着自己的呼吸，这一切若以呼吸数来算，大概不到十五或二十下，也就是在瞬息之间就发生了。

武藏全身染血。

剩下十人左右的浪人，也多鲜血淋漓。附近的草木、大地，已成一片朱泥。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令人做呕。浪人至此已不再等待支援。

“哇——”

他们大叫一声，抱头鼠窜，往四面做鸟兽散。

就在此刻，宝藏院的白穗枪阵，就像拉满的弓，啪——地整齐划一，展开行动。

“神啊！”

城太郎双手合掌，仰天膜拜。

“神啊！请帮助我的师父。他现在在这下面的沼泽，单枪匹马，以寡敌众。我的师父虽然不够厉害,但是他可不是坏人！”

武藏虽然把城太郎赶走，他却没离开武藏，一直远远地跟着他。现在城太郎来到般若荒野的山丘，跪在地上。

他把面具和斗笠放在身边。

“八幡大神！金毗罗大神！春日宫众神！四方众神！我的师父现在慢慢走向敌人了！他真可怜，平常很懦弱，但是今天早上有点奇怪，要不然他怎么敢一个人去对付那么多人呢？各位神明，请助他一臂之力啊！”

千拜万拜，城太郎几乎失去理智，最后终于大吼大叫：

“这个世界有没有神啊？如果卑鄙的多数胜过正直的一人，或是邪恶的人无法无天，正义的人被杀死，我就说以前什么道理都是骗人的，可别怪我！不，果真如此，我要对众神吐口水喽！”

虽然很幼稚，但他的眼中布满血丝，比起那些懂得深奥理论的大人，他怒气冲冲的气势，更令人动容。

不只如此。当城太郎向神明描述远方湿地上，武藏一人被众人围杀，就像旋风吹扫一根小针的情形时，更是激动。

“畜牲！”

他双手握拳乱挥。

“太卑鄙了！”

他大叫：

“哼！如果我是大人……”

他双脚跺地，大声哭骂：

“混蛋！混蛋！”

他不停地在原地绕着圈子：

“大叔!大叔!我在这里啊!”

终于，他自己变成神明似的。

“你们这群野兽!要是杀了我师父,我绝不原谅你们!”

他使尽吃奶的力气，大声吼叫。

远处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形成一片黑鸦鸦的漩涡。从漩涡当中，噗咻——咻——道道血柱不停喷洒，一个人、两个人相继扑倒，原野到处布满尸体。城太郎一看——

“耶!大叔砍得好!我师父厉害的很喔!”

这少年铁定从没看过人类犹如野兽般互相厮杀，血流满地的光景。

城太郎不知不觉也陷入那个漩涡当中，想像自己血染全身，陶醉其中。这异常的兴奋，震撼了他的心窝。

“活该！怎么样？你们这些无赖！现在知道我师父的厉害了吧？宝藏院的乌鸦们！嘎嘎嘎——活该!拿着长枪,手也动不了,脚也动不了!”

但是，远方形势一变，本来静观不动的宝藏院众人，突然举枪，开始行动。

“啊!不好了,要总攻击了!”

武藏危险！城太郎也知道危机现在才开始。他顾不得自己，小小的身体像个火球，宛如岩石从山丘上滚落，直驱而下。

尽得宝藏院第一代枪法真传，无人能出其右的第二代胤舜，一直握枪静观。门下十几个和尚蓄势待发。此时，胤舜厉声对他们一声令下：

“出击!”

话声刚落，咻——地一道白光，往四面八方轰然散开。和尚的光头，显露出一种特别的刚毅和野蛮。

长枪、单镰枪、菱形枪、十字枪，人手一柄平常惯用的武器，与和尚头一样闪耀着嗜血的光芒。

——啊哦！

——嘿！

呼声一起，有些枪尖已沾上血迹。今天就像是绝无仅有的实地练习日。

武藏突然感到对方是——

一股生力军。

不觉向后退一步。

壮烈牺牲吧！

已经疲惫不堪的脑海里，忽然浮现这个念头。武藏立刻握紧手上血肉模糊的大刀,努力睁开充满血汗的眼睛。然而,却没有一支枪是朝他刺来的。

“……咦?”

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人无法相信，他茫然望着这一切不可思议的事实。

和尚手持的长枪，竟然对着应该是跟他们一伙的浪人。就像猎犬看到猎物，穷追不舍。

有些浪人好不容易从武藏手中脱逃出来，正想喘一口气，却听到和尚叫他们：

“等一等!”

于是停下脚步，却被和尚骂道：

“你们这些蛆虫!”

用枪一戳，把他们打得老远。

有的人连滚带爬地大叫：

“喂！喂！干什么？你疯了？笨和尚！你搞清楚，别打错人了！”

和尚却对着他们的屁股，或打或戳。有些和尚甚至用枪从左颊刺穿右颊，让浪人们就像衔着一柄枪。

“滚开!”

然后他们当作沙丁鱼串烧般抡起舞弄。

一阵恐怖屠杀之后，整个荒野笼罩着诡异的气氛。太阳也似乎不忍卒睹，躲到云后。

全杀光了！和尚竟然将仅存的浪人赶尽杀绝，没放一个活口走出这般若荒野的沼泽。

武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一片茫然，但是握着大刀的双手，还有贲张的气势却一点也不敢松弛。

为何他们要互相残杀？

他无法了解。武藏自身仍然身陷毫无人性的血肉争夺中，还没有从魔鬼和野兽合而为一的体热中苏醒过来，但是，眼前的赶尽杀绝，却令他瞠目结舌。

不，应该说他会有这种感觉，正是他人的屠杀促使他恢复了人性。

同时，他也发觉城太郎抓着自己那僵硬得好似钉在地面的双脚——还有双手，嚎啕大哭呢！

“——您是宫本先生吧?久仰大名。”

身材高大、脸色白颀的僧侣，慢慢走向武藏，态度彬彬有礼。

“噢……”

武藏好不容易恢复意识，垂下刀刃。

“我是宝藏院的胤舜。”

“哦!你就是……”

“前几天你特地到敝院，刚好我不在，真是遗憾。当时门下的阿岩行为无状,丑态毕露,身为师父的我觉得非常惭愧。”

武藏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沉默了片刻。

这个人的言辞，还有谦恭有礼的态度，令武藏不得不以礼相对。但是，他得先整理一下自己混乱的思绪。

首先是宝藏院的人为何将原本朝向自己的枪尖，突然转向跟他们一伙，并且因信任他们而显得轻忽大意的浪人，甚至杀得片甲不留？

武藏无法理解，对这结果感到十分意外。而且自己竟然还活着，也让他自己感到惊讶。

“请先清洗身上的血渍，休息一下吧！请，这边请。”

胤舜先行，带领武藏到火堆旁。

城太郎则跟他寸步不离。

和尚们撕开早已准备好的奈良白布，擦拭长枪。这些和尚，看到武藏和胤舜在火堆旁，一点也不觉讶异。他们自己也神态自若地开始闲聊。

“你看！这么多乌鸦。”

有一人手指天空。

“乌鸦已经闻到血腥味，看到这原野上的遍地尸体，正准备大快朵颐呢！”

“它们不敢下来耶！”

“等我们一走，它们就会争先恐后，飞向尸体了！”

他们竟然聊得这么轻松。看来武藏心里的纳闷，若不主动发问，没人会来告诉他。

所以他对胤舜问道：

“其实在下今天来此之前已经觉悟要独自一人踏上黄泉路了。可是，现在你们不但未把我当敌人看，还对我礼遇有加，让我困惑不已。”

胤舜听完，笑道：

“不，我并未把你当作自己人。我们只是替奈良大扫除，虽然手法有点粗暴。”

“大扫除？”

此时，胤舜指着远方道：

“这件事，与其由我来说，倒不如由对你了若指掌的前辈日观师父来告诉你。你看！在那原野尽头，有一队豆点大的人马，那一定是日观师父跟其他的人了！”

“老师父！您脚步真快。”

“是你们太慢。”

“您比马还快呢！”

“那当然！”

只有驼背的老僧日观，不屑骑马，是自己徒步走来的。

日观身后还跟着五名骑马的官差，勉勉强强跟上他的脚步，往般若荒野中的焚烟走去。

在火堆这边的人望见他们走近，小声相传：

“老师父,是老师父!”

和尚们立刻退得老远，犹如在寺院里进行庄严仪式，并排成一列，迎接这位师父以及骑马的官差。

日观到达后，劈头便问：

“都解决了吗?”

胤舜执弟子之礼，恭敬地回答：

“是,完全遵照您的指示。”

说毕，又对骑马的官差们说：

“请你们来验尸,辛苦了!”

官差们一个个从马背上跳下来，说道：

“不,辛苦的是你们,我们只做例行公事——”

接着，他们检视横躺在地的十几具尸体，登记好之后，说道：

“善后工作由官府来做。其他的事你们大可不必管,可以先回去了。”

交代完毕，这些官差重返马背，又朝着原野边际，驰骋而去。

“你们也回去!”

日观一下命令，举枪并列的僧侣们立刻安静无声地离开原野。胤舜领着他们，向日观和武藏打声招呼，掉头离去。

人一走散，一群乌鸦立刻嘎嘎嘎毫不客气地飞落地上，争食尸体，犹如面对佳肴美馔，兴奋得不断拍打翅膀。

“吵死人了!这群乌鸦。”

日观嘀咕着，神情轻松地走到武藏身旁。

“上回失礼了!”

“啊！哪里哪里……”

武藏赶紧双手扶地，他情不自禁要如此做。

“不必多礼!在原野上,这么礼貌周到反而可笑。”

“是。”

“怎么样?今天多少学到一点了吧?”

“可否告诉我,为什么要使出这种计策?”

“本来就该如此。”

日观娓娓道来：

“刚才回去的官差是奈良奉行大人大久保长安的手下，因为奉行刚上任，所以对这些人、这块土地尚未熟悉。眼看这些浑水摸鱼的浪人到处放高利贷、强盗赌博、敲诈勒索、玩女人、调戏未亡人等为非作歹，奉行大人也非常头痛。——这十四五个为非作歹的浪人，就是以山添团八、还有野洲川安兵卫等人为中心的。”

“原来如此……”

“这山添、野洲川等人对你怀恨在心吧？但因为他们知道你的实力，所以打了如意算盘，想借宝藏院的手报仇，到处散播宝藏院的坏话、贴打油诗，然后来院里说这是宫本某某做的——他们以为我是瞎子呢！”

武藏眼中浮现了笑意。

“我想这是个好机会，趁这个机会好好把奈良大扫除一番。因此，才吩咐胤舜将计就计。不，高兴的不只是门下的和尚，还有奈良的奉行所，再来就是这野地里的乌鸦。啊哈哈哈哈！”

不，除了乌鸦之外，还有一个人最高兴，那就是在旁边一直竖耳聆听日观解释的城太郎。这一来他的疑惑和不安一扫而光。这个少年雀跃地展开双臂，像小鸟般边跑边大声唱着：

大扫除！
大扫除！

武藏和日观回头望向城太郎。他正挂着他的面具，拔出原本插在腰际的木剑，对着无数的尸体，还有聚在尸体上的乌鸦，拳打脚踢，挥舞木剑。

喂 乌 鸦 啊
不只奈良
要经常大扫除啊
大扫除是自然的规律
万物因而欣欣向荣
冬去春来生生不息
焚烧落叶
清扫原野
下场大雪
来个大扫除
喂　乌鸦啊
你们也可饱餐一顿
眼球当汤料
红血当醇酒
可别吃撑喝醉喽

“喂！小弟弟！”

听到日观叫他，城太郎立刻停止乱舞，回道：

“什么事？”

“别像疯子一样在那边乱舞乱跳了！捡些石头来这里。”

“这种石头可以吗？”

“再多捡一点。”

“好、好！”

城太郎捡完，日观在每一颗小石头上都写上南无妙法莲华经这几个字，然后说：

“来！把这些撒到尸体上。”

城太郎将石头撒到原野四方。

他撒的时候，日观合掌默诵经文。

“好了，这样就可以了——你们可以先走了，我也要回奈良了。”

说完，飘然转身，驼背的身影像一阵风，迈步向原野的另一端走去。

武藏连道谢都来不及，也没机会约定再见的时间，一派云淡风轻的潇洒。

武藏一直凝视着他的背影，忽然不知想到什么，快步追了上去，拍拍刀柄，说道：

“老前辈！您忘了一件事。”

日观停下脚步。

“忘了什么事？”

“我们能够相见，是难能可贵的缘分，还请您给武藏一些指导。”

这一说，日观无齿的口中，发出一阵干笑。

“你还不了解吗？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太强了。要是以你的强壮自负，那你一定活不过三十岁，像今天就差点送了命。你要自己决定变成什么样的人！”

“……”

“像今天的事，根本不应该发生。你现在还年轻不打紧，但是，若认为兵法是愈强愈好，那就大错特错。连我都还没资格谈武学呢！对了！我的前辈柳生石舟斋先生，还有上泉伊势守大人——你跟着他们经历过的事走一遍，就会明白了。”

“……”

武藏俯首聆听。当他意识到已经听不到日观的声音时，猛一抬头，已无他的踪影了。



此地位在笠置山中，但是人们不叫她笠置村，而称之为神户庄柳生谷。

柳生谷虽然是个山中小村，却是山明水秀，地灵人杰。民情风俗也淳厚有序。街道人烟稀少，丝毫不见浮华之气，就像通往中国蜀地途中的“山城”，饶富野趣。

这山城中央有个大宅第，人们叫它“御馆”。御馆风格古老，石墙围绕，是此地的文化中心，也是领下人民的精神寄托。领下的人民，自千年前即在此居住。领主也是从很早以前，平将门①作乱时代就在此居住，并在此地宣化布教，是拥有武器仓库的土豪。

他们把这地方四周的村庄，当成祖先之地，视为自己的乡土，由衷爱护。不管有任何战祸，领主和人民都未曾迷失方向。

关原战后，邻近的奈良城被浪人占领，浮华糜烂，各大小佛寺的法灯亦受波及。然而，柳生谷到笠置这一带，不法分子根本无从进入。

仅此一例，即可知这一带乡土风气和制度之严谨，不容许任何不纯之物进入。

不只领主贤明，人民纯良。笠置山的晨昏风光更是十分宜人。汲水煮茶，香醇甘甜——还有，梅花盛开的月濑附近，黄莺从雪未融化到雷鸣季节，歌声不断，音色比这山水还要清澈。

诗人曾经歌颂此地——山清水明英雄出。这样的乡土，要是不出个伟人，那诗人就是大骗子了。这里的山河，不是虚有其表，徒有秀丽的风景而已，乡土中还流着顽强的血液，人杰辈出。领主柳生家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人杰都是出身乡野，到军中立了大功，成为有名的家臣，优秀人物着实不少，他们可说都是柳生谷的山河和黄莺的歌声孕育出来的英雄。

现在隐居在这‘石墙御馆’的柳生新左卫门尉宗严已改名为‘石舟斋’，住在城内的小山庄里。目前政务由谁掌管谁任家督，他都不知道，反正石舟斋优秀的子孙众多，家臣也都信得过，一切跟他掌政时期毫无两样。

“不可思议！”

武藏在般若荒野事件发生后十天左右来到此地。走访了附近的笠置寺、净琉璃寺等建武时代②的遗迹，并找了个地方住下，充分休养身心。此刻他出来散心，穿着随意，连跟屁虫城太郎也穿着草鞋。

他一路上观看民家的生活、田里的作物，还特别注意人们的风俗习惯，每次武藏都会情不自禁喃喃自语着：

“不可思议。”

“大叔！什么事不可思议？”

城太郎问道。听到武藏不断喃喃自语，城太郎才觉得不可思议呢！

①平将门：平安中期的武将。

②建武时代：公元1334～1336。

“我从中国地区出来，走过摄津、河内、和泉诸国，就是没见过这样子的地方。所以才说不可思议。”

“大叔，这里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山上树木茂盛。”

城太郎听到武藏的回答，不禁噗嗤一笑：

“树木？树木不是到处都长得很茂盛吗？”

“这些树不一样。这柳生谷四周村庄的树木，树龄都不小，表示这地方没受过兵燹灾祸，所以树木也没被敌军滥伐。可以想见，这里的领主和人民没受过饥寒交迫的苦。”

“然后呢？”

“田园青翠，小麦根头扎实，家家户户传来纺织声。农夫们看到穿着华丽的路人，一点也不羡慕，继续埋首耕作。”

“只有这样？”

“还有。田里很多年轻姑娘在工作，这点跟别的地方很不一样——田里可以看到很多红腰带，表示这个地方的年轻女子没有流失到外地。因此，这个地方一定是经济繁荣，幼有所养，老有所终，年轻男女绝不会向往别处的浮华生活而出走。从这些看来，可知这里的领主英明，也可想像这里的武器一定随时磨得光亮，以备不时之需。”

“什么呀？我以为您被什么事感动？原来是这些无聊的事啊？”

“你当然不会觉得有趣了！”

“可是，大叔，您不是为了跟柳生家的人比武，才来这里的吗？”

“所谓武者修行，并不是只会到处找人比武，就表示他很厉害。如果只能勉强求得一宿一餐，扛着木刀到处比武，这不叫武者修行，这叫流浪汉。真正的武者修行，内心的修养要比武技来得重要多了。除此之外，还要走访诸国，测量地理水利，牢记各地乡土人情，观察领主跟人民的相处之道，洞悉城里城外动静。脚踏实地，云游四海，善用心思，仔细观察，这才叫武者修行。”

虽然武藏心想对小孩说教无益，但是面对这个少年，他无法随便找个说词搪塞了事。

对于城太郎幼稚的问题，他一点也不觉烦躁，边走边聊，耐心回答。

走着走着，两人身后传来了马蹄声，向他们渐渐靠近。马上骑士是一位年约四十，身材魁梧的武士，大声喊着：

“让开！让开！”

当马超过他们时，城太郎抬头一看，不觉脱口而出：

“啊！庄田先生！”

这个武士满脸胡子，像只大熊，城太郎绝不会忘记——他就是在通往宇治桥的大和路上，捡到城太郎掉在半路的信筒的那个人。马上的庄田喜左卫

门听到城太郎的声音，回过头来。
“噢!小毛头!是你啊!”
他虽然露了一下笑容，但仍然马不停蹄，消失在柳生家的石墙里。

“城太郎!刚才那个冲着你笑的骑士是谁?”
“庄田先生。听说是柳生家的家臣。”
“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来奈良途中,受到他不少亲切照顾呢!”
“哦!”
“另外还遇到一个叫什么来着的女子，我们三人一路同行，直到木津川的渡口才分手。”
武藏将小柳生城的外观，以及柳生谷的地理形势全部看过一遍，才说道：
“回去吧!”
他们住的客栈位在伊贺街道上，虽然是独栋建筑，但是空间宽广。来往于净琉璃寺和笠置寺的人，都会在此歇脚。所以每到黄昏，客栈门口的树木或是厢房外面，必定会系着十头左右的驮马。客栈为了替客人准备米饭，连门前的水沟，都被洗米水染得浊白。
“客官!您上哪儿去了?”
才进房间，就来了个身穿蓝褂子、山村裤的小孩子。等看到她腰上绑着的红腰带，才知道是个女孩子。她直挺挺地站着催促道：
“快点去洗澡吧!”
城太郎看她年龄与自己差不多，正好交个朋友，就问：
“你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笨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叫小茶。”
“好奇怪的名字喔!”
“不要你管。”
小茶打了他一下。
“你敢打我!”
武藏在走廊回头问道：
“喂,小茶!澡堂在哪里——前面右边？好、好，知道了！”
门外的棚架上，已放着三个人脱下的衣服，所以武藏知道加上自己，澡堂内总共有四个人。他打开澡堂室门,一片雾蒙蒙的。先入浴的客人原来正聊得兴高采烈，但一看到武藏强壮的身体，就好像看到什么异类一样，立刻三缄其口。
“呼——”

武藏近六尺的身子一沉到水里，水位突然高涨溢出，另外三个客人差点漂了起来。

“？……”

有一人望向武藏，武藏则靠在池边，闭目养神。

那三个人似乎放了心，又继续刚才的话题。

“刚才离开的柳生家使者叫什么名字？”

“是叫庄田喜左卫门吧？”

“是吗？柳生竟然派人出面拒绝比赛，看来他的功夫并不如其名。”

“就像那使者说的，最近他们对任何人都表示石舟斋已经隐居，而但马守仪到江户出任官职，所以谢绝比赛。”

“不是吧！他们大概听说我方是吉冈家的二儿子，所以才慎重其事，敬而远之。”

“还教他带来糕点，好让我们在旅途中吃，看来柳生还真是圆滑呢！”

这些人肤色白皙，肌肉松弛，看来是城里人。在洗练的会话中，有理智、有诙谐，可见其心思细腻。

武藏突然听到吉冈这个名字，不觉歪着脖子，凝神细听。

吉冈家的二儿子？那就是清十郎的弟弟传七郎喽？

是不是那件事？

武藏想起来了……

自己拜访四条武馆的时候，有个门人说过，小师父之弟传七郎跟友人到伊势宫参拜，不在家。此刻可能正好在返家途中，说不定这三个人正是传七郎和他的朋友。

我和澡堂真是犯冲啊！武藏心想。

武藏暗自戒备着。以往曾在自己家乡中了本位田又八母亲的计谋，被敌人困在浴室。现在在偶然之中，又和宿有怨仇的吉冈拳法一子，有裸裎交手的可能。

他虽然出门在外，但对武藏跟京都四条武馆之间的恩怨，想必也有所耳闻。要是他知道宫本就在这里，一定会拔刀相向的。

武藏先做此猜测。但是，那三人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异样。看他们得意洋洋，说得兴高采烈的样子，似乎是一到此地就到柳生家投了挑战书。武藏心想，吉冈一门自从足利公方时期，便已是拳法名门，宗严在未改名石舟斋的时候，跟吉冈家上一代的拳法好手，一定多少有所来往。因此，现在柳生家尚顾念旧情，特地派使者庄田喜左卫门带着薄礼，到客栈探望吉冈家的人。

对这些礼仪，这几个年轻的城里人却嗤之以鼻，说是“柳生真圆滑。”

还说：

“他是心生恐惧,敬而远之。”“没什么大不了的。”

对实地踏过这片土地，从小柳生城的外郭到风土民情，全都细细观察过的武藏而言，他们的自鸣得意和放肆的理解方式，实在可笑至极。

虽然谚语中有“井底之蛙”，但反过来看这些城里的家伙，虽然身处都会的大海里，目睹时势变化，却没注意到，井底之蛙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修炼一身的功力及涵养。他们远离中央的势力和盛衰，隐居在深井里，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映着月光，浮在落叶上。就在外界还认为他们只是啃着地瓜，生活毫无变化的乡下武士之时，柳生家这口古井，到了近代，出了一位兵法家始祖石舟斋宗严。他的儿子中，出了一位备受家康青睐的但马守宗矩；他的兄长当中，出了以勇猛闻名的五郎左卫门和严胜；他的孙子当中，出了一位麒麟儿兵库利严，受加藤清正高薪聘用，在肥后任官职。这些“伟大的井底之蛙”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

以兵法之家来看，吉冈家地位崇高，非柳生家所能及。但是，这种差别已是前尘往事。然而，在此歇脚的传七郎和其他人到现在还没注意到这个事实。

武藏觉得他们的得意既可笑又可悲。

最后——不由得苦笑。为了摆脱这些念头，只好到澡堂角落解下发结，拿一块粘土擦发根，他已经好久没有洗头了。

此时又听到那三人的声音。

“真舒服。”

“泡泡澡,才有旅行的气氛。”

“要是有女人陪酒……”

“那就更棒了!”

他们边说边擦干身体，先出去了。

武藏用毛巾绑着洗好的湿发，回到房间，看到像个小男生的小茶正蹲在墙角哭泣，武藏问道：

“怎么了?”

“客官 那个小孩打我。”

“她说谎。”

城太郎在她对面的角落，鼓着腮帮子辩解。

“为什么打女生?”

武藏骂道。

“可是,那个臭丫头,她说大叔软弱无能。”

“胡说!”

“你没说吗?”

“我哪有说客官软弱无能。是你自己耀武扬威，说什么你的师父是日本第

一的兵法家，在般若荒野斩了几十个浪人。我说日本第一的剑术师父，除了这里的领主之外，别无他人，你就打我耳光了，不是吗？”

武藏笑道：

“原来是这样。是他不好，等一下我会骂他。小茶，原谅他吧！”

城太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城太郎！”

“什么事？”

“去洗澡吧！”

“我不喜欢洗热水澡。”

“跟我很像嘛，可是一身臭汗，不洗不行啊！”

“明天到河里游泳去。”

跟武藏一熟络，这个少年便开始露出倔强的本性。

但是武藏就是喜欢他这点。

吃饭的时候，城太郎又嘟着嘴巴了。

小茶端着托盘，送上饭菜，却不开口，两人怒目相向。

武藏这几天若有所思，内心一直在思考一件事——要成为一名独行侠。这个愿望似乎太大了，但并非不可能，所以才会在这客栈逗留这么久。

他期待能够与柳生家的祖师石舟斋宗严见个面。

说得更强烈一点——用他年轻、野心勃勃的话来说——就是真的要打就要面对大敌。用生命作赌注，不是打倒大柳生家的名望，就是坏了自己的剑名。只要能见柳生宗严一面，跟他交上手，就算死也无憾。

要是有人听到他这种志愿，一定会笑他有勇无谋。武藏自己也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再怎么说，对方至少是一城之主，他的儿子是江户幕府的兵法老师，全家族不但都是典型的武将，而且在新时代潮流中，昌隆无比的家运正照耀整个柳生家族。

——要打倒对方不是那么简单的。

武藏心里有所惦记，连吃饭的时候都念念不忘。



他是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家，年近八十，品德与时俱进，高洁之风日增，而且牙齿完好，耳聪目明。

他经常说：

“我会活到百岁呢！”

这位石舟斋之所以这么有自信，是因为：

“柳生家代代都很长寿。二三十岁就去世的，都是因为战死沙场。我们家的祖先，没有一个是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就老死家园的。”

不，即使没这样的血统，石舟斋的处世态度，以及老年的修养，能够活到百岁也不是件奇怪的事。

他身处在享禄、天文、弘治、永禄、元龟、天正、文禄、庆长这漫长的乱世中，尤其是在四十七岁之前的壮年期，正逢三好党乱、足利氏的没落、松永氏及织田氏的兴亡等等，即使是这块乐土，也没有放下弓箭的余暇。他自己也常说：

“能活着实在是奇迹。”

四十七岁之后，不知为何，他突然放下屠刀。不管是足利将军义昭重金礼聘，还是信长三顾茅庐，连称霸四海的丰臣氏也请不动他。虽然他居住在距离大阪、京都只有咫尺之地，但他表示：我又聋又哑。

从此韬光养晦，像只冬眠的熊守着这山里的三千石土地，安享余年，不问世事。

后来，石舟斋经常对别人提起：

“这座小山城经过朝不保夕的治乱兴亡，至今还能安然无恙，简直是战国时期的奇迹……”

原来如此——

听到的人，莫不佩服他的远见。要是当时他跟随足利义昭，信长一定会讨伐他；要是跟随信长，他跟秀吉的关系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接受秀吉的恩惠，在后来的关原之役中，家康一定不会放过他。

还有，在这兴亡的惊涛骇浪中，要掌稳船舵，保护家族平安无事，还要维持家名清誉，真不容易。乱世中，人情世故变化无常，今日的朋友，常是明日的敌人。人们丧失节操，不讲义气，有时同族或亲戚之间也会拔刀相向，互相厮杀。因此，若非在武士道精神之外，还有其他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的。

可是，石舟斋却虚怀若谷。

“我的能力,尚有不足之处。”

他在客厅墙上挂着一幅自题的诗歌：

世事多变
只有隐藏兵法的家族
才能历久不衰

然而，这位老子型的智者在家康重礼召见时，也不禁动了凡心。他喃喃

自语：诚心召见，难再置之不理。

他走出了隐居几十年的茅庐，到京都紫竹村鹰峰的军营，第一次晋谒大御所①。

当时，他带在身边一同前往的是五男又右卫门宗矩，二十四岁。还有他的孙子新次郎利严，未满十六岁的及冠之龄。

他带着这两个凤雏晋见家康，接受了旧领地三千石的安堵令②。家康提议：

“将来请到德川家的兵法所任职。”

而他则推举自己的儿子。

“犬子宗矩，还请多多提拔。”

自己又退居柳生谷的山庄里。后来，其子又右卫门宗矩要到江户出任将军家兵法指导时，这位老者传授给他的，不是刀剑技巧，而是——

治世的兵法。

他的“治世兵法”，也是他的“修身兵法”。

石舟斋常说：

“这些全都是老师的恩德。”

丝毫没忘记上泉伊势守信纲的德望。

而且，也常提醒大家：

“伊势大人才是柳生家的守护神。”

他的房间里，供奉着伊势守颁给他的新阴流证书，以及四卷古目录。每逢伊势守忌日，他一定不忘以鲜花素果祭拜。

这四卷古目录，又名图绘目录，是上泉伊势守亲笔用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新阴流秘传刀法。

石舟斋即使在晚年，还是经常翻阅此书，悼念恩师。

“他的画也惟妙惟肖。”

书上的画经常让他爱不释手。每次看到这些天文时代装扮的各种人物，以各式利落的大刀刀法互相攻击的形态，就有一种神韵飘渺，云雾直逼山庄屋檐的感觉。

伊势守造访这小柳生城的时候，石舟斋大概三十七八岁，正是野心勃勃、血气方刚的年龄。

当时，上泉伊势守带着外甥匹田文五郎，以及弟弟铃木意伯，在遍游诸国兵法家之后，经由人称“伊势太御所”的北留具教的介绍，来到宝藏院求教。宝藏院的觉禅房胤荣，经常出入柳生城，把这事告诉尚未改名石舟斋的

①大御所 指德川家康。

②安堵令 领主对旧领地所有权的确认。

柳生宗严，说道：
“有一名男子来求教。”
这便是他们相会的机缘。
伊势守和宗严连续比武三天。
第一天，一开始，伊势守都会喊：
“要打喽！”
而且先言明要攻击的部位，然后依言进攻。
第二天，宗严还是输了。
宗严自尊严重受损，第三天屏气凝神，采取不同的姿势应对。
这一来，伊势守说道：
“这招不好，我可以这样对付你。”
与前两天一样，他还是针对事先言明的部位发动攻击。
最后，宗严终于弃刀，说道：
“我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兵法。”
之后，恳求伊势守留在柳生城住了半年，一心向他求教。
后来伊势守必须离开时，说道：
“我的兵法尚未练成，你还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完成它。”
同时丢下一个公案给他。这个公案难题是——
要如何修炼无刀的刀法？
宗严从那时起，花了数年的时间废寝忘食，仔细钻研无刀刀法的道理。
后来，伊势守再次造访他的时候，他已胸有成竹。
“练得如何了？”
两人一过招，伊势守即说：
“嗯！你已能把握真理，不必用到大刀了。”
说毕，留下证书和图绘目录四卷之后，翩然而去。
柳生流从此诞生。石舟斋宗严晚年退出江湖，隐居山林，也是从此种兵法中悟出的一流处世术。

现在他住的山庄，虽然在小柳生城里面，但是该城都是石墙铁壁，跟石舟斋老年的心境不甚搭配，所以他又另外盖了一间朴实的草庵，人口也另建，犹如隐居山林，安享余年。
“阿通！怎么样？我插的花生动吗？”
石舟斋把一枝芍药花投入伊贺花瓶，欣赏自己所插的花，看得入神。
“真的……”
阿通在后面欣赏着。
“主公一定花了很多心血学习茶道和花道吧？”

“我又不是公卿,没跟老师学过插花或茶道。”

“但是您看起来像是拜师学过的。”

“我是用剑道之理来插花。”

“咦?”

她瞪大眼睛。

“用剑道可以插花吗?”

“当然可以，花也是用气来插的。用手去弯曲花茎，或是调整花朵，都是一种伤害。维持它从野地里采来的样子，运气投入水中——就像这样，花就会显得栩栩如生了。”

在这个人的身边，阿通觉得学到了各种哲理。

柳生家的家臣庄田喜左卫门在路上与她萍水相逢，希望她能够为他的老主公吹笛，以排遣无聊的日子，所以她才来到这里。

石舟斋非常喜欢听她吹笛，再加上这个山庄里一直缺少像阿通这样年轻温柔的女子，所以每次阿通说：

“请早点休息。”

老主公一定会说：

“喽,再多留一会儿吧!”

或是：

“我教你泡茶。”

有时则说：

“来吟咏几首和歌吧！我也来试试古今歌风。《万叶集》也不错，但是像我这种草庵主人，还是比较喜欢《山家集》那种淡泊风格。”

反正就是不希望阿通离开。而阿通也知所回报。

“主公,我给您缝了这个头巾,希望合您的意。”

这种细心是那些勇猛的武将家臣做不到的。

“哦,太好了。”

石舟斋戴上那头巾，他对阿通就更加疼爱了。

阿通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吹奏令人神往的悠扬笛声,常常传到小柳生城城外。

庄田喜左卫门更是如获至宝，十分欣慰：

“这真是飞来的福气。”

喜左卫门现在刚从城外回来，穿过古旧栅垒后面的林子，来到主公幽静的山庄。

“阿通姑娘!”

“哪一位?”

她打开木门。

“噢!是您啊……请进。”

“主公呢？”

“正在看书。”

“麻烦你通报一下，说是喜左卫门奉命办事回来了。”

“呵呵呵！庄田先生，这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为什么？”

“我是您从外面带回来的吹笛女子，您才是柳生家的家臣。”

“说的也是。”

喜左卫门也觉得好笑，但还是说：

“这里是主公一个人的住所，你又受到特别礼遇——还是请你帮我通报一声。”

“好的。”

阿通进去不久，马上出来说道：

“请进！”

石舟斋戴着阿通缝的头巾，坐在茶室等待。

“你回来了？”

“遵照您的意思，全都办好了。我恭敬传话，从前门送了礼物进去。”

“他们已经离开了吗？”

“还没。我回到城里的时候，他又差绵屋客栈的人送信来，说是既然路过这里，说什么也想来拜见小柳生城的武馆，明天一定会到城里来拜访。还说一定要亲自见见石舟斋先生，跟您请个安。”

“这小子！”

石舟斋骂道：

“真是啰嗦。”

他一脸的不悦。

“你没有清楚告诉他们，宗矩在江户，利严在熊本，其他的人也都不在？”

“我说了。”

“我郑重其事，派使者前去婉拒，他们竟然还强行要来拜访，真不知好歹。”

“真是的……”

“听说吉冈那一伙人，武功并不怎么样。”

“我是在绵屋跟他们碰面的。传七郎刚好去伊势参拜回来，我看他人品也不怎么样。”

“是吗？吉冈的上一代拳法非常优秀，他跟伊势大人上京的时候，我跟他见过两三次面，还一起喝过酒——但是近几年来，家道日益中落。我念在传七郎是他儿子的情分上，不忍让他难堪，没把他赶出去。柳生家还从来没有理会过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的挑战呢！”传七郎这个人看来自信满满！他硬是要来，我就给他一点教训！”

“不成、不成。名家之子，死要面子，很容易心怀怨恨。要是我们把他打回去，事情就会没完没了。为了宗矩和利严，我们要用超然的态度去面对他。”

“那要怎么办？”

“还是来软的，以礼对待名家之子，哄他回去……对了，派男的去容易起冲突。”

他回头望着阿通，说道：

“派她去比较好，女的比较好。”

“好的，我这就去。”

“不急、不急……明早前去即可。”

石舟斋大笔一挥，写了一封茶艺家式的简要信函，把它绑在刚才插剩的一枝芍药花上，交代阿通：

“拿这个去见那小子，告诉他石舟斋伤风不适，由你代为传答，并接受他们的问候。”

石舟斋授意阿通担任信使。第二天早上，阿通披上披风，说道：

“那我走了。”

她走出山庄，来到外城廓的马厩。

“对不起……我要借一匹马。”

正在打扫的马厩小厮看到她，说道：

“咦？阿通姑娘！你要上哪儿去？”

“要到城外叫做绵屋的客栈，主公要我当他的使者。”

“那我陪你去吧！”

“不用麻烦了。”

“你一个人行吗？”

“我喜欢骑马。以前在乡下，对野马已经驾轻就熟了。”

浅红色的披风在马背上，一路随风摇曳。

披风在城市里是已经落伍的服饰，上流社会的人已经不穿了。但是，在地方土豪或中层社会里，还是颇受女性青睐。

她手上拿着一枝初绽的白芍药花，石舟斋的信函就系在上面。她单手轻握着缰绳，在田里工作的人看到了，都放下工作，目送她远去。

“阿通姑娘走过去了！”

“那个就是阿通姑娘啊？”

她到此地不久，名字立即被传扬开来，连农夫都知道。这表示农夫和石舟斋之间，并不像一般的百姓和领主，上下阶级分明，而是彼此非常亲近。所以他们都知道最近主公身边来了一位美女，经常为主公吹奏笛子，陪侍在旁。他们对石舟斋的亲近和尊敬，也很自然地转到她身上。

她走了大约半里路。

“请问绵屋客栈在哪里？”

阿通骑在马上，向一位农家妇女问路。那妇女背着小孩，正在河边清洗锅底。

“你要到绵屋客栈吗？我带你去。”

那妇女放下手边工作，特地要带她去，让阿通觉得很过意不去。

“你不必亲自带我去，只要告诉我怎么走就行了。”

“没关系，那客栈离这里很近。”

虽然说近，但还是走了约一公里左右。

“这里就是了。”

“谢谢！”

她下马，把马绑在屋前的树干上。

“欢迎光临！要住宿吗？”

小茶出来招呼。

“不是，我来见住在这里的吉冈传七郎先生——是石舟斋大人派我来的。”

小茶跑进去，过了许久才出来：

“请进！”

今早退房正要离去的客人，正在门口忙着穿草鞋、扛行李，看到随着小茶进去的阿通，眉清目秀，气质优雅，不由得眼光直跟着她，喃喃自语：

“她是哪里来的？”

“是谁的客人啊？”

而吉冈传七郎和他的朋友，昨夜喝酒喝得太晚，才刚起床。听说小柳生城的使者求见，以为又是那个虎背熊腰的大胡子。没想到眼前出现的使者大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手上还拿着白芍药花。

“唉！真不好意思……这里一片凌乱……”

他们的神情十分慌乱，不但注意到房间大煞风景，还立刻整理了衣冠和坐姿。

“请！请到这边来！”

“我受小柳生主公嘱咐，前来传话。”

阿通把芍药花放到传七郎面前，说道：

“请过目。”

“哦？……是封信？”

传七郎打开信函。

“传七郎敬览。”

那张信纸不足一尺。墨色浅淡，显露茶道的特色。

阁下屡致问候之意，愧不敢当。老朽不巧伤风不适，与其望见老

朽病容，不如送上一枝清新芍药，聊慰诸君旅途辛劳。花期有限，请赐宽恕之意。

老朽已经不问世事甚久，恕难再见外人。

敬请多多包涵。石舟斋

致传七郎阁下

及诸大雅

“哼……”

传七郎觉得无趣，从鼻孔中冷哼一声，卷起信函问道：

“只有这个吗？”

“还有，主公吩咐，本来应该请您前去，奉上粗茶的。无奈家中武者全都不在，儿子宗矩在江户任职，要是草率招待，恐会贻笑京都诸公，更是失礼。下次再请您顺道来访——”

“哈哈——”

他一脸的不悦。

“听你之言，看来石舟斋大人误会我们是来讨茶喝的。我们这些武门之子不懂什么茶道之事。我们只想拜见石舟斋大人的健朗之躯，顺便求教，请他指点一番而已。”

“这个他非常了解。但是，近来他以风月为友，安享余生，所以养成了什么都喜欢用茶道来谈论的习惯。”

“真没办法！”

他颇不甘愿地说道：

“既然如此，请你转告他，下次再游此地，一定要前去拜访。”

传七郎说完，把芍药花还给她，阿通立刻说道：

“啊！主公说过，这枝花要送您，以慰旅途辛劳。要是您坐轿子就插在轿子前面，骑马就插在马鞍上。”

“什么？拿这个当礼物？”

他瞥了一眼，似乎觉得受到了侮辱，神情愤怒。

“混、混蛋！你告诉他，我们京里也有芍药花！”

被他这么拒绝，也不好再勉强，阿通便道：

“那我这就回去转告……”

阿通拿着芍药，小声告辞，然后走出房间。

对方大概非常生气，竟然没人送客。阿通想到背后的情形，一到走廊就忍不住笑了出来。

到达此地已十几天的武藏，就住在同一条走廊，隔着数间的房间里。阿通侧脸望了一下又黑又亮的走廊，便往反方向走了出去。突然，有人在武藏房里

站了起来，来到走廊上。

阿通背后传来脚步声，有人追了过来。

“您要回去了吗？”

阿通回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带路的小茶。

“是啊，我事情办完了。”

“这么快。”

打过招呼，小茶直盯着着她手上的花。

“那枝芍药是白色的吗？”

“是的。是城里的白芍药，你要的话送给你。”

“我要。”

她伸出手。

阿通把芍药花放到她手上。

“那我走了。”

她走到屋前，翻身上马，披上披风径自走了。

“欢迎再度光临。”

小茶目送她离开后，现宝似的把芍药花拿给客栈里的伙计们看，但是没人称赞它美丽，只好失望地拿到武藏房间，问道：

“客官，您喜欢花吗？”

“花？”

武藏又撑着脸靠在窗台上，出神地盯着着小柳生城的方向。

怎样才能接近那个大人物？怎样才能见到石舟斋？还有，如何才能给那个被称为剑圣的宗师致命一击？

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哦，这花真美！”

“喜欢吗？”

“喜欢。”

“这花叫做芍药——白芍药。”

“太好了。那儿刚好有个花瓶，把它插上吧！”

“我不会插花，客官您插。”

“不，你来插比较好，你清纯没有心机，反而比较好。”

“那么，我去装水。”

小茶拿着花瓶出去了。

武藏看着放在那儿的芍药花，目光突然停在它的切口上。不知什么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光远看还不够，后来索性拿起来细瞧，不是欣赏花，而是看它的切口。

“……哎呀……哎呀！”

小茶端着花瓶，里面的水一路走一路溅，让她连连惊呼。回到房间，她把水放到壁龛上，随手就把芍药花插进瓶里。

“不行哪!客官!”

虽然是个小孩，还是看得出自己插得不够自然。

“你看!是花枝太长了。好,拿过来,我帮你切短一点。”

小茶把花抽出来，武藏对她说：

“切短之后，把花直插瓶里。对、对！就像那样，就像花长在土里的样子，直着拿。”

小茶照他说的拿着花，但突然把手里的芍药抛了出去，吓得大哭起来。

也难怪。

因为武藏竟然用这么粗暴的方式切一株娇柔的花朵—— 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手才刚碰到腰间的短刀，突然铿—— 声，随着刀人鞘的声音，一道白光穿过小茶两手之间。

她吓了一大跳，大哭不止，武藏却没有安慰她，兀自拿着两枝花茎，仔细比较原来的切口和自己的切口，看得入神。

“唔……”

过了一阵子，武藏才回过神。

“啊!对不起、对不起!”

小茶泪眼汪汪，武藏抚着她的头，又是道歉又是哄的，问道：

“你知不知道这花是谁送来的?”

“人家送我的。”

“谁?”

“城里的人。”

“小柳生城的家臣吗?”

“不,是个女的。”

“唔……这么说来，这是城里种的花喽!”

“可能是吧!”

“刚才真抱歉,等一下大叔给你买糖吃。现在长短刚刚好了,插在瓶里看看。”

“这样可以吗?”

“对、对!那样很好。”

本来小茶认为武藏是个有趣的叔叔，这回看到他用刀之后，突然觉得他很可怕。所以武藏一讲完，她一溜烟地就不见了。

比起正在瓶里微笑的芍药花，落在武藏膝前七寸长的花茎，更吸引他的注意。

原来的切口，不是用剪刀，也不是用小刀切的。芍药枝干虽然柔软，但是

这个切口看得出来是用相当大的腰刀切下来的。

而且切法也不寻常。光看那枝干的切口，就知道切的人身手非凡。

为了比较，武藏也学他用腰刀来切，但仔细比较之下，还是不一样。虽然说不出哪里不同，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切法实在差得太远了。就像雕刻一尊佛像，即使用的是同一把凿刀，但从着力的刀痕就可看出名匠和凡工的不同。

“奇怪。”

武藏独自沉思。

“连城内庭园里的武士，都如此身手非凡，可见柳生家实际上比传说的还要厉害喽？”

一想到此，就令他自谦不已。

“错了！自己到底还是不行——”

但是立刻又振作精神，充满斗志。

“要找对手，这种人不是正合适吗？要是打败了，只好臣服在他的跟前。可是，既然抱着必死的决心，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想到这些，令他全身发热。年轻人追求功名的心，令他热血奔腾。

——问题是，用什么手段？

石舟斋大人一定不会接见修行的武者。这客栈的老板也说过，什么人介绍都没用，他是不会接见任何人的！

宗矩不在，孙子兵库利严也远在他乡。要在这块土地上打败柳生家，就只能把目标放在石舟斋身上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思绪又回到这个问题上，在他血液中奔流的野性和征服欲，才稍微安定下来，眼光也移到壁龛的白花上。

“……”

看着看着，突然想起一个气质和这花相似的人。

——阿通！

好久没想到她了。在他忙乱的神经和朴实的生活中，又浮现出她温柔的面貌。

阿通轻拉缰绳回柳生城的途中，突然有人从杂树丛生的悬崖下对着她大叫：

“喂！”

“小孩子！”

但是，这个地方的小孩，看到年轻女子，根本不敢这样大叫，耍逗人家。

她停下马，想看个究竟。

“吹笛子姐姐！你还在这里啊？”

原来是个全身赤裸的男孩，头发湿透，衣服夹在腋下。裸着身子，一点也

不遮掩，就从崖下跑上来。

还骑着马呢！他抬头用轻蔑的眼神望着阿通。

“哟！”

阿通也吃了一惊。

“我以为是谁呢？你不是那个在大和路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城太郎吗？”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你胡说！我那时才没哭呢！”

“不提那事了。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前几天。”

“跟谁来的？”

“我师父。”

“对了、对了，你说过要拜师学剑术的。那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光着身子？”

“我在这下头的河里游泳。”

“哎……水还很冷吧？人家看你游泳，要笑你的！”

“我是在洗澡。我师父说我一身臭汗，我讨厌进澡堂洗澡，所以来这里游泳。”

“呵呵呵！你住哪个客栈？”

“绵屋。”

“绵屋？我刚刚才从那儿回来呢！”

“是吗？要是知道的话，就能到我房间来玩了。要不要再回去一趟？”

“我是来办事的。”

“那就再见喽！”

阿通回头对他说：

“城太郎！到城里来玩吧——”

“可以吗？”

这本来只是她的客套话，没想对方这么认真，使她有点为难。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不能这个样子去啊！”

“真讨厌！我才不去那种拘束的地方呢！”

阿通听他这么一说，松了一口气，微笑着进城去了。

她把马还给马房，回到石舟斋的草庵，禀报传话的结果。

“这样子啊？他生气了。”

石舟斋笑道。

“这样就好，他虽然生气，但是不会再纠缠不休了，这样很好。”

过了一阵子，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事，问道：

“芍药呢？你把它丢掉了吗？”

她回答说送给了客栈的小女佣，他也同意她的做法。

“但是，吉冈家那小子传七郎，可曾拿过那芍药？”

“有。要解开信函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就还给我了。”

“他有没有看到花枝的切口？”

“没特别注意……”

“他完全没注意到，也没说什么吗？”

“什么也没说。”

石舟斋好像对着墙壁讲话，喃喃自语：

“没见他是对的。这个人不值得我见他，吉冈只有拳法那一代呀！”



此处的武馆堪称庄严宏伟，属于外城郭的一部分，天花板和地板都用巨大的石材建造而成，听说是石舟斋四十岁的时候改建的。处处透出岁月留下的光泽，古朴典雅，好像在述说人们以往在此磨炼的历史。面积宽阔，听说遇战争时，可以容纳家里全部的武士。

“太轻了！不是用刀尖——用刀腹、刀腹！”

庄田喜左卫门穿着一件内衣、长裤，坐在高出一阶的地板上，怒斥练习的人。

“重来！不像话！”

被骂的也是柳生家的家士。他们甩了甩汗如雨下的脸。

“喝！”

“嘎！”

立刻又像两团火球，打得难分难解。

在此，初学者拿的不是木剑，而是一种叫做“韬”的东西，它是上泉伊势守所发明，用皮革包裹竹子，是个没有护手的皮棒子。

——咻！

要是打得激烈，有时也会有人不是耳朵飞了，就是鼻子肿得像个石榴。这里也没有对打的规则，总要把对方打倒在地才算，就算倒地之后再补上一二棒，也不算犯规。

“不行！不行！搞什么啊！”

这些人总要练到精疲力竭。对初学的人更是严格，从不假辞色。因此，很多家士都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柳生家奉公的。新来的很少能继续练下去，因此，能忍受的人才能当这里的家士。

足轻也好、马僮也好，只要是柳生家的人，没有人不懂刀法。庄田喜左卫门的职务虽然是用人，但是他老早就学成新阴流，对石舟斋精心钻研的家学柳生流的奥秘，也早已融会贯通——而且，还加上自己的个性和心血，自称是——

庄田真流。

还有木村助九郎虽然是马回[①]，但他也熟悉这个流派；村田与三虽然是纳户组[②]，但听说是现在在肥后的柳生家长孙兵库的好对手；出渊孙兵卫也只是这里的小文书，但从小在此长大，也练就一手高强的剑术。

要不要到我的藩里做事—— 这是越前侯想聘用出渊说的话。而记州家则大力争取村田与三。

柳生家只要一传出有人学成的风声，各地诸侯立刻前来求才——

这男子让给我吧！

简直像在招赘女婿。对柳生家来说，这是光荣也是困扰。每次拒绝，对方就会说：

哎呀！你们那里还会培养出更多好人才的！

一代剑士，不断从这古城的武馆中涌出。在家运昌隆下奉公的武士们，想要出人头地，就得接受竹刀和木剑的磨炼，这是理所当然的家规。

“那是什么 ?卫兵!”

突然，庄田站起来，对着窗外的人影问道。

原来是城太郎站在卫兵背后。庄田瞪大了眼睛。

“怎么是你 ?”

“大叔 !您好 !”

“啊 !你怎么进城来的 ?”

“是守城门的人带我进来的。”

城太郎言之成理。

“原来如此。”

庄田喜左卫门问带他进来的大门守卫道：

“这小孩是怎么回事 ?”

“他说要见您。”

“怎么可以凭这小孩的一句话，就随便带他进来。小家伙——”

“是。”

“这里不是你们玩耍的地方 ,快回去 !”

①马回：守护在大将周围的骑马武士。

②纳户组：管理服装、武器的人。

“我不是来玩的,是替师父送信来。”
“你师父……啊哈对了,你主人是修行武者。”
“信在这里,请过目。”
“不看也罢!”
“大叔您不识字呀?”
“什么?”
庄田苦笑。
“胡说八道!”
“那么,您看一下有什么关系?”
“这小子！伶牙俐嘴的。我的意思是说不必看大概也知道内容。”
“即使您知道,可是看一下总是礼貌嘛!”
“来此的修行武者像蚊蝇一样多，请原谅我无法一一礼貌对待。在这柳生家，要是像你说的以礼相待，那我们每天光应付修行武者就忙不完了。可是，你专程跑来，这样对你又太可怜了。这封信大概是说无论如何希望拜见这凤城的武馆，即使是只能见到将军家老师的大刀刀影，也就心满意足，为了同样有志于剑道的晚辈，恳请不吝赐教……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大叔您好像看着信念一样啊!”
“所以我不是说过不看也罢吗？但是，柳生家对来求教的人也不全是冷漠无情地把他们全部赶回去。”
他详详细细地向他解释。
“让这藩士带你去好了。一般来访的修行武者穿过大门到中门后，可以看到右边有一栋挂着‘新阴堂’匾额的建筑物。只要向门房报备一下，就可在里面自由休息，也可供人住上一两天。还有，为了鼓励武学后进，来访者离开的时候，我们会给每人一笔微薄的斗笠费。所以，你把这信交给新阴堂的职员就行了。”
然后又问：
“这样你懂了吗?”
城太郎回答：
“不懂。”
他摇摇头，耸起右肩。
“喂!大叔!”
“什么事?”
“您说话也要先看人吧!我可不是乞丐的弟子喔!”
“唔。你……真拿你没办法!”
“打开信看看,要是信上写的和大叔说的不一样,怎么办?”
“唔……”

“头砍给我可以吗？”

“等等!等等！”

就像栗子皮裂开了一样，喜左卫门的大胡子中间，露出白色的牙齿,笑了起来。

“头不能给。”

“那么,你就得看信。”

“小家伙!”

“什么事？”

“你真是不辱师命啊!”

“这是应该的啊!您不也是柳生家的用人吗？”

“真是三寸不烂之舌！要是剑法也如此，就了不得了……”

他边说边拆开信封，默读武藏的信。然而读完之后，脸色有些惊惧。问道：

“城太郎——除了这信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

“啊!差点忘了!在这里。”

他从怀里拿出一枝七寸长的芍药切枝，从容地交给对方。

喜左卫门静静比较两端切口 侧头想着,好像无法了解武藏信里的真意。

武藏信里提到，从客栈里的小女佣处得到一枝芍药，听说是城里的花。后来发现花枝的切口是武功非凡之人所切。

又写着：

插花时，感受其神韵，非常想知道是谁切的？不情之请，方便的话，请简单赐复，交由传话小童带回。

信里根本没提到他自己是修行武者，也没说希望跟他们比武，只提这么一件事。

提出这种要求的，还真是怪人！

喜左卫门心里这么想着，再一次仔细察看切口到底哪里不同？但怎么也看不出哪一个先切，哪一个后切，也看不出哪里不同。

“村田!”

他把信和切枝拿进武馆。

“你看这个。”

交给村田。

“你能不能分辨出这两端的切口，哪一个是武功较高的人切的，哪一个是武功略低的人切的？”

村田与三翻来覆去看了好几次，终于承认：

“看不出来。”

语气像泄了气的皮球。

“拿给木村看看。”

他们来到木村助九郎的公务房里，木村也无法解答。

“这个嘛!”

正好在场的出渊孙兵卫说道：

“这切枝是前天主公亲手切下来的。庄田大人那时不是也在旁边吗？”

“没有,我只看到他插花。”

“这是那时插剩的。后来主公把信函绑在这枝芍药上，吩咐阿通拿给吉冈传七郎。”

“哦!原来是那件事!”

喜左卫门听完,把武藏的信再看了一次。这回他神情愕然,张大了眼睛。

“两位大人，这封信署名新免武藏。前一阵子跟宝藏院僧人一起在般若荒野砍杀众多无赖汉的人，也叫做武藏，他和宫本武藏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这个武藏，大概就是那个武藏没错。出渊孙兵卫和村田与三都这么说，信在他们手上传来传去，每个人都重新看了一次。

“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凛然之气。”

“像个大人物似的。”

大家喃喃自语。

庄田喜左卫门说道：

“如果这个人真如信上所说的，一看到芍药的切口就察觉它与众不同，那他的道行一定比我们高。这是主公亲手切下来的，毕竟慧眼才能识英雄啊！”

“嗯……”

出渊突然说道：

“真想找他一会。一来可探探他的虚实，二来也可问问他般若荒野事件的始末。”

喜左卫门想起了一件事。

“来送信的小孩子还在等着呢,要不要叫他?”

“怎么做才好呢?”

出渊孙兵卫和木村助九郎商量了一下。助九郎说，现在正好不接受任何修行武者来此学武，所以无法在武馆接见这个客人。但是，中门处的新阴堂池畔，正值燕子花盛开，山杜鹃也嫣红点点。可以利用一个晚上，在那儿设置酒宴，跟他畅谈剑术，他一定会乐于参加，要是传到主公的耳里，也不会

遭到责难。

喜左卫门拍案叫绝。

“这是个好办法!”

村田与三也同意。

“我们有兴趣跟这人谈谈,就这么回答他吧!”

商量有了结果。

在屋外等待的城太郎伸着懒腰。

“怎么这么慢哪?”

此时，有一只大黑狗闻到他的味道，走了过来。城太郎把它当成好朋友似的，叫道：

“喂!”

抓着它的耳朵，拉它过来，说道：

“我们来玩相扑。”

城太郎抱着它，把它翻倒。

因为太容易了,他忍不住开始逗弄它,又丢又抛的,还用力扳开它的上下颚。

“叫汪汪!”

玩着玩着，不晓得怎么惹怒了它，那只狗开始抓狂，突然咬住城太郎的袖口，像一头小牛，呜呜低吼。

“好家伙!你以为我是谁?”

他手握木刀，做势欲砍，那狗猛然张开大嘴，像小柳生城奋勇杀敌的士兵一样，发出凶猛的叫声。

咚——木剑打在狗坚硬的头上，发出好像敲在石头上的声音。这一来，猛犬咬住城太郎背后的腰带，把他整个人甩了出去。

“你太过分喽!”

他正要爬起来，但是狗的速度比他快多了。城太郎哎呀一声惨叫，两手捂着脸，拔腿就跑。

汪、汪、汪!

狗的叫声，震撼了整个后山。城太郎捂着脸的手指之间，流出了鲜血。他连滚带爬，边逃边哭：

“哇——”

声音之大，实在不输那只狗。

14

“我回来了!”

城太郎回来之后，表情也已经恢复正常，来到武藏面前。

武藏看到他的脸，吓了一跳。他的脸上布满抓痕，就像棋盘一样。鼻子也像掉到沙子里的草莓，一片血肉模糊。

武藏知道他一定遇到不愉快的事了，伤口一定疼痛不堪，可是城太郎对此只字不提，所以武藏也不问。

“回信在此。”

他把庄田喜左卫门的回函交给武藏，三言两语把经过情形描述一遍，脸上又流出了鲜血。

“就是这样,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你辛苦了!”

武藏的眼光一落到庄田喜左卫门的回函，城太郎便用两手捂着脸颊，往外面冲了出去。

小茶跟在他后面，担心地看着他的脸：

“怎么了?城太郎!”

“被狗咬了。”

“哎,哪里的狗?”

“城里的——”

“啊！是那只黑色的纪州犬。那只狗啊！再有几个城太郎也敌不过它。有一次，别处的奸细潜到城里，还被它咬死了呢！”

虽然经常被他欺负，小茶现在却亲切地带他到后面洗脸，又拿药帮他敷脸。今天城太郎调皮不起来了，不断地说：

“谢谢!谢谢!”

可是头却抬不起来。

“城太郎,男子汉大丈夫,怎么那么轻易就低头呢?”

“可是……”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也一样。”

“真的?”

城太郎在膏药空隙间的皮肤，涨得通红。小茶脸上也是一阵滚烫，赶紧用双手压住。

四下无人。

干燥的马粪被太阳晒得蒸发出热气。嫣红的桃花，从阳光灿烂的空中飘然落下。

“可是,城太郎的师父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吧?”

“好像还要待一阵子喔!”

“要是能住个一两年,那就太好了……”

两人仰躺在马粮仓库的干草堆上，手牵着手。浑身炙热难耐，城太郎突然疯狂地咬住小茶的手指头。

“啊!好痛!”

“痛了?抱歉!”

“不,没关系,再咬!”

“真的吗?”

“啊——再咬、再咬大力一点!”

两人像小狗一样拥抱在一起，把干草盖在头上，看起来好像在打架一样。他们也不知为何，这样拥抱着对方。这时候，来找小茶的爷爷看到这个光景，不由得目瞪口呆。接着，突然板着脸骂道：

“你这混蛋!专门捣蛋,在这里干什么?”

爷爷揪着两人的领襟，把他们拖出来，还在小茶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下。

从那天起到第二天，连着两天，武藏不知在想什么，双手抱胸，几乎一句话也没说。

看到他表情严肃，眉头紧蹙的样子，城太郎有点害怕，心想搞不好师父已经知道自己在干草仓库跟小茶玩的事了。

半夜偶尔醒来，抬头偷看武藏，只见他躺在被窝中，还是瞪着眼，盯着着天花板，深沉的表情令人害怕。

“城太郎!去叫账房的来算账。”

此刻已是第二天的傍晚，窗外一片昏暗。城太郎匆匆跑出去，绵屋的伙计立刻就来了。不久，账单送来，而武藏已经利用这段时间，打点好上路的东西了。

“要不要用晚餐?”

客栈的人问道。

“不要。”

他回答。

小茶茫然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最后终于开口：

“客官!今夜不再回这里睡觉了吗?”

“嗯。这段时间,谢谢小茶的照顾!”

小茶双手掩面，哭了起来。

——再见了！

——请多保重！

绵屋的掌柜跟女佣们，都站在门口，送这位不知为何要在黄昏离开山城的旅人。

“？……”

武藏离开客栈，走了一会儿，回头一看，才发现城太郎并没有跟来，武藏往回走了十步左右，寻找他的踪影。

原来城太郎在绵屋旁边的仓库下，跟小茶依依难舍。一看到武藏的身影，两人立刻分开。

“再见了!”

“再见了!”

城太郎跑到武藏身边，又担心武藏的眼光，又忍不住频频回顾。

柳生谷山城的灯火，很快地被抛在两人背后。武藏仍然默不作声，继续向前走。城太郎回头已看不到小茶的身影，只好悄悄跟在武藏身后。

武藏终于开口：

“还没到吗?”

“到哪里?”

“小柳生城的大门。”

“要到城里去啊?”

“嗯!”

“今晚要住城里吗?”

“还不确定。”

“大门已经到了,就在那边。”

“这里吗?”

武藏停下脚步。

石墙和栅门上，长满了苔藓，巨大的树林，发出像海涛般的沙沙声响。在漆黑的多门型石屏背后，从四方形的窗户里，露出了灯光。

他们扬声叫门，立刻有个守卫出来。武藏拿庄田喜左卫门的书信给那人看。

“我是应邀前来的宫本。请帮我们通报。”

那位守卫早已知道今夜有客人，不待通传，立刻说道：

“恭候多时了。请进!”

说完，在前引导客人向外城郭的新阴堂走去。

这新阴堂是住在城里的弟子们学习儒学的讲堂，看来好像也是藩里的书库。走廊两侧的房间里，墙上都摆满了书架。

“柳生家武功闻名天下,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只精通武术而已。”

武藏踏入城内，对柳生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它的深度和历史，都超乎他的想像。

“不愧是柳生家!”

每件事都让他频频点头。

譬如，从大门到这里的道路清洁、守卫的应对、本城附近的森严气氛，还

有柔和的灯光，都显示出该城的气度。

就像到一户人家拜访，只要在门口脱下鞋子，立刻就能感觉出这一家的家风。武藏就在这种气氛下，来到一个宽广的房间，在地板上坐了下来。

新阴堂里所有的房间，都没铺榻榻米，这个房间也是只有木头地板，所以小厮送来了麦秆编的圆坐垫。

“ 请用坐垫。”

“ 谢谢 !”

武藏也不客气，拿来就坐在上面。跟班的城太郎当然没资格到这里来，他们让他在外面的休息室等待。

小厮再度出现，说道：

“ 欢迎今晚光临此地。木村大人、出渊大人、村田大人三人都已恭候多时，只有庄田大人碰巧有公事，迟了一点。马上就来，请稍等一会儿。 ”

“ 我只是来闲谈的客人,请不必介意。”

武藏把圆垫移到角落的柱子旁，背靠着柱子。

短灯檠的火光，照在庭院中。空气中传来淡淡甜香，武藏往外一看，原来是紫藤、白藤，片片花瓣随着晚风飘落下来。还有，外面也传来今年尚未听过的蛙鸣声，让他觉得非常稀罕。

附近似乎还有潺潺水流声。武藏怀疑泉水是不是流过地板底下，没想到心情安定下来以后，圆坐垫下方似乎也可听到水声。最后连墙壁、天花板，还有那盏短檠的油灯，好像也都传来水声，武藏被一阵寒意团团包围了。

可是—— 在这片寂寞之中，武藏内心却沸腾不止，无法抑制。他的血液就像滚烫的热水一般。

柳生算什么 ——坐在角落的圆坐垫上，武藏有睥睨一切的气概。

他是一个剑士，我也是一个剑士。在这点上，我们是对等的。

不，我今夜要打破这种对等关系，让柳生对我甘拜下风！

他有如此的信念。

“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这时候，传来庄田喜左卫门的声音，另外三个人也同行而来。

“ 欢迎光临 !”

打过招呼之后，对方循序报上姓名。

“ 马回木村助九郎。”

“ 在下是纳户村田与三。”

“ 我是出渊孙兵卫。”

酒菜送来了。

自制的地方酒装在古朴的酒杯里，非常醇厚。小菜则各自盛在木盘子上，

放在每个人面前。

“这位贵宾!此处乃偏僻山城,什么都没有。千万别拘束!”

“来吧!不要客气。”

“随便坐吧!”

四个主人对一个客人大献殷勤。而且尽力表现得轻松自在。

武藏不善饮酒。不是讨厌酒，而是尚未尝到过酒真正的滋味。

可是，今夜他却说：

“先干为敬!”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不难喝，但也没特别的感觉。

“你看起来很会喝啊!”

木村助九郎再给他倒酒。因为就坐在武藏旁边，所以一直喋喋不休跟他说话。

“您前几天提到的芍药切枝,其实是敝家主公亲手所切。”

“怪不得这么高明。”

武藏用力拍了一下膝盖。

“可是……”

助九郎膝行上前。

“为何阁下看到那柔软细枝的切口，就知道此人身手呢？我们对这点感到非常惊讶。”

武藏斜着头，似乎不知如何回答，最后终于反问：

“是吗？”

“当然是真的!”

庄田、出渊、村田三人异口同声说道：

“我们都看不出来……的确是慧眼才能识英雄。这一点，能不能给我们这些后进说明一下？”

武藏又干了一杯。

“真不敢当。”

“不,您太谦虚了。”

“我不是谦虚,老实说,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什么样的感觉？”

柳生家的四名高徒追根究底，看来是要探测武藏这个人的虚实。当初见面的第一眼，四高徒对武藏如此年轻感到意外；接下来注意到他魁梧的身材；对他的眼神举止保持高度机敏，也感到由衷的佩服。

但是，武藏一喝了酒，拿杯举箸的姿态就开始粗野起来了。

啊哈！到底是个粗人。

不由得把他当作尚未学成的小学徒，开始有些轻视他了。

武藏只喝了三四杯，已经满脸通红，就像烧热的铜一样。他感觉有些困窘，频频用手压住脸颊。

他的样子就像个少女，引得四高徒忍不住发笑。

“能不能谈一下您所谓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新阴堂是上泉伊势守老师住在此城时，特别为他盖的别室，所以跟剑法的渊源十分深厚。在这里恭听武藏阁下的解说,是最适合不过的。”

“该怎么说呢？”

武藏只好这么回答：

“感觉就是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要是勉强要我表达，只有拿刀跟我比划比划了！”

武藏一心只想抓住接近石舟斋的机会，跟他比武，想让一代兵法宗师臣服于自己的剑下。

想在自己的头冠上，加上一颗耀眼的胜利之星。

——武藏来过，武藏又走了。

他想在这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炽热的血气，因为这份野心而在武藏浑身上下燃烧着，但他依然不动声色。夜晚寂静无声，客人亦保持沉默。短檠上的火光，像乌贼一样，不时吐出一阵黑烟。晚风徐徐，不知从何处传来了稀稀落落的蛙鸣声。

庄田和出渊相视而笑。武藏刚才讲的——

要是勉强要我表达，只有拿刀跟我比划比划了！

他的语气虽然平稳，但很明显向他们挑战。出渊和庄田在四高徒当中年纪较长，很快就察觉到武藏的霸气。

小子！你说什么大话？

他们对武藏的幼稚，只能如此在心里抱以苦笑。

他们天南地北聊个不停。谈剑、谈禅、谈各国的传说，尤其是谈到关原之役时，出渊、庄田、村田与三等人，都曾随主人出征，当时武藏和他们分属敌对的东、西军，所以特别有话聊。不但主人这边觉得有趣而喋喋不休，武藏也是兴致勃勃。

时间在闲聊中飞逝——

错过今夜，再也没有机会接近石舟斋了！

武藏正陷于这般苦思，对方开口道：

“客人,吃点麦饭吧！”

撤下酒杯，换上了麦饭和汤。

武藏边吃边想：如何才能见到他？

他心中只有这个念头。最后思忖：想来，寻常的方法一定无法接近他。就这么办！

他只好选择一个连自己也觉得是下下策的办法，就是激怒对方，把对方引出来。但是，自己处在冷静状态下，很难激怒别人的，因此武藏开始故意大放厥词，态度无礼。可是庄田喜左卫门和出渊总是一笑置之，毫不以为意。可见这四高徒不是一般心浮气躁的浅薄之辈。

倒是武藏有点焦急，入宝山空手而回，会令他遗憾终生的。他感到自己的底细就要被对方看穿了。

“来吧 轻松一下！”

饭后茶时，四高徒各自以最舒适的姿势坐在圆垫上，有的抱膝，有的盘腿。

只有武藏依然靠着柱子，最后默不作声，怏怏不乐。他不一定会赢，也许会被杀死，即使如此，没跟石舟斋交手就离开此城，他将遗憾终生。

“咦？”

突然，村田与三走到屋檐下，对着黑暗嘟囔着：

“太郎吠个不停,而且叫声很不寻常。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原来那只黑犬的名字叫太郎。的确，从二城传来的叫声十分凄厉，好像在呼唤四周山林中的鬼魅，连狗听了都会害怕。



狗吠声久久不停，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武藏阁下 真抱歉 我去看看。您稍坐。”

出渊孙兵卫一走，村田与三和木村助九郎也紧接着说：

“抱歉,请在此稍候！”

他们一一对武藏道歉，随着出渊到外面去了。

远处黑暗中，狗吠声越来越急，好像要向主人通告什么。

三人离去之后，狗吠声更加凄厉。摇曳的烛火使房中弥漫着些许阴森之气。

城内的警犬发出这种异样的叫声，表示城里一定有异常情况发生。虽说现今各国已渐渐能够和平相处，但绝未放松对邻国的警戒。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又会有枭雄崛起，一逞野心。别国的奸细更是锁定那些误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的城池，随时伺机潜入。

“奇怪？”

惟一留下的主人庄田喜左卫门也极度不安，盯着露出凶兆的短檠火焰，竖起耳朵倾听回荡在四周的阴郁吠声。

忽然，传来一声哞——怪异的哀嚎，拖着长长的余音。

“啊!”

喜左卫门望着武藏。

武藏也轻呼了一声：

“啊!”

同时拍了一下膝盖。

“狗死了!”

喜左卫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道：

“太郎被杀死了!”

两人直觉一致。喜左卫门终于按捺不住站了起来。

“出事了!”

武藏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事，连忙向在新阴堂外房的小厮问道：

“跟我来此的僮仆城太郎在那里等我吗?”

小厮到处找了一阵，回答：

“没看到您的僮仆。”

武藏心里一惊，对喜左卫门说道：

“我有些不放心,想到狗暴毙的地方去看一看,可否请您带路?”

“没问题!”

喜左卫门在前面带路，两人急匆匆地往外城跑去。

出事地点就在距武馆约一百多米的地方，因为早有四五盏火把聚集在那里，所以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方才先离席的村田和出渊也在那里，另外闻声而来的足轻、卫兵、护卫，围成一片黑压压的人墙，发出一阵骚动。

“啊!”

武藏从人墙背后向火把围成的圈子中央窥探，结果令他大为惊愕。

不出所料，挺立在那儿的正是城太郎，他全身沾满了血迹，像个小魔鬼。

他手提木剑，紧咬牙关，喘着气，用白眼瞪着包围他的藩士们。

他身边横躺着黑毛的纪州犬太郎，龇牙咧嘴，死相惨不忍睹。

“?……”

好一会儿，大家都不作声。那只狗虽然向着火把双眼圆睁，但是见它口吐鲜血的样子显然已经暴毙了。

大家目瞪口呆，鸦鹊无声。最后终于有人呻吟般说道：

“噢 是主公的爱犬太郎!”

“你这小子!”

一名家臣走到表情茫然的城太郎身边。

“是你杀死太郎的吗?”

咻——一巴掌就往他脸上挥去。城太郎敏捷地闪开。

“是我怎么样!”

他耸着肩大吼。

“为什么要杀它?”

“我有杀它的理由。”

“什么理由?”

“我要报仇。”

“什么?”

面露惊讶表情的，不只是站在城太郎对面的那位家臣。

“报谁的仇?”

“我替自己报了仇。前天我来送信，这只狗把我的脸咬成这个样子，今晚我一定要把它杀死。我找了一下，看到它睡在那里的地板下，为求公平，我还把它叫醒,跟我正式决斗,结果我赢了。”

他满脸通红，极力表示自己绝不是用卑鄙的手法赢得胜利。

但是，责备他的家臣，还有在场面色凝重的人，关心的根本不是这场人狗大战的胜负。他们或怒或忧，是因为这只叫太郎的警犬，是现在在江户任职的主人但马宗矩的爱犬，尤其这狗是纪州赖宣公爱犬“雷鼓”所生，宗矩特地领养回来，还附有血统证明书的名犬。现在被人杀死了，不能不追究责任，更何况还有两个领有俸禄的人专门照顾它呢!

现在这位站在城太郎面前，脸色惨白、青筋迸露的武士，可能就是照顾太郎的武士吧?

“闭嘴!”

又一拳向他头上打了过来。

这回躲不掉了，一拳打在城太郎耳边。城太郎单手捂着脸颊，像河童般的头，已经怒发冲冠。

“你要干什么?”

“既然你杀死了这只狗,我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是为了报前几天的仇，冤冤相报这样对吗?你们大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对他来说，做这事是把生命都赌进去了。他只是要明白表示，武士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颜面受伤，搞不好他还以为别人会称赞他呢!

因此，不管照顾太郎的家臣怎么骂他、怎么生气，他一点都不惧怕。反而对他们无理的责骂，感到愤恨不平，极力反驳。

“啰嗦!虽然你是个小孩，但应该分得出人和狗的不同。向狗报仇?哪有这种事?我一定要用你对待狗的方式杀了你。”

他一把揪住城太郎的衣襟，第一次抬眼望向周围的人，争取大家的支持，仿佛在向大家宣告，这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不得不如此。

众藩士们默默点头。四高徒虽然面有难色，却没吭声。

连武藏也保持沉默。

“快!小鬼!叫汪汪!”

对方揪着城太郎的领子，转了两三圈，趁他昏头转向，一把把他推倒在地。

照顾爱犬太郎的家臣，拿着木棒，对着他打了下去。

“喂！小鬼！我要代替狗，像你打死它一样打死你，起来！快学狗汪汪叫，过来咬我呀！”

城太郎似乎一下子无法站起来，咬紧牙关，单手撑着地面，然后拄着木剑，慢慢把身体撑了起来。他虽然是个小孩，但是瞪着眼睛犹似决心一死，河童般的红毛倒竖，表情凄厉。

他真的像狗一样，怒吼了一声。

这不是虚张声势。

他坚信：

我做的事是正确的，我没有错！

大人生气，有时还会自我反省，但是小孩一生起气来，只有亲生母亲才能安抚得了他。再加上对方拿着木棒，更让城太郎燃烧得像个火球。

“杀呀!你杀杀看!”

他散发出一点也不像小孩的杀气，如泣如诉地嚷着：

“去死吧!”

木棒一声呼啸。

这一击，城太郎准没命。锵——地一声巨响，震耳欲聋。

武藏神情冷淡，直到此刻还一直双手环抱，在一旁静静观看。

咻——城太郎手上的木剑飞向空中。几乎丧失意识的他，用木剑接下了第一击，结果当然是木剑从被震麻的手中飞了出去。

“你这畜生!”

城太郎喊着，扑上去咬住敌人的腰带。

他用牙齿和指甲，死命地攻击对方的要害，对方的木棒因此两次挥空。那个人一点也没察觉自己在欺侮一个小孩。而城太郎的表情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凄厉，张牙咬住敌人的肉，舞爪抓住敌人的衣襟。

“臭小子!”

城太郎背后出现了另外一支木棒，对着他的腰就要打下去。这时候，武藏终于松开手腕，动作快速，一瞬间就穿过宛如石墙般的人群。

“卑鄙!”

大家看到两只木棒和它们的主人，在空中转了一圈，像个球似的滚到十二尺远的地方。

接着武藏一面骂道：

“你们这些无赖！”

一面抓住城太郎的腰带，把他高举到自己头上。

接着又对着迅速重新捡起木棒的家臣说道：

“一切经过我都看到了，你们有没有问过呢？他是我的僮仆，你们是要向这小孩问罪，还是向我这个主人兴师问罪呢？”

那名家臣声嘶力竭地嚎叫道：

“不用说，当然是向你们两个问罪。”

“好，那就主从二人跟你们打，接住！”

话声甫落，他揪住城太郎的身体往对方身上用力掷去。

周围的人，从刚才就一直纳闷：

他是不是疯了，把自己的僮仆举得高高的，到底要干什么？

大家瞪着武藏，似乎在猜测他的心思。

忽然，他双手把城太郎从高处向对方丢去。

“啊！”

人群立刻闪开，混乱地向后退了几步。

原来是拿人打人。大家看到武藏这胡乱且令人意外的做法，都倒吸一口冷气。

被武藏用力掷出的城太郎，宛如从天而降的雷神之子，手脚都紧紧蜷缩成一团，往闪避不及的对方怀里撞了过去。

“哇！”

那个人好像下巴脱臼了一般，发出一声怪叫：

“嘎！”

那人的身体吃不住城太郎的重量，就像被锯断的树干一样，直挺挺向后栽了下去。

不知是倒地的时候后脑勺撞到了地面，还是宛如石头般的城太郎撞断了他的肋骨，反正发出了一声“嘎！”之后，照顾太郎的那位家臣立刻口喷鲜血。而城太郎则在他胸膛上打了个滚，像个皮球似的滚到三米开外的地方。

“你竟然敢动手？”

“是哪里来的浪人？”

这回不管是不是照顾太郎的人，围在四周的柳生家家臣异口同声骂了出来。很少人知道他是应四高徒之邀，进城做客的宫本武藏。看到眼前情形，难免要个个怒发冲冠，杀气腾腾了。

“我说——”

武藏重新面对他们：

“各位！”

他到底要说什么呢？

他神情凄厉，捡起城太郎刚才掉落的木剑，拿在右手上，说道：

“僮仆之罪即主人之罪！我将承担一切惩罚。只是，你们应该将城太郎视为光明磊落拿着剑的武士，和他决斗岂能像杀狗一样，拿木棒打他！我要跟你们一较高低,在此先做声明。”

这不但不是在认罪，显然是要挑衅。

要是武藏代替城太郎道个歉，努力安抚藩士们的情绪，或许事情还能圆满解决。而且，一直没表示意见的四高徒也可能会说：

“算了、算了,不要追究了!’而担任双方的和事佬。

但是，武藏的态度却背道而驰，巴不得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庄田、木村、出渊等四高徒，都皱着眉，心中暗忖：

“奇怪了!”

他们退到一旁，用锐利的眼神，紧盯着武藏不放。

当然，武藏粗暴的言论，不只四高徒，其他人也都愤怒不已。

除了四高徒，柳生家的人都不知道这人的底细，更猜不透他现在的心思。本来即将爆发的情绪，经武藏这么一说，更是火上加油。

“你说什么!”

他们对着武藏骂道：

“不知好歹的东西!”

“哪里来的奸细?把他抓起来!”

“不,应该把他处死!”

“别让他逃走了!”

被吵嚷不休的众人团团围住的武藏，连同被他拉在身旁的城太郎，简直要被白刃给淹没了。

“啊!等一等!”

庄田喜左卫门终于开口。

喜左卫门一叫，村田与三跟出渊孙兵卫也开口说道：

“危险!”

“不可妄动!”

四高徒至此才积极出面，对大家说道：

“让开、让开!”

“这里交给我们。”

“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岗位去!”

随后又说道：

“这个男子似乎有什么预谋，要是一不小心上了他的当，有人受伤，我们

如何向主君交代？太郎的事固然重要，但是人命关天。这次事件的责任由我们四个来承担，绝对不会给各位添麻烦，你们安心离开吧！”

过了一会儿，这里只剩刚才在新阴堂对坐的主客人数了。

只不过，现在主客关系已经改变，成了犯罪者和裁判的敌对关系了。

“武藏！你的计策很不幸泡汤了——依我观察，你一定是受某人之命，不是来探小柳生城的虚实，就是来扰乱治安的，对不对？”

四双眼睛紧盯着武藏质问。这四人当中，个个武功都已达到相当的境界。武藏把城太郎护在腋下，脚就像生了根似的，不曾移动半步。然而，武藏即使现在插了翅，也难在这四个人中找到空隙飞了。

出渊孙兵卫接着说道：

“喂！武藏！”

他握着刀柄，稍微向前推，摆好架式。

“计谋被识破，自我了断是武士应具备的品格。你虽然居心叵测，但是胆敢只带着一名僮仆，便堂堂进入小柳生城，也算勇气可嘉。再加上我们也算有一夕之谊，所以——切腹吧！我们给你时间准备。让我们看看你的武士精神！”

四高徒认为这样一切便都可以解决了。

因为他们没禀报主君就私自决定邀请武藏，也没问他真实姓名和目的，所以急着要把这件事隐瞒过去。

武藏当然不肯。

“什么？要我武藏切腹自尽？我才不干这种傻事！”

他昂然晃动肩膀，一阵大笑。

武藏不遗余力地激怒对方，期待掀起另一场暴风雨。

情绪不容易受波动的四高徒，终于也忍不住皱起眉头。

“好！”

语气平和，但却非常果断。

“对你慈悲为怀，你不接受，我们只好不客气了！”

出渊说完，木村助九郎接着说道：

“多言无用！”

他绕到武藏背后，用力推着他，说道：

“走！”

“去哪里？”

“牢里！”

武藏点头向前走。

但却是照着本城的方向大步走去。

“你要到哪里去？”

助九郎立刻绕到武藏前面，张开双臂拦阻。
“ 牢房不从这里走。向后转 !”
“ 不退 !”
武藏对紧贴在身边的城太郎说道：
“ 你到对面松树下。”
松树附近似乎已是接近本城玄关的前庭，到处是茂盛的松树，地上铺的沙子好像筛过一般，细致且闪闪发光。
城太郎听武藏说完，立刻从他的袖下飞奔离开，躲到了一棵松树后。
看吧！我师父又要发威喽！
他想起武藏在般若荒野的雄姿，而他也像只刺猬，浑身汗毛直竖。
仔细一看，只一瞬间，庄田喜左卫门和出渊孙兵卫两人已经左右包抄准武藏，架住他的双手，说道：
“ 回去 !”
“ 不回去 !”
同样的对话又重复了一次。
“ 说什么都不回去吗 ?”
“ 嗯 !一步也不退 !”
“ 哼 !”
站在武藏面前的木村助九郎终于按捺不住，拍着刀柄。较年长的庄田和出渊二人，连忙向他示意先别出手。说道：
“ 不回就不回。但是 ,你要去哪里 ?”
“ 我要去见贵城的城主石舟斋。”
“ 什么 ?”
即使是四高徒也不由得一脸的愕然。他们只知道这年轻人一定有特殊的目的，可是谁也没料到他想接近石舟斋。
庄田又问：
“ 见我们主公做什么 ?”
“ 我是兵法修行的年轻人 ,想向柳生流的宗师求教。”
“ 为什么不照规矩向我们提出申请 ?”
“ 我听说宗师已不见任何人 ,也不再指导修行武者了。”
“ 没错。”
“ 果真如此，那么除了向你们挑战比武之外，别无他法。可是，光是一般的比武一定很难把他请出草庐。所以，在下想以全城的人为对手，在此要求会战。”
“ 什么 ?会战 ?”
四高徒目瞪口呆，反问武藏。又重新直视武藏的眼睛，怀疑他是不是疯了？

武藏两只手就这样让对方抓着，抬头仰望天空，因为黑暗中传来了啪哒啪哒的声响。

“? ……”

四高徒也抬头仰望。只见一只鹭鸟从笠置山的暗夜中，掠过星空，停在了城内仓库的屋顶上。



“会战”这字眼，听起来非常响亮，但仍不足以表达武藏此刻的心情。

这绝不是点到为止的小试身手，武藏才不会要求这种不痛不痒的形式。

他说的会战，追根究底就是比武。但既然同是要赌上一个人全部的智力跟体力来决定命运的胜败，即使形式不一样，对他来说，都是无异于大规模的会战。惟一的差别在于一个是调度三军，一个是调度自己的智能和体能的极限。

这是一人对一城的会战。武藏跨出的脚跟上，充满高昂的战斗力，他自然地说出了会战两字，而四高徒心想：这家伙是不是疯了？

他们似乎怀疑武藏的常识水准，又一次打量武藏的眼神。当然，他们的怀疑也不无道理。

“好！有意思！”

木村助九郎欣然接受，立刻踢掉脚上的草鞋，撩起裤子下摆。

“会战太有意思了。虽然没有鸣钟击鼓，但还是要用参与会战的心情应战。庄田、出渊！把那小子推过来！”

会战终于爆发了。第一个上场的木村助九郎早就想将武藏除之而后快。

事已至此！

两人对望了一眼。

“好！交给你了。”

两人同时放开武藏的手腕，用力往他背上一推。

咚、咚、咚——

武藏将近六尺的巨大身躯发出四五声巨响，往助九郎面前踉跄跌撞过去。

助九郎虽然有所准备，但还是向后退了一步。距离正好是伸手可碰到武藏跌过来的身体。

“咔！”

助九郎咬紧牙根，将右手肘举到脸部。然后，挥动手肘，发出咻——的一声，对着跌过来的武藏，打了过去。

沙、沙、沙——

剑鸣不已。助九郎的刀仿佛神灵乍现，发出铿锵的刀刃声。

同时，听到“哇”——的一声，但这并不是武藏发出来的，而是躲在远处松树后的城太郎，大吼着飞奔过来。助九郎的刀会发出沙沙的声响，也是城太郎丢了一把沙子过来的缘故。

但是这种时刻，一把沙子当然没什么作用。而武藏被对方一推之时，就已经算好自己跟助九郎之间的距离，再加上自己的力量，对着他的胸部猛冲过去。

被打一拳，踉跄跌出去的速度，和趁势奋不顾身猛冲的速度，是很不一样的。

助九郎向后退的距离，和向前进攻的距离，都因此而有了误差，于是便扑了个大空。

两人各自退开，中间隔了十二三尺。助九郎高举大刀，而武藏正要拔刀——双方互相凝视，不动如山，只有周围的气氛陷入沉沉的黑暗中。

“哦！这个可不是省油的灯！”

庄田喜左卫门脱口而出。除了庄田之外，出渊、村田二人，虽然还没有卷入战局，却好像被什么强劲的力量撞击了一下。接着，各自找了个适当位子，摆好架式。

这家伙有两下子——他们张大眼睛，注视武藏的任何动静。

一股逼人的寒气凝结在空气里。助九郎的刀尖，一直停在他自己黑影胸部下方的位子，一动也不动。武藏则是右肩对着敌人，纹丝不动。右肘高举，将全部的精神凝聚在仍未出鞘的刀柄上。

“……”

两人的呼吸，沉重得几乎可以数出来。从稍远的地方来看，武藏即将划破黑暗的脸上，好像放了两颗白色围棋，那是他的眼睛。

精力的消耗超乎想像。双方虽然隔了一尺之远，但是环绕助九郎身躯的黑暗中，渐渐可以感受到微微的动摇。很明显的，他的呼吸早已比武藏慌乱、急促。

“唔唔……”

出渊孙兵卫不觉发出呻吟，因为形势已经很明显，这是一场弄巧成拙的大祸，想必庄田和村田也有同样的感觉。

这人非泛泛之辈！

助九郎和武藏的胜负，这三个人已了然于胸。虽然有些卑劣，但是在事情扩大之前，以及造成无谓的伤亡之前，一定要一举击败这个不知底细的闯入者。

这个想法，在三个人彼此的眼神中，无言地传递着。事不宜迟，三人立刻行动，逼近武藏左右。忽然，武藏的手腕像绷断的琴弦，突然向后挥去。

“呀！”

凄厉的吼声，响彻云霄。

响彻云霄的声音，与其说是武藏口中发出来的，不如说他整个身子犹如梵钟震动，划破四周的寂静。

“ 啐 !”

对方吐了一口唾沫，四人抡起四把大刀，排成车轮阵，武藏的身体就像莲花瓣中的一点露珠。

武藏觉得此刻的自己正处在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全身的毛孔虽然好像就要喷出热血般的灼热，但是心头却冷若冰霜。

佛家所说的红莲，指的不就是这种状态吗？寒冷的极致跟灼热的极致是同样的，非火亦非水。武藏的五体，此刻便处于这种状态中。

沙子没继续飞过来，城太郎不知到哪里去了，突然不见踪影。

——飒飒！飒飒！

晚风在夜色中，不时从笠置山直吹而下，好像在磨亮那些不轻易动摇的白刃，噼！噼！像磷火在风中飘闪不定。

四对一。但是，武藏根本没有察觉自己是在孤军奋战。

算什么！

他只意识到自己的血脉贲张。

死。

以往他总想慷慨赴死，但很奇怪地，今夜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甚至也没想到要战胜对方！

笠置山吹来的晚风，似乎直直吹进了他的脑袋里，脑膜就像蚊帐一样，透着凉气。而且，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令人生畏。

右边有敌人，左边有敌人，前面也有敌人。但是——

最后，武藏的皮肤变得一片湿粘，额头也冒着油汗，生来就异于常人的巨大心脏，急剧跳动着，外表不动如山，体内却燃烧到极点。

刷、刷……

左手边敌人的脚步微微擦动了一下。武藏的刀尖，像蟋蟀的触须一般敏感,早已视破对方的动静。而敌人也察觉到他的警觉,没攻进来。依然是四对一。

武藏了解到这种对峙对自己不利。他心中盘算着把四人的包围阵形，改成一字排开的直线形，然后一一砍倒对方。但是，对手并不是乌合之众，全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不可能任由武藏引导。个个严守着目前的位置。

只要对方不改变位置，武藏绝不会出手。一个可能是拼死跟其中一人对打，或许有可能致胜。否则只能等待其中一人动手，导致四人的行动有一瞬间的误差，趁此空隙进攻了。

真棘手！

四高徒对武藏又多了这一层新的认识，没人敢仗着四个人，而有所疏忽。这个时候，要是仗着人多，而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武藏的大刀，一定毫不犹豫地砍向那里。

世上真是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就连承袭柳生流精髓，体悟出庄田真流真理的庄田喜左卫门，也只能暗中思忖道：这人真不可思议！

他只能透过剑梢观察敌人，连一尺他都无法向前进逼。

就在剑和人，大地和天空，几乎都要化为冰霜的刹那间，意外的声音，惊醒了武藏的听觉。

是谁？谁在吹笛？悠扬的笛声穿透附近本城的林间，随着晚风飘过来。

笛声——悠扬的笛声，是谁在吹？

正处在无我无敌、无生死妄念、剑人合一状态下的武藏，从耳中突然窜入可疑的乐声中恢复了意识，重又回到肉体和杂念的自我。

因为，那笛音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记忆里，充塞于他的脑海和全身的肉体，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

不就是在故乡美作国——高照峰附近——夜夜被人追捕，饥寒交迫、头昏眼花的时候，传来的天籁之音吗？

那时——

犹如牵着自己的手，一直在呼唤着：出来吧！出来吧！造成自己被泽庵抓住的机缘，不就是这笛声吗？

即使已经忘记此事，但当时武藏潜在的神经也一定受到强大的冲击感动而无法忘怀。

不就是那时候的笛声吗？

不但笛声一样，连曲子也完全相同。啊！错乱的神经里，有一部分在脑海里叫着：

——阿通！

脑海里闪过这个声音的同时，武藏的四肢百骸，忽然就像雪崩一样，顿时变得脆弱异常。

对方当然察觉出他的变化。

四高徒终于找到武藏的大破绽。

“杀！”

随着一声大喝，武藏看到木村助九郎的手肘，好像瞬间长了七尺，已直逼眼前。

“喝！”

武藏的神志又回到刀尖。

他感到全身的毛发好像着了火一般充满热气，肌肉紧绷，血液像激流般在皮肤下窜流。

——被砍到了。

武藏立刻感受到左手袖口破了一个大洞，手腕露了出来，看来是连衣带肉地被砍到了。

“八幡神!”

在他心中，除了自己之外，还有神明的存在。当他看到自己的伤口时，迸出了如雷电般的叫声。

他一转身。

换了个方位，回头一看，刚刚砍到自己的助九郎背对自己，正站在刚才自己的位置上。

“武藏!”

出渊孙兵卫大叫一声。

村田和庄田也绕到武藏侧面。

“呀!你也不过如此!”

武藏不顾他们的叫骂，用力一蹬，跳到一根低矮的松枝上，然后再一跃，又一跃，头也不回地隐没在黑暗之中。

“胆小鬼!”

“武藏!”

“无耻的小子!”

往城中空濠急落的悬崖附近，传来如野兽跳跃般的树枝折断声。袅袅笛声，依然回荡在夜半的星空。



那是条深达三十尺的空濠。虽说是空濠，但深暗的濠底可能积了一些雨水。

因此，顺着长满灌木林的悬崖滑下来的武藏，中途停了下来，扔一块石头试了试，紧跟着跳了下去。

像从井底仰望天空一般，星星看起来更遥远。武藏咚一声，仰躺在濠底的杂草丛中，大约有一刻钟，动也不动一下。

他的肋骨剧烈地起伏着。

渐渐地，心、肺终于恢复正常。

“阿通……她不可能在这柳生城，可是……”

即使热汗已凉，呼吸已经平顺，如乱麻般的情绪还是不容易平静下来。

“那一定是错觉。”

可是他又想到：

“不，人世间变化无常，搞不好阿通真的在那里。”

他在星空中描绘阿通的脸庞。

不，她的一颦一笑，根本不必描绘，经常不自觉地映在他的心中。

甜美的幻想，突然包围着他。

她曾在国境的山顶上对他说——

除了你之外，我不会再喜欢别的男人了！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在花田桥头，她还说过——

你来之前，我已经在此等了九百天了。

那时她还说——

如果你不来，我就在这桥头继续等下去，十年、二十年，即使等得头发都白了……带我走！多少苦我都可以忍受。

武藏心中隐隐作痛。

他迫于无奈，辜负了她的一片纯情，乘隙而逃……

她不知怎么怨恨自己呢！她一定对这个无法理解的男人，恨得咬牙切齿吧！

“原谅我！”

武藏口中不知不觉念着当时自己用小刀刻在花田桥栏杆的话语，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悬崖上面，突然传来人声：

“没在这里!”

武藏看到三四支火把在林间晃了几下之后就消失了。

他意识到自己在流泪，恨恨地说：

“女人算什么!”

连忙举起手拭去泪水。

他踢散幻想的花园，翻身跳了起来，再次望着小柳生城黑色的屋影。

“先别说我胆小鬼、无耻，我武藏可没说要投降！暂时退兵可不是逃走，是兵法的运用啊！”

他在空濠濠底走来走去，但怎么走都走不出空濠。

“我一刀都还没出手呢！四高徒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见柳生石舟斋吧！走着瞧！会战——现在才要开始呢!”

他拾起地上的枯木，劈劈啪啪地，用膝盖折成好几节。然后，插入岩壁的缝隙里当踏脚石,直攀而上。不久,他的身影便出现在空濠的外侧了。

此刻，已听不到笛声。

城太郎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但是，这一切都不存在于武藏的思绪中。

现在他的心中只有旺盛的——旺盛得连自己都控制不住的——血气和功名心。他此刻只想为这般惊人的征服欲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眼中燃烧着全部的生命之光。

“师父——”

远处的黑暗中，似乎传来呼唤的声音，但一凝神细听，却又听不见了。

是城太郎吗？

武藏突然想到他，不过立刻又转念一想：

他不会有危险的。

因为刚才虽然一度在崖腹出现火把，但消失之后，再也没见到踪影，似乎城里的人并没有要赶尽杀绝的意思。

“趁这个时候,去找石舟斋。”

他在深山的树林和山谷间到处乱走，有时都怀疑是不是跑到城外了。但是看到到处出现的石墙和城壕，还有像粮仓般的建筑，又让他确定自己还在城内，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石舟斋的草庵。

他曾听绵屋客栈的老板说过，石舟斋不住在本城，也不住在外城，而是住在合内某个地方的一个草庵，安享余年。他决定，只要找到那个草庵，就要直接叩门而入，拼死也要见他一面。

他找得失神，几乎要大叫：

“在哪里啊？”

最后，走到笠置山的绝壁前，看到后门的栏杆，才又无功而返。

出来！看你是不是我的对手！

哪怕是大怪变的也好，他真希望石舟斋现在就能出现在他面前。他四肢百骸充满的斗志，让他在夜里也像个恶鬼一样到处游走。

“啊……哦 好像是这里！”

他来到一个往城东南方倾斜的坡道下方。那附近的树木都经过仔细的修剪，应该是个有人居住的地方。

他看到一扇门！

那是利休风格的茅草门，杂草蔓生到门栓处，围墙里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哦 就是这里！”

他往里面窥视了一下，景色像个禅院，竹林中有一条小路，沿着坡道直攀而上。武藏正准备翻墙而入。

“不,等等！”

门前清扫得一干二净，随风飘落的白色栀子花，显现出主人的风骨。这个情景，抚平了武藏莽动的心，他突然注意到自己散乱的鬓发和衣着。

“不必这么急。”

特别是他感到疲倦了。他觉得在见石舟斋之前，必须先休整一下自己。

“明早一定会有人来开门的，就等到那时候吧！要是他还是拒绝见修行武者，再采取对策。”

武藏坐到门边，背靠着柱子，立刻呼呼大睡。

星空寂静。白色的栀子花，在晚风中摇曳生姿。

一滴冰凉的露水落在武藏脖子上，他睁开眼睛，不知不觉天已破晓。饱睡后的武藏，感受到晨风的清凉，以及从耳际流转而过无数的黄莺歌声。顿时之间，犹如脱胎换骨般精神为之一振，所有的疲劳也一扫而光。

他揉揉眼睛，抬头一看，火红的朝阳正踏着伊贺、大和连峰的山头，慢慢上升。

武藏猛然站了起来，充分休息后的身体，一晒到太阳，立刻燃起希望，充满功名和野心。

“唔、唔——”

他忍不住伸了个懒腰，活动手脚，催动蓄满了力量的躯体。

“就是今天了。”

他不觉喃喃自语。

接着他感到一阵饥饿。连带也想到了城太郎。

“他不知怎么样了？”

他有些担心。

昨晚对城太郎是残酷了一点，但是武藏知道这样做对他的修行会有帮助的。武藏知道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城太郎都不会有危险。

淙淙的水声，传了过来。

一道清流，从门内高山直落而下，快速穿过围绕着竹林的墙脚，然后滑落到城下。武藏洗过脸，然后像吃早餐一样，喝了几口水。

“好甜！”

水的美味，直透体内。

石舟斋想必是看中这个名水，才将草庵盖在这水源之处。

武藏不懂茶道，也不知茶味，只是单纯感到：

“好甜！”

他几乎要脱口而出。武藏是第一次感受到山泉竟然是这么的甘甜。

他从怀里拿出一条脏手帕，在水中清洗之后，立刻变得好干净。

他用这手帕仔细擦了脖子，连指甲都洗得很干净。然后，拔下刀形发叉，用手梳理了乱发。

不管怎么样,今早他要见的是柳生流的宗师,也是天底下少数几个能代表现代文化的人物之一。而像武藏这种无名小卒，跟他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他拉平衣襟、抚平乱发，是应有的礼仪。

“好！”

心里也准备好了。头脑清醒的武藏，成为一个从容不迫的客人，上前敲了敲门。

但是，草庵盖在山上，听不到敲门声。他突然想到也许有门铃，便在门前左右找了一下，结果看到左右门柱上，挂着一副对联，雕刻文字所涂的青泥，已经褪了色。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首诗歌。

右联写着：

休怪吏事君
好闭山城门

左联写着：

此山无长物
惟有清莺鸣

满山的树林，笼罩在黄莺甜美的歌声中。武藏凝视着诗句，陷入了沉思。

挂在门上的对联诗句，描写的当然是山庄主人的心境。

“休怪吏事君，好闭山城门；此山无长物，惟有清莺鸣……”

武藏默念了好几回诗句。

今早外表净肃有礼，内心澄明安宁的武藏，对此诗句竟然一下子就融会贯通。

同时，他的内心也映照出石舟斋的心境、人品及生活方式。

“我太轻浮了！”

武藏不由得低下头。

石舟斋闭门隐居，拒绝接触的绝对不只是修行武者。一切功名利禄，一切私欲，都被他摒弃于门外。

他还体谅那些下层官吏，要世人休怪他们。石舟斋这种避世的姿态，令他联想到树梢上皎洁的明月。

“差远了！他是我远远不及的人啊！”

他再也提不起勇气敲门了。而昨天他本想要踢门而入的，现在光是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怕。

不，应该说自己很可耻。

能进入这扇门的，惟有花鸟风月。现在的石舟斋，不是傲视天下的剑法名

人，也不是一国的藩主。只不过是回归大愚，悠游于大自然之间的一名隐士罢了。

骚扰这样的幽静住所，实在太愚蠢了。战胜不问名利的人，又可以得到什么名利呢？

“啊！要是没有这副门联，我早就会被石舟斋嘲笑了。”

艳阳高升，黄莺已不像早晨时刻那么嘹亮。

此刻，从柴门内远方的坡道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小鸟被惊吓得四处飞散。

“啊？”

武藏从围墙隙缝看到那人时，脸色大变。从坡道跑下来的是位年轻女子。

“是阿通！”

武藏想起昨夜的笛声，心乱如麻。

见她？还是不见？

他不知所措。

他想见她！

又想，现在还不能见她！

武藏内心一阵悸动，波涛汹涌。他也不过是个清纯的青春男子，还不善于应付女人的问题。

“怎、怎么办？”

还是拿不定主意。就在他犹豫不决时，从山庄跑下坡道的阿通，马上就要到了。

“奇怪？”

她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张望着。

今早的阿通，眼眸中闪耀着喜悦之色，不停左顾右盼。

“我以为他跟着来了呢！

她不知在找什么人，最后只好用双手圈住嘴巴，对着山上大喊：

“城太郎 城太郎！”

听到她的叫声，又看到她近在眼前的身影，武藏红着脸，悄悄地躲到树阴后。

“城太郎！”

隔了一阵子，她又叫了一次，这次有回音了。

“哦——”

竹林上方，传来一声含糊的回答。

“哎呀 我在这边呀 从那里走会迷路的。对 对 下来。”

城太郎好不容易穿过孟宗竹，跑到阿通身边。

“什么呀 原来你在这里啊？”

“你看吧 我说要紧跟着我，你就是不听话。”

“我看到野鸡,就追了过去嘛!”

“什么捉野鸡?天亮之后,不是非要找到那个重要人物吗?”

“别担心,我师父不容易被打败的。”

“可是，你昨晚跑来见我时，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现在师父生命危急，还要我向主公求情，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吗？那时城太郎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呢！”

“那是因为我吓到了嘛!”

“我才吓了一大跳呢！听到你师父是宫本武藏的时候，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阿通姐姐!你以前怎么认识我师父的?”

“我们是同乡。”

“只是这样?”

“对。”

“奇怪了!只是同乡,昨晚干吗哭得那么伤心?”

“我真的哭得那么伤心吗?”

“你就会记得别人的事，自己的事倒忘得精光。……当时，我看情形不妙，对方有四个人哪！要是四个普通人也就罢了。可是偏偏都是高手，要是我撒手不管，说不定今晚师父就被宰了……为了帮师父的忙，我抓了一把沙子，丢向那些人。那时,阿通姐姐好像在附近吹笛子,是不是?”

“对!在石舟斋大人面前。”

“我一听到笛声,突然想到!对了!可以拜托阿通姐姐向主公道歉。”

“这么说来，武藏哥哥也听到我的笛声了。他一定能感受到我的心情，因为我吹笛的时候，内心正想着武藏哥哥呢！”

“这种事怎么说都好，重要的是我听到了笛声，所以才能找到阿通姐姐。我拼命朝笛音的地方跑，然后，大吼大叫了一阵。”

“你喊着‘会战’,石舟斋大人好像也吓了一大跳呢!”

“那爷爷人真好。听到我杀了太郎那只狗,却不像其他人那样生气。”

跟这少年一聊起来，阿通把时间、要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哎呀!……别再谈了!”

阿通打断滔滔不绝的城太郎，走到柴门内侧。

“以后再聊吧！最重要的是今天早上一定要找到武藏哥哥。石舟斋大人也说要破例见见这样的男子，现在正等着呢！”

门里响起拉开门闩的声音。利休风格的柴门便向左右打开了。

今早的阿通，看起来分外艳丽动人。不只是因为心中期待能见到武藏，也是因为年轻女性的自然光采，完完全全在皮肤上显露了出来。

近夏的阳光，晒得她的脸颊像个红苹果。微风送来阵阵嫩芽的清香，连肺

都似乎被染绿了。

躲在树阴中，背部已被朝露濡湿的武藏，看到阿通的样子，立刻注意到——

啊！她看起来很健康！

在七宝寺走廊上，经常流露出寂寞空虚眼神的阿通，绝对没有现在这样闪闪动人的双颊和眼眸。那时的她完全是个孤苦无依的孤儿。

那时阿通尚未恋爱。即使有，也是懵懵懂懂的情怀。是个一味怨叹、回顾，为何只有自己是个孤儿的感伤少女。

但是，认识武藏，深信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之后，她在初次体会到的女性沸腾热情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尤其是为了追寻武藏，一路浪迹天涯之后，不论身心，都被磨炼得能接受任何的考验了。

武藏躲着，望着她磨炼后的成熟之美，非常惊讶。

她简直判若两人！

武藏心里一阵冲动，想跟她到无人的地方，向她表明自己的真意——倾诉自己的烦恼——说明自己坚强外表下的脆弱之处。还要告诉她刻在花田桥栏杆上的无情文字，不是自己的真心话！

然后，只要没人看到，即使向女人示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要向她表白自己的热情，以响应她对自己的倾慕之心。真想紧紧地拥抱她，跟她耳鬓厮磨，为她拭去泪水。

武藏反复想了好几次，但也只能想而已。阿通对他说过的话，此刻都重新回荡在他身边。他无法不认为，背叛了她率真的思慕是男性非常残忍的罪恶。——也无法不痛苦。

虽然如此，武藏现在却咬紧牙关，忍耐这种痛苦。此刻的武藏，已经分裂为两种性格。

他想叫：

阿通！

又自我责备：

傻瓜！

他无法分辨哪个性格是与生俱来，哪个是后天造成？武藏一直躲在树后。渐渐地，他的眼眸及混乱的脑海里，似乎已经知道自己应该如何选择。

阿通对这一切毫不知情。她走出柴门约十步左右，回头又看到城太郎在门边的草丛中逗留，便叫他：

“城太郎！你在捡什么东西？快出来呀！”

“等一等，阿通姐姐！”

“哎！你捡这么脏的手帕干吗？

那条手帕掉在门边，看来刚刚被人拧干。城太郎踩到了，这才捡起来。

“……这是师父的手帕哟!”

阿通走到他身边。

“咦?你说是武藏哥哥的?”

城太郎两手摊开手帕。

“对，没错。这是奈良的一位寡妇送的。染了红叶，还印了宗因馒头店的‘林’字样。”

“这么说来,武藏哥哥来过这里?”

阿通立刻四处张望，突然城太郎在她耳边大叫了一声：

“师父!”

附近林中，一树的露珠忽然闪动着点点光芒，同时响起野鹿之类动物跳跃的声音。

阿通猛然回头。

“啊?”

她丢下城太郎，自顾追了过去。

城太郎在后头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阿通姐姐!阿通姐姐!你要到哪里去?”

“武藏哥哥跑掉了!”

“哦?真的吗?在哪里?”

“那边!”

“看不到呀!”

“在那林子里啊——”

武藏身影一闪而过，使她又欣喜又失望。以一个女子的脚力，想要追一个已跑远的人，必得全力以赴，所以不能多费口舌。

“不对吧!你看错人了。”

城太郎虽然跟着跑，还是不相信。

“师父看到我们不可能会跑掉的,看错人了吧?”

“可是,你看!”

“看哪里嘛?”

“那里——”

接着，她发狂似的大叫：

“武藏哥哥……”

她撞到路旁的树，跌了一跤，城太郎赶紧扶她起来。

“你怎么不叫呢?城太郎!快!快点叫他。”

城太郎内心一震，盯着着阿通的脸——怎会如此相似？只差没咧嘴而笑。她那充血的眼神，白皙的眉间，像蜡雕的鼻梁和下巴——

像极了！她的脸跟奈良的观世家寡妇送给城太郎的狂女面具，简直一模一样。

城太郎一个踉跄，放开了手。阿通看他还在发呆，骂道：

“不快点追就追不上了，武藏哥哥不会回来了。快叫他！叫他，我也一起大叫。”

城太郎内心很不以为然，但看到阿通认真的表情，不忍泼她冷水，只好也拼命大叫，跟着阿通追了过去。

穿过树林，来到平缓的山丘。沿着山，是月濑通往伊贺的小路。

“啊 真的是他。”

站在山丘上，城太郎也很清楚地看到了武藏。但已离得太远，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那人影头也不回，越跑越远。

“啊 !在 那 边 ！”

两人边跑边叫。

拼命跑，拼命叫。

两人带着哭声的呼唤，跑下山丘，越过原野，在山谷间回荡，连树林都要为之动容。

可是，武藏的身影越来越小，跑入山谷间就不见了。

白云悠悠，溪水淙淙，回音空空荡荡。城太郎像被抢走母乳的婴儿，跺着脚大哭了起来。

“你这个混账家伙！师父是个大混蛋！竟然把我……把我丢在这荒郊野外……哼！畜牲！你逃到哪里去了呀？”

阿通则一个人靠在一棵大胡桃树上，喘不过气来，抽抽噎噎地哭着。

自己为他奉献了一生，竟然还无法让他停下脚步？！这多么令人痛心！

他的志向是什么？又为何要避开自己？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姬路花田桥时，她就已很清楚了，但是她一直不解的是：

为何跟我见面，会妨碍他的大志呢？

她又想：

说不定那只是借口，其实他是讨厌我？

可是，阿通在七宝寺的千年杉下观察了武藏好几天，很了解他是什么样的男性。她相信他不会向女人撒谎，要是讨厌自己，他一定会明讲。这样的人曾在花田桥说过：

绝对不是讨厌你——

阿通想到这个，内心就充满怨恨。

那么，自己该如何是好？孤儿有一种冷漠的癖性，不容易相信别人，但是只要一信任某人，就会认定除了他以外，再无可依赖之人，再也没有其他的

生存意义。况且，她又曾被本位田又八背叛，让她对男性有了更深刻的比较。她知道武藏是世上少见的真诚男子，所以决定一辈子都要跟着他，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后悔。

“……为何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她哭得胡桃树叶也跟着颤动不已。要是树木有灵，也会为之落泪吧！

“……这未免太过分了！”

越恨他，就越爱他，这是她命中注定的吧？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这个人结合，她的生命就无法和真正的人生步调一致，这一定是她脆弱的精神无法负荷的痛苦，是比肉体残缺还严重的痛苦。

气得陷入半狂状态的城太郎在一旁喃喃说道：

“……喔 宥位和尚来了！”

阿通的脸还是没有离开那棵树。

伊贺辟山已有初夏气息。日正当中，天空透着一片湛蓝。

——云游四海的和尚，从山上慢慢走下来，仿佛从天而降，丝毫不带任何世俗的牵绊。

他走过胡桃树时，忽然转身看着靠在树上的阿通。

“咦……”

阿通闻声抬头，红肿的眼睛，瞪得圆滚滚的。

“啊……泽庵师父？”

他来得正是时候，宗彭泽庵对她而言，就像暗夜中的一盏明灯。不只如此，泽庵竟然会经过这里，实在太偶然了，阿通甚至以为自己在做梦。

阿通感到意外，但是泽庵却早已料到会在此遇到她。之后，便带着城太郎三人一起走回柳生谷石舟斋的住处，也不是什么偶然或奇迹。

原来——

宗彭泽庵跟柳生家早有交情。他们结识的机缘，可以远溯到这位和尚在大德寺的三玄院厨房帮佣，每天和味噌、抹布为伍之时。

那时，三玄院属大德寺的北派，经常有一些为了解决生死问题的武士，以及领悟到研究武术的同时，也必须究明形而上学的武道家等特异人物，在此出入。寺里的武士经常超过僧侣，所以当时很多人传言：

三玄院有意谋反。

这些人物当中，有上泉伊势守的弟弟铃木意伯、柳生家的儿子柳生五郎左卫门，及其弟宗矩。

当时，宗矩尚未当上但马守，跟泽庵交情深厚，经常邀他至小柳生城，所以泽庵跟宗矩的父亲石舟斋亦亲如父子，对他尊敬有加，说他是：

能谈心的父亲。

而石舟斋也称赞泽庵：

这和尚将来必成大器。

此次云游，泽庵遍访九州。前一阵子来到泉州的南宗寺落脚，写了一封信问候久未联络的柳生父子。石舟斋看后仔细回了一封长信：

> 近日我过得颇为惬意。至江户奉公的但马守宗矩亦平安无事；孙子兵库已辞去肥后加藤家的职务，目前走访各地，修行武术，看来将来会有所成就。而我身旁最近来了一位眉清目秀的佳人，善吹笛子，朝夕陪伴照顾，茶道、花道、和歌，跟她无所不谈，给严寒冷峻的草庵，增添了几许暖意。这位女子在美作的七宝寺长大，跟你的故乡很近，应该与你也投缘。因此特邀你前来，聆听佳人吹笛，共饮一夕美酒，茶香配上黄莺甜美的歌声，别有一番风味。来此之时，务必与老叟拨冗共度一宿为荷。

他如此邀约，泽庵非去不可。况且，信中提到的眉清目秀的吹笛女子，很有可能是他时时挂念的旧识阿通。

因此，泽庵才会悠游自在地来到此地，在柳生谷附近山区看到阿通，便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但是听到阿通说武藏刚刚才往伊贺的方向逃去，不禁咋舌直叹：

“遗憾 真是遗憾！”



阿通带着城太郎，领着泽庵从胡桃树所在的山丘，走回石舟斋山庄口一路上，泽庵问了许多事，她毫不隐瞒，将自己浪迹天涯，直到此地的种种往事，一五一十地向他倾吐。

“嗯……嗯……”

泽庵像在听妹妹哭诉一样，耐心倾听，频频颔首，一点也不厌烦。

“哦！原来如此。女人常会选择连男人也办不到的人生啊！现在，阿通姑娘是否要问我，今后应该选择哪条路？”

“不是……”

“……哦？”

“现在我已经不为这事烦恼了！”

她无力低垂倾侧的脸，简直是一片惨白，活像个濒死之人。可是，她话语的结尾，却隐含着一种令泽庵不由得抬头重新审视她的力量。

“要是我还在收放之间犹豫不决，就不会离开七宝寺了……我很清楚今后要走的方向。只是，如果这么做，对武藏兄无益——如果我不能给他带来幸福的话——就只好另寻出路了。”

“另寻出路？”

“现在不能讲。”

“阿通姑娘！你要特别小心喔！”

“小心什么？”

“死神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会拔你的黑发喔！”

“我没什么感觉。”

“是吗？死神正在对你施加攻势呢！但是，只为了单恋之苦，你该不会傻到去寻死吧？哈哈哈哈！”

泽庵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令阿通非常生气。没恋爱过的人，怎会了解这种心情？而泽庵却把自己当傻瓜，跟她大谈禅理。如果禅中有人生真理，那恋情当中，亦有必死的人生。至少对女性来说，是比听这个温吞禅和尚片面的阻止，以及解开入门公案，更攸关生命的大事。

不跟他谈此事了！

阿通下定决心，咬着嘴唇，默不作声。泽庵则神色认真地说道：

“阿通姑娘！为何你不生为男儿身呢？像你意志这般坚强的男子，一定能为国立功的。”

“坚强的女子难道不可以吗？会对武藏哥不利吗？”

“别生气！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管你有多爱慕武藏，他还不是逃跑了？就算你追得上他，也抓不住他呀！”

“我心甘情愿，并不以为苦。”

“才多久不见，你已经跟一般女人一样，净说些歪理了。”

“可是……好了！别谈此事了。像泽庵师父这样的智识名僧，当然无法了解一般世俗女子的心情。”

“我也拿女人没办法，真不知如何回答她们呢！”

阿通转向另一边。

“城太郎！跟我走。”

他们把泽庵留在原地，打算向另外一条路前进。

泽庵原地不动，挑高眉毛，叹了一口气，好像也拿她没办法。

“阿通姑娘！你不跟石舟斋大人道别就自行离去吗？”

“是呀！我在内心向他道别就可以了。本来我也没打算要在草庵中受他照顾那么久的。”

“你不再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

“七宝寺的美作村，山居幽雅，这个柳生村庄也很不错，民风平和纯朴。像阿通姑娘这样的佳人，不应该住在充满血腥的凡俗世界，应该居于山水之间，如同黄莺一样。”

“谢谢您，泽庵师父！”

“还是不行——”

泽庵叹了一口气。他已经了解，自己的关怀对这个陷入恋情中的痴情少女已经起不了作用了。

“但是，阿通姑娘！你选择的可能是一条无明之路！”

“无明？”

“你也是在寺里长大的女孩，应该很清楚无明的烦恼，是多么无边无际、多么悲痛、多么难以挽救的啊！”

“可是，我生来就缺乏有明之道。”

“不，你有。”

泽庵倾注所有热情在这一丝希望中，他走到阿通身边，握着她的手。

“我去拜托石舟斋大人，请他安排你的出路和未来。在这小柳生城找位良人，结婚生子，尽女人之责，不但可以使这乡土更为茁壮，你也可以过幸福生活。”

“我很了解泽庵师父的心意，可是……”

“就这么办！”

泽庵不觉抓住阿通的手，又对城太郎说：

“小鬼！你也一起来。”

城太郎摇摇头。

“我不要！我要去追随我师父。”

“就是要去，也得回山庄一趟，向石舟斋大人道别。”

“对了！我把一个重要的面具留在城里了。现在就回去拿。”

城太郎跑了回去。他的脚步根本没什么有明、无明之别。

可是，阿通却停留在歧路上，伫立不动。泽庵又恢复旧友的立场，诚恳说明她选择的人生是危险的，而女性的幸福绝不只有那一条路，但已不足以打动阿通的心了。

“找到了！找到了！”

城太郎戴着假面具，从山庄的坡道跑过来。泽庵看到那狂女面具，心里一阵战栗——好像已经看到多年之后，在无明的彼方所见到的阿通的神情。

“泽庵师父！就此告别了。”

阿通向前走了一步。

城太郎拉着她的袖子。

“走吧！快……快走吧！

泽庵抬头仰望白云，像在慨叹自己的无能为力。

“真没办法。释尊也说过女子难救。”

“再见了！石舟斋大人那里，我就不回去道别了，请泽庵师父代为转达……请多保重。”

“哎呀！我这和尚越来越像个笨蛋了。一路行来，尽是看到些陷入地狱的人，却无法阻止他们。阿通姑娘！如果将来你陷入苦海难以解脱，记得呼叫我的名字，好吗？一定要想起泽庵的名字，大声呼唤——好吧！你想到哪里，就尽管去吧！”


宫本武藏
火之卷

一百尺——两百尺——三百尺，武藏的身影在苍穹的衬托下越来越渺小。有一朵白云飘过来，当白云飘过时，他的身影已与天空合而为一。

鹫岭宛如参天巨人，冷眼看着武藏的一举一动。

1

环绕伏见桃山城池的淀川，源远流长数公里，下游延伸至浪华江的大坂城边。因此，京都一带政治上的一举一动，会立刻引起大坂的微妙反应；大坂方面一将一卒的言论，也逃不过伏见城敏感的耳目。

现在——

以这条贯穿摄津、山城二国的大河为中心，日本文化正经历巨大的激变。太阁[1]亡故以后，大坂城中的秀赖与淀君更分外卖力地向世人炫耀着已如黄昏之美的权威。而自关原之役后，为加速时代的脚步，德川家康在伏见城内亲自订下战后的经纶国策，决定从根本上改革丰臣文化的旧貌。

从河里来往的船只、陆路上男女的风俗、流行歌曲，以及求职浪人的脸色上，都可以看到这两股文化的融和交汇。

“将来会怎么样呢？”

人们马上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

“什么会怎么样？”

“当然是天下大势啊！”

“一定会变的！从藤原道长以来就没有一日是不变的。源家、平家这些武人掌权之后，更是加速着这种变化。”

“你的意思是还会再打仗吗？”

“当然啦 现在就算想让天下太平，也是力不从心了。”

“大坂方面好像一直和各国浪人暗中有联系呢！”

“可能是吧 虽然无法证实，但是听说德川大人已向南蛮船买枪械和弹药了。”

“可是，我也听说大御所的孙女千姬，要嫁给秀赖公为妻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上位者所为皆圣贤之道，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当然无法了解喽！”

虽然已是秋天，秋老虎的威力犹胜夏天，石头被晒得滚烫，河水也快沸腾了。

酷热晒得淀川京桥口的杨柳树苍白而无力，几近枯萎。有一只发了狂似的油蝉飞过河川，飞蛾扑火似的直冲进一间町屋里。这些屋子的窗户灰尘密布，以至于镇上的夜晚灯光晕暗。桥上桥下是由无数的运石船联结而成。河里是石头，路上也是石头，到处石头横陈。

每一块石头都有两块榻榻米那么大。此刻正是午餐后的休憩时间，搬运

①太阁：指摄政大臣丰臣秀吉。

石头的工人毫不在意地在这些晒得发烫的石头上或卧、或坐、或躺、或趴，享受片刻的轻松。而驮木材的老牛也在一旁流涎休息，浑身叮满苍蝇。

他们正在修筑伏见城。

修筑伏见城的主因，并非由于世称“大御所”的家康要在此居住，而是德川的战后政策之一。

一来可让让谱代诸侯①不致流于逸乐松懈；二来可以消耗外样诸侯②的经济实力。

再则是为了让平民歌颂德川的德政，所以在各处大兴土木，好让平民百姓增添收入。

如今修筑城池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计划，规模极其庞大，包括修筑江户城、名古屋城、骏府城、越后高田城、彦根城、龟山城、大津城等等。

修筑伏见城动用了近千名的土木工人，主要的工作是修筑外城郭的石墙，也因此引来了众多的妓女、车夫、商人相继涌入伏见町。

“大御所非常繁华啊!”

大家都在歌颂德川的德政。

还有——

“要是开始打仗了……”

城里的人善于投机取巧，都在暗自盘算。对于社会的变动精打细算一番之后，他们断定：

这里铁定能赚大钱！

因此，无形中商品趋于活跃，当然大部分都是军需品。

普通百姓的脑海里已不再怀念太阁时代的文化了。目前他们只是醉心于大御所的新政策，无论由谁掌权，只要能够满足私欲和生活，就没有怨言了。

家康利用凡夫俗子的心理顺水推舟，就像撒糖果给孩童般易如反掌。但他并非使用德川家族的财富造福平民，而是对财力雄厚的外样诸侯们征收苛税，如此一箭双雕，既可博得民心，又可削弱这些诸侯的势力。

除了都市政策之外，大御所的政治方针里尚有农村政策。此后不允许从前毫无律法地征捐课税，也不完全由政府掌控一切。如此，德川式的封建政策慢慢地由都市延伸到乡村。

以往主张平民不需知道政治，奉行政府的政策即可。

现在变成勿使农民饥饿，亦不可任其放纵无度，是施予农民的最大慈悲。

整体的施政方针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是要让人民永远以德川为中心。

①让谱代诸侯：由关原会战前即出仕德川家的家臣所晋升的诸侯。

②外样诸侯：关原会战后才效忠德川家的诸侯。

这个政策同时影响了诸侯和一般人民，成为牵制后代子孙的封建制度的前提。然而此刻谁也不会考虑到百年后的事情。

不，应该说这些修筑城池的工人及石头搬运工们，连明天的事情也不操心。

他们只要吃过午饭，就会祈祷：

天快点黑吧！

这就是他们所有的欲望。

但是有时他们也会热烈地谈论着时局：

“会不会再打仗呢？”

“如果会打的话,是什么时候呢？”

那么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呢？

“即使再打仗,我们的生活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

所以他们并非真的在担忧局势或考虑和平之事，也从未想过由哪位执政者掌权与人民何干？

“要不要买西瓜啊？”

有位姑娘经常在中午休憩时间提着西瓜篓子前来叫卖。窝在石墙的阴影下赌钱的工人向她买了两个西瓜。

“这位大爷,要不要买西瓜啊？买个西瓜吧！”

姑娘对着一堆又一堆的人群叫卖着。

“哎哟,我们哪有钱买啊！”

“嘿,要是免费的话,我们就帮你吃掉吧！”

姑娘听到的全都是这一类的回答。

这时，一位脸色苍白、抱着膝盖倚靠在石缝间休息的年轻搬石工，张开无力的眼神问道：

“你在卖西瓜吗？”

这个人身材瘦削——双眼凹陷——整个人被太阳晒得黝黑，都走了样，但是依稀认得出这位搬石工人正是本位田又八。

又八拿着沾了土的铜板在手掌上数着，数完之后递给卖西瓜的姑娘，买了一个西瓜，抱在怀里，又靠回石头无力地低头坐着。

“呕！呕！”

他突然单手撑住地面，像牛一样往草地上呕了一堆唾液。西瓜从膝盖滚落下来，他连拣回来的力气都没有，看来，他买这个西瓜并非想吃它。

“……”

他用干涩的眼睛望着那个西瓜，眼神中没有任何希望和意志力，呼吸的时候整个肩膀都剧烈地上下起伏着。

“……畜牲！”

脑海里浮现出他所诅咒的那些人，有阿甲白皙的面孔，还有武藏的身影。他回顾一步步沦落至此的过程，总想着要是没有武藏，要是没碰到阿甲，如今就不会陷于如此的困境了。

错误的第一步就是参加了关原之战，再来就是受了阿甲的诱惑，要不是这两件事，自己现在早当了故乡本位田家的家长，而且娶了漂亮的新娘，饱受村人羡慕的眼光了。

“阿通一定还在埋怨我吧!不晓得她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的生活中，只有思念阿通才能得到些许精神上的慰藉。自从他了解阿甲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之后，虽然还是跟阿甲同居，但心已经飞到阿通的身边去了。被赶出阿甲的“艾草屋”之后，又八对阿通的思念更与日俱增。

之后，他又从洛内的一些武士口中听到有关新进剑士宫本武藏（MUSASI）的传闻，原来那人就是他以前的朋友武藏（TAKEZOU）。

得此消息，又八的内心受到莫大的冲击。

——好，我也做得到！

他戒了酒，并改掉懒惰的恶习，迎接一个全新的生活。

——我也要做给阿甲看，你等着瞧吧！

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职业。因为他这五年当中都由那个比他年长的女人供养，和社会脱节太久，让他变得非常迟钝，他自己也了解这一点，一切都太迟了。

——不，还不迟，我才二十二岁呢！做什么都可以……

任何人都可能有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又八抱着闭上眼睛来飞越命运断层的悲壮意念，到这伏见城当搬运石头的苦力，而且在这夏末秋初的炎热季节里，非常卖力地工作，连自己都很满意。

——我也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让世人瞧一瞧。武藏那一点雕虫小技，我当然不服他。我将来一定要超越他，让大家刮目相看。到时候还可以暗中对阿甲报一箭之仇。你们等着瞧吧！只要再花上十年的时间就够了。

但是，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十年之后，阿通几岁了呢？

她比自己和武藏年轻一岁，这么算来，从现在开始再过十年，阿通就三十一岁了。

——阿通能不能守身不嫁，等俺到那个时候呢？

又八在关原战役之后，完全失去了故乡的消息。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十年还是太久了，至多也得在五六年内便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并向阿通道歉，将她迎娶进门。

“对了!就这么办!我要在五六年内闯出一片天地！”

他望着西瓜的眼睛，终于闪烁光芒。这时，在巨石另一侧的一个同伴，手肘靠着膝盖说道：

“喂！又八，你一个人在那儿喃喃自语些什么啊……哎哟！你的脸色好苍白啊！你有气无力的，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吃到坏西瓜拉肚子了？”

听对方这么一说，又八恢复了一点精神。他微微一笑，又好像真有点头昏眼花的样子，吐了几口口水，摇着头说道：

“没什么大不了的,大概是中暑吧……很抱歉,我休息片刻就会好的。”

“你这小子还真好强!”

强壮的同伴用怜悯的语气嘲弄着。

“那个西瓜怎么啦?你买了又不吃,在搞什么啊?”

“我对大家很抱歉,所以买来请大家吃的。”

“你这家伙还挺会做人的嘛!喂!这西瓜是又八施舍大家的,快过来吃吧!”

那男子拿着西瓜靠到墙角，聚集在那里的工人们蜂拥而上。大家切开西瓜，狼吞虎咽地啃着西瓜甘甜的果肉。

“好啦!要干活啦!”

小领班站在石块上面大声喊叫。监工的武士拿起皮鞭从遮阳的小屋子里走了出来。这一片大地立刻弥漫着汗臭味，连马蝇都嗡嗡飞了起来。

工人把巨大的石块放在千斤顶或圆棒子上，用一条粗大的钢索拉着，慢慢前进，乍看之下仿佛是云峰在移动一样。

随着筑城时代的出现,全国也开始流行一种“曳石歌”。现在这些人正边拉石头边哼着这些歌曲。阿波的城主峰须贺至镇现在出任修城奉行[①],在他写给政府的书信中，有一段这么写着：

昨晚，我从某人学了一首歌，听说是名古屋的曳石歌，谨抄录于此。

我们这些人
对藤五郎来说
不是粟田农
而是拉石块的工人
嘿咻！嘿咻！
喀嚓！喀嚓！
拉石块的声音
令人四肢发软
有时候还会
陪上老命呢

①修城奉行：武家时代，分担某一部门政务的官职。

这首歌不论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唱。光从歌词就可以看出这个浮世人生了。

劳动歌竟然变成弦乐，连峰须贺这种诸侯在晚上游乐的时候，也会唱上几句。

太阁盛世之后，大街小巷才出现歌舞升平的景象。室町将军时代，即使有歌曲也是一些颓废的室内音乐。那个时候，连孩童唱的童谣都欠缺朝气。但自从太阁盛世以来，歌曲变得非常明朗，充满希望。老百姓喜欢在太阳底下汗流浃背时唱这些歌曲。

关原战役之后，整个社会文化充斥着德川的色彩，而且日趋浓烈，连歌曲也有所改变，豪放的曲风变淡了。在太阁时代，歌曲都是由民间创作。但自从大御所时代来临，都是由德川家的作曲者创作歌曲，然后提供给老百姓。

"啊 !好累啊 !"

又八抓着像火一样炙热的头发。同伴们齐声合唱着曳石歌，仿佛一群苍蝇围绕在耳边嗡嗡叫，令他感到非常嘈杂。

"……五年、五年，唉！我工作五年之后还要怎么做呢？做一天吃一天，要是休息一天的话就要饿肚子。"

他又开始呕出口水，苍白的脸俯向地面。

有一个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不远处，戴着粗草绳编的斗笠，斗笠的边缘遮到眉毛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腰上挂着武者修行的包袱，身材高挑，拿着半开的铁扇靠在帽缘遮挡阳光，眼睛热切地望着伏见城的地势及施工情形。



武士不知在思索着什么，忽然在一块大平面石板前坐了下来，石板的高度刚好和桌子差不多，可以把手肘放在上面。

"呼 !呼 !"

他把石板上几乎晒焦的沙子吹掉，除了沙子之外，连蚂蚁也被他吹散了。

他两只手肘靠在上面，拿着斗笠撑住脸颊。石头上反射太阳的光芒，从草地上蒸发出来的热气烤着他的脸。炎热的天气令他动也不动一下，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修城的工事。

这个人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又八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而又八也对这个武士视若无睹，反正跟自己毫无瓜葛，而且他的头和胸部仍然觉得非常不舒服，不时反胃，背对着那个人坐着休息。

那个人似乎听到了又八痛苦的呻吟，顺手摘下斗笠。

“拉石头的!”

他出声问道“:你怎么了?”

“……我好像中暑了。”

“很难过吗?”

“现在好一点了……可是还很想吐。”

“我给你药吃吧!”

他打开一个盒子，拿出一粒黑色药丸放入又八口中。

“吃了马上会好的。”

“谢谢您!”

“苦吗?”

“嗯!不太苦。”

“你还会在这里继续休息吗?”

“是的……”

“如果有人来了,麻烦你叫我一声,或丢个小石头通知我,拜托你啦!”

修行武者说完，又回原来的位子上。这回他拿出纸笔铺在石板上，专心地画着。

他的眼神透过斗笠边缘，仔细注视着这座城，有时候往城外看，有时又看着城后面的山线、河川位置以及天守阁等等。他用笔把伏见城里里外外的地理，巨细靡遗地绘在纸上。

关原之役爆发的前夕，这座城被西军的浮田军和岛津军攻陷，增田郭、大藏郭还有各所的垒栅、濠沟等，几乎都被破坏殆尽。而现在重新修复的铜墙铁壁，较之太阁时代更显威严，睥睨着一衣带水的大坂城。

又八偷瞄了一眼那位修行武者专心画下的草图。他似乎曾经从城后的大龟谷以及伏见山上俯瞰过整座城池，还画出一幅背面图，所以这一幅画得的确精密。

“……啊!”

又八叫了一声，因为他看到专心画图的武士斗笠后，站着一位穿着草鞋、用皮带将大刀系在背上、穿着半套甲胄的武士，也不知道是负责工事的诸侯的臣下，还是伏见的直属大臣，正闷不吭声地站在浑然不觉的修行武者身后。

真是对不起他。又八感到非常对不起这个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丢石头或示警都已经太迟了。

刚好，有一只马蝇叮上修行武者满是汗水的脖子，他伸手赶开它。

“啊!”

一抬头，他瞪大眼睛，非常惊讶!

监工的武士也回瞪他一眼，突然伸出戴着护腕的手，欲取走石板上的草图。

炎炎夏日，修行武者百般忍耐酷暑煎熬，好不容易才画好的城池实景图，竟然有人一声不响地从身后伸手欲取走，不由得令他火冒三丈。

“你要干什么？”他用尽全力怒斥一声。

他抓住对方的手腕，站了起来。但又抢不回被监工武士夺去的地图。二人就这么高举着手僵持着。

“给我看。”

“你太无理了！”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是干什么的？”

“我看一下不行吗？”

“不行！像你这种人即使看了也看不懂的。”

“总之，我先没收了。”

“不行！”

那张图在二人手中被撕成了两半，各执半张。

“你再不老实的话，我可要把你带回去。”

“带到哪里去？”

“奉行所。”

“你是官差吗？”

“当然是。”

“你是哪里的？谁的属下？”

“你没有必要知道，我是这个工地的监工。如果你怀疑的话，尽管去调查。倒是你，是谁允许你来描绘城池地势及修筑工程的？”

“我是个修行武者。因为觉得所学不足，所以至各国观察地理形势及修筑工程，充实自己，这有什么不妥吗？”

“多如牛虻的间谍，都是跟你一样的借口……总之，这张图我是不会还给你的，而且还要带你到那里去，把另一半也交出来。”

“那里是哪儿？”

“工事奉行的衙门。”

“难道你拿我当犯人吗？”

“少啰嗦！”

“喂，你这个小官差，如此耀武扬威就可以吓唬我们这些百姓吗？”

“走不走？”

“你有本事逼我走啊！”

他摆出磐石般不移的姿势。监工武士脸色一变，把手里的半张图丢在地上，用力践踏，然后从腰际拔出一把长两尺余的铁尺。

心中暗想，如果对方动手拔刀的话，就用铁尺攻击，所以摆好应战姿势，对方却似乎无此意，于是他又再问一次。

“你再不走的话,我要用绳子鞭你了。”

话尚未说完，修行武者已一个箭步向前，大喝一声，一手掐住对方的脖子，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腰带，往巨石的尖角丢了过去。嘴里骂道：

“你这个寄生虫!”

监工武士的头就像刚才被工人们切开的西瓜一样，被砸得稀烂。

“啊!”

又八用手捂住脸。

因为像大红色味料般的东西飞溅到他身边来。然而站在后面的修行武者依然神色自若，不知是早已习惯如此杀人，还是在猛然暴怒之后已经恢复冷静。总之，他并不急于逃脱，只是弯腰捡起被监工武士践踏过的半边地图，收集好散落一地的纸片，接着又冷静地寻找刚才抛掷监工时被扯掉的斗笠。

“……”

又八目睹如此可怕的力量，大受惊吓，更觉得毛骨悚然。这个修行武者看来未满三十，面色黝黑，布满浅色斑点，从耳下到下巴有四分之一的脸不见了，说不见了好像有些奇怪，可能是被刀剑削掉后，肌肉萎缩造成的。耳后也有一道黑疤，左手手背也有刀伤，看来如果他脱光上衣，可能还有不少刀疤。单凭外表，就足以令人心生畏惧，望而却步。

捡起斗笠戴到怪异的头上后，修行武者像阵风般疾步离开。不用说，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内，数百个如蝼蚁般的石头搬运工，以及舞着皮鞭和铁尺斥骂着的其他监工，都无人察觉异动。

不过，这么广阔的工地一定有从高处不断虎视眈眈监视的眼睛，这些人是站在圆木城楼上负责栋梁以及供应苦力的上层官吏。猛闻一声巨响，正在楼下茶水间用大锅煮水的足轻们纷纷问道：

“什么声音?”

“什么事情?”

“是不是又有人吵架了?”

大家七嘴八舌，冲出外头。

此时，围着隔开工地现场和房屋的竹篱笆口，已黑鸦鸦地聚集了一群人正大呼小叫着，四周弥漫着滚滚黄沙。

“一定是大坂来的间谍。”

“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竟然还敢来。”

“杀死他!”

大家异口同声。这群石工、土工，以及工事奉行的属下，视凶手为自己的

敌人一般，立刻聚集起来。

残了半边脸的修行武者已经被逮捕了。原来他躲藏在即将离开围篱往外走去的牛车背后，正要穿过竹篱笆口时，被附近的工人发觉，便用一支狼牙棒，猛然勾住他的脚。

同时，城楼上也有人喊道：

“抓住那个戴斗笠的人!”

工人们听到命令，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扑倒在地。修行武者神色骤变，如困兽般疯狂搏斗。

他先劈手夺下狼牙棒，将这个战利品挂在头发上。再制伏了四五个人之后，只见一道白光闪过，原来是挂在他腰际那把几乎与他一样高的大刀。这把刀平常看来嫌大，遇到危急打斗时却正合用。

他拔出大刀挥向对手。

“你们这些混蛋!”

他怒目直瞪众人，身陷重围的修行武者决心杀开一条血路。

围住他的人怕危险，纷纷散开，但是逃了一半，又有很多小石头从四面八方飞向他。

“杀死他!”

“杀死他!”

这些人对真正的武士是惧而远之。一般而言，他们心目中的修行武者大都是卖弄半调子学问或知识，在人世间耀武扬威、不事生产的游民，这些靠劳力维生的石工、土木工对他们相当反感。

“杀死他!”

“打死他吧!”

群声高喊，石如雨下。

“这些无名小卒!”

修行武者一冲向他们，他们就一哄而散，与其说他的眼睛己替自己找到一条生路，倒不如说他对这些人已经失去理智，无法判断利害关系了。

虽然这些工人受伤的不少，还有几个人连命都丢了，但是一瞬间便全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广大的工地上仿佛未曾发生过任何事，拉石头的拉石头，土工挖着泥土，石匠则凿着石块。

凿石头发出的火花和刺耳的噪音，工作中的马匹发出的狂暴嘶鸣声。在夏末的午后，阵阵撞击着耳膜，更令人倍感酷热难耐，自伏见城延伸到淀川上空的云峰，无一刻稍歇。

“这个人只剩一口气了，在奉行来之前，就先放在这里吧！你在这里看着他，若死了就算了。”

又八接受班头及监工武士的命令，但是脑袋不知怎么了，从刚才目击一切动乱，直到这会儿，一切宛如一场恶梦，虽然眼睛、耳朵都还有意识，但接收的讯息却传达不到脑中。

“……啊！做人还真无聊！刚才这男子还在那边画什么城池地势图呢！”

又八用干涩的眼睛看着离自己十步远的物体，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陷在虚无恍惚的思绪中。

“……他好像已经断气了。他还不到三十岁吧？”

又八这么想着。

工人们用粗大的麻绳绑住只剩半边下巴的修行武者，扭曲的乌黑脸孔上，布满凝结的鲜血和泥土，倒卧在地上。

绳子的另一端绑在一块巨石上。又八心想，对于一个无法动弹的死人，大可不必如此捆绑吧！无法想像这个人曾遭到何种毒手殴打，只见从破裤管中露出的脚踝，皮开肉绽，连白骨都露了出来，头发沾满血迹，嗜血的蚊蝇闻腥而来，手脚上更是爬满了蚂蚁。

“此人立志当修行武者时，一定胸怀大志吧！不知他是哪里人？双亲是否健在？”

又八思及此事，心中一阵凄楚，不知是因为想到修行武者的一生，还是想到自己的未来。

“说到希望，应该有出人头地的快捷方式吧！”

他喃喃自语着。

时代煽动年轻人的野心。“年轻人啊！拥有梦想吧！”“年轻人奋起吧！”现在正是接受磨炼的过渡期。连又八也能感受到现今的社会潮流，让人相信自己可以从一介匹夫成为一国一城的主人。

为了这份野心，年轻人纷纷离乡背井，毫不眷恋骨肉亲情，绝大部分选择当修行武者。只要成为修行武者，在当今的社会里就可以不愁吃穿了。因为连一般农夫百姓，都关心武术，寺庙也很乐意让他们寄宿，运气好的话，还有机会成为地方仕绅豪族的座上客。更走运些，遇到愿意“养兵千日”的诸侯而获得经济上的支援也说不定。

但是在众多的修行武者当中，这种幸运儿毕竟少之又少，在万人之中只有一二人能功成名遂，出人头地。虽然如此，他们仍无畏修炼的辛苦及达成目标的困难，走上永无止境的修行路。

真是愚蠢哪……

他可怜起同乡朋友宫本武藏所选择的路。虽然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要争口气给他瞧瞧，但也绝不会选择那么愚笨的一条路。他看着缺了下巴的修行武者的尸体，出神地想着。

“……咦？”

又八往后跳开一步，张大眼睛，因为身上爬满蚂蚁的修行武者，手突然动了起来，他全身捆满了绳子，就像一只乌龟只露出手脚在地上爬行着。终于，他撑起腹部，抬头往前爬了一尺左右。

又八咽了咽口水，又后退数步，从心底涌上一阵惊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只能瞪大双眼，不知所措。

“咻！咻！”

他好像张口想说些什么。所谓他，就是那个只有半个下巴的修行武者，那个又八以为已经断气的男子，竟然一息尚存。

“……咻 咻！”

他的喉咙发出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嘴唇干裂而泛黑，看来是不可能从那里吐出半个字了，但他拼命地想挤出一句话，这使他的呼吸发出像破笛般的声音。

令又八感到惊讶的并非他还活着，而是他居然能用被捆绑在胸前的两只手爬了过来。不仅如此，更令人讶异的是，居然还拉动绳子另一端的大岩石，他就用这濒死的剩余力量，一尺、两尺慢慢地爬了过来。

这简直是鬼魅般的神力，即使在此工作，自认可以一当十、当二十的大力士，也比不上他。

何况这个修行武者正濒临垂死边缘，也许是求生的意志力发挥了常人所不能及的神力也说不定。总之，修行武者因用力而突出的双眼直瞪着又八，慢慢向他爬过来，让又八毛骨悚然。

“……咻……咻……拜、拜托……”

那个人又发出奇怪的声音，含混不清。惟一能读出些意思的，只有他的眼睛——自知死期将至的眼睛——充满血丝，闪着泪光。

“……拜……拜……拜托你……”

突然，他的头往前一折，这次真的断气了吧！又八仔细一看，他颈部的皮肤已经变紫，草丛里的蚂蚁爬上他沾满尘土的头发，还有一只钻进他流着血的鼻孔。

又八不知他要拜托自己什么事情，但是这力大无比的修行武者，临终前最后的愿望，就像道魔咒般附在他身上，让他觉得身负着一个不可违抗的约定——此人刚才看到自己的痛苦，好心赠药，并拜托他有人靠近时知会一声，但由于自己恍恍惚惚未能及早示警，害得他遭此下场，这些似乎都是冥冥中一股奇妙的缘分。

曳石歌的歌声渐渐远去，不知不觉中已是黄昏，城池笼罩在一片暮霭中。伏见城镇里开始出现点点灯火。

“对了……不知道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又八伸手摸到绑在死者腰上的修行包袱——看看里面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了。

他一定是希望我把他的遗物送回故乡。

又八如此判断。

他从死者身上取下包袱和小药盒，放在自己怀里——他也想到似乎该剪下一撮头发，但是看了一眼死者的脸，又令人望而生畏。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

他躲在石头后面偷看，原来是奉行麾下的武士们。又八想到自己擅自从尸体上偷取的东西，此刻正在怀中，立即感受到危机，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弯着腰，偷偷从石头背后躲躲闪闪像野兔般逃走了。

黄昏将至阵阵凉风吹来，充满了秋意，墙角长满了肥大的丝瓜，在棚下烧洗澡水的糕饼店老板娘，听到屋内传出声响，便从木门探头进去问道：

“谁啊？是又八吗？”

又八寄宿在这里。

他急急忙忙回来，之后在屋里翻箱倒柜，找出一件上衣和一把腰刀，换了衣服以后，用一条大手帕包住头脸，穿上草鞋。

“又八，里面很暗吧！”

“什么？不会，不会很暗。”

“我马上去点灯。”

“不必点了，我马上要出去。”

“要不要冲个澡？”

“不必。”

“擦擦身体再走吧！”

“不必。”

说完他立刻从后门飞奔出去。屋后是一片空旷的草原，再没有人家。他前脚刚离开屋子，就看到几个人正穿过茅草丛，走进糕饼店里。其中也包括了工地的武士。又八看了，喃喃自语地说：

“这里太危险了。”

他们一定是发现有人拿走了那缺了半个下巴的修行武者尸体上的包袱和小药盒。当时只有自己在他身边，因此难脱嫌疑。

“但是……俺并非小偷啊！俺是受死者之托，才取走他的东西。”

又八一点也不觉得歉疚，他把东西放在怀里，认为自己只是暂时代为保管。

“我再不去搬运石头了。”

他对明天即将开始的流浪生活一点计划也没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转机，也许他还得继续搬上几十年的石头呢！一想到这里，他反而觉得前程渐露

曙光。

齐肩高的茅草上沾满了黄昏的露水，只要躲进草丛就不必担心在远处的那些人发现自己的踪影，所以逃起来还颇轻松。只是，往哪里去呢？他现在孑然一身，爱去哪就去哪，但他觉得在不同方位上等着自己的命运，有好有坏，现在他选择的任何一个方向，都将造成他往后截然不同的人生。他此刻实在无法同意人生早已注定了的说法，除了依靠偶然之外，也别无它法了。

他想要去的地方有大坂、名古屋、江户，但是无一处有熟人，连像骰子点数般的依凭也没有。掷骰子没有必然的结果，对又八而言也无必然之事。他想，如果这里发生了什么偶然之事，那就跟着这偶然向前走吧！

然而在伏见的茅草原上，怎么走也不会碰到什么偶然之事，只有虫鸣和夜露。被濡湿了的单衣下摆紧贴着他的脚，高高的杂草刺得他的脚阵阵发痒。

又八已经忘记了白天的病痛，取而代之的是饥饿。他饿得前胸贴后背，此刻虽不需担心有人追他，却觉得举步维艰，痛苦莫名。

唉！真想找个地方睡上一大觉啊！

这个欲望驱使他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来到草原尽头的一栋房子。走近一看，房屋周围的围墙和大门就像被暴风吹垮之后，再也无人着手整修，屋顶缺了一大块。但是看得出来这栋屋子曾经是豪族的别墅，房子盖得非常华丽，可想见都市来的美丽佳人以前曾在这里的纺织机前面工作呢，又八穿过少了门板的门进入屋内，眺望着埋在秋草中的主屋和厢房，使他忆起《玉叶集》里面的《西行》这首诗歌：

与君有缘来相识
闻君住在伏见城
欲访君宅身亲临
只见庭草掩门扉
举手拨草始进门
露湿衣袖闻虫鸣

他想起了这句诗，浑身泛起阵阵寒意。原本他认为此地无人居住，但是看到屋内随风闪耀着一阵阵红色的炉火火光，不久，传来一阵箫声。

吹箫者原来是个苦行僧，刚好找到合适的落脚处，在此过夜。红彤彤的炉火燃烧着，熊熊火光映照着他，使他在墙上的身影更显庞大。他孤独地吹着箫，既非自娱亦非娱人，而是在这孤寂秋夜，他已处于浑然忘我的境界。

一曲过后：

“哎！”

苦行僧在荒野的废墟显得怡然自得，喃喃自语着：

“四十而不惑，我已经都四十七岁了，竟然还犯错，害我的独子浪迹异乡，想来真是惭愧，无颜对逝去的妻子及活着的儿子啊……所谓四十而不惑，那只有圣贤才做得到啊！四十岁是凡夫俗子的危险关卡，此时绝不能有任何疏失，尤其关于女人。”

他双手持箫，盘腿而坐：

“我在二三十岁时也曾屡受女色之害，年轻时的任何绯闻还不至于影响前途……但是人过中年还迷恋女色，将为众人讥笑，尤其发生了阿通之事后，更难容于世。蜚言满天飞、身败名裂，连亲生儿子都弃我而去，自毁一生……这样的失败若在年轻时发生的话，还有挽回的机会，但是年近半百的人，是无法东山再起了。”

他旁若无人地自语道。

又八悄悄地走进房间。当他看见火光中苦行僧那瘦削的脸颊，及全身瘦骨如柴，苍灰的毛发，加上他的喃喃自语，仿如夜半鬼魅，令人毛骨悚然。又八鼓不起勇气向前搭讪。

“啊！为什么……我会犯下如此错误呢……”

苦行僧仰天叹息，又八视线所及是他那大如窟窿的鼻孔，身穿浪人的褴褛衣着，外披一件黑色袈裟，证明他是普化禅师的弟子。地上铺的席子，看来是他四处露宿时的随身之物。

“过去的错误已无法挽回。人生旅程在步入中年之后更需步步为营、谨慎行事。我自以为人情练达，小有成就，就沉溺于女色，果真尝到失败的苦果。想必是命运之神的惩罚……实在是太惭愧了！”

苦行僧赎罪般低垂着头：

“我已经无所谓了。在忏悔中，尚能苟延残喘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已经是我莫大的幸福了。”

语毕，热泪盈眶：

“但是，我最愧对我的儿子，就像恶有恶报，我的胡作非为都报应在城太郎的身上了。如果我还是姬路池田侯的藩臣的话，我的儿子如今也是个千石武士之子了。如今他却必须远离骨肉至亲、流落他乡……不，这件事情还不打紧，要是城太郎长大之后明白真相，知道我这个父亲在四十几岁时还因迷恋女色而被赶出藩地放逐的话，他会怎么想呢？我实在无颜见他啊！”

他双手掩面好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似地立刻往门边走去：

“不要再想了，我怎么又想起这些烦恼事……啊！月亮出来了，到野外去吧！把这些烦恼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

他拿起箫，步出屋外。

真是奇怪的和尚，又八躲在阴暗处看他离去，发现他瘦削的鼻梁下依稀蓄有两撇胡子，看来并不老气，但为何走起路来显得老态龙钟呢？

他出去之后没再回来。可能精神有些异常吧！如此一想，又八心里不禁发毛，却也对他心生怜悯。这些都还好，最令他担心的是，夜风袭过炉火发出劈劈啪啪声响，火势逐渐向地板蔓延。

“危险!”

又八跑过去用瓶子的水把火浇熄，这是荒野中的废墟还不算什么，要是飞鸟时代[①]或者镰仓时代[②]遗留下的古迹，那该如何是好呢？

“就是因为有这种人,奈良跟高野才经常遭祝融肆虐啊!”

他坐在苦行僧原先的位子，内心充满道德感。那些浪人不但举目无亲，一无所有，对社会更缺乏公德心，他们毫无意识到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所以经常在寺庙的大殿里生火取暖，烘烤着他们那无用的行尸走肉之躯。

“话说回来……这事也不能全怪浪人。”

又八想到自己也是个浪人。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有这么多的浪人。为什么存在这么多的浪人呢？那是战争的后遗症，有很多人因为战争而升官发财，还有更多如蚊蝇般被丢弃于后的人。而这些人就成为新兴时代的压力、负担。此乃自然的法则，因果循环，这些浪人虽然烧掉不少国宝级的宝塔，但都比不上战争的烽火在高野及睿山所烧毁的皇室宝物来得可观。

“……哦 那里有太多宝贝了。”又八巡视四周,自语道。

原本以为这里只是个取暖的地方，细看之下，以前可能是用来喝茶的茶室，角落的架子上有件东西引起他的注意，那并非昂贵的花瓶或香炉，而是一个缺了口的温酒瓶和黑锅子。锅内残留一些剩菜余羹，他拿起温酒瓶摇一摇，里面有哗啦的声音，从缺口溢出淡淡酒香。

“谢天谢地!”

饥肠辘辘的人是不会去顾虑那是他人之物的，他一口气喝光瓶里的酒，连锅子都一扫而光。

“啊 !吃得好饱 !”

他躺在地上，手枕着头。

炉火昏昏欲睡似地慢慢变小了，唧唧的虫鸣如雨声般愈叫愈响，不只是门外，连墙壁、天花板还有破草席上都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

“对了!”

他想起什么似的猛然坐起，掏出怀里那个残了半边脸的修行武者在临终前托付他的小包袱。嗯，趁这个时候，先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①飞鸟时代：公元 593～686。

②镰仓时代：公元 1185～1334。

他打开包袱一看，里头是一条脏兮兮的苏芳染的小手巾，还有一件干净的上衣及旅行者的随身用品，换洗的衣裤内有一个用油纸包裹、看起来蛮贵重的东西，还有些许盘缠，突然，咚的一声，有东西掉落脚边。

那是一个紫色皮革制的小袋子，里面装着为数不少的金银财物。又八数着数着，心里渐渐感到忐忑不安，不觉喃喃自语：

“这是他人的财物啊！”

他又打开另一个油纸包裹，里面是一幅用古老的金铂纸作裱褙的花梨木卷轴，令人有一窥究竟的诱惑。

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他把卷轴放在地上慢慢摊开，上面写着：

印　可

一中条流太刀之法

一表

电光、车、圆流、浮船

一里

金刚、高上、无极

一右七剑

神文之上

口传授受之事

月　日

越前宇坂之庄净教寺村

富田入道势源门流

后学　钟卷自斋

佐佐木小次郎　阁下

在卷轴背面另外贴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奥书”两字，里面还有一首极其有趣的诗歌：

井不掘

水不存

月光照耀

不留形影

人啊　你自己去汲水吧

“啊哈 这是剑术的秘传目录啊!”

又八马上明白，但是他对钟卷自斋这个人却是一无所知。

又八只要一听到伊藤尔五郎景久这个人，就会联想到：

就是创立一刀流，号称一刀斋的人啊！

又八所知仅止于此，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位伊藤一刀老师就是钟卷自斋，更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外他通家’,并继承了早已被世人遗忘、正统的富田人道势源的道统。晚年时，避居乡村安享余年，是一位高洁的武士。

佐佐木小次郎阁下？这么说来，今天惨死在伏见城工地里那个修行武者的名字就叫小次郎了？

嗯！他点头说道：

“他的武功应该非常高强才对啊！从目录的判断他继承了中条流的印可，没想到却英年早逝，真可惜啊！回想起他垂死前的奋力挣扎，想必他是心犹未甘、死不瞑目吧！他临死时一定是想拜托我将他的遗物送回故乡。

又八为死去的佐佐木小次郎诵经超度，并决心完成他的遗志，将他的遗物送返故里。

横躺在地上的又八越躺越觉得冷，索性把柴火全丢进火堆，旺盛的火烤得他全身暖烘烘的，很快便进入梦乡。

此时，远处的荒野中传来阵阵箫声，大概是那位苦行和尚！他究竟在倾诉些什么呢？也许如他刚才在屋里自言自语般，是要抒发满腹愚痴和烦恼吧！因此，即使已是梦海人静，他依然疯狂地在荒野中吹箫游荡。但是又八已疲惫不堪，倦极欲眠，箫声和虫鸣声在他的睡梦中渐渐远去。



灰色的云笼罩着整个原野，秋高气爽的清晨，放眼望去处处沾满露水。厨房的门被风吹倒，地上残留着狐狸的足迹，虽然天色已白，栗鼠们仍活泼地跳来跳去！

“啊 !好冷啊!”

苦行僧醒来之后，进入厨房。

天色微明时，他才精疲力尽地回来，箫没离手，便倒头呼呼大睡。

由于整夜在荒野中游荡，他那单薄又脏乱的外衣沾满杂草和露水，宛如中了狐蛊的人。今天气温下降，冷了些，他看来似乎受了风寒，皱巴巴的脸打了一个大喷嚏。

鼻涕沾在嘴上的八字胡，他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 对了 ,昨晚应该还剩一些酒。”

他自言自语地站起来，走过布满狐狸足迹的走廊，来到后面那间有炉子的房间。

这个空屋在白天看起来更宽广 ,必须费点神才能找到 ,酒当然不会不翼而飞。

咦？

他睡眼惺松地四处搜寻，酒瓶明明摆在这儿的，竟然不见了！接着，他发现炉火旁空空的温酒瓶，和以臂当枕躺在那儿呼呼大睡还淌着口水的陌生人。

“ 这个人是谁啊 ?”

他弯下腰凝视他的脸。

地上的人睡得正香甜，鼾声如雷，大概打他一拳也叫不醒。我的酒一定是被这小子给喝掉了 ,想到这 ,再听到如雷的鼾声 ,苦行僧不禁火冒三丈。

还有 ,锅里留下来预备当今天早餐的食物 ,也已经锅底朝天 ,空空如也。

苦行僧勃然大怒，这是很严重的民生问题。

“ 喂 !”

他用脚踢地上的人。

“ 嗯……嗯…… ”

又八伸个懒腰正要抬头。

“ 喂 !”

苦行僧又补上一脚，这回可把他给踢醒了。

“ 你要干什么 ?”

又八睡眼惺松，铁青着脸，猛地跳起来：

“ 是不是你用脚踢我 ?”

“ 踢你也无法平息我的怒气 ,是你吃掉我锅里的食物和酒吗 ?”

“ 那是你的 ?”

“ 当然是我的。”

“ 那就很对不起了 !”

“ 道歉就能了事吗 ?”

“ 我向你道歉。”

“ 光是道歉不够。”

“ 那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

“ 你要还给我。”

“ 怎么还啊 ?东西都已经吃到我肚子里了 ,吃饱了才能维持我今天的元气。”

“ 没有食物我也会饿死啊！我每天沿门吹箫，千辛万苦才讨来这些食物。这是惟一仅存的，现在全部被你吃掉了。你还给我！还给我！ ”

苦行僧如饿鬼般咆哮，蓄着八字胡且饥饿的脸变得铁青。

“你别这么无情嘛！”

又八有点轻蔑地说：

“只不过是些剩菜剩酒罢了！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苦行僧顽固而愤怒地说：

“你说什么？即便是剩饭残酒，也是维系我一天生命的粮食啊！你还给我，要是你不还的话……”

“你想怎么样？”

“哼！”

他抓住又八的手腕——

“我不会饶你！”

“你别欺人太甚！”

又八甩开他的手，反揪住苦行僧的领子，想要摔倒他。可是苦行僧瘦弱的身子犹如饥饿的野猫，用力掐住又八的喉咙，力气奇大无比，令人惊讶。

“你这个臭小子！”

又八再加把劲，但是对方的脚力怎么这么强，站得这么稳呢？

反倒是又八被抬起下巴，发出奇怪的声音：

“唔……”

又八渐渐被推到另一个房间。他本想抵抗对方，可是对方顺势将他扔向墙壁。

由于屋子的梁柱、墙壁早已毁损斑驳，经不起又八这一跌撞，全都倒塌了，又八整个人埋在泥堆里。

“呸！呸！”

又八猛吐了几口口水，挣扎站起，一张脸气得说不出话来，拔起大刀便冲过去，苦行僧举箫迎战，一边则喘息不已，看来又八比他强壮多了。

“你等着瞧！”

又八穷追猛打，令他毫无招架余地。苦行僧脸色惨白，有时稍一迟缓差点就被踢倒，危急时苦行僧高声呐喊求救，四处闪躲以免被大刀砍到。

最后导致又八失败的原因是他过于轻敌，苦行僧像猫一样跳到庭院里，又八追出去，走廊上久经风吹雨淋，早已腐朽的地板被他踩破了一个大洞。他一脚陷进去，动弹不得。苦行僧见状立即展开反击。

“喝！喝！喝！”

对方见有机可乘，一言不发地直接进攻开来。

又八的脚动弹不得，无力招架，猜想自己转眼间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正在拉扯时，从又八怀里掉出一颗小小的金子，每挨一拳怀里就发出响声，金子从他怀里噼哩啪拉地掉了出来。

“咦？”

苦行僧闻声松手。

又八好不容易脱离魔掌。

苦行僧暴怒下连挥重拳，打得疲累不堪，气喘吁吁，眼看满地金银，不由目瞪口呆。

“嘿！你这个畜牲。”

又八摸摸肿胀的脸，颤抖地叫骂道：

“这算什么？我只不过吃掉你一些剩菜残酒，你就把我打成这样。你看！我有的是钱，你这个饿鬼别死咬着我不放，如果你那么贪财的话，这些钱给你啊！来吧！还你那冷饭残酒的钱再加上利息，还给你啊！你刚才打我的也要还给我，现在换我揍你了，你头靠过来给我打啊！”

又八连声大骂，可是苦行僧一声不吭，渐渐平静下来，竟然脸靠着走廊门板哭了起来。

“你这个畜牲，你看到钱财还装模作样。”

又八添油加醋，不停谩骂，可是苦行僧像泄了气的皮球，说道：

“啊！真是太丢脸了，为何如此愚蠢呢？”

他这些话并不是对又八说的，而是一个人自怨自艾，比起常人他是一个自我要求非常严谨的僧人。

“你这个浑蛋！都一把年纪、落魄至此了，还执迷不悟吗？你真是寄生虫！”

他用头猛撞身旁一根黑柱子，撞完又哭，哭完又撞。

“你为什么吹箫呢？是想借着箫声发泄自己的愚昧、邪念、迷惘、固执、烦恼吗？你到底在争什么？只为了一点冷饭余酒，就和别人争得你死我活，而且对方还只是一个毛头小子呢！”

这个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起初以为他说着说着会嚎啕大哭，可是他一直不停地用头猛撞柱子，仿佛不撞得头破血流不肯罢休。

他自怨自责，自己打自己的次数比打又八的还要多，又八看得目瞪口呆，直到看见苦行僧的头都快撞破了，赶快上前阻止。

“哎呀！不要再撞了！不要再伤害自己了！”

“你不要管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没怎么样！”

“难道你有病啊！”

“我没病。”

“那你为何如此呢？”

“我只是极端厌恶自己罢了！我讨厌自己的身体，我多么希望把自己杀掉好让乌鸦吃个精光。但是这般愚昧地死去仍然心犹不甘，至少先修身养性，改邪归正后再曝尸荒野。可是我拿自己也无可奈何，才如此焦虑不安啊！你

刚才说我有病,可能真的是有病吧!”

又八心中涌起一股歉意，捡起地上的金子，将一部分递给他：

“刚才我也有错。这些给你,代表我的一点歉意。”

“不要!”

对方把手缩了回去：

“我不要什么金银财宝,不要!不要!”

刚才为了一点锅底剩菜余饭拼命的苦行僧，现在却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人往后直退。

“你,你这个人真是奇怪啊!”

“也没那么奇怪吧!”

“不,我怎么看都觉得你有点怪异!”

“怎么个怪异法呢?”

“苦行僧!你说话时带着中部地区的乡音。”

“因为我是姬路出身。”

“哦!我是美作出身。”

“作州?”

他瞪大眼睛，又问道：

“你来自作州的哪里?”

“吉野乡。”

“唉！提到吉野乡令我非常怀念。当我在日名仓藩所工作的时候，曾经被派到那里,那一带我很熟。”

“这么说来你以前是姬路藩的武士?”

“没错，以前我也是武家的后代，我叫青木……”

正想说出自己的名字，但一想到目前的落魄，无颜在人前表明自己的身份。

“骗人的,我刚才说的都是骗你的。怎么样?我们到镇里去洗个澡吧!”

他突然站起来，往原野方向走去。



又八很在意身上这些钱财，因为它不属于自己，所以更介意。虽然不该动用，但先挪出一点应该不为过吧！

“那位死者托付我将遗物带回故乡。从里头拿出一点钱来充当盘缠也是应该的。”

又八自圆其说后，如释重负。他慢慢地拿出一部分钱来花用。

但是，除了钱财之外，还有一卷署名给佐佐木小次郎的“中条流印可目

录”，究竟他的故乡在哪里呢？虽然猜测那位死去的修行武者很可能就是佐佐木小次郎，但是，他是一个浪人呢？还是一名住持？有过何等遭遇？又八完全无从得知。

惟一的线索是那位将“印可目录”传授给佐佐木小次郎的剑术师父钟卷自斋。只要找到自斋，小次郎的一切便可分晓。于是，为了寻找此人，又八从伏见到大坂沿途所经过的客栈、茶馆、饭店，他都一一询问：

“有没有人知道剑术高手钟卷自斋呢？”

“我们从未听说过。”

大家都这么回答。

“他是继承富田势源一派,自创中条流的大师。”

又八试着详加解释。

“没听过！”

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人。

终于他在路边碰到一位看来略懂剑术的武士。对方告诉他：“你说的那位钟卷自斋即使还活着也已经老迈了。他以前曾去关东，晚年不知隐居在上州的哪一座山区里，久不闻世事，你若想打听他的消息，要到大坂城询问一位叫富田主水正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又八又问他富田主水正是何许人物。

武士说他是秀赖公的武术师父之一，从越前宇坂之庄的净教寺村来的，属于富田入道势源的一族。

虽然听得迷迷糊糊，但总是一丝线索。又八一到大坂就住进一家小客栈，并向客栈老板询问是否有这样一位武士住在城里？

“有！听说是富田势源先生的孙子，但并非秀赖公的武术师父，而是在城内教导百姓武术。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几年前他就回到越前去了。”

客栈里的人给他这些消息，客栈位于大坂城里，并常替城里的人跑腿办事，因此这里的人所说的应比刚才的武士还可靠些。

客栈老板也给他一些建议：

“即使你到越前寻找主水正先生，也不知他在何处？与其到远方盲目寻找，还不如去找伊藤弥五郎先生，可能较容易得到消息。这个人以前的确曾经在中条流的钟卷自斋这个人身边修炼武功,后来自创流派叫一刀流。”

这是个好主意。

但是，当他寻找到弥五郎一刀的住处时，他们说他最近几年都住在洛外的白河边。最近在京都大坂附近都看不到他的踪影，不知道是不是又去游学了。

“哎呀,真是麻烦！”

又八放弃这条线索,他告诫自己“欲速则不达。”

又八禁锢已久的那颗年轻的野心，来到大坂之后慢慢苏醒了，因为此地极需人才。

在伏见城，新政策及武家制度已经建立得非常完整，但是大坂城目前正在招募人才，组织浪人军，本来这是非公开性的。

“后藤又兵卫大人以及真田幸村大人，明石扫部大人再加上长曾我部盛亲大人等人,据说都受秀赖公私下的资助。”

城内议论纷纷，比起其他任何城池，这里的浪人倍受尊敬。大坂城的城边小镇是浪人的最佳住处。

长曾我部盛亲就住在城外市郊，虽然还很年轻，却剃了光头，并改名叫一梦斋。

我决心不问世事了！

他如此昭示世人，寄情于山水和青楼间，但是一旦逢事发生时，他会立刻奋起。

为了报答太阁的恩典！

听说他手下养了七八百个浪人，这些人的生活开销全仰赖秀赖公的援助。

又八在大坂城待了两个月，所见所闻让他产生一种直觉：就是这里！这里就是我出人头地的地方！

他非常兴奋。

他以前曾经光脚扛着一支枪，跟宫本村的武藏驰骋在关原的天空下。当时的豪情壮志,久已遗忘。最近他的身体日益强壮,昔日的壮志打心底慢慢苏醒了。

他包袱里的钱财越来越少，但是他还是觉得：我就要开始走运了！

因此，每天他都朝气蓬勃，即使不小心脚被石头绊到，也觉得运气仿佛会从脚底萌芽似的。

首先我要先装扮自己——因为时人晚秋，天气渐寒，他买了适合自己的背心和外套。

由于长住客栈不符经济，因此他借宿在顺庆堀附近一位马具师家中。平日东遥西逛，想回去就回去，不回去也无所谓，日子过得惬意又逍遥，也结交了不少知心好友，并磨炼出谋生技巧。

他所以能如此顺利，是因为他时时警惕自己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看啊！肩扛大枪，有人牵马，身后跟随二十几名侍从，现任职大坂城京桥口的掌柜，听说他以前在顺庆堀的河边搬运砂石呢！

在城里经常可以听到这一类令人羡慕的传言，又八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

人世间宛如一座盖好的石墙，砌满了垒垒石头，无隙可钻！

他开始有点厌倦了，可是他又想：这算什么？还没找到可攀援的空隙之前，看起来是这个样子。要是能够好好地把这座石墙切开，进到里面就可出人头地了！虽然非常困难、但总是有办法的！

他替自己打气，而且拜托让他寄住的马具师帮忙找工作。

“这位客官啊！你不但年轻而且略懂武术吧！你若进城谋职一定是轻而易举。”

马具师认为他很容易找到工作，实在太看重他了。就在四处求职的日子里，转眼就到了十二月的冬天，包袱里的钱财只剩一半了。

繁华城镇的冬日清晨，到处是一片白雪皑皑。当冰雪融化、道路开始变得泥泞不堪时，也传来了敲锣打鼓声。

每当腊月来临，人们总是忙碌得很。也有些人悠闲地聚集在冬阳下，原来是贩卖物品的商人，他们用简陋的竹篱笆围了一个卖场，里面有五六个竖着纸旗或长矛的摊位，对着路人和围观的人摇旗呐喊，招揽顾客，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生活战争。

人群中混杂着劣质酱油味，有几位露出长脚毛的男人，在吃完天妇罗后，互相开玩笑，并学马一样嘶嘶地叫。到了晚上，就会出现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当街阻客。她们宛如刚放出牢笼的母羊，拿着豆子边走边吃。在一个露天的酒摊旁，有两个人在打架，不知谁输谁赢，只见地上血迹斑斑。那个打输的人慌慌张张地往城里逃走。

“非常谢谢你,客官,幸亏你坐在这里,我们的东西才没被打坏!”

卖酒商人不断向又八道谢。

道完谢之后，又说：

“这次给你温的酒,冷热适中。”

老板还送了几道下酒菜。

又八心情很好，刚才那些城里人滋事时，他心想要是他们砸毁了这个贫穷的卖酒摊贩，他就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以一直提高警觉，注视这些人。终于，一切平安无事，卖酒的小贩和又八都深感庆幸。

“老板,今天好多人啊!”

“可不,都腊月了,虽然行人来去匆匆,但很少人会停下脚步啊!”

“只要天气晴朗就好了。”

有一只鸢，嘴上不知叼了什么东西，从人群中飞上天去。又八喝得满脸通红，忽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我在当石头搬运工时发誓戒酒的,什么时候我又开始喝起酒了呢？

他就像在想别人的事情一样，事不关己。

唉！算了吧！做人不喝点酒，枉此一生！他找借口自我安慰。

“老板,再来一杯。”

他往后面叫了一声。老板立刻又送上一杯。一个浪人装扮的男子，也一起跟着走来，坐到又八对面。他只穿一件领口肮脏的上衣，没穿外套或背心，

身上佩戴一把令人生畏的长刀。

“喂,喂,老板,快点给我送上酒来,要温热啊!”

那个人一只脚盘在椅子上，眼睛骨碌碌地上下打量着又八，四目相交时——

“嘿!”

那人应酬性地对他一笑。

又八也回应道：

“嘿!”

“我的温酒没送来之前,请我喝一杯怎么样啊 对不起 打扰你了。”

“这个……”

那个人立刻伸出手来，说道：

“爱喝酒的人，一看到酒就很难抗拒诱惑。老实说，刚才我看你在喝酒，酒香扑鼻，令人受不了，所以就过来跟你要杯酒喝。”

那个人喝起酒来既畅快、又豪气，像个行家，又八一直注视他的一举一动。

此人酒量很好。

又八只喝了一壶，而他已经喝超过五壶，而且还神志清醒，又八问他：

“你能喝多少?”

他回答说：

“大概一升左右,不过心情好的时候我就变成无底洞了。”

接着，他们谈到目前的时局。

一谈到这个话题，那男子变得慷慨激昂：

“家康算什么？除了秀赖公之外，大御所的人简直都是一群傻瓜，那个老家伙要是没有本多正纯以及帷幕的旧臣，他还有什么本事呢？他只不过是比一般的武士更富心机、狡猾、冷血，再加上些许政治手腕罢了！本来石田三成会比他更有成就的，只可惜石田三成这个人不但喜欢操纵诸侯，而且太过于吹毛求疵，何况他的身份还不够高呢！”

原来以为会继续这类话题，但是对方问他：

“阁下,现在如果关西和关东各拥政权,你会投靠哪一边呢?”

又八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会投靠大坂。”

“哟!”

那个人拿着酒杯站了起来：

“原来我们是同志啊,再敬你一杯,请问阁下是哪里的藩士呢?”

他又继续说：

“噢！对不起，我先自我介绍。我是蒲生浪人，名叫赤壁八十马。你认识

一位名叫塙田右卫门的人吗？他和我是生死之交。我们共同期盼将来能出人头地。还有一位是闻名大坂城，名字响当当的大将，叫做薄田隼人兼相，我们曾经一起周游列国。我也曾见过几次大野修理亮，他是一个阴险的人，虽然他比兼相更有势力，但不可靠。”

他发现自己说得太多了，立刻打住，并问道：

“请问阁下您？”

他又再问了一次。

虽然又八认为他说的话并不全然可信，但总觉得矮人一截，颇为自卑，所以，他也决定对他吹嘘一番：

“你知不知道越前宇坂之庄净教寺村的富田流的开山祖师富田人道势源先生？”

“我只听过他的名字。”

“有一个大隐居士钟卷自斋，他继承了那个正统，自创中条流，是个淡泊名利的隐士,他就是我的恩师。”

即使听他这么说，对方毫无讶异，更举杯说：

“那么阁下一定精于剑术了？”

“没错。”

又八谎话越说越轻松顺口。

他似乎陶醉在自己的谎言中了，说谎成了他的下酒菜。

“说真的，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认为你是个剑术高明的武士，你看来锻炼得身强体壮，我正猜想你是从哪个门下出来的人呢？既然你自称是钟卷自斋的门下,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呢？”

“我叫佐佐木小次郎,伊藤弥五郎一刀斋是我的师兄弟。”

“哇！”

那个人惊叫一声,又八自己也吓了一大跳，急忙想告诉他——我是开玩笑的。

但是，赤壁八十马已经跪地磕起头来，这下子恐怕难以解释清楚怎么一回事了。

“我真是有眼无珠。”

八十马一再道歉。

“久仰佐佐木小次郎的大名，您是剑道高手，刚才我有眼不识泰山，实在失礼,还望原谅。”

又八松了一口气，要是对方认识或见过佐佐木小次郎的话，他的谎言当场就会被拆穿，现在可能已经被对方骂得狗血淋头了。

“哎呀!请站起来。你这么向我道歉,让我不知如何是好！”

“不、不,我刚才大言不惭,您一定听得很不舒服吧！”

“你在说什么,我也尚未求得一官半职,而且年轻无知呢!”

“但是，您的剑术相当高明，名闻天下。大家都说——没错，就属佐佐木小次郎最厉害!”

八十马喃喃自语,他已经酩酊大醉了,说完这些话,立刻瞪大眼睛说道：

“您这么厉害竟然还没求得一官半职啊?实在太可惜了。”

“我专心勤练剑术,所以还没有找到伯乐呢?”

“哦!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您也是胸怀大志啊。”

“本来就是啊,无论如何我必须先找到合适的人投效才行啊!”

“这小事一桩。只要实力雄厚就行了。不过空有实力,却不知自我表明,也是行不通的,像刚才我见到您,也是听您的大名之后才感到非常惊讶!”

八十马添油加醋地又说：

“我来替您引荐引荐如何?”

“老实说，我现在正投靠我的朋友薄田兼相，以大坂城目前的形势，很多人不计代价极力招兵买马，要是我向薄田氏推荐像您这样的人物，他一定立刻聘雇您的,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赤壁八十马很热心，而又八也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但是，顾忌到自己盗用佐佐木小次郎的名字，心里总觉得不甚妥当，却又骑虎难下。

要是一开始就据实以告，自己是美作的乡士本位田又八，八十马大概不会如此热心了，说不定还会嗤之以鼻地轻视他，还是佐佐木小次郎的名字好用。

又八心里暗自盘算。话说回来，不必过于担心吧！因为佐佐木小次郎已经被打死在伏见城的工地里，而且除了自己，无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

那件足以证明身份的“印可目录”，对方在临终前托交自己，别人自然无从查证，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一名被众人打死的擅闯者，不可能有人会来调查这件事情的。

别人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又八脑里闪过这么个大胆而侥幸的想法。他意气盎然，决定从此以后要扮演佐佐木小次郎的角色。“老板,算账!”

他付完账，正要起身离座时，八十马急忙问：

“刚才谈的事怎么样呢?”

他跟着一起站了起来。

“我希望你能尽力帮忙，但是站在马路边不好说话，我们另外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啊!说的也是!”

八十马满足地点了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看着又八替他结账。

他们来到气氛暧昧、充满脂粉味的后街。又八想找个高级的酒楼，但是

八十马却说：

“到那种地方去只是浪费金钱罢了,我知道有一个更好､更有趣的地方。”

又八也经常到后街游玩，现在他被带到这里来，看起来这里的气氛和情调都蛮合自己的胃口。

这里叫比丘尼后街，住满了歌妓。此处繁华热闹，听说一个晚上要耗掉一百石的灯油呢！

有一条潮水回溯的阴暗河流，在红灯笼下仔细一看，到处爬满了海虫及河蟹，看起来像是令人恶心的毒蝎子。脸上涂满白粉的歌妓中，少见眉清目秀的。有些已经年老色衰，脸上涂着厚厚的白粉，头上包扎比丘尼头巾，在这寒冷的夜晚，仍然出来招揽客人，她们妖艳的妆扮，颇能吸引游客的注意。

“没有。”

又八叹了一口气。

“应该有吧！比起一般茶店的女郎和歌妓要好得多了。叫妓女是不太好听，不过，冬天寒冷的夜晚，在这里过上一夜，听她的枕边细语，谈谈她的身世遭遇，你就会知道，她也并非一出生就注定要当妓女的。”

八十马得意洋洋地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他继续说道：

“听说有些比丘尼曾经服侍过室町将军，也有很多女人自称是武田大臣的女儿，或者是松永久秀的亲戚，平家没落的后代也是如此，而从天文、永禄那个时代来看，这些盛衰变化非常剧烈，所以才会造成落花飘零，沉浮在浮华世界的下水道里吧！”

他们来到一家酒馆，又八完全信赖八十马，看来他是个中老手，他喝酒和对待女人的方式都很老练，果然没错，这个后街的确有趣。

他们当然在那里过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中午八十马还意犹未尽，而又八住在阿甲的“艾草屋”时，一直觉得抬不起头来，多年来的郁闷心情在此一扫而空。

“好了,好了,别再喝酒了。”

到后来，他连帽子都脱下来了。

“该走了。”

“跟我一起喝到晚上吧!”

八十马不打算离开。

“留到晚上有什么事？”

“今天晚上我约好要到薄田兼相的官邸去和兼相会面，现在就离开去那儿又太早了，对了，我得先了解阁下您希望多少酬劳？以免到了那里无法详谈。”

“从一开始就期待功名利禄,那行吗？”

“话不能这么说，你不能低估自己，你要是出示足以证明你是佐佐木小次郎的中条流的印可，却告诉对方只要能有个一官半职就好，酬劳好商量。那

样对方会轻视你的。从一开始你就必须提出要求说我要五百石，像这样自信心越高的武士，他的待遇自然也会越高，你可别自贬身价啊！”

这一带天色很早就暗了下来，大坂城巨大的影子斜斜映在山谷间的石壁上，遮蔽了整个黄昏的天空。

“那就是薄田的官邸。”

两人背对着护城河停下脚步，虽然白天灌了不少酒暖和身子，但是，现在站在河边迎着寒风，还是冷得直打哆嗦。

“是那旁边的木门吗？”

“不，是木门旁那栋正方形建筑物。”

“哇！这房子好宏伟啊！”

“因为他已经名利双收了啊！他三十岁时还是默默无闻呢！才短短几年，就飞黄腾达了……”

又八把赤壁八十马的话当成耳边风。并非心存怀疑，而是因为过于信任，以至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必要刻意去注意。望着挂在巨大城堡上各大将军、小将军的名号，他心想：

“大丈夫当如是也，我自信也有这份能力。”

他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以压抑这种嫉妒和羡慕的心情。

“今晚我们就去拜见兼相，你看看我是如何引荐你的。”

八十马说完，接着又说：

“我刚问你的酬劳呢？”

他催促着。

“对了，对了。”

又八拿出怀里的钱袋，本来他每一次都认为只用一点点没关系，可是不知不觉，花得只剩三分之一了，他拍拍这些剩下的钱说道：

“我只剩这些钱了，这些当推荐金够吗？”

“没关系，已经够了。”

“是不是要拿个东西把它包起来呢？”

“什么啊！要去求得一官半职时，大家都会送推荐金，或者是献上金子。不只是薄田如此，现在大家都公然收取红包。你也不用有所顾忌——那么，我先帮你收下了。”

又八将身上仅剩的钱全部掏出后，有点不安，便追到八十马后面，说：

“那就麻烦你了！”

“没问题的，你要是苦着一张脸去送礼的话，恐怕连红包都还没给就被赶出来了，而在大坂不只是兼相有权有势。大野、后藤那儿我也有门路可以拜托的。”

“什么时候会有回音呢？”

“这个嘛！你在这里等我当然是可以，但是护城河旁边不但寒风刺骨，而且容易引人起疑,不如我们明天见吧!”

“明天——在哪里见面呢?”

“就在人们经常聚集的广场。”

“知道了。”

“就约在我们第一次碰面的酒馆里见面。”

两人约定好见面时间之后，赤壁八十马向他挥挥手就走进门去。又八瞧他大摇大摆、长驱直入的架式。

看来，他的确是薄田兼相潦倒时的患难之交。

又八虽然吃了颗定心丸，但是当晚却辗转反侧不能成眠。好不容易捱到天亮，在约好的时刻，他踩着初融的雪地来到广场。

腊月的寒风刺骨，冬阳下，广场上行人如潮。

不知为何，赤壁八十马那一天并未出现。

第二天也是如此。

“他可能有事耽搁了。”

又八找个合理的借口，独自坐在露天酒馆的桌前。

“今天应该会来吧!”

他老实地望着广场的人群，直到天黑仍然不见八十马的踪影。

第三天，他有点腼腆地说：

“老板,我又来了。”

他跟老板打完招呼，就坐在桌前，酒馆老板天天暗中注意他怪异的一举一动，于是问他到底在等谁？又八一五一十告诉老板事情的原委，说自己和好友赤壁浪人相约在此。

“咦,跟那个人吗?”

老板用惊讶的语气问道：

“这么说来，他是不是告诉你，他可以帮你引荐求得一官半职呢？而且被他拿走了钱呢?’

“不是被他拿走，是我拜托他转交薄田大人的引荐金，由于急着想得到回音,所以每天来这里等。”

“哎呀!你太老实了。”

老板望着他怜悯地说：

“即使你等上一百年,他也不会再出现了。”

“为、为什么呢?”

“那个家伙恶名昭彰，在这个广场有很多像他一样专门吸人血的苍蝇，只要看到老实人就会纠缠过来，本来我想提醒你小心一点，但怕惹上麻烦，而

且我想你瞧他那副德性，应该会提高警觉，不料你还是被他骗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给你什么意见了。”

老板认为他很倒霉，他的口吻像是在怜悯又八的无知，但是又八丝毫不觉得羞耻。只是希望全破灭了，如此重大的打击令他血脉贲张，非常愤怒，他茫然地望着广场上的人群。

“你就这样白白损失太可惜了，或许你可以到幻术摊上打听一下，那些吸血苍蝇经常聚众结伙在那里赌钱，那家伙搞不好会到赌场去也说不定。”

“是吗？”

又八急忙站了起来，问：

“你说的幻术摊子是哪一个呢？”

他顺着老板所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广场上最大的摊子，听说最近幻术大流行，看热闹的观众群都聚集在木门口。又八走近一看，木门口的旗子上挂着一些著名的幻术师名单，像是——

“变兵童子。”

还有：

“果林心居士之大弟子。”

这广大的摊子是用帷幕围成的，只听到里面传出奇怪的音乐声，交杂着魔术师的叫喊声和观众拍手叫好的声音。

又八绕到后面，发现那里还有一个后门，观众并不从这里进出，他走近窥视。

“你要到赌场去吗？”

看门的男子问他。

又八点点头，那男子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他可以通过，他便走了进去，在帷幕当中挂了一个蓝色的天花板，大约有二十名左右的浪人围在那儿赌博，又八一靠近，那些人白了他一眼，有个人让过了一个位子，这时，又八急忙问道：

“这里有没有一位名叫赤壁八十马的男子呢？”

他这么一问，立刻有人回答：

“你说赤马吗？对了，最近都没看见赤马这家伙，他到底怎么了？”

“他会来这里吗？”

“我们哪料得到啊？好啦！你要不要下赌注？”

“不，我不是来赌博的，我是来找赤马。”

“喂！你别开玩笑啊！不赌博，你进来干什么？”

“对不起！”

“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对不起。”

又八狼狈地逃了出来，有一个吸血苍蝇跟着过来，说道：

“臭小子，等一等，这里可不是一句对不起就没事，你这个家伙真不识相，即使不赌博也要付场地费啊？”

“我没有钱。”

“你没钱还敢来赌场，喔！我知道你是不是想趁机偷钱呢？你这个小偷！”

“你说什么？”

又八亮出刀柄，这下有趣了，对方一脸不怕挑衅的表情：

“你这个笨蛋，你以为我们怕威胁吗？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早就无法在大坂城一带混了，来吧！你要砍就来砍啊！”

“我、我砍下去喽！”

“你砍吧！我绝不阻止你。”

“你可知道我是何许人物？”

“我当然不会知道。”

“越前宇坂之庄净教寺村的流祖，富田五郎左卫门死后留下的门人佐佐木小次郎就是我。”

又八心想这么一说对方一定会逃走的，没想到对方噗嗤一笑，转身向帷幕里的吸血苍蝇们说道：

“嘿！你们都过来，这个人刚才竟然自报名号，简直太藐视我们了，现在大家来瞧瞧他有什么能耐吧！”

话音刚落，只听见那男子一声惨叫，跳了起来，原来又八趁他不注意，突然从屁股戳他一刀。

“你这个畜牲！”

又八大骂一声，听到背后传来众人的叫骂声，他拿着血刀混入人群中。

又八尽量往人多的地方挤，以免被人发现，他提心吊胆，仿佛身旁每张脸、每个人都像吸血苍蝇似的，不能稍有疏忽。

忽然看见前面有个摊子，布幕上画只老虎，木门上挂着镰枪和蛇纹的旗子，有个城里人站在空箱子上大声喊着：“老虎，老虎，走了千里路去又走了千里路回来，这只大老虎是朝鲜渡来，后来被加藤清正公亲手捕获的——”

此人不断吆喝招揽人群。

又八丢了一点钱，急忙钻进去，此时稍感安心，放眼四处寻找老虎踪影，只看见前面并排着两三张门板，一张虎皮好像晒衣服似的贴在上面。

观众看到只是张老虎皮而不是活老虎，竟然无人抗议或生气，还看得兴趣盎然。

“哇！这就是老虎啊！”

“长得可真大啊！”

观众由入口走到出口，不断地发出赞叹声。

又八想尽量拖延时间，一直在老虎皮前徘徊——这时，一对旅装打扮的老夫妇站在他面前，阿婆说：

“权叔啊!这只老虎不是已经死了吗?”

老武士伸手去摸老虎皮上的毛，说道：

“这本来就是一张死老虎皮。”

“可是,刚才在门口招揽生意的人明明说是活生生的老虎呢!”

“这大概也是幻术之一吧!”

老武士苦笑着，阿婆却板起干皱的脸说：

“真不值得，如果是幻术的话就应该挂出幻术的招牌，与其看死老虎，那我们还不如看图画就好了，你到木门那里去把钱要回来。”

“阿婆,阿婆,别人会笑的,这种事情大可不必如此大呼小叫。”

“什么?你不去,那我自己去好了。”

阿婆推开观众往回走，啊——人群中有个人影忽然闪开。

权叔突然大喊：

“喂!又八!”

阿杉婆瞪大眼睛，问：

“什、什么?权叔。”

“你没看到吗?又八就站在阿婆你身后啊?”

“咦,真的吗?”

“他跑了。”

“跑到那儿去了。”

二人跌跌撞撞地跑出木门外，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广场上人群杂沓，熙熙攘攘，又八胡撞瞎闯一连撞倒好几个人，头也不回地往城里逃去。

“等等啊,我的儿子啊!”

又八回头看到母亲发疯似的追了过来。

权叔也不断挥着手，喊道：

“这个笨蛋!为何要逃跑呢?又八!又八!”

即使如此，又八仍未停下脚步，阿杉婆伸着满是皱纹的脖子叫道：

“小偷!小偷啊!”

又八好像过街老鼠，被城里人拿着棍子、竹竿团团围住，压倒在地上。

路人也围过来看热闹。

“抓到了。”

“你这个臭小子!”

“要如何处置?”

“把他杀了!”

有人拳打脚踢，有人对他吐口水。

阿杉婆和权叔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一看到这副光景，立刻推开人群，龇牙咧嘴地骂道：

“嘿!你们这些人抓着他干什么？”

看热闹的人说：

“阿婆啊!这个小子是小偷啊!”

“他不是小偷,他是我儿子。”

“咦,是你的儿子？”

“没错，你们竟然敢踢他，城里的人竟然敢踢武士的儿子，我这个老太婆可不会饶了你们，谁敢像刚才那样，再打一次给我看看。”

“这可不是开玩笑，那……刚才是谁在叫小偷的呢？”

“大声喊叫的就是我这个老太婆，但我并没有叫你们用脚踢他啊！我以为如果我大叫小偷的话，我儿子便会停下脚步，这是我做母亲的一片苦心，你们不懂这道理，竟然还对他拳打脚踢，真是太过分了。”



这里是城里的闹区，灯火通明，人潮汹涌。

“你给我过来。”

阿杉抓着又八的领子，把他从大马路拉到偏僻的角落，看热闹的人见阿婆大发脾气都吓得纷纷走避。权叔在寂静的牌楼下面站了一会儿，最后忍不住走了过来，说道：

“阿婆,不要处罚他了,又八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权叔试着拉开他们母子。

“你在说什么啊!”

阿婆用手肘撞开权叔，说道：

“我教训我儿子,你就别插嘴——好个不孝子,又八!”

本来这种骨肉重逢应该是喜极而泣的场面，但是阿婆却愤怒地抓住儿子的衣领，把他揪倒在地上。

老人家的感情通常比较单纯、容易冲动。此刻，阿杉婆枯竭的心灵里，突然承受过度复杂的感情，竟然使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该哭还是该生气，或是该欣喜若狂……

“你看到自己的母亲，竟然拔腿就逃，这算什么？你是烂木头生的吗？你不认我这个娘了吗？你……你这个畜牲。”

老婆婆就像又八小时候一样，劈里啪啦地打着又八的屁股。

“本来我们都以为你早死了，没想到你好端端地活在大坂城里，实在太可

恶了！可恶！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什么不回故乡呢？也不回来祭拜祖先，也不回来探望老母亲，家里上上下下都为了寻找你而伤透脑筋，看你如何对大家交代！”

“母……母亲，请您原谅我 ，请您原谅我！”

又八像小孩般跪在母亲跟前泣诉：

“我知道错了，就因为知道自己做错事，所以才无脸回家，今天意外见到你们，我吓坏了，并非存心想逃走，是不由自主地躲开……我真是没脸见你们，我没脸见母亲和权叔。”

他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阿婆鼻子一酸也跟着哭了起来。但是，生性倔强的阿婆，却在心里责备自己的脆弱，并说：

“你既然知道如此胡作非为有辱列祖列宗，为何不好好做事，求得一官半职呢？”

权叔实在看不下去了，说道：

“好了，好了。阿婆，你就别再责骂他了，他已经够自责的。”

“你又插嘴了，你是个男人，反而表现得比我更脆弱。又八的父亲早逝，我这个做母亲的就必须身兼严父，所以我现在就要好好教训他……刚才的处罚还不够，又八，你给我坐好。”

阿婆命又八坐好，自己也坐了下来。

“是！”

又八肩膀上沾满了泥土，他爬起来静静地坐着。

这个母亲发起脾气非同小可，虽然有时候她是世界上最慈祥的母亲，现在她则连祖宗八代都搬出来，骂得又八抬不起头来。

“要是你有丝毫隐瞒，我就不听你的解释了。我问你，关原战争结束后到现在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好好解释清楚，直到我满意为止。”

“……我说就是！”

又八据实以告。

他说，自从和好友武藏一起上战场，战败之后，两人躲在伊吹山上，后来迷恋上比自己年长的女人阿甲，跟她同居数年，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懊悔不已。如此一五一十地说出全部经过，仿佛吐光了胃里那些腐烂的东西一般，如释重负。

“嗯……”

权叔了解地点点头。

“我这个傻儿子。”

老婆婆不断地说着。

“那么你现在在做什么呢？看你装扮得有模有样的，是不是已经谋得一官半职,多少有些收入吧？”

“是的。”

又八一不留神，又说溜了嘴，又怕露出狐狸尾巴，立刻改口说道：

“不,我还没有一官半职。”

“那么你以何为生呢？”

“剑——我以教人剑术为生。”

“噢？”

阿婆的脸上第一次绽开笑容，高兴地说：

“你在教剑术啊！原来如此，你历经波折竟然还能钻研剑术，真不愧是我们家的儿子……对不对，权叔，他真不愧是我这个老太婆的儿子啊！”

权叔心想，这会儿老太婆可开心了，于是他大大地点头，说道：

“这是因为他身上流着我们祖先的血啊，就算一时潦倒，他仍然未丧失这种精神。”

“我说又八啊！”

“是。”

“现在你跟谁学习剑术呢？”

“我跟随钟卷自斋师父学习剑术。”

“唔……你跟随那个钟卷师父啊！”

阿婆被灌了迷汤似的，满心欢喜，又八想更加取悦她，就拿出怀中印可的卷轴，他在打开卷轴时用手遮住最后一行——佐佐木小次郎殿下的部分。说道：

“您看,就是这个。”

他对着夜灯下打开卷轴。

“哪一个？哪一个？”

阿婆想拿来看，但又八没拿给她，就说：

“母亲大人,您请放心！”

“原来如此。”

阿婆频频点头，说道：

“权叔你看到了吗？这可真是了不得啊！从小，我就认为他比武藏更聪明，会更有成就。”

阿婆心满意足，笑得嘴巴合不拢。

当又八正要把卷轴收起来时，不小心松了手，卷轴全展开来，阿婆看到最后一行字。

“等等,这里写着佐佐木小次郎,这是谁啊？”

“啊……这个嘛……这是我的假名。”

“假名？为什么要用假名呢？本位田又八不是很棒的名字吗！？”

“可是，我回顾过去，觉得非常惭愧，所以才用假名，以免有辱祖先之名。”

“原来如此,的确是有志气——自从你离开家乡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阿婆为了激励自己的独生子，细说又八离开后，宫本村发生的种种，以及为维护本位田家的声誉，不得不和权叔离乡背井，这些年四处寻觅阿通和武藏他们的踪影等等——她虽无意夸张事实，但仍忍不住老泪纵横。

又八低头聆听老母亲发泄她心头的积愤。这时，他的确是个善良、体恤的好儿子。

但是，母亲一心一意只强调家族的名誉和面子，再不然就是武士的精神，这些都无法打动又八的心，直到听到这么一句话：

“阿通变心了!”

乍听，又八受到很大的震撼。

“母亲大人,这是真的吗?”

阿婆看他变了脸色，更加深信是自己的苦口婆心激起了他奋发向上的精神。

“如果你怀疑的话，可以去问权叔，阿通心里根本没有你，她和武藏私奔了——不，根本就是武藏知道你不会再回去，所以把阿通拐走了，对不对啊！权叔。”

“没错，本来武藏被泽庵和尚绑在七宝寺的千年杉上，没想到阿通竟然偷偷放走他，两人一起私奔了，想必他们已经感情深厚了。”

又八听到此事，犹如晴天霹雳，恨不得自己早死了算了，偏偏他还活着，对武藏怀恨更深，阿婆又火上加油：

“又八，这下你全明白了吗？我这个老太婆和权叔离乡背井，流浪诸国的苦衷你都了解了吗？夺走我本位田家媳妇的武藏，和让本位田家名声扫地的阿通，要是不收拾他们二人，我这个老太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也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了。”

“我懂……我完全懂。”

“你不打算回家乡?”

“我不回去,绝对不再回去了。”

“那你能打败这两个仇敌吗?”

“可以。”

“你回答得有气无力的,是不是没有信心打败武藏?”

“没这回事。”

权叔也在一旁打气，说道：

“又八,我会陪着你的。”

“我这个老太婆也会陪你一起去的。”

“又八，把阿通和武藏二人的首级取来作为返乡的礼物，然后讨房好媳妇，好好地把本位田家的香火传递下去。这么一来，不但保住武士的面子，你的声誉也会传到附近乡里,至少,我们本位田家还没有人丢过吉野乡的脸呢!”

“嘿!你下定决心了没有?”

“是的。”

“真是乖儿子，权叔，你也夸夸他吧！他立誓一定要追讨武藏和阿通呢……”

阿婆终于放心了。从刚才就一直坐在冰凉的地上，现在她想动动身体。

“啊……好痛啊!”

“阿婆,你怎么啦?”

“可能是地上太冷了,肚子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是不是又生病了?”

又八转过身，说道：

“母亲大人,我背您。”

“什么?你要背我啊……你要背我啊……”

说完，她抱住儿子的肩膀说：

“权叔啊,又八已经很多年没背我了。”

她喜极而泣。

母亲温暖的眼泪滴湿了自己的肌肤，又八心中一阵莫名的激动，问道：

“权叔,这附近有没有客栈啊?”

“我正要去找呢,哪里都行,我们边走边找吧?”

“我也正有此意——”

又八边背着母亲边说：

“母亲大人,您好轻啊!好轻!比石头还要轻!”



船上的货物大部分是蓝色的染料和纸张，另外在船底还藏了违禁品烟草，虽然这是个秘密，但是光闻味道就可知道烟草藏在哪里。

这艘定期货轮，每个月数次往返于阿波国和大坂之间，船上除了载货也搭乘客，其中有八九成的乘客是常年往来于大坂之间的生意人。

“怎么样？生意兴隆吧！”

“啊!虽然大家都说边界的形势不错,钱不好赚啊!”

“听说为了打造枪只，工人不够，形势不甚好吧！”

另外一个商人说：

“虽然我在贩卖军需品和旗帜、鞋子等，但是生意大不如前了。”

“噢!是这样子啊!”

“连这些小武士都很会精打细算呢!”

“哈、哈、哈!”

“以前那些野武士把抢夺来的武器卖给我们，经过整修、加工，又可以转卖出去。如果再发生战争的话，野武士再把武器掠夺转卖，我们又翻新出售，如此循环不已，只需花费少数的成本就够了。”

商人之间大多谈论着这一类的话题。

其中——

“在内地几乎已经没钱赚了，现在必须像吕宋助左卫门和茶屋助次郎等人那样，坐船到海外去求发展啊!”

眺望着无垠的大海，听说在海的那端，百姓们富裕繁荣。

“即使如此，在武士的眼里，我们这些商人还是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你看那些武士们根本就是一群附属在大将军旗下的寄生虫，依我们看来，他们的日子实在太轻松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一有什么动静，他们就得披挂上阵，说不定还会战死沙场，平常为维护武士道的名誉，处处受限制，无法按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也实在可悲!”

“形势的好坏，也只有我们这些商人才会受到影响吧!”

“即使受影响，日子还不是逍遥自在。”

“只要能低头就没事。至于胸中的郁愤都可以用金钱来补偿。”

“所以要尽情享受人生啊!”

“有时真想大声对他们说：‘你究竟是为何而活呢?’”

这里的商人都属于中上阶层，他们经常铺着舶来品的毛毯，炫耀自己是另一种身份。

若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原本属于桃山文化的豪奢气派，随着太阁去世，已经从武家转移到商人身上。光是看他们奢侈的酒器、华丽的旅装、旅具，和讲究的装饰品……即使是一个吝啬的商人，都强过领粮千石的武士。

“哎呀!好无聊啊!”

“太无聊了，我们开始吧!”

“走!我们到那帷幕里去!”

他们走进一个小帷幕内，叫女侍送酒来，开始玩一种经由南方流行到日本的‘花纹纸牌’。

在这里一把赌注的黄金，足以拯救一个饥饿的村子，这些人却挥金如土。

这一类人在船上不过是极少数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阶级，包括浪人、儒学者、和尚以及一些习武者，在商人们的眼中，他们是一群不知为何活在世上的人。

现在这些人都坐在货物旁的阴影下，面无表情地望着冬日的海面。

在这群面无表情的人当中，有一个少年。

“嘿!坐着不要动。”

他倚靠着货物，面向大海，膝上抱着毛绒绒的圆形东西。

“哇!好可爱的小猴子。”

旁边的人说道：

“看起来很温驯的样子。”

“是啊!”

“你是不是养很久了?”

“不是,前一阵子我从土佐到阿波的途中,在山中抓到的。”

“是你抓的呀!”

“为了抓它,我还被大猴群追得好惨。”

寒暄中，少年并未抬头，他把小猴子夹在膝盖当中，为它抓跳蚤。他头发上绑着紫色带子、衣着华丽，穿了一件绯红背心，看起来像个少年，却又看不出他实际的年龄。

连他身上戴的烟管都属太阁风格。像他这身华丽的打扮，也是曾经流行一时的桃山全盛时期的遗风——过了二十岁还不穿元服①。超过二十五六岁，还梳着童髻，系着金边发带，甚至习惯摆出一副清纯稚童的模样。这风气仍留传至今。

因此，光凭外表不能判断他是否仍未成年，他体格健硕，肤色白皙，红唇明眸，浓密的眉毛末端往上斜扬，看起来一脸严肃。

虽然如此，他还是充满稚气——

“嘿!你还动。”

他拍了一下小猴子的头，仍然童心未泯地继续替小猴子抓跳蚤。折衷来看，他可能是十九、二十岁左右，再从他身上的旅装可确定并非藩臣，在这艘船上，他既非修炼者或傀儡师，也非穷武士，怡然自得地处在充满汗臭味的人群中，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个浪人。

但是，如果是浪人的话，他身上有件东西又太过于出色了，那就是用皮绳斜背在红背心后的一把作战用的大刀，刀身像竹竿那么长，没有护手。

由于身背大刀，加上考究的打扮，所以格外引人注目。

“这真是一把好刀啊!”

离少年不远处，祇园藤次也入神地望着他，心想：

“在京洛地区很少看见这种刀。”

①元服：奈良、平安时代贵族阶级男子的成人式。

光凭这把好刀就不难想像它的主人以前如何风光。

祇园藤次希望有机会能和少年聊一聊。冬日的午后笼罩着一层薄雾，阳光普照的淡路岛已经渐渐消失在船尾，巨大的风帆在乘客头顶上应和着海浪声，啪嗒啪嗒响着。

藤次已经厌倦这趟旅程。

他打了几个哈欠。

要不是因为厌倦这次的旅行，也不会察觉到他人的存在。祇园藤次已经在船上待了十四天，所以非常倦怠了。

“信差不知把信送到没……要是能及时收到信的话，她一定会来大坂码头接我吧！”

他借着思念阿甲的容颜来排遣旅途中的无聊。

吉冈家自从出任室町将军家的兵法所之后，名利双收。但是到了清十郎这一代，放纵无度，导致倾家荡产，连四条武馆都拿去抵押了，到了年底，搞不好连武馆都会被那些商人没收。

年关逼近，四面八方的人都来讨债，因为无力清偿，只得将父亲拳法的遗产全部变卖一空，如今是家徒四壁，可能连一顶斗笠都无法留下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清十郎来找藤次商量，除了这个小师父挥霍无度之外，藤次也应负一半的责任。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办妥的，你等着瞧！

他绞尽脑汁想出一个方法，就是在西洞院西边的空地上盖一个吉冈流武术的振武阁——因为综观社会局势，目前武术盛行，诸侯四处招揽武士。若于此时大力培植新人，扩大原先的武馆规模，一来不但可以保住祖先遗留下来的遗志，二来可以将之推广于天下——如此重责大任，理当是我们这些后辈门生应尽的义务。

他叫清十郎将主旨书写下来，传送给九州、四国等地吉冈拳法的门人，并且四处去拜访他们，而他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募捐建筑振武阁的经费。

吉冈拳法的祖师们所培养的门人，目前散布在各藩所任职，大都身居要职，但是即使他拿着这封主旨到处去游说，还是人算不如天算，捐款情况并不如藤次预算的理想。

大多数的回答是，我们会再跟您联络。

或者是，反正等我们以后到洛城时再捐吧！

现在藤次所带回的捐款，不及他原先预计的百分之一，但是因为这个财务问题与自己无关，反正是聊胜于无，所以打从刚才开始，就不再去想小师父清十郎的事，而一味地幻想久未谋面的阿甲的容颜，但是他还是一直在打哈欠，

坐在动荡不定的船上，无聊透了。

他望着一直在帮猴子抓跳蚤的美少年好不羡慕，羡慕他找到一个好办法消磨时间，藤次走近他说道：

“年轻人,你要去大坂吗？”

美少年摸着小猴子的头，抬头看了他一眼。

“是的,我要去大坂。”

“你家住在大坂吗？”

“不是。”

“那你是住在阿波国吗？”

“也不是。”

这个少年不易亲近，他回答完又继续低头帮猴子抓跳蚤。

双方的对话似乎无法继续。

藤次沉默了一下，又开口说：

“你这把刀真棒啊!”

这回他夸奖他背上的大刀，美少年说话了：

“是吗?这是我的传家之宝。”

听到对方的赞赏，美少年很高兴地转向藤次。

“这把刀原来是用来打仗的，所以我想拿到大坂去找一位好的铸刀师傅，希望能把它改成佩刀。”

“即使改成佩刀,好像还是长了些。”

“是啊!这把刀有三尺长呢!”

“真是一把长刀啊!”

“如果能够改成这么长就好了——”

这位美少年露出酒窝，非常自信。

“要把它磨短也不是不可能，即使是三尺或是四尺的长刀。但是真正使用时如果能全力发挥这把刀的威力，那可就厉害了。”

藤次想探美少年的虚实。

“背着一把大刀，走起来看似威风凛凛，但也因人而异，要是背着这么一大把长刀逃跑的话，可就不太好看了。可否请教你学的是哪一流的武术呢？”

一谈起剑术，藤次自然而然地有点瞧不起这位乳臭未干的少年。

美少年瞄了一眼对方自大的表现，说：

“我学的是富田流。”

“富田流使用的应该是小刀啊!”

“没错，是小刀。但是也无人规定学了富田流就只能用小刀，我不喜欢和别人一样，所以就违纪练习大刀，师父盛怒之余，把我逐出师门。”

“嗯，年轻时略带叛逆心是不错的。”

“然后我就离开了越前的净教寺村，我想既然我是富田流门人，我就去拜访创造中条流的钟卷自斋老师父，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收我为徒，我在那里修炼了四年多，功夫学得不错，师父也认为我学得差不多了。”

“乡下师父很轻易发给剑术目录或印可的。”

“可是自斋师父不轻易发印可给人的，听说师父只颁过一张印可给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师兄伊滕弥五郎一刀斋。而我也想尽办法希望能得到一张印可，所以卧薪尝胆、日夜苦练，可是由于在故乡的母亲逝世，以致我练到一半就中途返乡了。”

“你故乡在哪儿？”

“周防岩国。我返回故乡后仍然天天鞭策自己，经常独自到锦带桥旁，斩燕砍柳，磨炼剑术。这把刀是我母亲临终前交给我的传家之宝‘长光刀’。”

“哦，是长光刀啊！”

“刀上没刻名字，是经由口耳传承，在我的故乡还有人称它叫‘晒衣竿’呢！”

本来以为这位美少年不喜多言，没想一谈到喜欢的话题，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无视于他人的脸色。

从这一点，加上他先前所说的经历来看，实在和他的外型不太相衬，其实他是个个性强烈的人。

美少年稍微停顿一下，抬头仰望天空，眼眸里映着天空的云彩，神情感伤地说：

“可是那位钟卷师父已经在前年因病去世了。”

他自言自语：

“当时我在周防，同门草薙天鬼向我通知此噩耗时，我感怀师恩，悲恸不已——一直随侍在师父身旁的天鬼是比我早入师门好几期的师兄，和师父自斋有叔甥的血缘关系，却也未获印可，而我虽已远离，不在师父身边，但他却在生前已经写妥印可目录要留给我，听说他一直希望能亲自颁给我的。”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祇园藤次听到美少年叙述他的前尘往事，自己却感受不到半点伤怀。

但是有人聊天总比一个人无聊还好些，所以他就回答：

“嗯，原来如此啊！”

他假装热衷于对方的话题。因此美少年郁闷的情怀更是一泻千里，他接着又说：

“当时我要是能快点回去看他老人家就好了，但是我人在周防，而师父住在上州的山里面，相隔几百里路，更不凑巧的是，我的母亲也在那段时间去

世,所以我赶不及见师父最后一面。”

船身稍微摇晃了一下，乌云遮蔽阳光，海面呈现一片灰色，偶尔浪花打上甲板，更添增寒意。

多愁善感的美少年继续诉说着。经此种种遭遇，他已经变卖掉故乡周防的房产，与同门师兄草薙天鬼相约，他现在正启程前往约定地。

“师父自斋亲戚很少，除遗留微薄的财产给天鬼，他并另外准备金子和中条流的印可目录叫天鬼转交给远在异地的我，天鬼目前正周游列国，我们在信上约好，明年春分时到三河的凤来寺山相见，此处位于上州及周防路途中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想到近畿一带四处走走看看。”

要说的话大概也说得差不多了，美少年再次转向聆听他说话的藤次。

“阁下是大坂人吗?”

“不,我是京都出生的。”

说完就沉默不语好一阵子，藤次听着海浪声，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这么说来,你也是想要学一点武术喽!”

藤次打从一开始就轻视这位少年，现在更觉得索然无味。最近有很多像这样的小白脸，自称在学习武术，马上亮出他的印可和目录，到处招摇。在他看来，这都不过是些雕虫小计，难登大雅之堂。

难不成这世上高手如云吗？他自己可是在吉冈家待了将近二十年才能爬到今日的地位——他拿自己跟他们相比较。

真要如此，将来大家还靠什么吃饭呢？心里这么着，抱着膝盖，凝视灰色的海面。

“京都?”

美少年自言自语，又看了藤次一眼，说道：

“听说京都有个吉冈拳法的遗子叫做吉冈清十郎，不知他现在是不是还开武馆呢?”

藤次心想，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口气越来越狂妄了。

但是，这个家伙至今尚不知自己就是吉冈门下的高徒祇园藤次，要是他知道的话，一定会后悔他刚才说了那么多大话而感到羞耻吧！

藤次由于无聊透顶就想捉弄一下这小子。

“没错，听说四条的吉冈武馆规模还很庞大，你有没有去拜访过那个武馆呢?”

“我想如果到京都的话，一定要去拜访的，我还想跟吉冈清十郎比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去过。”

“哼……”

藤次斜着头，禁不住噗嗤一笑，他轻蔑地说：

“你自信过头了吧。”

“你说什么？”

美少年有点生气。心想，你这话才可笑呢！美少年也禁不住冷笑。

“吉冈虽然门户庞大，大家都买他的账，尤其第一代的拳法是个高手，但是，现在的当家清十郎和他弟弟传七郎武功并不怎么样。”

“不比较又怎么能知道呢？”

“我听过很多传言，因为是传言，未必全都属实，说是京流吉冈可能就此没落了。”

藤次听到这里，很想报出自己的名讳，警告对方小心说话，但是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就不是自己在捉弄对方，而是反被对方捉弄了。

此时离大坂的船程还有好一段时间，因此，他接着说：

“原来如此，总是有些人狗嘴吐不出象牙，才会有这种评语吧！话得说回来，刚才你说离开师父回到故乡，每天都到锦带桥边拿着大刀斩飞燕，练了一身好功夫,是不是？”

“我是这么说的。”

“那么你看，这船上海鸟飞来飞去，你用大刀是不是也可以很轻易地砍下来呢？”

“……”

美少年这时也感觉到对方的语气不怀好意，他张大眼睛瞪着藤次浅紫色的嘴唇好一会儿，最后终于开口：

“即使我可以砍到,我现在也不想做这种表演——你不是在逼我吧？”

“没错,既然你那么自信,不把京流吉冈放在眼里的话。”

“你好像不太高兴听到我贬损吉冈家，难道你跟他们有关系吗？或者你是吉冈的门人呢？”

“什么都不是，只因为同是京都人，如果有人贬损京都的吉冈，我都会不高兴。”

“哈哈哈……这些都是传言，并非我说的啊！”

“年轻人。”

“什么事？”

“你可曾听过一句谚语：‘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顾全你的将来,我现在给你一点忠告，要是你以为这个世界这么容易打混，你就永远无法出头，你自夸拿到中条流的印可目录、斩飞燕啦、练成一手好刀法什么的……像你这种大言不惭，把别人当成瞎子。你听好！要吹牛的话也要看对象。”

“你说我在吹牛吗？”

美少年再仔细问了一次。

“我说了又怎么样？”

藤次故意挺起胸膛，反驳他。

“我是为了你的将来才如此说的。别以为你卖弄年轻人的豪气，看来是令人欣赏，但如果过于夸大就变得很恶心。”

“……”

“你以为每件事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越来越得意忘形了。老实告诉你吧！我就是吉冈清十郎的高徒祇园藤次。要是再让我听见你妄言批评京流吉冈，我可不会饶你啊！”

四周看热闹的乘客越聚越多，藤次因而想炫耀出他的权威和立场，又说：

“现在的年轻人啊，太过于任性了！”

说着，他向船尾走去。

美少年也默不作声地跟过去。

这下子没完没了了。

乘客们预测将会有场好戏看。虽然有段距离，大家都拭目以待。

藤次其实也不想惹是生非，因为船到大坂时说不定阿甲会来接他，在和女人见面之前如果与年轻人起冲突，太引人侧目，而且也会给自己惹来麻烦。

他佯装若无其事似地将手肘倚靠着船舷的栏杆上，望着船舵所卷起的白色浪花。

“喂！”

美少年轻轻地敲他的背，看来这名美少年很任性，但是他的语气沉稳不激动。

“喂！……藤次先生。”

这下再也无法假装没听见了，他转头问道：

“什么事？”

“你刚才当着众人面前笑我是在吹牛，让我很没面子，所以我现在决定表演一下你想看的武技，请你过来一下。”

“我刚才叫你做什么呢？”

“你应该不会忘记才对，我说我在周防的锦带桥边以斩飞燕来练习大刀，你不信，而且叫我在船上斩飞鸟给你看，不是吗？”

“我是说过。”

“要是你看到我能斩落海鸟，是否就能证明我不是个爱吹牛的人呢？”

“可以这么说。”

“好，我斩给你看。”

“嗯！”

藤次冷笑地说：

“要是过于勉强自己，遭来笑话，那可不好玩了。”

“ 不,我要斩给你看。”
“ 我不阻止你。”
“ 所以我才叫你过来看。”
“ 好 ,我看就是。”
藤次张大眼睛准备看好戏，美少年站在大约有二十块榻榻米大的船尾中央,脚踩着甲板,伸手拔出背上的‘ 晒衣竿 ’大刀。
“ 藤次先生,藤次先生。”
他嚷叫着。
藤次斜眼看他的架式，并问他有什么事？
接着，美少年一本正经地说：
“ 很不好意思,我想请你把海鸟叫来我面前,要几只我都砍给你看。”

看来，美少年学到了一休和尚的机智，想要对藤次报一箭之仇。
很明显，藤次是被他愚弄了。捉弄人也要有个限度，这一来，藤次怒火中烧，说道：
“ 你给我闭嘴，要是能随心所欲唤来天空飞翔的海鸟，那么谁都可以砍得到。”
美少年一听，说道：
“ 海面千万里，我只有三尺剑，如果不飞到身边来，我当然也砍不到啊！ ”
藤次更加生气，向前走了两三步。
“ 你想给自己找借口啊 !不行就说不行,你给我老实地道歉。”
“ 不，我若是要道歉的话，就不会摆出这个架式，没有海鸟，我就斩别的东西给你瞧瞧。”
“ 你要斩什么 ?”
“ 藤次先生,可否请你再往前走五步。”
“ 干什么 ?”
“ 借用你的头，就是刚才讥笑我吹牛的那颗头。与其斩无辜的海鸟，倒不如斩你的头更恰当些。 ”
“ 你 ,你说什么 ?”
藤次不自觉地缩了一下头——突然，美少年的手肘像断了的琴弦般猛力弹开来，他拔出背上的大刀，“ 啪 ”一声传来划破空气的声音，速度之快，连三尺的长剑都只看到像针一般细的光芒。
“ 你、你要干什么 ?”
藤次边叫边伸手到领口。
头还在，其他部位也没感到任何异状。
“ 你明白了吗 ?”

美少年说完便走到货堆的地方去了。

藤次脸色铁青，他根本来不及阻止对方，而此时他尚未察觉身上有任何异样。

美少年离开之后，在冬日微弱阳光照耀的甲板上，藤次突然看到一样奇怪的东西，那是一束像刷子似的毛发。

“啊!”

这时他才醒悟，立刻去摸自己的头发，原来他头顶上的束发被斩掉了。

“哎,哎呀……”

他面露惊色,手抚着头顶,接着,发结一松,鬓发披散开来,落在脸上。

“可恶!你这个毛头小子。”

犹如挨了一记闷棍，他怒气填胸。但他心里十分明白，美少年所说的一切都不是谎言，也不是吹牛，这个少年拥有超乎年龄的精湛武功，他不得不接受事实，年轻人当中也是有武艺超群的人。

但是心里的惊叹和满肚子的怒火是两回事。他站在原地看见美少年回到刚才的地方，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绕着他的四周搜寻。藤次逮到机会，他以水沾湿刀柄，双手紧握，并降低身体靠近美少年的背后，这回，他也要砍掉他的束发。

但是，藤次并无十成把握，索性朝对方的头颅横砍下去，就算杀了这小子也无所谓。

“唔!”

他全身血脉贲张、神经紧绷，就在他出手的一刹那。离他咫尺之远有一个小帷幕，阿波、界国以及大坂附近的商人，从刚才就一直在里面玩“花纹纸牌”，他们正沉醉于赌博游戏。

“纸牌不够了!”

“飞到哪里去了?”

“到那边找找看。”

“不,这里也没有。”

他们翻箱倒柜，四处寻找，其中一人突然望着天空说道：

“噢,那只小猴子怎么爬得那么高呢?”

那个人指着高高的帆柱，叫嚷着。

原来有一只猴子在上面。

那只猴子爬到三丈高的帆柱上。

其他的旅客由于厌倦海上枯燥的行程，正觉无聊，便围拢过来，大家都抬头往上看。

“你看,它好像咬着什么东西呢!”

“是一张纸牌吧？”

“啊哈，原来是那只猴子拿走了赌客们的纸牌。”

“你看，那只小猴子也在帆柱上面学人玩纸牌呢！”

有一张纸牌啪啦啪啦地掉人人群当中。

“畜牲。”

堺国的商人急忙捡起那张纸牌。

“这还是不够，那猴子可能还拿了三四张。”

其他的人也七嘴八舌地说着。

“快叫人去把猴子的纸牌抢回来吧，要不然就没办法继续赌下去了。”

“那么高要怎么爬上去呢？”

“叫船长来吧！”

“他可能爬得上去吗？”

“付钱给船长叫他爬上去拿吧！”

船长收了钱，答应爬上去拿。在船上以船长为首，理当为此事负责，所以他说：

“各位乘客——”

他站在货物堆上面对乘客说：

“那个小猴子是谁养的？请饲主到这边来。”

无人承认自己是饲主，但是乘客们都清楚此事，不约而同地注视着美少年。

船长心里也明白，但他佯装不知情。现在，船长又提高声调说：

“既然无人饲养，那么就交由我全权处理，等一下可别来抱怨啊！”

并非无人饲养。美少年靠在货物旁，思索什么似地一声不吭，有人小声地说：

“真是个胆小鬼。”

船长也盯着美少年，而那些有钱的商人因为无法继续赌局，更是怒目相视，那眼神仿佛在咒骂——你这个厚脸皮，你是哑巴吗？还是聋子？

但是美少年一直坐在原地，若无其事。

“在海上竟然会跑出一只无人饲养的猴子，如果是无人饲养的，那就任凭我处置了。各位，船长再三询问，但是它的主人都不出面，你们愿不愿意当人证，以免待会儿主人又来抱怨说他没听到。”

“没问题，我们当人证。”

刚才那些商人愤怒地咆哮着。

于是船长走进船舱底，等他上来时，手上拿着点了火的火绳和一把土制长枪。

船长生气了。

这回，大伙儿都兴致勃勃，想看那个年轻的饲主要如何收场。

上头的小猴子却一派悠然自得。

那小猴子迎着海风俯看纸牌，好像有意无意在嘲弄人们似的。但是，它突然龇牙咧嘴，吱吱大叫，迅速爬到帆柱的横木上，在帆柱上面狼狈地跳来跳去。

“……”

原来船长站在下面用火绳熏它，并用长枪瞄准它。

“等着瞧吧！这会儿轮到你着急了吧！”

人群当中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在下面叱骂。

“嘘……”

有个堺国商人，拉了拉那位酒醉的人，因为，从刚才一直都保持沉默的美少年，突然站起来，大声喊道。

“船长！”

这次换船长佯装没听见了。他正要用火绳点燃长枪的火线——情况危急，刻不容缓。

“啊！”

轰———声，子弹的声音冲向天空，原来长枪被美少年抢走，乘客们吓得有人捂耳朵，有人趴倒在地——子弹穿过他们头上，噗通一声射到船外的漩涡里。

“你、你在干什么？”

船长这下怒不可抑，立刻跳过去，直挺挺地站到美少年的面前。

虽然航海生涯练就他一身魁梧强壮，但是一站到美少年面前，相形之下，逊色多了。

“你又是在干什么？你拿着枪不是想打那只无辜的猴子？”

“没错。”

“不是太残忍了吗？”

“一点也不——我已经声明在先了。”

“你怎么声明的？”

“你是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

“闭嘴，即使我眼盲耳聋也是乘客。我可是一个武士，船长竟然欺到乘客头上，大呼小叫，身为武士的我才不屑回答。”

“不要找借口，刚才我一再声明，无论你喜不喜欢我的表达方式。何况在我出面处理之前，你的猴子骚扰到那边的乘客，而你竟然装聋作哑呢！”

“你说那边的客人，指的是刚才在帐幕里聚赌的那些商人吗？”

“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那些乘客可是比一般乘客多付了三倍船资的。”

“那些商人目无法纪，公然挥霍聚赌，而且任意侵占空间，据为私用，在船上大摇大摆，已经让人看不顺眼。我并没有叫小猴子去偷纸牌，是小猴子在模仿那些家伙的不良行为，我没理由出面道歉。”

说到一半，美少年转向聚集在那里的堺国及大坂的商人们，红润的脸庞流露出讥讽的笑容。

7

大海上波涛汹涌，黑暗中可望见木津川沿岸一带点点灯火。

空气中弥漫着鱼腥味。船即将靠岸，船上和岸上都传来欢呼声，船慢慢地靠向码头。

噗通一声，海面上溅起白色浪花，船员抛下锚，并将缆绳丢上码头。水手们架好渡桥。

四处人声嘈杂。

“我是饭店的人,有人要吃饭吗？”

“住吉神社家的儿子，有没有搭乘这艘船呢？”

“有没有信差呢？”

“老爷——我在这里。”

来码头接船的人们，提着灯笼站在岸边，缓缓向灯光摇曳的船只靠近。

刚才那位美少年也夹杂在人群中下船去，有两三个替客栈拉客的人，看到他肩膀上坐着小猴子，就对他说：

“这位客官,到我们客栈来住宿吧!猴子免费!”

“我们客栈就在住吉神社前面。不但方便去参拜，而且景色怡人，房间优雅舒适。”

美少年看都不看一眼，似乎也没有人来接他，他就带着小猴子消失在人群中。

船上堺国和大坂的商人们正忙着把货物搬下船，看到刚才的情形，说：

“这个家伙可真拽啊!仗恃着自己会一点功夫,就趾高气扬了。”

“真是的！被这小伙子一捣乱，害得我们后来在船上毫无乐趣可言。”

“假如我们不是商人,就不会如此轻易放他下船了。”

“好啦！好啦！任凭武士们去耀武扬威吧！他们认为能够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就很了不起！别去管他们了，我们是大人不记小人过，把今天的不愉快抛诸脑后吧！”

来接船的人很多，他们都提着灯笼，有的还准备了交通工具，其中还有几位女士。

祇园藤次走在最后面，悄悄地上了岸，他的脸色非常难看，神情狼狈，再也没有比今天更不愉快的日子了。他用头巾包住被砍掉束发的头，表情黯淡。

等候的人群中，有人一看到他的身影，就大喊：

“这里啊……藤次先生。”

女人披着头巾，因为码头上寒风刺骨，使得她的脸也变僵硬了。白粉藏不住的皱纹泄漏了她的年龄。

“啊!是阿甲吗……你来接我啊!”

“还说呢,你不是写信要我来接你吗?”

“可是我一直担心信能不能及时送到。”

“你怎么了,怎么一脸落寞呢?”

“不,我有一点晕船……先到住吉找个好旅馆歇息歇息吧。”

“可是,抬轿的人在这儿等着呢!”

“真是谢谢你,你是不是也订好客栈了呢?”

“是啊!大家都在等候你呢!”

“啊!”

藤次颇感意外，问道：

“嘿！阿甲，等一等，我约你来这里见面，只是想两人找一家安静的小旅馆,一起过个两三天的悠哉生活……你刚才所说的大家,指的是谁呢?”

“不,不,我不坐。”

祇园藤次拒绝乘坐来迎接他的轿子，气急败坏地走在阿甲前面。

只要阿甲一开口，他就骂道：

“混蛋!”

他根本不给阿甲开口说话的机会。

他之所以会如此大发雷霆，阿甲的擅作主张只是原因之一，主要是在船上所遭受的侮辱、愤怒，现在全都爆发出来了。

“我要自己住，把这个抬轿的人赶回去。这算什么？你难道不了解我的心情吗?笨蛋!笨蛋!”

他甩着衣袖。

河边的鱼市场已经关门了。屋外四处散落的鱼鳞，宛如贝壳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阿甲抱住藤次说：

“好了嘛!别生气了。”

“放开手。”

“你若是一个人住,会耐不住寂寞的。”

“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别这么说嘛!”

她把浓妆艳抹、透着发香的冰冷脸颊贴向藤次的脸。藤次逐渐从旅行的孤独情绪中苏醒过来。

“……好不好嘛拜托你啦!”

“太让我失望了。”

“这我了解,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独处的机会啊!”

“我来此主要是想和你在大坂游玩个两三天。”

“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你要是真的了解，为什么还拉一大堆人来凑热闹呢？我那么思念你，可是，我看你一点也不想我。”

藤次责备她。

“哎呀！你又说这种话了……”

阿甲眼眶一红，就要哭出来。

她是有原委的。

当她收到藤次的信时，本来就准备自己单独来大坂与他相会。谁知，那一天吉冈清十郎也带了六七名弟子来“艾草屋”喝酒，无意间从朱实口中听到这件事。

“既然藤次要来大坂,我是不是该去迎接他呢?”

其他的弟子也都附和他的说法。

“朱实也一起去吧!”

群起哗然，令阿甲也不好推辞，因此，一行十几人全都住进了住吉客栈。当大家吃喝玩乐时，阿甲独自带着轿夫来接藤次——如此说来，事出无奈。藤次愁眉深锁，一天之内连发生两件倒大霉的事，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首先是一上岸就听说清十郎和弟子们竟然随同阿甲来到此地，真教人受不了。

但是，最糟糕的莫过于脱下头巾时的难堪。

要如何自圆其说呢？

头上的束发被人削断，令他尴尬不安。他希望能保住武士的颜面，如果是不为人知的耻辱也就罢了，但此事若流传出去，那就太没面子了。

“……事到如今也无可奈何了。叫抬轿的人过来吧!”

“你改变主意了?”

阿甲立刻跑回码头。

傍晚时，阿甲说要去迎接藤次，到现在还没回来。在等待的时间里，大伙儿沐浴更衣准备迎接，却在客栈等得好不耐烦。

“藤次和阿甲也快回来了吧！在他们还没回来之前，如此空等也太乏味

了。”

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在他们回来之前，先喝点酒、吃点小菜。

照理说在等候的时候喝点小酒并无伤大雅，但是这些人不知不觉就喝得烂醉如泥、杯盘狼藉。

“这住吉有没有歌女啊。”

“各位意下如何呢？我们是不是该叫三四位漂亮的歌女来助兴啊？”

他们旧态复萌。

但是他们对小师父吉冈清十郎多少有所顾忌，因此有人说：

“小师父，有朱实陪伴，是不是要请师父到别的房间呢？”

清十郎苦笑一下，正中下怀，如果能和朱实二人另辟房间，喝酒聊天，总比跟这些人喝酒厮混更有趣些。

清十郎离开后，房间里只剩弟子，他们欢呼道：

“来吧！这下可以开怀畅饮了。”

他们叫来一些奇装异服的歌女，听说在十三间川颇有名气。她们拿着笛子和三味线等乐器来到房间外的庭院，其中一位问：

“你们到底是在吵架还是在喝酒啊？”

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的弟子说：

“笨蛋，哪有花钱来吵架的呢？我们让你们来就是要开怀纵饮一番啊！”

“既然如此，请各位安静一点好吗？”

大伙儿立刻安静下来。

“我们开始唱吧！”

这些人正襟危坐，原本躺在地上的人也坐了起来，整个房间充满弦乐声，一位小侍女走过来说：

“客人已经下船，刚刚抵达客栈，正朝这儿来。”

“什么？什么人要来了？”

“是一位名叫藤次的人。”

“来的真不是时候。”

阿甲和祇园藤次一脸不悦地站在房门口。看来没有人是真正在等候他，藤次怀疑自己为何在年底和这群家伙来到住吉？虽然阿甲说他们是来欢迎自己的，但是眼前的情形似乎没有人是真心欢迎自己。因此，他满心不悦地说：

“小侍女。”

“什么事。”

“小师父在哪儿？我要去小师父的房间。”

祇园藤次向走廊走去，背后传来：

“嘿！师兄，你现在才到吗？大伙儿等你那么久，你是不是和阿甲半路溜去玩了呢？

说话的人喝得酩酊大醉，走到他面前攀住他的脖子，还放了一声响屁，藤次正想躲开，却被醉汉硬拉到桌旁，一不留神踩到地上的剩菜，一阵哗啦，杯盘掉落，两人一起跌倒在地。

“啊 我的头巾。”

藤次急忙用手护住头巾，但为时已晚，刚才滑倒时，头巾已被醉汉一把抓了下来。

“咦?”

众人注意到藤次没了束发的头，感到奇怪。

“你的头发怎么了?”

“喔呵 好奇怪的发型啊!”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众目睽睽之下，藤次涨红了脸，狼狈不堪，急忙把头巾包回去，说道：

“没事,只是长了一点脓包。”

他想自圆其说，但是，

“哇哈哈哈…… ”

大家笑得东倒西歪地说：

“旅行带回来的土产竟然是脓包啊!”

“真是欲盖弥彰啊!”

“藏头露尾!”

“少骗人了,证据摆在眼前呢!”

“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啊!”

没有人相信藤次的解释，大家你一语我一言地奚落他。

大伙儿饮酒作乐，闹了个通宵。第二天，这批人与昨夜判若两人，全都聚集到客栈附近的海边，高谈阔论。

“真是岂有此理!”

沙滩上长满了爬藤,大家围坐在一起,慷慨激昂,有的吐口水,有的挥拳头。

“刚才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以为我在说谎吗?”

“好啦 好啦 别再生气了,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我们不能推说没办法就不闻不问，吉冈武馆可是闻名天下的兵法所。岂能任人侮辱！此事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 ”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只要找到那个带着小猴子的美少年就行了。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并斩断他的束发，这不仅是为了洗刷藤次所受的耻辱，更是为了维护吉冈武馆的尊严。各位有异议吗?”

昨晚大家喝得酩酊大醉，今天竟然生龙活虎，情绪高昂。

大家之所以聚集在这里是这样的：今早他们为了洗涤昨夜的宿醉，便又泡了一次澡。有一位也来泡澡的客人，听说是堺国的商人，他说昨天从阿波到大坂的客船上，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位带着小猴子的美少年斩断一位武士的束发，他比手划脚地把当事人的表情描述得生动逼真。

“那位被斩断束发的武士自称是吉冈武馆的高徒。像这种高徒，可真丢尽吉冈武馆的脸啊！”

大伙儿就在泡澡时听到那位商人谈论此事。

他们听完之后群情激愤，本想找祇园藤次问个究竟，但是听说今天一大早藤次和吉冈清十郎谈了话，用餐之后与阿甲已经先出发到京都了。

大家都深信传言属实。现在如果去追这个懦弱的师兄也无济于事，真要追的话，应该是去追带小猴子的少年，当面洗刷吉冈武馆的耻辱。

“大家有没有异议？”

“当然没有。”

“那就这么决定。”

大伙儿一起发誓后，拍拍灰尘站起来，一路寻来。

住吉的海边，放眼望去一层层的波浪像一道道白围墙，冬日的阳光，灿烂地照耀海洋，更增添几许暖意。

朱实光着白皙的脚丫踩着碎浪，一会儿拾起石子，一会儿又丢下。

她看到远处的吉冈门人拔出刀来，各自朝不同的方向离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咦！怎么回事？”

朱实站在海浪中，瞪大眼睛注视着这一切。

一位落后的弟子朝她的方向跑过来。朱实问他：

“你们要去哪里？”

那人停下脚步。

“哇，是朱实啊！”

“你也跟我们一起去找吧！现在大家都分头去找了。”

“找什么？”

“找一位带着小猴子的少年武士。”

“发生什么事了？”

“这事若不管的话，也会损及小师父清十郎的名声。”

那名弟子告诉朱实有关祇园藤次在旅途中发生的丑事。朱实听完平静地说：

“你们真是惟恐天下不乱。”

对方一脸不以为然。

“我们并非惟恐天下不乱，但如果放过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闻名天下的兵法所京流吉冈岂不是名誉扫地吗？”

“这不是更好吗？”

“胡说八道。”

“男人啊，每天只会做些无聊的事罢了。”

“你刚才一直在捡什么？”

“我——”

朱实低头望着脚边美丽的沙滩说：

“我在寻找贝壳。”

“贝壳？你看吧，女人的生活才更无聊呢，满地都是贝壳，还需要找吗？”

“我找的不是普通的贝壳，我是在寻找忘忧贝。”

“忘忧贝？有这种贝壳吗？”

“其他海边没有，听说只有住吉的海边才有。”

“才不是呢。”

“是真的！”

两人互不相让，朱实说：

“假如你不相信，我证明给你看，你过来这里。”

她把那名弟子硬拉到附近的松树林里，指着一个石碑。

上面刻着一首选自《新勅撰集》的古老诗歌：

> 闲暇的时光
> 到住吉的海边
> 寻找
> 忘记爱情的贝壳吧！

朱实夸耀地说：

“怎么样？这下你还能说没有吗？”

“这只是传说，骗人的诗歌不足取信。”

“听说在住吉还有忘忧水、忘忧草。”

“好吧，就算有吧！但那又有何用途呢？”

“听说把忘忧贝悄悄地放在腰带里，就可以忘掉一切。”

“如此说来，你有很多想遗忘的事啦！”

“没错，我希望能忘掉一切。我因为忘不了而日不咽食、夜不成眠……所以，我才来这里找。你也帮我找吧！”

“时候不对啊！”

那名弟子忽然想起什么事，立刻掉头跑开。

好想忘掉一切。

每当她痛苦时，就会如此希望，可是——

“我是真不想忘记啊！”

朱实双手环抱胸前，满脸的愁容。

要是真有忘忧贝，好想偷偷地把它放进清十郎的袖子里，然后他就会忘了我的存在，她叹了一口气。

“他老是缠着我不放……”

朱实满腹心酸，不想自己的青春竟要断送在清十郎手里。

每当她苦恼于清十郎死缠不放的追求时，在她内心深处就会浮现出武藏的影子——只要思念武藏，对她就是一种解放，但也会让她痛苦不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她真想逃离现实而耽溺梦中，偏偏这又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

她叹息不已，自己对武藏一往情深，却不知他对自己是否有意。

“唉 真希望能把一切都忘掉。”

湛蓝的海洋仿佛向她招手。朱实遥望海面，内心一阵害怕。她不再叹息了，只一味地想冲向大海的怀抱。

自己对这份感情如此执着，可能连养母阿甲都不知情。清十郎更不可能知道，周围的人都认为她聪明活泼而且清纯天真，尚不宜谈恋爱。

朱实视养母及这些男人为外人，可以与他们玩笑嬉闹，并经常拽动系着铃铛的衣袖，一派少女的纯真模样。但是，每当她独处时，青春的火焰在她内心烈烈燃烧。

“姑娘、姑娘，刚才小师父一直在找你，你到哪儿去了，他很担心你。”

原来是客栈的男仆看见她站在石碑前，就边喊边跑了过来。

朱实回到客栈，看见清十郎独自坐在一间听得见松涛的房间，桌上铺着取暖用的红色被褥，他双手放在被下取暖。

他一见到朱实便说：

“外面这么冷，你到哪儿去了？”

“根本就不冷，海边的阳光可暖和得很呢！”

“你去那里做什么？”

“捡贝壳。”

“真像个小孩子。”

“我本来就是小孩子。”

“过了年就几岁啦？”

“不管我几岁，反正我只想当个小孩……不行吗？”

“不行，你必须顾及你母亲的计划。”

“我母亲从没想过我的事,因为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呢!”

“好了,好了,到这边来取暖吧!”

“我最讨厌取暖桌,太热了……我还没老到要烤火呢。”

“朱实……”清十郎抓着她的手把她拉到膝前。

“今天没有别人在，而你的母亲也很识相，先回京都去了……”

朱实看到清十郎眼中燃烧着热情，身体吓得僵硬了。

“……”

她下意识地将身体往后退缩，但是清十郎紧抓着她的手不放，弄得她好痛。

“为何要逃?”

清十郎脸上暴出青筋。

“我不是要逃走。”

“今天大家都不在,机会难得,对不对?朱实!”

“你想干什么?”

“别话里带刺。我们相识快一年了，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意。阿甲更是明白人，她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得不到你，是因为我不够强硬……所以今天……”

“不行!”

朱实突然趴下来:

“放开我,把手放开。”

“我就是不放。”

“不要!不要!”

她的手被抓得通红，几乎快被扭断了，清十郎依然不放手。如果此时他使用京八流的武功，她再怎么挣扎也是白费力气的，再加上今天的清十郎与往日判若两人，以前他总是自暴自弃，借酒装疯，死缠着她不放，今天他却滴酒未沾，脸色惨白。

“朱实,你逼我到此地步,现在还要让我遭受耻辱吗?”

“不知道。”

朱实最后不得不说道:

“你再不放手,我要大声喊叫了,我要把全部的人都叫来。”

“你叫吧……这栋房子离主屋那么远,不会有人来的。”

“我要回去。”

“不让你走。”

“我又不是你的人。”

“胡说……你问你母亲看看，为了得到你，我已经付了一笔钱给阿甲了。”

“即使母亲把我卖掉,我也不同意,我宁死也不会把自己交给讨厌的男人。”

“什么?”

他用取暖桌上红色被褥盖住朱实的脸。朱实挣扎大叫，心跳都快停止了。

但是，任凭她呼天唤地，也没有人来。

微弱的阳光寂静地照着格子门，阵阵的松涛犹如远处的潮音，门外的冬日一片静谧，只听见鸟儿啾啁声，无视于这里发生的一切。

过了一阵子。

格子门内传来朱实'哇'的哭叫声。

接着，一片死寂，听不到多少声响，只见清十郎铁青着脸，出现在格子门外。

他用手压住被抓伤正流着血的左手手指。

就在此刻，喀啦一声，朱实甩开格子门往外飞奔，并尖叫一声。

"啊……"

清十郎吓了一跳，一边按住用手帕包扎的手，一边看着朱实跑开——他根本来不及抓住她，朱实像受了惊吓的小鹿般疯狂地跑走了。

"……"

清十郎有点不安，但他并未追过去，只是目送着朱实的背影　看着她穿过庭院跑到客栈的另一个房间，他这才放心，此时他全身舒畅　异常满足，他斜着嘴角露出微笑。



"我说权叔啊！"

"什么事？"

"你都不累吗？"

"有点累了。"

"我想你也累了，我这个老太婆今天也走够了。你看看这里，不愧是住吉的神社，盖得多么雄伟啊……哎，这就是人称若宫八幡秘树的橘子树吗？"

"应该是吧！"

"听说神功皇后①渡海到三韩的时候，在八十艘贡船当中，这是最珍贵的物品。"

"阿婆，听说那神马小屋里的马是最棒的呀！要是让它参加加茂的赛马，一定会夺魁的。"

"嗯，是一匹汗血马啊！"

"那里好像立着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着：要是把养这匹马的豆子煎来吃的话，可以治疗夜哭磨牙的

①神功皇后：仲哀天皇的皇后。摄政七十年。

症状。权叔啊!你要不要煎来吃啊!”

“你在说笑话!”

两人边说笑边四处观看。

“呀!又八呢?”

“又八到哪儿去了呢?”

“那里,他在那神乐殿下面休息呢!”

“哎哟!哎哟——”

老太婆高举着手。

“从那里又会折回神社牌楼,我们现在是要去高灯笼那里啊!”她大声呼叫。

又八慢吞吞地走过来，每天带着两位老人家漫无目的地闲逛，恐怕需要相当的耐心吧！如果只是五天或十天的旅行那也就罢了！可是一想到此行目的是为了追赶宫本武藏这个仇家，他就心情郁闷得不想开口。

他曾经提议，三人同行四处寻找效果不佳，倒不如各自分头寻觅，效果更好。但是母亲反对道：“快要过年了，我们母子好不容易相聚在一起，至少过年时一起喝顿屠苏酒，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的团圆呢！最起码也要共度今年的春节。”

他不能违逆母亲的意愿，却暗自盘算过了正月初二就要离开他们。母亲和权叔不知是因为畏惧死亡，或是信仰的关系，只要看到神社、佛堂就要进去奉献香油钱，而且花很长的时间膜拜祷告，今天光在住吉神社就几乎耗掉一整天。

“你还不快点来吗?”

又八嘟着嘴慢吞吞地走过来，弄得阿杉婆急得直跺脚。

“别老是使唤别人嘛!”

又八回嘴，可一点也不加快脚步，又加上一句：

“您自己还不是让人等个老半天。”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膜拜神明是凡人应该做的事，我没看过你合掌敬拜神明，这会遭报应的。”

又八把脸撇向一边。

“啰嗦!”

阿婆一听到，便要更加指责。

“你说谁啰嗦?”

母子相逢的头两三天，还流露浓郁的亲情，日子一久，又八每件事都要顶撞，故意违背母亲的意思，因此，只要一回到旅馆，阿杉婆一定把儿子叫到跟前，每天晚上都要听她的庭训。

权叔眼看庭训又要开始，觉得在此地训话不甚雅观。

“好了,好了!”

他边走边安抚母子二人的情绪。

权叔心想这对母子真是伤脑筋。

他想安抚阿婆的情绪又要顾及又八的感觉，一路上一直注意双方的变化。

“哦 味道好香啊 原来是茶馆正在烤蛤蜊呢。老太婆啊 我们去喝一杯吧！”

位于高灯笼附近海边的葭簀茶馆。权叔见他们二人提不起劲，自个儿先走进去。

“掌柜的,有酒吗？”

然后拿起酒杯，说：

“来吧 又八心情放轻松些,刚才阿婆是啰嗦了些。”

阿杉婆把脸撇向一旁说道：

“我才不喝。”

权叔劝酒无效，只好拿着杯子说：

“那么,又八喝一杯吧！”

便为他斟了一杯酒。

又八大口大口地喝着,连喝了两三壶,当然他是和母亲呕气才会这么喝的。

“喂 再来一壶。”

他不管权叔的阻拦，又叫了第四壶酒。

“不要太过分了。”

阿婆怒斥道。

“我们这趟旅程，并非为了游山玩水或饮酒作乐。权叔你也该收敛一点。你啊！跟又八一样，也不想想自己都多大了。”

权叔被这么一责备，涨红了脸，立场顿失，为了顾及面子，只好摸摸鼻子，说道：

“的确,你说得没错。”

他自知无趣，便步出屋外。

训诲又上演了，阿杉婆抓住又八耳提面命。她这种母爱既强烈又脆弱，一发作起来，根本等不及回到旅店，也无视于有无旁人——而又八斜眼瞪她，做无言的反抗。

母亲训完之后。

“母亲大人,”

这回换又八开口了。

“这么说来，我在母亲眼中是个毫无志气的不肖子喽！”

“没错,直到今天你对于我们该做的事有表现出决心吗？”

“我并未袖手旁观,母亲,您应了解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知子莫若母，我有你这种儿子，是我们本位田家的不幸。”

“你等着瞧。我现在还年轻，等我有所作为，你可别后悔你曾经骂我不成材！”

“喔！我还真希望能够后悔！但是恐怕再等一百年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想来真是可悲啊！”

“有一个可悲的儿子，也是没办法，我只好离你而去了。”

又八愤然站起来，大步走出去。

阿婆急着大叫：

“喂！回来！”

又八并未回头。本来权叔是可以阻止这件事发生的，但他只是一动也不动悠闲地望着海面。

阿婆本想站起来，但又坐回去。

“权叔不要拉他，随他去吧！”

权叔闻言，转头说：

“老太婆！”

他往下的话，并不是在回答阿婆。

“你看那个女子有点奇怪。喂！等等啊！”

权叔说完，立刻把斗笠扔在茶馆的屋檐下，直奔海边。

老太婆吓了一跳。

“你这笨蛋，你要到哪里去啊？又八不是往那个方向——”

阿婆也跟在他后面跑了大约六十呎，一不小心脚被海草绊倒，整个人往前摔了出去。

“混、混蛋！”

阿婆爬了起来，脸和肩膀上沾满了沙子。

她一肚子气地搜寻权叔的踪影，突然她张大着眼睛，直叫：

“你这笨蛋！笨蛋！”

“你疯了吗？你要到哪里去啊？权叔！”

她大声呼叫，心里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快发疯了，她跟着权叔一直往海边追过去。

仔细一看——

权叔奋身投入海中，因为这一带都是浅滩，水深仅及脚踝，他全心全意往海中跑去。溅起的浪花掩盖了他的身躯，泛起一层白雾。

而在权叔前面，竟然还有一位年轻女子拼命往海里跑。

刚开始权叔发现那名女子的时候，她只是站在松林下，望着碧海蓝天，但是当权叔叫了一声“啊”的时候，那名披头散发的女子已经踩着海浪直奔大海了。

由于这一带海边的浅滩很广，跑在前面的女子，海水仅淹及膝盖。

她踩着白色的水花，露出红色袖里，织着金丝的腰带闪闪发光，看起来就像平敦盛[1]骑马涉水的景象。

“姑娘……姑娘……喂……”

权叔终于快追上她，对着她大喊大叫，就在此时，大概浅滩在那里突然陡降，水面留下噗的一声，那名女子已被大浪吞噬。

“你有什么苦衷,非得要自杀啊!”

就在同时，权叔也咕噜咕噜地全身沉到水里。

阿婆在沙滩上急得跑来跑去。

当她看到那名女子和权叔同时被海浪吞噬时，立刻大叫：

“哎呀!来人啊!快点救人啊!会来不及的,这两个人会淹死的!”

她的语气仿佛在责怪他人。

“快救人啊!岸上的人啊!岸上的人啊!”

她连滚带爬奋力挥手，好像自己即将灭顶似地大声求救。

“是殉情吗?”

“怎么可能……”

赶来搭救的渔夫们看到躺在沙滩上的两个人不禁笑了起来。

权叔的手紧紧拉住年轻女子的腰带，看起来两人都没气了。

年轻女子虽然披头散发，但是浓妆艳抹非常醒目，她轻咬发青的嘴唇露着微笑。

“哦!我见过这位女子。”

“她不是刚才在海边捡贝壳吗?”

“对了,她住在那个客栈。”

虽然如此，并无人去通报，从远方跑来了四五个客栈的投宿客人，吉冈清十郎也在其中。

清十郎朝人群的方向跑得上气接不着下气:“啊!是朱实。”

清十郎脸色苍白。但是他不敢站到人前，只是缩着身子伫立在人群后。

“武士,这是你的同伴吗?”

“没、没错。”

“快点让她把海水吐出来。”

“这……这样有用吗?”

“别说废话,赶快行动吧!”

渔夫们分别对权叔和朱实的背部又压又拍的，施行急救。

①平敦盛:平安末期的武将。因无官职,世称无官大夫。

朱实苏醒过来，清十郎叫客栈伙计背着她，急欲逃离众人的视线，回到旅馆。

"权叔啊……权叔啊……"

阿杉婆从刚才便一直把脸贴在权叔的耳边哭个不停。

年轻的朱实得救了。但是权叔年纪已老，又喝了点酒，看来似乎没有生还的机会，任凭阿杉婆怎么呼喊，不再睁开眼睛了。

渔夫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却回天乏术。

"这位老人已经没救了。"

老太婆听他们一说，停止号哭，对着热心救人的渔夫们说：

"说什么没救了，那位女子不是已经救活了吗？难道就无法救这老人？"

她咬牙切齿对他们厉声责骂，有人伸出手来想继续急救，但是老太婆却把他们推开。

"我一定要救活他给你们瞧瞧。"

她拼命用尽各种方法。

大家看到她竭尽心力的样子，都非常感动，但由于阿婆把这些人当仆佣般使唤，说什么压的方法不对，那样没效果，去生火、去取药来等等，语气十分霸道，所以那些毫不相干的人也不由得恼怒了。

"这算什么啊？臭老太婆。"

"死掉的人和暂时休克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说能救活那你就救吧！"

大家七嘴八舌，没多久便三三两两地离开了。

海边暮色苍茫，夜幕低垂的天空只有橙色的云彩映着夕阳余晖，老太婆依然不死心，她生了一堆火，将权叔拖到火边。

"喂，权叔……权叔……"

波涛渐渐平静下来。

火再怎么燃烧，也无法温热权叔越来越冷的身体，但是阿杉婆还是不放弃，她认为权叔好像随时都会开口跟她说话，因此她用嘴唇叼着放在盒子里的药丸喂权叔吃，并且抱着他的身体不断地摇晃。

"你睁开眼睛看一下，你开口说话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竟然不管我这个老太婆就先走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武藏，也尚未处罚阿通那女人呢！"



海浪和松涛声中，夜色渐渐笼上格子门。朱实躺在房间里昏睡，并梦呓不断。

"……"

清十郎的脸色比躺在枕上的朱实的脸更加苍白，他静静守候在一旁，想

到这朵花被自己蹂躏，内心既痛苦又内疚，只能垂头丧气。看来他还有一点良心。

他使用暴力，像野兽般在这个少女身上发泄，而现在却随侍枕边，焦虑这位身心俱疲、了无生意的女子，担忧她的生命垂危。他表情凝重而又良心不安，吉冈清十郎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在短短的一天当中，自己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但清十郎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只是眉端流露着惭愧及沉痛的表情。

“……朱实，心情放轻松些，不只是我，天下男人都是一样的……将来你会了解我的心，可能是我的爱过于激烈，才会把你吓着了吧！”

他不断地重复这些话，不知是讲给朱实听，还是在自我安慰。总之，他一片柔情地守在朱实枕边。

房间里就像披上一层黑纱，变得阴暗，朱实白皙的手露出被外时，清十郎替她拉上被子，她厌恶地推开。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什么？”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

“现在才腊月初七，过年之前，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年初一之前我一定带你回京都。”

清十郎把脸贴近她。

“不要——”

朱实哭丧着脸，打了清十郎一巴掌。

“给我滚到那边去！”

她嘴里不断地怒骂。

“混蛋！你这个衣冠禽兽！”

“……”

“禽兽，你是禽兽！”

“……”

“我看到你就讨厌。”

“朱实，请你原谅我。”

“啰嗦、啰嗦，不要再说了！”

朱实在黑暗中拼命挥舞着她白皙的手，清十郎面露痛苦，无奈地望着朱实近乎疯狂的举止，稍微镇静之后，朱实又问：

“……今天几日了？”

“……”

“过年还没到吗？”

“……”

“我听武藏哥哥讲过——从大年初一的早上到初七，每天早上都会在五条桥头等待。新年怎么还没到呢……啊！好想早一点回京都啊！只要到五条桥头就可以见到武藏哥哥了。”

“……啊!武藏。”

“……”

“你说的武藏是指宫本武藏吗？”

朱实察觉到清十郎惊讶的表情，便不再说话，合上青紫的眼皮，昏昏沉沉地睡去。

干枯的松叶啪嗒啪嗒地打在格子门上，不知何处传来马嘶声，一会儿，格子门外有人提着灯火过来，原来是客栈的女侍引领一位客人前来。“小师父，您在里面吗？”

“哦!是谁啊——我是清十郎,我在里面。”

清十郎急忙关上隔壁间的纸门，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我是植田良平啊!”

风尘仆仆的男子打开门，坐在门边的地板上。

“啊!是植田吗？”

清十郎心中猜测他的来意。植田良平这个人和祇园藤次、南保余一兵卫、御池十郎左卫门、小桥藏人、太田黑兵助等人都是一些老门徒，号称“吉冈十剑”的高徒之一。

这次的旅行当然不必这些高徒随行。植田良平本是留守四条武馆，此刻他身着骑马旅装，显然是出了紧急状况。清十郎不在家时，可能有很多需要负责处理的杂务，但是良平千里迢迢跑来此地，绝非年关将近，债主上门逼债吧！

“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我必须请小师父立刻回府,所以就简单扼要地向您禀报。”

“嗯……”

“咦!奇怪。”

植田良平探手入怀，寻找东西。

就在此时，纸门那头传来：

“不要……你这个畜牲……给我滚到一边去。”可能是被白天那场噩梦给吓着了，朱实的喊叫声听起来不像说梦话，一字一句非常清楚。良平大吃一惊：

“那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朱实……来此地之后就生病发高烧,有时候还会说梦话。”

“噢,原来是朱实啊!”

“别提这个了,你有什么紧急事赶快告诉我。”

“就是这个。”

他从腰带里取出一封信函交给清十郎。

良平把女侍带来的烛台放到清十郎面前，清十郎看了信封一眼。

“啊……是武藏写的。”

良平加重语气回道：

“正是。”

“已经开封了吗？”

“因为是封急件，留守武馆的人已先行看过。”

“他信里说了什么？”

清十郎并未立刻伸手取信——虽然在他心目中宫本武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认为此人不可能会再给自己第二封信，这事出乎他意料，除了一阵愕然，背脊不由发麻，令他一时不想拆开信函。

良平则咬牙切齿：

“那个人终于来了。虽然今年春天他离开武馆时曾经口出狂言，但是我认为他不可能再到京都来，没想到这个高傲自大的家伙竟然如期赴约。您看，他信上竟然写着：吉冈清十郎阁下及其他门人，却只署名新免宫本武藏。看来他是准备以一挡百来跟我们挑战。”

从信封上看不出武藏的落脚处。

但是，无论他人在何方，却未曾忘记履行跟吉冈一门师兄弟的约定。由此可见，他跟吉冈家已陷于无形的交战状态。

所谓比武——就是一决生死——关系着生死存亡，关系着武士的剑和颜面，并非雕虫小技的比赛而已，此乃生死攸关的大事。

然而，吉冈清十郎竟然毫无警觉，直到今天他还是悠哉游哉，四处寻欢作乐。

在京都几个有骨气的弟子当中，有人对清十郎的行为非常不满。

“教训即将来临，只是迟早的问题。”

也有人非常气愤。

“要是拳法老师还在的话就好了。”

他们义愤填膺，一个修行武者竟敢如此侮辱他们，怎不令他们咬牙切齿。

虽然如此，大家还是一致认为——

无论如何还是先通知吉冈清十郎，立刻把他找回京都来。

这便是植田良平驱马来此的目的。可是，武藏这封重要的书信，清十郎为何把它丢在膝前，只是望着它而不取阅呢？

“无论如何，请您先过目。”

良平催促着。

“嗯……好吧！”

清十郎终于拿起信。

看信时，他的指头微微颤抖—— 并非武藏在字里行间有何激昂之处，而是清十郎的内心从未如此脆弱。虽然他平日多少有些武士风范，但是隔着纸门躺在隔壁的朱实不断地说着梦话，他的意志就宛如泥船行水，已经完全融化、瓦解了。

武藏的信简单扼要，内容如下：

> 想来阁下别后无恙。
> 我依约呈上信函。
> 想必阁下勤练剑术又更上一层楼，在下亦勤练有加。
> 敦请阁下决定地点、日期、时间。
> 在下谨遵指示，履行旧约，与您一决胜负。
> 惟恳请在正月七日之前于五条桥畔静候您的回音。
>
> 月　日
>
> 新免宫本武藏

“立刻动身。”

清十郎将信往袖里一放，就立刻起身。他心乱如麻，一刻也不愿留在此地。

他急忙叫来客栈老板，结账之后，希望朱实能暂留此地。客栈老板面有难色，却又无法拒绝，只好勉强同意。

在这令人厌恶的夜晚，清十郎一心只想逃离此处。

“我要向你们借马。”清十郎对客栈老板道。

匆忙打点之后，跳上马鞍，植田良平尾随在后，二人快马加鞭穿过住吉昏暗的街树，直奔京都方向。



“哦！就是肩膀上坐着猴子，衣着华丽的少年吗？那个少年刚刚才经过这里。”

“哪里？在哪里？”

“什么？你说他走过高津的真言坡，往农夫桥方向去了？然后，没过桥走到河岸东边的磨刀店，是吗？”

“这下子有着落了。”

“没错，一定是他。”

“快追啊！”

黄昏时，一群男人站在路旁，睁大眼、骨碌碌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潮，就

像海底捞针般，四处搜寻美少年的踪影。

河岸东侧，家家户户已开始放下门帘，这群男人中有一人跑到一家店里，严肃地询问那里的制刀师父，没多久便出来。

“到天满去,到天满去。”

他领先跑在前面，其他的人边跑边问：

“有下落了吗？”

得知是好消息之后，大伙儿都高声欢呼。

“这下子他跑不掉了。”

不用说，这群人就是吉冈的门徒。他们从今天早上以住吉为中心，分头四处找寻从码头带着小猴子来到城里的美少年。

刚才向店里的制刀师父打听的结果，那少年的确是由真言坡走过来的。因为制刀师父说：黄昏时，店里正要点灯，一个弱冠之龄的武士将他肩头的小猴子放在门外，走进店里问道：

“老板在吗？”

工人回答“老板刚好不在。”

“我有一把刀要托你们磨，这是一把无法匹敌的宝刀，老板不在我不放心，所以我想先确定一下，你们店里磨刀装箭的技术如何？可否拿些现成的给我看？”

工人们恭敬地拿出几把磨得不错的刀给他过目，他只瞄了一眼，便说：

“看来你们店里磨的刀都太粗糙了。我要磨的就是肩上这把刀，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晒衣竿’。是我家的传世之宝，虽然未刻刀名，却无半点瑕疵，是备前名作。”

说完，拔出刀鞘亮给他们看，并且滔滔不绝夸赞自己的刀有多好，这些工人已经一肚子不高兴，只得说：“原来如此，晒衣竿这名字取得真好，的确又长又直，这可能就是它惟一的优点吧！”那人听完有点不悦，立刻起身，并询问从天满到京都的渡口如何走。

“还是到京都去磨吧！大坂这边的制刀店全是一些下杂士兵所使用的劣质刀剑,我要告辞了。”

说完，表情漠然地离开。

听起来这个年轻人相当狂妄，想必他想起祇园藤次被他斩断束发的狼狈模样而洋洋自得吧！然而他却未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危险已经尾随在后，他这时还是大摇大摆、得意忘形呢！

“等着瞧!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好不容易才有了下落,千万别操之过急。”

这些人从一大早就到处搜索到现在，个个疲惫不堪。可是跑在前面的人却气喘如牛。“不行，不行，再不快点就来不及了。淀川上行的渡船在这个时

候可能只剩最后一班了。”

带头的人望着天满河川大叫：
“哎呀 糟了。”
后面的人问：
“怎么回事？”
“码头的茶馆已经打烊了,河面上也没看见船只。”
“是不是已经开走了。”
大家望着河面目瞪口呆。
茶馆的人正要关上店门，一问之下得知，带着猴子的弱冠少年的确在船上。又说：这最后一班渡船刚刚才离岸，应该尚未开到豊崎的码头。
而且上行船只速度缓慢，如果从陆地追赶，应该可以追得上。
“对,不到黄河心不死,既然没在这里赶上,那就不急,先休息一下。”
他们点了茶水和糕点，囫囵吞食之后，又立刻沿着河边昏暗的道路追赶下去。
眼前一片漆黑，河川蜿蜒如银蛇般，在前方分叉成两道支流，淀川在此分为中津川和天满川，在那里可看见河面上灯火闪烁。
“是那艘船。”
“这下子可被我们追上了。”
七个人都露出得意的神色。
河岸上，干枯的芦苇宛如无数把钢刀，闪闪发光，附近田野不见青草，虽然寒风刺骨，但是大伙儿都不觉得寒冷。
“追上了。”
距离越来越近。
其中一人毫不考虑地扬声大叫：
“喂 那艘船,等一等啊！”
船上也传来了一声：
“什么事？”
岸上其他的人都在骂扬声喊叫的同伴——现在根本无需打草惊蛇，无论如何，前面约一公里处就有个渡口，必定有乘客上下船。现在大喊大叫不就惊动船上的敌人，让他有所戒备了吗？
“哎呀！不管怎么样，对方顶多一个人，既然已经喊出声了，那我们就必须提防对方跳入河中逃走。”
“没错,要特别留意。”
有人及时劝架才没产生内江。
于是，这七个人速度一致地跟上在淀川逆流而上的夜船，并且又大叫：

“喂!”

“什么?”

这回好像是船长在回答。

“把船靠到岸边来。”

这么一说，船上扬起了一阵笑声。

“你们是在开玩笑吗?”

“不靠岸是不是?”

这几名男子语带威胁，这回有个客人学他们的语气回道：

“就是不靠岸。”

七个沿着河边一路追赶的男子，跑得身体发热、口吐白烟。

“好，你们要是不靠岸，我们就到前面的渡口去等。船上是不是有一个带着小猴子的弱冠少年？告诉他，要是他知道羞耻的话就站到甲板上。如果这家伙逃跑了,全船的人都要抓来询问,知道了吗?”

从陆上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船上立刻引起一阵骚动，大家脸色大变。

靠岸后准会有事发生。光看那些在陆地上追逐的武士，每个人都拉起裤管、卷起袖子、手握大刀。

“船长,你不要回答。”

“对方说什么你都不要开口，到渡口之前都不要靠岸就行了，因为渡口那里就会有渡船头的岗哨。”

乘客们低声交谈，吞着口水，刚才回嘴的乘客更是不敢出声，像个哑巴不敢正视他们，陆地和船之间隔着河水，可以暂保乘客安全。

陆地上的七个人紧追着船，好一会儿没再喊话，等船上的回音，但未见动静，因此他们又大叫：

“听到了吗？带着小猴子、乳臭未干的武士，快点走到甲板来，到甲板上来。”

船上有人回话了：

“你们在找我吗?”

本来乘客们说好，无论如何都不能回话，现在突然有个年轻人站上甲板答腔。

“噢！”

“真的在船上。”

“你这个小毛头。”

河岸上那七个人看清楚是他之后，霎时瞪大眼睛对着他指指点点，要是船再靠近岸边一点的话，他们恐怕会跳上来。

那位弱冠少年背着号称“晒衣竿”的大刀，笔直地站在船头，浪花溅上甲

板，在他脚边映着水花，隐约可见他正露齿微笑。

“带着小猴子的弱冠少年，除我之外别无他人，你们又是什么人？是无所事事的野武士？还是饿坏肚子的卖艺人呢？”

他的声音传到岸边。

“什么？”

岸上的七人聚在一起，气得咬牙切齿：“你这个耍猴戏的，竟敢口出狂言。”他们轮流对少年谩骂不已。

“别太得意忘形，待会儿可别跪地求饶。”

“你可知道我们是谁？有没有听过吉冈清十郎，我们就是他的门徒，没听过吗？”

“正好你可以用河水把脖子洗干净。”

船已经抵达毛马堤。

那七个人一看船将停靠毛马村，就先一步跑到码头上守株待兔。

然而船却远远地停在河心绕圈子，船长及乘客都认为事态严重，不靠岸比较安全。吉冈门下那七个人见此光景——

“喂！为什么不靠岸？”

“你们以为可以待在那儿等到明天或后天吗？到最后可别后悔呀！”

“再不把船靠过来，我们会一网抓尽全船乘客，抓来砍头！”

“等我们划小船过去，可别怪我们手下无情！”

对方不断恫吓，最后那艘三十石的船终于靠向岸边，同时——

“啰嗦！”

声音划破河面上的寒气。

“我让你们如愿，现在就到岸上，你们准备接招吧！”

弱冠少年熟练地拿起桨，无视于乘客及船长不断的劝阻，船桨嘎嘎地划开水面往岸边靠近。

“来了！”

“纳命来吧！”

七个人手握剑柄围在船即将靠岸的地方。

船只靠岸使水面泛起了笔直的水波，弱冠少年纹风不动站在船上，而在岸上屏气凝神等待良久的七个人望见少年快速逼近，顿时觉得他的身影变大好几倍。就在此时——

刷、刷、刷，船开上了长满干枯芦苇的泥地上，这七个人恍惚以为船开到面前，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此刻船头有个圆滚滚的动物形影，从离岸七八米的船上一跃跳过中间的泥淖，跳落在其中一人的头顶上。

“哎呀！”

那人大叫，同时七人手中的七道白光脱鞘而出，划向空中。

“是猴子啊!”

等他们看清楚之后，剑已经扑了个空。原先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的敌人弱冠少年跳跃过来，才会如此焦急，此时他们似乎也感到有些狼狈，立刻互相提醒对方。

“别操之过急!”

缩在船上角落的乘客们看到那七个人的狼狈模样，虽然紧绷的神经得到一阵舒畅，但是表面上谁也不敢出声。

只有一个人叫了一声，原来握着船桨的美少年将船桨插入芦苇的泥淖中，身体立刻飞跃上岸，比小猴子更轻快。

“咦?”

因为美少年的落点与他们预测有些偏差，于是七个人一齐转身。虽然期待已久，但出了这个小意外，使得他们更加紧张，本来他们是打算围攻美少年，现在计划无法得逞，只能沿着岸边直行，他们形成一列纵队，使得等在他们面前的美少年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出招。

走在纵队最前面的人，即使胆怯也无法后退了，这时他双眼充血、耳朵听不见声音，平日练的剑法现在一点也使不上来，只好咬紧牙根，硬朝着弱冠少年的方向杀过去。

“……”

少年健硕的身体巍巍耸立，他踮起脚尖，挺起胸膛，右手伸握背后的刀柄。

“你们刚才自称是吉冈的门徒，如此正好，先前我只斩断某人的束发，对方也未继续追究，看来你们好像不肯善罢干休，刚好我也觉得还不过瘾呢！”

“胡……胡说八道!”

“反正我这‘晒衣竿’还有待研磨,那我就不客气了。”

僵立在最前面的人，听完美少年的话想逃也逃不了了，号称“晒衣竿”的长剑顿时像切西瓜般一刀砍死了那个人。

第一个人倒向后面人的肩膀，其他六个人目睹第一个人如此轻易就被对方的大刀砍死，一时失神，无法一起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反而比一个人更加脆弱，弱冠美少年乘胜追击，耍着号称“晒衣竿”的长剑，长度正适合派上用场，霎时打向第二个人，虽然他的腰没被砍断，但是光这么一打就够他受用了，那人惨叫一声，身体飞向旁边的芦苇丛中。

“下一个。”

美少年目光扫射他们，这几个人不擅打斗，也察觉情势不对，立刻改变

阵形，像五片花瓣包着花蕊般，将敌人团团围住。

“别后退!”

“可别退缩啊!”

大家互相打气鼓励，看来有点胜算，于是蜂拥而上。

“乳臭未干的小子!”

这些人有如初生之犊不畏虎般，只逞匹夫之勇，其中一人竟然：

“纳命来!”

边喊边奔向美少年，本想狠狠一刀砍向对方，不料他的剑在离美少年胸前两尺处扑了个空，砍向地面。

那个人过于自信，铿锵一声砍到了石头，宛如自投罗网般翻了一个筋斗，屁股朝上滚到敌人面前，少年本可轻而易举地砍死他，然而美少年却饶恕了这位战败者，自己则趁势弹开，迎向身旁的敌人。

“哇!”

身旁的敌人惨叫一声，剩余三人更不敢轻易出手，立刻逃之夭夭。

看到他们抱头鼠窜，美少年燃起了极大的杀戮欲望，两手握着“晒衣竿”追向他们。

“这就是吉冈的武术吗?”

他追跑着。

“太不够意思了,你们给我回来。”

“等等，你们专程把我从船上叫下来，现在竟然逃走，有这种武士吗？如此一逃了事,京八流吉冈将贻笑天下。”

武士被另一位武士如此嘲笑乃是极大的侮辱，比被人家吐口水还更严重。但是，那些抱头鼠窜的人已经听不见这些话了。

毛马堤此时正人潮熙攘。寒风中传来跑马的铃声，白霜和河水映着灯火，不需灯笼也是一片明亮，马背上的人影和跟随在马后徒步的身影，都口吐着白烟，行色匆匆，似乎忘了寒冷。

“啊!”

“抱歉!”

那三人只顾逃命，差点撞上迎面而来的马匹，个个往后退了几步。

骑马的人紧急勒住缰绳，马儿一阵嘶鸣，他望着差点撞上马的三个人。

“咦,是你们几个啊!”

马上的人既惊讶又生气：

“你们这些笨蛋，一整天游荡到哪儿去了？”

“啊！是小师父。”

接着，马后面又出现植田良平。

“瞧你们这副德性，出了什么事？你们是陪小师父前来此地的，竟然不知道小师父已经决定回府。难道你们还在闹酒吗？闹事也该懂得分寸啊，走！”

这些人被误会是喝酒闹事，觉得非常委屈，他们愤愤不平地告诉小师父，如何为了维护自家流派的权威以及小师父的名誉而奋力一战。他们神情狼狈、口干舌燥，却仍一口气说完。

“你听，你听，那、那个人来了。”

他们听到逐渐逼近的脚步声，不禁露出紧张的神色。

植田良平瞧他们如此惧怕，不觉心生怜悯。

“你们害怕什么？没那么严重，本来你们是要保护自家流派的名誉，却反受其辱。好，让我来见识那个人。”

植田良平让骑在马上的清十郎以及三个人站在后面，独自往前走了十步左右。

“等着瞧，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他提神戒备，等待逼近的脚步声。

少年不知就里，依然挥舞着长剑，虎虎生风。

“哟 等等，逃跑是吉冈流的绝招吗 我不想杀生，可是这把‘晒衣竿’还在叫嚣着呢，回来、回来，你们想跑可以，但是得留下头颅。”

他从毛马堤的堤防上大呼小叫地跑了过来。

植田良平手沾口水，紧握刀柄。少年像一阵疾风，无视屈身在下的良平，他大步飞跃过来，几乎要踩到良平头顶上。

“喝！”

良平大叫一声，举刀向上挥砍过去，他双手握刀，身体尽量往上伸展，少年着地之后，金鸡独立，回头一望。

“唉 又来了一个人。”

良平脚底一阵踉跄，“晒衣竿”从背后砍了过来。

植田良平从未遇过如此猛烈的剑法，他只感到一阵阴风，人已经跌落在毛马堤堤防下的田里，还好堤防并不高，泥土也冻结了，才不致显得太狼狈，但是很明显，他已失去机会，等他爬回堤防，定睛一看，敌人的身影宛如饿虎扑食般，只见长剑“晒衣竿”已经斩伤三名门徒，正向马背上的吉冈清十郎逼近。

清十郎本来以为这件事毋须亲自出面，是以十分放心，但是危险竟然瞬间而至。

那把号称“晒衣竿”的长剑朝他直击而来，剑势凶猛，突然刺向清十郎所乘的马匹腹部。

“岸柳，等等！”

清十郎大喊一声，踩着鞍镫的脚移近马鞍，本以为他会站在马鞍上，未料

马匹越过少年，疾如箭矢，直奔远方，而清十郎的身体“砰”的一声，往后翻身，跳开丈余。

“漂亮。”

夸奖他的并非自己人而是对手。

少年又重新握好“晒衣竿”朝清十郎一跃而上。

“刚才你的动作利落，我虽然是你的敌人，却非常欣赏，想必你就是吉冈清十郎，你来的正是时候——看剑。”

号称“晒衣竿”的长剑，洋溢着热腾腾的斗志直刺过来，清十郎不愧是拳法师的长子，看得出他是身怀绝技，游刃有余。

“岩国的佐佐木小次郎的确眼力过人。但无论如何，我清十郎都毫无理由与你斗剑。我们随时都可以一决胜负，但是事情何以会发展至此地步呢？你先把剑收起来。”

最初清十郎称他岸柳的时候，美少年没听见，这一次对方又称呼他是岩国的佐佐木，令他非常惊讶！

“……你为何知道我是岸柳佐佐木小次郎呢？”

清十郎拍着膝盖。

“果然没猜错,你就是小次郎阁下。”

说着向前走了一步。

“虽然与你初次相遇,但是我早已久仰您的大名。”

“听谁说的？”

小次郎有点茫然。

“就是你的师兄伊藤弥五郎。”

“哦!你跟一刀斋是好友吗？”

“一刀斋先生直到今年秋天都住在白河神乐冈旁的一间草庵里，我经常拜访他,一刀斋师父也时常走访四条的寒舍。”

“哦……”

小次郎露出酒窝。

“如此说来,你们并非泛泛之交喽！”

“一刀斋先生每次聊起来必定会提到你——他常说，岩国有位岸柳佐佐木跟自己一样都学过富田五郎左卫门的剑法，在钟卷自斋师父门下当中，虽然佐佐木的年龄最小，但是放眼天下，能跟自己并驾齐驱的人，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

“但是你怎么能够光凭这些就认出我就是佐佐木小次郎？”

“我看你年纪尚轻，而且经常听一刀斋谈起你的个性，也知道你的外号叫‘岸柳’，对你可说知之甚详，刚才我看你那么轻松地使用长剑，心中便有了谱，于是试着叫你的名字，果然被我猜中了。”

“ 这真是奇遇 !”

小次郎大喊‘ 快哉 !”,但当他看见自己手中沾满血迹的长剑‘ 晒衣竿 ’时，自己也很迷惑，事情为何演变到这个地步。

由于双方已经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过了一会儿，佐佐木小次郎和吉冈清十郎两人在毛马堤防有如老友般并肩走在前头，植田良平及三名门徒则缩着身体跟随在后，往夜幕低垂的京都走去。

“ 哎呀 !一开始我也是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这场纷争,其实我并非好事之徒。”

小次郎解释着。

清十郎自小次郎口中得知在往阿波的船上祇园藤次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后来所采取的行动等等，感到非常愤怒。

“ 岂有此理。回去之后，我一定教训他不应该记恨。我的弟子表现不佳，才更没面子。 ”

小次郎闻言，不得不略表谦虚。

“ 不，不，我也是这种个性，大言不惭。一发生争执就绝不退缩，必定与人争到底，并非只有你门人的错—— 今晚这些人也是为了维护吉冈流的声誉以及他们老师的颜面，只不过他们的武功平平罢了！他们用心良苦，值得原谅。 ”

“ 是在下教导不周。”

清十郎自怨自责，脸色凝重。

小次郎表示，如果对方不记仇的话，过去不愉快的事就一笔勾销。清十郎听了马上说：

“ 这是求之不得的 ,真是不打不相识 ,希望我们能够交个朋友。”

弟子们跟在后面，看到两个人已经化敌为友，这位美少年身材高大，看起来像个少爷，谁会想到他竟是伊藤弥五郎一刀斋口中经常赞美的“ 岩国的麒麟儿 ”岸柳佐佐木。

祇园藤次见他年少可欺，未料却惹上大祸，自取其辱。

植田良平和其他人方才从小次郎的爱剑“ 晒衣竿 ”之下捡回一命，在明白真相之后，更令他们心惊胆颤的是——

他就是岸柳吗？

他们张大眼睛，重新细细打量那人。只觉此人真有非凡之处，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他们一行来到毛马村码头，那儿有几具被“ 晒衣竿 ”砍死的尸体已经冻僵了。植田良平交代三名弟子料理完尸体后，就去寻找刚才逃跑的马匹。而佐佐木小次郎则吹了几声口哨，寻找那只经常偎在他怀里的小猴子。

小猴子听到口哨声，不知打哪儿跑了出来，跳到他肩膀上。吉冈清十郎邀请小次郎务必要到四条武馆逗留几天，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小次郎，但是

小次郎摇摇头：

“这怎么可以，我是个尚未成材的晚辈，而阁下却是平安的名家、吉冈拳法的嫡男，而且有数百门人的一流宗家。”

说完，他拉住马的口轮：

“请上马，别客气！比起自己一个人走路，还是抓着马口轮走起来比较愉快。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到府上打扰一阵子。我们就这么一路聊到京都吧！”

本以为小次郎傲慢不驯，如今却是彬彬有礼。年关将近，清十郎在迎春时节必须和宫本武藏一决生死，现在他正好藉此机会邀请小次郎到家里作客，感觉上增添不少信心。

“那么我就失礼了,你走累时再换你骑乘。”

他也以礼相待，之后便跳上马鞍。

[illegible]

永禄年间，东国的名人当中以冢原卜传及上泉伊势守为代表，京城方面则以京都的吉冈以及大和的柳生两家与其形成对峙的局面。

除此之外，就是伊势桑名的太守北畠具教。具教这个人在江湖上不但是头角峥嵘的名人，还是个贤明的地方官，直到他去世之后，伊势的老百姓仍然怀念他，称赞他：

“真是一个贤明的太守。”

大家怀念他为桑名带来的繁荣及德政。

北畠具教从卜传那儿学得一太刀的剑法，卜传的正统流派未在东国发扬光大，反而在伊势扎根。

卜传的儿子冢原彦四郎虽然承袭父亲的武术，却没有学得一太刀的秘传，父亲死后，彦四郎离开家乡常陆，来到伊势跟具教见面的时候，他这么说：

“家父卜传也传授给我一太刀的秘传，家父生前说过他也曾经传授给您，现在，我想与您切磋研究，看彼此所学是否相同，不知您意下如何？”

具教察觉师父的遗子彦四郎是来向他偷学武术，但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好,你仔细看着!”

说完，便对他施展一太刀的绝技。

彦四郎照本宣科学得了一太刀的武术，但只学到皮毛并未深研精髓。是以卜传流仍在伊势发扬光大。受此遗风影响，直到今日，地方上人才辈出，高手如云。

只要来到此地，一定会听到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种种事迹，这些话听起来比胡乱吹牛的顺耳多了，更可加深外人对此地的了解。现在，也有一名旅客正从

桑名城骑马前往垂坂山，他听到马夫高谈阔论家乡的诸端事迹，不断点头称是。

“ 噢 !原 来 如 此 ,原 来 如 此。”

时逢十二月中旬，伊势虽已逐渐暖和，但从那古海边吹向山谷的海风依旧寒冷刺骨。坐在马车上的乘客却仅着单薄的奈良制上衣，外面罩了一件无袖背心，看来单薄而且有些脏了。

此人脸庞黝黑，头戴一顶破斗笠，他的头发因长久未洗像个鸟巢纠成一团，只是随便扎成一束罢了！

他付得起马钱吗？

当初这位客人向他租马时，马夫还暗自担心着，而且这位客人竟然要去一个偏僻、人烟稀少的深山里……

“ 客 官。”

“ 嗯…… ”

“ 我们中午之前可以到达四日市，傍晚抵达龟山，再要到云林院村的话，可能已经半夜了。”

“ 嗯 !”

“ 您要去办什么事 ?”

“ 唔……唔。”

无论马夫说什么，此人一径点头不语，好像已陶醉在那古朴的海滨风景。

此人就是武藏。从去年春末到今年暮冬，他不知走了多少路，皮肤因风吹雨淋而粗糙不堪，只有那双眼显得明亮锐利。

马夫又问他：

“ 客官，安浓乡的云林院村从铃鹿山底还要往里走约二里路，您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到底要做什么呢 ?”

“ 去拜访一个人。”

“ 那个村子应该只住着一些樵夫、农夫吧 ?”

“ 我听说桑名有一位擅长用镰刀的高手。”

“ 啊哈 !您说的是宍户先生吗 ?”

“ 嗯 !只 记 得 他 叫 宍 户 。”

“ 宍户 梅轩。”

“ 对 ,对 。”

“ 那个人精于冶炼镰刀，而且听说他擅长使用锁链镰刀，这么说来，客官您是修行武者喽 !”

“ 嗯 !”

“ 与其去拜访冶炼镰刀的梅轩，倒不如去松坂，那里有一位闻名伊势的高手。”

“谁？”

“神子上典膳。”

“噢，神子上。”

武藏点点头，他久仰其名，便不再多问，默默地坐在马上任其摇晃。他眺望四日市的旅馆屋顶渐渐靠近，终于来到城里，借着一个路摊吃起便当。

此时可以看见他一只脚趾上绑着纱布，走起路来有些跛。

原来是脚伤化脓，所以今天才以马代步。

他非常细心照护自己的身体。虽然如此，仍然在混杂的鸣海港踩到一个木箱上的钉子，昨天还因此发高烧，脚肿得像个柿子。

“难道这是不可抗拒的敌人吗？”

武藏连对一根小钉子也会联想到胜负——如果钉子是一名武士，他竟然如此粗心大意，颇感可耻。

“很明显，那根钉子落地时是朝上的，而自己竟然会踩到它，这表示自己不够专注，警觉性不足。——而且还是整只脚全踩踏上去，显示出身形不够灵敏，要是自己武功修炼到家的话，在草鞋碰到钉子的那一瞬间，应该能够敏锐察觉的。”

自问自答之后，下了一个结论：我的功夫尚未到家。

他发现自己武功尚未纯熟，剑和身体未成一气——光是练就一手好刀法，身体和精神却不能合而为一。他深觉自己剑法尚未成形，是以忧心忡忡。

但是，自从今年晚春离开了大和柳生的田庄之后，到今日已经过了半年，这期间武藏并未浪费光阴。

他走访伊贺，下近江路，一路走过美浓、尾州到各地的城池和山泽，极力寻找剑的真理。

什么才是最高境界？

有一阵子他得不到答案，最后他终于肯定自己：我找到剑的真理了！

他能领悟绝非因为这些真理埋藏在城市或山林沼泽当中。半年来他在各地碰过几十个习武之人，其中不乏高手，但是这些人只是技术高超，巧于用刀罢了。

人海茫茫，人中龙难遇。

这是武藏遨游四海之后的感慨，同时也让他想起了泽庵，他实在是一个难得的人中龙。

“我能遇见他是上天赐予的恩宠，我必须把握这个机缘。”

武藏一想起泽庵，双手及全身顿觉痛楚不堪。这种奇妙的疼痛乃因当时被捆绑在千年杉树梢时所留下来的，对他而言，记忆犹新。

“等着瞧吧！下次换我把你泽庵绑到千年杉上，换我在地上对你说教。”

武藏经常以此为志，并非怨恨或报复，因为泽庵在禅理上已臻人生最高境界，武藏希望自己在剑法上能够凌驾泽庵，他一直抱此愿望。

即使在剑法上无法超越泽庵，自己若能在修身养性上突飞猛进，总有一天能把泽庵绑上千年杉，自己则在地上对他说教。泽庵在树上会说什么呢？

武藏真想知道。

也许泽庵会很高兴地说：

“善哉!善哉!我愿足矣!”

不，泽庵这个人不会如此露骨地说出心里感受，也许他会开玩笑地说：

“小子,你干得好!”

武藏对泽庵一直抱着奇妙的情怀。反正无论泽庵说什么，也不管武藏会用什么形式,总之,一定要向泽庵证明自己的进步,并能凌驾于泽庵之上。

然而这些纯属武藏的空想，他现在才刚起步，想达到完美的境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更甭说要凌驾泽庵之上。

空想无济于事。

虽然武藏没见到柳生谷的剑宗石舟斋，可是想到他崇高的人格，不免自惭形秽，深感无地自容，尤其才明白自己年轻不经事，更不敢轻言武学论道。以前他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是个无聊、世俗的社会，现在才了解世界太广阔、太可怕。

现在不是谈理论的时候，剑法并非纸上谈兵，一味议论根本无法营造一个完美的人生，惟有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的。

武藏顿悟之后，立刻隐居山里，只要看到他从山中出来的模样，便可猜知他在山中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那时他脸颊如鹿般削瘦，遍体伤痕，由于经过瀑布的冲洗，所以头发干枯且粗糙不堪，他席地而眠，只有牙齿是白的。他走向人群聚落，内心燃烧着傲慢和自信，下山是为寻找能与自己匹敌的对手。

他在桑名听说有个人能力与自己相当，所以现在打算去拜访他。途中，他又听说一个擅长冶炼镰刀的高手宍户梅轩，此人究竟是难得一见的高手，还是泛泛的米虫呢？尚不得知，反正现在离初春还有十天左右，在前往京都的途中可以顺道去见见。

武藏抵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他付钱给马夫之后说道：

“你可以回去了。”

但是马夫说这里是深山，而且深夜不便赶路，希望能向客官打算拜访的朋友借宿一晚，明早再到铃鹿山接客人回去较恰当。何况天寒地冻，他连一里路也无法再赶了。

这附近有伊贺、铃鹿、安浓群山环绕，山上一片白雪。

“那么,你随我一起去找吧!”

“是宍户梅轩先生的家吗?”

“没错。”

“我们一起去找!”

梅轩是个铁匠，如果天色未晚一定可以问得到，但是此时夜深人静，村庄里看不到任何灯火。

不过，从刚才他们就一直听到“锵”的打铁声划破寒冷的夜空，两人循着声音，终于看到一点微弱的灯光。

发出打铁声的正是铁匠梅轩的家。屋外堆满了各种金属器料，屋檐也被熏得一片漆黑，一看便知是铁铺。

“你去叫门。”

“好。”

马夫开门进屋，中间有一大片空地，虽然已经休息了，铸铁的火炉仍熊熊燃烧着。一位妇人背对炉火在工作。

“你好,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啊!有火,先让我烤一烤,暖暖身子。”

一位陌生男人突然跑进屋里，还上前烤火，妇人不由得停下手上的工作问道：

“你们是谁?”

“我从远方载一位客人来拜访你丈夫，刚刚抵达此地。我是桑名的马夫。”

“是吗?……”

妇人不以为然地看看武藏，皱着眉头。可能有很多修行武者登门拜访，妇人早已习惯这些旅者的打扰，她看来是个三十几岁的美丽女子，却用命令小孩的语气对武藏说：

“把门关上,寒风吹进来,小孩会感冒的。”

武藏点点头。

“是的。”

他老实地关上大门，然后坐在火炉旁的一截树干上环视屋内。在他四周是个被熏黑的加工处，旁边是个地板上铺着席子的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武藏看到墙壁上挂着十来把锁链镰刀，这种锁链镰刀只在传说中听过，是罕见的武器。

就是那个吧？武藏心想。

武藏眼睛为之一亮，他来此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见识这种武器并讨教几招，这也是他锻炼自己的方法之一。妇人放下木槌爬上铺着席子的房间，武藏以为她要去泡茶，不料她竟然躺在被窝里给孩子喂奶。

“你们来找我丈夫是来比武的吗？幸好我丈夫不在，不然你们恐怕没命

了。”

妇人笑着说道。

武藏听完一阵气恼，自己大老远跑到深山里，竟然平白遭受铁匠老婆的耻笑。一般女人都会夸大自己丈夫的社会地位，这位妇人却认为她的丈夫举世无双，真让人受不了。

武藏无意与她争执。

“你丈夫外出,这的确很遗憾,请问他到哪儿旅行了呢?”

“他到荒木田先生那儿去了。”

“荒木田先生是谁?”

“你来到伊势,居然不知荒木田先生,哈哈哈!”

妇人又笑了。

正在吃奶的婴儿突然哭了起来，那妇人无视客人的存在，唱起催眠曲：

睡哟睡
睡觉的宝贝最可爱
半夜啼哭
令人疼
疼哟疼
妈妈好心疼

带着乡音的催眠曲唱来韵味十足。

武藏本因瞧见打铁铺的灯火才能找到这里，并非受人之托而来，如今只好放弃了。

“这位大嫂,挂在墙壁上的锁链镰刀是你们自己的吗?”

武藏向她征求是否可以看看锁链镰刀，也好让自己开开眼界。妇人躺在床上边打瞌睡边唱催眠曲，听见武藏的请求，迷迷糊糊地点点头。

“可以。”

武藏伸手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支锁链镰刀，仔细端详着。

“原来如此,这就是最近风行的锁链镰刀吗?”

拿在手上，只不过是一枝一尺四时长的木棒罢了，可以插在腰际。棒子的一端有个扣环，上面挂着长锁链，锁链的尾端是一颗铁球，看来足以敲碎人的头骨。

“哦 镰刀藏在这里面啊!”

棒子侧面有个凹槽，可以看到镰刀的刀背闪闪发光，武藏用指头将它抠出来，刀刃与棒子垂直，这个刀刃足以砍断人头。

“是不是这样使用呢？”

武藏左手握镰刀，右手抓住铁球的锁链，假想正在与敌人交手。他摆好架势，摸索镰刀的使用法。躺在床上的妇人不经意地瞄了他一眼。

“哎哟,不是这种架式。”

她遮上胸前的衣襟走到空地上。

“你如果采取这种招式，对方的大刀早把你砍死了。锁链镰刀应该这样子拿的。”

妇人夺去武藏手中的镰刀，摆出架势。

“啊……”

武藏看傻了眼。

刚才看妇人在喂奶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充满母爱的女人，但是拿着锁链镰刀一摆出架式，整个人突然变得英姿焕发，武藏甚至觉得她美得令人目眩。

此时，武藏也发现到泛青的镰刀刀背上刻着“宍户八重垣流”的字样。

她的架式非常漂亮，十分引人注目，就在此刻，妇人收回架式。

“就是这么使用的。”

说完，她把锁链镰刀收成一根木棒又挂回墙上。

武藏记不住她的招式，深感遗憾—— 真希望能再看一次。

但是妇人已不再理会他，自顾着收拾工具，又走到厨房去收拾碗筷，准备明天的早餐。

连他的女人都能有此架式，宍户梅轩的武功一定更为高强。

武藏渴望能见到梅轩。但是他老婆说梅轩目前正在伊势的荒木田家作客，武藏偷偷问马夫。

“荒木田是大神宫的神官。”

马夫靠在火炉旁的墙角上，有气无力地回答着，他已经快睡着了。

原来是伊势神宫的神官，那么只要到神宫一问便可知晓了。好，就这么办……武藏心想。

当天晚上二人席地而睡。第二天，铁匠的孩子起床开大门的时候，吵醒了他们。

“你带我到山田去吧！”

“您要到山田？”

马夫张大眼睛问他。

马夫心想昨天这个客人已经老老实实付了钱，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所以他就答应去山田，决定之后，两人立刻启程。经过松坂，黄昏时终于来到伊势大神宫前，绵延数里的参拜大道，两旁种着整齐的道旁树。

严寒的冬天里，街道两旁的茶馆生意清淡。有些巨大的道旁树因风雨摧

残而横倒在地，路上几乎不见半个人影。

武藏临时待在一个山田的旅馆里，派人去祢宜的荒木田家打听是否有一位宍户梅轩先生前来作客？

荒木田家的管家却回答并无此人。

武藏好不失望，此时，他因踩到钉子而受伤的脚又开始发作。从前天开始红肿，客栈的人说用泡过豆腐渣的温水清洗，伤口会好得快。因此武藏第二天一整天都待在客栈里疗伤。

武藏一想今年腊月已经过了一半，不禁担心这个偏方是否有效？因为他已经从名古屋托人捎信去吉冈家，要是届时脚伤未愈，那该如何是好呢？

而且武藏在信中提到日期任由对方决定。另外，他还与人约定在正月一日之前，无论如何一定赶到五条桥头赴约。

“ 要是我没来伊势,直接去的话就来得及。”

武藏有点后悔，望着温水，恍惚觉得脚趾肿得像豆腐。

客栈的人很关心他的脚伤。拿给他祖传秘方和外伤药。但脚却日益肿胀，犹如木柴般沉重，伤口只要盖上棉被就燥热难耐。

他回想自懂事以来，从未因病卧床超过三天以上。小时候，头顶上，刚好位于月代的地方长了一颗疔子，到现在还留有黑色疤痕，从此他决定不剃月代发型。除此之外，他不记得自己生过什么病。

生病对人而言也是强敌，要用什么剑来克服病魔呢？

这表示他的敌人并非只限于身体之外。武藏躺了四天，内心隐约体会出这一点。

再过几天就过年了。

他翻开日历，想起与吉冈武馆的约定。

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想到这里，武藏心跳加快，肋骨扩张宛如一副盔甲，那肿得像木柴的脚用力踢开棉被。

要是我克服不了这个敌人，要如何去战胜吉冈一门呢？

他决定除此病魔，勉强盘腿而坐——真痛！脚伤的疼痛让他几乎窒息。

武藏面对窗户，闭目养神，本为忍耐疼痛而涨红的脸，慢慢地恢复平静，他顽强的信念打败了病魔，头脑也逐渐清醒了。

武藏睁开眼睛，从窗户看到外宫和内宫的一片神木。神木前有一座前山，东边可眺望朝熊山，两座山中间有一座耸立像把剑的高峰，睥睨群山。

“ 那是鹫岭吧 !?”

武藏望着那座山。当他躺在床上养伤时，每天触目可及就是鹫岭。不知为何他一看到这座山内心就会充满斗志，激起他征服的欲望。现在他的脚肿

得宛如大水桶，躺在床上时，他深觉这座山不卑不亢，傲然耸立。

鹫岭的山头鹤立鸡群般直入云霄，见到这座山头使武藏忆起柳生石舟斋，石舟斋给人的印象不和跟这座山一样吗？不，应该说他现在才发觉石舟斋就像鹫岭高踞云霄，正嘲笑自己丧失斗志呢！

“……”

凝视山的时候忘了脚痛，当他回过神来，脚已痛得仿佛放在打铁铺的火炉上。

“哎哟,痛死了。”

武藏痛急了就猛踢脚，望着那肿大的脚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了。

“喂、喂！”

武藏忍痛呼叫客栈的女侍。

无人响应，武藏握紧拳头敲打着榻榻米大叫：

“喂，来人啊……我要马上离开这儿。帮我结账，另外还要帮我准备便当、饭团,以及三双牢固的草鞋,拜托了！”



《保元物语》中的伊势武者平忠清就是出生于这个古城，然而现在路边茶馆的女人却成为庆长古城的代表。

这些茶馆大多在简陋的竹架上覆盖草席遮阳，四周围着褪色的帐幕，浓妆艳抹的女人多如街道上的松树，在路边招揽客人。

“客官,进来歇歇脚吧!”

“客官，进来喝口茶吧！”

“那边的年轻人,进来坐一下再走吧!”

“客官进来休息吧!”

她们不分昼夜地招揽客人。

这里是通往内宫必经之路，即使你不愿意，仍会被这群聒噪的女人看到，稍不留神就会被拉住袖子使你前进不得。武藏从山田出发，皱着眉咬紧牙根拖着疼痛的脚，一跛一跛地通过这里。

“喂,修行武士先生。”

“您的脚怎么了？”

“我们替您疗伤吧!”

“我来替您按摩吧!”

那些女人不让武藏通过，抓着他的袖子和斗笠，还有女人握住他的手

腕说：

“男子汉大丈夫怎会如此害羞呢？”

武藏涨红着脸，哑口无言，面对这些女人如临大敌般，他却不知所措，只能一味地说“对不起！”武藏的忠厚老实，在女人眼中宛如一只可爱的小豹子，更加想捉弄他，最后武藏狼狈地落荒而逃，连斗笠也不要了。

身后女人们的笑声穿过街树回荡在空中，女人白皙的玉手扰乱武藏的心神，使他热血沸腾，久久无法平息。

武藏并非对女人毫无感觉，在他漫长的旅程中也经常碰到同样的情况。有时夜里无法入眠，想到女人的脂粉味，便令他欲火焚身，这与拿剑应敌迥然不同，再怎么努力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不时想起阿通以宣泄自己的情欲。

幸好他现在有一只脚受伤，才能逃过一劫。他勉强支撑了一段路，脚的伤处有如踩在炭上炙热难耐，每走一步，剧烈的疼痛就从脚底直窜头顶。

武藏决定离开客栈之前，脚已经开始疼痛。现在他用大包巾包着伤处，每一抬脚，就须使上全身的力气。因此，那些女人诱人的红唇及蜂蜜般粘人的玉手和迷人的发香，很快便被抛诸脑后，使他能够一直保持清醒。

“倒霉！真倒霉！”

武藏每走一步都如同踩在火炭上，额头直冒汗水，全身的骨头都快散了。

但是当武藏走过五十铃川，一踏入内宫，整个人豁然开朗起来。此处草木茂盛，可以感觉神明的存在——虽然说不出是否真有神明——但是这儿鸟语花香，犹如仙境。

“哎哟……”

武藏终于忍不住，他倒在风宫前一棵大杉树下，抱着脚痛苦呻吟。

武藏像一座化石一动不动。伤口化脓，体内好像燃烧熊熊火焰，体外却是十二月的寒风刺痛肌肤。

“……”

最后武藏失去知觉。他当然知道自己会尝到苦头，但就不知当初为何会突然离开客栈。

武藏和一般病人一样，无法忍耐久卧病床等待脚伤痊愈。但是他也过于鲁莽，这样只会使脚伤更加恶化，虽然如此，武藏在精神上却充满斗志。不久他恢复知觉，抬起头，目光炯炯地瞪着虚无的天空。

天空下，他看见神苑的巨杉，沙沙作响的风中传来笙、筚篥、笛子合奏的古乐声刺激着武藏的耳朵，武藏竖耳倾听，乐声中有位女子温柔的歌声。

打节拍吧

只要父亲一句话

就尽情地拍
节奏整齐划一
即使和服的袖口破了
也不让腰带绷了
也不让背绳断了
绝不　绝不

“可恶！’武藏咬牙切齿地挣扎站起，扶着风宫的墙壁，螃蟹般横着往前走。

远方灯火处传来天籁之声，那里是子等之馆，是在大神宫工作、可爱的清女①住所。刚才的乐声可能是这些清女们像以前天平年间弹着笙和筚篥等乐器在练习神乐吧！

武藏螃蟹般慢慢往子等之馆的后门走去，往里窥视，里面空无一人，这一来武藏松了一口气，解下腰带和背上的包袱一并挂在墙壁上，身上空无一物，用手撑着腰，一跛一跛地不知走向何方。

过了一会儿。

离该馆五六百米处有一条五十铃川。岩石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打破水面上的冰层，正在冲澡。

幸好没被神官发现，要不然准会被骂。

——疯子！

像这样赤裸裸在冰水里冲澡，旁人看了必会以为他疯了。《太平记》书上曾经记载，从前在伊势地区有一个善于使用弓箭的仁木义长，攻占神领三郡，在五十铃川以捕鱼为生、在神路山上以鹰捉鸟为生。就在众人歌颂他的威武时，他竟然发狂了。今夜这名裸体男子，不免让人怀疑也遭那恶灵附身。

那人终于像水鸭般爬上岸，擦干身体，穿上衣服——他就是武藏。

此时，他冻得毛发直竖有如冰柱。

武藏心想如果无法克服肉体上的痛苦，又如何征服敌人呢？未来的人生是无法预料的，就像最近他必须面对的大敌——吉冈清十郎及其一门。

武藏和吉冈的关系恶劣，这次的决斗，对方为了保全颜面，一定会倾全力应战，他们会说：

“你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并且以逸待劳，等待决斗之日的来临。

武功高强的武士常常像念佛般把‘拼命’‘觉悟’等字眼挂在嘴边。但是武藏认为这些话不切实际。

①清女：平安时代，女文学作家清少纳言的别称。

就连平庸的武士碰到这种场面，也会抱持拼命的决心。这是动物的本能。而更上一层的决心便是觉悟，然而，想抱着一死的觉悟并非难事，因为当人被迫面临生死存亡时，自然会激发一死的觉悟，谁都一样。

武藏烦恼的并非他未抱持一死的觉悟，而是该如何才能致胜，如何把握必胜的信念。

路途并不遥远——

从这里到京都不到四十里，稍微赶点路，不出三天就可以到达，但是，心理的准备并非仓促可成的。

武藏从名古屋派人送战书到吉冈家。之后，武藏经常自问：

“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呢？能赢对方吗？”

很遗憾，他不得不承认在他内心深处仍有一丝畏惧。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修养未臻成熟，尚未达到达人或名人的境界。

武藏想起奥藏院的日观以及柳生石舟斋，还有泽庵和尚的行踪——即使自许再高，从自己粗枝大叶的性格，还是可以挑出很多弱点。他必须自我承认：

“尚未成熟！”

然而，此时自己不但尚未成熟——也还未准备好应战，却必须深入虎穴杀敌致胜。身为武术家不能只求战斗，更需得胜保全性命。如果无法向世人显现坚强的生命力就算不得是真正的武术家。

武藏振奋精神。

“我一定要赢！”

他对着神木大声叫喊，朝五十铃川的上游走去。

像原始人攀爬层层叠叠的岩石，这一带原始的古老森林有一道无声的瀑布，原来是瀑布的水已经冻成冰柱了。

武藏到底要去哪里？目的何在？

也许是他在神泉裸浴，受到惩罚，现在的武藏仿佛已经疯了。

“怕什么！”

武藏像个疯狂的恶鬼。他攀上岩石，抓住树藤，征服脚底下的巨石，一步步努力向上爬。若非他心中有个伟大的目标，如此绝崖峭壁，光凭一般人的意志力是无法克服的。

从五十铃川的一之籁再走约一至二公里的地方有一条溪谷，礁石暗布，水流湍急，听说连鲇鱼都无法游过。过了溪谷有一断崖，看来除了猴子和天狗之外，大概没有其他动物能攀爬上去。

“嗯，那就是鹫岭。”

武藏正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在他眼中，没有征服不了的峭壁。

原来，他把身边的大小杂物都放在子等之馆，其用意如此。武藏抓住悬崖上的一条树藤，一尺一尺地向上爬，力气惊人，好像宇宙有一股引力将他慢慢往上拉似的。

“我成功了!”

武藏征服了断崖，在顶上大声欢呼，从崖顶可以俯瞰五十铃川白色的尽头，那是二见浦水滩。

在武藏眼前，夜气笼罩的森林隐约可见险峻的鹫岭。昔日他躺在客栈疗伤时，天天仰望这座高不可攀的鹫岭，如今他终于征服它了。

这座山就是石舟斋。

武藏因为抱持这样的念头才爬上高峰。当初他拖着红肿的脚伤，毅然离开客栈，又在神泉裸浴，费尽千辛万苦才登上此崖。如今，他眼中闪烁光芒，透露出此行的目的——也就是说，他天生好强的个性，再也不会受到柳生石舟斋这个巨人的阴影所左右。

这个阴影曾盘踞他内心深处，当他眺望这座山时，老觉得它就像石舟斋，正嘲笑自己每天为了脚伤所苦，因此武藏非常厌恶看到这座山。

“什么东西!”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他决定踢开心头的阴影,终于一鼓作气爬上山顶。

“石舟斋有什么可怕的!?'

武藏光着脚用力踩踏地面，他内心畅快无比。如果连这点信心都欠缺，那又如何踏上京都之途与吉冈决斗，又如何能致胜呢？

武藏把踩在脚下的草木冰雪视为敌人——每一步都是胜败的呼吸。他在神泉裸浴，使得全身血液凝冻，现在，这些冰凉的血液竟如热泉般从他的皮肤散发出来，冒着热气。

这座鹫岭就连登山者都无法攀登，现在武藏却赤裸裸拥抱着山岳的肌肤。他继续往上爬，寻找踏脚的岩石，有时岩石松动，脚下便会传来落石掉下溪谷的声响。

一百尺——两百尺——三百尺，武藏的身影在苍穹的衬托下越来越渺小。有一朵白云飘过来，当白云飘走时，他的身影已与天空合而为一。

鹫岭宛如巨人，冷漠地看着武藏的一举一动。

武藏犹如螃蟹般抓住岩石匍匐爬行，现在他正爬到近山顶的地方。

他小心翼翼，生怕手脚稍有疏忽，自己就会跌得粉身碎骨。

“呼……”

全身汗毛竖立，爬到这里他气喘如牛，连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每爬一点就喘口气。他继续往上攀爬，不觉回头望着脚底下所征服的来时路。

神苑的太古森林，五十铃川的银色水带，神路山、朝熊山、前山等连峰，

以及鸟羽的渔村，和伊势的大海，全都在自己脚底下。

“已经快到山顶了。”

脸上流着温热的汗水，武藏回忆起儿时陶醉在母亲怀里的感觉，使他浑然不觉岩石的粗糙，真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就在此时，他脚尖的岩石开始松落，武藏心头一惊，下意识地另寻踏脚石——再熬一口气是何等艰辛啊！这绝非笔墨所能形容,就如决斗时,杀与被杀之间的双锋对峙的局面。

“快到了,只差一点。”

武藏又攀住岩石，努力往上爬。

这时如果意志薄弱或是体力不支，将来必定会被其他的武术家打败。

“畜牲!”

武藏的汗水沾湿了岩石，他的身体也因为汗水所造成的热气不断被蒸发而像白云般。

“石舟斋小子。”

武藏像在诅咒似的。

“日观这个混蛋,泽庵这个臭和尚。”

他想像自己正踩在这些比他优秀的人的头顶上，一步步地往上爬，他跟山已经合为一体。要是山灵看到有人如此拥抱这座山，一定也会非常惊讶。突然，武藏看见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天地变色。仿佛被人捂住了口鼻几乎无法呼吸，他紧紧抓住岩石，但是阵阵强风几乎卷走他的身体……武藏只得暂时紧闭双眼，一动也不敢动地趴在岩石上。

虽然如此，他的内心却高唱凯歌。当他匍匐于岩石上时，他看见一望无垠的天空，甚至看到黎明时白色的云海正透出曙光。

“看 我终于征服了。”

当武藏知道自己已经爬上山顶时，意志仿佛断了弦一般，整个人扑倒在地。山顶的强风夹杂沙石，不断地打在他背上。

这一刻，武藏感到一种无以言喻的快感，他已达到无我的境界。汗水湿透全身，他将身体紧紧贴着山顶。在这黎明初透的时刻，山性也好，人性也罢，都在大自然庄严的怀抱中孕育着，武藏进入恍惚状态，沉沉入睡。

他猛然醒来，一抬头觉得头脑像水晶般透明，身体就像一条小鱼般想要到处游窜。

“啊！再也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了，我已经征服了鹫岭。”

艳丽的朝阳染红了山顶和武藏，他如同原始人般高举双手，伸展腰身，并仔细端详征服山顶的双脚。

突然他发现一件事，从受伤的脚趾处正流出大约有一升多的青色脓液，在这清澄的天界上，除了人体的异味之外，还弥漫着欣欣向荣的香气。

13

住在子等之馆的妙龄神女[1]，当然也都是清女。年纪小的约十三四岁，大的二十岁左右，全都是处子。

她们演奏神乐时穿白绢窄袖上衣，红色长裤裙，平常在馆内学习和打扫时都穿着宽松的棉质长裤裙和窄袖上衣。早上工作完后，各自拿着一本书到祢宜荒木田的私塾学习国语及和歌，这是每天的课程。

“那是什么？”

一群清女正陆陆续续走出后门，其中一人看见墙上挂着东西。

那是昨夜武藏挂在墙上的修行武者的包袱。

“是谁的？”

“不知道。”

“像是武士的东西。”

“我当然知道是武士的，但不知是哪一位武士啊？”

“一定是小偷忘了带走。”

“哎呀，还是别碰为妙。”

大家瞪大眼睛，好像大白天发现披着牛皮午睡的小偷似的争相围睹，又害怕得猛咽口水。

其中一人说道：

“我去告诉阿通姑娘。”

说完径往后面走去。

“师父，师父，不得了了！你过来看一下。”

小神女从栏杆下往上呼叫，阿通正在宿舍里练字，她放下笔，问道：

“什么事？”

打开窗户探出头来。

小神女用手指着：

“那边，有一位小偷留下的刀和包袱。”

“最好把它交给荒木田先生。”

“可是没人敢碰，怎么办？”

“你们真是大惊小怪，等一下我去拿就是了，大家别在那儿浪费时间，快到私塾去吧！”

过了一会儿，阿通走到外面，大家已经走了，只留下一个煮饭的老太婆和一个生病的神女在看守。

①神女：在神社从事奏乐、祈祷的未婚女子。

“阿婆！你知道这是谁的东西吗？”

阿通随口问完，就去拿修行武者的包袱。

她顺手一抓竟然无法提起，一个男人为何要把这么重的东西绑在腰上走路呢？

“我去见一下荒木田先生。”

阿通对看家的阿婆交代完之后，便双手抱着那个重包袱走出去。

两个月前，阿通和城太郎两人投宿在伊势大神宫的家①。当时，为了寻找武藏，他们已经走过伊贺路、近江、美浓，眼见寒冬将至，一位女子是无法越过满是冰雪的山谷，只好在鸟羽附近以教笛为生。祢宜的荒木田家听到这个消息，便邀请阿通到社里来指导子等之馆的清女们吹笛。

阿通的主要目的并非教笛，而是想知道此地流传的古乐。而且，她也喜欢跟清女们在神林中共同生活，便决定暂时在此栖身。

造成不便的是她的同伴城太郎，虽然他还年少，却不被允许住在清女的宿舍，只好叫他白天打扫神苑的庭院，晚上则睡在荒木田先生家的柴房。

神苑的冬天，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飒飒作响。

疏林中，冉冉扬起一缕晨烟——宛如神仙的化身。不禁让人想起那缕晨烟下，城太郎正拿着竹扫把在打扫呢！

阿通停下脚步。

城太郎一定在那里打扫。

一想到城太郎，阿通脸上便露出微笑。

那个小白脸。

那个不听话的家伙。

最近，城太郎竟然也老老实实地听自己的话，而且，尽管好玩却工作卖力。

她听到“啪——啪”折断树枝的声音。阿通双手抱着沉重的包袱，来到林中小路。

“城太郎！”

她大声呼唤。遥远的地方也传来——

“哟——”

是城太郎精神饱满的声音，没多久就听见他跑下来的脚步声。

“是阿通姐姐啊！”

他在阿通面前站住。

“哎呀！我以为你在扫地呢！你这一身短褂子、木剑是干吗呢？”

“我在练剑呀！我以树为敌，自己练习剑术。”

①大神宫：世代皆任神职之家。

“练剑是可以，可是这里是神苑，是追求清静祥和，是我们日本人的精神所在，也是大家来此参拜女神的神圣之地——所以，你看那里不是挂了告示牌，上面写着禁止攀折神苑树木、滥杀鸟兽。何况你是负责打扫神苑的人，怎么可以用木剑砍伐树枝呢？”

“我知道啦！”

城太郎回答着，对于阿通的说教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砍伐树枝呢？要是被荒木田先生知道了一定会挨骂的。”

“可是，已经枯掉的树枝砍断了没关系吧？难道连枯枝都不能砍吗？”

“不行。”

“你在说什么啊？那我有一件事要问阿通姐姐。”

“什么事？”

“这个神苑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人们不好好珍惜它呢？”

“这是一种耻辱。就像自己的心灵也是杂草丛生一样。”

“杂草丛生还不打紧，有些树干被雷电击中迸裂开来，就这么任它腐朽弃之不顾，被暴风雨连根吹倒的大树木也已枯死了；再看看神社里面到处是鸟巢、屋顶漏水，而厢房也已经损坏不堪，灯笼也挂得歪歪斜斜，这种地方哪像是重要的神社？阿通姐姐我想问你，从摄津外海眺望大坂城，它的确是灿烂夺目；德川家康现在开始修筑伏见城，并且开始修筑各国十几个巨大的城堡；在京都、大坂除了大将军和富人家的官邸之外，一般的房子也盖得很漂亮，庭院采用利休风格或远州风格，而且听说连茶里都不会掉下一粒灰尘来。但是，看看我们这里，在这广大的神苑里，为何只有我和穿着白褂子的老爷爷在打扫，而且不过三四个人罢了！”

阿通轻轻颔首。

“城太郎，你这些话怎么和前几天荒木田先生所讲的一模一样呢？”

“啊？阿通姐姐也去听课吗？”

“我当然去听了。”

“穿帮了。”

“你现学现卖是行不通的。不过，荒木田先生这番话的确是语重心长，尽管我对你的卖弄毫不感动。”

“真是的……听了荒木田先生讲课之后，我认为信长、秀吉，还有家康，一点也不伟大，虽然大家都称颂他们的的丰功伟业，他们在取得天下之后，就自认为是天下无敌手，所以，我认为他们并不伟大。”

“信长和秀吉这两个人还好，虽然拿世人和自己当借口，对京都的御所倒还敬畏几分，也能博取人民的欢心。倒是足利氏的幕府时代，尤其永享到文明

这段时期,那才真够凄惨。”

“咦,怎么说呢?”

“这段时期不是发生过应仁之乱吗?”

“没错。”

“因为室町幕府无能，才会导致内乱四起，有实力的人为了扩张自己的权益，于是战争迭起，搞得民不聊生，无人为国家大局着想。”

“你是指山名和细川之间的争权夺利吗?”

“没错，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引发战争，可说是自私自利的私斗时代。那时荒木田先生的祖先荒木田氏经，代代任职于伊势神宫。但是世上的武士大多自私自利，全都为贪图私利而争战不休。因此，从应仁之乱开始，已经少有人参拜神明。古时候留下来的祭典也都荒废失传，虽然荒木田先生的祖先前前后后向政府反应了二十七次，请求振兴祭典，但是朝廷经费不足，幕府又欠缺诚意，而武士们更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的地盘争得头破血流，无人重视这件事情。氏经先生在这种潮流当中，既要和当权力争，又得克服贫穷，并四处游说人民，终于在明应六年将神宫迁往临时的宫殿去。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呢？但是仔细思量，我们不也经常在长大成人之后便忘记母亲的养育之恩吗？”

城太郎等阿通热热烈烈一口气说完之后，拍着手跳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你以为我不吭气就是不知道吗？原来阿通姐姐也是现学现卖。”

“哎呀!你听过这些课——你这个人真可恶!”

阿通作势要打他，但是手上的包袱太重了，只追了几步便停下来，只能微笑看着他。

“咦,那是什么?”城太郎跑了过来。

“阿通姐姐那是谁的刀……”

“不行,你不能拿,这是别人的东西。”

“我不是要拿,你借我看一下嘛——好像很重的样子,好大的一把刀啊!”

“看看你那双贪婪的眼睛。”

阿通听到背后传来啪嗒的草鞋声，原来是刚才从子等之馆出去的一位稚龄神女。

“师父、师父,祢宜先生在找你,好像有事要拜托你。”

阿通回头时，她又掉头跑回去了。

城太郎好像受了惊吓，立刻张望四周的树林。

冬阳透过树梢，形成一道道波光，在地上照映出点点斑影。城太郎在树下，脑子里不知在想什么。

“城太郎你怎么啦,你睁着大眼睛在张望什么?”

“……没什么。”

城太郎若有所思，咬着指头。

“刚才跑来的那位姑娘，突然叫你师父，我还以为是在叫我师父，所以吓了一跳。”

“你是指武藏哥哥吗？”

“啊、啊！”

城太郎像哑巴似地支支吾吾，阿通突然一阵心伤，鼻头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城太郎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人，虽然他是无心的，却勾起阿通的伤心处。

阿通对武藏不能一日稍忘。这是她沉重的负担，为何无法丢掉这个负担呢？那个无情的泽庵曾经要阿通住在无争的土地上结婚生子。但是，阿通只觉得他是不懂感情的说禅和尚，很可怜他。而她对武藏的思念之情，却无法忘怀。

情爱就像蛀牙菌，把牙齿蛀得越来越大。平常没想起这件事，阿通也过得很好，但是只要想起武藏，她就茫然不知所措，只是一味地到处游走，寻觅武藏的踪影，想要靠在武藏的胸膛痛哭一场。

阿通默默地走着。武藏在哪里啊？在哪里？找不到武藏让她心焦如焚。

阿通流着泪，双手环胸默默地走着——她的双手还抱着充满汗臭味修行武者的包袱和一把沉重的大刀。

但是，阿通并不知情。

她如何知道那是武藏的汗臭味呢？她只觉得那包袱非常沉重，而且，因为心里想的尽是武藏，所以根本没去留意包袱的事。

“阿通姐姐——”

城太郎一脸歉意地追过来。当阿通正要走人荒木田先生的屋内时，城太郎刚好追上她。

“你生气了吗？”

“……没有，我没生气。”

“很抱歉，阿通姐姐，真对不起。”

“不是城太郎的错，是爱哭虫又找上我了。现在我有事要去问荒木田先生，你先回去好好扫地，好吗？”

荒木田氏富把自己的住宅取名为“学之舍”，当做私塾。来此学习的学生，除了清纯可爱的神女之外，还有神领三郡里各阶级的小孩，约有五十人。

氏富教导这些学生一些当今社会已经失传的学问，也就是目前不受大都市重视的古学。

这些孩子学了这些知识之后，就会了解拥有广大森林的伊势乡土，和它光荣的典故。而从整个国家的全局来看，现在大家都认为武家的兴盛就是国体的兴盛，至于地方上的衰微，并不认为是国家衰微的征象。至少，在神领的子弟

中，培育幼苗，期待他们将来能够传承下去，就像这座大森林一样，生生不息，期盼精神文化能够有茁壮、茂盛的一天。这就是荒木田氏富悲壮的事业。

氏富以爱心和耐心，每天为孩子们讲解深奥难懂的《古事记》和中国经书。

也许是氏富十几年来毫不倦怠地教育下一代，因此，不论是丰臣秀吉掌握天下大权，还是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这一带的百姓，甚至连三岁的小孩也不会把这些如星星般的英雄错看成太阳。

现在，氏富上完课，从"学之舍"走出来。

学生们下了课便一哄而散，各自回家。

"祢宜先生，阿通姑娘在那边等您呢。"

一位神女对氏富说着。

"我差点忘了。"

氏富这才想起这件事。

"我找她来，自己竟然忘得一干二净。"

阿通站在私塾外面，手上抱着修行武者的包袱，从刚才她就一直在门外听氏富讲课。

"荒木田先生，我在这里，您找我有何吩咐？"

"阿通姑娘，让你久等了，请进来。"

氏富请阿通进入屋内，尚未坐稳，他看见阿通手上的包袱便问：

"那是什么？"

阿通告诉他：这是今天早上挂在子等之馆墙壁上，不知是谁的东西？神女们看它不像普通人家的包袱，都不敢靠近，所以我把它拿来给先生。听完之后，荒木田氏富也觉得纳闷。

"噢……"

他皱着白眉毛，望着那包袱。

"看起来不像是来此参拜的人所留下的东西。"

"一般来参拜的人，不会走到那里去的。而且昨晚并未发现，今天早上小神女们才发现这包袱，可见这个人是在半夜或黎明时进来的。"

"唔……"氏富的脸色有点难看，喃喃自语道：

"也许是冲着我来的，可能是神领的乡士故意恶作剧。"

"您认为会是谁在恶作剧呢？"

"老实说，我找你来也正是为了此事。"

"是跟我有关的吗？"

"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事情是这样子的，神领乡士中有人向我抗议，认为留你在子等之馆并不恰当。"

"哎呀！原来是我引起的。"

“你不需有丝毫歉意,但是,以世俗的眼光——我说了你可别生气……他们认为你已经不是一个不懂男人的神女了。因此，若把你留在子等之馆会玷污圣地。”

虽然氏富轻描淡写，但是阿通的眼里已经充满了后悔的泪水，她并非生气，而是深觉无奈。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认为她四处漂泊，在江湖中打滚，并且怀着一份刻骨铭心的永恒恋情浪迹天涯，当然会认为她已不再清纯。可是，一个贞洁的女子是无法忍受这种耻辱和冤枉呀！阿通激动得全身颤抖。

氏富似乎没考虑这么多，总之人言可畏，眼看春天即将到来，所以氏富想跟阿通商量，不需要再指导清女吹笛，言下之意也就是希望阿通离开子等之馆。

阿通本来就不打算在此久留，现在又给氏富带来麻烦，更加深她的去意，所以她立刻答应，并感谢氏富这两个月来对她的照顾，决定今天就启程离去。

“不,不必这么急。”

氏富说完也很同情阿通的处境，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将手伸到书架上。

城太郎尾随阿通，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后面的走廊，此时他探头悄悄地对阿通说：

“阿通姐姐，你要离开伊势吗？我也要一起走。我已经很厌烦在此打扫了，正好趁此机会开溜，好吗……这是个好机会，阿通姐姐。”

“这是我一点心意……阿通姑娘,这点微薄的谢礼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氏富从书架上的盒子里取出一些银子。

阿通深感惶恐，并未收下银子。虽然自己指导子等之馆的清女吹笛，但也在此叨扰了两个月，受氏富很多照顾，因此她说，如果要收下谢礼的话，也应该照付住宿费用，所以拒绝接受。氏富说：

“不，你一定要接收这份谢礼，因为等你到京都时我还有事相托，请你务必收下银子。”

“您托我的事情,我一定会照办,但是这些银子我心领了。”

阿通把银子推回去，氏富看到阿通背后的城太郎：

“喂,那么这就给你当路上的零用。”

“谢谢您!”

城太郎立刻收下，然后说：

“阿通姐姐,我可以收下吗?”

城太郎先斩后奏，阿通也拿他没办法。

“真是谢谢您了。”

阿通再三道谢，氏富这才放心。

“我要拜托你到京都的时候,将此交给住在堀川的乌丸光广卿。”

说完，从架子上取下一卷图画。

“这是我前年受光广卿之托所画的图。那时约定要请光广卿在画上题诗词，我认为如果是派人去或委托信差都不能表达我的诚意，所以请你们一路小心，切勿淋到雨或弄脏了。”

阿通觉得责任重大，却又无法拒绝。氏富拿出一个特制的盒子和油纸，准备把画包起来。但是他可能是对这幅画情有独钟，而且要将作品送人总有些依依不舍，于是说道：

“这幅画也给你们看看吧!”

说完摊开那幅画。

“哇!”

阿通不自觉地发出赞美声，城太郎也睁大眼睛，靠近观赏。

虽然尚未题诗词，不能明了这幅画所表达的涵意。却看得出是平安朝时期的生活和习俗，用土佐流的细笔画法，涂上华丽的朱砂色料，令人百看不厌。

城太郎并不懂画。

“啊！这个火画得真像，看起来好像真的在燃烧似的……”

“只可看不可摸哦!”

两人全神贯注，都被那幅画吸引住了。就在此时，管家从庭院走来，对氏富讲了几句话，氏富听完后点头说：

“嗯！这样子啊，那就不是可疑人物，为了慎重起见，还是请那个人写下字据,再把东西还给他。”

说完，将阿通拿来带有汗臭味的武士行囊，交给管家。

子等之馆的清女们听到教吹笛的师父突然要离开，大家都感到依依不舍。

“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大家围着阿通。

“您不再回来了吗?”

大家都像要跟亲姐姐分离似的，非常悲伤。这时，城太郎在馆外大喊：

“阿通姐姐,你准备好了吗?”

城太郎脱下白褂子穿上自己的短上衣，腰上横挂着木剑。荒木田氏富托他们带的重要图画用两三层油纸包好，放在盒子里，再用大包巾包着，由城太郎背着。

“哎呀!你的动作真快!”

阿通从窗户回话。

“我当然快——阿通姐姐,你还没准备好吗?女人出门怎么动作这么慢啊!”

这个地方禁止男人进入，所以当城太郎在等待阿通时，只能站在屋檐下晒太阳，他望着笼罩着霞雾的神路山，伸着懒腰打起呵欠。

城太郎是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受不了等待，才一下子他就感到无聊，快等得不耐烦了。

“阿通姐姐,你还没好吗？”

阿通在馆内回答：

“我立刻就出去了。”

阿通早就准备妥当，只不过短短两个月的相处，她已经和这些神女亲密得情同手足,突然要离开,那些年轻的少女们好不伤心,舍不得让阿通走。

“我会再回来的,请大家多保重。”

阿通心里明白不可能再回来了，她知道自己在撒谎。

神女中有人低声啜泣,也有人说要送阿通到五十铃川 的 神桥，大家七嘴八舌围着阿通一起走到门外。

“咦!奇怪。”

“城太郎刚才还直嚷着要走,现在怎么不见人影了？”

神女们用手圈着嘴大叫：

“城太!”

“城太你在哪里啊？”

阿通很了解城太郎这孩子，因此并不担心。

“他一定等不及,一个人先跑到神桥去了。”

“真让人受不了。”

有一个神女注视着阿通的脸，说：

“那个小孩是师父您的孩子吗？”

阿通笑不出来，她一本正经地回答：

“你在说什么？那个城太怎么可能是我的小孩呢？我今年春天才二十一岁啊！我看起来有那么老了吗？”

“可是有人这么传说。”

阿通突然想起氏富刚才所提的人言可畏，感到非常生气。但是，无论别人如何说，只要有一个人信任自己就可以了。

“阿通姐姐,你好坏啊!你好坏啊!”

原来以为城太郎已经先走了，没想到他却从后面追过来。

“叫我等你,你却自己先走了,实在太不够意思了。”

城太郎嘟囔着嘴巴。

“可是你刚才根本不在这里啊!”

“我不在这里，那你也得先找一下才够意思啊！刚才我看见一个长得很像我师父的人往鸟羽街的方向走去，我觉得奇怪才跑过去一探究竟呢！”

“啊!像武藏的人?”

“可是我看错了。我追到街树那里，老远瞧见那个人跛着脚走路的背影……好不失望。”

两人一路行来，城太郎像刚才一样，几乎每次都尝到希望破灭的痛苦。因为，在路上不管是擦身而过的人，或是背影神似武藏的人，他都会跑上前去确定一下，有时候看到别人的楼上好像有武藏的人影，或是渡船中坐着像武藏的人——无论是骑马的或乘轿的，所有的人只要有那么一点长得像武藏，城太郎就会激动地说：咦！是他吗？

城太郎一定会使尽方法去确认对方是不是武藏，每次总是带着落寞的表情回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不下几十遍了。

因此，阿通并未因城太郎所说的话而生气，尤其当她听到城太郎说那是一个跛脚的武士时，竟然笑了起来。

“太辛苦你了。才刚要上路就情绪低落的话，往后的旅程可就很无趣了。我们先握手言欢再出发吧！”

“这些小姑娘呢?”

城太郎无礼地环视尾随在后的那群神女：

“她们要一起走吗?”

“没这回事,她们只是依依难舍,想送我们到五十铃川的宇治桥。”

“那真是太辛苦了。”

城太郎模仿阿通的口气。

本来充满离愁的神女们，由于城太郎的加入，气氛立刻变得活泼起来。

“阿通师父,您走错路了,不是向那儿转。”

“我没走错。”

阿通转往玉串御门的方向，对着远方的内宫正殿，合掌低头膜拜许久。

城太郎见状：

“啊!原来如此,阿通姐姐是在向神明告别。”

城太郎说着，远远地看着阿通。神女们用手指戳他的背。

“城太,你怎么不来拜呢?”

“我不要。”

“怎么可以说不要呢?你会歪嘴巴呀!”

“拜了我会不舒服。”

“拜神明为何会不舒服呢？这神明可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神明，或是流行、赶时髦的神明，你可以把她想像成遥远的母亲，怎么会不舒服呢？”

“这个我懂。”

“你懂的话就去拜啊!”

“我不喜欢嘛！”

“你好倔强！”

“你们这些臭丫头、臭三八给我闭嘴。”

“哎哟骂人了。”

一式打扮的神女们，个个瞪大眼睛。

“哎哟——”

“哎哟。”

“这小孩真吓人。”

阿通遥拜之后走回来。

“你们怎么了？”

神女们在等阿通回来主持公道。

“城太刚才骂我们是臭丫头——而且，他还说他讨厌膜拜神明。”

“城太，这是你不对。”

“什么嘛？”

“你以前不是说过，在大和的般若荒野，武藏跟宝藏院众人决斗时，你非常担心，对着空中合掌大声请求神明保佑，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吗？现在你也去膜拜。”

“可是……大家都在看我。”

“好，各位，你们转过头去，我也转过头——”

大家排成一列背对着城太郎。

“……这样子可以吗？”

阿通说完，没听见城太郎回话，便偷偷回过头去看，看到城太郎往玉串御门的方向跑过去，站在那里深深一鞠躬。



武藏面对大海，坐在卖烤蝾螺的摊子前。

“客官，我们的船要环湖一周，还有两个空位，你要不要坐啊？”

有位船夫对着武藏拉生意。

另外又有两名海女①，提着刚捞上来的海螺篮子。

“这位先生，要不要买海螺啊？”

“买点海螺吧！”

“……”

①海女：潜水采贝的渔女。

武藏脚上的纱布已经被流出来的脓血沾污了。他将纱布解开，本来疼痛不堪的脚伤，现在已经完全消肿恢复原状了，纱布包裹得太久以致皮肤变得又白又皱。

“不买，不买。”

武藏挥挥手，赶走了船夫和海女。他试着把脚踏在沙地上，走向海里，把脚泡在海水里。

从这一天早上开始，他不但忘记了脚伤的痛苦，体力也全都恢复，精神亦为之振奋。他除了清楚地知道脚伤已经痊愈之外，今晨的心境与昨日大不相同，因为自觉前途无量而欣喜若狂。

武藏请卖烤蝾螺的姑娘帮他买了一双袜子和新草鞋，他尝试在地上踩踏，跛脚走路也有好一阵子，一下子痊愈又有点不适应，伤口还有些疼痛，但已经微不足道了。

“船夫已经在赶游客上船，客官，您不是要去大凑吗？”

正在烤蝾螺的老头子提醒武藏。

“没错，到大凑之后就有船开往津镇吧？”

“对，也有船开往四日市和桑名。”

“老板，今天是腊月几日了？”

“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竟然都忘了日期，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四日了。”

“才二十四日吗？”

“还是你们年轻人无忧无愁，真令人羡慕。”

武藏快步到高城海边的渡船头，他还希望能跑得更快些。

武藏赶上往对岸大凑的船只，船上满载乘客。在这同时，也是神女们送阿通和城太郎到五十铃川的宇治桥头，或许她们现在正挥着手道别呢。

那条五十铃川的河水便是流到大凑的海口，武藏所乘的渡船发出船桨拍打波浪的声音。

抵达大凑之后，武藏立刻改搭开往尾张的渡船。乘客大多是旅客，左岸可以看见古市、山田和松坂等地的道旁树，巨大的船帆，迎着海岸线，平稳地行驶在伊势的海面。

此时，阿通和城太郎正由陆路往同一个方向前进，不知道他们谁会先到达目的地？

如果到松坂，便可以打听到那位伊势出身、号称“鬼才”的神子上典膳的消息，但武藏打消了这个念头，在津镇就下船。

在津镇港下船时，走在他前面的男子，腰际挂着两尺左右的木棒，引起武藏的注意。因为木棒上卷着锁链，锁链的尾端有一个铜环。腰上另外还佩了一

支皮刀鞘的野太刀。年约四十二三岁，皮肤比武藏还要黝黑，头发焦黄地卷在一起。

“老板!老板!”

若非有人如此称呼这个人，任何人都会以为他只是一个野武士。武藏仔细看了一下那名从船上追下来，年约十六七岁，脸上还沾着煤灰的铁匠小徒弟，肩膀上扛着一支长柄铁锤。

“等等我,老板。”

“还不快点。”

“刚才我把铁锤忘在船上了。”

“怎么可以忘记吃饭的家伙呢?”

“我已经跑回去拿来了。”

“那当然,要是你敢忘记,你就没命了。”

“老板!”

“你真啰嗦。”

“今晚我们不是要住在津头吗?”

“太阳还高,我们先赶一段路。”

“真想住在这里,有时候出来工作可以放松些啊!”

“别说瞎话了。”

从码头通往大街的路上，两旁都是礼品店和拉客住宿的人。那个打铁铺的徒弟扛着铁锤，在人群中四处张望看热闹，因此又没跟上他的老板。最后终于看到老板在店里买了一个玩具风车。

“岩公。”

“是。”

“帮我拿这个。”

“是风车呀。”

“拿在手上怕会被人撞坏,最好插在领子上。”

“要买回家当礼物的吗?”

“嗯……”

看来那个老板是买给他小孩的。出外工作，回到家最大的享受便是看到小孩的笑脸吧！

老板走在前面频频回头，大概是担心插在岩公领子上的风车会被弄坏。

巧的是，他们左弯右拐，竟然是武藏要走的路。

“噢……”

武藏心里有数——定是这个男人。

但是，这世上有那么多的打铁铺，而且带着锁链镰刀的人也不少。为了慎重起见，武藏不时地走在前面或后面，悄悄地留意观察，当他们来到津镇城

外，正要转往铃鹿山的街道时，武藏从他们二人的对话中已经可以确定。

“请问你要回梅畑吗？”

武藏问那两个人，对方操着浓浓的乡音回答：

“是的，我们是要回梅畑。”

“请问您是不是宍户梅轩先生呢？”

“嗯……你怎么知道我就是梅轩，你是谁？”

越过铃鹿山，从水口通往江州草津——这条道路是通往京都的必经之路。武藏前几天才经过这里。由于他打算在年底到达目的地，希望能在那儿畅饮屠苏酒，因此他一路毫无逗留地直接来到这里。

前几天他经过此地时，曾去拜访宍户梅轩，不巧他不在家，武藏也不执着，只是期望它日有机会再相识，没想到竟然会在此巧遇梅轩，武藏觉得自己跟锁链镰刀挺有缘分的。

“实在很有缘，前几天我曾去云林院村拜访您，见过尊夫人。我叫宫本武藏，是个习武者。”

“啊！原来如此。”

梅轩毫无讶异之色。

“你就是那位住在山田的客栈，说要跟我比武的那个人吗？”

“您听说了？”

“你不是去打听我是否在荒木田先生家里？”

“打听了。”

“我是去荒木田家做事，但并不住在他家，我借用神社街一个朋友的工厂，在那儿完成了一件非我莫属的工作。”

“噢……然后呢？”

“我听说有一位修行武者住在山田客栈，正在找我，但我怕麻烦，所以未加理会——原来就是你啊！”

“是的，听说您是锁链镰刀的高手。”

“哈哈哈！你见到我内人了吗？”

“尊夫人露了一下八重垣流的架式给我看。”

“那不就够了吗？实在没必要紧追不舍。我的流派内人已经露给你看过了，要是你想看得更多的话，说不定还没看到一半，你就已经丧命了。”

原来他们夫妻俩都是高傲自大的人，在这世上似乎武术与傲慢都是一体的。但话又说回来，若非对方有那么强的自尊心，也不会因为拥有精湛的武术而骄傲自矜的。

武藏的修养功夫到家，能暗自咽下这口气，他之所以能不被对方激怒，是因为在他重新踏出社会时，泽庵曾经教诲他‘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且他探

访宝藏院和小柳生城也得到不少教诲。

武藏很有风度地包容对方，仔仔细细观察对方的本领，甚至毕躬毕敬地采取低姿态。

在尚未摸清楚对方底细之前，武藏谨言慎行不形于色。

“是的。”

武藏像个晚辈般谦虚地回答。

“您说的没错，光看到尊夫人的架式就让我获益良多。但是能在此遇见您，真是有缘，希望能聆听您多谈谈有关锁链镰刀的心得，那就更感激不尽了。”

“谈锁链镰刀？要谈的话可以啊！今晚你要投宿关所的客栈吗？”

“正有此意，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可否让我到府上叨扰一宿呢？”

“我家里不是旅馆，寝具不够，若不在意和我的徒弟岩公共宿，那就请便。”

黄昏时，三人来到铃鹿山，山中的村落在灿烂的夕阳下，宛如一面湖水，渐渐沉寂下来。

岩公先跑回去通报，武藏看到梅轩的老婆抱着小孩站在屋檐下，手上拿着父亲送的玩具风车。

“你看，你看，爸爸从那里回来了，看到爸爸了吗？爸爸回来了——”

本来是傲慢自大的宍户梅轩，看到孩子立刻变成了一位慈祥的父亲。

“嘿哟！我的小乖乖。”

宍户梅轩手舞足蹈地逗着小孩，夫妇俩相偕抱着孩子进屋去。并未把一起回来并打算在此寄住一晚的武藏看在眼里。

直到吃晚饭时。

“对了，对了，叫那个修行武者一起来吃饭。”

武藏穿着草鞋，正在工作房的火炉旁烤火。梅轩看见他，才忽然想起而如此吩咐他的妻子。

他老婆一脸不悦。

“前几天你不在的时候，也来住了一晚，怎么现在又来了？”

“就让他跟岩公一起睡。”

“上次我是在火炉旁铺了席子给他睡，今晚也让他这样睡就好了。”

“喂，小伙子。”

梅轩在炉前温好了酒，他拿着酒杯问武藏：“你喝酒吗？”

“我喝一点。”

“来一杯吧！”

“好。”

武藏坐在工具房和客房中央。

“我敬您。”

武藏举杯向梅轩致意，一口饮尽，酒味微酸。

“杯子还您。”

“那个杯子你拿着吧 我还有杯子。你这个武者修行——”

“是。”

“你看起来很年轻,几岁呢？”

“过了年就二十二岁了。”

“故乡在哪里？”

“美作。”

武藏一回答完，宍户梅轩便瞪大眼睛，从头到脚再一次重新打量武藏。

“……刚才你说……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

“我叫宫本武藏。”

“武藏是哪两个字？”

“武功的武,宝藏的藏。”

这时候，他老婆把晚饭菜肴端过来。

“请用。”

她把饭菜放在草席上，宍户梅轩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

“是这样子啊……”

“来,酒温热了。”

梅轩为武藏斟酒，突然开口问他。

“你从小就叫做武藏（Takezou）吗？”

“没错。”

“你十七岁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名字吗？”

“是的。”

“你十七岁的时候有没有跟一名叫又八的男子到关原去打仗？”

武藏内心一惊。

“您对我似乎很清楚啊！”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也曾经在关原工作。”

武藏一听倍感亲切，梅轩现在也改变了傲慢的态度。

“我觉得你很面熟,原来我们是在战场碰过面啊！”

“这么说来,你是在浮田家的阵营啦？”

“我那时在江州野洲川，跟野洲川的乡士一起，投靠浮田家的阵营，跑在军队的最前方。”

“原来如此，我们可能碰过面。”

“你的朋友又八现在如何呢？”

“战后就没再见过他了。”

“你说的战后是指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会战之后，我们在伊吹的一户人家里藏匿了一阵子，等我们的伤口痊愈之后便分手了，从此再也没见过面了。”

“……哦。”

梅轩对正要哄小孩入睡的老婆说：

“没酒了。”

“你们已经谈够了吧！”

“我们现在酒兴正浓，还要喝。”

“今晚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呢？”

“因为我们谈得正投机。”

“已经没酒了。”

“岩公，你过来一下。”

梅轩对角落呼叫，隔墙传来岩公起床的声音。

“老板！什么事？”

岩公打开房门，露出脸来。

“你到斧作那里去赊一升酒。”

武藏拿起饭碗。

“等一下，酒马上来。”

梅轩急忙抓住武藏的手。

“我特地叫岩公去赊酒来，等一下再吃饭吧！”

“请勿为了我出去赊酒，我已经不胜酒力了。”

“没关系。”

梅轩又说：

“对了，对了，你刚才说要问我有关锁链镰刀的事，我一定知无不言，但是不喝酒哪能谈呢？”

岩公很快就回来了。

他把酒壶放在炉火上温热，此时梅轩已经在对武藏大谈锁链镰刀用在战场上的效果。

“拿锁链镰刀对付敌人容易获胜，因为它跟刀剑不同，让敌人根本无空隙可以防守，而且在还没击中对方要害之前，就可利用锁链先缠住敌人的武器，就像这样，左手拿镰刀，右手抓称铊——”

梅轩坐着，示范给武藏看。

“敌人攻过来时，用镰刀挡住敌人的武器，同时又可用称铊反击对方，这也是一招。”

说完又换另一种招式。

“像这种情况——如果敌人离自己较远的时候——可以用锁链缠住对方的武器，无论是大刀、枪、或是棒，皆足以致胜。”

说完，又教武藏投称铊的方法，他讲了十几招，例如挥动锁链画出蛇形般的线条，还有镰刀和锁链并用，让敌人产生视觉上的错觉，可以反守为攻。梅轩不断地介绍这种武器的玄妙之处。

武藏听得津津有味。

武藏在听对方解说时，全神贯注，惟恐有所遗漏。完全置身其中。

锁链和镰刀——

双手并用。

武藏边听讲解，自己也颇获心得。

人有双手，而剑只用到一只手。

他在心里暗自思索着，得到这个结论。

第二壶酒不知不觉也见底了，梅轩虽然也喝，但绝大部分都斟给武藏，武藏酒酣耳热之际毫不觉过量，从未如此酩酊大醉过。

“老婆！我们到后面的房间睡，这里的棉被留给客人，你到后面去铺被子。”

他老婆原来打算睡在这个房间，因此当他们两人喝酒时，也不管客人是否在场，便径自和小孩躺进被窝里睡了。

“这位客人好像也累了，让他早点休息。”

梅轩对客人的态度突然变得非常亲切，现在又要让武藏睡在这里而自己去睡后面的房间。他老婆无法理解，而且被窝已经睡暖了，她不愿意起来。

“你刚才不是说要让这位客人跟岩公一起睡在工具房吗？”

“你这个笨蛋！”

他瞪着老婆。

“那要看客人是何许人啊！你给我闭嘴，到后面去铺被子。”

“……”

穿着睡衣，他老婆满心不悦地走到后面房间，梅轩抱起已经熟睡的婴儿。

“虽然被子不是很干净，但是这里有火炉比较暖和。半夜里若口渴，这里也有茶喝，请不要客气，快到被窝里睡吧！”

梅轩说完便离开了，过了不久，他的老婆过来换枕头的时候，脸上已经堆满了笑容。“我先生已经喝得大醉，再加上旅途劳累，他说明天要睡晚一点才起来，你也不必急着早起，明天早上在这儿吃完早餐再离开。”

“……谢谢你。”

武藏只能如此回答，他已经烂醉如泥，几乎无法脱下草鞋和上衣。

“那么我就打扰了。”

武藏说完便躺进这位妇人和小孩刚才睡过的被窝里，被窝还相当温暖，但是武藏的身体比被窝还热，梅轩的老婆静静地站在门边，看着武藏说：

“……晚安！”

说完吹熄烛火，这才离开房间。

武藏烂醉如泥，他的头就像孙悟空被头箍束紧一样疼痛不堪，太阳穴的脉搏呼呼作响。

奇怪，今天晚上我怎么会喝这么多——武藏痛苦不堪，有点后悔——刚才梅轩不断地劝酒，那么高傲的梅轩为何突然出去借酒，而且，本来一直不高兴的老婆，竟然变得那么亲切，还让出这么暖和的地方给他睡——为何他们突然改变态度呢？

武藏觉得事有蹊跷，但是尚未理出头绪来，就已经昏昏欲睡，眼皮都睁不开了，一盖上棉被便呼呼大睡。

炉火余灰殆尽，偶尔闪着微小的火焰照着武藏的脸庞，看得出来他已经进入梦乡。

“……”

事实上，梅轩的老婆一直守在门边，直到武藏睡着，才蹑手蹑脚地回到她丈夫的房间。

武藏在做梦，同样的梦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梦境，有时出现幼年时的光景，在他睡眠的脑细胞里，像虫子一样爬进爬出，神经上留下虫的足迹，他的脑膜好像映着萤光色的文字，一切充满幻觉。

……而且，他在梦里一直听到一首催眠曲：

睡哟睡
睡觉的宝贝最可爱
半夜啼哭
令人疼
疼哟疼
妈妈好心疼

这首催眠曲是上次投宿时，梅轩老婆唱的那首催眠曲。充满伊势乡音的旋律，现在在武藏的梦乡里，听起来竟像是自己故乡美作吉野乡的旋律。

武藏看到自己变成婴儿，由一位皮肤白皙，年约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抱着。婴儿的武藏竟然知道那是自己的母亲，他用幼稚的眼睛看着乳房上方白皙的面孔——

令人疼
疼哟疼
妈妈好心疼

母亲抱着他边摇边唱催眠曲，母亲美丽的脸庞就像一朵梨花，长长的石墙上可以看到开了花的苔藓，树梢上映着夕阳，屋里已经开始点起灯火。

母亲的双眸落着泪珠，襁褓中的武藏不知所以地望着母亲的泪水。

——你给我出去。

——回到你娘家去吧！

他听到父亲无二斋严厉的声音，却不见他的身影，只见母亲逃出家里那道长墙，最后跑到英田川的河床，边哭边走向河里。

襁褓中的武藏很想告诉母亲：危险！危险！

他在母亲怀里不断地扭动着身子，但是母亲却慢慢走往河流深处，紧紧抱着动个不停的婴儿，几乎要把他弄痛了。母亲泪湿的脸颊紧贴着婴儿的脸。

武藏啊！武藏！你是父亲的儿子还是母亲的儿子呢？

此时，岸边传来父亲无二斋的怒吼声，母亲一听到，立刻投身英田川。

襁褓中的武藏被丢到布满石头的河床上，在月见草的草丛里使尽吃奶的力气哇哇大哭。

“……啊？”

武藏猛然惊醒，才知道是一场梦。梦中浑浑噩噩，那个女人的脸庞分不清是母亲还是别人。武藏一直觉得那个女人在窥视他的梦，因此才醒了过来。

武藏没见过母亲的脸，他虽然怀念母亲，却无法描绘出母亲的面孔，只能看别人的母亲来想像自己母亲的音容。

“……为何今夜我会喝醉呢？”

武藏酒醒之后，整个人也清醒过来，睁开眼睛望着被煤炭熏黑的天花板，红色的光芒忽隐忽现——原来是即将烧尽的炉火映在上面。

细看之下，在他头上有一个风车，从天花板垂挂下来。

那是梅轩买给他儿子的玩具，除此之外，武藏还闻到被褥上的母乳香。他这时才明白，可能是因为周围的气氛，才会引发他梦见已故的母亲，他望着风车，内心洋溢无限怀念。

武藏尚未全醒也没睡着，恍恍惚惚之间微睁着眼睛，忽然觉得垂挂在那里的风车有些奇怪。

“……”

因为风车开始旋转起来了。

本来风车就是会旋转，没什么好奇怪，但是武藏心头一惊，打算离被起身。

“……奇怪？”

他仔细聆听。

好像听到在哪个地方有轻微的开门声，当门一关上时，原来转动的风车便静止下来。

想必从刚才一直有人在进出这家的后门，虽然蹑手蹑脚，十分小心，但是门在开关之间，风吹动门帘，风车也跟着旋转。武藏觉得五彩缤纷的风车好像蝴蝶一般，时而张翅飞舞，时而停止。

武藏本想爬起来，但立刻又缩回被窝里，他全神贯注，想要察知这屋子里的动静，就像裹着一片树叶便可知晓大自然各季节的昆虫，紧绷的神经贯穿全身。

武藏这才意识到刚才自己是多么危险。但是他不了解为何他人，也就是这里的主人宍户梅轩要杀害自己。

“难道我上了贼船？”

一开始武藏如此判断。如果是盗贼，只要瞧见武藏轻便的行装，便知道没东西打抢。

“恨我吗？”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武藏仍然不明就里，但是他的皮肤已经感觉到有人渐渐逼近自己的性命——到底是这么等待对方来？还是先发制人呢？他必须取舍其一。

他悄悄伸手到床下找到了草鞋，再将草鞋拿进被窝。

风车突然开始急速旋转，忽隐忽现的炉火余光照着风车，看来好像变幻万千的花朵一样，不断旋转，现在，他听见屋里屋外有明显的脚步声！他把被窝隆高，做出有人睡在里面的模样。终于，在门帘那儿出现两道目光，有一名男子握刀潜行过来，另外一人手拿长枪绕过墙壁，来到被窝的另一边。

“……”那两名男子倾听被窝里的动静，看着隆起的被窝。这时，又有一个人从门帘走过来，正是宍户梅轩，他左手拿着锁链镰刀，右手抓着称铊。

“……”

“……”

“……”

一对、两对、三对眼睛……

三人以眼示意，屏气凝息，站在枕头旁边的人“啊”一声踢翻枕头，另一旁的男子立刻拿着长矛对着被窝。

“起来！武藏！”

梅轩抓住铜铊和锁链镰刀，后退一步，对着被窝大叫。

被窝里并无反应。

不论他们拿着锁链镰刀打过去，用长矛戳着棉被，或大声叫喊。被窝里仍毫无反应，因为，应该睡在被窝里的武藏早已不在那里了。

拿着长矛的男子用枪掀开棉被。

“啊……他逃跑了。”

大家一脸的狼狈，急忙四处寻找，梅轩一看到旋转中的风车马上会意过来。

“门开着。”

说完，立刻跳到门口。

“糟了——”另外一个男子叫了起来。因为他看见工作室和房间中那扇通往阳台的门是开着的。

屋外蒙上一层白霜，有如月光般皎洁。刚才风车突然旋转了起来，就是因为刺骨的寒风从这扇门吹了进来的缘故。

“那个混账东西,原来从这里逃走了。”

“门外把风的人是在干什么?把风的人呢?”

梅轩急忙大叫：

“喂!喂!”

大声怒骂，跑到屋外一看，屋檐下一个黑影蹲在地上。

“老大!老大!抓到武藏了吗?”

黑暗处，传来小声的问话。

梅轩不由怒火中烧。

“你在说什么?你们是干什么的?武藏那个混蛋早已经闻风逃走了。”

“咦?逃走了……什么时候?”

“你还有脸问我?”

“奇怪了?”

“全是一群酒囊饭袋。”

梅轩在那个门进进出出，然后说道：

“他只有两条路可逃，一条是越过铃鹿山，另一条是往津镇的街道。应该尚未走远，我们快去追吧！”

“往哪儿追?”

“我往铃鹿山的方向,你们往街道追去。”

屋内屋外大约有十人左右，还有人拿着枪炮。

每个人的装束都不一样。拿枪的看起来像个猎人；拿刀的看起来像个樵夫；其他人可能也是同一阶层的，都听命于宍户梅轩，他们个个面目狰狞，都效忠于梅轩，不是只把他视为一般的铁匠而已。

他们兵分两路。

“如果找到武藏，立刻鸣枪做暗号，大家听到枪声就赶快集合。”

一伙人说好之后便追了出去。

但是，才跑了半刻钟，一个个已经气喘如牛，不得不放弃，垂头丧气地走回来。

大家疲惫不堪，也不管会不会被老大梅轩责骂，谁知梅轩却比众人都早一步回到家，正低着头呆坐在屋内。

“没有追到，老大！”

“太可惜了。”

梅轩只好放弃。

“算了。”

梅轩抓起几根木柴，以膝盖劈劈啪啪地折断，然后叫道：

“老婆，还有没有酒，拿酒来！”

说完，发泄似地把木柴狠狠丢进炉火，扬起一阵灰烬。

半夜的骚动，把婴儿给吵醒了，哭个不停。梅轩的老婆躺在床上回答已经没有酒了。有一个男人说可以回家拿酒来，便走了出去。这些人都住在附近，很快地把酒拿来了，也来不及温酒就倒进碗里喝了起来。

“真不甘心！”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这个混账，命倒挺长的。”

你一言我一语地放着马后炮当下酒菜。

“老大，请息怒，都是把风的人的错。”

大家想灌醉梅轩，让他先睡。

“我也太大意了！”

梅轩无意怪罪他人，只是皱着眉头喝闷酒。

“要对付那个毛头小子，也许根本不必劳师动众，我一个人就够了……但是，四年前那个家伙十七岁的时候，连我哥哥辻风典马都死在他手里，一想到此事，我就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老大，今天那位修行武者，真的就是四年前住在伊吹艾草屋阿甲家里的那个小毛头吗？”

“一定是我死去的哥哥典马在指引我——起先我也没有注意到，但是喝了一两杯之后，武藏那个家伙可能不知道我就是辻风典马的弟弟——在野洲川工作的野武士辻风黄平。所以他说在关原之役时，他叫做武藏（Takezou），现在改名叫宫本武藏（MuSaSi），我听了之后，从他的年龄和相貌上推断，可以确定他就是用木剑杀死我哥哥的那个武藏（Takezou）。”

“你本来想以牙还牙，却被他溜走了。”

“最近社会祥和太平，所以，即使我哥哥典马尚存人间，可能也很难生活，

大概只能跟我一样，除了打打铁勉强糊口之外，就是上山当山贼，别无选择余地。但是，一想到哥哥被关原之役的一个无名小卒用木剑打死，就令我愤恨不已。”

“那时候,除了叫做武藏的那个小毛头之外,还有一个小伙子吧!”

“对,他叫又八。”

“对！对！那个又八当天晚上立刻带着艾草屋的阿甲跟朱实连夜逃走……现在不知去向。”

“我哥哥典马被阿甲所迷惑才会丧命。所以大家要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遇上阿甲也说不定。”

也许酒精开始作用，梅轩低头打起瞌睡。

“老大!你躺下来睡吧!”

“老大!去睡吧!”

大伙儿亲切地将他扶到刚才武藏睡过的被窝里，并拣起枕头为他垫上，户梅轩立刻合上充满怨恨的眼睛，倒头呼呼大睡。

“回家吧!”

“回去睡觉喽!”

这些人原来都是伊吹的辻风典马和野洲川的脚风黄平的手下，专门在战场上剥削战利品为生的野武士。时代变迁之后，有的人当猎人，有的当农夫，但还是不改邪恶的本性。此时，夜深人静，这批人走出打铁铺，走出布满白霜的野地，各自回家。

这些人离开之后，一切又恢复平静，好像从未发生事情一样。在这座屋子里，只听见人的打呼声和野鼠的吱吱叫声。

偶尔,传来婴儿尚未熟睡发出的咿呀声音。夜已深,婴儿也进入梦乡了。

接着——

在厨房和工作房中间，有一个堆满柴火的房间，柴火旁有一座土灶，破旧的墙壁上挂着蓑衣和斗笠。此刻，在土灶后面靠近墙壁处，蓑衣悄悄地移动，有一个人影把蓑衣挂回墙上，然后，就像从墙壁里走出来一样，那人影站了起来。

那个人便是武藏。

他一步也没离开这个屋子。

刚才他逃离被窝，打开柴房，便以蓑衣掩盖身体藏在柴火堆中。

“……”

武藏在房间里走动。宍户梅轩已经熟睡，梅轩似乎鼻子不好，他的鼾声与众不同——武藏听了，在黑暗中不禁露出苦笑。

“……”

武藏听着他的鼾声，心里有了一个想法。

他和宍户梅轩的比武已全然获胜。

但是，刚才偷听到他们的对话，才知道梅轩就是以前在野洲川的野武士，本名叫让风黄平，而且和那被自己打死的辻风典马是亲兄弟，难怪他想要杀自己以报兄仇，宍户梅轩虽然是个野武士，但个性怪异、好胜心强。

如果留他活着，以后必定还会千方百计暗算自己，为了自身的安危，武藏必须先下手为强。可是，有必要置对方于死地吗？

“……”

武藏想了想，终于想到一个方法。他绕到梅轩的床边，从墙上取下一把锁链镰刀。

梅轩依然睡着。

武藏盯着梅轩的脸，用指甲勾出镰刀的刀刃，刀刃和手柄呈垂直状。

武藏用湿纸包住刀刃，然后将镰刀架在梅轩的脖子上。

好了！

挂在天花板上的风车也静止不动了，若非他用纸包住刀刃，明天一早，这家的主人可能就要命撒黄泉了，风车可能会疯狂旋转呢！

武藏之所以会杀让风典马是有缘由的。而且，当时自己刚参加过战争，血气方刚才会如此。现在，杀死宍户梅轩并无益处，何况他的儿子将来必会为父报仇，就如风车旋转般，冤冤相报，永无终止。

武藏今夜不知为何，一直回忆起死去的父母，看到这一家人祥和地沉醉梦乡，空气里弥漫着奶香味，武藏好生羡慕，迟迟不愿离去，他在心底默念：

“谢谢你们的照顾……祝你们有一个好梦。”

默祷完后，轻轻地打开雨窗，悄悄爬出去。在迷蒙的夜色中，再度踏上他的旅途。



人在刚步上旅程的头几天，充满新鲜，丝毫不觉疲累。

这两个人昨夜虽然很晚才赶到追分关卡住宿，今天一大早，两人已经从笔舍山赶到四轩茶馆前，此时，已是晨曦初露。

“哇！好美啊——”

她停下脚步，观赏着美丽的日出。

阿通的脸上泛着红晕，那一刻，她的表情充满朝气，不，应该说天下万物都生机勃勃。

“阿通姐姐，现在还看不到半个行人呢。今晨，这个街道就是我们两个打

头阵了。”

“你得意什么?早来晚到,还不都是一样。”

“才不一样呢。”

“你是说,走在前面的路,十里的路就会缩成七里啦!”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走在路上当然是走在最前面最舒服啦！要是走在马屁股后面，或是尘埃后面，那可就不一样了。”

“话说得没错，可是像城太郎你这样威风凛凛、得意洋洋的样子，就很奇怪了。”

“因为今天的街上还没有行人,所以感觉上好像走在自己的地盘上似的。”

“好吧!那我就当你的马前卒为你引路吧!这会儿你可以更趾高气扬了。”

阿通在路旁拣了一根竹子，边走边唱着：

“威武、回避!”

本以为路旁的四轩茶馆还没开门,现在有人听到阿通的声音,探出头来。

“哎呀!真不好意思。”

阿通羞得满脸通红，拔腿就跑。

“阿通姐姐,阿通姐姐。”

城太郎追上她。

“你不能把国王丢在后面,自个儿逃跑啊!我可会处罚你呀!”

“我不跟你玩了,讨厌!”

“是你自己要玩的。”

“还不是你害的，哎呀！你看那些茶馆的人还在看我们呢！他们一定觉得我们是疯子。”

“我们到前面的茶馆去吧!”

“做什么?

“我肚子饿了。”

“啊!你又肚子饿了。”

“好吧!那我就在这里把中餐的饭团先吃一半好了。”

“你要节约一点，我们尚未走上二里路呢？城太郎你一天竟然要吃上五餐啊!”

“那是因为我没像阿通姐姐你能够坐轿子,或骑马,我才会这么饿啊!”

“昨天是因为要赶到关卡的地方投宿，希望能赶在日落之前抵达，我才会骑马，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今天就不骑了。”

“今天换我骑吧!”

“小孩子骑什么马?”

“我真想骑骑看,好不好嘛!阿通姐姐。”

“只有今天,下不为例呀!”

“我到四轩茶馆去,如果有马,我就租来骑。”

“不行,现在还不行!”

“那你刚才是骗我啦!”

“你现在根本还没走累就要骑马,太费钱了。”

“像我这样，走上百日千里也不觉得累，如果照你这么说，我根本没有机会骑马了……还是趁现在路上无人，先让我骑骑看吧！”

阿通尚未点头答应，城太郎已经兴高采烈地跑向四轩茶馆。

四轩茶馆照它的字义就是有四间的茶屋，那四间茶屋不是像老茶屋一样一列排开，而是在笔舍、沓挂等山坡分别建造了四座茶屋，让旅客休息，总称为四轩茶馆。

“老板——”

城太郎站在茶馆前。

“你们有没有马出租啊?”

城太郎大声叫喊。

茶馆才刚开门，老板睡眼惺松地望着这位精神饱满的小客人。

“什么事?这么大呼小叫的。”

“有没有马？快点把马牵出来。骑到水口要多少钱呢？如果便宜的话，我们就再骑到草津好了。”

“你是谁家的小孩?”

“人的小孩啊!”

“我还以为你是雷公的小孩呢。”

“雷公应该是老板你吧!”

“你这小孩,真会耍嘴皮子。”

“把马租给我们吧!”

“你看,那匹马看起来还能驮东西吗?它已经太老,所以无法出租。”

“真的不能出租吗?”

“你这个小鬼,怎么这么啰嗦!”

茶馆老板从蒸馒头的炉灶下拿出一把正在燃烧的柴火丢向城太郎，不过并没打中城太郎，反而打到屋檐下那匹老马的脚。

这匹老马终其一生为人类驮物，翻山越岭，任劳任怨，已经老得连眉毛都泛白了。现在被打到脚，痛得嘶嘶尖叫，马背猛撞墙壁，引起一阵骚动。

“你这畜牲。”

老板飞奔出来，不知是在骂马还是在骂城太郎。

“停!停!”

老板抓住缰绳解开后，将马牵到屋旁树下。

“老板,租给我嘛!”

“不行。”

“求求你嘛!”

“我可没有马夫啊!”

此时阿通走过来，一起拜托老板，要是没有马夫的话可以预先付账，到水口之后再托旅人或其他的马夫带回来。老板听完，答应阿通的要求，马骑到水口的旅馆或是草津都行，再托当地的人将马带回来，说完便把缰绳交给阿通。

城太郎伸伸舌头。

“老板太过分了,看阿通姐姐漂亮就答应。”

“城太郎，你别说老板的坏话，要是被这匹马听见了，生起气来，中途将你摔落也说不定啊！”

“我才不会被这匹老马欺负呢!”

“你会骑吗?”

“当然会……只是,我爬不上去。”

“你抱着马屁股当然爬不上去。”

“你抱我骑上去。”

“你可真啰嗦啊!”

阿通把城太郎放上马背，城太郎高高在上，得意洋洋地说：

“阿通姐姐,要跟好啊!”

“你那样骑是很危险的。”

“没问题,请放心。”

“那么,我们出发吧!”

阿通牵着缰绳。

“老板,我们走了。”

两人向茶馆道别之后便上路了。

尚未走上百步，在一片迷蒙的晨雾中，虽然看不见人影，却可以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喊叫，并且传来急速的脚步声。

“谁啊?”

“是在追赶我们吗?”

停下马，回头一看，白茫茫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逐渐向他们靠近，最后终于可以看清那人的长相，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夜晚，恐怕两人要拔腿落荒而逃。这时他们看见那个人高举着一把长刀，腰前还插着锁链镰刀，目露凶光。

他像一阵疾风似的追上来，到了阿通面前突然停下脚步，出手便夺去阿通手上的马缰。

“下来！”

他命令城太郎。

嘶、嘶、嘶，老马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后退数步，城太郎紧抓着马鬃。

“你、你说什么，不要胡来……这匹马是我们出钱租的。”

“别啰嗦。”

锁链镰刀置若罔闻。

“喂，你——”

“什么事？”

“我住在云林院村，就在关卡客栈靠山的地方。我叫宍户梅轩，因为一些理由正在追赶一名叫宫本武藏的人。天色未亮，他就沿着这街道逃走，现在可能已经逃过水口的旅馆了，无论如何我都得在江州口的野洲川附近逮到他不可……所以，那匹马先让给我。”

那人一口气说完之后，气喘如牛。虽然此时寒雾笼罩，树枝上凝结雪花，但是梅轩却满头大汗，血脉贲张。

阿通听得呆若木鸡，仿佛全身的血液都被大地吸光了，脸色越来越苍白。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绛紫色的双唇，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你说武、武藏？”

马背上城太郎冲口而出，紧紧抓住马鬃，全身颤抖。

梅轩急着赶路，并未察觉眼前两人异样的表情。

“喂，小鬼——下来，下来，不要拖拖拉拉，我拉你下来啦！”

梅轩手握缰绳，做势要拉城太郎，城太郎猛摇头。

“不要。”

“你敢说不要。”

“这是我的马，你不能因为要追人，就抢我的马。”

“我看你们是妇孺，才对你们客气，小鬼，你别不识相。”

“阿通姐姐。”

城太郎着急地对阿通喊着：

“这匹马绝对不能让给他！”

阿通不由暗自赞赏城太郎的机智，自己也认为这匹马不能让给对方。

“没错，也许你是很急，但是我们也得赶路，说不定等一下你过了这个山头，便可以租到更好的马和轿子了。你现在要夺取别人的马匹，就像这小孩说的，太不合理，我们无法答应。”

“我也不下去，我死也不离开这匹马。”

两人齐心协力对付梅轩。

阿通和城太郎态度坚决，对梅轩而言颇感意外，在这个男子眼中，他们敢

做如此反抗，不觉纳闷。

“你们说什么都不肯让出这匹马吗？”

“你这是明知故问。”

城太郎一副大人口吻。

“混账！”

梅轩不由得大声叫骂。

在马背上的城太郎宛如一只跳蚤，紧抓住马鬃不放，梅轩一个箭步上前，突然抓住城太郎的脚，准备把他拖下马。

这时城太郎应该拔出腰上的木剑还击，但他根本没想到面对比自己强上好几倍的敌人，现在脚又被抓住，只会不断叫骂。

“畜牲！”

并且向梅轩吐口水。

城太郎长这么大，从未曾碰过这种事，刚才他看着日出，感觉自己的生命犹如万物欣欣向荣，这会儿却笼罩在恐怖战栗中，阿通也怕在此被这名男子伤害，恐怖之余口干舌燥。

可是，她又不愿意把马让给他，因为这名男子凶暴的意图是冲着武藏来的，这对武藏极其危险，如果能在此多拖延一分，武藏便可以跑得更远，避开这场灾祸。

如此一来自己势必会失去与武藏的联系。

即使如此，阿通还是咬紧牙关，决不将马让给这名男子。

“你在做什么！”

阿通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用力向梅轩胸膛一推，梅轩刚才被城太郎吐了满脸口水，现在又被这个柔弱女子如此猛力一推，显得极狼狈，不仅如此，女人的胆识往往超乎男人的想像。就在阿通往梅轩胸前一推时，立刻伸手去抢梅轩腰上的野太刀。

“你这女人,想要干什么？”

梅轩大声斥喝，正想抓住阿通手腕，不料阿通已经拔出刀刃，梅轩右手的小指和无名指碰巧被刀划过，一时血流不止。

“好痛。”

梅轩紧握手指，后退数步，刀刃自然脱离刀鞘，这时，阿通手上的大刀，斜拖在背后闪闪发光。

虽然梅轩有一定的功夫，没料到昨夜失之大意今早又出此差错，这都是因为自己小看这名柔弱女子和小孩的缘故。

他责骂自己太粗心，立刻又打起精神，而此时，毫无惧色的阿通举起大刀砍向梅轩，但是此刀长近三尺，而且刀刃宽厚，非常沉重，男人都不易挥动，是以阿通砍向梅轩的当儿，身体也踉跄着扑过去。

接着，阿通以为自己砍到树木，手腕一阵麻木，她看到一股鲜血朝她喷过来，令她一阵眼花目眩，原来，她的刀正好砍在城太郎所骑的马屁股上。

这匹老马很容易受惊吓，虽然砍得不深，却悲鸣不已，甩着腿上的鲜血，一阵狂乱。

梅轩大叫一声，想要夺回阿通手中的大刀，正抓住阿通的手腕，不料，发狂的马匹后脚一踢，将他二人摔得老远，马倏然立起前脚，高声嘶鸣，像一支离弦的箭矢，狂奔而去。

“哇！”

马蹄扬起尘土，梅轩紧追其后，满腔的愤怒加快了他的脚步，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马匹消失在他眼前……

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回望阿通，却不见阿通的踪影。

“啊？”

梅轩太阳穴上的青筋暴凸，定睛一看，自己的刀掉在路旁松树下，他飞快过去捡起，顺着地势往下一看，低矮悬崖下有一户农家的茅草屋顶。

看来阿通被马一踢可能从这里滑落下去了。梅轩这时确信这名女子与武藏必有关联，他既着急想追武藏，又不愿放过阿通，于是他沿着悬崖往下跑。

“掉到哪里去了？”

梅轩自言自语，大步绕着那户农家寻找。

“躲到哪儿去了？”

他从屋檐下偷窥屋内，打开仓库大门，像个疯子般四处搜寻，那户农家的老人，缩着身子躲在纺织机后面，害怕地看着。

“啊……在那儿。”

梅轩终于发现阿通。

在丛丛的桧木林里，山谷仍然覆盖着白雪，阿通朝溪谷方向沿着桧木林的陡坡，像一只山鸡般，死命地往下逃跑。

“我找到你了。”

梅轩在陡坡上面大叫，阿通回头看到对方滑着土石，即将追上自己。他的右手握着捡起来的大刀。其实梅轩并无意杀死阿通，只是想，如果这名女子跟武藏同路的话，抓住她，便可引出武藏或是打听出武藏的行踪。

“你这女人。”

梅轩伸出左手，指尖碰到阿通的黑发，阿通缩着身子，紧紧抓住树根，她脚底一滑，身体滑到悬崖边，像个秋千来回晃荡，沙石不断崩落打在阿通的脸上及胸前。梅轩瞪大眼睛，站在上面，拿着大刀抵住阿通。

“混账，你还想逃吗？再下去，可就是悬崖峭壁了。”

阿通透过残雪的裂缝往下看。几丈深之下有蓝色的河水流过——阿通感

到还有一线生机，完全忘了恐惧，静静地等待自己掉落下去，她觉得自己即将面临死亡，但她无暇恐惧，在她内心此刻只想到武藏，不，应该说，在她的脑海里，记忆和思念全都是武藏的影子，犹如在暴风雨的天空中想望明月。

“老大,老大。”

山谷中传来呼叫声，梅轩闻声回头张望。

悬崖上面出现了两三个男人。

“老大。”

上面的人呼叫着梅轩。

“您在那儿做什么？”

“快点再往前追吧，刚才我们询问四轩茶馆的老板，他说天未亮之前，有一名武士在那里吃过便当，便朝甲贺谷的方向走了。”

“往甲贺谷？”

“是的，但是不管是往甲贺谷或是越过土山往水口方向，在石部的旅馆附近只有一条道路，只要早点在野洲川布置，必定可以抓住那个家伙。”

梅轩耳里听着远方传来的说话声，眼光却直直盯着阿通。

“喂,你们到这里来。”

“要我们下去吗？”

“快下来。”

“可是这么一拖延时间,恐怕武藏那家伙就会逃过野洲川了。”

“别管那么多了,快点下来。”

“遵命。”

这些人就是昨夜里和梅轩一起捉拿武藏却徒劳无功的人，他们熟悉山路，像野猪一般熟练地跑了下来，看到阿通，梅轩三言两语道明原委，便将阿通交给这三个人，交代他们随后把阿通带到野洲川。这些人用绳子捆绑阿通，但又怕阿通会痛，便不断地偷窥阿通苍白的脸庞。

“你们也要早点赶到！”

梅轩交代完，便像只山猴沿着山路跑走了。

不知由哪里下到甲贺谷的溪流，远眺这边的悬崖，梅轩的身影变得非常渺小，他朝这边大声说：

“我们在野洲川会面，我抄近路追过去，你们从街道走，一路寻找过去，可别大意！”

悬崖这边的手下回答：

“知道了。”

对话声在山谷中回响，梅轩在残雪斑斑的山谷，像只雷鸟，沿着河床上巨大的岩石，蹦蹦跳跳，一会儿，身子便消失在远方。

城太郎所骑的马匹虽已老态龙钟，一旦发狂，若非骑马高手恐怕无法驾驭。

刚才受伤，犹如屁股着火般，盲目地四处乱窜，现在已经穿越八百八谷的铃鹿山坡，爬过蟹坡又穿过土山的立场，沿着松尾村到布引山的斜坡，犹如一阵旋风，不知疲倦地狂奔着。

坐在马背上的城太郎，惊魂未定。

“危险!危险!”

他像念咒文般不断喊叫，只能抓住鬃毛，紧闭双眼，抱着马脖子。

当马一路狂奔时，城太郎的屁股也高高被弹开马背。

城太郎自己觉得非常危险，而村庄和立场的人们和路人见此光景，更是替他捏一把冷汗。

本来城太郎就不会骑马，自然也不会下马，更不要说如何驾驭马匹让它停下来。

“危险啊,危险啊!”

原先他要求阿通让他骑马，尝试一下快马加鞭的滋味，这会儿这个愿望可真的实现了，只不过他的声音慢慢转为哭泣，口中念的咒文看来也不灵光了。

此刻，街上来往的行人渐渐多起来了，行人看见狂奔的马匹，竟无人挺身帮忙，他们都害怕受伤。

“怎么回事啊?”

“笨哦!”

路人只管闪躲到路旁，并在城太郎背后说着风凉话。

不久来到了三云村一处叫做夏身的休息站。

要是孙悟空骑着筋斗云来到这儿，一定会用小手遮阳，仔细欣赏这一带一望无际的伊贺、甲贺连峰，俯瞰旭日之下美丽的布引山和横田川的明媚风光。远方天际还有一朵紫色云彩，像一面镜子般，云彩的下方正好是琵琶湖。城太郎骑在马上，速度虽然不输孙悟空的筋斗云，但他已无暇他顾了。

“拉住马!拉住马!”

一开始他直嚷危险、危险，现在他开始喊叫把马拉住，后来当马跑到柑子坂的大斜坡，正要往下冲时，城太郎的叫喊声又换成：

“救命啊!”

马往下奔跑，城太郎坐在马背上，身体被弹得几乎快要掉到地上了。

但是，在坡道接近山腰附近，有一枝树干从悬崖横长出来，把道路遮断了，城太郎一碰到树枝就紧紧攀住，想必是神助，他终于离开了马背，像只青蛙似的挂在树枝上。

无人骑的马匹更是快速飞奔离去。城太郎像荡秋千似的双手挂在树上晃荡。

虽然说是悬在空中，其实离地面也仅一丈高，只要放手便可轻易跳到地

上。但是此刻的城太郎头昏眼花，心慌意乱，他以为如果跌到地上准没命的，便拼命地把脚勾上树枝支撑身体，连手都麻了。

这时树干“啪”的发出断裂声，城太郎心想这下完了，不料却轻松掉落地上，整个人呆坐半晌。

“呼……”

马匹早已不见踪影，就算马还在，他也不敢再骑了，没多久，城太郎突然一跃而起。

“阿通姐姐？”

他对着山坡上大叫。

“阿通姐姐——”

他神色慌张地往回跑，这回记得握住木剑了。

“阿通姐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阿通姐姐，阿通姐姐。”

好不容易在下柑子坂坡道时，遇到一名斗笠贩子，他穿着五倍子染的衣服，敞着背心，下着皮裤、草鞋——身上还背着行囊。

“嘿，小鬼——”

擦身而过时，男子挥手招呼，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比自己矮了半截的城太郎。

“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人问城太郎。

城太郎回道：

“大叔，你从那边过来的吗？”

“没错。”

“你有没有看到一位二十岁左右漂亮的女人呢？”

“喔，看到了。”

“真的，在哪里？”

“前面夏身的休息站那儿，有几个野武士用绳子绑着一名女子。我也觉得奇怪，但并未多问，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走过去，我猜他们是铃鹿谷辻风黄平的同党。”

“对，没错，就是他们。”

“你等一等啊！”

城太郎本来拔腿就要跑了，那个人连忙叫住他。

“那个女人跟你是同路吗？”

“她叫阿通。”

“要是你太莽撞会丧命的。现在可以确定那伙人一定会经过这儿，要不要和我商量，也许我可以提供不错的建议。”

城太郎信任此人，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又说了一遍，穿着五倍子染的男子戴着斗笠，不断点头。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但是，那伙人是改名为梅轩的辻风黄平的同党，你们妇孺两个，再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好，我替你去把阿通姑娘救出来。”

“你愿意帮我们吗？”

“他们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就把人交给我，我会见机行事，你就躲到草丛里别出声。”

城太郎立刻躲到草丛后面，那名男子便往坡道下走去，城太郎以为那个人说好要救阿通姐姐，怎么这会儿逃走了，内心极为不安，便不断地从草丛探出来看。

坡道上传来人声，城太郎急忙低下头。人声中夹杂着阿通的声音，城太郎看到她两手反绑于背后，被三名野武士押着往这边走。

“你慢吞吞地在干什么？快走！”

“你不走吗？”

一个男的推着阿通的肩膀，边走边骂，阿通差点跌在斜坡上。

“我要找跟我一起的那个小男孩。城太郎！你在哪里？”

“你还啰嗦！”

阿通赤着白皙的双脚，都磨得流血了。城太郎正要大声叫喊时，刚才那名穿着五倍子染的武士摘下斗笠，看起来是二十六七岁的男子，瞪着大眼睛飞奔过来。

“不得了了——”

他一边大喊，一边从坡道下直奔上来，三名野武士都停下脚步，他们回头看擦肩而过的五倍子染武士。

“嘿！你不是渡边的外甥吗？什么事情不得了了？发生什么事……”

听到那些武士称呼这名男子是渡边的外甥，可以想见这名穿着五倍子染上衣的男子，可能就是住在附近的伊贺谷或甲贺村受人尊敬的隐者渡边半藏的外甥吧！

“你们不知道吗？”

那名男子问道。

“什么事……”

三名野武士靠了过来。

渡边的外甥指着坡下。

“在这柑子坂坡道下有一个叫宫本武藏的男子，正威风凛凛地挥着大刀，站在马路中央盘查每一个过路人。”

“啊！武藏。”

“我刚才经过时，他问我名字，我告诉他我是住在伊贺的渡边半藏的外甥，名叫柘植三之丞。武藏立刻向我道歉：失礼了。并且说，只要不是铃鹿谷的辻风黄平的手下就可以通过。”

“哦……”

“后来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回答说：有一些野洲川的野武士是化名为宍户梅轩的辻风黄平的手下，听说正在追杀他。与其陷入他们的陷阱，不如就在这里和他们决一胜负。”

“真的吗？三之丞。”

“我会骗你们吗？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宫本武藏这个人呢？”

很明显地，这三人的神色开始犹豫了。

“怎么办呢？”

他们互使眼色。

“你们最好小心一点。”

三之丞说完正要离去。

“渡边的外甥。”

那三个人连忙叫住他。

“什么事？”

“我们可能打不过他,因为连老大都说那个人武功高强呢！”

“那个男人的确武艺高超，刚才我在坡下看见他握着刀走到我面前，气势凌人,逼得我喘不过气来呢！”

“这该怎么办呢……老实说，老大交代我们要把这个女人押到野洲川去。”

“这不关我的事。”

“请别这么说,快帮个忙吧！”

“根本不行，要是被我伯父半藏知道我帮你们做事，他一定会责备我的。不过,我倒是可以帮你们想法子。”

“那就快告诉我们,我们会感激不尽的。”

“把那位被你们捆绑的女人，藏到附近的草丛里，对了，暂时把她绑在树干上——最重要的是减轻你们的负担。”

“然后呢？”

“你们不能经过这个坡道，一定要绕小路走，虽然比较远但安全些，然后赶快到野洲川去通知你们老大，尽量绕得越远越好。”

“有道理。”

“你们最好小心一点，要不然啊，对方已经豁出去了，几乎疯狂似的要与你们一决生死，我可真不愿意目睹这种事情发生啊！”

三个人听完便说：

“好,就这么办！”

他们把阿通绑在草丛后的树干上，本来要走了，又折回来确定绑得是否牢固。

“这下子没问题了。”

“快走吧!”

三人刻意不走大路，没多久，便从草丛中消失了。

躲在枯树后面的城太郎看见他们走远，悄悄地从草丛中露出头来。

人都不见了——路上也无行人——就连渡边的外甥三之丞也不见踪影。

“阿通姐姐。”

城太郎从草丛中跳出来，帮阿通松绑，然后抓着她的手，没命似地往山坡逃走。

“我们快逃吧!”

“城太郎……为什么你会在这呢?”

“无论如何,趁此机会快点走吧!”

“等,等一下!”

阿通开始整理衣衫和头发，城太郎一旁连呼啧、啧。

“现在不是打扮的时候,头发乱了,待会儿再梳吧!”

“……刚才那个人不是说,武藏哥哥就在前面坡道下等吗?”

“所以你要梳妆打扮啊?”

“不,才不是呢。”

阿通一下子满脸涨红地拼命解释着。

“只要能遇上武藏哥哥，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而且，我们以前的是非已成过去，我也能够坦然……所以，我可是一点也不着急。”

“可是,刚才那个人说他在坡道下碰到武藏哥哥,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刚才和那三个说话的人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城太郎四处张望。

“好奇怪的人啊。”

城太郎自言自语着。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若非渡边的外甥柘植三之丞帮忙，他们二人是无法逃出虎口的。

不只如此,若因此能与武藏重逢,该如何向他致谢呢?阿通心里思索着。

“来，走吧！”

“你已经梳妆打扮好了吗?”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可是我看你很高兴啊!”

“你还不是很高兴!”

“我是非常高兴。可是，我没像阿通姐姐那样地压抑着情感。我会大声说出来——喂！我好高兴啊！”

城太郎手舞足蹈起来了。

“可是，万一师父已经不在那里，那可就不好了，阿通姐姐，我先跑过去看看,好吗?”

说完，城太郎一溜烟跑走了。

阿通紧随后面，下了柑子坂坡，虽然她的心比城太郎还急，早飞到坡道下，可是人却无法加快脚步。

“我这个样子,怎么见人呢?”

阿通望着受伤流血的双脚和被泥土沾污的衣袖。

她取下落在袖子上的一片枯叶，在手上把玩着，忽然从叶片里爬出一条毛毛虫，停在她的指甲上。

虽然阿通是在山里长大，但是她很怕虫，心里一惊，急忙甩开手。

“快点过来嘛 阿通姐姐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慢呢?”

城太郎在坡道下大声喊她，他的声音里洋溢雀跃之情，可能已经见到武藏了——阿通由城太郎的声音做此推断。

“啊 终于能见着他了。”

长久以来的满腔思恋，深藏心底，如今终于有表白的机会，她满怀喜悦，禁不住也手舞足蹈起来。

但是，阿通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的短暂欢欣罢了！因为即使与武藏重逢了，他对自己的一番心意，又能接受多少呢？所以阿通见武藏的心情是五味杂陈——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斜坡背阳的地面还覆盖一层冰。不过，下了柑子坂坡之后，却是阳光普照，暖和得连蚊蝇都出来晒太阳。面对山谷的田地有一间茶馆，门前晒着牛吃的干草和干果，城太郎站在茶馆前面等候阿通。

阿通走过来。

“武藏哥哥在哪里?”

她边问边往茶馆前的人群中探视。

“没看到人。”

城太郎有气无力地回答着。

“到底怎么啦?”

“嗯……”

阿通无法相信。

“应该不会搞错吧?”

“可是，根本不见人影——我问了茶馆的人，他们也说没看见这样的武士……一定搞错了。”

城太郎看起来并不怎么担心。

阿通因为方才自己满怀希望，这会儿瞧城太郎漫不经心地答话，心里有点不悦。

这个小孩，真不了解别人的心。

阿通看到城太郎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不由得生起气来：

“那边你找过了吗？”

“找过了。”

“那边的庚申冢后面呢？”

“没看到人。”

“茶馆后面呢？”

“我说没见到啊！”

城太郎有点不耐烦，阿通突然把脸转向一旁。

“阿通姐姐，你哭了。”

“……我不理你了。”

“我真不了解你，本来以为阿通姐姐很聪明，没想到也有孩子气的时候。从一开始，我们就无法确定那个人说的是真是假，而你竟然一厢情愿地认为武藏师父一定在这里，现在没见着武藏师父，你就开始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城太郎不但不同情阿通，反而嘿嘿嘿地笑了起来。阿通险些站不住，仿佛从光明的世界一下子掉落地狱深谷，她的内心从未受过如此重击。城太郎露着黄牙吃吃笑个不停，阿通更加生气，她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带着这种小孩一起浪迹天涯，一个人走，一个人哭，总比身边多个人更自在些。

仔细思量，他们虽然是同样在寻找武藏，但是城太郎只是因为仰慕武藏希望拜他为师，而阿通自己却是用一生的生命来寻找武藏。

何况，碰到这种情况，城太郎可以很快调适过来。阿通则会连着几天都闷闷不乐。在城太郎年少的心中，深信必定有重逢之日，但是阿通却无法如此乐观。

难道这一生，我就注定再也见不到他，再也无法和他说话了吗？

阿通总是往坏的方面想。

恋爱中的人虽然饱受相思之苦，但却更爱孤独。即使不是如此，阿通是个孤儿，生性孤癖，对别人非常敏感。

她一脸不悦，默不作声径自走在前面。

“阿通姑娘。”

有人从后面叫她。

不是城太郎。有一个人从庚申冢的墓碑后，踩着枯草追了过来。他的包袱和刀鞘全都湿透了。

那个人是柘植三之丞。

刚才以为他上了坡道就走了，现在却从草丛中出现，阿通和城太郎都觉得奇怪。

再加上他叫阿通的时候仿佛是个熟人似的，更是奇怪。城太郎立刻冲着他说道：

“大叔,你刚才骗了我们。”

“为什么？”

“你刚才说武藏在这坡下拿着刀在路上等，可是现在武藏在哪里呢？你不是骗我们吗？”

“笨蛋！”

三之丞斥骂道：

“我若不撒谎，如何从那伙人手中救出阿通姑娘？你们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责怪起我来！”

“这么说来,大叔,你刚才是对那些人略施小计在说谎啦？”

“没错。”

“原来如此,我也觉得奇怪呢。”

城太郎又对着阿通说：

“原来是假的。”

如此一来，阿通也自觉不该生城太郎的气，更没理由向素昧平生的三之丞抱怨，因此阿通不断地鞠躬哈腰，感谢对方拔刀相助之意。

三之丞非常高兴。

“虽然他们是野洲川的野武士，这阵子还算安分。但如果被他们盯上了，几乎无法安全通过这座山。所以一开始我听到这个小毛头提起这件事时，觉得你们口中的宫本武藏想必也不是个等闲之辈，所以武藏应该不会中了他们的圈套。”

“除此街道之外,可还有其他道路可到江州路吗？”

“当然有。”

三之丞仰望冬阳照耀的山岭。

“出了伊贺谷，可以走伊贺的上野。另外，出安浓谷之后，可以沿着桑名或四日市的道路走。途中大约有三处栈道和岔路，我认为宫本武藏应该早已经改变路线,脱离危险了。”

“果真如此,我们就放心了。”

“危险的应该说是你们两个人，我好不容易从狼群中救出你，你们竟然还在街道上大摇大摆地走。到野洲川一定又会被抓走——你们还是跟着我好了。虽然道路难行，我还可以指示你们一条无人知晓的近路。”

三之丞说完便带着他们一起通过甲贺村的山上，来到了往大津濑户的马门坡途中，一路上详细指点他们怎么走。

“到这里就安心了，夜晚早点睡，这一路上请小心。”

阿通不断地道谢，正要告别。

“阿通姑娘,我们就要分手了。”

三之丞语含玄机，直盯着阿通，面带怨尤。

“我一路上想着,你会不会问我,终究还是没问我。”

“问你什么？”

“问我的姓名。”

“但是我在柑子坂坡时已经听到了啊！”

“你记得？你还记得吗？”

“你就是渡边半藏先生的外甥,名叫柘植三之丞。”

“真感谢,我并不是要讨人情,而是希望你能永远记得我。”

“是的,我会永远记得你的恩情。”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还是单身……若非我的伯父半藏是一个啰嗦的人，我真想带你回家见见他……算了，你去的地方有个小旅馆，那里的老板与我很熟，只要说出我的姓名，他一定会好好招待你们的……好了，就此告别吧！”

有时候我们明白对方是出于一片好意，也认为对方非常亲切，可是，不但不喜欢这种讨好，反而对方越献殷勤越心生厌恶。

阿通于柘植三之丞便是如此心情。

不知道此人的底细。

这是阿通对他最初的印象。也许是先人为主的观念，使得她对分手一事觉得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从内心里根本无意向对方致谢。

就连善于交际的城太郎，也在跟三之丞分别之后说：

“这家伙真讨厌！”

虽然，这个人刚才搭救自己，本不应在背后指指点点。

“的确如此。”

阿通竟然也赞同城太郎的说法。

“他说希望我记得他还是单身未婚,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定是他想娶阿通姐姐才这么说的。”

“哎呀！真讨厌！”

之后，两人一路上平安无事。遗憾的是，他们来到近江湖畔、过了濑田的唐桥，最后通过逢坂的关卡，仍然没有武藏的消息。

年关将近，京都家家户户门前都已摆出门松，准备过年。

阿通看见街上到处张贴春联，心情为之一振，往事已矣。此刻她内心充满新希望，期待有朝一日能与武藏重逢。

因为武藏曾说自己会在正月初一的早上，到五条桥等人。

若非当天早上，就顺延初二、初三、初四一直到初七，这七天当中任何一天的早上都有可能。

阿通从城太郎那儿得知这个消息。只是武藏等候的人并非自己，阿通难免有些失落，虽然如此，只要能见到武藏一面，也算了了自己的心愿。

可是，那里还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本来她的心里充满期望，现在却突然感到黯然，那是因为本位田又八的影子遮盖了希望的光芒。因为武藏等待的人，正是本位田又八。

听城太郎所言，他只将此约定告诉朱实，尚未确定又八是否已经得知消息。

真希望又八不会出现。

阿通一心挂念着，不由如此祈祷。她从蹴上走到三条口，街上充满了年节热闹的气氛。她心里老觉得又八也走在街上，武藏也走在街上，阿通甚至担心她最害怕的人——又八的母亲阿杉婆——是不是也会跟在她背后？

无忧无虑的城太郎，好久没看到都市的繁华，使得他又开始任性起来，他问阿通：

“要住旅馆了吗？”

“不，还没有。”

“太好了，天色尚早就去投宿，未免太无聊；我们再多逛逛吧！那边好像有很多集市。”

“我们不是还要办一件比逛街更重要的事吗？”

“重要的事？什么事啊？”

“城太，难道你忘了从伊势就一直背在背上的东西吗？”

“啊，这个吗？”

“总之，在我们尚未将荒木田先生所托付的东西交给乌丸光广先生之前，是无法轻松下来的。”

“那么，今夜就赶到他家去，就住在他家吧！”

“不像话——”

阿通望着加茂川的河水，笑着说：

“大纳言先生的官邸，怎么可能让你这个满身跳蚤的城太留下来过夜呢？”



受托看护的病人，竟然从病床上消失——这件事，旅馆的人是难脱其咎。

不过，旅馆的人约略明白病人的病因，认为她不可能再度投海自杀，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并未派人去寻找，只捎信通知京都的吉冈清十郎。

再说，朱实虽然像只逃出樊笼的小鸟，自由自在。但毕竟她曾跳海自杀，一度濒临垂死边缘，如今身体犹未复原，实在无法任意遨翔。更何况被一个自己厌恶的男人夺去少女贞操，在内心烙下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这种伤害是无法在三四天之内复原的。

“真难过……”

朱实坐在三十石的船上，望着淀川河水，好不感慨。感觉自己所流的眼泪比河水还要多。

她心中的幽恨，如何能了。她心里朝思暮想的男人，期待能与他厮守终生的梦想，却惨遭清十郎的摧残。一想到这里，她的心绪更加紊乱。

在淀川的河面上，有很多小船都装饰着门松和春联，来往穿梭，好不热闹，朱实见景：

“即使我能见到武藏哥哥,又能如何呢？”

想到这，朱实泪如泉涌。

自从得知武藏将于正月初一早上在五条桥头等待本位田又八，朱实便满心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不知为何，我就是喜欢武藏。

从开始对武藏产生好感之后，其他男人再也不能打动她的心。尤其看到和养母阿甲同居的又八，相形之下，她对武藏的爱慕之情，即使经过这段岁月，不但不减反而更深深缠绵在内心深处。

如果说爱慕之情就像一条情丝，那么恋爱就像一个线轴，在心灵深处不断地卷着。虽然数年不见，但她暗自卷着思慕的情丝，无论昔日的回忆或是新近听到的消息，都化成一条条情丝，在内心越卷越大。

昨日之前的朱实，心中仍然怀着这份少女情怀，当她住在伊吹山下时，宛如一朵野百合，散发着令人怜爱的气息。然而，此刻在她内心，这份情怀已经辗转为尘泥了。

虽然无人知晓，但是朱实老觉得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

“嘿！姑娘、姑娘。”

有人叫她，朱实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好像一只冬天的蝴蝶，走在五条附近的寺庙街道上，她看到自己踽踽独行的寒冷身影，以及街道两旁枯萎的杨柳和高塔。

“嘿姑娘,你的腰带松了,拖落在地上,我来帮你绑好吧！”

那个人言语暧昧，身材虽然瘦小猥琐，但是佩戴两把武士刀，看起来像个浪人。朱实并不认识他，这个人便是经常出现在闹街以及冬日的后街上，游手好闲的赤壁八十马。

朱实穿着破草鞋啪嗒啪嗒地走着，那名男子紧随她背后，拾起朱实拖在地上的腰带。

“这位姑娘，你看起来真像谣曲狂言戏剧里的疯女人……这副模样会遭人非议的……这么漂亮的脸蛋却披头散发走在街上，不太好吧！”

朱实想必认为那个人很啰嗦，便若无其事继续走她的路。赤壁八十马见状，以为这只不过是年轻女子的腼腆，更加得寸进尺。

“姑娘，你看起来是城里人，是不是离家出走了呢？还是与丈夫吵架负气跑出来啊？”

“……”

“你最好小心一点，像你这般年轻貌美，却神情恍惚地在街头游荡，虽然现在都市里已经没有罗生门或大江山这种花街柳巷，但是满街到处都是那种看女人就垂涎三尺的野武士、浪人和人口贩子……”

“……”

不管对方说什么，朱实都不理睬，八十马自言自语跟在她后面。

“真是的。”

八十马只好自说自答：

“最近京都的女子卖到江户的价格很诱人。以前在奥州的平泉、藤原三代建立都城的时候，也有很多京都女子被卖到奥州去。现在的市场改到江户城，德川的二代将军秀忠，现在全力开发江户——所以京都的女子不断地被卖到江户，有的被卖到角镇或伏见镇、境镇、住吉镇等地。离此两百里处，便有一条花街柳巷呢。”

“姑娘，瞧你一副眉清目秀、引人注目的模样，最好小心点，可别让野武士抓去卖了。”

“……去！”

朱实突然像赶狗一样地瞪着后面的赤壁八十马。

“走开！”

八十马嘿嘿地笑着，说道：

“嘿！你这姑娘，难道是个疯子。”

“少啰嗦！”

“难道不是吗？”

“混账！”

“你说什么？”

“你才是疯子。”

“哈哈哈！我猜得没错，你果然是个疯子，真可怜！”

“你真是多管闲事。”

一阵沉默之后——

“我用石头砸你。”

“喂，喂。”

八十马紧跟不放。

“姑娘，请等一下。”

“不要，你这只狗，狗！”

其实朱实心里很害怕，她斥骂对方，甩开他的手，赶紧逃向黑暗处。

前面是以前“灯笼大臣”小松大人官邸的遗迹，现在芒草丛生。朱实像跳入海中一般，死命地泅向这片芒原。

“嘿，姑娘，等等啊！”

八十马有如猎犬穿越起伏的芒草原，紧追不舍。

月亮像鬼女裸齿而笑的嘴巴，斜挂在鸟部山头，真不巧这时已是夕阳西下，附近杳无人踪。本来离此约二百米处有一群人正要下山，但是即使他们听见朱实的呼救声，也无意伸出援手——因为这群身穿白褂子、头戴白斗笠、手持念珠，来此荒郊野外送葬的人，个个脸上犹带泪痕。

赤壁八十马从朱实背后一推，朱实便摔倒在草丛中。

“啊，对不起，对不起。”

八十马是个很狡猾的男子，自己故意推倒朱实，边道歉边抱住朱实的身体。

“弄痛你了。”

朱实非常气愤，一巴掌打向八十马满是胡子的脸颊，啪啪啪又接连打了两三下，但是八十马却一脸稀松平常，更加欢愉，眯着眼任朱实打个够。

最后八十马紧紧抱住朱实，毫不松手，不停地用脸颊去摩擦朱实的脸，朱实觉得有如无数的针刺在她脸上，好不痛苦，快要窒息了。

朱实用指甲狂抓对方。

朱实的指甲在混乱中抓破八十马的鼻子，印出一道道血痕，但是八十马依然像头猛兽，毫不松手。

从鸟部山的阿弥陀堂传来晚钟声，有如在诉说着人生变迁。但是过往行人，来去匆匆，听到这种色即是空的梵音，犹如对牛弹琴、无动于衷。枯萎的芒草掩盖着一对男女，芒草花穗如波浪般随风摇曳。

“你给我老实一点。”

“……”

“没什么好怕的。”

“当我的老婆吧！我会让你过好日子的。”

“……我想死！”

朱实悲恸地大声喊叫。

“咦？”

八十马非常惊讶地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想死？”

朱实双手紧紧将膝盖抱在胸前，就像一朵茶花的花蕊。八十马瞧朱实如此抵死不从，想尽办法希望能用言语来化解这一切，这名男子对女人应该是很老道，而且似乎打算好好享受一番，因此，即使朱实的表情凄厉，可是八十马笃定抓到这个猎物不可能再逃走，所以一派悠哉。

“没什么好哭的嘛。”

八十马将嘴唇凑到朱实耳边轻声细语：

“姑娘，像你这个年纪，难道还不懂男女之事吗？别骗人了……”

朱实心里突然想起吉冈清十郎，她回想起当时几近窒息的痛苦，当时她心慌意乱，连房间的格子门都看不清楚，而此时她比较能稳定心情来想办法应付。

“我说，你等一下。”

朱实一边像蜗牛般蜷曲着身子，一边脱口而出。病后的她还发着高烧，但是八十马并不认为那是因为生病而产生的体热。

“你要我等一下吗……好，好，我等你……但是，要是你敢逃跑的话，可会有苦头吃啊！”

“走开！”

朱实使劲摇晃肩膀，甩开八十马强壮的双手，这会儿八十马的脸离开了一点，朱实瞪着他站了起来，说道：

“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吗？”

“别以为女人就好欺负，女人也有尊严的……”

朱实的嘴唇被茅草割破渗出血来，现在她紧咬双唇，滚滚泪珠和着鲜血沿着苍白的脸庞流下。

“哦，说的可真有学问，你这个姑娘看来不像个疯子。”

“当然不是。”

朱实突然向他胸膛猛扑过去，撞倒他之后，对着月光下一望无垠的芒草波浪大喊：

“杀人啦！杀人啦……”

八十马当时的精神状态比朱实更为疯狂，他情绪亢奋，已经无心再谈情说爱，现在他正兽性大发。

“救命啊！”

天边月光皎洁，朱实尚未跑到六十尺就被这只色魔抓住了。

朱实白皙的双腿猛踢、奋力抵抗，她披头散发，脸颊被压在地上。

虽然已是初春时节，但是从花顶山吹来的寒风，冷冽刺骨，整片原野笼罩着一层薄霜，朱实不断哀叫，白皙的胸膛因喘气而上下起伏，乳房裸露在寒风中，八十马的眼中燃起熊熊欲火。

就在此时，有人拿着硬物往八十马耳边重击。

刹那间，八十马的血液为之凝固，神经之火似乎要从受伤处喷出来了。

“好痛！”

八十马大叫。

他猛然回头，对方大骂一声：

“你这个混账东西！”

咻的一声，带有环节的洞箫往八十马的脑门又是一击。

八十马可能并不感觉疼痛吧！因为他根本没时间去感觉了，被打之后，他的肩膀无力一瘫，眼角下垂，像只战败的老虎摇头晃脑地向后仰倒在地。

“这家伙真可恶！”

刚才打人的是一个苦行僧。他手上拿着洞箫，此刻正在端详着八十马的脸。八十马张着大嘴，昏厥在地。因为两次都打在头部，苦行僧惟恐这名男子因此而变成白痴，果真如此的话，会比杀了对方更令自己感到罪孽，所以他仔细察看那名男子。

“……”

朱实茫然地望着那名苦行僧，他的鼻子下长着像玉米须般的稀疏短髭，手上握着洞箫，看起来像个苦行僧，但是一身褴褛，腰上又系着一把大刀，一时也无法判断他到底是乞丐还是武士,只看得出来他大约五十来岁。

“已经没事了。”

青木丹左卫门说完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大门牙。

“你可以放心了。”

朱实这才回过神来。

“谢谢你。”

朱实整理好衣饰，恐慌地不时四处张望。

“你家住哪里？”

“我的家吗……我的家在……我的家在……”

朱实突然双手掩面，细声饮泣。

苦行僧询问朱实的遭遇，但是朱实并未据实相告，捏造掺杂事实，又哭了起来。

朱实诉说自己并非母亲的亲生骨肉，这个母亲打算拿她当摇钱树，以及自

己从住吉逃到此地的经过等等，这些原委朱实据实相告。

“我是宁死也不愿回家了。我已经忍耐很久，说到可耻之事，从我小的时候，母亲就逼迫我去剥削战死的尸骸，盗取衣物。”

比起可恶的清十郎和刚才的赤壁八十马，朱实最恨的人是养母阿甲。此时她内心充满憎恨，使她全身颤抖，又掩面而泣了。



阿弥陀峰的山脚下，传来清水寺的钟声。此处是个幽静的山谷，四周环绕着歌中山和鸟部山，就连吹来的阵阵寒风也不觉得冷。

青木丹左带着朱实来到小松谷，回头对她说：

“就是这里，虽然暂居此地，倒也安适。”

说完，留着短髭的上唇，微微一笑。

“在这里？”

虽然有些失礼，朱实还是忍不住回问。

这一间阿弥陀堂非常荒凉，如果它也算住家的话，附近像堂塔伽蓝的空屋还真不少。这一带到黑谷或吉水附近乃是佛门的发祥地，有很多亲鸾祖师[①]的遗迹，念佛修行者法然房被放逐前往赞岐的前一夜，曾经在这小松谷的大佛堂与随行的诸弟子和皈依的公卿及善男信女们，含泪而别。

这件事是发生在承元年间的春天，今夜却是草木皆枯的冬末。

“……请进。”

丹左先走上大厅的走廊，打开格子门后，招呼朱实。朱实看来似乎还犹豫不决，是接受他的好意呢？还是另觅其他落脚处呢？

“屋里还比较温暖吧？虽然地上只垫着稻草，但也聊胜于无……还是你在怀疑，怕我会像刚才那个坏人一样欺负你呢？”

“……”

朱实摇头否认。

青木丹左看起来是个好人，再加上他已经年过半百，使朱实放心不少。但是，令朱实裹足不前的是因为这间堂屋脏乱不堪，尤其对方身上的衣物不但污秽还全身透着汗臭味。

但是，此刻她也无处投宿，更何况若再碰上赤壁八十马，那就更惨了。加上自己正发着烧，疲惫不堪，只想躺下来好好休息，所以她开口问道：

“我可以住这里吗？”

①亲鸾祖师：镰仓初期的僧人，净土真宗的始祖。

朱实爬上阶梯。

“当然没问题,住上几十天也可以,在这里没有人会找到你的。”

屋里一片漆黑，好似会有蝙蝠飞出来。

“你等一下。”

丹左在屋角擦打火石，劈劈啪啪地打出火花，然后把一支捡来的蜡烛上点着。

借着烛火环视屋内，有锅子、陶器、木枕、席子等等，看起来都是捡来的，用品全都具备了。丹左告诉朱实，他要烧水煮荞面给她吃。他在一个破炉子上添了木柴，点燃火种，再用吹火筒呼呼地吹着火。

这个人真是亲切。

朱实心情慢慢稳定下来，也不再在意屋内的脏乱，她开始能跟丹左一样，轻松自在地待在这里。

“对了，你刚才说你还在发烧，一定是感冒了。荞面尚未煮好之前，你先睡一觉吧!”

角落里，铺着一张不知道是破草席还是米袋，朱实拿出一张纸垫在木枕上，躺了下来。

旁边放着一条破蚊帐，看来也是捡来代替被子用的。

“那我就先休息了。”

“快睡吧!不用担心了。”

“……真谢谢你。”

朱实正要伸手拉被子时，被窝下有一只动物，目光如电，突然从朱实的头上飞跃而过，她不禁大叫一声，扑倒在地。

朱实这一叫，青木丹左也吃了一惊，手中正要倒入锅里的荞麦粉全部倾洒在地上。

“啊!怎么啦?”

青木丹左膝上全是白色的荞麦粉。

朱实躺在地上说：

“好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边角落里跳出来一只比老鼠大的动物。”

丹左回答说：

“可能是松鼠吧!”

他举目四望。

“松鼠这些小家伙，只要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会跑过来……可是现在却不见踪影。”

朱实悄悄地抬起头。

“那里!在那里!”

“在哪里？”

丹左弯下腰四处寻找，果然有一只动物躲在没有佛像的神龛中，一看到丹左的眼睛，小动物的身子就往后退缩。

“不是松鼠而是一只小猴子。”

“……？”

丹左觉得奇怪，小猴子也不怕生，在桌下徘徊了一会儿又回到原处坐着。满是绒毛的脸像桃子一样，一双眼睛亮晶晶，一副乞讨食物的表情。

“这家伙……从哪里进来的……啊！我知道了，是不是想进来偷东西吃呢？好吧！我来看看。”

小猴子似乎听得懂“我来看看”这句话的含意，立刻跳到丹左的脚边。

“……哈哈哈，这小猴子真可爱，只要给它东西吃就不会捣蛋了，不管它了。”

丹左拍掉膝上的白粉，重新回到锅前。

“朱实，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早点休息吧。”

“真的没问题吗？”

“它并非野生的猴子，应该是有人饲养的，你不必担心——被子够暖和吗？”

“嗯……”

“早点睡吧 好好休息之后，感冒一定会好的。”

丹左把麦粉、水倒入锅里，用筷子搅拌。

破炉子里的炭火燃烧旺盛，丹左把锅子架上去，再开始切葱。

丹左用大厅里的桌子当砧板，小菜刀也已生锈，他手也不洗就抓着切好的葱放到大盘子上，随便擦一下砧板，就着手准备下一道菜了。

锅里的水沸腾了，屋内逐渐暖和起来，丹左抱着骨瘦如柴的膝盖，饥饿的眼神注视着沸腾的锅子，看起来仿佛人间极品尽在锅中。

清水寺的钟声照例在夜晚响起。时节已过大寒，初春即将来临。随着即将结束的腊月，人们的烦恼似乎也增加了不少。夜深人静，除了佛堂前的参拜铃铛叮当作响之外，还传来丹左的喃喃自语：

“……我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是城太郎不知如何了……小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受父亲的连累，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请保佑城太郎，平安健康。”

丹左搅着锅中的荞麦，虽然已为人父，心底却极为脆弱，他边搅着边祈祷。

“不要！”

已经入睡的朱实，突然像快被勒死般地拼命大叫：“混、混、混蛋……”

丹左看到朱实紧闭双眼，脸颊上爬满了泪水。

朱实一下子被自己的梦呓惊醒了。

“大叔，我刚才睡觉时说了些什么？”

“你可真吓了我一跳。”

丹左来到她枕边，替她擦拭额上的汗珠。

“大概是因为发高烧,才会出这么多汗…… ”

“我说了什么？”

“说了很多。”

“我说了很多吗？”

朱实热烘烘的脸更为羞涩，她把脸埋进被窝里。

“朱实,你的心里是不是在诅咒某个男子？”

“我说了这些事吗？”

“没错……你是怎么了？被男人抛弃了吗？”

“不是。”

“被男人骗了吗？”

“也不是。”

“我知道了。”

丹左暗自揣测着，朱实突然坐起来。

“大叔，我、我该怎么办？”

本来在住吉所遭遇的凌辱，只能独自悲恸，不想让人知道，可是现在朱实内心悲愤交集，她再也无法隐藏，就像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哽咽着泣诉往事，说完之后趴在丹左膝上，呜呜啜泣。

“……嗯,好了,好了…… ”

丹左胸口一阵燥热，女性专属的体香扑鼻而来，这一阵子丹左隐居遁世与草木为伴，安享余年。而此时身体上的感官宛如注入一股热血，膨胀起来，肋骨下的心肺充满生气，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吉冈清十郎这个家伙,真是可恶。”

丹左心底油然而生对清十郎的憎恶之心，而让丹左这个老朽身躯如此亢奋的原因，除了义愤填膺之外，一股莫名其妙的嫉妒心也是主因，仿佛是自己的女儿遭受侵犯，倍加愤怒。

朱实见状，更确信此人足以信赖而感到安心。

“大叔……我真想死了算了。”

朱实哭丧着脸，紧靠着他的膝盖，丹左不知所措，一脸迷惑。

“别哭了，别哭了，并非你存心招惹对方，你的心丝毫未受到玷污。女人的生命里，心可比肉体更重要。所谓贞操指的就是女人的心，即使你的身体尚未遭受男人玷污，可是若是心底妄想着别的男人，那一瞬间女人也就不再纯洁了。”

朱实听了这番话，仍觉无法释怀，她泪如雨下几乎要湿透丹左的衣裳，嘴里不断说着：

“ 我好想死，我好想死。”

“ 好了，别哭，别哭了…… ”

丹左抚着她的背，却无法以同情的眼光注视朱实白皙的颈子，他甚至怀疑朱实柔美的肌肤之所以会泛出体香，是因为曾经男女情事的结果。

刚才那只小猴子来到锅边，叼了一个食物，又跑走，丹左闻声推开了朱实的脸。

“ 这只猴子。”

丹左举拳怒骂。

对丹左而言，食物远比女人的眼泪更重要。

天色微明。

丹左醒来之后对朱实说：

“ 我到城里托钵，你留在家里，我会带药和热呼呼的食物回来给你，也会带一些柴米油盐回来。”

丹左披上像抹布一样肮脏的袈裟，带着洞箫和斗笠，跨出阿弥陀堂。

他的斗笠不是蔺草编的，只是普通的竹编斗笠。平常只要没有下雨，他就会穿着破旧的草鞋，去城里乞食。他的模样有如一个稻草人，就连鼻下的短髭，看起来都很寒酸。

今早的丹左看来比以往更疲惫，因为一夜辗转难眠。而朱实本来抑郁寡欢，痛不欲生，但在吃完热呼呼的荞麦之后，就沉沉入睡了，丹左却一直到天亮时仍未合眼。

使他不能成眠的因由，一直到今天早晨天色大亮、来到太阳底下依然缭绕心头挥之不去。

朱实与阿通年纪相仿……

丹左如此思索着。

朱实与阿通气质不同，她比阿通可爱，阿通虽然气质高雅，但属于冰霜美人。而朱实无论喜、怒、哀、乐都充满女性的魅力……

朱实的魅力有如一道强光射向丹左的每个细胞，令他从昨夜就开始精神亢奋，倍觉年轻，只可惜岁月不饶人，他们之间的年龄悬殊太大，昨夜为朱实的曼妙睡姿迷惑，一夜不成眠，但却又暗自自我责备。

到底我是怎样的人？身为池田家的世臣，享受高薪俸禄，却败坏家声，从姬路的藩地流浪到此荒郊野外，落魄潦倒，归根到底不就是因为迷恋女色。当初就是为了阿通，才会有如此下场。

他暗暗自我责备着。

这种惩罚难道还不够吗？

他又自言自语道：

啊！我拿着洞箫，披着袈裟，内心却离普化澄明的觉悟之道尚远，何时才能达到六根清净的境界呢？

他面有愧色地闭上眼睛，失眠的疲惫使他今晨看起来更加憔悴。

摒弃这种邪恶之心吧！

但是朱实的确是个可爱的姑娘，而且曾受男人的欺负，让我来安慰她吧！让她知道，世间的男子并非全都是豺狼虎豹。

去的时候给她带些药吧！今天的托钵如果能让朱实心生喜悦，那就够了。我不应该再对她另有所图。

他亢奋的神经终于平静下来，脸色也逐渐红润。就在此时，他走在山崖上，突然听到一只老鹰噗噗地拍着大翅膀，遮住了头顶上的阳光。

"……？"

丹左抬头观望，几片叶子从树梢上飘落下来，还有一片灰色的小鸟羽毛像蝴蝶般飘落到他脸上。

老鹰的爪子抓住小鸟，张开翅膀飞向云际。

"啊，抓到了。"

不知何处有人如此说，接着便听到老鹰的主人吹了一声口哨。

从延念寺的后山坡走下来两个身着猎装的男人。

其中一人左拳头停着一只老鹰，右手拿着装猎物的网子，一只棕色的猎犬尾随在后。

他是四条武馆的吉冈清十郎。

另一名比清十郎还年轻，身体比他更强壮，身着新潮华丽的上衣，背上背着三尺余的大刀，留着前发——此人就是岸柳佐佐木小次郎。

"没错，应该就在这附近。"

小次郎停步向四周张望：

"昨天傍晚我的小猴子与猎犬相争，被猎犬咬伤屁股，就在这附近躲了起来，后来再也不见踪影……会不会躲到树上去了呢？"

"不可能还待在这儿，猴子有脚自己会跑掉的。"

清十郎意兴阑珊地应着。

"我没听说过放鹰打猎，还要带着猴子的。"

说完，便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小次郎也坐在树根上。

"不是我要携带小猴子，是它老跟着我，也拿它没辄。虽然如此，这只小猴子非常可爱，不见了，总觉有些冷清。"

"我还以为只有女人或闲人才会饲养宠物，现在看到你这名修行武者竟如此宠爱小猴子，才知道不能一概而论。"

清十郎在毛马堤看到小次郎的剑法，心中十分敬佩，但对于他的兴趣以及处世态度，仍觉得他乳臭未干。毕竟，他比清十郎年轻，而且在同一屋檐下住了三四天，小次郎也暴露了一些缺点。

虽然清十郎并不怎么尊敬小次郎，但是他们的交往反而更觉自然，数日相处下来，两人亲密无间。

“哈哈哈！”

小次郎笑着说：

“那是因为在下年纪尚轻，将来我要是找到中意的女人，可能就会弃猴子而不顾了。”

小次郎愉快地闲聊起来，清十郎却渐露不安，就像站在拳头上的老鹰，眼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

“总觉得那位苦行僧……从刚才就一直盯着我们看。”

清十郎说着，小次郎一听也回头看。那个人正是青木丹左，青木丹左打从刚才便一直注视他二人。这会儿才转身慢慢地走向另一方向去了。

“岸柳！”

清十郎叫着小次郎，忽然站起来。

“回去吧——现在不是狩猎的时候，今天已是腊月二十九，快回武馆去吧！”

但是小次郎无视于清十郎的焦虑，反应冷淡。

“好不容易带着老鹰出来打猎，现在只抓到一只山鸠和两三只野鸡而已，再爬点山去看看吧！”

“算了吧！手气不顺的时候，连老鹰都驾驭不好……还是回武馆练剑吧！”

清十郎像在自言自语，到后来语气中带着些焦虑，和平常的他判若两人，而小次郎却是一副爱理不理，要走你先走的冷淡表情。

“要回就一起回吧！”

小次郎也一起回去，但面露不悦。

“清十郎，我勉强你出来，实在很抱歉。”

“什么事？”

“昨天和今天都是我怂恿你出来狩猎的。”

“不……你的好意我心里明白。但是年关将近，我也告诉过你，我和宫本武藏的比武约定已经迫在眉睫。”

“所以我才会建议你带老鹰出来打猎，放松心情。不过，以你的个性看来是无法轻松起来的。”

“我最近听到一些传言，说武藏这个人其实武功并非如传说中那么高强。”

“如此说来，我们更应该以逸待劳，先做好心理准备。”

“我一点也不慌张，只是轻敌乃兵法之大忌。我认为在比武之前，应先充

分磨炼自己，就算我输了，也不留下遗憾。实力差人一等，这是没办法的事……„

小次郎对于清十郎的正直颇有好感，但同时他也看透清十郎气度狭窄，如此的胸襟实在无法继承吉冈拳法的声誉以及规模宏大的武馆。小次郎暗自遗憾着。

反倒是清十郎的弟弟传七郎气度较大。

但是他的弟弟却是一名骄纵放荡子，虽然他的武功比清十郎还高强，却无法继承家声，是个毫无责任感的二少爷。

小次郎也见过他弟弟，从一开始便觉得与他不投契，彼此都心生反感。

清十郎是一个正直的人，虽然气度狭窄了些，我还是助他一臂之力吧！

小次郎如此盘算，因而故意带着老鹰邀请清十郎一起狩猎，希望能让他暂时忘了与武藏比武之事，但是清十郎自己却放不开。

他竟然说想要回去好好锻炼自己。清十郎如此认真固然是其优点，可是小次郎真想回问他，比武前几天，到底能锻炼到什么程度？

是清十郎个性使然，这也难怪……

在此情况之下，小次郎不免也感到爱莫能助，只好默默地踏上归途。本来一直跟在身边的褐色猎犬，这会儿却不见了。

汪汪汪！

远处传来猎犬的狂吠声。

“啊 是不是找到猎物了 ?”

小次郎眼睛为之一亮。清十郎则不以为然。

“别管它,待会儿它自己会追上来。”

“可是……”

小次郎觉得很可惜。

“我去看一下,你在这里等我好了。”

小次郎循着狗叫声跑过去，看到猎犬正跳上十四米长，四面环通、古老的阿弥陀堂走廊。它显然想要跳进破旧的窗口，却无法达到，如此跃上跃下，将近前的红柱子和墙壁抓得爪痕斑斑。

大概是闻到什么味道才会如此狂吠，小次郎走到那个窗口旁的一扇门前。

靠着格子门往内瞧，屋内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清。他顺手推开门，猎狗立刻跑到小次郎脚边。

“嘘！”

小次郎把狗踢开，但是狗并不畏惧又跟进来。

他一走进厅堂，那只狗立刻穿过脚边冲进去，接着，小次郎听到一阵女人的尖叫声，那不只是一般的尖叫声，而是使尽全力，撕心肺裂的凄厉叫声，

加上猎犬的狂吠声，此起彼落，都快震裂厅堂的大梁，人兽混声，在屋内回响不绝。

“啊！”

小次郎赶紧跑过去，他看到猎犬正在攻击的目标——个抵死抗拒、不断惨叫的女人。

本来朱实盖着蚊帐被子在睡觉，刚好一只小猴子被猎犬发现，从窗户逃进来，躲到朱实背后。

猎犬为追小猴子而咬朱实。

“哇——”

朱实吓得滚向一边，几乎同时，小次郎抬脚一踢，脚边立刻传出动物的悲鸣声。

“好痛，好痛啊。”

朱实几乎快哭出来，猎狗张着大嘴已经咬住朱实上半截的胳膊。

“畜牲。”

小次郎又踹了狗肚子一脚，但是那只狗在小次郎第一次踢它时就已经气绝，所以即使小次郎再踢一脚，它的嘴仍是死咬朱实的胳膊不放。

“放开，放开。”

朱实不停挣扎着，从她背后跳出一只小猴子。小次郎用力掰开狗的上下颚。

“你这家伙！”

啪的一声，小次郎撕裂狗的下巴，几乎快把它的脸撕成两半，然后把狗扔到窗外。

“已经没事了。”

说完坐到朱实身旁，但是朱实的胳膊已经鲜血淋漓。

白皙的手腕渗出红牡丹般的鲜血——小次郎见状，怜惜之心油然而生。

“有没有酒可以洗伤口呢……噢，像这种破旧的地方不可能有酒的，来，让我看看伤势。”

他抓住朱实的胳膊，温热的血液也流到小次郎手上。

“搞不好会得病，因为这只狗在前一阵子曾经发狂。”

小次郎也慌了，不知如何是好。朱实痛得皱紧双眉，摇着头说：

“狂犬病……我倒希望得这种病，疯掉算了。”

“你说什么傻话？”

小次郎忽然把脸凑近朱实的伤口，用嘴把脏血吸出来、吐掉，如此不断重复。

到了黄昏，青木丹左结束一天的托钵回来了。

他打开昏暗的阿弥陀堂的大门。

“朱实，你一个人很寂寞吧？我回来了。”

他在归途中替朱实买了药和食物，并打了一瓶油，他将东西放置在角落。

“等一下，我来点灯……”

但是，灯点亮了，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

“……到哪儿去了？朱实！朱实！”

不见朱实的踪影。

自己对朱实一厢情愿的单恋，突然转变成一股愤怒。瞬间，整个世界陷入一片黑暗。

激动过后，代之而来的是满心的凄凉，丹左想到自己年龄比她大一大截，而且早已无荣誉和野心，想到自己已经老态龙钟，他不禁哭丧着脸，垂头丧气。

“我救了朱实又如此照顾她，没想到她竟然一声不响就离开了……唉！人世间真如此现实吗……现在的女性，难道都这么薄情寡义……要不然就是她对我尚存戒心。”

丹左像个痴人喃喃自语，用猜疑的眼光扫视朱实睡过的地方。他看到一块碎布，好像是撕裂了的腰带，布上还沾着血迹，丹左更加狐疑，嫉妒之心油然而生。

他愤怒地踢开草席，把买回来的药全扔出屋外，虽然他行乞了一天，早已饥肠辘辘，却无力准备晚餐，他顺手拿起洞箫。

“唉！”

他来到阿弥陀堂的走廊。

有好一会儿时间，他不断吹着洞箫，任由他的烦恼悠游在虚无的夜空。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欲，在进入坟墓之前，即使人老色衰，仍然会像幽灵似的潜藏在身体某处。丹左借着洞箫，仿佛对虚空自白。

“既然她命中注定任男人玩弄，自己又何苦为道德所束缚，搞得一夜难眠。”

有些后悔，又有些自我鄙视，这种复杂的情绪不知如何排解？只能任它在血管里流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烦恼吧！丹左拼命吹着洞箫，希望吹散自己混浊的感情，可是，业障深重的男人，再怎么努力仍吹不出清澄的音色。

“苦行僧，你可真雅兴不浅，今夜独坐吹箫啊！是不是白天在城里讨足了钱也买了酒，赏一杯给我吧！”

从佛堂的地板下探出头来，这名瘫了下半身的乞丐，经常窝在地板下头，用羡慕的眼光仰望住在上头的丹左。对他来说，丹左的生活可比王侯。

“噢，你知道吧？我昨晚带回来的女人到哪里去了？”

“她怎么可能逃走？今天早上你刚出门，就有一名留着刘海、背上背着大刀的年轻人，连同小猴子和女人一起扛在肩上带走了。”

“留着刘海的男子？”

“那名男子长得挺俊俏……可不是你我能相比的。”

地板下的乞丐忍不住自个儿笑了。

18

清十郎回到四条武馆。

“喂 把它放回鹰房的木架上。”

清十郎把老鹰交给弟子，脱下草鞋。

一看就知道清十郎十分不悦，浑身像把剃刀似的寒气逼人。

弟子们见状，急忙帮他拿斗笠、端洗脚水。

“跟您一起去的小次郎先生呢？”

“大概会晚一点回来吧！”

“是在山区迷路了吗？”

“让人等候，自己却不见影子，我就自个儿先回来了。”

清十郎换下衣服，坐在客厅。

客厅隔着中庭，前方是广大的武馆，从腊月二十五日停止练武到春季开馆之间，武馆是关闭的。

一年中大约有上千名门人出入武馆，此刻少了木剑的打击声，武馆显得格外冷清、空荡。

“小次郎还没回来吗？”

清十郎数次询问门人。

“还没回来。”

清十郎本来打算等小次郎回来，请他当剑靶子，以便仿真与武藏的比武，好好练习一番。清十郎一直等着，但是一直到傍晚，甚至天都黑了，依然不见小次郎的踪影。

第二天，小次郎还是没有回来。

今天已是除夕了。

“到底想怎么样？”

古冈家的大门口挤满了要账的人，吵嚷不休，其中一位个头矮小的商人，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们以为说负责人不在，馆主不在，就可以推脱了事的吗？”

“要我们跑多少趟啊？”

“要是只有半年的债，看在上一代老爷的面子上，也就算了。可是，你自己看看！今年中元节加上前年的账单，令人吃不消啊！”

也有人摔打账簿，咄咄逼人。

这些人大都是一些平日出入武馆的水泥工、杂货店、酒店、米店及和服

店，甚至还有清十郎上花街柳巷欠下大笔债务的茶馆老板。

这些都还算小债务。清十郎的弟弟传七郎挥霍无度，比其兄长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告贷现金，欠了一笔为数可观的高利贷。

“让清十郎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光靠下人是解决不了事情的。”

还有四五个人在大门口静坐以示抗议。

平常武馆的账目及财务大权都掌握在祇园藤次手中，全权由他处理。然而藤次却在前几天，拿着到处旅行所募得的捐款，跟“艾草屋”的阿甲享乐去了。

门人不知如何是好。

清十郎只是交代他们：

“就说我不在。”

自己则躲在屋里避而不见。其弟传七郎当然更不可能在这年关吃紧的除夕日在家里出现。

这时，有六七名武士大摇大摆浩浩荡荡地走了过来。他们就是自称吉冈十杰的植田良平及其手下。

植田良平扫了一眼讨债的人群说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良平站在那儿，一副睥睨人群的神气。

刚才出面与债主斡旋的门人，简明扼要地对良平报告事情原委。

“什么？原来是上门讨债的啊！我们借了钱就一定会还。但是要请各位再缓一段时日，直到武馆手头方便的时候。要是有人无法等待的话，我另外也有交代的方式,可以到武馆内再说。”

植田良平语气霸道，讨债的商家全都静默下来，不敢作声。

说什么等到武馆方便的时候；还说有谁不能等的，另有交代的方式，还要到武馆内再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平常大家还不是看在吉冈老爷曾任职于室町将军家的兵法所，信誉良好，这才对吉冈家的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不管是借钱借物，大家都很乐意配合。可是，即使打着吉冈家的名号，也该有所收敛。假如听了对方几句恐吓话就心生畏惧、不敢讨债，那么商人们如何维持生计呢？这些讨债的商人不禁心生反感，心想：这世上若只有你们武士，没有商人，看你们怎么活下去？

良平把这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商家，视同一群木头人。

“好啦！回去,回去,一直待在这里也没用。”

商家们听完默不作声，但也不肯离去。

这么一来，良平肝火大动。

“来人啊！把他们抓起来。”

这些讨债的商家忍耐已久，如今又听良平这么说，再也忍无可忍。

“先生,你这么做未免太过分了吧!”
“什么?”
“还问什么?你简直不讲理。”
“谁说我不讲理?”
“你说要把我们抓起来,就是不讲理。”
“是你们自讨没趣,不肯离去。今天可是除夕啊!”
“就因为是除夕，大家讨不回债务，根本无法过年，才会如此拼命恳求贵府还钱啊!”
“我们当家的也很忙啊!”
“没听过如此荒谬的推托之词。”
“怎么样?你不服气吗?”
“要是你们肯还钱,我们当然不会再啰嗦。”
“你过来。”
“做……做什么?”
“哼!没出息的家伙。”
“你,你们太混蛋了。”
“好啊!你竟敢骂我混蛋!”
“我不是在骂您,我是觉得你们欺人太甚。”
“住口!”
良平一把揪起那个人的衣襟，往大门旁一扔，要账的商贩们吓得四处逃窜，有几个动作太慢的，互相践踏扑倒在地。
“还有谁？有谁不满的？为了一点小钱就敢到吉冈家门口静坐抗议，简直太过分了，我绝不宽容，即使是小师父说要还钱，我也不还。来啊！你们一个个上来啊!”
商贩们一看到他挥举着拳头，立刻逃之夭夭。这些人手无缚鸡之力，无法与之对抗，只能在门外破口大骂：
“走着瞧好了！要是这个家被官府查封的话，大家都会拍手叫好。”
“这家快要倒霉了。”
“咱们走着瞧。”
良平在屋内，听到这些人在门外的怒骂声，捧腹大笑不已，然后带着手下来找清十郎。
清十郎神情严肃地独自坐在火炉旁。
“小师父,您今天好安静,到底在想什么?”
良平问清十郎。
“不,没什么事。”
看见这六七名心腹聚集在此，清十郎面色稍缓地说：

“离比武的日子不远了吧？”

“是快到了。比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陪同您去。但是，要如何通知武藏比武的地点及时间呢？”

“这个嘛……”

清十郎沉思不语。

武藏寄来的信函上面，提到比武的地点和日期由吉冈家全权决定，并在正月初五之前将此告示挂在五条桥头。

“先决定地点吧！”

清十郎喃喃自语道。

“洛北的莲台寺野如何？”

清十郎征询众人的意见。

“应该可以吧！日期和时间呢？”

“就订在春节期间，还是等过了春节再说呢？”

“我看越早越好，先下手为强，以免夜长梦多。”

“正月初八如何呢？”

“初八吗？可以吧！刚好是先师的祭日。”

“啊！是父亲的祭日。那就不要选这天……初九早上——卯时下刻，好，就这么定了。”

“那么就将决定写在告示牌上，今夜就挂到五条大桥头吧！”

“好……”

“您已经准备好了吗？”

“当然。”

以清十郎的立场，不得不如此回答。

他并不认为自己会败给武藏。因为从小他就继承父亲拳法，武馆内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更何况像武藏这种出道不久的乡下武者，根本不必把他放在眼里。清十郎颇为自信。

不但如此，他还自我安慰，认为自己先前之所以感到胆怯，不是因为无法放松心情，也并非自己怠惰时日，疏于练武，而是因为身边杂务繁琐，才会如此。

虽然朱实的事也是原因之一，事情发生之后，他的心情已经非常不愉快了。再加上武藏送来挑战书，清十郎急忙赶回京都，却又发现祇园藤次携款潜逃，尤其家里财务愈益严重，每天都有债主上门催讨——这些事都让清十郎的心情轻松不起来。

清十郎下意识地寄希望于佐佐木小次郎，可是现在连人影也见不到。弟弟传七郎也不回家，虽然与武藏的比武，不须如此劳师动众，也不需要别人

助一臂之力，但是，今年的过年却令他感到异常的冷清。

“请您过目,这样是不是可以。”

植田良平等人从隔壁房间拿来一块白木板，写上告示内容，请清十郎过目，上面墨迹犹未干。

答示

首先如君所望，举行比武之事。

地点：洛北莲台寺野

时间：正月九日卯时下刻

右文乃于神前郑重发誓。

对方若有违约定，将遭世间耻笑；若我方违约，即刻遭神明惩罚。

庆长九年除夕

平安　　　吉冈拳法二代清十郎

作州浪人宫本武藏阁下

“嗯!很好。”

大概清十郎早有此意，连连地点头称是。

植田良平将告示牌夹在腋下，带着两三名随从，顶着除夕夜的寒风大步走向五条大桥。



吉田山下住了很多公卿武士，平常领些微薄俸饷，生活单调乏味。

这里房舍拥挤，门户普通，一看便知是一些保守阶级的家庭。

武藏沿着街道挨家挨户寻找。

“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

他几乎没有信心继续寻找，于是停下脚步，心想：说不定已经搬家了。

他在找他的阿姨，这位阿姨除了在父亲无二斋的丧礼时见过一次之外，武藏对她的记忆只剩年少时代遥远的印象了。但是，除了姐姐阿吟之外，亲戚只剩这位阿姨了。因此，武藏一来到京都，便立刻想起这位阿姨，这会儿才来此寻找。

他只记得姨父是近卫家领微薄俸禄的下层武士。武藏以为只要到吉田山下便可以找到，不料这一带的住户外表看来都是一个样，户户门面狭窄，屋前种满庭树，家家像蜗牛般紧闭门扉。有些人家挂着门牌，有些则无，令武藏无从辨识，也无法找人打听。

他们一定不住这里了，算了吧！

武藏放弃寻找，准备回到城里。此时已是夜幕低垂，透过薄薄的暮霭，可以看见弥漫过年气氛的灯火。除夕夜的黄昏，洛内四处充满嘈杂声，放眼热闹的街上，来往人流的眼神和脚步声都异于平常。

“啊……,,

有一个妇人与武藏擦肩而过，武藏回头一望，认出她便是七八年未曾谋面的阿姨。他断定那就是从播州佐用乡嫁到都市里的母亲的妹妹。

“就是她。”

武藏虽然认定，但为慎重起见，还是尾随其后，暗中观察。这名妇女年近四十，身材矮小，胸前抱了一堆年货，转弯走向刚才武藏寻找过的小街道。

“阿姨!”

武藏这么一叫，那位妇人面露惊讶，直盯着武藏的脸好一阵子。这妇人平日生活安逸，虽然只料理家务，由于有些年纪，眼角已经出现鱼尾纹，这时她的眼神充满讶异。

“啊！你不就是无二斋的儿子武藏(musashi)吗 ?”

武藏一直到少年时代才第一次见到这位阿姨。现在阿姨不叫他武藏 （take-zou），令武藏有些意外。不过，一股莫名的寂寞却比这种意外来得更强烈。

“是的，我就是新免家的武藏(takezou)。”

武藏如此回答。阿姨绕着武藏全身上下打量。也不对武藏说，“哎！你长大了，一点也不认得了……”这一类的话。

只是表情冷淡地说：

“你来这里干什么 ?”

阿姨语带责备。武藏年幼丧母，对母亲毫无印象。但是与阿姨一聊起话来，不由得想像自己母亲在世时的容貌、身材、声音，可能都与阿姨相仿吧！武藏试图从阿姨的神色之间寻觅亡母的身影。

“没特别的事。因为我来到京都,就非常想念你们。”

“你是来探望我们的吗 ?”

“是的,虽然很冒昧。”

阿姨却摇着手对他说：

“你最好别来,我们在此就算见过面了。回去吧!”

多年未曾谋面的阿姨竟然语气如此冷漠。武藏觉得她比陌生人还要冷淡，心底不禁泛起一丝丝寒意。本来，他视阿姨为仅次于母亲的亲人，这时他才了解自己是多么天真，一股悔恨之意涌上心头，他不觉脱口而出：

“阿姨，您为何这么说呢？叫我回去，我是一定会的。但是我们好不容易重逢，您竟催促我回去，令我不解，如果我有不对之处，任凭您责罚。”

武藏咄咄逼人，阿姨不禁面露难色。

"好吧！那你就进来坐一下，与姨父见个面。只是……你姨父虽然与你久未谋面，但他就是那种人，你可别太在意。"

武藏听阿姨这么一说，心里宽慰不少，随阿姨进入屋内。

隔着拉门便听到姨父松尾要人气喘的咳嗽声，以及不友善的话语。武藏感受到这个家充满冷漠的气氛。

"什么？无二斋的儿子武藏来了……唉！到头还是会来……怎么样？你说什么？他已经进来了？为何未经我同意，擅自让他进来呢？你实在太粗心大意了。"

武藏听到这里，强忍在心头，想叫阿姨出来告别，但是——

"武藏是不是已经在隔壁房间了。"

他的姨父要人打开武藏所在的房间纸门，皱着眉头看着武藏，一副好像看到一名污秽的乡下人穿着草鞋踩到榻榻米上似的。

"你来做什么？"

"因为路经此地，就顺道前面来拜访。"

"你说谎。"

"咦？"

"即使你想欺瞒我们，我也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在故乡胡作非为，败坏门声，你现在正逃亡在外，是不是呢？"

"……"

"你要怎么面对你的亲戚朋友？"

"我心里也非常惶恐，也希望能对祖先及故乡的父老兄弟致歉。"

"即使你道了歉，还有脸回故乡吗？恶有恶报，你的父亲无二斋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吧！"

"打搅您了，阿姨，我告辞了。"

"坐不住了吗？"

那人斥骂道：

"你要是在此徘徊不去，可就会有苦头吃。那位本位田家的老人——就是那个固执的阿杉婆，半年前来过一次，最近更经常来向我们查询你的下落，问你有没有来过这里？每次都是来势汹汹。"

"啊？那个老太婆也来过这里吗？"

"阿婆一五一十都跟我们说了。如果你不是我们的亲戚，我一定会把你绑起来交给那个老太婆的。可是我却不能这么做……所以在尚未给我们带来麻烦之前，你快点离去吧。"

这些话令武藏非常意外。姨父和阿姨只听阿杉婆的片面之言就全然相信。武藏心里蒙上一层无法言喻的孤独，再加上他生性不善言辞，默然低头不语。

阿姨瞧他一副可怜，要他到隔壁房间休息，这已是最大的好意了。武藏默不作声，起身走到另一个房间。几天来的疲惫，加上天亮之后便是大年初——在五条大桥有约——因此武藏马上躺下来歇息，手上仍然抱着大刀。此刻，他只感到天地之大，却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没有客套话，有的只是冷嘲热讽——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又怎会如此对待他呢？

武藏本来气愤已极，很想在门上吐它一口口水，然后离去。但在如此自我释怀之后，便躺下来休息。他的亲人少得屈指可数，所以格外珍惜。他努力地想要关心这些与他有血亲关系的亲人，希望这一生能互相关怀、互相扶持。

事实上，武藏会有如此想法乃是由于他不谙世事所致。与其说他还年轻，不如说他幼稚得不解人情世故，只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罢了。

如果说他已经功成名就，家财万贯，有这种亲人互相关怀的想法就一点也不为过。但是在这冷冽寒冬只穿着一件脏污旅装，而且又是在除夕夜里唐突拜访的亲戚家里有此想法实在不太恰当。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印证他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休息一下再走吧！”

阿姨的话，给他带来些许力量。虽然肚子已经饿得不能再饿了，他还是等待阿姨送来食物。傍晚时，从厨房飘来的饭菜香及碗筷的声响不停，却无人送食物到房间来。

他这房间的炉火微弱得不足取暖，不过饿寒交迫还是其次问题，他头枕着手昏沉沉地睡了许久。

“啊 除夕夜的钟声。”

他下意识地跳起来，数日来的疲惫一扫而空，头脑清醒起来。

洛内、洛外的寺院传来钟声，似乎意喻着人生充满光明与黑暗。

这一百零八响钟声，代表着天地间万物的烦恼，在除夕夜敲响钟声，唤起人们对这一年来的反省。

——我没有做错。

——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不后悔。

武藏心想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每听到一声钟响，武藏就想起一件后悔的事，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

后悔的不只是今年——去年、前年、大前年，有哪一年他过着毫无遗憾的生活？有哪一天他是不后悔的？

人做任何事，似乎很容易就会后悔。即使一个男人已娶妻成家，但仍然会做出追悔莫及之事；女人做了后悔之事尚可原谅，即使如此，却很少听到女人

大言不惭。而男人却经常为了表现大丈夫的气概，视妻子如糟糠，他们的表情比哭泣还来得悲壮，却更显得丑陋。

武藏虽然尚未娶妻，却有相似的悔恨、烦恼，此时，他突然后悔到此拜访了。

“我仍未除去依赖亲戚的想法。虽然常常提醒自己要自力更生、独自奋斗，却立刻又要依赖他人……我太笨、太肤浅，我还太幼稚。”

武藏感到惭愧，更自惭形秽。

“对了,把它写下来吧!”

武藏若有所思，他打开从未离身的修行武者的包袱。

就在此时，屋外有一名旅装打扮的老太婆正敲着大门。

武藏从包袱中取出一本用四开纸装订成的书帖，并准备笔砚。

他将漂泊生活中，无论感想、禅语、地理及自我警惕的座右铭，都写在这本书帖上，偶尔还有他粗笔的写生画。

“……”

武藏提笔望着白纸，耳边仍回荡着远近传来的一百零八声钟响。

他写了一句：我对任何事，都不悔恨。

每次他发现自己的弱点时就会写下来，借以自我警惕，但是光写下来毫无意义，必须像经文一样早晚念诵，以求铭记在心。因此，他必须把辞句修饰成诗句般，以便顺口念唱。

这会儿他捻须苦吟。

我对任何事……武藏把这句话改成——我凡事……

我凡事都无悔恨。

他试着吟唱几次，但总嫌不够贴切。他删去最后的文字，改成下面这句话：

我凡事无悔。

原来的句子“都不悔恨”,力道犹嫌不足,所以把它改成“我凡事无悔”。

“太好了!”

武藏心满意足地将这句话牢记在心。他期待自己能够不断地接受磨炼，使身心都能达到做任何事都了无遗憾的境界。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在他内心深处，深深地钉上理想的木桩，并坚持此信念。

就在此时，武藏的阿姨惨白着脸，打开了背后的格子门。

“武藏……”

阿姨颤抖地说：

“本来我好心让你留下来休息，但是心里早就预料会有事发生，结果不出所料，偏偏在这个时候，本位田家的老太婆来敲门，看到你脱在门口的草鞋，

就厉声直问武藏是不是来过了？把他交出来……你听，在这里也可以听到那老太婆的声音。武藏，快想办法啊！”

“咦阿杉老太婆来了？”

武藏侧耳倾听，没错，老太婆干涸的嗓门，不改往日尖酸刻薄、固执霸道的口气，像寒风呼呼作响般传了过来。

除夕的钟声已歇，已是大年初一清晨。阿姨仿佛已看到忌讳的血光之气，一脸踌躇地对武藏说：

“逃走吧！武藏，逃走就没事。现在你姨丈正在应付那个老太婆，说你没来过，以便拖延时间，趁此刻，你从后门逃走吧！”

阿姨催促武藏，并帮他拿行李和斗笠，又拿了姨丈的一双皮袜子和草鞋，放在后门口，武藏急忙穿上草鞋，但欲言又止地说：

“阿姨，我不是故意的，但是能不能给我吃一碗泡饭？因为从昨晚我就饿昏头了。”

阿姨一听便说：

“你在说什么？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快，快，这个给你带在路上吃，快点走吧！”

包在白纸里的是五块年糕，武藏赶紧收下。

“请多保重……”

武藏踩着冰冻的路面。此刻已是大年初一，但外头仍是一片漆黑，他像一只缩着羽毛的冬鸟，悄悄地走了。

天寒地冻，连他的头发和指甲都快冻僵了。武藏吐出的气息冒着白烟，很快便在四周的胡须上结成白霜。

“好冷。”

他不觉脱口而出。

虽然不至于像八寒地狱①那么寒冷，但是为何老觉得冷呢？尤其是今天早上。

“身冷，心更寒！”

武藏自言自语道。

他又想着：看来我还是念念不忘。像婴儿眷恋人体的温热，怀念令人伤感的乳香，才会使自己意志动摇、害怕孤独而羡慕人家温暖的灯火。真是劣根性啊！为什么不能对自己拥有孤独和漂泊而心存感激呢？为什么不能怀抱理想，抱持骄傲呢？

本来他的双脚因冻僵而疼痛不堪，此时脚尖走着走着开始热了起来，黑暗中吐出的白色气息，有如温泉的蒸气，逼退了寒意。

①八寒地狱：八种让死者受寒、受冻的痛苦地狱，即冰地狱。

不抱理想地漂泊着，不抱感谢地孤独，这是行乞者的生活。西行法师与乞丐之别，就在于心中的理想和感恩。

突然，他发现脚底闪着白光，仔细一看，原来自己正踩在薄冰上。不知何时，他已经来到河原地带，正走在加茂川的东岸。

河水和天空一片灰暗无光，毫无破晓的征兆。一路行来，伸手不见五指，却仍安然从吉田山走了下来。可是，这时他才察觉他走在河水滩边，一脚陷入冰里。

“对了,我来生火取暖。”

武藏走到堤防下，捡些枯枝木片等可燃物，用打火石点火，这般的生火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

枯草终于被点燃了，武藏小心地将木片堆积在上面，借着燃烧旺盛的火焰，突然窜起的火舌随风扑向武藏，差点儿烧到他的脸庞。

武藏拿出怀里的年糕来烤，看到烤焦后膨胀了的年糕，使他回忆起年少时的春节。无家可归的人儿，感伤的情怀像泡沫在心中不断幻灭！

“……”

年糕不甜不咸只有原味，武藏口嚼年糕，品尝世间冷暖滋味，点滴在心头。

“……这是我的春节。”

他烤着火，大口吃着热腾腾的年糕。突然他发觉一个人过年有点好笑，脸上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无奈的微笑。

“这个年过得太好了。像我这种人还能享受五块年糕，想来只有在年节的时候，老天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加茂川潺潺的流水是我的屠苏酒，东山三十六峰是我的门松，让我洗涤尘垢，迎接大年初一的日出吧！”

他走到河边宽衣解带，脱光衣服，噗通一声，跳入水中。

他像一只不畏寒冷的水鸟，在水里尽情拍打翅膀，洗净全身，就在他沐浴时，云端射出一道晨曦，晨光映照在他背上。

这时，有个人影站在堤防上望着河床上燃烧殆尽的柴火。外表和年龄虽与武藏相差甚远，但其命运同样受因果循环之苦，她便是本位田家的阿杉婆。



我终于找到那家伙了。

阿杉婆心里暗自窃喜。

她心乱如麻，既欣喜又恐惧。

“我这个老太婆!”

她因过度焦急，以致全身乏力，手脚发软，一屁股跌坐在堤防上的松树下。

“太高兴了，我终于逮到他了。这一定是死在住吉海边的权叔冥冥中为我指引了这条路吧!”

老太婆将权叔的骨灰和一撮头发放在腰包上，随身携带着。

“权叔啊！你虽然死了，但是我一点也不孤单。因为在我们启程时，曾经发誓，非得抓到武藏和阿通，与他们一决生死，否则绝不再踏上故乡的土地。即便你死了，你的灵魂依然跟在我这老太婆的身边。我发誓非杀死武藏不可，你等着瞧吧 我现在就要去杀他了。”

虽然权叔才作古七天，但阿杉婆仍对他朝思暮想，经常将他挂在嘴边，阿杉婆这种坚毅的决心，想必是至死不变吧!? 所以在权叔死后的日子里，她痛心疾首地追赶武藏，这会儿，终于发现了武藏的行踪。

有一次，她听说吉冈清十郎和武藏即将在近日比武，这是她第一次听到武藏的消息。

第二次则是在昨日傍晚，阿杉婆混在除夕的人潮中，看见吉冈门下的三四名门人在五条大桥桥头挂比武的告示牌。

阿杉婆看了几遍告示牌上的内容，难掩兴奋之情。

“你这个无恶不作的武藏，终于被我逮到了。我知道吉冈一门在追讨你，果真如此的话，我这老太婆离乡背井之前，在故乡公然许下的诺言就无法兑现，简直太没面子了。无论如何，在吉冈一门抓到你之前，我这老太婆发誓要亲手抓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武藏，好回去见故乡的父老。”

阿杉婆打起精神跳了起来。

回想她这一路行来，心中祈求祖先神明的保佑，身上携带权叔的骨灰，当她去松尾要人家中询问武藏的行踪时，口气狠毒，曾经说：

“我不相信我翻遍每一寸土地会找不到他。”

虽然如此，还是问不出结果，刚才她满怀失望地来到二条河边的堤防。

她茫然地望着河边上的火光，以为是一些流浪的苦行僧在生火取暖。她毫不经意地站在堤防边望去，才发现离柴火灰烬约六尺左右的水里，有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在溪水中洗完澡正在擦拭着赤裸的身体。

“武藏!”

老太婆一眼认出就是武藏，她跌坐在地，好一阵子站不起来，明知趁对方此时一丝不挂、毫无防备是攻击的好时机，只可惜老太婆年老力衰，承受不住这个冲击，再加上复杂的情感，使她亢奋之余，仿佛已经砍下武藏的首级。

“我太高兴了！能在此逮着武藏并非易事。这都是神明的保佑和指引，再加上我意志坚决，神明才会助我一臂之力。”

阿杉婆双手合掌数度对空膜拜，完全是一副老人家的悠哉神态。

河边的石头沐浴在晨光下，闪闪发亮。

武藏擦拭过身子，穿好衣服，系紧腰带，插上大小二刀，双膝跪地对着天地低头默祷。

阿杉婆心中呐喊道：

“ 就是此刻。”

然而就在这时候，武藏突然跳过河边的积水，往另一个方向走了。阿杉婆惟恐从远处喊叫会让他逃走，急忙沿着堤防追赶。

初一的晨曦映照在街道的屋顶、桥上，泛着柔柔的一层白光。天空中，昨夜的残星依稀明灭，而东山山腹处，仍笼罩在夜幕之下。

武藏穿过三条桥下之后，便爬上河堤，大步向前走了。

阿杉婆数度想张口喊住他：

“ 武 藏 ,等 一 下 !”

但她计算对方和自己的距离之后，所以才走过了几条街道，仍紧紧尾随其后。

武藏早已察觉。

虽然如此，他故意不回头，因为万一他回头，两人怒目相向，他明白阿杉婆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且老太婆必会全力卯上，拼死与自己决斗。自己为了避免伤害，势必得付出相当代价。

好可怕的对手！

武藏暗自思量。

若是当年在村子里的那个武藏的话，可能早就动手击毙对方，但是此刻他毫无此念头。

武藏其实也颇憎恨阿杉婆，老太婆之所以会视自己犹如世仇，完全是感情用事加上误解所致。若能解开误会就好了。但是，由自己开口解释的话，即使说上一百遍，老太婆也不会相信的，她一定会说：

“ 胡 扯 ,我 才 不 相 信 !”

因为老太婆对自己积怨已深。对她而言，武藏如芒在背，非去除不可，这怨仇是难以化解的。

但如果能由她的儿子又八亲口解说两人到关原从军前后的事情，以及之后所发生的种种原委，就算阿杉婆再顽固，也不会再认为武藏是本位田家的大仇人，更不会以为武藏是夺取儿子未婚妻的大坏蛋。

“ 这是个好时机，趁此机会让阿杉婆去见又八吧！今早又八说不定已经在五条大桥等我了。只要到那儿，一切误会即可冰释。 ”

武藏一直认为又八应该收到了他托人捎去的口信，相信只要能到五条大桥，让他们母子相会，再诚恳地解释一番，大家的误会必能烟消雾散。

现在，快接近五条大桥头了。眼前出现小松殿下的蔷薇园和平相国巨大的官邸，琉璃屋瓦诉说着平家时期的繁荣。当时这一带是民家和人潮的闹区，

战国以后，繁荣如昔。此刻，家家户户依旧大门紧闭。

除夕日，每户人家皆洒扫干净，地面上还留有扫把扫过的痕迹，淡淡地映着逐渐泛白的晨曦。

阿杉婆跟着武藏的大脚印，紧紧地尾随其后。

就连脚印都令她憎恶不已。

离桥头约七八米十处。

“武藏!”

阿杉婆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双手握紧拳头冲向武藏。

“走在前面的畜牲,你耳聋了吗?”

武藏当然听见了。

虽然老太婆年事已高，但她豁出去、决心一拼死活，就连脚步声都充满着魄力。

武藏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

“这下子麻烦了!”

武藏一下子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嘿!你等一下。”

老太婆跑到武藏面前。

阿杉婆骨瘦如柴、耸着单薄的肩膀，气喘如牛。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武藏迫不得已，只好开口打招呼。

“啊!本位田家的阿婆,真巧,在此碰到您。”

“你这个厚脸皮的家伙,‘真巧’这句话,是你说的吗?在清水的三年坂我来不及向你报仇,今天我可要砍下你的首级。”

阿杉婆宛如一只斗鸡，皱巴巴的脖子直伸向身材高大的武藏，在老太婆龇牙咧嘴地露出她那清晰可见的一口暴牙，大声咆哮时，比起勇猛发怒的武林豪杰更令武藏胆寒。

武藏这种畏惧的心态，源自少年时代，当又八和武藏不过八九岁还流着鼻涕的时候，喜欢恶作剧，经常在村子里的桑田或本位田家的厨房挨老太婆的斥骂——臭小子！——仿佛重重的一击打在肚脐眼上，令他们抱头鼠窜。

这种雷鸣般的声音，至今依旧回荡在武藏的脑海里。武藏从小就畏惧这个老太婆，认为她是个恶婆婆，再加上从关原之役回到村子时，中了老太婆的诡计，更使武藏恨之入骨。他一向对这老太婆敬而远之，此种恶劣的印象，即使经历岁月的冲刷，依然无法释怀。

相对的，在阿杉婆的眼里武藏从小就是顽劣的恶童。她始终忘不了那个流着鼻涕，长手长脚一副怪胎的武藏。虽然如今自己年事已高，而武藏也茁壮成长，但在她心中的武藏仍然不改往昔的桀傲不驯。

阿杉一想到这个无赖的所作所为，除了必须对乡亲父老履行承诺之外，于情于理，此仇不报，死也不能瞑目，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与武藏同归于尽。

“好了，不必再说了，你是要乖乖俯首被砍，还是要我亲自动手呢？武藏，你准备束手就擒吧！”

老太婆说完，用左手抹了一点口水握住插在腋下的短刀。

有道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正是阿杉婆婆此刻的最佳写照。她现在像一只骨瘦如柴的螳螂，伸着镰刀般的前脚张牙舞爪，拿着短刀对武藏咆哮。

她的眼神犹如虎视眈眈的螳螂，就连泛青的皮肤及姿态都很神似。

阿杉婆一个箭步攻向武藏。可是武藏长得虎背熊腰犹如铜墙铁壁般，相形之下，阿婆的举动犹如儿戏。

武藏觉得好笑，却又笑不出来。

他怜悯阿杉婆的可笑攻击，敌意转化成同情之心，便说道：

“老婆婆，老婆婆，你等等。”

武藏轻易地压住老太婆的手腕。

“怎样？你想怎么样？”

阿杉的暴牙和手上的短刀颤抖着。

“你这个胆小鬼，我老太婆可比你多吃了四十年的饭，无论你耍任何花招，我都不会受骗的。废话少说，纳命来。”

老太婆脸色铁青，语气中带着拼命的决心。

武藏点点头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了解阿婆你的心情，你不愧是新免宗贯家最有地位的本位田家的妻室。”

“闭嘴，臭小子，你少拍马屁了，我不吃你这一套。”

“阿婆你先别冲动，先听我解释。”

“你的遗言吗？”

“不，请听我解释。”

“不必。”

阿杉婆怒火中烧，矮小的身躯逼向武藏。

“我不听，事到如今，我根本不想要听你的解释。”

“不然，你先把刀交给我，只要跟我到五条大桥头，见过又八，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又八？”

“是的，我去年春天托人捎口信给他。”

“你在说什么？”

“我们约好今天早上在此会面。”

“你骗人。”

阿杉大吼一声，摇着头。果真又八与他有约，前一阵子在大坂见面时早告诉她了。又八根本没和武藏约好，光凭这一点，阿杉就可断定武藏的话全是骗人的。

“你可真丢脸啊！武藏，你可是无二斋的儿子，难道你父亲没教你，死的时候要死得光明磊落吗？废话少说，我这老太婆一心仁慈，这把刀乃神明庇佑，你准备接招吧”!

阿杉婆说着，手腕奋力挣脱武藏的手，突然口中念念有词：

“南无。”

阿婆双手握紧小刀，突然刺向武藏胸膛。

武藏一闪身，阿婆落空。

“阿婆,请您冷静一下。”

他轻轻地拍了阿婆的背。

“大慈大悲。”

阿杉婆猛然跳起来，回头对武藏又念了几声：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然后，挥舞着短刀。

武藏抓住阿杉婆的手腕，拉着她说：

“阿婆,待会儿您会累坏的……五条大桥马上就到了,跟我一道过去吧!”

阿杉婆双手被扭住，只好瞪着武藏、噘着嘴。武藏以为她要向自己脸上吐口水。

“噗!”她鼓在嘴里的一口气吹在武藏脸上。

“啊……”

武藏放开老太婆，赶紧用手捂住左眼。

他的眼睛犹如被火炙烧，灼热不堪，好像滚烫的沙子掉入眼中，疼痛难耐。

武藏放开捂住眼睛的手一看，手上并无血迹，但是左眼却张不开。

阿杉婆一看对方乱了阵脚，发出胜利的欢呼。

“南无观世音菩萨。”

她乘胜追击，朝武藏砍了过去。

武藏有点慌乱，斜着身子，闪躲攻击，霎时阿杉婆的短刀划破武藏的袖子，“刷”一声，割伤武藏的手腕，白色衣服渗出血迹。

“我报仇了!”

阿杉婆欣喜若狂，更不断地挥动短刀，就像要把一棵大树连根挖起一般，也不管对方毫不还手，只一心一意念着清水寺的观世音菩萨之名。

“南无,南无。”

边念边绕着武藏来回奔跑。

武藏移动身体闪躲阿杉婆。他的左眼剧痛，左手虽然受了点小伤，但是鲜血不断渗出来，染红了衣袖。

“ 我太大意了 !”

等武藏惊觉时，已经受了伤。他从未曾像今天这样，让对手夺得先机，甚至手臂还受伤。但是这也算不得什么胜负，因为武藏根本无心与老太婆动武，打从一开始就无所谓胜败之分了。出乎他意料的是，一个动作迟缓的老太婆竟然能出刀伤他。

难道不是由于自己过于疏忽所致吗？以武术的观点来看，自己很明显已经败了。阿杉婆坚定的信念和洞悉人心的成府，使武藏暴露出自己不成熟的弱点。

武藏这才警觉到自己的疏忽、轻敌。

“ 我错了。”

于是，他使出全力抓住攻击过来的阿杉婆的肩膀，砰的一声将她扳倒在地。

“ 啊 !”

阿杉跌个狗吃屎，刀也飞得老远。

武藏拾起刀拿在左手，右手环掐住挣扎起身的阿婆。

“ 哼 !可 恶 !”

阿杉困在武藏的胳臂下，像乌龟游泳般四肢乱抓。

“ 神明难道瞎了眼吗 ?我已经砍了敌人一刀,可是却又被他抓住,教我如何是好？武藏，既然被你擒住，我也不想多受耻辱，你砍吧！来砍我阿婆的头吧！ ”

武藏一声不吭，大步快走。

阿杉婆被武藏夹在腋下，继续嘶哑声音说：

“ 今天我会被你抓住，也是命中注定，是神明的旨意，天命不可违，我丝毫不眷恋。如果又八听到权叔死于途中，而老太婆也已报了一箭之仇，一定会奋起为我们报仇的。我这老太婆的死绝非毫无意义，对又八反倒是一帖良药，武藏！要杀就快杀吧……你要带我去哪里……难道还要我受辱致死吗？快砍了我的头吧！ ”

武藏充耳不闻。

他横抱阿婆于腋下，来到五条桥边。

放在哪里呢 ？

武藏环视四周，思忖着如何处置阿杉婆。

“ 对了…… ”

他走下河床，看到一艘小船系在桥墩上，便将阿杉婆放在船舱底。

“ 阿婆，你就委屈一下。过不久，又八一定会来的。 ”

“ 你 ,你 要 干 什 么 ?”

老太婆甩开武藏的手。

“又八才不会来这里，噢！你是不是觉得杀了我太便宜了我，无法泄恨，所以才把我绑在这里，让五条过往的路人观看呢？你是想先羞辱我之后才杀我？”

“随你怎么想，以后你就会了解的。”

“快把我杀了。”

“哈哈哈！”

“有什么好笑的？难道你无法砍掉我这老太婆的细脖子？”

“没办法。”

“你说什么？”

老太婆咬住武藏的手，她不得不如此做，因为武藏正要把她绑在船尾。

武藏虽然被阿婆咬住手腕，却任由她咬，松垮垮地将绳子绑在阿杉婆身上。

阿婆方才拔出来的短刀，一路握在手上。武藏将它收回刀鞘，插回阿婆的腰带上，起身准备离去。

“武藏！难道你不懂武士之道吗？你若是不懂，我来教你吧！你给我回来。”

“以后再说吧！”

武藏回头看了她一眼，又向堤防走去。背后阿杉婆咆哮不已。他想了想，又折回去，在阿杉婆身上盖了几层草席。

此刻，红通通的太阳从东边山头露出半边脸，这是今年元旦的日出。

武藏站在五条大桥前，恍惚地望着日出美景，耀眼的阳光似乎要射穿胸膛，照进内心深处。

这一年来，武藏像只愚蠢的小虫，陷在自我封闭的世界，现在沐浴在雄伟的阳光下，更显得形单影孤。虽然如此，心却是清爽的，感觉到生命的喜悦盈怀。

“我还年轻呢！”

吃了五块年糕之后,他恢复了体力,连脚跟都充满活力,他旋转着脚踝：

“又八怎么还不来？”

他朝桥上望去，猛地叫了一声。

“啊？”

比自己早先一步在桥头等候的人，并非又八，也非他人，而是植田良平手下的吉冈门人昨天在此揭示的告示牌。

地点：莲台寺野

时间：九日卯时三刻

……

武藏凑过去看告示牌的墨迹。光是看到上面的文字，就激发他浑身的斗志，像刺猬遇敌般血脉贲张。

“哎呀 好痛！”

武藏又觉得左眼疼痛不堪，用手去揉眼皮，突然在下巴发现一根针，细看之下,才发现衣领和袖口上有四五根像霜柱一般插在上头的针,闪闪发光。

“啊 原来是这个。”

武藏拔下其中一根针仔细端详。针的长短、粗细与一般的缝衣针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没有针孔，而且针身呈三角形并非圆形。

“可恶的老太婆！”

武藏望着河床，心中不寒而栗。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吹针吗？没想到这老太婆竟会使用这种暗器……好险。”

武藏满心好奇和求知欲，将针一一拔下，别在衣领上。

他准备把针留下作为日后研究之用。在他有限的知识里，一般的习武者有人认为吹针也是一门功夫，也有人不这么认为。

主张吹针也是一门功夫的，认为这是非常古老的防身术。听说有一些来到日本的中国织女、缝工等在嬉戏之间，技法不断求新求变，最后被运用到武术上。虽然不能成为一种单独使用的武器，却可当攻击之前的暗器，甚至有人说从足利时代就已盛行吹针术。

然而，持不同见解的人却认为：

“一派胡言。练武者光是讨论这种儿戏之类的武器,不是很丢脸吗？”

他们更拿出兵法的正道论为左证。

“从中国来的织女及缝工们，是否以吹针嬉戏不得而知。然而嬉戏终归是嬉戏，并非正统武术，而且人口腔内的唾液能调和冷热、酸辣等刺激，却无法含着针而不觉疼痛。”

针对此种说法，赞成有吹针术的人又说：

“含在口中而不觉疼痛是可以办得到的。这当然是必须靠修炼的功夫，只要修炼得当，口中便可含数根针，当要攻击敌人时，利用吐气和舌尖，将针吹向敌人的眼球。”

对于这种说法，反对者又认为，即便能含在口中而不觉疼痛，但是光靠针的力量，在人体中只有对眼睛具有攻击力，而且，即便将针吹入眼中，若是刺到眼白部分则毫无效果，能够刺中眼球才能使敌人眼瞎，但也不至于丧命，像这种女人的雕虫小技，如何能发扬光大？

赞成者依然不服气。

“没有人说这种吹针术如普通武术发达，但至今仍流传着此种秘技也是事

实。”

武藏不知何时曾听说过如此的议论。当然，他也不认为这种雕虫小技是一种武术，更没想到，真的有人会使用这种暗器。

然而现在武藏却亲身体验到，就算是道听途说，只要是听者有心，必有可用之日。

武藏的眼睛一直是痛着的，幸好没刺中眼球，只有在眼尾处有点灼热感，泪流不止。

武藏摸摸自身的衣服。

他想撕一块布来擦眼泪，但是腰带和袖口都撕不破……他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撕哪儿才好。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撕破绢帛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女子正用牙齿撕下自己红色的里袖，拿着那条碎布向他跑来。



原来是朱实。虽是新年，但她不但没化妆还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光着脚丫。

“……啊？”

武藏张大眼睛，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虽然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她是谁。

朱实却非如此。她认为武藏也许对自己并不如自己思念那般深切，但多少对自己应有些许怀念才对，几年来，她都如此深信不移。

“是我，你是武藏对不对？”

她手上拿着从里袖撕下来的红布条，战战兢兢地走向武藏。

“你的眼睛怎么了？用手去揉会更加恶化，请用它来擦吧！”

武藏默然接受她的好意。拿着红布压住眼睛，然后再一次打量朱实。

“你不记得我了吗？”

“……”

“你真的把我忘了吗？”

“……”

“我……”

朱实看他面无表情，原先的满怀信心霎时重重粉碎了，在她身心受创、绝望无助的时候，仅存这么一点点希望，如今，她领悟到这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突然，抑郁胸中的血块呕心上心头——

“呜、呜……”

朱实双手掩面呜咽地哭了，双肩猛烈颤抖。

“啊……”

武藏终于想起来了。

朱实方才的神情唤起了武藏的记忆，她的眉宇间依稀存着当年伊吹山下那摇着袖口铃铛的天真无邪的少女神情。

武藏强壮的手臂一把抱住朱实病后羸弱的肩膀。

“你不是朱实姑娘吗？对了，你是朱实。为何到这里呢？为什么？”

武藏不停地追问，勾起了朱实伤心的记忆。

“你已不住在伊吹家中吗？你的养母可好？”

武藏问起阿甲，自然联想到又八与阿甲的关系。

“你养母和又八还在一起吗？老实说，今早又八应该来此与我会面。不会是由你代替他来的吧！”

一连串的问话里毫无关心朱实之意。

朱实靠着武藏的肩膀，只是不断地摇头哭泣。

“又八不来吗？到底怎么了？告诉我怎么回事，光是哭我又怎么知道呢？”

“……他不会来的……又八哥哥根本没听到你的口信，所以他是不可能来的。”

朱实好不容易说了几句话，又靠着武藏的胸膛涕泪纵横地哭了起来。

本想对武藏一诉相思苦，现在这些思绪化成泡影在奔腾的热血中幻灭。尤其是她的养母一手将她推人命运的泥淖里——在住吉海边发生的事情和这一段时间的种种遭遇，说什么也无法对武藏启口。

元旦的晨曦照耀整个桥头，穿着美丽春装要到清水寺拜神的少女们，以及穿着长袍和服到各庙进香的行人，来来往往穿梭于桥上。

人群中出现了像河童般的城太郎。对他来说，并无所谓的年关之分，他来到桥中央，远远望见武藏和朱实。

“咦……我还以为是阿通姐姐呢，好像不是她呀？”

城太郎停下脚步，狐疑地望着这对举止怪异的男女。

若是在无人之处也就算了，但在这人来人往的桥上，这对男女竟然公然亲密拥抱，不是说男女授受不亲吗？大人们竟然如此，令城太郎好生诧异。

更何况那名男子还是自己所尊敬的师父呢。

而女人更是该矜持保守些的。

在他童稚的心里产生一股莫名的悸动，既嫉妒又悲伤，但不知为何如此焦急生气，城太郎真想拿石头砸他们。

“什么啊？那女的不就是我拜托她转达师父口信给又八的朱实吗？茶馆女

子毕竟比较老练，什么时候跟师父这么要好了？师父也该收敛一点……我非要把这事告诉阿通姐姐不可。”

城太郎站在原地左顾右盼地望着来往的行人，又从栏杆窥视桥下，就是不见阿通的影子。

“到底怎么了？”

他们投宿在乌丸先生家，刚才阿通比他早先一步出门。

阿通深信今早会在此遇见武藏，所以穿着年底时乌丸夫人送给她的初春新装，昨晚还特地洗发梳头，为了迎接黎明的到来，似乎连觉都没睡好。

后来，阿通等不及天亮，便说：

“我睡不着，想先到祇园神社和清水堂拜拜之后，再去五条大桥吧！”

城太郎回答：

“那么我也要一起去。”

城太郎本想与阿通同行，但是阿通不愿城太郎在旁碍手碍脚。

“不，我想要跟武藏哥哥单独见面叙旧，你等天亮之后，晚些再来五条大桥——我保证在你到来之前，我一定会和武藏哥哥那里等你的。”

阿通说完便独自出门了。

城太郎百般不愿也无可奈何，这段日子里他和阿通朝夕相处，当然明白阿通的心情，男女两情相悦的情怀，他也颇能体会，因为他自己也曾与柳生客栈的小茶在马厩小屋的草堆中情不自禁地相拥。

虽然他有相似经验，但在平常看到阿通为相思流泪、郁郁寡欢的神情，他无法体会，只觉得好笑，想逗逗她，丝毫无相知相惜之心。可是，此时看见靠在武藏怀里哭泣的人竟然不是阿通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朱实，城太郎打从心底涌起一阵愤怒。

“怎么回事？那女人。”

他与阿通同仇敌忾。

“师父也该收敛一点。”

城太郎感同身受，非常生气。

“阿通姐姐到底在做什么？我非要告诉她不可。”

城太郎渐渐焦虑不安，桥上桥下四处张望。

依然不见阿通人影。城太郎替阿通打抱不平。这时，远处的男女似乎意识到人们异样的眼光，便移到桥边倚在栏杆上，武藏与朱实并肩将手靠在栏杆上，望着河面。

他们并未察觉城太郎沿着另一边的栏杆，从他们身后经过。

“真会拖时间，阿通姐姐拜观世音要拜到什么时候？”

城太郎自言自语，焦急地朝着五条坂方向引颈等待。

离他十步左右有几棵大枯柳，平时常见成群结队栖息在此吃河鱼的白鹭，

但是今天连一只白鹭也见不到，倒是有个留着刘海的少年，斜倚在低矮犹如卧龙的老柳树干上，凝视着某处。

武藏手凭栏杆，与朱实并肩站在桥上，朱实细声倾诉，武藏只是微微点头。朱实抛开女人的矜持，把握两人独处时光，一吐相思苦，然而武藏是否充耳不闻呢？不可得知，因为他虽有反应，眼神却不专注，一般的恋人都是浓情蜜意，眉目传情，可是武藏的眼神如一片沉静的湖水，不起涟漪，眼也不眨地直视前方。

朱实并没察觉武藏的眼神，一味地陷溺于自己的情绪中，自问自答。

“……现在我已经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你了。”

说着又投入武藏怀中。

“关原之战至今已过了五年，就像我告诉你的，在这期间我的遭遇与身心都有很大的变化。”

她哽咽地哭了。

“但是，但是我并未变心，思恋你的心一如往昔。你能了解吗……武藏哥哥,你能了解我的心情吗？”

“嗯。”

“请你了解我的心……我不顾自尊全都告诉你了。现在我已非当初与你在伊吹相识的小雏菊了。我被他人玷污，如今已是残花败柳……但是，贞操应该是指身体还是女人的心呢？如果守身如玉的少女却心存污秽，那还能算是个无邪的处女吗……我被人污辱了，虽然不能告诉你对方是谁，但是我的心依然纯真未受玷污。”

“嗯,嗯。”

“你会怜悯我吗？把秘密藏在心底不与思恋的人分享是多么痛苦的事啊……我一直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犹豫是否该告诉你这件事，到后来还是决心对你坦白……你能了解吗？你可知道我是被人逼迫的？还是，你已经开始讨厌我了呢？”

“嗯,啊！”

“怎么样啦!你到底作何想法呢？一想起这些事,我、我就很后悔！”

朱实脸趴在栏杆上。

“我已经无颜对你示爱……而且我的身体也令我无法启齿——但是，武藏哥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心纯洁如昔，初恋的心犹如泥中白莲，今后无论任何遭遇，跟随什么样的男人，对你的心永不变。”

朱实说着说着，愈哭愈激动，泪水沾湿栏杆，而桥底下清澈的潺潺流水映着元旦耀眼的阳光，似乎闪烁着无限的希望。

“唔……嗯……”

武藏对于朱实的一番告白，不断点头，但他的眼神中闪着异样的光芒，因为前方有某种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桥梁与对边的河岸正好呈现三角型的视野。

引他注目的是从刚才便一直靠在岸边一棵枯柳上的岸柳佐佐木小次郎。

武藏小时候，父亲无二斋曾经告诉他：你不像我，我的瞳孔是黑色，你的瞳孔却是琥珀色，听说你的曾祖父平田将监的瞳孔也是深琥珀色，眼神锐利，也许你遗传自曾祖父……

柔和的朝阳斜射眼帘，使武藏的双眸呈现更加清澄的琥珀色，益发锐利。

“嘿！宫本武藏，一定是这个男子。”

佐佐木小次郎久仰宫本武藏大名，现在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

“奇怪，那名男子为何一直注意我呢？”

武藏提高警觉，不敢大意。

隔着河，在桥梁与对岸间，四目相视，彼此在无言中互相揣测对方虚实。

这般对峙情况，如同武士道所言——从刀尖测知对手的气量。

除此之外，武藏和小次郎都各自暗生纳闷。

小次郎心想：我从小松谷的阿弥陀堂救了朱实，并照顾她，她到底和武藏是什么关系？为何两人这样亲密呢？

又想：贱人！也许朱实就是这种女人吧！我尾随她身后，想瞧瞧她瞒着我到哪儿去……没想到，她竟然在男子怀中哭泣。

小次郎满心不悦，愤怒之情涌上心头。

他的眼神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反感，再加上修行武者的自尊心作祟，更加重同行相忌的敌意。这一切全都看在武藏眼里，武藏自忖：

那男子是何方神圣？

武藏满心疑惑——

他看起来武功不凡。

武藏如此推测。

他的眼神充满敌意。

武藏更加警戒。

不能轻忽此人。

武藏以眼视之，以心观之，双方的眼眸即将迸出火花。

武藏与小次郎年纪相仿，分不出谁比较年轻。但两人皆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高傲自负、武功高强，都认为自己对社会民情与政治了如指掌。

武藏与小次郎初次相遇，犹如双虎对峙，彼此怒吼示威。

突然，小次郎移开眼神。

“哼……”

武藏从小次郎的侧面看出轻蔑的表情。而武藏以为是自己的眼神和意志力慑服了对方，心中颇感快意。

“……朱实姑娘。”

朱实还是靠着栏杆哭泣，武藏以手抚其背，问道：

“那人是谁?你认识他吧?那个年轻的修行武者到底是谁啊?”

“……”

朱实一看到小次郎，哭肿的双眼露出狼狈的表情。

“嗯……那个人是……”

“是谁?”

“他……他是……”

朱实张口结舌。

“他背上的大刀看起来挺不错。看他外表的装束，颇自负于自己的武功……朱实姑娘与他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只是泛泛之交而已。”

“那你认识他喽?”

“是的。”

朱实深怕武藏误解，便一五一十道出实情。

“有一次我在小松谷的阿弥陀堂，被一只猎犬咬伤胳膊，血流不止，所以便到他落脚的客栈去求医，当时他照顾了我三四天。”

“这么说来，你们住在一起喽?”

“虽然住在同一个屋子，但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朱实刻意澄清。

武藏问这些话并无他意，然而说者无心，却听者有意。

“原来如此，那你可知道他的来历?你应该知道他的姓名吧!”

“我知道……他叫岸柳，本名佐佐木小次郎。”

“岸柳?”

武藏并非初闻此名，名气虽不是很响亮，但武术同行们都听过这个名字。当然，武藏今天是初次看到他本人。由传闻中，武藏还以为佐佐木岸柳的年纪不小，不想竟是如此年轻，真是出乎他意料。

“原来他就是传言中的小次郎。”

武藏再次把目光投向小次郎。小次郎刚才冷眼旁观朱实与武藏的窃窃私语，这时脸上却露出了笑容。

武藏也回以微笑。

但是这种无言的雄辩，跟释迦与大迦叶手拈莲花、相视而笑的祥和光景大异其趣。

小次郎的笑容里掺杂了讽刺及挑战的意味。

武藏的笑容也报以坚毅不拔的斗志。

朱实夹在两个男人之间,想要解释自己的立场,但武藏未等她开口便说:

“朱实姑娘,你与他先回去好了。我们以后再见……好吗?下次再见了。”

“你会来找我吗?”

“我会,我会去的。”

“我住在六条御坊前念珠店的客栈里,你记住了吗?”

“嗯,记住了。”

朱实见武藏光是点头还不放心,便抓住他放在栏杆上的手,紧紧地握住,眼光流露热情。

“一定啊!好吗?一定要来找我。”

突然,在对岸有人捧腹大笑。原来是转身准备离去的佐佐木小次郎。

“啊哈哈!”

从刚才就一直站在桥上的城太郎,看到有人如此嚣张狂笑,不禁大眼直瞪着小次郎。

虽然如此,他还是暗中注意师父武藏的动向。久等阿通不来,城太郎万分焦急。

“到底怎么了?”

城太郎跺着脚,往街道方向跑去。突然,他看见前方十字路口边停了一辆牛车,车轮后躲着一张苍白的脸……



“啊!阿通姐姐!”

城太郎见了鬼似的,大呼小叫地跑过去。

阿通蹲在牛车背后。

很难得的,今天早上她化了淡妆,虽然化妆技巧笨拙,但是她的发梢和口红都散发淡淡清香。桃红色的上衣是乌丸夫人送她的,上面绣着白绿两色的桃山刺绣,洋溢着青春气息。

城太郎从车轮间看到她白领子的桃红色衣服,便绕过牛车,跑过去。

“原来你在这里,阿通姐姐,你在这里做什么?”

阿通抱着胸蹲在地上。城太郎从背后抱住她,也不管会不会弄乱她的头发和脸上的妆。

“你到底在做什么?我在那儿等了大半天了,快点过来吧!”

“……”

“快点啦!阿通姐姐。”他摇着阿通的肩膀。

“你看，我师父不就在那里吗？你看，从这里可以看得到他，刚才我等得急死了——快点过来,阿通姐姐,你再不快点过来就糟了。”

这回城太郎又抓住阿通的手腕，硬是要把她拉出去，却摸到阿通手上濡湿的泪水，又瞧见阿通低着头不让别人看到她的脸，更感到莫名其妙。

“咦!阿通姐姐,我还想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原来你在哭啊!”

“城太!”

“什么?”

“你也快点躲到后面来，别让武藏哥哥看到了……快！”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

“搞什么嘛!”

城太郎这回真生气了，不顾阿通一脸的央求。

“你们女人真讨厌，老做一些令人费解的事——之前你还一直哭着要见武藏哥哥，四处寻找，今天早上却反倒躲到这种地方，还要我躲起来……真是莫名其妙,这可一点都不好笑。”

他的话句句鞭笞着阿通的心，阿通抬起红肿的眼皮。

“城太啊,你别这么说我,拜托你,别连你也如此折磨我。”

“我什么时候折磨阿通姐姐了?”

“你别出声,快点躲到后面来。”

“我不要，你没看到旁边有一堆牛粪吗？大年初一就躲在这边哭，连乌鸦都要笑你了。”

“我不管了，我、我已经……”

“我要笑你了，就像刚才在那边的少年一样，我也来个初一狂笑……好吗？阿通姐姐。”

“你笑吧,尽量笑。”

“可是我笑不出来啊……”

城太郎鼻头一酸，连他都快哭出来了。

“啊！我知道了。阿通姐姐是看到我师父跟另外的女人在那里卿卿我我，所以吃醋了。”

“才、才不是呢!没这回事。”

“一定是，一定是……你没看到我也很生气吗？就因为这样，阿通姐姐你避不露脸反而更坏事啊!你了解吗?”

虽然阿通坚持不出面，但是敌不过城太郎使劲地拉扯。

“你拉痛我了……城太，拜托你，别这么狠心……你说我不了解，但是

城太，你才不了解我的心情呢！”

“我当然了解,你不是在吃醋吗？”

“我现在的心情不只如此而已。”

“不管怎么样,你出来就是了。”

城太郎硬是将阿通从牛车背后拖出来。他像拔河似地，一边拉还一边探头看桥上。

“啊!不见了,朱实已经走了。”

“朱实?谁是朱实？”

“就是刚才与我师父在一起的女子……啊，我师父也要走了！你再不快点来，就见不到他了。”

这下子城太郎再也顾不了阿通，拔腿准备追过去。

“等等啊,城太。”

阿通自己站起来。

再看一眼五条大桥，确定朱实已经不在。

就像可怕的敌人已经离去似的，阿通这才舒展眉心，却又急忙躲到牛车背后，用袖子擦拭红肿的眼睛，重新整理发鬓裙衫。

城太郎焦急万分。

“阿通姐姐,快点啊!我师父好像走下河边去了,现在不是打扮的时候啊!”

“走到河边？”

“对,走到河边了。他去那里做什么呢？”

两个人跑向桥头。

吉冈在桥头张挂的告示牌，吸引路人驻足观看。有人大声念出告示内文；也有人在打听宫本武藏是何方神圣？

“啊,对不起。”

城太郎穿过人群，从桥的栏杆往下察看河边。

阿通也认为武藏一定在桥下。

事实上，一转眼的工夫，已经不见武藏踪影了。

他到哪里去了呢？

武藏刚才好不容易把朱实打发走，既然本位田又八不会来此见面——而且他也看到了吉冈所挂的告示牌——如此一来，别无他事，便走下堤防，来到系在桥墩上的小舟旁。

草席下的阿杉婆婆被绑在船舱底，不停扭动身子想要挣脱。

“阿婆,可惜又八不会来了——不过，我相信将来一定会与他再相逢。我准备给这懦弱的男人好好打气呢！阿婆您也去找又八。母子俩好好生活——这比砍我武藏的头更有意义吧!”

武藏说完拿把小刀伸到草席下，割断阿杉婆身上的绳子。

“哼！你这坏蛋又耍嘴皮子了。废话少说，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武藏，快点做个了断吧！”

阿杉婆额冒青筋，从草席下探出头来。此时，武藏的身影已经穿过加茂川的河水，像水鸟踩着水上的沙洲和石块，跑到对岸的堤防上了。

阿通没看见，城太郎却瞥见对岸远处的人影。

“啊 :是师父,师父在那里。”

城太郎立刻往河边跑去。

这倒煞费周章，怎么这时两人没想到可以从五条大桥直接追过去呢？阿通不假思索地紧跟着城太郎冲下去。但是城太郎这错误的一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绝不仅只于阿通见不到武藏的遗憾而已。

城太郎不顾一切往前飞奔，可是穿着漂亮春装的阿通，面对加茂川的河水，裹足不前。

虽然已经不见武藏的身影，阿通望着河水，尽管跳不过去，但却抢天大呼。

“武藏哥哥。”

这一来，有人回答。

“哦 !”

原来是阿杉婆从船上的草席底下爬出来，站在那儿。

阿通回头一看。

“哎呀 !”

赶紧掩面而逃。

老太婆的白发在风中飘扬。

“阿通,你这不要脸的女人 !”

老太婆用高八度的沙哑嗓音大喊：

“我有事问你,你给我站住 !”

尖锐的声音在水面上回响，阿杉婆的武断，使事情更加恶化。

她认为武藏之所以会拿草席盖住她，是因为想与阿通在此幽会，可是俩人在桥上谈过话之后，也许是闹别扭，武藏离阿通而去，所以阿通这女人才会哭天抢地，想挽回武藏。

一定是这样。

老太婆相信自己的猜想便是事实。

“可恶的女人 !”

阿杉对阿通的憎恶，比对武藏更深。

虽然只有婚约，尚未迎娶进门，但老太婆认定她就是自己的儿媳。因为阿通不喜欢自己的儿子，所以她认定阿通也不喜欢她，是以老太婆对阿通又恨又气。

“等等我啊!”

老太婆龇牙咧嘴地再度呼喊，在晨风中追逐阿通。

城太郎吓了一跳。

“这老太婆是谁啊?”

城太郎抓住阿婆。

“别挡我。”

虽然阿婆力气不大，却用可怕又顽固的力量推开城太郎。

城太郎犹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这个老太婆是何方神圣？为何阿通一见到她便吓得落荒而逃呢？

城太郎虽不了解，但知事态严重，再加上身为宫本武藏的第一弟子——堂堂的青木城太郎，怎能忍受老太婆的这一推呢？

“老太婆,你敢推我。”

阿杉婆已经跑了五六米，城太郎突然追过去，从后头抱住她。老太婆一副惩罚孙子的模样，左手勾住城太郎的下巴，对着他的屁股啪啪啪地打了三下。

“你这个捣蛋鬼,再敢阻挡我,小心我打烂你的屁股。”

“哎呀！哎呀！哎呀……”

城太郎伸长脖子动弹不得，手上倒是不忘握着木剑。

不管是悲伤或心酸，也不管别人如何想，对阿通来说，自己的心情，甚至目前为止的生活，依旧是幸福的。

只要心存希望，每天都是快乐的，犹如置身于充满青春、希望的花园。虽然生活当中免不了有些心酸悲伤之事，不过阿通不认为世上只有快乐而没有悲伤的生活。

但是，今天所发生的事动摇了她原本坚定的信心。本来纯真的心碎成两半，令她黯然神伤。

朱实与武藏。

当阿通看见他们两人站在五条桥栏杆边，无视于过往行人，当众并肩而立时，双脚颤抖得快瘫痪了，这才赶紧蹲到牛车后面。

“今早我为何要来此地呢?”如今后悔、哭泣也无济于事。那一瞬间,阿通想寻死，认为男人只会骗人。爱恨交织之下，更觉愤怒悲伤，连自己都讨厌起自己，光是哭泣还是无法平息内心的激动。

当阿通看见朱实在武藏身边时，简直没了主意，嫉妒之火燃烧全身，逼她几近疯狂，但仍残存些许理性。

“下流。”

她拼命地咒骂着。

“无情、无情。”

她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但女性的矜持使她压抑了自己。

但是当朱实离开之后，阿通已不再如此矜持，她想对武藏倾诉心中情怀。虽无暇思索话题，但只想一股脑儿向他倾诉相思之苦。

在人生的道路上，常会因差之毫厘而有失之千里的巨变。有时碰到稀松平常之事，内心却被蒙蔽而导致一步错，步步错的后果。

阿通不但没见到武藏，反而遇上阿杉婆。这大年初一为何如此倒霉呢？就像她的花园里爬满了蛇蝎一般。

阿通拼命逃了三四百米。平常作恶梦时经常会出现阿杉婆狰狞的脸庞，没想到光天化日之下，那张脸却紧追不舍。

阿通喘不过气来，回头探看并调整呼吸。阿杉婆大约在五十米后，在那儿掐着城太郎的脖子，城太郎不管阿杉婆怎么打、怎么甩，都死抓着阿婆不放。

万一城太郎拔出腰上的木剑——他可能会拔吧！如此一来阿婆必会拔刀相向。

阿通非常了解老太婆顽固的个性，搞不好城太郎会被她给杀了。

“啊!怎么办呢?”

这里已是七条桥下，堤防上不见半个人影。

阿通想救城太郎，可是又害怕靠近阿杉婆，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臭、臭老太婆。”

城太郎拔出木剑。

木剑虽然拔出来了，但是脖子却被阿杉婆夹在腋下，无论怎么挣扎都挣脱不开，只能胡乱拳打脚踢，虚张声势罢了！

“小毛头,这是哪门子功夫?青蛙功吗?”

老太婆张着大暴牙的嘴，露出胜利的笑容，在河边拖着城太郎往前走。

“等等!”

老太婆看到站在前方的阿通时，心生狡计暗自盘算着。

老太婆心想再僵持下去绝非上策。以老太婆的脚力根本追不上，而且论力气也不足以制伏对方。像武藏这种高手虽无力对付，但眼前这个女人，只要巧言令色、略施小惠便可使她言听计从。想妥之后，老太婆马上改变态度。

“阿通啊,阿通。”

老太婆向前方挥着手。

“唉呀！阿通啊！你看到我为何转身就逃呢？以前在三日月茶庄也是如此，现在看到我又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我实在不了解你，难道你不明白我老太婆的真心吗？这一切都是你误解了，是你自己疑神疑鬼，老太婆不会害你的。”

阿通闻言仍是一脸怀疑，而被阿杉婆夹在腋下的城太郎问道：

“真的吗?真的吗?阿婆。”

“噢!那姑娘似乎误会我了……她好像很怕我啊!”

“那么你放开我,让我去叫阿通姐姐来。”

“噢!我要是放手,说不定你会给我一记木剑,然后逃跑,是不是呢?”

“我不会那么卑鄙的,你们双方因为误会而吵架,我觉得不该如此。”

“那么你去阿通那里说明白——本位田的老太婆在旅途中已经跟河原的权叔死别。老太婆腰上一直携带他的骨灰，即使年事已高，仍继续流浪，现在我跟以往不同，志气委靡，也许过去曾经痛恨阿通，现在已经改变了……我把阿通当成自己的儿媳看待，虽然武藏并不清楚，我不要求阿通恢复以往订婚的身份，至少能听听老太婆过去的愚昧无知，也能与我商计未来，你告诉她，就可怜可怜我这老太婆吧——”

“阿婆,说这么多我哪记得住啊?”

“说这些就够了。”

“那你先放开我。”

“好,你要告诉她啊!”

“知道了。”

城太郎跑到阿通身边，一五一十地传达老太婆的话。

“……”

阿杉婆故意不看阿通，径自坐在河边的岩石上，河边的浅滩可以看见小鱼群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水面划出了一道道的鱼纹。

“……不知阿通会不会过来?”

老太婆斜着锐利的眼光，注意阿通的动向。

阿通疑虑极深，不可能轻易信服，可能是城太郎一再游说，她终于小心翼翼地走向阿杉婆。

老太婆心中一阵喜悦——

“上钩了。”

她咧开满口暴牙，露出胜利的笑容。

“阿通。”

“阿婆。”

阿通在河边跪下来，抓着阿婆的脚。

“请原谅我……现在我也无话可说了。只希望你能谅解。”

“你在说什么啊?”

阿杉婆的语气一如昔日的亲切。

“本来就是又八不好，他恨你变了心，我这老太婆也曾经恨过你这个媳妇，但现在我已将它付诸流水了。”

“这么说来,你是原谅我啦?原谅我的任性。”

“当然。”

老太婆声音沙哑，也蹲到阿通身边。阿通用手指挖着河边的沙子，冷冰的沙子不断地渗出温暖的春水。

“你教我这个当母亲的人如何回答呢？既然你跟又八曾有婚约，能否与他见个面？他本来就喜欢你，所以才会拿别的女人替代你，现在我也不会要求你回心转意，即使他想如此，我也不会容许他如此任性的。”

“是啊。”

“怎么样，阿通，你能见他一面吗？你跟又八一起在我面前，听些我的心里话，如此一来，我也算尽了为人母的责任，立场也站得住。”

“好的。”

有一只小螃蟹从美丽的沙河里爬出来，看到春天灿烂的阳光，又躲进石缝里。

城太郎抓住螃蟹走到阿杉婆后面，将它放在阿婆的发髻上。

“但是,阿婆,此刻我觉得不宜与又八相见。”

“我会陪你去的,你和他当面把话说清楚,日后对你们都好。”

“可是……”

“就这么办了,为了你将来的前途我建议你这么做。”

“即使如此,我也不知又八现在何处?阿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想……很快就会知道的，因为前一阵子我才在大坂跟他见过面。后来他不改任性的恶习，把我丢在住吉独自走了。他一定会后悔自己的行为，再回京都找我的。”

阿通闻言敏感地认为事有蹊跷，但这念头只一闪而过，况且阿杉婆所说的话颇有道理，这个阿婆有个不孝子，使阿通打从心底对她产生怜悯之情。

“阿婆,那我们就一起去找又八吧!”

阿通的手因玩弄河沙而变得冰冷，阿杉握住她的手。

“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那么你到我住的旅馆来吧……唉呀!唉呀!”

阿杉说完正要起身时，突然伸手到领子上，摸到一只螃蟹。

“哎哟,我还以为什么呢?可恶!”

阿杉婆吓了一跳，不停地挥着手想把螃蟹甩掉。城太郎看了觉得好笑，躲在阿通背后，捂着嘴不敢笑出声。

老太婆发现了。

“是不是你在恶作剧?”

老太婆翻着白眼瞪着城太郎。

“不是我,不是我干的。”

城太郎逃到河堤上，站在上头大叫：

“阿通姐姐——”

“什么事?”

“你现在要跟老太婆去她的旅馆吗?”

不等阿通回答，老太婆便抢着说：

“没错，我住的旅馆就在这附近的三年坡下，每次来京都我都住那里。现在没你的事,你走吧!”

“好吧,我先回乌丸先生家。阿通姐姐,你办完事情也要快点回来。”

城太郎打算先离开，阿通突然感到一阵寂寞。

“等等我,城太。”

阿通从河边追着跑上堤防，阿杉婆怕阿通逃跑，立刻从后面追上来。

阿杉婆追到之前，阿通和城太郎谈了一会儿。

“城太，我现在跟阿婆去她的旅馆。我会尽快回乌丸先生家，请你转告他们。你也要乖乖地等我办完事回去。”

“好,我一定会等你的。”

“然后……这期间我也在担心一件事，若是你有空，能不能帮忙打听武藏哥哥的落脚处……拜托你了。”

“我才不要呢！帮你找到了，你又躲在牛车后，不肯出来……我刚才就想跟你说这件事。”

“都是我不好。”

阿杉婆从后面赶过来，介入两人之间，阿通虽然相信老太婆的话，但在她面前最好别提武藏的事，因此立刻闭口。

阿杉婆虽然亲切地与阿通同行，但她那如针般的细眼不断盯着阿通。虽然老太婆并非阿通的婆婆，却令她感到浑身不自在。她仍未发现老太婆狡猾的计谋，以及横在自己面前的坎坷命运。

她们来到刚才的五条大桥。这时人群熙攘，杨柳和梅树笼罩在艳阳下。

“武藏是谁啊?”

“有个叫武藏的修行武者吗?”

“我没听过。”

“能成为吉冈的对手,公开比武的人,想必是厉害的角色吧!”

一群人挤在告示牌前，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阿通走到这儿心头一震，停下脚步。

阿杉婆和城太郎也望着告示牌。人流来来往往犹如水中鱼群，大家都在谈论武藏的事。


宫本武藏
风之卷

宫本武藏 风之卷

吉野太夫毫不吝惜地将琵琶纵劈两半。她告诉武藏：

『琵琶是空心的。可是那千变万化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就是架在琵琶里面的那一根横木。它既是支撑琴身的骨干，同时也是心脏……关键就在于如何控制横木两端的力道——适度的松弛和紧绷。人生也如琵琶……』

1

从丹波街道的长阪口，可以清楚地望见对面的山景。透过街道树，可以看到山上的残雪灿烂耀眼。群山位于丹波的边境，像百褶裙般围绕在京都西北的郊外。

有人说道：

“点火!”

虽然已是初春，也只是正月初九而已，从衣笠吹来的寒风，对小鸟来说还是挺冷的。原野里传来它们吱吱的叫声，更增添了一股寒意。这天气就像是武士腰间的佩刀一样，充满了冷冽之气。

“烧得真旺啊!”

“火会蔓延,一不注意就会燎原。”

“没办法考虑这么多了,而且,再怎么烧也不会烧到京都的。”

在荒野的一端，响起了哗哗剥剥的燃烧声，四十多人的脸被熏得黑黑的。熊熊的火焰在晨曦中张牙舞爪，直窜天际。

“好热!好热呀!”

有人嘟囔着。

“可以住手了!”

植田良平被熏得难受，向正在添加干草的人叱喝道。

这样，过了半刻钟。

“大概已过卯时了吧?”

有人开口说道。

“是吗?”

大家不约而同抬头看着太阳。

“已过卯时下刻了吧?应该是这个时辰了。”

“小师父怎么了?”

“快到了吧?”

“是该到了。”

每个人神情紧张，沉默不语。而且大家双眼眺望对街，抿着口水，等得有些不耐烦。

“到底是怎么了?”

这里原本是皇室的牧场，也叫做“乳牛院遗迹”。偶尔还可以看到放养的牛群。在艳阳高照的天气里，还夹杂着枯草和牛粪的味道。

“武藏该不会爽约了吧?”

“说不定已经来了呢!”

“谁去看一下。莲台寺野离这里不是只有五百多米吗？”

“去察看武藏的动静吗?”

“没错!”

“……”

没有人站出来说要去。每个人都被烟熏得难受得沉默不语。

“但是，小师父说好去莲台寺野之前要在这里做准备的啊！再等一会儿看看吧！”

“该不会是弄错地方吧?”

“小师父昨晚确实交代植田先生了。应该不会弄错地方才对。”

植田良平接着门人这句话，补充说道：

“没错——也许武藏已先一步到达约定地点。说不定小师父是想让对手武藏焦虑不安，才故意迟到。如果门徒不明就里随意行动，别人会笑我们派打手帮忙，吉冈一门将会名声扫地。至少我们知道浪人武藏是单枪匹马，因此，大家应该以静制动，直到小师父出现为止。我们要像风火山林，不动如山，冷静观察。”

当天早上。

虽然不是什么特别的集会，但是乳牛院草原还是聚集了许多人。当然，从人数来看，吉冈门下只来了一些人。除了植田良平在场之外，自称京流十剑高弟帮的人则来了半数人马。可见四条武馆全都派出中坚分子在此枕戈待旦，准备出击。

清十郎昨晚特别交代每个人：

“绝对不准拔刀相助!”

而且，手下所有的人也都认为今天小师父的对手武藏多少有两把刷子。

不敢掉以轻心。即使如此，但他们还是认为小师 父清十郎不会败给武藏。

不可能输的。

再加上五条大桥高挂告示牌，将今天的比赛公诸于世。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显耀吉冈一门的威容，清十郎的名气也会随之宣扬开来。身为门徒当然义不容辞，所以才会聚集在离比赛地点莲台寺野不远的草原上。此刻，由于久候不到吉冈清十郎，大家也心急如焚了起来。

然而——

清十郎到底怎么了？一直没看到他的人影。

已经过了卯时，太阳就要出来了。

“真奇怪啊?”

三十几人开始嘟囔起来，植田良平本来下过命令要冷静观察，现在也已经

开始松懈了。有些人看到乳牛院草原聚集这么多人，误以为这里是比赛场，在一旁问道：

“到底比赛怎么样了？”

“吉冈清十郎在哪里？”

“还没到呢！”

“武藏呢？”

“好像也还没来。”

“那些武士是干什么的？”

“大概是哪一方的打手吧？”

“这算什么？只有打手来，主角武藏跟清十郎竟然还不露脸。”

人越聚越多。

看热闹的人，络绎不绝地围拢过来。接着大家七嘴八舌问道：

“还没来吗？”

“还没来吗？”

“哪一个是武藏？”

“哪一个是清十郎啊？”

当然，谁也不敢靠近吉冈一门聚集的地方，但是除了乳牛院草原之外，连茅草丛、树枝上都可以看到无数攒动的人头。

城太郎突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他腰间佩了特大号的木剑，穿着超大的草鞋，走在干泥地上，啪哒啪哒扬起尘土，口中说道：

“没看到人呐！没看到人呐！”

他目光炯炯，望着每张脸，绕着这个大草原四处寻找。

“到底怎么了？阿通姐明明知道今天的事，怎么没看到人。而且从那天之后，她也没再来过乌丸大人的官邸。”

原来，城太郎要寻找的是那一直挂念武藏胜败且今天一定会出现的阿通。

平时，若伤了一根小指头，都会让女人脸色苍白。有趣的是，越是残忍流血的事，反而越能引发她们与男人不同的兴趣。

总之，今天的比赛确实吸引了京都人的注意。蜂拥来看比赛的人群当中，也有许多女性，甚至连袂而来。

但是，这些女人当中，惟独不见阿通的影子。

城太郎在原野四周已走得疲惫不堪。

“真奇怪啊！”

说不定元旦那天，在五条大桥分别后，阿通生了一场病吧？他边猜想边走。

又想：

说不定阿杉婆花言巧语把阿通给骗了……

他一想到这里，便开始忐忑不安。

他担心此事,远超过今天的比赛结果。城太郎对今天的胜负,一点也不担心。

数千人围绕在原野四周，等待观看比赛。他们一致认定吉冈清十郎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只有城太郎坚信：

“师父会赢的!”

此刻，他脑海里浮现出大和般若原野时，武藏以寡敌众，神勇抵挡持长枪的宝藏院众人时的英姿。

“师父不会输的!即使众人围攻,也不会输……”

就算将驻扎在乳牛院草原的吉冈门人全算进去，他还是坚信武藏的本事。

所以，这方面他倒不担心。阿通没来，虽然不致令他太过失望，但确实担心阿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她在五条大桥跟着阿杉老太婆离去时曾说：

“一有空，我会到乌丸大人官邸去。城太！你拜托官邸那边的人，先让你在那里住下来。”

她的确说过这话。

但是——至今已过九天了——这期间，连正月初三、正月初七，也不见阿通来访。

“到底是怎么了？”

城太郎两三天前就开始感到不安，但是今早来此之前他仍抱着一丝希望。

然而，现在城太郎只能孤零零地眺望草原的正中央。吉冈门人围着火堆成为几千名观赛者注目的焦点。虽然气氛森严，但是因为清十郎还未出现，个个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真奇怪啊!告示牌上明明写着比武地点是莲台寺野,是这里没错吧？”

这点谁都不曾怀疑，只有城太郎觉得奇怪。接着，在他身边的人群当中，突然有人从旁叫他：

“小毛头!喂!喂!小毛头！”

仔细一看，城太郎记得他。他就是九天前的正月初一早上在五条大桥边，看到武藏与朱实窃窃私语，故意目中无人，仰天大笑几声之后离去的佐佐木小次郎。

虽然只见过一面，城太郎非常上道，立刻回答：

“什么事?大叔！”

小次郎走到他身边。这年轻人有个怪癖，要跟人打交道之前，喜欢先把对方从头到脚狠狠打量一番。

“我们好像什么时候,在五条大桥见过面吧!”
“大叔!您记得啊!”
“我记得当时你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啊!您是说阿通姐吗?”
“那女的叫阿通啊?她和武藏是什么关系呢?”
“啊?”
“表兄妹吗?”
“不是。”
“是亲妹妹吗?”
“不是。”
“到底什么关系?”
“是喜欢的人。”
“喜欢?”
“阿通姐喜欢我师父。”
“他们是情人吗?”
“大概是吧!”
“这么说来,武藏是你师父喽!”
城太郎骄傲地点头回答道:
“是的。”
“哈!所以你今天才到这里。但是,清十郎和武藏都还没出现,看热闹的人急得发慌呢!你应该知道武藏是不是已经出发了?”
“不知道,我也正在找他呢!”
后面传来两三人跑过来的脚步声,小次郎老鹰般的眼睛,立刻朝向他们。
“咦?这位不是佐佐木阁下吗?”
“啊!植田良平。”
“您怎么了?”
良平来到他身边，紧抓着小次郎的手道:
“打从去年年底，您就没回过武馆来，小师父还常在念您，您到底怎么了?”
“虽然之前没回去,今天来不也一样!”
“不管如何,先到那边再说吧!”
良平和其他手下，恭敬地陪着他到草原中央自家的营地去了。
远处的群众，一看到背着大刀、打扮入时的小次郎，马上叫喊着:
“武藏!武藏!”
“武藏来了!”
“啊!是那个人吗?”

“错不了——那是宫本武藏。”

“嘿……打扮得可真入时啊！看起来好像实力不弱的样子。”

留在原地的城太郎，看到四周的人都以为那人是武藏，赶紧说：

“不是！不是！武藏师父会是这副德性吗？他哪会像歌舞伎的小生呢？”

他拼命想更正大家的误会。

有些人虽然没听到他的话，看着看着，也开始觉得不对劲。

“有点奇怪喔!”

有人开始怀疑。

小次郎走到草原中央后站住，以他惯有的傲慢态度，好像在对吉冈四十名手下训话。

“……”

植田良平以下的御池十郎左卫门、太田黑兵助、南保余一兵卫、小桥藏人等几位号称十剑客的人，似乎不吃他那一套，个个默不作声，只用可怕的眼神直瞪着小次郎不断牵动的嘴角。

佐佐木小次郎对植田良平等人口若悬河地说道：

“到现在武藏跟清十郎都还没来，这是上苍保佑吉冈家。请各位趁清十郎没到之前,赶紧分头回武馆去吧!”

单单这一席话已足够激怒吉冈门徒了，但是他又继续说道：

“我这一番话对清十郎而言，可是最有利不过了！有谁比我更能帮助你们呢？对吉冈家来说，我可是上天派来的预言家呀！干脆我就直说了吧……要是比武的话，清十郎一定会输得很惨，说不定会成为武藏的刀下鬼呢！”

吉冈门徒听了没有一个好脸色。就拿植田良平来说吧！他的脸已变得铁青，两眼直瞪着小次郎。

十剑客当中的御池十郎左卫门，已经快听不下去了。看到小次郎说个没完，于是向前一步，靠近他身边问道：

“阁下,你还要说什么吗?”

他边说这话,边抬起右手肘,一副攻击的架势,故意显露他拥有一身好功夫。

小次郎只是面带微笑，露出深深的酒窝回看他。因为小次郎人高马大，即使是笑脸，也会让人误以为傲慢、瞧不起人。

“我的话刺耳吗?”

“当然。”

“那么,实在很抱歉。”

小次郎轻轻闪开——

“这么办吧 我就不拔刀相助,任其自然发展了。”

“像你这种角色,谁会找你拔刀相助啊!”

“不见得吧！你们和清十郎不是从毛马堤把我迎接到四条武馆吗？当时，你们不是一直拍我的马屁吗？”

“那是待客之道，以礼相待而已，你可别沾沾自喜，自以为是。”

“哈哈哈！如此说来，那岂不是要在此地先与你们大打一场了。我的预言不会错的——依我看，这场比武百分之九十九清十郎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月初一早上，我在五条桥畔看到武藏时，就觉得武藏真是要得……而当我看到你们在桥边高挂比赛告示牌时，觉得那简直就像写着吉冈家道衰亡的讣文……这也难怪，一般人通常无法看到自己的弱点。”

“住、住口！你今天是专程触吉冈家霉头的吗？”

“忠言逆耳，不相信的话，到头来倒霉的是你们。反正比武是今天的事。再过不久，你们就会清醒了。”

吉冈门徒脸色大变，朝小次郎猛吐口水、叫嚣：

“你说够了没？”

四十几名吉冈门徒杀气腾腾，一步一步向小次郎逼近。黑暗的原野却吞没了这股杀气，令人不易察觉。

但是，小次郎早已胸有成竹，飞快地跳开。他按捺不住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的个性。他心想：我的好意，他们不但不感谢，还责怪我胡言乱语。他又想到：这一开打，说不定来看热闹的群众，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想到这里，小次郎流露出挑衅的眼神。

远处的人群看到这边的情形，果然一阵骚动。

一只小猴子穿过人群，像个球般朝着原野跳了过去。

小猴子前面有一位年轻女子，身影飞快地奔向原野。

原来是朱实。

此时，吉冈门徒与小次郎之间气氛紧张，随时都可能点燃战火。但随着朱实的喊叫声，紧张的气氛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朱实叫着：

“小次郎！小次郎……武藏哥在哪里……武藏哥没来吗？”

小次郎转身惊叫：

“啊？”

吉冈门的植田良平和其他人也异口同声：

“啊！是朱实啊！”

一时间，众人带着诧异的眼光看着她和小猴子。

小次郎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

“朱实，你怎么来这里了？不是跟你说过不可以来的吗？”

“那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难道我不能来吗？”

“当然不行。”

朱实耸耸肩没答腔。

“回去!”

她听小次郎这么一说，深吸一口气，猛然摇头表示拒绝：

“才不要呢！虽然承蒙您的照顾，但是我并不是你的老婆，不是吗？所以恕难从命。”

朱实突然不说话，声音哽塞，呜呜咽咽地抽噎起来。伤心的哭声，几乎要把男人狂暴的感情给融化了。但是朱实接下来说话的语气，比任何男人更为坚定。

“你什么意思嘛！把我捆绑在佛具店二楼——就因为我担心武藏，你便憎恨我，故意欺负我，不是吗？何况……何况……今天的比武是要杀武藏。你自认为对吉冈清十郎有一分道义，打算当清十郎招架不住时，你便义不容辞拔刀相助，好砍杀武藏。所以你才将我捆绑在佛具店二楼，一大早就出门到这儿，是不是？”

“朱实,你疯了吗?在众人面前,光天化日之下,你瞎说什么?”

“我要说，就当我疯了吧！武藏是我的心上人……他来送死，我无法坐视不管。我在佛具店二楼大声呼救，附近居民才帮我解开绳索，我才能赶到这儿。我非见武藏不可……武藏哥！请你出来，你在哪里啊？”

“……”

小次郎咋咋舌，站在情绪失控的朱实面前竟然无言以对。

虽然朱实疯言疯语，但是她说的句句是实话。如果朱实说假话，小次郎一定会嘲笑、讽刺并反驳她，而且他将乐此不疲，把它当作一件乐事呢！

在众人面前——而且是这种场面——她竟毫无忌惮地全盘托出。小次郎既难堪又生气，斜睨着她。

就在此时。

一直随侍在清十郎身边的年轻家仆民八，从街树那头直奔而来。他举着手大声叫喊：

“不、不得了了!大家赶、赶快来啊!小师父被武藏砍、砍伤了!”

民八的喊叫声，让大家脸上的杀气顿失。众人惊愕之余，脚下仿佛地陷一般顿失依恃，大伙儿不由异口同声问道：

“什、什么?”

“小师父被武藏——”

“在、在哪里?”

“才一瞬间。”

“真的吗?民八!”

大伙儿语无伦次地你一言我一语不断询问着。本来，清十郎说好要先来此准备一番，但还没来就听到民八通报清十郎与武藏已经分出胜负的消息，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家仆民八含糊不清地说着：

“赶快！赶快！”

民八上气不接下气，连滚带爬地边说又边循着原路直奔而去。

虽然半信半疑，但也无法断定真假。于是，植田良平、御池十郎左卫门等四十多名弟子，有如野兽跳越火堆般，“唰”一声紧紧跟在民八后面，往街树的方向直冲过去，顿时尘土飞扬。

通过丹波街道，向北走了五百多米之后，右侧仍然是绵延不断的街树。广阔的荒野，静谧地徜徉在春天的阳光里。

原本悠闲啼叫着的東鸟和伯劳鸟，被人群惊吓得振翅飞起。民八发狂般地跑进草丛中，直跑到一处圆形古坟旁才停下脚步。他跪倒在地，像在拥抱大地般，声嘶力竭地呼喊：

“小师父！小师父！”

“啊？”

“唉呀！”

“是小师父！”

随后赶到的人，不由停住了脚步。只见草丛中，一位身穿蓝花手染衣的武士，外罩一件皮背心，额头上系了一条吸汗的白布条，正趴在地上。

“小师父！”

“清十郎师父！”

“振作一点！”

“是我们呐！”

“是您的弟子啊！”

清十郎的颈骨好像断了，被抱起来之后，头沉甸甸地垂了下去。

吸汗的白布条上，一滴血也没有。无论是衣襟或衣服，甚至四周的草丛，丝毫没有沾染任何血迹。但是由清十郎的眉尖和眼神中，都可以感受到他痛苦万分，且他的嘴唇已经发紫了。

“还、还有呼吸吗？”

“相当微弱。”

“喂！来人呀！赶紧把小师父抬回去。”

“要抬回去吗？”

“没错！”

其中一人转过身，将清十郎的右手放到自己肩上，正要站起来，清十郎痛苦喊道：

“好痛啊……,,

“门板!门板!”

清十郎这么一说，三四人马上飞奔去找门板。好不容易从附近民家抬来了一片门板。

门徒让清十郎仰躺在门板上。每当呼吸他就痛苦不堪，甚至大吼大叫，狂乱不已。门徒无可奈何，只好解下腰带，把清十郎捆绑在木板上，由四人各抬一角。众人像举行丧礼般，默默地抬着门板向前走去。

清十郎两脚在木板上叭哒叭哒踢个不停，几乎要把木板踢破了。

“武藏……武藏走掉了吗……哎唷！好痛啊！整只手都痛死了！骨头好像断了……呼！呼！呼！受不了啦！弟子们！把我的右手腕砍了吧——快砍！谁快砍断我的手腕吧!”

清十郎凝视着天空，痛苦地哀号、叫嚣着。

受伤的人实在太痛苦，抬门板的人，尤其是清十郎的徒弟们都不忍正视，不约而同地移开视线。

“御池先生 植田先生!”

众人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抬门板的人回过头，向前辈们讨教计策：

“小师父看起来非常痛苦，才会叫我们砍断他的手腕。我想，是不是砍掉手腕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呢？”

良平和十郎左卫们大声叱喝道：

“你瞎扯什么!”

“再怎么痛也只是痛，并没有生命危险。如果砍断手腕，说不定会因失血过多而危及性命。总之，赶紧将清十郎大人抬至武馆，再好好看一下他右肩骨头的状况，查看到底被武藏的木剑伤了多深。即使打算砍掉手腕，也得有万全的止血准备才行。否则，绝不能砍——对了 !谁先赶到武馆去请医生。”

两三名弟子为了尽早将医生请来，个个飞奔而去。

从乳牛院草原聚集过来的仰慕群众，像蛾蛹般并排在街道旁的松树下，眺望着这边。

这事令人头痛，植田良平脸色黯淡，向走在门板担架后面沉默不语的人说道：

“你们先去把人群支开 !怎可让这些人看到小师父的狼狈相!”

“知道了!”

好几个弟子板着忿怒的脸孔跑向草原。敏感的人群像蝗虫般逃之夭夭，扬起漫天尘土。

家仆民八跟随在门板旁，边哭边走。良平抓住民八的肩膀，一脸的忿怒，用责备的语气说道：

“民八，过来一下。”

民八看到植田良平眼光恐怖，吓得合不拢嘴，声音颤抖地回答：

“什、什么事？”

“你从四条武馆就一直陪着小师父吗？”

“是、是的！”

“小师父是在哪里做准备的呢？”

“到了莲台寺野之后才准备的。”

“小师父不可能不知道我们会在乳牛院草原等候，他怎么会直接前往呢？”

“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

“武藏比小师父早到还是晚到？”

“武藏先到，站在那座坟墓前。”

“只有一人？”

“没错，只有一人。”

“如何比武的？你看到了吗？”

“小师父跟我说：万一我输给武藏，请把我的尸骨捡回去吧。弟子们天亮后会聚集到乳牛院草原。在我和武藏尚未分出胜负之前，不准去通报他们。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不想当一个卑鄙的胜利者——绝对不能以多欺少。小师父说了这番话之后，便朝武藏走去。”

“嗯……然后呢？”

“我从小师父的肩膀望过去，看到武藏微笑的脸孔。一切静悄悄的，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听到一声响彻云霄的惨叫。我定睛一看，小师父的木剑已飞向天空，只剩下缠着橘红色头巾、鬓发散乱的武藏伫立在那儿……”

如台风过境，街上已看不到任何看热闹的人影。

清十郎躺在门板上呻吟，抬着门板的那群人垂头丧气有如驮着败旗回归乡里的兵马。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惟恐增加伤者的痛苦。

“咦？”

突然，众人停住脚步。抬着门板走在前面的人吓了一跳，手抚胸口，后面的人则抬头探看。

枯萎的松叶，哗啦哗啦地掉落到门板上。原来树梢上有一只小猴子，眼睛咕噜噜地向下望，还故作调皮状。

“啊！好痛！”

有人被飞过来的松果打到脸，痛得大叫。

“畜生！”

那人向猴子丢射一把小刀。小刀穿过树叶，被阳光反射得闪闪发亮。

远处传来了口哨声。

小猴子立刻跳到站在树下的佐佐木小次郎的肩上。

“啊!”

抬着门板的吉冈门徒现在才看清楚，除了小次郎之外，还有朱实站在那里。

“……”

小次郎直盯着横躺在担架上受伤的清十郎，毫无半点嘲笑的表情。反倒是听到他痛苦的呻吟声，对战败者显露出怜悯之意。但是吉冈门徒立刻想到小次郎刚才的话，一致认为：他是来嘲笑我们的。

不知是植田良平还是其他人，催促抬门板的人说道：

“是猴子啦,不是人,不需要和它计较,快走吧!”

正要赶路，小次郎突然向躺在门板上的清十郎说道：

“好久不见了。”

“清十郎阁下，怎么了？吃了武藏那小子的亏了？比武的地点在哪里？什么？右肩不舒服……啊！这可不行！说不定骨头已经碎得像袋中的细沙了。如果这样晃来晃去，体内的血液也许会逆流到脏腑。”

他面对众人时，一如往常，态度仍然傲慢不羁：

“快把门板放下来,还犹豫什么。快放下来!”

接下来，他对垂死边缘的清十郎说道：

“清十郎阁下！起得来吗？您也有起不来的时候啊！您的伤很轻，顶多伤一只右手而已。摇摆着左手，还是能走路的。拳法大师之子清十郎被门人用门板抬着走在京都大马路上，如果这件事传开来，恐怕已故的大师就要名声扫地喽!有比这更不孝的事吗?”

突然，清十郎站了起来，右手好像比左手长了一尺，好像是别人的手垂挂在他肩膀一样。

“御池、御池!”

“属下在。”

“砍!”

“砍、砍什么?”

“笨蛋!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当然是砍我的右手。”

“但是?”

“唉!真没出息——植田,你来砍,快点动手。”

“啊……是!”

此刻，小次郎说道：

“我来帮你砍。”

“好!拜托你!”

小次郎走到他身边，抓起清十郎将断未断的右手，同时拔出身前的小刀。

接着，大家身边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就像瓶塞拔出时“砰”的一声，一道血柱泉涌而出，清十郎的手腕应声落地。

清十郎失去重心，踉跄了几步。弟子们赶紧上前扶住他的伤口。

清十郎脸色惨白，狂嚣道：

“走！我要走回去！”

弟子们围绕着他，走了十几步。沿路滴下来的血被地面的沙土吸干。

“师父！”

“小师父！”

弟子们停住脚步，围绕着清十郎。有人小心翼翼说道：

“您躺在门板上比较舒服吧！别再听小次郎那家伙饶舌胡说八道了。”

众人在言词间对小次郎充满了愤怒。

“我说要走的！”

清十郎一口气又走了二十来步。这不像是脚在走路，倒是毅力使他向前迈进。

但是，毅力无法持久。才走了五十米，“啪”一声，清十郎便倒在门徒手里。

“快叫医生！”

这群人狼狈不堪，像抬尸体一般，抬着毫无力气的清十郎仓皇地跑去。

目送清十郎等人离去，小次郎回头向树下的朱实说道：

“朱实！你看到了吧！觉得过瘾吗？”

朱实脸色发青，瞪着小次郎邪恶的笑脸。

小次郎又继续说道：

“你啊！日日夜夜不忘诅咒清十郎，骂他好像已经成为你的口头禅了！此刻，想必你是心情大快了吧……夺走你贞操的人，落得如此下场，不是罪有应得吗？”

“……”

朱实觉得此时的小次郎比清十郎更应该被诅咒，而且也更令人可怕、厌恶。

清十郎虽然玷污自己，但清十郎不是坏人，不是罪不可赦的人。

跟清十郎比起来，小次郎才是坏人。虽然不是世上所谓的坏人，但却是一个变态人。他不会因为别人得到幸福而高兴；反而袖手旁观他人的灾祸与痛苦，当做自己快乐的源泉。这种人比盗贼、恶霸更坏，不能不提防。

小次郎让小猴子骑在肩上：

“回去吧！”

朱实很想逃离这个男人。但是，她觉得她无法巧妙逃开，况且也没那个勇气。

小次郎自言自语道：
“听说你找过武藏,结果徒劳无功吧？他不会一直待在这儿的。”
他边说边向前走去。
“为什么无法从这恶魔身旁离开？为什么不趁机逃走呢？”
朱实虽然气愤自己的愚昧，最后还是不情愿地跟在小次郎身后离去。
骑在小次郎肩上的小猴子，转过头来吱吱叫着，露出满口白牙，对着朱实堆满笑容。
“……”
朱实觉得自己和这只猴子同是天涯沦落人。
她心里觉得清十郎颇为可怜。暂且撇开武藏不谈，她对清十郎也好，小次郎也罢，各抱着不同的爱与恨。此时此刻，她才开始认真、深入地思考男人。

胜利了！
武藏内心为自己奏着凯歌。
“我战胜吉冈清十郎了！我打败了室町以来京流的宗家名门之子。”
但他的内心却毫无喜悦之情，只低着头走在原野上。
咻——低空飞过的小鸟，像鱼儿翻挺肚子一般。他双脚踩着柔软的落叶和枯草，一步步沉重地走着。
胜利后的落寞感，这原是贤人才有的世俗感伤。对一个习武的人来说，不该有这种感觉。但是武藏却压抑不住这分落寞感，独自一人在原野上踱步。
他突然回首一望。
他清楚见到与清十郎会面的莲台寺野的山丘耸立着细长的松树。
“我没砍第二刀,应该不会致命吧？”
他惦记起手下败将的伤势,重新检视自己手上的木剑,上面一点血迹也没有。
早上带木剑到此地赴约之前，他心想敌人必定带了许多随从，也可能施展卑鄙的手段。所以当时他已抱着必死无疑的想法，而为了不让自己的死相太难看，他特地用盐巴将牙齿刷得雪白，连头发也洗过才出门。
见到清十郎之后，发现他和自己想像中的完全不同。他不禁怀疑，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拳法之子吗？
武藏眼中的清十郎，怎么看都不像是京流第一的武术家，倒像是大都市里小家子气的公子哥儿。
他仅带一名贴身随从，其他的随从、打手都没来。两人互报姓名，正要开打之际，武藏立刻心生后悔：这是不值一比的。
武藏希望挑战强过自己的人。今日，才看一眼就知道对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另外，清十郎的眼神显得毫无信心。以往的对手，即使功夫再差，只要是

比武，便个个充满斗志。然而清十郎不但眼中透露出缺乏信心，全身更是毫无朝气。

“今早我究竟为何而来？看他毫无自信，我宁可取消比武。”

武藏这么一想，开始可怜起清十郎。清十郎是名门之子，继承父业，被一千多人尊奉为老师。但那是前代的遗产，并非他的实力。

武藏心想，不如找个借口，取消比武。却没有机会。

“真令人遗憾！”

武藏再次望向四周耸立着细长松树的坟墓，心里祈祷着清十郎的伤能尽快痊愈。

无论如何，今日的比武是结束了。姑且不论胜败，武藏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自己根本不像个兵法家，这使他遗憾万分。

武藏察觉到自己的问题，正想快步走开。

枯野中，有一老妪跪在草丛里，用手拨开泥土，好像在找寻什么。她听到武藏的脚步声，立刻抬起头来，诧异的眼光盯着武藏：

“哎呀……”

那老妪穿着和枯草同色的素和服，只有外褂的系带是紫色的。她身穿寻常衣服，以头巾包着光头，年纪约莫七十上下，看起来是位瘦小而气质脱俗的尼姑。

“……”

武藏也吓了一大跳，他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在这杂草丛中，更何况老尼的衣服和原野同色，如果不注意，也许就会踩到她呢！

武藏渴望与人接近，他亲切地问道：

“老婆婆，您在采什么啊？”

老尼全身颤抖地蹲在原地看着武藏。从袖口隐约可瞧见她手上戴着仿佛是南天果实串起来的珊瑚念珠。手上拿着小竹篓，里面装着扒开草根寻得的野菊、款冬藤等各种菜根。

老尼的手指和红色念珠，一直颤动着。武藏想不通她到底在害怕什么？老尼该不会是误以为他是拦路抢劫的山贼吧！他刻意露出亲切的表情，走到老尼身旁，看一看竹篓中的青菜，然后说道：

“老婆婆！这种青菜已经长出来了啊？对了！春天到了啊！您采了芹菜，也采了蔓菁和子母草。啊，原来您在摘野菜呀！”

突然，老尼吓得丢下竹篓，边跑边喊道：

“光悦呀！”

“……”

武藏呆若木鸡地站在原地，看着老尼瘦小的身影逐渐远去。

放眼望去，原野一片辽阔平坦。但若仔细瞧，平坦中仍可见起伏，老尼的身影便消失在低洼的一端。

武藏心想，刚才那老尼喊着人名，应该另有同伴。此刻，隐约中看到远处升起袅袅炊烟。

“那老尼辛辛苦苦所摘的野菜,却……”

武藏捡起掉在地上的菜叶，放回小竹篓中。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表明自己的善意，于是赶紧抓起竹篓，跟在老尼身后追了过去。

很快又看到老尼的身影，她并非独自一人。另外，还有两人在那儿。

这三个人看起来像是一家人。他们为了躲避北风，选了一处微微倾斜的山坡地，在阳光下铺着毛毯，上面摆着茶具、水壶、锅子等器具。像这样以蓝天、大地为茶室，将自然视为自家庭院的生活，倒也悠闲风雅。



三人中，一人是男仆，还有一人像是老尼的儿子。

虽说是儿子，也已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此人的长相像极了京都出土的烧瓷人偶，肤色雪白，肌肉丰盈亮丽，脸上、内心洋溢着舒畅和愉快。

刚才，这位老尼叫着：

“光悦呀——”

想必这人的名字就叫做光悦吧！

当今，在京都本阿弥路，也住着一位名闻天下的光悦。

传言加贺大纳言利家每月给他两百石的资助金，不知羡煞多少人。他住在商店街，靠两百石的资助金过着豪奢的生活。而且，又受德川家康特别的赏识，准予自由进出朝廷。因此，天下诸侯行经这一家门前时，都小心翼翼地低着头。

因他住在京都本阿弥路，所以被称为本阿弥光悦。他的本名叫做次郎三郎，职业是刀剑的鉴定、研磨和修理。就因为这三种技能，所以从足利时代到室町时代，家世一直兴盛不衰。而且，在今川家、织田家、丰臣家时代，世世代代都受到宠信及优厚待遇，一直延续至今日，堪称拥有崇高声誉、显赫家世的家族。

除此之外，光悦既能画，又会捏陶，还会泥金画。而他自己对书法最具信心。如果说当今的名书法家以住在男山幡的松花堂昭乘、乌丸光广卿和近卫信尹公①最有名的话，那么，和这三人并驾齐驱的就是光悦。

① 松花堂昭乘、乌丸光广卿和近卫信尹公：闻名于世的三藐院风的创始者。

但是，他自己却不满意世人如此的评价。

街头巷尾甚至流传着——

有一次光悦拜访素日往来密切的近卫三藐院。信尹公是氏长者前关白名门贵公子，现为左大臣，是位严肃的达官显要。个性不像一般的世俗之人，但毕竟是经历过朝鲜之役的人，所以他经常说：

“征韩不能说是秀吉一人的事，它关系着日本国的兴亡，所以，为了日本，我不能坐视不管。”

因此，他上表天皇，自愿参加征韩之役。

秀吉听了他的奏表之后，大声驳喝：

“天下最无用的人莫过于他了！”

秀吉如此嗤笑他，最后世人却也批评秀吉的征韩政策是天下最无益的事，这实在可笑。此事暂且不提。话说光悦拜访近卫三藐院时，书法是经常的话题。

有一次，三藐院问光悦道：

“光悦 如果让你选出天下三大名书法家，你会选哪三位？”

光悦胸有成竹，即刻回答：

“首先是您，其次是八幡潼本坊——就是那位昭乘吧！”

三藐院显出不解的神情，再次问道：

“你说首先、其次……到底书法第一是谁呢？”

此刻，光悦脸上毫无笑容，瞧一眼对方之后说道：

“那就是我。”

这就是本阿弥光悦。但是，现在出现在武藏面前，仅携带一名男仆的母子，会是那位本阿弥光悦吗？如果是，怎么会只带一名家仆，而且穿着简朴，使用如此平凡的茶具呢？

光悦手持画笔，膝上放了一张纸。纸上画着他精心描绘的原野景色，而四周则散了一地的废纸，上面尽是画着流水线条，大概是用来练习的吧。

突然，他回过头。

“怎么了？”

光悦以询问的眼光，看着站在家仆身后全身颤抖的母亲，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武藏。

武藏与他沉稳的眼光接触时，也感到心平气和。说他的眼神让人感到亲切还不够。在自己周遭很少碰到这样的人，他的眼神令人倍觉怀念。就像他满腹经纶、眼眸深处闪烁智能的光芒。对武藏来说，他那一瞬的眼神，就像久违的老朋友的笑容。

“阁下……家母是否冒犯您了？我是她儿子，但也已四十八岁，所以请您体谅家母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了。乍看她的身体还挺硬朗，只是有点眼花，

常看不清楚。在此，我为家母的疏忽致上十二万分的歉意，还请多包涵。”

他将膝上的纸和手上的笔放在毛毯上，跪在地上，正准备恭敬地行礼赔罪。武藏听了光悦的话之后，手足无措，更觉得有必要向他说明自己并非有意惊吓他的母亲。

“唉呀……”

武藏慌慌张张，也赶紧跪到地上，阻拦光悦的行礼。

“您是老婆婆的儿子吗？”

“是的。”

“该赔罪的是我，我丝毫不知道令堂为何如此惊吓。令堂一看到我，就丢下竹篓逃跑……令堂年纪老迈，辛苦采摘的各种野菜掉了一地。我想，在这荒野摘这些野菜，需花费不少心力，所以将野菜捡起，送到此地，就是这样，还请您多包涵。”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

光悦听到这里，已大致了解，边微笑边向母亲说道：

“母亲！您听到了吧！是您误会人家了。”

他的母亲这才放下心，从家仆身后稍稍探出头来说道：

“光悦呀！这么说来，这位先生是不会加害我们喽，是吗？”

“他不但不会加害我们，而且他看到您把青菜丢在地上，感念您在荒野采摘青菜的辛苦，特地将竹篓送到这里。他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年轻武士啦！”

老婆婆感到过意不去，走到武藏面前，深深地行礼赔不是，脸颊几乎要碰到手腕上的念珠了。

“非常抱歉！”

解开心中的疑惑之后，老婆婆脸上堆满笑容，向光悦说道：

“回想刚才的事，实在非常抱歉。但是，老实说我一看到这位武士的时候，总觉得他充满了血腥味，令人毛骨悚然。现在仔细一看，他并非这种人啊！”

听了这位老母亲的一席无心之言，武藏内心受到一阵冲击。他这才回过意识，觉得似乎被人看穿了。

——一个充满血腥味的人。

光悦的母亲毫不掩饰地直言。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味道。但武藏被这么一说，好像也闻到自己身上那股妖气和血腥味。那老母亲的感觉如此准确，使得武藏感到未曾有过的羞耻。

“这位侠士！”

光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看到武藏这个年轻人有一双炯炯有神、闪亮无比的眼睛，他的头发不抹油却杀气四溢——全身就像火药桶，一触即发。对这位年轻人，光悦感到一分莫名的喜爱。

“如果您不急着走，请休息一会儿吧！这里非常寂静，即使不和人交谈，也会觉得神清气爽，一颗心就像要被蓝天融化一般。”

老母亲也说道：

“待我再摘点野菜来煮咸粥,就可招待您了。如果不嫌弃,请喝杯茶吧!”

武藏和这对母子交谈时，植在体内的杀气荆棘，已被连根拔起，整个人变得心平气和，重新感受到家人的温暖。于是他脱下草鞋，坐到毛毯上。

双方越谈越投机，他对这母子渐渐有所了解。老母亲叫做妙秀，在京城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贤妻良母，而儿子光悦，是本阿弥街的艺林中，名闻遐迩的大师。此刻，终可确定他就是传说中的本阿弥光悦。

一提到刀，大家就会联想到家喻户晓的本阿弥家。虽然这么说，但是武藏仍然无法将眼前的光悦和妙秀这对母子，与自己印象中赫赫有名的本阿弥家做联想。即使这对母子具有显赫家世，但也许是因为在荒野中邂逅，所以让人觉得他们和普通人毫无两样。况且，他们和蔼可亲的态度，令人一时无法忘怀。

妙秀边等着水沸腾，边问儿子：

“这孩子几岁?”

光悦瞧一眼武藏之后，回答道：

“大概二十五六岁吧!”

武藏摇摇头说道：

“不是,是二十二岁。”

妙秀露出讶异的眼光说道：

“还这么年轻啊,正好二十二岁,那可以当我的孙子喽!”

接着，妙秀又问家乡在哪里、双亲是否健在、和谁习剑等，问个不停。

武藏被老母亲当成孙子,唤起了童心。言语间不自觉流露出孩童的天真气息。

武藏直至今日一直走在严格的锻炼之路，欲将自己锻炼成铜墙铁壁，而不曾让生命好好地喘息。此刻，和妙秀交谈之时，他那久经风吹日晒、麻木不仁的肉体，突然渴望开怀畅谈、躺在地上撒娇的心情。

然而武藏却无法做到。

妙秀、光悦以及这块毛毯上所有的东西，甚至一只茶杯，均和蓝天协调，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犹如原野中的小鸟，闲静、愉悦地享受着大自然。只有武藏自己始终感到与这一切格格不入。

只有在交谈的时候，武藏才感到与毛毯上的人水乳交融，这事令他感到安慰不已。

但是，不久，妙秀开始望着茶壶沉默不语，而光悦也拿起画笔，背对着他画画。这一来，武藏无法和他们交谈，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他只感到无聊、孤独和寂寞。

武藏心想：

这有什么乐趣？这对母子在初春之际，来到这荒野，不觉得冷吗？

武藏觉得这对母子的生活，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单纯为了采野叶，应该等天气较暖和、来往行人较多的时候才对。那时，草也长出来、花也开了；如果是为了吃茶享乐，根本没必要千里迢迢将炉子、茶壶等器具带到此地，用起来也不方便。更何况本阿弥家是望族，住处必定有好茶室。

是为了画画吗？

武藏又这么猜想着，眼睛望着光悦宽广的背。

稍微侧身，看到光悦在纸上画着和先前一样的图，而且只画流水。

抬头一望，不远处的枯草地，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河，光悦专心一意画着这流水的线条。他想藉用水墨将它呈现在纸上，就是一直无法捕捉到它的神韵，所以光悦不厌其烦地画了几十遍同样的线条。

啊！原来绘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武藏忘了无聊，不觉看得出神。

当敌人站在剑的一端，自己达到忘我之时，内心的感觉犹如与天地合而为一。噢！不！连感觉都消失的时候，剑才能砍中敌人。光悦大人大概还将水看成对手，所以才画不好。要是他能将自己视为水就好了！

无论观看什么，武藏都会三句不离本行，马上想到剑。

由剑观画，他可以有某些程度的理解。但是，无法理解的是，妙秀和光悦为何如此快乐？虽然母子两人静静地背对着背，却可以看出他们正在享受今日美好的时光，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大概是因为他们无所事事吧！

他单纯地下了结论——

在这危险重重的时势下，也有人整日里只是画画图、沏沏茶吧……我就没有这种缘分。他们大概就是那种拥有祖先庞大财产，却不管时势、与世无争、游山玩水的闲人雅士吧？

过不了多久，他又开始觉得意兴阑珊。对武藏来说，懒惰是要不得的，所以一兴起这种感觉，他便无法再待下去了。

武藏准备穿上草鞋，表情看来好像即将从无聊中解脱一般。

“打扰你们了!”

妙秀颇感意外地说道：

“啊!你要走了吗?”

光悦也静静地回过头来说道：

“虽然不成敬意，但家母诚心想请您喝杯茶，所以刚才全神贯注烧开水。不能再多留一会儿吗？刚刚您不是跟家母说过，您今早在莲台寺野和吉冈家

的长子比武吗？比武之后，没有比喝杯茶再好的事了—— 这是加贺大纳言大人和家康公经常说的话。没有比茶更能养心的东西了。我认为动由静生……来，我来陪您聊一聊吧！”

这儿离莲台寺野有一段距离，难道光悦已经知道今早自己和吉冈清十郎比武的事了？

尽管他已知道，却把这件事当做与他毫无相干的另一个世界的骚动，这才能如此宁静吧？

武藏再次看了光悦母子一眼之后，坐直身子：

“既然如此,那我就喝杯茶再走吧！”

光悦非常高兴：

“我并非要强迫挽留您。”

他说完将砚台盖好，并将盒子压在纸上，以免画纸乱飞。

光悦置物的箱子，外面镶着沉甸甸的黄金、白金、螺钿，光辉灿烂有如吉丁虫，闪闪发光，相当刺眼。武藏不自觉地伸伸懒腰，看了一眼描金镶钿的置物箱。

箱子最下面一层放砚台，这一层的泥金画，一点都不灿烂刺眼。但是，却将桃山城美丽景象，缩小汇集在这一处，尽入眼底。而且，泥金画上头似乎熏了千年的高漆，芳香无比。

“……”

武藏百看不厌，眼睛直盯着箱子。

比起十方苍穹，比起四方的自然荒野，武藏认为这个小小的手艺品是世界上最美的。光看着它，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此时，光悦说道：

“那是我闲暇时的作品,您好像蛮中意的！”

武藏回答：

“哦？您也画泥金画吗？”

光悦笑而不答。他看到武藏好像对这艺术品比对天然之美更存敬意，因此，在心里笑道：

这个年轻人真是个乡巴佬。

武藏浑然不知面前这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扁他，仍然盯着箱子赞美道：

“真是巧夺天工呀！”

光悦补充：

“虽然我说那是我的消遣之作，但是配合构图的和歌，都是出自近卫三藐院大人之作，而且也是他的亲笔字。因此，这件作品也可说是两人合作而成的。”

“是关白家那位近卫三藐院吗？”

“没错 就是童山公之子信尹公。”

“我的姨丈长年在近卫家工作。”

“请问令姨丈叫什么名字？”

“他叫松尾要人。”

“啊！是要人先生啊！我跟他很熟。每次到近卫家都承蒙他的关照，而且要人先生也经常到寒舍来。”

“真的吗？”

“母亲！”

光悦将此事告诉母亲妙秀之后，接着说道：

“也许我们真是有缘呢！”

妙秀也答道：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这孩子是要人先生的外甥喽！”

妙秀边说边离开风炉，来到武藏和儿子身边，姿态优雅地按茶道礼仪泡起茶来。

虽然她已年近七十，但泡茶技巧却相当纯熟，自然熟练的举止，甚至手指移动的细微动作，充满了女姓优雅柔美的神韵。

粗鲁的武藏，学着光悦正襟危坐，双脚难过极了。他的膝前摆了一个木制点心盘，虽然放着不值钱的小馒头，但却用在这荒野中采摘不到的绿叶铺着呢！

就像剑有剑法，茶亦有茶道。

现在武藏直盯着妙秀泡茶的举止，心里由衷赞叹：真是好本领！简直无懈可击！

他仍旧以剑道来解释。

一位武林高手，手持刀剑凛然而立，其态度之庄严，令人觉得他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现在武藏从这泡茶的七十岁老母亲身上也看到了如此庄严的姿态。

他看得出神，并在心里想着：

难道，是技艺的神髓，无论任何事，只要精通了，道理都是相同的。

但是——

武藏望着摆在膝前小绸巾上的茶碗，他不知道该如何端茶？如何喝茶？因为他从未正式喝过茶。

那茶碗好像是小孩捏的朴拙之作。然而碗内深绿色的泡沫，却比天空的颜色更深沉、更宁静。

“……”

光悦已吃过甜点。接着，就像寒夜中，握着温暖的物品一般，光悦两手端起茶碗，两三口就喝光了。

“光悦阁下！”

武藏终于开口说道：

“我是学武的人，对茶道一无所知，完全不懂喝茶的规矩。”

此时，妙秀像是在责备孙子般，温柔的眼光瞪了武藏一眼：

“你这说什么话……”

“对茶道无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喝茶并不需要高智慧、高知识。你是武士，就以武士的方式喝吧！”

“这样子啊！”

“茶道并非就是礼仪，礼仪是要聚精会神的。你所熟知的剑道，不也是如此吗？”

“正是如此。”

“聚精会神时，如果肩膀僵硬，会损坏煞费苦心所泡的茶味。而剑道也是一样，如果身体僵硬，会令心与剑无法合而为一，你说对不对？”

“没错！”

“哈哈！哈哈！我对剑法完全不懂呢！”

武藏原想倾听妙秀接下来要说什么，岂料妙秀接下来只是哈哈几声就将话题结束，武藏不自觉低下头来。

武藏膝盖坐麻了，便改变跪姿，换成盘腿而坐。接着端起茶碗，也不管它烫不烫，就像喝汤般一口气喝完。咽下之后，他心里喊着：

“好苦啊！”

只有这件事，他无法佯装说很好喝。

“再来一杯吧？”

“不！已经够了。”

究竟有什么好喝的嘛！为何人们如此看重，而且还定出一套泡茶规矩呢？

武藏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和先前对这对母子所持的疑问，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茶道只是自己粗浅地感受到的东西，那它就不会历经东山时代长远的文化而如此发扬光大。而且也不会如此受到秀吉和家康等大人物全力的支持而历久弥新。

柳生石舟斋也在晚年隐遁于此道。印象里泽庵和尚也经常提起茶道。

武藏再次望着小绸巾上的茶碗。

武藏想着石舟斋，再看看眼前的茶碗，突然想起石舟斋送他一枝芍药的事情。

不是想起那枝芍药花，而是想到那花枝的切口，以及手拿芍药枝时强烈的颤栗。

“啊呀！”

武藏几乎要叫了出来，一只茶碗，却令他内心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

他将茶碗放在膝上，仔细端详着。

武藏与刚才判若两人，他的眼神充满热情，仔细地端详茶碗上的刻纹。

“石舟斋切芍药枝的切口，与这茶碗陶器上的刻纹，两者的锋利度是一样的……嗯！两者的手艺都技术非凡。”

武藏肋骨膨胀，感觉呼吸困难——他无法说明原因。只能说茶碗上潜藏着名师的力量。这种无法言喻的感觉，直沁心肺。而武藏比别人更有这种感受力。他心里暗暗问道：

到底是谁做的呢？

他拿着茶碗，爱不释手。

武藏禁不住问道：

“光悦阁下！就如刚刚我说过的，我对陶器一窍不通。只想请教您，这只茶碗是出自哪位名师之手呢？”

“为什么问这个呢？”

光悦说话的语气，如同他的脸一般，非常柔和。虽然他的嘴唇浑厚，但说出来的话却带着女性特有的娇柔。下垂的眼角像鱼一样细长，看起来颇具威严。偶尔，带点嘲笑人的皱纹。

“您问我为什么问,实在令我无法作答,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

光悦不怀好意又问道：

“是哪个地方,或是什么东西,引发您想到这个问题？”

武藏想了一会儿后，回答道：

“我无法说得很清楚，不过，我试着说说看吧！这个用小竹片切割的陶土刻纹——”

“嗯！”

光悦是个有艺术天赋的人，况且他认定武藏没有艺术理念，因而不把他放在眼里。但意外地，武藏竟然说出不能等闲视之的话，因此，光悦那犹如女人般温柔丰厚的嘴唇突然紧紧闭住。

“武藏阁下,您认为小竹片的刻纹怎样？”

“非常锋利！”

“只有这样吗？”

“不！不只这样,相当复杂,这个人一定很有器量。”

“还有呢？”

“他的刀就像相州产的，非常锋利，而且还漆上芳香漆。再看茶碗，整体来说，虽然朴实，却有着优越感，有一股王侯将相骄傲自大的味道，也有一股睥睨众生的感觉。”

“嗯！嗯……原来如此。”

“因此，我认为作者是个深不可测的人，一定是位名师……恕我冒昧，到

底是哪位陶艺家烧了这只茶碗呢？”

此刻，光悦厚厚的嘴唇这才绽开来，他噙着口水：

“是我呀……哈 哈 是我闲暇时烧的碗啊！”

光悦真是有失厚道。

让武藏尽情批评之后，才说出茶碗的作者是自己。这种故意嘲弄对方，令武藏感到不舒服，应该罪加一等。何况光悦已四十八岁，而武藏才二十二岁，单就年纪的差异，就是不争的事实。武藏却一点也不动怒，反而非常佩服光悦，心想：

“这个人竟然连陶器都会烧……更想不到这只茶碗的作者就是他。”

对于光悦的多才多艺，不！与其说是才能，倒不如说他像那只朴实的茶碗隐含着人类的深度。武藏自觉相形见绌。

武藏原本要拿引以自傲的剑术来衡量这号人物，但却派不上用场，便对他倍加尊敬了。

武藏有了这种想法之后，无形中便显得渺小了。他具有臣服于这一类人的天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不够成熟。在成人面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渺小且害羞的小伙子罢了。

光悦说道：

“您好像很喜欢陶器,所以才能慧眼识英雄。”

“我是门外汉,我只是猜想而已。冒犯之处,还请见谅。”

“事实就是如此，想烧一只好茶碗，得花上一辈子的时间。您有艺术的感受性，且相当敏锐——不愧是用剑的人,才能自然地培养好眼力。”

光悦心里已默认武藏的能力，但是，成人就是这么好面子，即使心里颇受感动，嘴上也绝不夸你半句。

武藏忘了时间这回事。他们交谈的时候，家仆已摘回一些野菜。妙秀煮好粥，蒸好菜根，并盛在光悦亲手做的小盘子上，配上芳香四溢的酱菜，开始享受一顿简单的野宴。

武藏觉得这些菜太淡了不好吃。他想吃味道浓厚较有油脂的食物。

虽然如此，他还是打算好好品尝野菜、野萝卜淡淡的滋味。因为他知道从光悦和妙秀身上，一定可以学到一些道理。

但是，说不定吉冈门徒为了替师父报仇，会追到这里来。因此，武藏一直无法静下心来，他不时眺望远处的荒野。

“感谢您热情款待！虽然没什么急事，但是深怕对手的门人追赶过来，连累你们。如果有缘，我们后会有期。”

妙秀站起身来送客：

“若到本阿弥来,请到寒舍一坐。”

光悦也说道：

“武藏阁下,改天请到寒舍一叙——届时再慢慢聊。”

“我一定去拜访。”

武藏一直担心吉冈家的人会追来，但是宽广的原野上，未见吉冈门徒的影子。武藏再次回头眺望那片光悦母子享乐的毛毯世界。

他心里想着：自己所走的路，只是一条又小又危险的路。光悦所悠游的天地既明亮又宽广，两者真是天壤之别。我望尘莫及呀！

“……”

武藏静静地朝着荒野的另一端走去。跟先前一样，他仍是低头默默前行。



“吉冈第二代丢尽脸了!真令人痛快!喝酒!喝酒!干杯!”

郊区养牛街有家酒馆，泥地间内弥漫着柴火的烟雾，空气中飘来食物的香味，屋内已逐渐暗了下来，但是屋外，晚霞却将街道照得通红，仿佛火烧一般。每次掀起门帘，便可从屋内望见远处东寺塔犹如一团黑炭的乌鸦。

“喝吧!”

围着板凳坐着三四位商人，也有独自一人静静吃饭的六部[①]还有一群工人掷铜板、划拳喝酒，这些人把狭窄的泥地间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说道：

“好暗啊!老板,我们会把酒灌到鼻子里啊!”

“知道了,我马上烧柴火。”

酒店老板在房子一角的火炉内添加柴火，炉火烧得更旺，屋外越是昏暗，屋内便越显得通红。

“我一想起来就气，前年开始，吉冈就一直积欠木炭钱和鱼钱，其实这些金额对武馆来说，根本微不足道。除夕那天，我们到武馆收账，竟然被他们撵出来!”

“别生气!莲台寺野事件,就是因果报应,不是替我们泄愤、报了仇吗?”

“所以我现在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高兴。”

“吉冈清十郎也太不中用了,才会输得那么惨!”

“不是清十郎不中用,是武藏太强了。”

“对方才一出手，清十郎就断了一只手，也不知道是右手还是左手。而且还是被木剑砍的，你看，武藏够厉害吧！”

①六部：走访日本六十六国社寺，抄写法华经的行脚僧。

“你亲眼看到了吗？”

“我虽然没亲眼目睹，但看到的人都这么说。清十郎是被人用门板抬回来的，虽然暂时保住性命，却一辈子残废喽！”

“然后呢？”

“吉冈的弟子扬言非杀武藏不可，否则无法在江湖上扳回吉冈派的声誉。但是，连清十郎都不是武藏的对手，还有谁能敌得过武藏呢？吉冈门中能与武藏一较高低、决胜负的，大概只有其弟传七郎而已。听说现在他们正到处寻找传七郎呢！”

“传七郎是清十郎的弟弟吗？”

“这家伙比他哥哥更有本事，但却是个难以管教的二少爷。只要身边有钱，绝不回武馆。他还经常利用父亲拳法的关系和名声，到处招摇撞骗。看来，他是个无赖，到处吃喝玩乐，难以应付。”

“还真是难兄难弟。那么伟大的拳法大师，竟然会生出这种儿子。”

“所以我说不一定是龙生龙、凤生凤啊！”

炉火又暗了下来。火炉旁，有个男人从刚才就一直靠着墙壁打瞌睡。那人大概喝了不少酒，睡得正酣。虽然酒店老板轻轻地添加柴火，但是薪木投入炉内时，火星爆裂，飞向那男人的头发和膝盖。

“这位客官，火会烧到您的衣服下摆，请您往后退一些。”

男人迟钝地睁开他那因酒和火而充满血丝的眼睛，含糊说道：

“嗯，嗯，知道了。加柴火的动作轻一点。”

但是那人仍双手抱在胸前，脚也不挪一下。他已经烂醉如泥，表情却抑郁寡欢。

从其酒品及脸上浮现的青筋看，此人正是本位田又八。

莲台寺野那天所发生的事，除了这里之外，也谣传到各处。

武藏越出名，本位田又八就越感凄惨。他出人头地之前，不想再听到有关武藏的事。但是，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即使捂住耳朵，还是听到类似的话题。因此，连酒都无法为他解忧消愁。

“老板，再给我斟一杯。什么？冷酒也行，用那个大酒杯。”

“客官，您不要紧吧？您的脸色都发白了。”

“胡说什么，我脸色发白是天生的。”

不知又喝了几大杯，连老板都记不清楚了，只见他一杯杯地猛灌。

灌完酒，他又将双手交叉在胸前，沉默地靠着墙。虽然喝了那么多酒，脚边的炉火又烧得那么旺，但是他脸上却毫无血色。他心想：

“什么嘛！我做给你看！人要成功，并非非得靠剑术才行。不管是有钱人、有地位的人或是流氓，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能成为一国或一城之主就行了！

我和武藏两人才二十二岁，俗语说少年得志大不幸，因为这些人自认是天才、骄傲自大，到了三十岁左右，声名便已摇摇欲坠，只得沦落为小鬼头之类的称呼,这就是他们这种人的下场。”

他耳中听着武藏的神勇事迹，心里充满了反感。他在大阪郊区一听到这传闻，便立刻赶来京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不过因为太在意武藏，所以来看看事后的情形，他心想：

“现在，正是武藏那家伙自得意满之时，总会有人修理他吧！吉冈是何等人物，还有十剑士，还有他弟弟传七郎呢……”

他心中一直在等待武藏一败涂地的一天，再看看自己是否能侥幸出人头地。

“啊!口好渴!”

突然，他站了起来，其他的客人都回头看他。又八走到角落的大水缸前，低下头来，用水勺舀水喝。然后丢下勺子，掀起门帘，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酒馆老板对又八这一举动相当吃惊，他看到又八的身影还在门后，赶紧追出去：

“喂!客官!”

“您还未结账呢!”

其他的客人，也都把头伸出门帘看个究竟。又八摇晃的身子勉强站住了脚。

“什么事?”

“客官!您忘了吗?”

“我忘了东西吗?”

“酒的……嘿嘿……您还没付酒钱呢!”

“啊!结账啊!”

“没错!”

“钱嘛!”

“嗯!”

“钱的事,实在伤脑筋啊!前几天都花光了。”

“这么说来,你一开始就明知身无分文,却存心想喝霸王酒喽?”

“闭、闭嘴!”

又八伸手在怀中来回摸了摸，最后找到一个印盒，将它朝酒馆老板的脸丢去：

“我也是个堂堂正正的武士，才不会堕落到白喝酒呢！——这东西付账嫌多了,你就拿去吧!多的就不必找了!”

酒馆老板还没看清楚丢过来的东西就被它打中脸颊，痛得两手捂脸。在门帘后偷看的客人，对又八的行为非常生气，一起冲到外面，怒骂道：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喝霸王酒!”

“敢做敢当啊!”

这些人一身酒味，黄汤下肚之后，对不道德或违规的人特别愤怒。众人将又八围住：

“真是坏毛病!臭小子,付了钱再走。”

“像你这样的家伙，一年到头不知要喝倒几家酒店。如果没钱，就让我们每人打一次头。”

又八看到众人如此愤慨，且扬言要殴打他，所以一直握着刀柄，以防万一：

“什么?想打我?有意思,打打看啊!你们当我是谁啊?”

“把你当成比乞丐还没志气、比盗贼还无耻的垃圾浪人啊!怎么样?”

“有种!敢这么说。”

又八脸色发白，蹙着眉，怒视四周叫嚣道：

“听了我的名字,可别吓着了。”

“谁会吓到?”

“我就是佐佐木小次郎，伊藤一刀斋的师弟，也是钟卷流的能手，你们没听过我小次郎吗?”

群众中有人伸出手来怒责道：

“真可笑,自命不凡的家伙!不管你是谁,拿出酒钱来。”

又八听了之后说道：

“如果印盒不够,这个再拿去抵。”

冷不防地，又八拔出刀，砍断了那男子的手腕。那人哇地惨叫一声，由于叫声太过夸张，一时人人都误以为自己受伤流血，张皇失措间，挤成一团，惊慌地叫道：

“他拔刀了!”

众人争先恐后地逃开。

又八高举着白刃，眼光冷冷地瞪着众人。

“刚才你们说什么？我要让你们这些蝼蚁之辈瞧瞧佐佐木小次郎的厉害。站住！把头留下来再走。”

暮色中,又八独自一人挥舞着白刃,口中不停地说:“我是佐佐木小次郎。”但是，身旁的人已经跑光了。夜逐渐笼罩了下来，四周一片静寂地，连乌鸦的啼声也没有。

“……”

又八仰着脸，好像被人搔痒般露齿狂笑。但是，脸上却是欲哭无泪的寂寞表情。他颤抖着收刀人鞘，跌跌撞撞……蹒跚地走着。

打中酒馆老板脸颊的小印盒，因为老板慌张逃走，所以掉在路旁，映着星光闪闪发亮。

印盒是用黑檀木做的，上面镶嵌着蓝贝壳。虽然看不出是什么昂贵的盒子，但是丢在夜晚的路旁，盒子上蓝贝壳闪闪发光。远远望去，仿佛是一群萤火虫停在那儿一般，很是闪烁耀眼。

“咦？”

随后，从酒馆出来的行脚僧捡起这个小印盒。刚才，行脚僧好像有急事在身，匆忙上路。但是，当他捡起印盒之后，却又折回酒店屋檐下，借着门缝透出的亮光，仔细观看盒子上的图样与标记。

“啊！这是主人的小印盒呀！是他到伏见城去时，带在身边的东西啊……这盒底刻着小小的‘天鬼’二字，没错，就是这图样。”

绝不能放走那个人，行脚僧急忙去追赶又八。

“佐佐木先生！佐佐木先生！”

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呼叫，但是因为那不是自己的名字，所以烂醉如泥的又八，简直充耳不闻。

又八从九条往堀川的方向走去。

行脚僧加快脚步追赶过来，一把抓住又八背后的刀鞘说道：

“小次郎先生！请留步。”

又八像打嗝一般“哦”了一声，回过头来问道：

“叫我吗？”

行脚僧露出冷冷的眼光。

“您不是佐佐木小次郎先生吗？”

又八仿佛酒醒了：

“我是小次郎吗……如果我是小次郎，你要做什么？”

“我想请教您。”

“什……什么事？”

“这小印盒，您是从哪儿得到的？”

“哦？小印盒？”

他的醉意逐渐消失。那位在伏见城工地被折磨至死的武士，又浮现在他眼前。

行脚僧又追问：

“我想问您是从哪儿得到此物？小次郎先生，这个小印盒为什么会落在您手上呢？”

这男子大约二十六七岁。

又八板起面孔，试探似地询问对方：

“你到底是谁？”

“不管我是谁，请告诉我小印盒的来处。”

“我一直带在身边，根本谈不上出处。”

“不要胡说！”

突然，行脚僧改变语气叫道：

“请说出实情，要不然，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天大误会。”

“这就是实情。”

“这么说来，你是不肯说实话喽？”

又八故意虚张声势问道：

“我不知你在说什么？”

“你这假小次郎！”

话声甫落，行脚僧手中四尺两三的橡木杖，像疾风般咻的一声已来到又八面前。虽然又八还有几分醉意，但是本能的反应，使他后退了好几步。

又八踉踉跄跄后退了两三步，跌坐在地，但又一骨碌地站了起来，赶紧逃走。他速度之快令行脚僧也措手不及。

这就是认为酩酊大醉的人动作不可能敏捷的后果。行脚僧慌张叫道：

“你这家伙！”

他追赶着，并借着风势，再次将木杖丢向又八。

又八缩了缩脖子，木杖带着呼啸声从身边飞了过去。又八几乎无法招架，于是纵身一跳，逃之夭夭。

行脚僧拾起没打中又八的木杖，飞也似地追赶过去。然后，算准时间，再一次将木杖投向黑暗中。

又八好不容易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过木杖的两次攻击。全身的酒气顿时从毛细孔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八的喉咙像是烧焦了一般，口渴难耐。

无论逃到哪里，总觉得身后一直传来行脚僧追赶的脚步声。这里已经接近六条街或是五条街，应该安全了吧！又八觉得已经脱离险境，才放下心来抚着胸脯：

“噢，真惨……应该不会再追来了吧！”

接下来，他四处张望街道的小胡同。他并非在考虑逃跑的路线，而是在寻找水井。

他好像发现水井了，径自往小胡同后面走去。这条贫民街，有一口公用井。

又八用吊桶打出井水，往口中猛灌。最后，他终于放下吊桶，哗啦哗啦地洗去脸上的汗水。

“那行脚僧是何方人物？”

刚才的情形，令他心有余悸。

装金钱的皮革腰包、中条流目录以及刚才的小印盒，这三样东西，是去年夏天在伏见城工地，一个没有下巴的武士被众人打死之后，又八从他身上

取下来的。这段期间，又八已将钱用尽，剩下的就只有中条流的秘传目录和那个小印盒了。

六部那家伙说过：印盒是我主人的物品。所以那家伙一定是死去武士的随从。

世界真小，竟然会碰到行脚僧。又八始终觉得有人在追杀他，这让他感到很不光彩、很惭愧。即使走到阴暗的地方，也总觉得鬼影幢幢，到处都有人在追赶他似的。

“他那打人的东西，也不晓得是木杖还是木棒，随时都有可能像一阵风呼啸过来，要是被它打中准没命。我可不能掉以轻心！”

用尽死人的钱，一直令又八良心不安，他觉得自己做了坏事。那个炎炎的夏日，武士被屠杀惨死的情景，经常浮现在他眼前。

待我努力工作，存了钱，一定先把这笔钱还清。等我出人头地，一定要立石碑供奉他。又八在心里，不断向死者道歉。

他伸手到怀里，摸摸那本中条流的秘传目录思考一番：

“对了，这东西一直放在身上，一定会被怀疑是凶手，倒不如把它丢了。”

怀中卷轴的边缘一直刺得身体很不舒服，带着这东西行走各地也挺麻烦的。

但是，又八马上又想到丢掉实在很可惜，自己终究身无分文，这卷轴也等于是自己的财产一样。无论如何，以此物为敲门砖，即使不能通往出人头地之门，总可以找到买主吧！就因为他抱着如此侥幸的心里，所以即使受过赤壁八十马的欺骗，还是没有觉悟。

冒用写在秘传上的佐佐木小次郎之名，非常吃得开。对无名的小武馆或是喜欢剑术的路人，报出小次郎的名号之后，不但能获得对方极大的尊敬，而且不用说什么，一宿一饭之事，对方也会优先处理。

新年以来这半个月，他差不多都是靠这部卷轴吃饭过活的。

“还是别丢掉。我好像志气越来越小了，这说不定会妨碍我出人头地。我应该学武藏的宽宏气度，要向取得天下的家伙看齐才是。”

内心虽然做了决定，但今晚下榻之处还没有着落。贫民窟的房屋，虽然是用泥土和茅草筑成，且已倾斜，摇摇欲坠。但是，只要有屋檐、有门的地方，就会令又八羡慕不已。



又八贪婪的眼神窥伺着贫民窟。这里的每一户人家，看起来都很穷。

有夫妇两人对坐锅边，也有兄妹围着老母，正在赶夜工。不过，物质生

活虽然相当匮乏，却有着秀吉或家康家所缺少的相互扶持的东西，那就是贫穷家庭中浓厚的骨肉亲情。因为家人彼此互相安慰、互相体谅，所以这贫民窟才没变成饿鬼居住的地方。

“我也是有母亲的人——母亲大人 您还好吧？”

又八突然想念起母亲。

去年底，和母亲相处七天后，因觉得母子俩的日子实在无聊，所以半途弃母而去。

“我真是不应该！可怜的母亲……不管我怎么追求喜欢的女人，也无法找到像母亲般由衷疼爱我的女人。”

距离目的地所剩的里程不多，又八想到清水观音堂去看看。那里的屋檐下，总有安身之处吧！何况，因缘际会，说不定还可以遇见母亲。

老母阿杉是位虔诚的信徒，无论是神是佛，她都坚信他们具有非凡的神力。啊！不只是相信而已，甚至依赖他们。阿杉在大阪和又八一起生活的七天里，母子所以不和，是因为阿杉整日尽往神社佛寺跑。这种情形，令又八觉得无聊，觉得无法长期和母亲一起生活。

当时，又八好几次听阿杉说道：

“神明要显灵了,世间没有像清水寺观世音菩萨这么灵验的。我到那里虔诚祈祷了三至七天，就让我碰到武藏那家伙，而且，还是在殿前遇到的呢！因此，只有清水寺观世音菩萨才是真正灵验的神明,虔诚的相信他吧！”

“到了春天,我会顺道来此参拜,祈求神明保护本位田家。”又八听母亲这么说了好几遍。

因此，说不定母亲已经在那里参拜了。又八这么想着。他的想法，未必没有根据。

由六条坊门街道往五条走去，虽是大街道，但是这里的夜色暗得让人觉得随时会被野狗绊倒，因为野狗实在太多了。

从刚才他就一直被野狗的叫声所包围，这些狗并不是你丢颗石头就可以让它们安静的。但是，又八对狗群的吠叫，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即使狗群凶恶的尾随在后，他也不在乎。

最后连狗都叫得不起劲了。

但是，靠近五条的松树林时，狗群突然朝另一个方向吠叫，原本跟在又八前后的狗群也都胡乱地跳窜，并和另外一群狗混在一起，围着一棵松树，仰头不停地向空中咆哮。

在黑暗中摇晃蠢动的狗影有如狼群一般，数也数不尽。其中有几只狗张牙舞爪往松树上跳了五六尺高。

“咦？”

又八瞪大了眼睛仰头往上看。树梢上好像有个人影。透过微亮的星光，

他看到一个穿着美丽衣服的女人，白净的脸庞在纤细的松叶间发抖。

那女人究竟是被狗追赶才爬到树上？还是原本就躲在树上，却被野狗发现才受包围的呢？此点无法得知，但不管实际如何，在树梢上颤抖的身影，很明显地是一位年轻女孩。

又八向狗群挥拳、叫嚣道：

“滚开!滚开!”

“畜生!”

他向狗群丢了两三颗石头。

以前听人说过，只要学狗四脚着地吼叫就可吓走其他的狗。因此，又八便学野兽的模样，四脚着地，口中吼着：

“汪!汪!”

然而这个动作对这群狗却丝毫不起作用。

狗不只三四只，无数的影子有如深渊中的鱼纹一般，摇摆着尾巴，张牙舞爪，凶猛地朝着树上颤抖的女子猛吠，几乎要把树皮剥下来了，根本不把学狗样的又八看在眼里。

又八忿然叫骂：

“这群臭家伙!”

他突然想到，如果让树上的女子看到一个带着两把刀的青年四肢着地学畜生的样子，岂不是奇耻大辱？

突然，有一只狗惨叫一声，其他的狗看到又八手上的大刀以及被砍死在地的狗尸时，立刻聚集在一起拱起骨瘦如柴的脊背戒备着。

“不相信你们不怕这个。”

又八挥舞着大刀，朝狗群追赶过去。狗群这才四处逃窜，扬起了尘土，有些砂子还溅到又八脸上。

“喂,姑娘!可以下来了,下来吧!”

他向树上呼叫着，树上传来金属优美的叮当声。

“啊!这不是朱实吗?”

朱实衣袖上的铃铛声，又八记得很清楚。虽然将铃铛挂在腰带或衣袖的女子，不只朱实一人。但是黑暗中的女子脸庞，看来很像朱实。

她非常惊慌地问道：

“谁……是谁?”

果然是朱实的声音。又八回答道：

“我是又八,你认不出来了吗?”

“啊!是又八哥哥啊!”

“你在这里做啥?你不是向来不怕狗吗?”

“我并不是怕狗才躲到树上的。”

“总之,先下来再说吧!”

“但是……”

朱实在树上仔细扫视了一下安静的四周。

“又八哥,请你也躲一下,因为那个人一定会找到这儿来的。”

“那个人?是谁呀?”

“一时无法说清楚，总之，他是个非常可怕的人。去年底我还一直认为他是个亲切的男人，后来逐渐对我做出残忍粗暴的举动……因此今晚我趁机从六条的佛具店二楼逃了出来。他好像已经发现，追过来了。”

“是阿甲吗?”

“才不是母亲呢!”

“是祇园藤次吗?”

“如果是他，就没什么好怕了。啊！好像来了。又八哥哥，你站在那里，我会被发现的，而且你也会惨遭不幸，快躲起来吧！”

“什么?那家伙来了?”

又八心生彷徨，一时拿不定主意。

女人的眼睛会指使男人。男人如果意识到女人的眼色，要不是使出没人品的金钱攻势，就是使出英雄气概。刚才又八以为四下无人，四肢着地学畜生的羞耻，填满了又八的心胸。

因此,全不理会朱实在树上跟他说了多少次的‘你会惨遭不幸’、‘赶快躲起来吧’。

越是听朱实这么说，越让他觉得自己要像个男子汉。要是他大叫一声：“糟了！”并惊惶失措地躲到暗处露出屁股，尽管朱实不是自己的爱人，又八也绝不能让她看到自己这种丑态。

正在思考之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来到眼前，与受到惊吓而后退的又八异口同声说道：

“啊?谁?”

朱实担心的可怕男人终于来了。他看到又八手上还滴着狗血的刀，不禁睁大了眼,心里认为又八一定不是泛泛之辈,于是问道:“你是谁?”并将又八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朱实过于害怕，使得又八也忐忑不安。他仔细端详对方，那是个高大的男人，年龄和自己差不多，梳着刘海，窄袖服非常华丽。又八心想：

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头！

乍看之下，他的装扮显得有些柔弱。

于是，又八哼了几声，放下心来。像这样的对手，再来几个都没问题。今日傍晚碰上的行脚僧，是令人畏惧的角色。但是，又八绝不可能输给眼前这个明明已过二十，却还留着刘海、穿窄袖装的柔弱之人！

就是这个狂妄的臭小子虐待朱实的吗？虽然尚未问明原因，我猜他一定死缠着朱实，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好！我要好好教训他。

就在又八静静地想着时，留着刘海的年轻武士第三次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

威猛的声音，与相貌不太相称。第三次的吆喝，就像要赶走四周的黑暗一般充满豪迈气概。但是，又八以貌取人，完全不把对方当一回事，他半带揶揄说道：

“我吗？我是人！”

这时，明明没必要发笑，又八却故意龇牙咧嘴，戏弄对方。

刘海男子果然被激得面红耳赤说道：

“你连个名字都没有吗？难道你胆小得不敢报上名来？”

又八对这种讽刺激怒的话语毫不在乎。

“我倒是没有让你这种无名小卒问的名字。”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

“住口！”

年轻人斜背着一把三尺长的大刀。

他将身体微微前倾，以展示高出肩头的刀柄。

“你和我的争执，待会儿再说。先让我把树上的女子放下来，带到前面的佛具店之后，再来和你一决胜负。”

“你胡说什么？我不会让你这么做。”

“你说什么？”

“这女孩是我前妻的女儿，虽然我们之间缘分已尽，但我也不能见死不救。你敢动她一根汗毛，我就砍断你的手！”

虽然面对的不是刚才那群狗，但是又八心想只要吓吓对方，他就会夹着尾巴逃走。

“有意思！”

不料，刘海男子却是一副好战姿态：

“看你这副模样只不过能沾上武士的边罢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像你这么有骨气的人了，我背后的竹竿正夜夜闹闲呢！这把传家宝刀到我手上之后，还没喝够血，已经有点生锈了，正好用你的骨头来磨一磨——但是，你可别临阵逃脱喔！”

对方处心积虑地想先声夺人、让又八骑虎难下。但是，又八完全没警觉

到会上别人的当，还很乐观地说道：

“少说大话，如果你想逃，还来得及。趁天色未暗，赶快从我眼前消失，还能保住性命。”

“我也把这句话送还给你吧！阁下从刚才就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势，却不肯报姓名。但是，是否可再请教您尊姓大名，这是决斗之礼呀！”

“噢!说给你听也没关系,可别吓到啊!”

“我会把胆子安置好，不让自己吓到。首先，想请教您剑法的流派是……,,

交手前会如此啰嗦的，往往武功都不怎么样。又八越来越看轻对方，他得意洋洋说道：

“是富田入道势派的旁支,我有中条流的秘传可为证。”

“咦?中条流?”

小次郎多少有些惊愕。

话既出口，若不能压倒性地慑服对方，只怕会被怀疑。接下来，又八只好硬着头皮模仿对方说过的话：

“现在该你说出你的流派了吧!这可是决斗之礼呀!”

小次郎回答道：

“我的流派和姓名,待会儿再奉告。你说的中条流,到底是拜谁为师呢?”

又八马上回答：

“钟卷自斋先生。”

“哦……”

小次郎更吃惊：

“那么,你认识伊藤一刀斋喽？”

“当然认识。”

又八觉得越来越有趣，心想也许如往常一样，不须动枪动刀就能让眼前这位刘海妥协。

因此，他得寸进尺地说道：

“提到伊藤弥五郎一刀斋，没什么好隐瞒的，他是我师兄。换句话说，我们同门师事自斋大师，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那么,我再问一次,你尊姓大名?”

“佐佐木小次郎。”

“哦?”

“我叫做佐佐木小次郎。”

又八又报了一次自己的姓名。

至此，小次郎不单是惊讶而已，还默不作声。

“哼!”

小次郎终于露出笑容。

又八看对方毫不回避，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也以怒目相视并说道：

“怎么了？我的脸好笑吗？敢情是听了我的名字心生惶恐了吧？”

“的确令人惶恐!”

又八用下巴指使对方，并亮出刀柄：

“回去!”

“哈哈哈!”

小次郎捧腹大笑个不停。

“我闯荡江湖这么久，看过千百种人，但是，还不曾碰过这么令人惶恐的事。佐佐木小次郎阁下，我想问你，如果你是佐佐木小次郎，那我是谁？”

“什么?”

“我想问你,我到底是谁?”

“我怎么知道?”

“不，不，你一定知道。也许太烦人了，但是，为了更确定，我想再次请教您尊姓大名？”

“你没听清楚吗?我叫做佐佐木小次郎。”

“那么,我呢?”

“你是人啊!”

“这话没错,但是,我的名字呢?”

“你这家伙是在戏弄我吗?”

“不！我是很认真，从来没这么认真过。小次郎大师，我是谁啊？”

“啰嗦!问你自己吧!”

“我就来问自己,虽然可笑,我也报出名号吧!”

“哦！说吧!”

“但是,你不要吓到了!”

“笨蛋!”

“我正是岸柳佐佐木小次郎。”

“啊?!”

“祖籍岩国，姓佐佐木，父亲给我取名叫做小次郎，剑名叫岸柳，这就是我。但是，从什么时候起竟然有两个佐佐木小次郎了呢？”

“啊……”

“闯荡江湖以来，确实邂逅过各式各样的人物，但是，遇到佐佐木小次郎，对我这个佐佐木小次郎来说倒是头一遭。”

“……”

“这真是奇妙的缘分，我们是初次见面，请问阁下您是佐佐木小次郎吗？”

“……”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发起抖来了？”

“……”

“交个朋友吧！”

小次郎走过来，拍拍因惊吓而脸色发青的又八肩膀。又八马上打起哆嗦，大声叫道：

“啊！”

小次郎底下的话，犹如口中吐出长枪射向他的影子。

“如果逃跑，我就杀了你！”

这一跳，就跳了约二十米远。从小次郎肩膀闪出的晒衣竿般的长刀，像一条划破黑暗的银蛇，“咻”一声扫向又八逃走的身影。再来，小次郎已不再补第二刀了。

仿佛被风吹落的树虫一般，又八连滚了三圈之后，直直地躺在地上。

小次郎将三尺长刀收入背后的刀鞘，入鞘的当儿，长刀护手发出铿锵一声巨响。小次郎对奄奄一息的又八，看也不看一眼。

“朱实！”

回到树下，仰头朝树梢喊着：

“朱实，下来……我不会再那样对你了，快下来……我已将你养母的丈夫杀死了。你下来，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但树上却一点声音也没有。茂密的松叶，树上一片漆黑，以致无法看清楚。最后，小次郎只好亲自爬到树上查看。

“……”

朱实不在树上。不知何时，她已逃跑了。

“……”

小次郎索性坐在树上凝视着前方。置身于松涛中，猜测逃跑的小鸟的去向。

“为什么这个女孩那么怕我？”

小次郎无法了解这点。因为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了。虽然他承认自己示爱的方式过于激烈。但却没察觉到自己爱人的方式跟别人有多大的不同。

对女性来说，如果想知道小次郎的爱法和一般人的爱法有何不同，从他的刀剑便可以看出这方面的性格来，换句话说，注意观察他使刀的方法，就可窥见一二。

话说小次郎是在钟卷自斋身边长大的，学习剑法之时，被称为鬼才或麒麟儿。当时，大家已看出他的武艺异于常人。

一言以蔽之，小次郎的‘韧性’很强。其刀法的‘韧性’是天赋的。敌人越

是强劲，他的“韧性”也就越强。

当然，时下的剑法、武术并不在意使用的手段，所以即使再怎么卑鄙，也不会有人认为这种手段不够光明正大。

“如果被这家伙缠上就惨了！”

尽管有人如此地畏惧，但是却没有人说小次郎的刀法卑鄙。

譬如，他年少时，有一次被平日与他不和的同门师兄用木剑打得卧倒在地奄奄一息。而那位师兄见此光景，后悔出手过重，便喂他喝水。苏醒过来的小次郎，猛然站起身，用师兄的木剑将师兄打死。

只要打输了，他就绝对忘不了那个敌人。不管是在黑暗的晚上，或是对方如厕、睡觉的时候，他都会伺机加害敌手。那时的武术尚未有所规定①，所以同门的人很少谈及他这种异常的“韧性”。

他经常自称：

“我是天才！”

这并非他夜郎自大的想法，连他的师父自斋及师兄一刀斋都这么认为：

“他是天才！”

回到岩国故乡，每天到锦带桥旁，锻炼砍燕子的自创独门功夫。所以更有人称他为“岩国的麒麟儿”，他也以此自负。

但是，这种剑法的韧性，在情场方面，应该如何呈现才适当，谁也无法知道。而且，小次郎自认为这是两回事，因此，朱实因为讨厌他而逃走，他认为真是不可思议。

小次郎突然发现树下有人影晃动。

那人好像没察觉到小次郎在树上。

“啊！有人倒在地上。”

那人走到又八身旁，弯下腰来看看又八的脸，最后说道：

“啊！是这家伙！”

那人非常惊讶，说话的声音大得连树上都听得到。原来是手持白木杖的行脚僧。他仿佛想起什么事，急忙卸下背后的方箱，喃喃自语道：

“真奇怪啊！既没有被砍杀的痕迹，身体也还温热，为什么这小子会昏倒呢？”

他自言自语，并抚着又八的身体。最后，解下自己腰间的细绳将又八双手反绑。

又八已奄奄一息，完全没有抵抗。行脚僧将又八捆绑好之后，膝盖抵住又八背部，在又八的心窝处运气。

①规定要光明正大地比赛。

又八终于发出了“唉！唉”的呻吟声。行脚僧立刻像提整袋地瓜般将又八提到树下，并用脚踢他。

“起来啊 给我起来！”

又八到鬼门关走了一回,尚未完全恢复意识,犹如在梦中,他跳了起来。

“对了,这就对了。”

行脚僧看了相当满意，接着又将他的身体和双脚绑在松树上。

“啊！”

又八这才发出惊叫，因为他看到的不是小次郎，而是六部，让他相当意外。

行脚僧说道：

“你这假小次郎可真会逃。你以前到处招摇撞骗了不少人……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

行脚僧开始慢慢拷问又八。

他先打了又八几巴掌，又用力压住又八的额头，使又八的后脑勺咚的一声撞在树干上。

“那个小印盒，你是从哪来的？快说！喂！还不说吗？”

“……”

“不讲吗？”

六部又用力捏又八的鼻子。

他捏住又八的鼻子，猛烈地左右摇晃他的脸，使得又八痛苦地哀号道：

“哎唷 哎唷！”

他示意要说，于是，行脚僧放开捏着鼻子的手：

“要说了吗？”

又八一边落泪，一边清清楚楚回答道：

“我说 我说！”

即使没遭到这样的拷问，又八也没有勇气再隐瞒那件事了，他说道：

“实际上,那是去年夏天的事。”

他详细地供出了伏见城工地“无下巴武士”的死亡事件。

“当时，我一时起了歹念，从死者身上拿了钱，还有中条流秘传及刚才的小印盒。钱已经用尽，秘传还在我怀中。如果您肯放我一马，我绝不再做这种事了。而且，钱日后必定归还……我可以立下字据。”

又八毫不保留地说出真相之后，像是祛除了去年以来的心脓一般，顿时心情轻松愉快，甚至一点都不觉得恐怖了。

听完又八的述说之后，行脚僧说道：

“你没胡说吧？”

又八稍微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说道：

“没有。”

两人沉默片刻，行脚僧突然拔起腰间的短刀，直逼到又八的脸颊。又八吓了一跳，斜过脸问道：

“你、你要杀我吗？”

“正是！你给我拿命来！”

“我已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了。小印盒也还了，秘传也可以还给你。至于金钱，现在还不了，日后必定奉还，这样可以不杀我吧？”

“我知道你很坦诚。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是上州下仁田人，也就是伏见城工地被众人谋杀的武士草剃天鬼的侍从之一宫源八。”

又八正面临生死关头，并未将这席话听进去。他只一味地思考该如何挣脱捆绑。

“非常抱歉，是我不对。但是，我并非一开始就起贪婪之心盗取死者身上的财物。受死者临终之托……最初，我也想按死者的遗言，将遗物送到死者的亲属手上。但是，我正好手头紧，就先动用这笔钱了。实在非常抱歉，请原谅我，你要我怎么赔都可以。”

“不可以，即使你想赔罪，我也爱莫能助。”

行脚僧压抑自己的激动，摇头说道：

“当时的详细情形，我已到伏见城查过。也看得出你是个正直的人，但是，我总得带些东西回去安慰天鬼乡里的遗族，这其间有很多理由。主要是我查不出谁下的毒手，令我觉得很遗憾。”

“不是我……不是我杀的……喂！喂！你可别弄错呀！”

“我知道！我知道！这点我非常清楚。但是，远在上州的草剃家遗族并不知道天鬼在伏见城工地惨遭工人毒杀。何况这是丑闻，我也难以启齿对亲属宣布这消息。尽管我对你心存怜悯，但是，迫于情势所逼，只好将你权当杀死天鬼大人的凶手，被我源八所擒、为主人复仇。你听清楚了没有？”

又八听了行脚僧的话，更加着急。

“你胡、胡说什么……不要，不要，我还不想死。”

“你虽然这么想，但是，刚才在九条酒馆连酒钱都付不出来，留着这活躯壳不是多余吗？与其挨饿受辱，活得那么辛苦，倒不如看破一切，觉悟吧！至于钱的事，我会拿出身上一部分的钱，当做你的奠仪。如果你惦记双亲，我会把这笔钱寄给他们，如果你要我捐给宗祠，我也一定会送达。”

“岂有此理……我只要命！不要钱！请不要杀我！拜托放了我吧！”

“就如我刚刚所说的，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将你当成主子的仇人。只有取了你的头颅，我回上州家乡才能面对天鬼的遗族及其他人。又八阁下，这是你前世注定的命运，你就认命吧！”

源八再次拿起刀来。

就在此时，有人叫道：

“源八刃下留情!”如果这句话是出自又八之口,那么即使行脚僧罔顾自己的无赖作风,他可能仍是带着‘少啰嗦”的表情，然而——

“啊?”

源八抬头望向漆黑的天空，注意树梢间的风声，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

接着，树上又传来第二次的声音。

“源八!不要滥杀无辜。”

“啊?是谁?”

“我是小次郎。”

“什么?”

又是一位自称小次郎的家伙凭空窜出。这绝不可能是一只天狗①，因为这个声音听起来太熟悉了。到底有几个人冒充小次郎呢？

源八心想：

“这次我不再上当了!”

他跳离树下，刀尖指向树上的人说道：

“你光说小次郎是无法证明的,你是哪里人?什么姓氏?”

“岸柳——佐佐木小次郎。”

“一派胡言!”

他仰天大笑，并说道：

“冒充小次郎已经不流行了！眼前就有一位小次郎正尝到苦头，你没看到吗？哈哈哈！想必你和又八是同类的吧？”

“我是真的小次郎。源八！我这就下去，你是不是打算趁我跳下去时将我砍成两段？”

“嗯!再来几个小次郎妖怪都没问题。来一决胜负吧!”

“会被你砍到的，就是冒牌货！真正的小次郎才不会被你砍到呢！源八，我要下来了！”

“……”

“准备好了吗？我要跳到你头上喽！尽管砍过来吧！但只要是你想杀我，我背后的‘晒衣竿’可会像剖竹般把你切成两半喔！”

“啊！且慢！小次郎先生，请等一下……我记起这声音了，而且带着如晒衣竿般的长刀，一定就是真正的佐佐木小次郎了！”

“你相信了?”

“但是——为什么您会在树上呢?”

①天狗：日本传说中住在天上或深山的妖怪。

“待会儿再说吧!”

话声甫落，只见源八赶紧缩着脖子。原来小次郎已越过源八头顶，裤角扫起一阵风，伴着散落的松叶，一起落到源八背后。

面对眼前千真万确的佐佐木小次郎，源八反倒觉得疑团重重。此人和主子是同门关系，所以当小次郎还在上州钟卷自斋的时候，自己见过他好几次。

但是那时的小次郎，并非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小次郎从小五官就充满执拗之气，且威风凛凛。但自斋师父厌恶华丽，所以当时负责挑水的小次郎，只不过是一位打扮朴实、皮肤黝黑的乡下少年。

简直判若两人!

源八不由看得入神。

小次郎坐在树干上，说道：

“坐下来吧!”

于是，两人之间所谈的不外是师父的外甥，亦即同门的草剃天鬼的话题。草剃天鬼带着中条流秘传要转交给小次郎。途中在伏见城工地，被误以为是大奸细而惨遭杀害。

这个引起佐佐木小次郎闹双胞的事件，现在已真相大白，真正的小次郎击掌称快。

小次郎告诉源八，杀死冒名撞骗且谋生能力薄弱的人，毫无意义。

如果想惩罚他，还有别的方法。如果担心无法向草剃的家族和双亲交代，自己到上州后可向他们解释清楚，保证为死者超渡、供养，保住死者的面子。这事就交给自己负责。

说完，小次郎问道：

“源八!你以为如何?”

“既然您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异议。”

“那么,我就此告别,你回故乡去吧!”

“是!我知道了!”

“我要去找朱实了,我正急着找她呢!”

“啊!请稍等!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

“是先师钟卷自斋大人托外甥天鬼转交给您的中条流秘传卷轴。”

“唷!是那东西啊!”

“是这个叫又八的冒牌小次郎从过世的天鬼大人身上拿到的，他说还留在身边。那卷轴是自斋师父留给您的——也许是自斋师父或天鬼大人在天之灵，冥冥中引导我们见面的吧!无论如何,请您接受吧!”

源八说着伸手到又八怀中。

又八觉得自己还有一线生机，所以怀中的卷轴被拿走，一点也不觉得可惜，反而轻松了许多。

“就是这个。”

源八代替亡者将秘传卷轴交给小次郎。想必小次郎一定会深受感动，喜极而泣。没想到——

“我不要。”

小次郎连伸手接都没有。

源八感到很意外，问道：

“咦？……为什么？”

“我不要！”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只是不想要。”

“您失言了。自斋师父生前已暗许在众多弟子中，将中条流秘传传给您，或是传给伊藤一刀斋。临终前，托外甥天鬼大人将这卷轴转交给您。主要是考虑当时伊藤一刀斋已经自立一刀流派，而您虽然是他的二弟子，但还是将秘传目录传给了您……难道您不了解这份师恩吗？”

“师恩归师恩,我却有我的抱负。”

“您说什么？”

“源八,你不要误会。”

“说得重些,您这是对师父失敬啊！”

“绝无此事！实际上，我认为我比自斋师父更加天赋异禀，所以应该要比师父更伟大、更有成就才是。我不愿安于一名剑客的身份，就这么住在乡下，度过晚年。”

“这是您的本性！”

“当然！”

小次郎谈到自己的抱负，丝毫无顾忌之色。

“虽然师父特意要将印传给我，可是，我自信现在小次郎的功夫已远超过师父了。况且中条流这个派名充满了乡下味儿，将来恐怕会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同门师兄弥五郎，已经建立了一刀流派，我也想自立自己的流派，我要将它称为岩流派……源八，这就是我的抱负，所以我已经不需要这东西了。把它带回故乡，并替我在寺庙中了结一切的旧账吧！”

小次郎言词不逊，简直是个高傲自大的男子啊！

源八以憎恶的眼光，凝视着小次郎薄薄的嘴唇。

“源八，请代我向草剃家遗族们问候一声。改天到了东国，我会去拜访他们的。”

自己说得这么有礼，小次郎不自觉地微微一笑。再也没有比这种高傲自大却又故作有礼的言词更令人反感的了。源八义愤填膺，本想责备他对先师的不敬。但随即又想：

这样做真是无聊透顶！

源八如此自我解嘲后，立刻走到篓子旁收好秘传卷轴。

“后会有期了。”

源八丢下这句话，马上离开小次郎走了。

小次郎目送源八离开。

“哈哈哈！气冲冲地走了，真是乡巴佬！”

之后，向被绑在树干上的又八说道：

“冒牌货！”

“……”

“你这冒牌货，不回答吗？”

“……”

“你叫什么名字？”

“本位田又八。”

“是浪人吗？”

“是的……”

“没志气的家伙！该学学我归还师父的秘传。若没有这种气概，就无法成为流派的先祖。像你，盗用他人的名字，又盗取他人的秘传闯荡江湖，简直是卑鄙无耻。狐假虎威最后只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这下可忘不了吧？”

“以后我一定会小心！”

“今天就放你一马。但是，为了惩罚你，就让你自己解开绳索吧！”

小次郎边说边用小刀刮着树皮。刮下来的松树皮，掉在又八头上也掉到衣襟里。

“啊，没带笔墨盒。”

小次郎喃喃自语。

又八还算机敏，马上意会：

“如果需要笔墨，我身上有。”

“既然你有，那就先借用一下吧！”

小次郎写好之后，放下笔，重新读了一遍。

岩流，这是我刚才突然想到的，本来因为我在岸柳以及岩国锦带桥锻炼斩燕功，所以用它当剑号，现在拿来当流派名，岩流是再适合不过了。

“就这么决定，此后就以岩流作为流派的名称，这比一刀斋的一刀流好听多了！”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

小次郎将树皮刮出了一张纸大小的白色方块，在上面写道：

此人冒用我名讳、剑流，到处招摇撞骗。今绳之示众。吾人姓名、流派，天下独一无二。

岩流佐佐木小次郎

“这样可以了。”

松风有如潮水般呼啸着穿过林间。小次郎极为敏锐，立刻察觉有异。原本燃起的抱负，已随黑夜的松风而去。他闪着锐利的眼光，搜寻黑暗的松树林。

“咦？”

莫非看到朱实的身影？小次郎突然朝那个方向追赶过去。



自古以来轿子就是有身份地位的人惯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直到最近才渐渐普及于一般的庶民百姓，市井街道因而随处可见轿夫穿梭其间。

乘轿的人坐在由四支竹棒支撑的竹篓上，前后的轿夫边走边喊：

“哟呵！”

“嘿咻！”

就像扛着物品行走一般。

竹篓很浅，只要轿夫脚程加快，乘轿者很容易便会掉下来，所以双手得紧紧抓住竹棒。

“嘿咻！嘿咻！”

乘轿者不但得配合轿夫的脚程呼吸，而且要随着他们的速度，让身体跟着上下起伏，才不会掉出轿子。

此刻，松树林的街道上，七八个人提着三四盏灯笼，簇拥着一顶轿子，由东寺方向像旋风般地飞奔而来。

由于通往京都、大阪的交通要道淀川无法通行，如果有紧急要事，只好由陆路连夜赶路。因此，这条道路，一过了午夜，经常会有轿子或马匹呼啸而过。

“嘿咻！”

“嘿咻！”

“哟呵……”

“就快到了。”

“快到六条了。”

这群人，不像是从三四里外赶路来的。轿夫以及跟随在轿旁的人都疲惫不堪，个个手脚无力、气喘吁吁的，连心脏都快吐出来似的。

“这里是六条吗？”

“是六条的松树林。”

“再加点油就到了！”

手上的提灯，有着大阪倾城街常见的太夫花纹。但坐在轿内几乎要掉出来的却是一位大汉，而跟在轿旁精疲力竭的也都是年轻力壮的人。

有人向轿内的人报告道：

“二少爷，就快到四条了。”

轿内的大汉，有如皮影老虎，摇摇晃晃地点着头。原来，他正舒舒服服地打着瞌睡。

正在此时，有人喊道：

“啊！快掉下来了！”

随从立即扶住，轿内的人这才睁大惺松的睡眼说道：

“啊！口好渴，把竹筒的酒给我！”

众人正想休息，一听到轿内人说：

“休息一下！”

立刻放下轿子，几乎将轿子抛了出去。无论是轿夫还是年轻的随从，众人动作一致地抓起毛巾擦拭汗水淋漓的胸和脸。

轿内人一拿到竹筒酒，一口气就喝干了。一位随从劝道：

“传七郎大人，您已经喝得够多了。”

被称为传七郎的男人，终于完全清醒过来，大声嘟囔：

“啊，好冰啊，酒渗入牙齿了！”

他猛然将头伸出轿外，仰望天上的星星说道：

“天还没亮啊……我们速度真快！”

“令兄一定眼巴巴地盼望您快点回去，大概连一刻钟也不能等了。”

“如果哥哥能够支撑到我回去的话……”

“医生说可以保住性命，但是他情绪过于激动，有时候伤口还会出血，这实在不太好。”

“喔！他大概很懊恼吧！”

他张开嘴，想将竹筒内的酒倒入嘴内，却已滴酒不剩了。

“武藏那臭小子！”

吉冈传七郎使劲地将竹筒摔在地上，大声叫嚣道：

“快点赶路。”

他酒量虽好，但脾气也大。更强的是这男子的腕力，大家都知道吉冈的二少爷在世上通行无阻。他和哥哥是两种极端的个性，父亲拳法还在世时，传七郎的力气就已远超过父亲了。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门徒们也都这么认为。

“哥哥真没用 如果他不继承父业,只要安分守己坐享现成福禄就好了。”

即使兄弟两人面对面，传七郎也会说出这番话。因此，两人感情一向不好，父亲在世时，两人还会互相切磋拳法刀艺。可是父亲过世之后，传七郎几乎不曾带刀到哥哥的武馆去。去年，他和两三位好友到伊势出游，回程时顺道拜访大和柳生石舟斋。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未回京都，也毫无音讯。虽然一年未归，但绝对没有人认为这位次子会饿死。他每天好逸恶劳，只会大放厥词，大口喝酒，说哥哥的坏话，看扁天下。有时，只要抬出父亲的名字，就不致挨饿，且到处通行无阻。因为，耿直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二少爷——传七郎——确实有他的生存之道。有传言，说他最近寄宿在兵库御影一带。没想到会发生清十郎和武藏比武的莲台寺野事件。

垂死的清十郎：

“想见弟弟一面。”

门下弟子也曾说过相同的话：

“洗雪门耻,非二少爷不可。”

计划对策的时候，大家都想起了传七郎。

门人只知道他在御影附近，其他一概不知。当日五六名门人立刻出发到兵库，找到传七郎，让他即刻坐上轿子赶路。

平日里，兄弟俩虽不和，但是传七郎听到门人描述打着吉冈名号的比武，哥哥重伤败北的结果，还有垂死的哥哥想见弟弟等事情之后，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

“好,我去见他。”

他钻入轿中，立即大声叫嚷：

“快点 快点 !”

由于传七郎不断催促赶路，轿夫抬得肩膀发麻，因此从出发到此地，已换过三四家的轿子商了。

如此急着赶路，传七郎却在每个驿站买酒填满他的竹筒子。也许酒可以缓和他目前高亢的情绪，但平时他就喜欢豪饮。再加上经过寒风吹袭的淀川沿岸，还有田园吹来的冷风，所以喝得再多似乎也不会醉。

很不巧现在竹筒内的酒喝完了，传七郎显得焦虑不安。他突然大声叫嚷“上路”! 并丢掉竹筒。然而轿夫及门人，似乎感到黑暗的松林里有异状。

“那是什么 ?”

“听起来不像平常的狗叫声。”

于是众人聚精会神听着狗吠，虽然传七郎急着赶路，但是众人并未立刻聚集到轿旁来。

传七郎非常生气，再次大声叫嚣催促起轿，众人不禁吓了一跳。门人向毫不在乎的传七郎询问：

“二少爷，请等一下。不知那边出了什么事？”

这种事不须花太多的脑筋。虽然无法得知狗的数量，却可判断那是狗群齐吠。

不管数量多少，狗叫仅止于狗叫，就像一传百一般，只要有一只叫，就会引来数百只跟着叫，人们根本不必去理会这群骚动。何况，近年来战事频传，野狗甚至觊觎人肉，从野地走向市区。因此街上野狗结群，根本不足为奇。

传七郎大声说道：

“去看一看！”

他话一说完，自己先起身，急步走向狗叫处。他会起身前往，想必那并非单纯的狗叫，准是发生事情了。门人赶紧尾随。

“咦？”

“咦？”

“啊？好奇怪的家伙！”

果然，他们看到不可思议的景象。

一群狗团团围住绑在树上的又八。看来像是在乞讨又八身上的肉片一般。

如果问狗儿“正义是什么”，也许它们会回答“复仇”。因为刚才又八用刀砍死了一只狗，身上一定还沾着狗的血腥味。

但狗并非为了复仇。和人类相比，狗的智能极低，也许它们只是认为这家伙没志气，如果戏弄他，一定很有趣。且这家伙背倚树干而坐，举止奇怪；也许是小偷或是瘫痪在地的人，令狗不解，才会对他狂吠。

每只狗都长得像狼一般，肚子凹陷，背脊竖起，满口利牙。对孤立无援的又八来说，这种情况比起刚才的行脚僧或是小次郎更令人恐怖，时间也更难熬。

他的手脚无法动弹，只能借着脸部表情和声音来防御。但是，脸部表情，既不能成为利器，且狗群也听不懂他的话。

因此他只能用狗群听得懂的语言和表情死命地模仿猛兽的吼叫声来苦斗防御：

“汪——汪——汪汪——”

又八一吼叫，狗群后退几步。但是他拼命学猛兽吼叫，使得鼻涕都流出来了。这样一来，令狗群觉得他是弱者，又八刚才的努力完全白费。

声音无法抵抗，他便打算用表情吓它们。

他张大嘴巴，倒吓着了狗群。他还睁大眼睛，忍着不眨眼。时而眼睛、鼻子、嘴巴皱在一起，时而伸出长长的舌头，几乎快碰到鼻头为止。

不久，他已疲于扮鬼脸，而狗儿们也看腻了，便再次吼叫。这真是考验他的智能，他心想：我也是各位的伙伴，我和你们同样都是动物，因此他发出了友善的叫声。

“汪、汪、汪！汪、汪、汪！”

又八学着野狗，和它们一起吠叫。

岂料这种行为却招来野狗们的轻蔑和反感。狗群竟然争相跑到他的身边大叫，舔他的脚掌。于是，又八原想低声念平家琵琶大原御幸的故事，却不自觉越念越大声，后来竟变成大声喊叫：

于是上皇于文治二年春
建礼门院闲居于大草原
眼中所见
脑中所想
二月三月
寒凛强风
山峰白雪
未溶化的日子

他双眼紧闭，愁眉苦脸，干脆将自己当成聋子，使尽平生的力气大声念着。

幸好此时传七郎等人赶到，狗一看到他们，赶紧四处逃窜。又八也顾不了那么多，大声呼号求救：

“救救我!帮我解开绳索。”

吉冈门徒中有两三人认得又八：

“哦!原来是他!我曾经在艾草屋见过这家伙。”

“他是阿甲的丈夫。”

“丈夫?我记得阿甲没有丈夫啊!”

“他是阿甲在祇园藤次之前的男人,实际上是阿甲在养他。”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传七郎看他可怜，便叫人解开绳索，问清事情原委。又八有自己的一套说辞，可耻之处绝口不提。

见到吉冈门的人之后，又燃起他的宿怨。他说武藏和自己同是作州人，却抢走了自己的未婚妻，令自己家声扫地，无颜面对乡亲父老。

母亲阿杉更为了此事，顾不得年纪老迈，仍然不辞辛劳发誓找武藏报仇，并惩罚变心的未入门媳妇，否则誓不返乡，所以才会和自己到处奔波找武藏报仇。

刚才有人说我是阿甲的丈夫，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确实曾在艾草屋栖身，但和阿甲并没有任何关系。祇园藤次和阿甲很亲密，所以此刻才会私奔他乡。这也可以证明我和阿甲之间是清白的。

这件事情已不重要了。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母亲阿杉和敌手武藏的消息。我在大阪听到大家谣传吉冈大人的长男和武藏比武，结果败给了武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更加担心。赶到此地时，被十来名不怀好意的野武士包围，

夺走了所有的财物。但我碍于家有老母且敌仇未报，刚才只好任凭这些野武士处置，听天由命了。

“不管是吉冈家也好，我也好，都与武藏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承蒙吉冈门人帮我解开绳索，也许这就是缘分。您应该是清十郎的弟弟吧！您要找武藏报仇，我也要杀武藏。届时看谁先杀死武藏，报仇之后，我们再相会吧！”又八心想光是捏造，不足以取信对方，所以谎言中还穿插了一些事实。

但是这一句：

“看谁先杀死武藏？”

简直是画蛇添足，他自己也觉得羞耻。

“也许母亲会到清水堂参拜，祈求完成大愿，所以我要到那里去找她。救命之恩，请容我改日到四条武馆再答谢。非常抱歉，耽搁了您的行程，我就此告辞了。”

趁未露出马脚之前赶快离开，虽然有点牵强，又八总能适时躲开。

吉冈门人正怀疑其言之真假时，又八早已开溜了。看到门徒疑惑的表情，传七郎苦笑道：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传七郎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耽搁，目送又八离开之后，他非常不悦。

这几天是危险期——医生说这话之后已过了四天。那几天清十郎的脸色难看极了，直到昨日才开始好转。

现在清十郎已经可以睁开眼睛，他问道：

“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枕边的纸罩座灯一直亮着。屋内无其他人，只隐约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在打鼾，看护的人想必是衣带未解就睡着了。

“鸡在啼叫。”

清十郎随即意识到自己还活在世上。

“活着真丢脸！”

清十郎拉起被褥一角掩住脸庞。

他的手颤动着，好像是在哭泣。

“今后，我哪有脸再活下去？”

想到此，他突然停止抽泣。

父亲拳法的名声太响亮了。而自己这个不肖子，光是扛着父亲的声名与遗产闯荡江湖就已经够累了。到头来这个包袱迫使自己的生命和家声一败涂地。

“吉冈家已经完了！”

枕边座灯已经燃尽，屋内透着晨曦的白光。他想起那天满地白霜，自己赴莲台寺野的情景。

当时武藏的眼神！

即使现在想起来，还令人毛骨悚然。打从一开始自己就不是他的对手。为何不在他面前弃剑投降以保住家声？

“我想通了，父亲的名声，就像自己的声誉。仔细一想，我只是身为吉冈拳法之子而已，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修行呢？在败给武藏之前，在一家之主和个人修养上，早已有败战的征兆了。和武藏比武只是加速毁灭而已。这样下去，吉冈武馆迟早会被社会潮流所吞没。”

他紧闭双眼，闪着亮光的泪水在睫毛上打转。泪水流到耳际，也动摇了他的心。

“为什么我没死在莲台寺野呢……这副德行活着——”

断了右腕的伤口疼痛无比，使他眉头紧锁，闷闷不乐，害怕天亮。

咚、咚、咚——远处传来敲门声。有人来叫醒隔壁房间的人。

“啊！二少爷回来了？”

“刚回来吗？”

有人慌慌张张出去迎接，也有人马上跑回清十郎的枕边：

“小师父！小师父！好消息！二少爷乘坐早轿，刚回到家，马上就会过来了。”

下人立刻打开窗户，升起火炉，摆好坐垫等候。没多久——

“我哥哥的房间在这里吗？”

门外是传七郎的声音。

好久不见了！清十郎虽然这么想，但是让弟弟看到他这副模样令他痛苦万分。

“哥哥！”

清十郎有气无力地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进门来的弟弟，他想笑却笑不出来。

弟弟身上飘来了阵阵酒味。

“哥哥，您怎么了？”

传七郎神采奕奕的样子，反令病人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

清十郎闭起眼，什么话也没说。

“哥哥！这个节骨眼，所有的事情都交给我这个做弟弟的吧！我听弟子们说过详情之后，空着手就上路了。途中在大阪的花巷匆忙打点酒食，就连夜赶了回来。请您放心，传七郎在这里，看还有谁敢到这里撒野，我一定让他一根指头都不剩。”

此时，门人送茶进来，他对门人说：

“喂！我不要茶，给我拿酒来。”

“知道了。”

门人退下时，他又叫道：

“喂！谁来把纸门关上，病人会受凉啊！笨蛋！”

他由跪姿改成盘腿而坐，就着火炉偷偷望着沉默不语的哥哥，说道：

“到底胜负是怎么分出来的呢？宫本武藏不是最近才出道的小子吗？哥哥亲自出马，竟然会败给一个毛头小子？”

此时，门人在纸门外：

“二少爷！”

“什么事？”

“酒已经准备好了。”

“拿过来！”

“我先放在那边，请您先人浴吧！”

“我不想洗澡，我要在这儿喝，把酒拿过来。”

“啊？在枕边喝？”

“没问题，我和哥哥好久没见了，我们要好好聊一聊。虽然长久以来，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不好，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最亲近的人莫若我兄弟俩了。就在这里喝吧！”

于是，他一边自斟自饮，一边说道：

“好酒。”

喝了两三杯之后，他喃喃自语：

“要是哥哥您没受伤，我就要您一起喝了。”

清十郎睁开眼睛：

“弟弟！”

“嗯！”

“请不要在我枕边喝酒。”

“为什么？”

“因为这会让我想起许多讨厌、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讨厌的事？”

“想必已过世的父亲不喜欢我俩喝酒吧——你只会喝酒，我也只会喝酒，没做过什么正经事。”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尽做坏事啰？”

“你还能有所作为，而我现在卧病在床，犹如尝着后半生的苦酒……”

“哈哈哈！您说这些真扫兴！这么说来，哥哥只不过是个小家子气且神经质的人，根本没有武者应有的气魄。说实话，您和武藏比武，根本就是个错误。您就是没有识破对方的才能，才受了这个教训，您以后就别再拿剑，只当吉冈二世便行了。今后，如果再有勇猛强悍的人向吉冈门挑战，就让我传七郎去应战吧！这武馆的大小诸事，也由我传七郎处理吧！我一定让吉冈比老爹的时代更繁荣盛大数倍。也许您怀疑我有野心要夺取武馆，不过，我会表现

给您看的。”

酒壶见底，已倒不出半滴酒来。

“弟弟……”

清十郎突然想要坐起身子，但是少了一只手，无法随意地掀开被子。

“传七郎……,,

清十郎的手从被褥中伸出，紧紧握住弟弟的手。虽是病人，力气也足以让健康的人觉得疼痛。

“哎唷……哥哥您会把酒泼倒的。”

传七郎赶忙将酒杯换到另一只手上：

“什么事？”

“弟弟，诚如你所期待的，我就将武馆交给你。不过，如果继承武馆，同时也得继承家声喔！”

“好，我接受。”

“请不要这么草率答应。要是你重蹈我的覆辙，再次污辱了先父的声名，那还不如让吉冈现在就毁了！”

“你胡说什么？我传七郎和您不同。”

“你会洗心革面，认真管理武馆吗？”

“等等，我可不戒酒喔！只有酒，我不能戒。”

“行，有节制就没关系……我所犯的错误，并非因酒而起。”

“是女人吧？女人是您的弱点。等您身体痊愈之后，讨个老婆算了。”

“不！我决定弃剑，哪还有心情娶妻？但是，有一人我非救不可。只要能看到那人幸福，我就别无所求了。我打算隐居山林，结茅庐而居……”

“咦？非救不可的人是谁？”

“算了！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你了。虽然我这个哥哥是个废人，但是，身为武士，我内心仍然存着几分志气与面子……现在我放下身段向你拜托……请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听清楚了吗？”

“好……我一定会为你洗刷污名。您知道对手武藏人在哪里？”

“武藏？”

清十郎瞪大眼睛，望着传七郎，严肃说道：

“传七郎，你打算破我的戒律，要找武藏比武吗？”

“您说什么啊？事到如今，一定得这么做啊！您派人把我接回来，不就是打算这么做吗？我和门人也是想趁武藏还没离境之前找他报仇，才会空手立刻赶回来。”

清十郎摇头说：

“你大错特错了。”

他好像已能看到比武的结果，并且以兄长命令的口吻说道：
“不可轻举妄动！”
传七郎听不进去，反问：
“为什么？”
清十郎激动的说道：
“赢不了的！”
传七郎脸色发白：
“输给谁？”
“输给武藏。”
“谁输呢？”
“你明明知道，是你会输啊！你的武艺——”
“胡、胡说八道！”
传七郎故意耸动肩膀，装出大笑的样子。接着拨开哥哥的手，为自己斟酒。
“喂！来人哪！酒没了，再拿来！”

门徒中一人听到声音之后，赶紧从厨房送酒来，但却不见传七郎在病房内。
“啊？”
那门徒瞪大眼睛，放下托盘：
“小师父，发生什么事了？”
门徒看到清十郎趴在被子里的样子吓了一跳，赶紧凑到枕边。
“叫……叫他来，我还有话要和传七郎说，把他带到这里。”
“是、是！”
弟子听清十郎说话的语气清晰便放下心来，回答道：
“是、我这就去。”
门徒急忙去找传七郎。
传七郎很快就被门徒发现。刚才传七郎到武馆，坐在地板上，望着自家久违的武馆。
久未见面的植田良平、南保余一兵卫、御池、太田黑等元老则围坐在他身边。
“您见过令兄了吗？”
“喔！刚刚见过了。”
“想必他很高兴吧！”
“好像也不怎么高兴。在进他房间之前，我内心也充满了兴奋，但是见面之后哥哥一直绷着脸，而我则直话直说，所以又跟以前一样吵起来了。”
“啊？起口角……那就是您当弟弟的不是了！令兄昨日身体状况才稍有起色，您竟与他起争执。”
“但是……等一下，喂！”

传七郎和门下元老的交情就像朋友一样。

他抓住责备自己的植田良平的肩膀。即使在谈笑之间，他也想炫耀自己的腕力，他摇着对方的手臂说道：

“我哥哥可是这么对我说的喔——你为了洗刷我战败的污名，想和武藏格斗。但你一定赢不了武藏。如果你死了，这武馆也完了，而吉冈家的声誉也就毁了。因此，所有的耻辱都让我一人来扛，我将发布封剑声明，退出江湖。你代我掌管这武馆，希望将来武艺精进之后，再为我雪耻……”

“原来如此！”

“什么原来如此？”

“……”

前来找他的门人，趁隙说道：

“二少爷，小师父请您再回他的枕边一趟。”

传七郎回头，瞪了门人一眼：

“酒呢？”

“已送到那边去了。”

“拿到这里来，大伙儿可以边饮边谈。”

“小师父他……”

“少啰嗦……哥哥好像患了恐惧症。把酒拿过来。”

植田、御池以及其他人见状立刻异口同声：

“不用！不用！此刻不宜饮酒，我们不喝。”

传七郎不悦：

“你们怎么了？你们也让武藏吓坏了吗？”

吉冈家就因为名声太响，相对的所受到的打击才会那么大。

当家主人遭受武藏木剑一击，不但身受重伤，连吉冈一门原有的势力，也被连根拔起，为之动摇。

难道就这样输了吗？

吉冈一门本来强大的自尊心，也完全崩溃。无论如何重整，似乎都无法恢复以前团结一致的好景。

这次重创的痛苦，即使已过数日，仍流露在众人脸上。无论如何商量，大家总是意见分歧，无法决定是当个消极的失败者，还是采取积极的态度？

出发迎接传七郎之前，清十郎便想着：要和武藏再次比武洗雪耻辱吗？还是采取自爱的策略呢？

元老们对这两个意见也分别抱持对立的看法。有些人同意传七郎的想法，有些人则暗地支持清十郎的看法。

但是——

“耻辱只是一时,万一再遭到失败,那……”

以清十郎的立场自可以提出这种忍辱的主张，然而元老门人虽然这么想，却不敢说出口。

尤其是在相当霸气的传七郎面前，更是提也不敢提。

“哥哥说话柔弱、胆怯、不成熟，即使他卧病在床，我也没办法安静地坐在那儿听呀！”

传七郎拿起酒壶，为每个人斟酒。从今日起，他要取代哥哥，用自己的方式经营武馆。他首先想做的就是将武馆营造出自己的刚毅风格来。

“我发誓要找武藏报仇……无论哥哥怎么说，我都不会改变决心。哥哥说不要提武藏，家声比较重要，多考虑如何维持武馆等等，这是身为武士应该说的话吗？就是因为他这么想，才会败给武藏——你们可别把我和哥哥相提并论喔！”

“这个……”

众人含糊其词之后，南保余一兵卫元老开口说道：

“我们相信二少爷的能力……只是……”

“只是什么？”

“仔细想想您哥哥的考虑，也不无道理。武藏只是一介武士，而我们都是室町家以来的名门，权宜之下可知这将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比赛。无论胜与败，都是无意义的赌博，绝非明智之举。”

“你说这是赌博？”

传七郎瞪大了眼睛，充满了不悦。南保余兵卫慌张地补充道：

“啊!失言了,我收回刚才的话。”

“这家伙!”

传七郎不再听他人的意见，他抓住南保余一兵卫颈后的头发，突然站起身来说道：

“给我滚出去!胆小鬼!”

“二少爷,我失言了。”

“住口!像你这种胆小的人,没资格和我同坐。滚出去!”

传七郎把他推了出去。

南保余一兵卫背部撞在木板墙上，脸色发白。最后才静静地跪坐在地。

“长久以来承蒙各位的照顾。”

又向神坛行礼之后才往屋外走去。

“来,喝酒!”

传七郎看都不看一眼，只管向其他人劝酒。

“喝过酒之后，你们今天就开始搜寻武藏下榻之处。他应该还没到他国，想必现在正得意洋洋、到处招摇。我先往这方向着力，再来整顿武馆。我不

能让武馆荒废下去，众人得像平日一般，互相鼓励，勤练武艺……我睡个觉之后，再到武馆去。我和哥哥不同，可是很严厉的喔！其他的门徒，也要严加练武。”

又过了七天。

“找到了!”

有一位门人边喊边回到武馆。

传七郎从刚才就在武馆里。如前所述，他正在进行严格的训练。

他的精力充沛，永不知疲倦，大家害怕被他指名，都躲到角落去。元老太田黑兵助简直被当成孩童般差使。

“等等,太田黑!”

传七郎收起木剑，瞄了一眼刚才回到武馆的男子说道：

“找到了吗?”

“找到了!”

“武藏在哪里?”

“在实相院镇东方的十字路口附近——也有人叫那里为本阿弥路口。武藏就逗留在这条路的本阿弥光悦家。”

“在本阿弥家。真奇怪呀!像武藏那样的乡下武士,怎会认识光悦呢?”

“这其中缘故我不知道,但他确实是住在那里。”

“好 马 上 出 发!”

他正要入内准备，后面的太田黑兵助、植田良平等元老们马上制止道：

“这种突击的行为就像打架,即使赢了,世人也会说闲话的。”

“练武确有礼仪规矩,但实际上的兵术却不来这一套，所谓先发制人嘛!”

“但是，令兄当初也没这么草率。还是先派人送信，约好地点、日期和时间,堂堂正正的比武,比较光明正大。”

“嗯！有道理。就依各位的意思。可是，你们可别在这段期间，又受哥哥的影响而心生动摇,阻止比武喔!”

“持异议、还有不知感恩的人,早在这十几天前全都离开武馆了。”

“这样一来，反而巩固了武馆。像祇园藤次那样没出息的人，以及南保余一兵卫那种胆小鬼，这些不知羞耻的懦夫还是早点离开得好。”

“向武藏下挑战书前,还是向令兄禀报一声吧!”

“这件事不能由你们去,我自己去把话说清楚。”

兄弟俩对这个问题仍然持续十天前的立场，谁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想法。元老们庆幸兄弟俩只要不吵嘴就好，既然房间里没有传来争吵声，几个人便赶紧促膝商量与武藏第二次比武的地点与日期。

突然清十郎的起居室内有人大叫：

“喂！植田、御池、太田黑、其他的人，快来啊！”
众人聚集到房间，只看到传七郎独自一人呆呆地站在那里。元老们从未看过传七郎如此的表情。传七郎眼中还挂着泪珠。
“你们……看！”
传七郎拿着哥哥遗留下的信给众人看。
“哥留了这封长信给我，离家出走了，要去哪里也没说……连要去哪里……”



阿通停下正在缝衣服的手：
“谁？”
“是哪一位？”
打开纸门一看，外面一个人也没有。阿通知道是自己的错觉，寂寞之情再次涌上心头。手上这件衣服只差袖领就完成了，可是她已无心再做。
她喃喃自语：
“我还以为是城太郎呢！”
她还是不死心，眺望着门口。只要有一点动静，就以为是城太郎回来找自己了。
这里位于三年坡下。
虽然这个小镇有点脏乱，但路旁到处是灌木丛和田地，点缀着盛开的山茶花和梅花。
阿通住的独门独院房子，四周亦是花木扶疏，屋前有座百坪大的菜园。菜园的正对面，就是从早到晚充满了忙碌吵杂声的旅馆厨房。总之，这独门独院的房子也是旅馆所有，早晚的餐点，都由对面的厨房送过来。
现在阿杉婆出门去了。如果她到京都便一定住这家旅馆。而旅馆里，这独门独院的房子是她的最爱。此刻，菜园对面的厨房里有个女人向这边喊道：
“阿通姑娘，吃饭时间到了，可以送饭过去了吗？”
阿通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啊！已经要吃饭了呀！等阿婆回来一起吃，那时候再送过来吧！”
厨房的女人又说道：
“老太婆出门前交代过，今天晚归，也许傍晚才会回来。”
“我还不太饿，中餐就不吃了。”
“你总是不吃东西，我给你添点饭过来吧！”
此时一阵烧柴浓烟飘来，一下子吞噬了菜园中的梅树以及对面的房子。

这一带有几处陶窑，在烧陶的日子里，附近总是弥漫着浓烟。但浓烟散去之后，初春的天空，便显得格外亮丽。

大马路经常传来马的嘶叫声，以及到清水寺参拜的人声。而武藏打败吉冈的消息也流传在这些杂沓的人马声中。

阿通雀跃不已，眼前立刻浮现出武藏的身影。她心想：

“城太郎一定去莲台寺野看比武了,如果城太郎来这里,就可知道详情了。”

因此，她迫切地等城太郎的到来。

但是，城太郎却一直没出现。在五条桥分手之后，至今已经二十多天了。有时候她会想：

“即使他来这里，也不知道我住这家旅馆吧……不，应该不会！我跟他说过，住在三年坡下，只要挨家挨户地问，也问得到啊！”

她又想：

“他会不会感冒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呢？”

但阿通不相信城太郎会感冒躺在床上。也许他正悠闲地在初春的天空下放风筝呢！阿通思及此，不由得一肚子气。

话又说回来，也许城太郎会想：

“阿通离这里也不远,该由她来找我。况且她一直未来乌丸家道谢。”

也许他这么想，正等阿通去乌丸官邸呢！

阿通并非没想到这点，只是以她的立场来看，城太郎来这里是极其容易的事，而自己到官邸去反而较困难。不只如此，无论要去哪里，她都得征求阿杉婆的同意。

阿杉婆今天不在，不是出门的大好时机吗？不了解状况的人，也许会这么想。但是这老太婆并非粗心大意的人。她已经吩咐过旅馆门房留意阿通的动静。只要她走到门口观望，就会有人从主屋不经意地问：

“阿通姑娘,上哪儿啊？”

再说，从这三年坡到清水边境，很多人都认得阿杉婆。去年她老人家单枪匹马在清水附近向武藏挑战。当时目击实情的轿夫和挑夫们都说：

“那老太婆真强悍啊！”

“她真厉害啊！”

“她是为了报仇才背井离乡的。”

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老太婆便大受欢迎，也博得众人的尊敬。旅馆的人更是对她崇敬有加，因此只消阿杉一句话：

“请帮我留意那女人,免得我不在的时候逃掉。”

旅馆的人当然是忠于她的交代。

无论如何，阿通想要擅自出门是绝对不成的。信也必须经由旅馆的人才

能送出去。所以她只能等城太郎的到来。

“……”

她退到门后，又开始缝衣服。缝的也是阿杉要修改的旅装。

此时，纸门上映着一个人影——

外头传来陌生女子的声音：

“啊!我搞错地方了。”

那人好像从大马路走人这胡同，擅自进到菜园及厢房来似的。

阿通若无其事地从纸门探出头来。那女子站在菜园里的梅树下。一看到阿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

“请问这里是旅馆吗?胡同入口挂了一个旅馆的灯笼,我才进来的。”

那女子表情窘迫，有点手足无措。

阿通忘了回答她的问题，只顾从头到脚打量着那女子。她的异样眼光使得这位擅闯死胡同的女子更加慌张。

“这是哪里呢?”

那女子看看四周的屋顶，再看看旁边的梅树。

“啊!梅花开得真美啊!”

她抬起羞红的脸，佯装看得入神。

对了！是在五条大桥见过她！

阿通想起来了，又怕认错人，所以一直拼命唤起自己的回忆——她就是正月一日那天早上，在桥的栏杆边倚在武藏胸前哭泣的那位女子。对方大概不知情吧？阿通却忘不了此事，自那天以来，她就一直对这位女子耿耿于怀，有如面对宿敌一般。

厨房的女人，似乎已向柜台报告此事，所以掌柜从前头绕到胡同来。

“这位女客官,要住宿吗?”

朱实的眼神有点慌张。

“是的,旅馆在哪里呢?”

“就在刚才入口的地方,也就是胡同右侧转弯处。”

“啊!是面对大街那边啊!”

“虽然面对大街,但却是很安静喔。”

“旅馆出入口不太显眼，我找着找着，看到巷口角落挂着灯笼，以为旅馆就在后面,所以就找到这里来了。”

朱实边说明，边望向阿通所站的房子。问道：

“这里是厢房吗?”

“是的,是前面那栋的厢房。”

“这里比较好……既安静又隐密。”

“主屋那边也有好房间喔。”

“掌柜的!住在这里的正好也是位女客人……我可不可以也住这里?”

“但是，这边还住着一位不太好相处的老太婆，所以……”

“没关系,我不介意。”

“待会儿等老太婆回来,我们再问问她愿不愿意合住。”

“在她回来之前,我到那边的房间休息吧!”

“请这边走。你一定会中意那边的房间的。”

朱实随着旅馆的人，绕到正厅去了。

“……”

结果阿通什么话也没说，她很后悔刚才为什么不问那女子呢？也许这就是自己要不得的个性。她一个人陷入沉思：刚才那名女子和武藏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哪怕只问清这一点也行啊。

阿通在五条大桥见到他们，两人谈了许久，而且他们看来绝不是普通的朋友。因为后来那女子哭了，武藏还抱着她的肩膀呢！

“她不只是对武藏才这样吧……”

阿通试图推翻自己因嫉妒所作的揣测。但从那天起，她的内心不知受了多少莫名的伤痛。

“她比自己还美。”

“她比自己更有机会接近武藏。”

“她比自己有才华,能巧妙地抓住男人的心。”

在这之前，她只想到武藏和自己。但是突然间，阿通反省到同性的世界，对于自己的柔弱感到可悲。

“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又没才华。”

“也与武藏无缘。”

在广大社会中和大多数的女性比起来，她觉得希望总是从自己身边溜过，自己不过只是抱着无意的美梦罢了。最近她已使不出当年攀登七宝寺千年杉时，战胜暴风雨的勇气，栖息在她心中的，惟有那天早上在五条大桥蹲在牛车后面的懦弱了。

“真需要城太郎的帮忙!”

阿通心想：

这可能是因为当年自己爬上千年杉时，仍存有几分与城太郎一样天真无邪的心吧！

她想到最近这种独自烦恼的复杂心情，也许正表示少女纯洁的心已离自己远去。思及此不觉泪水盈眶，滴落在手缝的衣服上。

“你在不在房里?阿通,为什么不点灯呢?”

天色不知何时早已暗了下来，从外面回来的阿杉婆这么问着。

“您回来啦 我马上点灯。”

老太婆用锐利的眼光冷冷地看了一眼往小房间走去的阿通，然后坐到榻榻米上。

阿通点灯之后问道：

“阿婆,您累了吧 ?今天到哪里去了呢 ?”

“这还用问吗 ?”

阿杉故意以严厉的口吻说道：

“我去找我儿子又八,并打听武藏的下落。”

“我帮您按摩脚吧。”

“脚倒是没那么累，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四五天来肩膀硬梆梆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帮我按摩肩膀好了。”

双方只要一谈起来，阿杉便是这副嘴脸。阿通心想，在阿婆找到又八，对往事做个了断之前，自己还是多忍让为宜。因此，便静静地绕到老婆婆的背后，边按摩边说道：

“肩膀真的很硬,呼吸会困难吗 ?”

“走路的时候，偶尔胸部会闷闷的。毕竟年纪大了，也许哪天会中风，卧病在床 !”

“您还很硬朗,年轻人都没您有精神呢 别说这些丧气话。”

“但是连那么开朗的权叔，还不是说走就走，人生变化无常简直像一场梦。……只要一想到武藏，就令我精神百倍。只要一燃起要和武藏比武的意念，就令我心情激昂，生龙活虎得不输给任何人。”

“阿婆……武藏哥并不是那么坏的人……阿婆您想错了啊 !”

“哼……,,

阿杉让阿通揉着肩膀。

“是吗？对你来说，他是你弃又八而迷恋的男人嘛！刚才我说他坏，可真抱歉呀 !”

“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承认吗？比起又八，武藏不是比较可爱吗？我觉得凡事说明白比较切实。”

“要是能和又八见面，我这老太婆会站在你们中间，依你的希望向又八说清楚之后，你和阿婆就形同路人了。你就可以奔向武藏怀抱，也许还会说我们母子的坏话呢 !”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阿婆，阿通不是这样的女孩。有恩报恩，我一直牢

记这句话。”

“现在的年轻女孩，可真会讲话，说得真好听呀！我这老太婆是个正直的人，说话完全不加修饰。你如果当武藏的妻子，那你和我就是仇敌了……呵、呵、呵 帮仇人按摩肩膀很不是滋味吧？”

“想必你也是为了想跟在武藏身边，才受这辛劳。如果这样想，也没什么不能忍耐了。”

“……”

“你哭什么？”

“我没有哭。”

“那么,滴在我衣领上的是什么？”

“……对不起，不知不觉地……”

“嘿！好像虫在爬，真不舒服。你可以再用点力吗……别哭哭啼啼的只想着武藏！”

门前的菜园，出现了提灯的亮光。大概又是旅馆的女子送晚餐来了。

“对不起,这里是本位田先生令堂的房间吗？”

没想到原来是一位和尚站在门口。

他手上的提灯上写着：

音羽山清水寺。

“我是子安堂的堂员。”

那和尚将提灯放在一边，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

“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傍晚时分，有位衣着单薄，看起来寒冷不堪的年轻浪人，一直往内堂张望。他还问说：最近有无看到一位作州来的阿婆来参拜？我回答说：她经常来。于是，他借了笔，写了这封信。他还说如果看到那位阿婆，请将这个交给她。说完之后就走了。我正好要到五条购物，所以顺道送过来。”

“那实在太好了,辛苦您了。”

阿婆很会应酬，立刻拿出坐垫招呼客人，但是，那位送信的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真奇怪呀！”

阿婆在灯下打开信。看完信之后脸色大变。想必信的内容，一定强烈地震撼了阿婆的心。

“阿通！”

“我在这里。”

阿通在小房间角落的火炉旁回答。

“不用泡茶了,子安堂的堂员已经走了。”

“啊?已经走了?那么阿婆您喝一杯吧!”

“没人喝才拿给我喝吗？我的肚子可不是装剩茶的！这种茶不喝也罢，倒是马上准备出门去。”

“啊?去哪里?要我一起去吗?”

“也许今夜可以说出你日夜盼望的事呢!”

“啊……这么说,那封信是又八哥写的喽!”

“别管这么多了，你只要静静地跟着我就是了。”

“那我到旅馆厨房，要他们尽快将晚餐送过来。”

“你还没吃吗?”

“因为我要等阿婆回来才一起吃。”

“真是用心了！我上午出门，你到现在都还没吃饭吗？我在外面点了奈良茶餐，将中餐和晚餐一起解决了。你赶紧吃点泡饭就行了。”

“是。”

“音羽山的夜晚，大概会冷吧！外套缝好了吗？”

“窄袖那件还差一点就缝好了。”

“我不是问你窄袖那件，把外套拿出来就行了。还有袜子洗好了吗？草鞋已经有点松了，你去叫旅馆的人帮我买双新草鞋来。”

阿婆直讲个不停，不断催促阿通做事。阿通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

不知为何阿通对阿婆的话毫无反抗之力。阿婆不讲话，光是瞪着阿通，就够令她毛骨悚然的。

阿通将草鞋摆正并说道：

“阿婆,可以出门了,我也和您一起去。”

阿通说着，自己先走出去。

“提灯拿了吗?”

“没有……”

“真是粗心的女孩啊！你准备让我这老太婆摸黑爬音羽山吗？去跟旅馆借来。”

“我没想到。现在马上就去。”

阿通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打点。

听阿婆说是要到音羽山的深山，到底要去哪里？

阿通心想要是问这种事，一定又要挨骂，只好静静地提着灯走在前面，爬上三年坡。

虽然如此，她的心里却雀跃不已。刚才那封信一定是又八写的。果真如此，以前和阿婆约定好的事情，今晚应该可以解决了。再怎么不喜欢，再怎么

难过，只要再忍耐一下就行了。

事情说开之后，今晚就非得到乌丸大人家找城太郎不可。

三年坡是忍耐坡。阿通望着布满石头、凹凸不平的路面，向前走着。

7

耳边传来瀑布的声音。在这夜深人静，显得格外响亮。

“如果我没记错，这里应该是地藏菩萨所在地。啊！这棵树挂着告示牌，上面写着地藏樱神。”

二人沿着清水寺旁的山路，爬了不少坡，但阿婆却脸不红气不喘的。

到达清水寺之后，阿婆站到堂前，马上向黑暗处呼叫：

“儿子！儿子啊！”

阿婆关切的眼神和焦虑的呼唤，充满着老母亲情。站在她身后的阿通，觉得此时的阿婆与平日判若两人。

“阿通，不要让提灯熄了。”

“知道了。”

“没在这儿！没在这儿！”

阿婆口中喃喃自语，四处绕了一圈：

“信上写的地点是这地藏菩萨！”

“时间是写今晚吗？”

“没写是今天还是明天，那孩子不管多大还是像个小孩子……他到旅馆来不就得了吗？可能碍于在住吉发生的事，不好意思露脸吧？”

阿通扯扯她的衣袖说道：

“阿婆，那人大概是又八吧？好像有人上山来了。”

“哦！是吗？”

她眺望山崖的道路，并呼喊道：

“儿子啊——”

不久上山来的人看也不看阿婆一眼，径自在地藏菩萨庙绕了一圈，然后回到原地。他提高灯笼毫不客气地凝视着阿通雪白的脸庞。

阿通倒吸了一口气，但对方似乎毫无所觉。大年初一两人在五条大桥曾照过面，而佐佐木小次郎大概不记得这件事了吧？

“姑娘，阿婆，你们现在才上山的吗？”

“……”

由于他问得太唐突，所以阿通和阿杉婆，只瞪着大眼睛看着外表浮华的小次郎。

此刻，小次郎突然指着阿通的脸说道：

“有个姑娘，年纪和你差不多，名叫朱实，脸较圆，身材比你娇小，是茶馆出身的都市姑娘，所以看起来比较老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附近看到她呢？”

“……”

两人沉默地摇摇头。

“真奇怪啊！有人在三年坡附近看到她。她应该会在这附近的寺庙过夜才对啊！”

前半句是和对方说的，后半句像是自言自语一般。他不再问下去，自行离开了。

阿婆咋咋舌说道：

“那年轻人是什么东西嘛！瞧他背刀的样子像个武士吗？一副侠气的模样，晚上还穷追女孩……嘿！我们可没那闲功夫哟！”

阿通自顾想心里的事：

“对了 刚才在旅馆迷路的女子——一定是那女子。”

武藏、朱实、小次郎这三角关系，她再怎么想也想不通。阿通陷入自己的想像里，呆呆地目送小次郎离去。

“回去吧!”

阿婆很失望，终于死了心，放开脚步离去。又八信上确实写着地藏菩萨，结果却没来。瀑布声此刻听起来更增添寒意，直侵肌肤。

两人下山没多久，来到本愿堂门前，又碰到刚才的小次郎。

“……”

双方互看一眼之后，各自静静地错身离去。阿杉回头看到小次郎从子安堂往三年坡的方向直接下山去了。

“好可怕的眼神啊……像武藏一般。”

阿婆正喃喃自语，突然看了什么，整个人因震惊而拱起背来。

“呜……”

像是猫头鹰的叫声。

在巨大的杉树树阴下——有个人在招手。

即使在黑暗中，阿婆也认得出那个人影是谁。

“来这边。”

对方以手示意。看来他似乎有所顾忌。嘿！好调皮的家伙——阿杉立刻了解儿子的意思。

“阿通!”

阿婆回头看到阿通在离她二十米的地方等她。

“你先走,但也不要走太远,就站在那小土堆旁等,好让我跟得上你。”

阿通老实地点点头，先走了一步，阿婆继续说道：

“但你可别想逃走喔!我阿婆的眼睛可是会盯着你的,知道吗?”

阿婆说完，立刻跑到杉树下。

“是不是又八?”

“母亲!”

从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来，紧紧抓住阿婆的手。

“怎么了?躲到这种地方……啊!你这孩子,手怎么这么冰啊?”

此刻，阿婆的傲气荡然无存，眼中含着泪水。

又八提心吊胆地说：

“可是母亲,那人才刚刚走过去啊!”

“谁呀?”

“背着大刀、眼光锐利的年轻人啊!”

“你认识他吗?”

“哪有不认识的！他叫佐佐木小次郎，前几天我在六条的松树林里，还惨遭他的毒手呢!”

“什么?佐佐木小次郎?佐佐木小次郎不就是你自己吗?”

“为、为什么?”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了，在大阪时，你让我看过中条流印可的卷轴。当时，你不是说你的别名就是佐佐木小次郎吗？”

“骗人的，那是骗人的。假面具被揭穿之后，还惨遭真正的佐佐木小次郎的惩罚。事实上，请人带信给母亲之后，我立即前来约定地点，没想到在此看到那家伙。如果被他盯上可麻烦了，所以才会躲起来。现在应该没事了吧！要是他再折回来就麻烦了。”

“……”

阿杉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看到又八毫不隐藏自己的无助和胆小，更觉得这孩子惹人怜爱。

“先别管这些事了。”

阿婆对儿子软弱的声音，已经听不下去了，她摇摇头说道。

“又八,你知道你叔叔已经过世了吗?”

“啊!叔叔他……真的吗?”

“这种事可以骗人吗?他在住吉海边和你一别之后,就死在海边了。”

“我一点都不知道。”

“尽管你叔叔死了，但我这一大把年纪的老太婆，仍在忧愁的旅途上到处飘泊,你可知道我是为了什么?”

“有一次在大阪，你罚我跪在冰天雪地里，训了我一番。这件事我一直铭记在心，永不忘怀。”

“很好，你还记得我的教训。有件事，你听了准会高兴的！”

“什么事？”

“阿通的事。”

“啊！这么说刚才跟在你身边的女子真的是她？”

“喂！又八！”

阿婆面露责备之色，站到又八前面，挡住他的视线说道：

“这件事你如何打算？”

“如果是阿通……母亲……请让我和她见面，让我和她见面。”

阿婆点点头——

“就是要让你和她见面，所以才带她来的啊！但是又八，见了阿通，你准备怎么做？”

“我想向她说：是我不对，对不起她，请她原谅我。”

“然后呢？”

“然后……母亲……也请母亲原谅我一时的错误。”

“然后呢？”

“然后，就像以前一样。”

“什么啊？”

“就像以前一样，我想和阿通结为夫妻！母亲，阿通至今是不是还思念着我呢？”

阿婆不等他说完，便大骂：

“混、混账！”

并打了又八一巴掌。

“啊……母亲，你做什么啊？”

又八摇晃几步，捂着痛脸。从小至今没看过母亲的脸色如此恐怖。

“你刚刚不是才说过永远记得我的教训吗？”

“……”

“我这老太婆何时教过你得向阿通这种可恶的女子低声下气道歉呢？她把本位田家的名声踩在脚底下，而且还和我们世代的仇人武藏私奔呢！”

“……”

“阿通背叛你这未婚夫，全心全意爱着你的仇敌武藏，犹如畜生，你还要向她低头赔罪吗……有必要赔罪吗？哼！”

阿婆双手抓住又八颈后的头发，左右摇晃。

又八的头不住地颤动，他闭着眼睛，泪水不断。对母亲的责骂，只有甘心承受。

阿婆咬牙切齿骂道：

“哭什么!难不成你还留恋那个贱女人?我、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她使尽力气，将儿子按倒在地，然后，自己也跌坐下来，和又八一起哭了起来。

“喂!”

阿杉又恢复严母的模样，坐直身子。

“又八，现在是表现你气概的时候了。也许我这老太婆，只剩十年、二十年的寿命。等我死了想再听我的教诲那就不可能了！”

又八侧着脸，一副了解的表情。

阿杉又有点担心是否破坏了母子的感情，立刻接着说：

“你想想看，世上又不是只有阿通一个女子，别再留恋她了。将来，如果你有中意的女孩，即使要我这老太婆到女方家走上百趟，我也会去——哦！应该说要奉上我这条老命，我也一定让你把她娶进门来。”

“但是，就只有阿通与本位田家不门当户对，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答应!”

“……”

“如果你坚持一定要娶阿通，就得先杀死我这老太婆。我死了之后，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只要我活着——

“母亲!”

阿杉看到儿子气势汹汹，又感到一阵不悦：

“你竟用这种口气叫我,真不像话!”

“那我问您,到底是我娶老婆,还是你娶老婆呢?”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当然是你娶老婆。”

“如、如果是我娶老婆,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选择啊!”

“你还是这么不听话……”

“但、但是……为人父母,这样做太过分了,太霸道了。”

这对母子都不知忍让，一碰到问题，便感情用事，双方反而无法沟通，进而形成对峙的局面。而且这种事情并非偶然，从以前便是如此，已成习性。

“什么太过分!你究竟是谁的儿子?是从谁的肚子出来的?”

又八见母亲脸色苍白，便不再反驳，只好仰望天空轻声说道：

“你这是强词夺理,母亲……无论如何,我要娶阿通……我喜欢阿通。”

阿杉削瘦的肩膀不停地颤抖。

“又八,你这是真心话?”

说着，她突然拔出短刀，准备自刎。

“啊!母亲,你要做什么?”

“别阻止我。何不帮我介错① 呢?”

“不、不要做傻事……我这当儿子的,怎能坐视母亲自杀不管?”

“你愿意放弃阿通,表现你的气概吗?”

“母亲，到底为什么你要把阿通带到这里来？只是为了让我看一眼阿通的身影吗？我不了解你真正的用意。”

“我要杀她是易如反掌，但是，这个背叛你的女子，还是由你亲手解决较好。我用心良苦，为何你无法理解，不懂感恩呢？”

“母亲的意思是要我杀了阿通吗?”

“你不愿意吗?”

这句话有如恶魔的言语。

又八不相信母亲会说出这种话。

“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不要犹豫了。”

“可、可是,母亲!”

“你依恋、舍不得吗?唉!像你这样的家伙,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母亲了……既然你无法砍那女人的头,应该能砍母亲的头吧!快砍吧!”

阿杉本来就是在威胁恐吓，此刻又拿起短刀，做态要自杀。

子女任性，令父母棘手；而父母难缠，也令子女为难。

阿杉就是一个例子。若不谨慎处理，这老年人可能会来真的。儿子认为母亲看来并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又八全身颤抖起来。

“母亲!不、不要这么急躁嘛!好吧!我知道了。我放弃妄念。”

“只是这样而已吗?”

“我会亲手……亲手惩罚阿通的。”

“你会杀她吗?”

“嗯!杀给你看。”

阿婆丢下短刀，握着儿子的手，喜极而泣：

“这就对了！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向列祖列宗说：又八是继承本位田家香火的子孙,是个有骨气的人。”

“我可以过去了吗?”

“我让阿通在下面的小土堆前等着呢!快去讨贼杀敌吧!”

“嗯……我这就去!”

“把阿通的首级附上信函送到七宝寺去，以示村人。至少可以扳回我们家

①介错：为切腹自杀者砍头。

的面子。另外，武藏那小子如果听到阿通被你杀死，为了争口气，一定会自动出现在我们母子俩面前……又八，快点去吧！”

“母亲,你要在这里等我吗?”

“不，我也要跟着去。不过阿通看到我可能抗议我不守约定，为免去麻烦，我还是躲在树后看着比较好。”

“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又八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母亲，我一定会取阿通的首级的，你在这里等就行了……只是一个女人罢了,没什么问题,不会让她逃掉的。”

“可不能掉以轻心喔!对方看到你拿刀也会抵抗的!”

“知道了……这又不是什么难事。”

又八边说边走下山，阿杉婆不放心地跟在后面叮咛：

“千万别大意啊!”

“母亲你跟来了啊!不是叫你在这边等吗?”

“好吧!小土堆就在下面——”

“我说了我知道了!”

又八生气地说道：

“如果要两人去,那母亲你一人去吧!我在这里等。”

“你怎么这么别扭,难道你还没下定决心?”

“她是人呐!哪像杀山猫那么容易啊!”

“也有道理。再怎么不贞的女人，毕竟也是你的未婚妻……好吧！我在这里等，你好好表现给我看。”

又八不回答，径自往山崖下走去。

阿通从刚才就一直站在小土堆前等阿杉婆。

“倒不如趁这个时候逃跑……”

她不是没这么想过，只是这么一来，二十几天来忍气吞声的日子就白过了。

“再忍一忍吧!”

阿通想起武藏，也考虑到城太郎。她茫然地望着天上的星星。

一想到武藏，她的内心就有无数的星星闪烁着。

“就快见面了!快了……”

就像在做梦，她细数着将来的希望。武藏在边境的山上所说的话，以及在花田桥边所说的誓言，在她内心不断地反刍着。

她深信无论经过多少岁月，武藏绝不会背叛那誓言的。

但是，只要一想起朱实那女子，阿通就满心的不悦，这就像个阴影覆盖了她的希望。但这阴影和对武藏坚强的信心相比，根本不构成威胁，也不足以令

她担忧。

自从在花田桥与武藏分别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也没再说过话……可是不知为何自己却觉得快乐无比。我这么幸福，为何泽庵会认为我不幸而说我可怜呢？

无论是在缝衣服，或是伫立在黑暗的寂寞中等待不想等的人，她也都能自得其乐。因此,别人认为她空虚无助之时,反而是她生命最充实的时刻。

“阿通!”

这不是阿婆的声音——是谁在黑暗中呼叫自己？阿通这才回过神来。

“啊!是哪位?”

“是我啦!”

“你是谁?”

“本位田又八。”

“咦?”

她退了一步——

“你是又八哥?”

“连我的声音都忘了吗?”

“真的是……真的是又八哥的声音!你见过阿婆了吗?”

“我母亲在那边等着……阿通！你一点都没变，和在七宝寺的时候一样—— 一点都没变。”

“又八哥,你在哪里啊?四周黑漆漆的,我看不到你啊!”

“我可以到你身边吗……我刚才就来了，只是觉得没脸见你，所以暂时躲在黑暗中看着你……刚才你在那里想什么啊?”

“没有……没想什么!”

“你该不会想我吧?我可没有一天不想你啊!”

又八的身影慢慢地移了过来，映在阿通眼前。因为阿婆没一起来，不安之感直袭心头。

“又八哥,阿婆跟你说了什么吗?”

“嗯!刚刚说了一些!”

“说我的事吗?”

“噢!”

阿通放下心来。

阿通心想：阿婆应该已经依照约定，将自己的意思告诉又八了。而又八是为了给我承诺，才独自一人到这里来的吧！

“如果阿婆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一定能理解我的心情。又八哥，我想拜托你，以前的事就当做我们没缘分，今夜将它全忘了吧！”

母亲和阿通之间，到底有什么约定呢？搞不好又是母亲骗小孩的伎俩。

“不,先等等!”

又八对于阿通刚才所说的事情，并无意问个清楚。

“你说以前的事，我觉得很难过，这一切都是我的错，使我无颜见你。如你所说，如果忘得了，我也很想忘记。但是，不知是何缘故，我无法放弃你。”

阿通迷惑不解：

“又八哥,我们的内心已出现一条鸿沟了。”

“这条鸿沟已经过了五年的岁月了。”

“没错,就像光阴一去不复返,我们以前的心,再也唤不回来了。”

“不!没有不能的事!阿通、阿通!”

“不!不能!”

又八被阿通冷淡的语调和脸色慑住了，他凝视着阿通。

当阿通热情洋溢时，总会令人想到鲜红的花朵与艳阳高照的夏日。然而她也有冷漠的一面！这种个性有如白蜡般的冰冷，好像手指一碰，就会断裂似的。

见到阿通冷漠的外表，又八的脑海里浮现了在七宝寺屋檐下的往事。

他想起当时坐在寺庙的屋檐下，张着一双湿润的大眼睛，整天若有所思地望着天空的孤女。

对一个孤女来说，浮云就是她的母亲，也是她的父亲、兄弟和朋友。就是这种孤苦无依的感觉，才养成了日后阿通冷漠的个性吧！

又八如此解释，便轻轻地靠近这朵带刺的白蔷薇。

“我们重新来过吧!”

他对着她的脸颊耳语。

“好吗?阿通——我们已经无法唤回已逝的岁月了！让我们重新来过吧!”

“又八哥!你想到哪里了?我指的不是岁月,而是心灵。”

“所以我才说从今天起要恢复以往的心灵。不是我找借口，年轻人谁不犯错?”

“你在说什么啊!我已无心再听你的话了。”

“是我不好!我一个大男人已经如此跟你赔罪道歉了……好嘛,阿通!”

“放开我!又八哥,此后,你也会迈向男人之路,何必执着于此事?”

“对我而言，这可是终身大事啊！你要我向你叩头，我也办得到，如果你要我发誓,我也会做的。”

“别再说了。”

“不……不要生气啊……阿通，这里不适合谈心，我们另外找个地方

谈吧!”

“不要!”

“要是母亲来了，可就麻烦喽……我们快走吧！我再怎么样也无法杀你！我如何下得了手呢?”

又八握她的手，却被她用力甩开。

“不要。即使杀了我,我也不会和你一起走。”

“你说不要?”

“没错。”

“无论如何都不要?”

“对。”

“阿通,这么说来,你心里一直想着武藏啊?”

“我爱慕他——下辈子也非他不嫁。”

“哼……”

又八气得直打哆嗦。

“阿通,这是你说的!”

“这些话，我都跟阿婆说过了！阿婆说这些话最好当面告诉你，所以我一直在等待今天的来临。”

“我明白了,是武藏指使你见了我要如此说吧!”

“不,不,我的一生由我自己决定,没有必要受武藏的指使。”

“我也是有志气的人。阿通，男人都有志气，你既然这么想……”

“你要怎么样?”

“我也是男人呀！我会让你和武藏在一起吗？即使我赌上这一条命，也绝不允许。谁会允许呀？”

“你在说什么允不允许,你这是说给谁听呀?”

“说给你听,还有武藏,阿通,你和武藏之间没有婚约吧?”

“没有……但是,你也没有权利过问。”

“不，我有。阿通，你原本是本位田又八的未婚妻啊！只要我又八没点头，你绝不能成为别人的妻子。更何况……和武、武藏私奔。”

“你还敢说我？！老早以前，你和阿甲署名写了一封解除婚约的信函给我，现在你还敢说这种话,真是卑鄙无耻的家伙!”

“不知道！我不记得写过这种信，是阿甲自作主张寄给你的吧？”

“才不是。你明明在信里说我们无缘,叫我另嫁他人。”

“信给我看!”

“泽庵大师看了之后,边笑边拿来擤鼻涕,丢掉了。”

“你没证据是行不通的。家乡无人不知我俩订婚的事。我有无数的证人，

而你什么证据也没有。阿通，眼光不要太短，即使你勉强与武藏成亲，恐怕也无法过得幸福。也许你还在怀疑阿甲的事，我早已跟那女人一刀两断了。”

“我问这事也没用，又八哥，我不想听这些。”

“我这么低声下气，向你请求也没用吗？”

“又八哥！你刚才不是说过你也是男子汉？一个女人如何对一个不知耻的男人动心呢？女人欣赏并非娘娘腔的男人。”

“你说什么？”

“放手！袖子快被你扯断了。”

“混、混账！”

“你想怎样……你要做什么？”

“我苦口婆心你还无动于衷的话，别怪我扯破脸！”

“咦？”

“如果你想保住性命，就立刻发誓不再想武藏，快！快发誓！”

又八想拔出短刀，这才松开阿通的袖子。刀一拔出，又八表情骤变，好像受刀刃控制一般。

持刀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刀剑控制的人。

阿通尖叫一声，她看到又八比刀剑更可怕的嘴脸。

又八的刀，划过阿通背后的腰带：

“竟敢逃！你这女人！”

不能让她逃跑！

又八心一急，边追边大声呼叫：

“母亲！母亲！”

阿婆闻声赶紧跑了过来。

“搞砸了吧？”

说着她自己也拔出短刀，慌忙找寻阿通。

又八叫道：

“母亲，那边，捉住她！”

阿婆看到又八边叫边骂追了过来，她的眼睛瞪得有如大圆盘：

“哪、哪里啊？”

到处都看不到阿通的影子，又八跑到阿婆面前，差点撞上她。

“杀死她了吗？”

“让她跑掉了！”

“笨蛋！”

“在下面，好像在那里！”

往山崖直奔而下的阿通，袖子被树枝勾到，正拼命地想办法挣脱。

附近的瀑布下，传来阿通在水中奔跑的脚步声。她带着被勾破的衣袖，连滚带爬地死命逃走。

又八母子的脚步声逐渐逼近。

“这下你可完了!”

阿通已无路可逃，前面、旁边都是崖壁，黑暗的脚下是山崖的洼地。

阿婆大声叫嚣：

“又八,快点动手!阿通,你的末日到了!”

手持刀刃的又八，完全失去理智，像豹一般向前扑去并叫骂道：

“畜生!”

又八看到跌倒在枯草与树丛间的阿通，马上将大刀挥砍过去。

随着树枝断裂的声音，地上传来“哇”的一声惨叫，血溅四方。

“你这臭娘们!臭娘们!”

连砍三四刀之后，沉醉于血泊中的又八，又拿着大刀，朝着树枝与芒草连砍了好几刀。

“……”

砍累了，又八手提着血刀，茫然地从血泊中醒来。

他的手沾满了鲜血。他摸了摸脸，脸上也沾着血。温湿粘稠的血，像点点磷火，溅了他满身。

想到这每一滴血，都是阿通的生命泉源，令又八感到一阵晕眩，脸色变得惨白。

“终于把她杀死了!”

阿婆茫然地从儿子背后，悄悄地探出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一片混乱的灌木丛。

“活该！再也动不了了吧！儿子！干得好！这一来，我心中的怒气，消了一大半，也有脸面对家乡父老了……又八，你怎么了？还不快点取下阿通的首级,快砍呀!”

“哈!哈哈!”

阿婆嘲笑儿子的胆小。

“没出息的家伙！杀死一个人，就让你心惊胆战的。如果你不敢砍，就让我来吧！你站一边去！”

阿婆正要向前走。失神、呆若木鸡的又八，突然抓起刀柄槌了一下母亲的肩膀。

“啊!你做、做什么啊?”

阿婆差点跌到见不着底的灌木丛中，好不容易稳住了脚。

“又八，你疯了吗？拿刀打老娘——你想做什么?”

“母亲！”

“干什么？”

“……”

又八沾满血迹的手背揉着眼睛，便咽地说：

“我……我……杀死阿通了！杀死阿通了！”

“我不是在夸你吗？为什么还哭呢？”

“我能不哭吗……糊涂！愚蠢！愚蠢的老太婆！”

“你伤心？”

“当然！要不是你闹死闹活的，我本来可以和阿通重修旧好。什么家声、什么无颜见江东父老……但是，已经太迟了……”

“真是愚蠢无知！如果你对阿通这么依依不舍，为什么不杀我去救阿通呢？”

“如果我做得到，也不必在这里又哭又说傻话了。活在世上，最不幸的就是父母不通情理。”

“不要说了！瞧你这副德性……亏我还特地夸你做得好。”

“随你怎么说！我决定此后要随心所欲过一辈子。”

“这就是你的劣根性，尽说些无聊话，让老娘伤透脑筋啊！”

“我就是要让你伤脑筋。狗屎老太婆！恶婆婆！”

“哦！哦！不管你怎么说都好，站到一边去，待我砍了阿通的头颅之后，再来和你好好谈一谈。”

“谁、谁要听你这无情无义的老太婆讲道理？”

“不听也没关系，等你看了阿通身首离异的头颅之后再慢慢想吧。美丽算什么……再美的女子，死了也是白骨一堆而已……这下子你会更加了解色即是空的道理。”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又八疯狂地猛摇头：

“哎，仔细想想，我的希望全部在阿通身上。当我想到要与阿通携手共创未来，就会让我奋发图强，寻找立身的途径。这不是为了家声，也不是为了你这老太婆，而是阿通给我的希望。”

“这些无聊、没出息的话要讲到什么时候？倒不如多念些佛来得好……南无阿弥陀佛。”

阿婆不知何时已站到又八前面，拨开溅满血迹的灌木和枯草。

草丛下趴着一具尸体。

阿婆折下枯草和树枝，铺在地上，恭敬地坐在尸体前面。

“阿通，别恨我。你成佛之后，我也不再恨你了。这完全是注定好的，早点大彻大悟，证悟菩提吧！”

阿婆说着伸手摸向尸体——并且一把抓起那尸体的头发。

此时，音羽瀑布上头传来呼叫声：

“阿通姑娘！”

这叫声犹如从星空降下，穿过树梢，随着黑夜的风，飘到谷底来。



是怎样的因缘，牵引宗彭泽庵来到这里？

这虽绝非偶然，但他的出现却显得如此唐突。平日总是从容不迫的泽庵，惟独今夜显得特别紧张、不自在。本想问他原委，但此刻看来是无暇多问了。

凡事一向不在乎的泽庵和尚竟慌张问道：

“喂！店小二，怎么样？找到没有？”

在另一头寻找的店小二，跑过来回答：

“四处都找遍了，没找到。”

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似乎已找得不耐烦了。

“真奇怪！”

“是啊！真是奇怪啊！”

“你没听错吧？”

“不，我没听错。傍晚清水堂的人来过之后，那位老太婆就突然说要到地藏菩萨这边来，而且，还借用我们旅馆的提灯。”

“三更半夜来这地藏菩萨不是很奇怪吗？到底为了啥事呢？”

“听说要到这里和某人碰面。”

“这么说来应该还在这里……”

“没半个人影啊！”

“怎么一回事啊？”

泽庵双手交叉在胸前，百思不解。旅馆的店小二搔搔头，自言自语道：

“子安堂值夜的人说他看到那位老太婆和一位年轻姑娘提着灯上山，但却没人见她们下山。”

“就是这样才叫人担心啊！也许是到偏僻的深山里去了。”

“为什么呢？”

“也许阿婆用甜言蜜语骗了阿通姑娘，想把她推往鬼门关……”

“那位老太婆这么可怕啊！”

“胡说什么！她是个好人！”

“刚才听您这么说，又让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今天那位叫做阿通的姑娘又哭了。”

“真是个爱哭虫！大家都叫她‘爱哭虫阿通’……但是，若说自正月一日起，即跟在阿婆身边，那铁定被她虐待、折磨够了！可怜的阿通！”

“阿婆一直说阿通姑娘是她的媳妇，婆婆虐待媳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一定是阿婆心里有恨，才会一点一点慢慢地虐待她。”

“想必阿婆这样做才会甘心吧！阿婆摸黑将阿通姑娘带到深山，可能是要解决最后的仇恨,真是恐怖的女人。”

“那位老太婆不能归为女人,否则太难为其他女人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任何女人多少都有她自己的个性，阿婆只是较明显而已。”

“您是出家人,所以不喜欢女人。但是,您刚才说那位老太婆是个好人啊!”

“她的确是个好人没错。因为她每天都到清水堂参拜，向观音菩萨献珠念佛，亲近观音菩萨。”

“她的确经常念佛。”

“是啊！世上很多这种信徒，在外头做了坏事，回到家立即念佛；干尽恶魔所做的坏事，再到寺庙诵经念佛。这种人深信即使打人杀人，只要念佛便能消弭业障，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实在叫人拿他们没办法啊！”

泽庵说完之后，便又走到黑暗的瀑布潭边大声叫着：

“喂!阿通姑娘!”

又八大吃一惊：

“啊?母亲!”

阿杉也注意到那个声音，豹子般的眼睛向上望。

“那是谁的声音啊?”

虽然听到声音，但她抓着死尸头发以及握着砍尸首短刀的手，却一点也不放松。

“好像是在叫阿通的名字,啊!又在叫了。”

“真奇怪!会到这里找阿通的,只有城太郎那小子。”

“那是大人的声音……”

“这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啊!糟了……母亲,不要砍头颅了!有人提着灯笼走向这边来了。”

“什么?走向这边来了?”

“有两个人呢!我们不能被他们发现,母亲!”

本来争吵不休的母子一碰到危险，立刻站在同一战线。又八非常焦急，而母亲却异常平静。

“等一下!”

阿婆还不放过那具尸体。

“都已经做到这一步了，不取最重要的头颅就走，如何向故乡父老证明已经杀死阿通了呢……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取她的头颅。”

又八捂住眼睛大叫道：

“啊！”

阿杉持刀跪在小树枝上，正要砍尸体的头颅，又八再也看不下去了。

突然，阿婆口齿不清，看来惊讶不已。她甩开尸首，向后踉跄了几步，跌坐在地上。

“不对！不对！”

她摇着手想站起来，却办不到。

又八靠过来，吃惊地问：

“什么？什么不对？”

“你看这个！”

“啊？”

“这不是阿通啊！这具尸体看来像个乞丐或是病人，而且是个男的。”

“啊！是一个浪人。”

又八仔细端详那人的长相之后，更加震惊。

“奇怪！这个人我认识。”

“什么！你认识？”

“他叫赤壁八十马，骗了我所有的钱。这个连活马的眼睛都敢挖的八十马为什么会倒在这里呢？”

又八怎么也想不通。除了附近的小松山谷里的阿弥陀堂的苦行僧青木丹左卫门，或是曾遭八十马毒手、好不容易获救的朱实知道实情之外，想找其他人问清事情的原委等于是大海捞针。

“谁？在那里的人是阿通姑娘吗？”

突然，两人身后响起泽庵和尚的声音，也出现了提灯的影子。

“啊！”

又八纵身一跳，当然比坐在地上的阿杉婆要逃得快。

泽庵跑过来。

“啊！是阿婆啊！”

他猛然抓住阿杉婆背后的衣襟。

泽庵紧紧按住阿杉的脖子，并朝暗处叫道：

“想逃跑的那个人——不是又八吗？你竟然弃老母亲不顾，想逃到哪里去？胆小鬼！不孝子！给我站住！”

阿婆即使被泽庵压在膝下，也试图挣脱，她虚张声势地叫嚣：

你是谁？是哪里的家伙？

眼见又八毫无回头的意思，泽庵稍微放松按住阿杉婆的手：

“不记得我了？阿婆,你到底还是老了!”

“啊!是泽庵和尚啊!”

“你很惊讶吧?”

“什么话!”

阿婆用力地摇着满是白发的脑袋：

“徘徊在黑暗中的乞丐和尚,现在流落到京都了啊!”

“是啊!”

泽庵报以微笑，继续说道：

“如阿婆所说，前一阵子我一直待在柳生谷和泉州一带。直到昨晚，才晃到京都来。在下榻的旅馆听到意外的消息，心想这件事非同小可，不能放手不管,所以从黄昏起就一直在找你们呢!”

“有何贵干?”

“我也想见阿通。”

“哦?”

“老太婆!”

“干吗?”

“阿通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这老太婆,可没用绳子绑着阿通啊!”

提着灯笼，站在后面的旅馆店小二说道：

“啊!和尚!这里有血迹,是新的血迹!”

望向灯光所照之处，泽庵表情有些僵硬。

阿杉婆趁此机会突然起身逃之夭夭。

泽庵转过头，站在原地大声叫喊：

“站住！阿婆，你为了洗雪耻辱远走他乡；这会儿要使家声蒙羞才回去吗？你因疼爱儿子而离乡背井，却忍心让儿子不幸吗？”

这一席话,不像是出自泽庵口中所说出来的,倒像是大宇宙在怒斥阿婆一般。

阿婆突然停住脚，脸上的皱纹显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

“你叫嚣什么啊！你说我玷污家声，又说我让又八不幸？”

“没错!”

“笨蛋!”

阿杉冷笑着。不管别人怎么说，她仍认真说道：

“像你这种吃布施米、借住别人的寺院、在原野拉屎的人、也知道什么是

家声、什么是疼爱儿子、什么是世间至苦吗？你只知道人云亦云，你只知道吃众人辛勤耕种后得来的粮食罢了。”

“你这话实在教人痛心啊！世上有这种人，我也难过。在七宝寺时，我就觉得无人比阿婆伶牙俐嘴，没想到如今仍是。”

“哈！我这老太婆对世界还抱着很大的希望，你以为我只是靠一张嘴吗？”

“不谈这些，也不管过去的事，我倒想跟你谈别的。”

“什么事？”

“阿婆，你是不是叫又八杀了阿通？你们母子连手杀了阿通，是不是？”

听完这话，阿婆伸长脖子大笑：

“泽庵！即使提灯走路也得带着眼睛才行啊！你的眼睛是瞎了还是装饰用的？”

泽庵被阿婆嘲弄得不知如何是好。

无知总是比聪明占优势，无知的人可以无视于对方的知识。一知半解的聪明人，总是拿狂妄无知的人没辙。

泽庵被阿婆斥骂眼睛是瞎了还是装饰品。只好自己过去查看死尸，果然不是阿通。

他立刻放下心来。

阿婆含怨的口吻问道：

“泽庵，你放心了吧？敢情你是撮合武藏和阿通的媒人。”

泽庵并不驳斥她。

“你要这么想也行。阿婆，我知道你一向很有自信，不知你如何处理这死尸呢？”

“这个人早就倒在路旁等死了，虽然是又八砍杀的，但不能怪他。这个人没人理的话，终归是要死于路旁的。”

店小二插嘴道：

“刚才我就看到这个浪人，他的脑袋似乎有点不对劲。他口水直流，摇摇摆摆地走在街上，而且头上好像被人重击，有个大伤。”

阿婆心想这些事与自己无关，就径自走到路上寻找儿子。泽庵交代店小二处理尸体后，便跟在阿婆身后。

阿婆非常不悦，回过头来正要对泽庵说狠话，却看到树阴下有个人影小声叫道：

“母、母亲！”

阿婆欣喜万分，走向树阴下。

原来是又八。

儿子终归是儿子，她以为他跑掉了，原来他一直担心老母亲的安危。对

儿子这番心意，她欣喜不已。母子两人回头看着身后的泽庵，交头接耳一番。看来似乎对泽庵仍有畏惧，两人立刻往山脚方向飞奔而去。

泽庵目送这对母子离去之后，自语道：

“不行……像他们那副样子，再说也是白费唇舌。人世间如果能够除去误会,人们就可以减少许多痛苦了。”

他并没有急步直追，因为找到阿通才是当务之急。

但是，阿通到底怎么了？她在哪里呢？

无疑地阿通已从又八母子刀下逃过一劫。泽庵刚才心里就庆幸不已。但是可能因为刚才见了血光，所以在未见到阿通平安归来之前，总是心神不宁，无法平静。他打算天亮之前再找看看。

他才下决心,就看到店小二招集数名守堂员提着七八个灯笼下山崖来。

看来是要将浪人赤壁八十马的尸体埋在山崖下，所以一行人拿着锄头及铲子挖土，黑夜里咚咚咚声，令人毛骨悚然。

刚挖好洞穴，忽然听见有人喊救。

“啊!这里有个人奄奄一息,这回是个美丽的女人!”

离坑穴大约十米远的地方，有个瀑布支流冲刷而成的小水洼，上头杂草横生，不易被人发现。

“人还没死。”

“还有气吗?”

“只是晕过去而已。”

泽庵看大家提着灯笼聚在一起，不知在吵嚷什么，正准备跑过去看个究竟。就在这时，旅馆店小二也大声喊着泽庵。



很少有人能像这户人家，将“水”的特性巧妙地营造出生活情趣吧!

武藏听着围绕房屋四周的潺潺水声，而有此感想。

这里是本阿弥光悦的家。

这里离武藏记忆深刻的莲台寺野并不远——它位于京都实相院遗迹东南方的十字路口。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本阿弥十字路口的人家，并非只是因为光悦一家住在这里。光悦住所长屋门的左邻右舍住着他的外甥，以及同行人等，同一家族都住在这个路口的前后左右，众人和睦相处。就像土豪时代的家族制度，众人比邻而居，悠哉地过日子。

“原来如此!”

武藏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神奇。自己一直属于下层阶级的生活，而像京都这种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都市人的生活，一直与他无缘。

本阿弥家是足利家武臣后代，现在仍受前田大纳言家每年二百石的俸禄，又受到皇家赏识，也颇受伏见德川家康的器重。此家以磨刀剑为业，是个纯粹的技术工匠。若要问光悦是武士还是商人？好像两者都不是。实际上他既是工匠，又是商人。“工匠”这个名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高尚的称呼了。这是工匠们自己无法坚持自己的品性和操守所造成的。上一代的人，将技艺视为高级工作，有如天皇的圣宝一般珍贵。但是，随着世风日下，众人将工匠看成“没出息的人”,这两者真是天壤之别。

“工匠”这称呼，原本绝非下贱技艺人的称呼。

追根究底，这里的大商人角仓素庵、茶屋四郎次郎、灰屋绍由都是武家出身。换句话说，室町幕府掌管商业的大臣们，曾几何时，渐渐离开幕府，不再支领薪俸，变成个人经营。经商的才华与社交手腕，已不再需要武士的特权。如此，代代相传，便成商人世家，成为京都的大商人以及有钱人。

因此，即使武家权力相倾轧，这些大商人仍会受到双方的保护，所以才能代代相传，绵延不断。就算受皇上征召出兵，他们也享有兵燹不殃及家园的特权。

宝相院的一角，滨临水落寺，有栖川和上小川两河夹流其间。应仁之乱时，这一带被烧了个精光。虽然有人传说在院子里种树时，还会挖到战乱时的刀剑、盔甲等物。但本阿弥家的房子是在应仁之后盖的，那之前盖的是属旧房子的部分。

清澈的有栖川，流经水落寺之后，注入上小川，中途伏流光悦住宅。——这条清溪先是流经三百多坪的菜园，再消失于一片林地。

然后，再从玄关前的喷井处汹涌而出，分成两股支流，一支流到厨房，用来洗米煮饭；另一支流到浴室，带走脏水和污垢。也流至素雅的茶室，溅打在岩石上，发出清澈的滴答声。最后汇集成一股水流，奔向本家的研磨小屋。小屋入口处，结着稻草绳，禁止闲人进入——工匠们在那里为诸侯研磨正家、村正、长船等着名的宝刀。

武藏住进光悦家，卸下流浪装扮。至今已是第四天或第五天了。

武藏和这家主人光悦及妙秀母子在原野的茶会相遇喝茶之后，内心暗暗期待有朝一日能再和他们见面。

也许是有缘吧！分别没几天就有了再见面的机会。

沿着上小川到下小川的东岸，有一座罗汉寺。寺院旁的遗迹是昔日赤松家的官邸。随着室町将军家的没落，这一大片宅第也跟着物换星移，失去了全貌。虽然如此，武藏仍想再次走访此地，有一天他便来到这附近。

武藏年幼时，经常听父亲说：

“我虽然是山中凋零的武士，但你祖先平田将监可是播州豪族赤松的分支，你体内流着英雄武士的血液。你要认清这一点，好好开创一番伟大的事业。”

下小川的罗汉寺，是紧邻着赤松家官邸的菩提寺，所以到那里去寻幽访胜，也许能找到祖先平田氏过去的蛛丝马迹。据说父亲无二斋到京都时，也曾一度探访此地，并祭拜祖先。即使对这些陈年往事全然不知，但有机会踏到这片土地，缅怀自己遥远的血亲也并非无意义。因此，武藏才会到这里寻找罗汉寺。

下小川有一座“罗汉桥”。但却一直找不到罗汉寺。

“难道连这一带也改变了吗？”

武藏靠着罗汉桥栏杆心想：父亲和自己只不过一代之隔，都市的面貌却已改变不少了。

罗汉桥下，河水浅而清澈。偶尔河水像混了泥土变得浑浊，过不了多久，又恢复了原有的清澈。

武藏仔细一看，原来从桥左岸的草丛中时而冒出浑浊的水。这浑浊的水一流入河里，便向四周扩散开来。

“啊！原来这是磨刀房。”

武藏当时单纯的闪过这个想法，只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这家的客人，而且还住了四五日呢！

“啊！您不是武藏先生吗？”

武藏被刚回来的妙秀尼叫住，这才发觉原来这里是本阿弥路。

“您是来找我们的吗？光悦今天刚好也在家，您不用客气……！”

在路上遇见武藏，令妙秀欣喜万分。她似乎深信武藏是特地来访，便赶紧带武藏进到长屋门，并叫家仆立刻通知光悦。

无论是在外面或是在家里，光悦和妙秀两人依然和蔼可亲，一点都没变。

“我现在正要磨刀，请先和我母亲聊聊，等工作结束后，我们再来慢慢聊。”

听光悦这么说，武藏和妙秀便聊起来。两人相谈甚欢，竟然不知夜已深。第二天，武藏向光悦请教磨刀剑的事情，光悦带着武藏参观“磨刀房”，并向武藏一一说明。不知不觉间，竟然已在这户人家待了三四个晚上。

接受别人的好意和盛情，也该有个限度。武藏本想今天早上辞行，但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光悦抢先一步说道：

“还没好好招待您，但也不便勉强挽留，如果您还不厌倦，就再多住几天。在我的书斋里，有一些古书和几件玩赏品，您可以随意取阅、把玩。庭院角落有烧窑，过几天我烧几个茶碗和盘子给您看看。刀剑归刀剑，但陶器也很

有趣，您不妨也捏捏看。”

武藏被光悦平稳的生活所感染，便也允许自己暂时过几天平稳的日子。

光悦又说道：

“如果您已厌倦这里，或有要事，如您所见，我家人口简单，不必打招呼，随时都可以离去。”

武藏怎么可能住厌，光悦的书斋里，从和汉书籍到镰仓期的画卷、舶载的古帖都有。只要阅览其中一样，就需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呢！

吸引武藏伫足书斋的原因之一,是挂在墙上宋朝梁楷所绘的“栗子图”。

那幅画横长二尺四五，直宽二尺。横挂于墙上，已旧得无法分出纸的质料。说也奇怪，武藏看了半天也不腻。

“我觉得您所画的图，外行人绝对画不出来。而这幅画，感觉上外行如我的人似乎也画得出来。”

光悦回答：

“正好相反吧!”

“我的画的境界，谁都可以达到；而这幅画中，高低起伏的道路、层层相叠的山林，画工非凡过人，单凭模仿是无法学到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

听了光悦的解说之后，武藏再次浏览那幅画。此画乍看之下，只不过是单色的水墨画，原来其中还隐藏着“单纯的复杂”，他逐渐一点一滴领会过来。

这幅画的结构非常简单，图上画着两颗栗子，一颗外壳已破，露出果实；另一颗则裸露着坚硬的外壳，而松鼠跳跃其间。

松鼠生性喜欢自由，这只小动物的姿态，象征着人类的年轻，以及年轻所特有的欲望——松鼠如果想吃到栗子，就会被球果刺到鼻子。但是，如果怕被球果刺到，就吃不到硬壳内的果实。

也许作者作画时，并无此构想，但武藏却如此解释这幅画。欣赏一幅画时，也许想着画是否含有讽刺和暗示是多此一举的。但是这幅画“单纯的复杂”中，除了墨的美感、画面的音感以外，还具备了令人遐思的部分。

“武藏先生，您还在凝视梁楷吗？看起来，您颇中意那幅画。如果您喜欢，临走时您可以带走，我将它送给您。”

光悦毫不做作，边看着武藏，边坐到他身旁。

武藏颇感意外，坚决拒绝：

“啊！您要将梁楷的画送给我？这万万使不得，我来打扰数日，还拿您的家宝,这怎么可以呢?”

“但是,您不是很中意吗?”

光悦看着他耿直的态度，觉得好笑，他微笑地说道：

“没关系 如果您中意就把它带走吧 总之,像画这种艺术作品,如果拥有它的人是真正的喜爱、真正懂得欣赏的话，那幅画才真正有价值，而在九泉之下的作者，也会感到欣慰吧！所以请不要推辞。”

“话虽不错，但我实在没资格领受这幅画。看到这幅画，让我很想拥有它，但是，我是个没有家，又无固定居所的浪人，拿了也没地方摆啊！”

“原来如此！到处流浪的人，带着画的确是个累赘。也许您还年轻，尚未想要成家。但是任何人没有一个家，总会觉得寂寞的。怎么样？您是否愿意在京都附近，找个地方盖栋木屋，作为您的家呢？”

“我从没想过要有个家，我还想去看看九州的边境、长崎的文明、关东的江户城、陆奥的山川等等——我的心总是向往着远方。也许我与生俱来就是流浪的个性吧!”

“不，不只你这么想。比起待在这四帖半的茶室里，年轻人还是喜欢碧海蓝天。但是他们经常舍近求远，浪费了青春时光，却无法达成崇高的目标，结果变成愤世嫉俗，一生庸庸碌碌地过日子了。”

说到这里，光悦突然：

“哈！哈哈！像我这样的闲人，竟然在教训年轻人，真是好笑。对了，我今天来这儿，并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今晚想带您到镇上走走。武藏先生，您去过烟花柳巷吗？”

“烟花柳巷……是不是有艺妓的地方呢？”

“没错！我有一个好玩的朋友，叫做灰屋绍由。刚才收到他邀我出游的信，怎么样，想不想到六条街看看呢？”

武藏马上回答：

“我想我就不去了。”

光悦也不再强人所难，并说道：

“既然您没有这个意愿，我再怎么邀，也是徒然。但是，偶尔沉浸在那种世界，也是挺有趣的喔！”

不知何时，妙秀悄悄地来到这里，津津有味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至此她开口说道：

“武藏先生，难得有这种机会，您就一起去看看嘛！灰屋绍由这个人丝毫不拘泥小节，而且我儿子也很想带您去啊！去吧！一起去吧！”

妙秀尼不像光悦顺着武藏的意愿，她高高兴兴地取出衣裳，不但劝武藏去，也鼓励儿子出游。

为人父母的，听到儿子要去烟花柳巷，哪怕是在客人或朋友面前，一定会极其不悦，大声叫骂：

“败家子!”

家教严格的父母，也许会吼叫道：

“这简直荒谬至极!”

接下来，亲子可能会展开一场争执，这是相当平常的事。但是，这对母子却不是这样。

妙秀尼走到衣柜边问道：

“系这条腰带好吗?要穿哪一件衣服呢?”

就像自己要外出游山玩水一般,她高高兴兴地帮儿子打点到烟花柳巷的装扮。

不只是衣裳，连钱包、小药盒、腰间佩带的短刀等等，都精心挑选，准备齐全。为了不让儿子与其他男人在一起时觉得可耻，为了让儿子在女人圈内不丢脸，她悄悄地从金柜中取出一些金钱，加上她这分用心，一齐放入钱包中。

“去吧！灯火通明的烟花柳巷虽然不错，但最有意思的却是黄昏时刻的街道。武藏先生，您也去吧！”

不知何时，武藏面前，已经摆着棉服、内衣、外套等衣裳，一应俱全，而且全部洁白如新。

起初，武藏不知如何是好，但这位母亲如此地极力相劝，应该不是世人眼中的不良场所，去看看也无妨。

因此武藏回答道：

“既然如此,那就劳驾光悦先生带我一道去。”

“好啊!就这么决定!那么,请换衣服吧!”

“啊！不！我不适合穿华丽的衣服。无论在原野或是其他地方，这件衣服最适合我。”

“不行!”

妙秀尼突然变得严肃，斥责武藏。

“对你来说，也许三件就够了。但是一身污浊的装扮，坐在装潢得光彩夺目的青楼里，就像一块抹布一样。花街柳巷就是在华丽的气氛下，忘掉世上所有的烦恼和丑陋的地方。从这个观点来看，如果认为自己的打扮是为了自己，那就错了……哈哈！哈哈！虽然这么说，但是，也不必穿得像名古屋山三或政宗大人那么华丽。只是件干净的衣服罢了,来,穿穿看!”

武藏更衣之后，妙秀说道：

“啊!好合身啊!”

妙秀尼看着他们两人舒畅的装扮，欣喜万分。

由于天色渐暗,光悦走入佛堂,点上光明灯。这对母子是虔诚的日莲宗信徒。

他出了佛堂，向一旁等着的武藏说道：

“我们走吧!”

两人走到玄关，看到妙秀尼已先将两人要穿的新草鞋摆好，正在门外和家

仆细声说话。

“您把鞋摆好了？”

光悦向母亲道谢，并低下头来穿草鞋。

“母亲，我们走了！”

妙秀尼转过头来叫道：

“光悦啊 等一下！”

她急忙挥手，叫住两人。并探头到门外，四处张望，似乎出了事情。

光悦一脸狐疑问道：

“什么事啊？”

妙秀尼轻声关起门：

“光悦啊！听说今天有三名强悍的武士，在我们家门前粗言粗语说了一些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虽然天色尚明，但想到儿子和客人在黄昏时刻要出门，便担心地皱起了眉头。

“……”

光悦看着武藏。

武藏大概猜得到那几名武士的来历，他说道：

“我知道了,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想他们不会危害光悦先生的。”

“听说前天也有人看到一名武士擅闯家门，并且眼光锐利地四处张望。甚至蹲在茶室的走道上，窥视武藏先生的卧房呢！”

武藏说道：

“大概是吉冈的门徒吧！”

光悦点点头，也说道：

“我也这么想。”

然后，他问家仆：

“今天来的三人怎么说呢？”

家仆边打哆嗦边回答道：

“刚才我看工人都已回家，准备锁上这里的大门，那三名武士突然冲到我面前，其中一人从怀中拿出书信，露出可怕的表情说，把这个交给你们的客人。”

“嗯……只有说客人,并没有指名武藏先生吗？”

“后来他又说,就是几天前住进这里的宫本武藏。”

“那、你怎么回答呢？”

“事先大人您已经吩咐过了，所以我摇摇头回答我们家没有这样的客人。这一来惹怒了对方，他们警告我别扯谎。后来，有位年纪稍长的武士出面调

停，皮笑肉不笑地说没关系，我们会想别的方式交给当事人。说完，一行人就往那边去了。”

武藏在一旁听完之后说道：

“光悦先生，这么办吧！我担心会连累您，也许会害您受伤，所以我先走一步吧！”

“您说什么啊！”

光悦一笑置之：

“您不必为我考虑这么多，既然已经知道是吉冈门的武士，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我们走吧！”

光悦先走出门外催促武藏上路。突然又钻进门内叫道：

“母亲！母亲！”

“忘了什么吗？”

“不是！如果您担心这件事，我就派人到灰屋老板那儿，取消今天的约会……”

“什么话嘛！我担心的是武藏先生……武藏先生都已经先在外面等了，就别取消吧！何况灰屋特地邀请你，好好去玩玩吧！”

光悦看着母亲关起门来，心里不再挂心任何事情，便与在一旁等待的武藏，并肩走在河边的街道上。

“灰屋就住在前面的河边，我们会路过那里。他说要在家等，我们这就去找他吧！”

黄昏的天空，还很明亮。走在河边，令人心情舒畅无比。尤其在忙碌一整天之后，黄昏时刻，能够悠闲散步，乃人生一大乐事。

武藏说道：

“灰屋绍由？——好熟的名字啊！”

两人配合对方脚步走着，光悦回答：

“您应该听过。因为他在连歌[①]的领域上属绍巴门派，却又另创一家。”

“啊！原来他是连歌诗人啊！”

“不！他不像绍巴或贞德以连歌维生——他和我有类似的家世，都是京都的老商人。”

“灰屋是姓吗？”

“是店号。”

“卖什么商品？”

“卖灰。”

①连歌：诗歌之一种。

“灰？什么灰？”
“是染房染色用的灰，叫做染灰。他的染灰卖到各地，做的是大生意。”
“啊！原来是做灰汁水的原料啊！”
“这行业是大买卖，在室町时代初期归将军管辖，设有染灰店政务官一职。但是，中期开始变成民营。京都只允许三家染灰店的中盘商存在，其中一家，就是灰屋绍由的祖先——但是，传到绍由这一代，他已不再继承家业，而在堀川安享余年。”
光悦说着，指着另一方——
“您看到了吗？那里——那里有间雅致的房子就是灰屋的家。”
“……”
武藏点头，手却握着左边的袖子。
他边听光悦说话，边在心里想着：
“奇怪！”
袖子里是什么东西？右边的衣袖，随着晚风轻轻飘舞着；而左边衣袖，却有点沉甸甸的。
白纸放在怀中，且又没带烟盒——他不记得还带了其他东西——他轻轻地取出袖里的东西一看，原来是一条淡紫色的皮绳，打成蝴蝶结，随时都可以解开。
“啊？”
一定是光悦的母亲妙秀尼放的，是给他当肩带用的。

武藏抓着衣袖中的皮肩带，不自觉回头朝走在后面的三人微笑。
武藏早就注意到他们，当他一出本阿弥路，这三人就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尾随在后。
那三人看到武藏对他们笑，都吓了一大跳。赶紧停下脚步，耳语一番。最后摆好架式，突然大步地往这边走来。
光悦那时已站在灰屋家门前，向门房通报姓名。有个拿着扫把的仆人出来领他进去。
光悦注意到走在后面的武藏不见了，又折回对着门外说道：
“武藏先生！不用客气，请进来。”

光悦看到三名武士来势汹汹地举着大刀围住武藏，态度傲慢地跟他说话。
“是刚才那些人。”
光悦立刻想起来。
武藏沉着回答了三名武士的问题之后，回头望一望光悦并说道：
“我马上就来——请先进去。”

光悦平静的眼神，似乎能懂武藏眼眸中的意思，点点头说道：

“那么，我到里面等，您事情办完，再来找我。”

光悦一进入屋内，其中一人立刻开口道：

“我们不必再讨论你是不是在躲藏，我们并非为此而来。我刚刚说过了，我是吉冈十剑之一，叫做太田黑兵助。”

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封书函交给武藏。

“二少爷传七郎要我把他的亲笔信亲手交给你——看完之后，请马上答复。”

“哦？”

武藏毫不做作地打开书信。看完之后，只说：

“我知道了。”

但是，太田黑兵助仍是一脸狐疑问道：

“确实看完信了吗？”

为了确定，他抬头探看武藏的脸色。武藏点点头回答道：

“我确实知道了！”

三人终于放心：

“如果你爽约，将受到天下人的嘲笑。”

“……”

武藏沉默不语，只笑而不答地扫视了三名武士硬朗的体格。

他的态度又引起太田黑兵助的疑心。

“武藏，没问题吗？”

他再问一次：

“日期已快到了。记好地点了吗？来得及准备吗？”

武藏不多啰嗦，只简单地回答：

“没问题。”

“届时再见！”

武藏正要进灰屋家，兵助又追过来问道：

“武藏，在那天之前，都住在灰屋吗？”

“不，晚上他们会带我到六条的青楼去，大概会在这两地吧！”

“六条？知道了——不是在六条，就是在这里。如果你迟到，我们会来接你，你不会胆怯害怕吧？”

武藏背向他，听着他说话，一进入灰屋前庭，便立刻关上门。一踏进灰屋，吵杂的世界，好像被摒除于千里之外。高耸的围墙，使得这小天地更加宁静。

低矮的野竹，以及笔杆般的细竹，使得中间的石子路常保阴湿。

武藏往前走，眼中所见的主屋以及四周的房子和凉亭等，都呈现出老房子黑亮的光泽以及深沉的气度。高耸的松树围绕着房子，就像在歌颂这家的荣华

富贵一般。虽然如此，走过松树下的客人，却一点也不觉得它们高不可攀。

不知何处传来了踢球声。经常可从公卿官邸的围墙外听到这种声音；可是在商人家里，也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倒是件罕见的事情。

“主人正在准备,请在这里稍等。”

两名女仆端出茶水、点心，引领武藏到面向庭院的座位。连女仆的举止都如此优雅，令人联想到这家的教养。

光悦喃喃自语：

“大概是背阳的关系,突然觉得冷起来了。”

他叫女仆将敞开的纸门关起来。武藏听着踢球声，望着庭院一端地势较低的梅树林。光悦也随着他看着外面并说道：

“有一大片乌云笼罩住睿在山头。那云是从北国南下飘来的。您不觉得冷吗？”

“不会。”

武藏只是坦白回答，一点也没想到光悦这么说是因为想关上门。

武藏的肌肤有如皮革般强韧，与光悦纹理细致的皮肤，对气候的敏感度大不相同。除了对气候的感受度不同之外，对于触感、鉴赏等各方面，两人都有天壤之别。一言以蔽之，就是野蛮人和都市人的差异。

女仆拿着烛台进了门来。此刻外面天色也已暗了下来，女仆正要关门，突然听到有人叫：

“叔叔,您来了啊!”

大概是刚才在踢球的孩子们。两三名十四五岁大的孩子往这边瞄了几眼,并把球丢了过来。但是一看到武藏这个陌生人时,便一下子变得很安静。

“叔叔,我去叫父亲!”

还没听到光悦回答，就争先恐后地奔向屋后。

纸门关上后点起灯，更显出这人家的和谐气氛。远处传来这家人开朗的笑声，令人受到感染而心情舒畅。

另外，令武藏抱持好感的是，一点也看不出这户人家是个有钱人家。朴实无华的摆设，看来似乎是特意要消去铜臭味。令武藏觉得如置身乡下的大客房。

“啊!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随着豪爽的声音，主人灰屋绍由进了房来。

他和光悦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虽然瘦骨嶙峋，但与声音低沉的光悦比起来，他的声音显得年轻有活力。年纪看来比光悦大上一轮。总之，他是位坦率可亲的人。光悦介绍武藏让他认识之后，他说道：

“啊，原来是这样。他是近卫家的管家松尾先生的外甥啊！我和松尾先生

也很熟呐!”

因为姨父的名字被抬出来，武藏从这里约略可以看出大商人和近卫家的密切关系。

“我们走吧！原想趁天色未暗之前，漫步走去。现在天已暗下来了，就叫轿子吧……当然，武藏先生，您也会跟我们一起坐轿子去吧？”

绍由急躁的个性与年纪不相称，和大方稳重、忘了要去青楼妓院的光悦相比，简直是两个极端。

生平第一次坐轿子的武藏跟在两人后面,摇摇晃晃地沿着堀川河岸前进。



“好冷啊!”

“冷风扑面而来。”

“鼻子都快冻僵了。”

“今晚可能会下雪吧!”

“都已经是春天了啊!”

口中吐着白烟，往柳马场赶路的轿夫们高声地对谈着。

三盏提灯摇摇摆摆，忽明忽暗。比睿山上的乌云，从傍晚到现在，已扩散到洛内的上空。黑沉沉的夜空，似乎意味着半夜即将发生可怕的事情。

然而宽广的马场的另一边，地面一片灯火通明。可能是因为天空一颗星星也没有，使得地面的灯火有如群集的萤火虫般，显得格外灿烂。

坐在中间轿子的光悦回过头说道：

“武藏先生!”

“那里就是六条柳镇。最近,镇上因为增加不少人口,又称为三筋镇。”

“哦!原来是那里。”

“从宽广的马场空地,俯眺镇上的百家灯火,也是一种情趣。”

“真是不可思议!”

“烟花妓馆以前在二条，由于太靠近大内，半夜里，站在御苑旁就可听到唱民歌、俚曲的声音，因此，所司代板仓胜重大人将它移到这里。不到三年，整条街都成了青楼妓院，而且，还在继续增加呢！”

“这么说三年前，这里还是……”

“没错！那时一到夜晚，到处黑鸦鸦的，众人都感叹战火带来的祸害。可是，现在所有的流行都源于这个闹区。说得夸张些，这甚至是一种文化的诞生……”

本来光悦要继续说下去，却侧着耳朵倾听远处的声音。

“您听到花街的弦乐歌声了吧？”

“啊，听到了。”

“那是琉球传来的三味线改编的。有些乐曲以三味线为基础，衍变成现在的歌谣。但有一部分是撷取改编后的歌曲，形成所谓的隆达曲调。由此可见，所有的歌曲都源自烟花巷。这些乐曲在青楼妓馆兴盛流行之后，才普及于一般民众。所以从文化观点来看，城市和烟花巷有着很深的关系。虽然烟花巷和城市有一段距离，却不能说烟花巷是一处肮脏的地方。”

此时，轿子突然急转弯，打断了武藏和光悦的谈话。

二条的烟花巷叫做柳巷；六条的烟花巷，也叫做柳巷。不知何时起，“花街柳巷”已代替了“烟花巷”的说法。街道两旁的柳树上，装饰着无数的灯光，逐渐映人武藏的眼帘。

光悦和灰屋绍由，对这里的青楼妓馆已经相当熟悉。所以他们一下轿，林屋与次兵卫店里的人，马上迎过来：

“船桥先生来了啊！”

“水落先生也来啦！”

船桥，指的是住在堀川船桥，也就是绍由故乡的名字。而水落，是光悦来这里游玩的假名。

只有武藏既没有固定居所，也没有假名。

说到名字，“林屋与次兵卫”也只是楼主的假名。艺妓屋的店名，叫做扇屋。

一提到扇屋，就令人想起六条柳镇初代吉野太夫。而一提起桔梗屋，就会让人想到室君太夫。

一流的青楼，就数这两家。光悦、绍由和武藏三人所坐的地方，就是扇屋。

武藏压抑自己，尽可能不要东张西望，但是，行经通道的时候，仍然情不自禁地观望格子天花板、桥梁栏杆、庭院、雕刻等等。他心里暗自惊叹道：

“真是一所绚烂的青楼啊！”

武藏专注看着拉门上的画，竟然没发觉光悦、绍由已不见了。他站在走廊上，不知要往哪里走：

“啊，到底他们到哪里去了？”

“这里！”

光悦向他招招手。

庭院里有远州风格的假山和白石铺地，造景师傅大概是以赤壁为蓝本，设计出这样的景致来。庭院旁有两个大房间，透出灯火，犹如置身于北苑派的画里。

“好冷啊！”

绍由缩着背，坐在宽大的房间内。

光悦也坐了下来，并指着正中间的坐垫说道：

“武藏先生,您请坐!”

“啊!不!那——”

武藏坐在下位，并未接受。因为那是壁画前的上座，武藏并非客气，只是在这栋豪华的房子里，像个将军般地坐到上座，会让武藏感到不自在。但是大家仍然以为他是客气。

“因为您是客人，理当由您上座……”

绍由也说道：

“我和光悦先生经常见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和您是初相识，所以您应该坐那位子。”

武藏却推辞道：

“不!我最年轻,坐上位,实在受之有愧。”

此时，绍由突然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到青楼,没有人会提年纪的。”

说完，摇晃着削瘦的肩膀，哈哈大笑。

端着茶水和点心的女子已来到房间，正等待他们入席。最后，光悦打圆场，走到壁画前：

“那么,我来坐这位子吧!”

武藏坐到光悦旁边，这才松了一口气，但心里又觉得将重要时间花在让座上，实在不值得。

隔壁房间的角落里，两位侍女感情要好地坐在火炉旁。

“这是什么?”

“小鸟。”

“这个呢?”

“兔子。”

“这个呢?”

“戴斗笠的人。”

她们正对着屏风玩手影游戏。

炉子上可以泡茶，水一沸腾，壶口散出的蒸气，使房间暖和许多。不知何时，隔壁房间的人数增加了，酒气加上人气，令人忘记外面的寒冷。

不，应该说屋内的人血液里掺着酒气，才会觉得房间特别温暖。

“我啊！和儿子经常意见不合，但是，我们都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酒更好的东西。有人说酒不是好东西，有如毒水。但我认为这不是酒的关系。酒本身是好的，是喝酒的人不好。任何事，我们都习惯将错误归咎他人，这是人类的通病。对酒来说，实在不公平。”

三人之中，声音最大的，竟是最瘦的灰屋绍由。

武藏只喝一两杯，就婉拒再喝。绍由老人则开始发表他的喝酒理论。

他的酒经已不是“新论调”。一旁侍候的唐琴太夫、墨菊太夫、小菩萨太夫，甚至连斟酒、端酒菜的女侍们都会说：

“船桥大人又开始了!”

不但如此，她们还嘟着小嘴，呵呵笑他老调重弹。

但是，船桥绍由却丝毫不在意，继续说道：

“如果酒不是好东西，那么神明一定不喜欢它。但是，神明却比恶魔更喜欢酒。现在的酒，并非清净之物。据说在神武天皇之前的时代，必须要纯洁的少女,用洁白的牙齿咬米酿酒才可以,所以那时的酒是清净之物。”

有人说道：

“唉呀 好脏啊!”

“什么好脏呢?”

“用牙齿咬米酿酒,不是很脏吗?”

“笨蛋！如果用你们的牙齿来磨碎米，那一定很脏，无人敢喝。所以非得用处女的牙来咬碎，才能像初春的芽苞那么纯洁。咬碎的米，放入瓮中酿酒，就像花吐蜜一般……我真想沉醉在这种酒香里啊！”

船桥大人像是喝醉了,突然抱住旁边侍女的脖子,还将脸凑到她的脸颊。

那位侍女惊叫：

“啊 !不要!”

侍女们纷纷躲开。

船桥笑着，将眼睛转向右侧，拉着墨菊太夫的手放到自己膝上，说道：

“哈哈 老婆不要生气——”

这还不打紧，他偏要脸贴脸，还要两人共饮一杯酒。一会儿又旁若无人地靠到侍女身上。

光悦时而喝喝酒，时而和侍女们和绍由说笑，有时静静地玩着游戏。只有武藏始终与这气氛无法兼容。并非他故作严肃，可能是侍女畏惧他而不敢靠近他。

光悦并不勉强，倒是绍由有时候想到武藏，就劝他喝酒：

“武藏先生,喝酒吧!”

或者，有时候想到武藏的酒凉了，劝说：

“武藏先生,那杯酒不要喝了,换一杯热的吧!”

如此，反复多次以后，言语越来越粗鲁了。

“小菩萨太夫，敬敬这个孩子。孩子！喝一杯吧！”

“我正在喝。”

武藏只有在回答问题时才开口。

“杯子一直没干嘛!真没气概!”

“我的酒量不好。”

他故意讽刺：

“不好的是剑术吧!”

武藏听了之后，一笑置之：

“也许吧!”

“喝酒，会妨碍修行；喝酒，会扰乱平日的修养；喝酒，会令意志薄弱；喝酒，让人没出息。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你就成不了气候了。”

“我并没有这么想,只是有件事实在伤脑筋。”

“你担心什么呢?”

“我喝了酒会想睡觉。”

“如果想睡觉,这里可以睡,那里也可以睡啊!这不成理由。”

“太夫!”

绍由向墨菊太夫说道：

“这孩子担心喝多了会想睡觉。但我还是要让他喝个痛快，如果他想睡，就让他在此过夜吧！”

太夫嘟着嘴笑着回答：

“知道了。”

“能让他在这里过夜吗?”

“没问题。”

“但是谁来服侍他呢？光悦先生，谁较适合呢？武藏先生，你中意哪一位呢?”

“这个嘛……”

“墨菊太夫是我的老婆。如果叫小菩萨太夫去，光悦先生会心疼。唐琴太夫……也不行，服侍不周到。”

“船桥先生,那请吉野太夫来吧?”

“就是她!”

绍由兴高采烈地拍着膝盖继续说道：

“没有客人不满意吉野太夫的服侍……可是还没看到吉野太夫呢！快叫她来让这孩子瞧瞧!”

此刻，墨菊太夫说道：

“她和我们不同,许多客人指名叫她,可能无法立刻前来。”

“不!不!只要说我来了,她一定会马上过来,谁去叫她一下!”

绍由伸长脖子，向隔壁房间在火炉旁游玩的侍女们叫道：

“灵弥在吗?”

“我在。”

“灵弥,你来一下。你是吉野太夫的侍女,为什么没把太夫带来呢?你去跟吉野说，让船桥先生在这里等，是很失礼的事。快去把吉野带到这里来——如果你能带她过来,我会奖赏你的。”

灵弥才十一二岁，却已亭亭玉立，明眸动人，将来一定是吉野第二代。

她对绍由所说的话，似懂非懂。于是绍由问道：

“懂了吗?没问题吧?”

“懂了。”

她眨眨那双圆溜溜的眼睛，点点头，走出房间到走廊上。

关上背后的纸门，站在走廊的灵弥，突然拍手大叫道：

“采女姐、珠水姐、系之助姐快出来一下!”

房内的侍女们，齐声问道：

“什么事?”

侍女们出了房间，站在走廊上，也跟着灵弥拍手叫道：

“啊!”

“哇!”

“好美啊!”

房内饮酒的人，听到外面的欢呼声，都抱着羡慕之心，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绍由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打开门看看!”

“我来开吧!”

侍女拉开纸门。

门一开，众人不约而同：

“啊!下雪了!”

光悦看到自己吐气的白烟，于是说道：

“一定很冷……”

武藏也看着外面：

“哦!”

春天里，下着罕见的牡丹雪。雪落到地面，发出啪、啪的响声。黑暗中下着白雪，就像白黑条纹的布料，四个侍女正望着外面的雪景。

太夫叱喝：

“退到一旁去!”

但却没人理会。

“好棒啊!”

侍女们浑然忘了客人的存在，她们就像无意中碰到情人一般，痴痴看着

雪景，看得出神。
“会积雪吧？”
“大概会吧！”
“到了明天上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东山会一片雪白吧！”
“东寺呢？”
“东寺白高塔一定也是一片雪白。”
“金阁寺呢？”
“金阁寺也一样。”
“乌鸦呢？”
“乌鸦也是。”
“胡说八道！”
有人用衣袖打人，以至于一位侍女从走廊跌了出去。
平常，要是发生这种事，跌倒的那位一定会大哭大闹。可是今天却出乎意料，跌倒的侍女沾了满身的雪，反而高兴无比。站起来之后，更走向外头，并且大声唱：

大雪小雪
见不到法然
在做什么呢
在诵经
在吃雪

她仰着头，犹如要张口含雪般挥着衣袖，手舞足蹈。
那位侍女就是灵弥。
房内的人们，深怕她会滑倒受伤，可是又看到她活蹦乱跳的，只好笑着说：
“好了！好了！”
“上来！上来！”
灵弥已经将绍由交代她将吉野太夫带来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她的脚已弄脏打湿了，其他的侍女只好像抱婴儿一般，将她搀走。

侍女当中，有人不想扫船桥先生的兴头，所以机灵的去探寻吉野太夫的情况，然后回到原处向绍由小声回报：
“她说她已经知道了。”
绍由本已忘了这回事，纳闷地问道：
“知道？”

“是的。吉野太夫的事啊！”
“嗯她会来吗？”
“她会来。她说无论如何，一定会来，可是……”
“会来，可是……可是什么？”
“因为有客人刚到，所以无法立刻前来，请见谅。”
“没见识的人！”
绍由心情变得不好，破口骂道：
“如果是别的太夫这么说，我还能理解。没想到扇屋的吉野太夫这个大美人会断然拒绝客人，吉野也逐渐变成要用金钱买的人啊！”
“啊！不是这样的。那位客人很固执的，如果太夫越说要离开，他便越不让太夫离开。”
“每个花钱的客人，都是这种心理。到底那位不安好心眼的客人是谁呢？”
“是寒严先生。”
“寒严先生？”
绍由苦笑，望望光悦。光悦也苦笑问道：
“只有寒严先生一个人吗？”
“不是。”
“每次和他一起来的人也来了吗？”
“是的。”
绍由拍拍膝盖说道：
“啊！很有趣！雪下得好，酒也香醇，再能见到吉野太夫，那就更完美了。光悦先生，差人去吧！喂！哪位将笔砚盒拿来。”
女子将笔砚盒拿到光悦面前，铺上怀纸。
“写什么呢？”
“诗歌也好……文章也好……诗歌好了，因为对方可是当今的歌人呀！”
“这可难了……要写一首让吉野太夫来这里的歌吗？”
“没错，正是如此！”
“若非名歌，则无法达意；若是名歌，则无法即刻吟诵，请你写首连歌吧！”
“想推卸吗……真麻烦！这么写吧！”
绍由提笔写道：

吉野之花
何妨移至吾庵

光悦看了之后，也起了吟兴：
“我来接下半首吧！”

高岭之花
何畏严寒之云

绍由瞧了一眼，欣然叫道：

“好唷！好唷！高岭之花何畏严寒之云……啊！写得好，云上之人，也要懊恼喽！”

于是绍由将诗折好，交给墨菊太夫，故意郑重其事地说道：

“侍女们不够分量,所以只好麻烦太夫到寒严先生那儿走一趟。”

寒严先生是前大纳言之子乌丸参议光广的隐名。经常和他一起来的人，大概是德大寺实久、花山院忠长、大炊御门赖国、非鸟井雅贤等人吧！

没多久，墨菊太夫回来，她恭恭敬敬将书信盒拿到绍由和光悦面前：

“这是寒严先生的回复。”

绍由这边是以开玩笑的心情写了信，但回信却慎重其事地装在书信盒里。

绍由看了一眼，苦笑道：

“可真慎重呀!”

然后望着光悦：

“他们一定没想到我们也来这里,吓了一大跳吧!”

抱着游戏的心情,打开书信盒,摊开回信,却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写。

“啊?”

绍由原以为还有其他的信纸，所以检查回信是否掉在自己掉前，又搜了一次书信盒。可是除了那张白纸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

“墨菊太夫!”

“啊!”

“这是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他只是说，把这答复送过去！这就是寒严先生交给我的回信啊！”

“他把我们看成笨蛋啊……还是写去的名歌，他无法马上回答，而这张白纸是代表抱歉的投降书呢？”

无论碰到任何事情，都会自圆其说，这就是绍由的天性。可是，这回他却缺乏自信，只好将信拿给光悦看：

“这封回信,到底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要我们读出它的意思吧!”

“什么都没写,怎么读呢?”

“念念看,没有看不懂的道理。”

“那么,光悦大人,您说这要怎么读呢？”

“雪……整面的雪！”

“嗯 !白雪 !原来如此 !”

“我们信上写着希望他将吉野花移到这儿，所以他认为我们喝酒不一定要欣赏花朵。总之，信上是要我们赏雪，不要太多情。将纸门打开，赏雪饮酒，也是一种享受。我想这就是回信的意思。”

“哦 !这小子竟然这么做。”

绍由觉得很懊恼。

“我们不能这样喝冷酒。如果对方真有此意，我们岂能沉默不语？想想法子，一定要让吉野太夫过来。”

绍由老人跃起身，舔舔干涸的嘴唇。他比光悦大好几岁，却还如此倔强，想必年轻时大概不是个好惹的家伙。

光悦劝他稍安勿躁，但绍由无论如何也要侍女把吉野太夫带过来。最后演变成叫吉野太夫过来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为了提高酒兴。因此，侍女们打打闹闹地笑成一团，座上热闹的程度，正好跟外面绵绵不断的大雪互相辉映。

这时，武藏悄悄地站了起来。

由于他挑对时候，所以谁都没注意到他已不在座位上了。



武藏为何一声不响地溜出酒席？由于扇屋太过宽广，他在走廊迷了路，独自徘徊。

为了逃避酒席上游客的吵杂和乐曲的喧闹声，他不知不觉走到光线昏暗的储藏室和工具房来了。这里大概离厨房很近，因为墙壁和柱子都透着厨房特有的味道。

“啊 !这位客官,您不可以到这边来。”

有一位侍女从暗房里静悄悄地走出来，迎面碰上武藏。她摊开双手，挡住去路。

在客人面前，侍女们表现得天真可爱，此刻她却瞪着白眼，好像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一般怒斥道：

“好讨厌啊 !客人不能来这里,快走开！”

她一边叱责，一边催赶着。

青楼妓院总是将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客人。此时，却让客人看到污秽的另一面，令这小侍女非常气愤。另一方面她也轻视武藏是个不懂规矩的客人。

武藏问道：

“哦！……不能到这里来吗？”

小侍女推着武藏往前走：

“不可以！不可以！”

武藏看看那小侍女：

“你不就是刚才跌到雪中的灵弥吗？”

“没错！客官，您是要上厕所才迷了路吧？我带您去。”

灵弥说着，牵着他的手，往前走去。

“不用！不用！我没醉。我想到那个空房间，吃碗泡饭。”

灵弥瞪大眼睛问道：

“吃饭？我会把饭端到您的房间去的。”

“但是，难得众人那么愉快地喝着酒——”

灵弥听他这么说之后，歪着头想了一会说道：

“的确有理！我就端到这里来给您吧！要吃什么菜呢？”

“什么都不要，只要给我两粒饭团——”

“饭团就够了吗？”

灵弥赶紧到后面拿来武藏所要的饭团。

武藏在没有点灯的房间吃完饭团之后问道：

“从后院可以出去吧！”

他站起来往庭院走去，灵弥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客官，您要去哪里啊？”

“我马上就回来。”

“您说马上回来，可是，那边是……”

“从正门出去太麻烦了。如果让光悦先生和绍由先生知道，不但会扫他们的兴致，而且，他们又要啰嗦一大堆啊！”

“那，我开那边的木门让您出去，您要快点回来嗯！如果您没回来，我准会挨骂的。”

“我一定马上回来……如果光悦大人问起，你就说我到莲华院附近去会熟人，所以才中途离席，大概很快就会回来。”

“不能说大概，一定要回来才可以。因为您要见的那位太夫，是我的主人吉野太夫啊！”

灵弥打开覆盖着一层薄雪的柴门，并送武藏出门。

青楼大门外，有一家兼卖斗笠的茶店。武藏到茶店询问是否有卖草鞋。但是这家店是专门卖斗笠给到青楼游玩的男子遮脸用的，本来就没卖草鞋。

“是不是可以请你替我买一双来？”

武藏托茶店的女子帮他买鞋。自己坐在桌前等待，并重新整理服饰。

他脱下外套，将它折叠好。向茶屋借来纸笔写信，写完之后，信放入外套衣袖内。然后拜托茶店的老人：

“是不是可以请你帮我保管这件外套？如果我在亥时下刻[①]之前还没回来，请将这件衣服和里面的一封信送到扇屋给光悦先生，好吗？”

“没问题。我就代为保管。”

“现在是酉时下刻[②]？还是戌时[③]？”

“没那么晚。今天下雪,所以天暗得早。”

“我刚才从扇屋出来的时候,才听到钟响过。”

“这么说,应该是酉时下刻吧!”

“还这么早啊!”

“太阳才刚下山呢 看看街道来往的行人,就可以知道时间了。”

茶店的女子将草鞋买来了。武藏仔细地调整鞋带的长度,穿在皮革袜的外头。

他付了不少的小费，为了挡雪，还买了一顶斗笠罩在头上。他冒着雪花，逐渐消失在白雪纷飞的路上。

四条河原附近的住家，灯火稀稀疏疏。祇园的树林，地上已积了些如斑点般的白雪，天色已暗，连脚边都看不清楚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微弱的灯光，那是祇园林子内的灯笼或是神明灯。神社大殿以及神社内的屋子，静悄悄地，毫无声响。偶尔雪落到树梢发出啪啪的声音之后，又恢复一片宁静。

“走吧!”

一群人在祇园神社前，祈祷膜拜后，蜂拥进入大殿。

花顶山上，从各寺院传来的钟响刚好五声[④]。也许是下了雪，今夜的钟声，格外动人心弦。

“二少爷，草鞋的带子还牢固吗？在这又冷又冻的夜晚，绑得太紧，是很容易折断的。”

“不用担心啦!”

他是吉冈传七郎。

亲族、门徒中，大约有十七八位较有分量的人围在他四周。寒冷的天气令众人直打哆嗦。大家拥簇着他，往莲华王院走去。

到达祇园神社拜殿之前，传七郎已做了一决生死的准备。他用头巾、皮革带等齐全的配备，将身体裹得毫无缝隙。

①亥时：午后十一时。
②酉时：午后七时。
③戌时：午后八时。
④五声：午后八时。

“草鞋……在这样的天气,草鞋也只得用布带绑啊!你们都该记住这点!”

传七郎用力踩着雪，口中不断吐出白烟，和众人一起往前走。

日落之前，太田黑兵助等三人已亲手将挑战书交给武藏。信上写明了比武的时间和地点。

地点　莲华王院后面

时间　戌时下刻①

不等到明天而指定今晚九点。这个时刻是传七郎仔细考虑过的，而且亲族、门徒们也都同意。

“不能再犹豫了，万一被他逃跑，恐怕以后很难在京都捉住他了。

因此，才派遣太田黑兵助等人混在人群中，在堀川船桥灰屋绍由家附近徘徊盯梢，暗中尾随武藏。

“谁?……好像有人先来了!”

传七郎这么说着，走到莲华王院后面的厢房。远处有一堆熊熊的火焰，在雪地中燃烧着。

“大概是御池十郎左卫门和植田良平吧！”

“御池和植田良平也来了啊?”

传七郎认为他们来了反而会碍手碍脚。

“为了杀一个人，来这么多人。即使报了仇，世人也会指责我们以多欺少，有失体面啊！”

“不会的。比武时间一到,我们就会退到一边去。”

莲华王院佛堂的长廊，俗称三十三间堂。有人说这长廊的距离，正好是射箭的距离；也有人说这是放箭靶的地方，是练习射箭的绝妙地点。因此，越来越多人携带弓箭，独自来长廊练习射箭。

传七郎平常对此处已有耳闻，才约武藏在此比武。亲自前来一看，这里不但是射箭的好地方，更是比武的好场所。

几千坪积着薄雪的院子，看不到一根杂草。稀稀疏疏的松树，更增添寺院庄严的气氛。

“喔!”

先到达的门人正在烧火取暖，他们一看到传七郎，便立刻起身迎接。他们正是御池十郎左卫门和植田良平。

“很冷吧!离比武还有一点时间，请先来暖暖身子再做准备不迟。”

①戌时：午后九时。

良平坐下来，传七郎也沉默不语地坐了下来。

万事皆已在祇园神社前准备妥当。传七郎双手煨着火，扳着手指关节，发出嘎嚓嘎嚓的声音。

“来得太早了!”

传七郎熏着烟的脸上慢慢露出杀气。

“刚才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家茶店。”

“在这样的下雪天,应该已经打烊了。”

“敲门还是会开的吧!谁去打点酒来!”

“打酒?”

“没错!没喝酒……身体好冷啊!”

传七郎说完蹲下来烤火。

无论是白天、夜晚，还是在武馆，传七郎身上的酒味从未消失过。今晚的比武关系着一族一门的存亡。等待对手到来之前，酒，到底是有助于传七郎的战斗力呢？还是不利？此刻，传七郎所要的酒，与平日不同，门徒们不得不慎重考虑。

大多数人以为在这冻人手脚的下雪天，喝点酒可以暖身，也许有利于持刀。

“二少爷已经这么说了,恐怕不好违拗他吧!”

于是两三名门徒跑去买酒。不一会功夫，酒已经买来了。

“啊!任何东西都比不上这酒啊!”

传七郎将酒烫热,倒到茶碗中,心情愉快地喝着酒,心满意足地呼着气。

一旁的众人，非常担心传七郎会像往常一样，喝太多而耽误正事。然而，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传七郎比平日少喝许多。攸关自己性命的大事就在眼前，表面上他若无其事，心里头却比任何人都还紧张。

此刻，突然有人叫了一声。

“啃!武藏吗?”

“来了吗?”

围着火堆的人好像屁股被踢一脚般地立刻站了起来。红色的火星，随着他们的衣袖，飘向白雪纷飞的天空。

出现在三十三间堂长廊一端的黑影，远远地举着手说道：

“是我!是我!”

那黑影子边说边走了过来。

原来是一位弓着背的老武士。他的裤裙扎得高高的，动作十分利落。门徒看到了老武士，便互相告知是左卫门先生，亦即壬生老前辈。

壬生源左卫门是上一代吉冈拳王的亲弟弟，换句话说，他是拳法之子清十郎及传七郎的亲叔叔。

“嗯!原来是壬生叔叔!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传七郎万万没料到今晚他会到这里来，因而显得相当意外。源左卫门走到火堆旁。

“传七郎,你真的要比武吗……啊!见到你之后,我放心多了。”

“我想和叔叔商量。”

“商量？商量什么呢？吉冈门的名声，已经一败涂地。你哥哥成了残废，如果你再不吭声，毫无行动，我就要找你理论了。”

“请放心!我和软弱的哥哥不同。”

“这我信得过你。我认为你不会输的,为了鼓励你,我特地从壬生赶来。可是,传七郎,你可不能过于轻敌。传言中的武藏可是位男子汉中的佼佼者啊!”

“知道了!”

“不要急着想获胜，胜负就听天由命吧！万一有什么意外，源左卫门会替你收尸的。”

“哈!哈哈!”

传七郎哈哈大笑起来。

“叔叔,来,喝杯酒御寒。”

他拿出茶碗来。

源左卫门沉默不语，喝完一杯之后，环视门下弟子：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该不会想拔刀相助吧！如果不是想拔刀相助就赶快离开这里。这是一对一的比武，一群人戒备森严地聚在这里，倒显得这边软弱，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即使战胜了，也会有人说闲话呀……比武的时刻快到了，跟我一起退到离此较远的地方去吧！”

传七郎等人耳边响起了巨大的钟声。

已经戌时了，离约定的戌时下刻，越来越近了。

“武藏大概晚出门了吧!”

传七郎环视光亮如白昼的夜晚，独自翻着火堆中的柴火。

众门徒听了壬生源左卫门叔父的话，立刻退到远处。他们踩在雪地上的黑脚印，历历可数。

偶尔，三十三间堂厢房的冰柱掉落下来发出“噗”的声音，使得传七郎的鹰眼四处张望。

此刻有个男子动作敏捷如鹰，踩着雪从对面的树林迅速地飞奔到传七郎身边。

他就是一直监视武藏行动、负责联络并打探消息的太田黑兵助。

今晚的大事已迫在眉睫，这单从兵助的脸色便可看出端倪来。

他的脚几乎没踩到地面，上气不接下气地飞奔而来：

“ 来了 !”

传七郎刚才察觉到他回来，早已站起身来等待他的回报。听了兵助的报告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

“ 来了啊 !”

他双脚下意识地将快烧完的柴火踩熄。

“ 武藏那小子，自出了六条柳镇编笠茶屋之后，虽然下着雪，却慢吞吞地跨着牛步走过来。刚才已经走过祇园神社的石阶，就要进到神社内了。我抄径捷先赶回来，那只慢吞吞的蜗牛应该也快到这里了，请准备！ ”

“ 知道了……兵助 !”

“ 是。”

“ 到那边去 !”

“ 大伙儿呢 ?”

“ 不知道 !你在这里很碍眼,退到一边去吧 !”

“ 喔…… ”

兵助虽然这么回答，却无法就此放手不管。传七郎精神抖擞地用双脚踩熄雪中的余烬，再走向厢房。兵助目送他离去之后，赶紧朝反方向藏到庙堂的地板下方，蹲在黑暗中静观其变。

凉飕飕的风直贯地板而来，这风出奇地冷。太田黑兵助死命地抱着双膝，拱着背直打哆嗦,两排牙齿也喀喀作响。他极力告诉自己这是寒冷所致,想为自己打气。但是全身仍然像憋尿一般，从腰部到脸上一直抖个不停。

“ 怎么还没来 ?”

天色暗下来之后，外面的景象，比白昼更加鲜明。传七郎站在离三十三间堂大约百步的地方，以一棵松树做为站立点，望眼欲穿地等待武藏的到来。

兵助算算时间，武藏早该到了，怎么还不见人影呢？雪依然纷纷地下着，寒冷侵入肌肤。柴火熄了，传七郎的酒也醒了。从远处就可看出他焦躁不安的神色。

啊！传七郎吓了一大跳，原来树梢上落下一大串瀑布般的积雪。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短短的一瞬间，等待的人也无法忍耐，其焦虑不安可想而知。

传七郎和太田黑兵助两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尤其是兵助，他得对自己的报告负责，又得忍受刺骨的寒风——“ 再等会吧 ”、“ 再等会吧 ”,他强忍着焦躁的情绪，但依然不见武藏的踪影——

他已按捺不住，从地板下出来，对着站在远处的传七郎说道：

“ 武藏到底怎么了 ?”

“ 兵助 ,你还在啊 !”

传七郎也有同感，两人互相走近，并且向一片雪白的四周张望。
“没看到人。”
传七郎喃喃说道：
“那家伙,该不会逃了吧？”
太田黑兵助马上否定传七郎的推测：
“不!不可能……”
他极力想证明自己所言不假，正要开口时——
“啊？”
听着兵助解释的传七郎，突然朝旁边看去。他们看到两个人从莲华王院走了出来，手拿着蜡烛走在前面的是一名和尚，后面跟着另外一个人。
那两人开了门，站在三十三间堂长廊的一端，低声地说着话。
“入夜之后，寺里到处门窗紧闭，所以我不太清楚。不过，黄昏的时候，确实有几位武士在这附近生火取暖，也许他们就是您所要找的人。可是，现在已不见他们踪影了。”
这是和尚说的。
跟在后面的那个人礼貌地鞠躬道谢：
“啊！感谢你带我来，耽搁你休息时间，实在抱歉……那边有两个人站在树下,也许他们就是在莲华王院等我的人。”
“那么,您就过去看看吧!”
“你带我到这里就可以了,你请回吧!”
“你们是约好到这里看雪景的吗？”
那人笑笑回答：
“是啊!”
和尚熄了手上的烛火：
“恕我多言，如果像刚才那样在厢房附近生火取暖，请留意余烬是否全部熄灭了。”
“我知道了。”
“那我告辞了!”
和尚关起门，径自走向后院。
留下来的那位，站在原地不动，凝视着传七郎的所在。
“兵助,那是谁？”
“从寺院出来的。”
“不像是寺院的人啊!”
“奇怪？”
他们两人同时往三十三间堂的方向走了约二十步左右。
站在长廊另一端的黑影，也移动脚步，走到长廊中央才停下来。他的皮肩

带的一端扎实地系在左袖上。两人在还没看清楚对方之前，是毫无警觉地向前移动的。但是接着两人踩在雪地上的脚突然变得僵硬，无法动弹。

两人深呼吸两三次之后，传七郎突然大叫：

“啊！武藏！”

双方凝视着对方。武藏！当传七郎发出这第一声时，武藏所站的位置已经比传七郎占了绝对的优势。

为什么呢？因为武藏站在比敌人高好几尺的走廊上，而传七郎却站在地上，刚好落在敌人眼下。

不仅如此，武藏的背后，绝对安全。因为他背对着三十三间堂长长的墙壁。如果敌人从左右夹攻，不但走廊的高度，可以当成防卫的屏障，而且，毫无后顾之忧，他能够集中心力，全力以赴。

相反地，传七郎的背后是一望无际的空地与风雪。即使明知道武藏没带杀手来，但是，背对着广阔空地，绝对无法毫无忌惮，专注心力与敌人作战。

还好，太田黑兵助在他身旁。

传七郎挥挥衣袖：

“兵助，退！退到一边去！”

与其让兵助帮倒忙，不如叫他退到一边去把风，自己和武藏采取一对一的比武来得恰当。

武藏问道：

“可以了吗？”

他的语气冷淡，表情静如止水。

传七郎与武藏照过面之后，心里暗暗叫骂道：

“就是你这家伙！”

他不由得萌生憎恶之情。一来是因为手足受辱的怨恨，二来是因为武藏是传言中的神勇之人。还有在他脑中先人为主认为武藏只不过是一名穷乡野村出生的剑客罢了。

“住口！”

传七郎自然这么回答：

“你说‘可以了吗’是指什么？武藏，你已经超过九点了。”

“你并没有约定一定要在九点整到啊！”

“少狡辩！我老早就到这里等你了。快下来！”

传七郎站的位置比较不利，无法全力以赴，所以不敢轻敌，自然要这么说，引诱敌人到地面。

“现在——”

武藏只是轻轻地回答，似乎已把握了先机。

传七郎见到武藏之后，全身的细胞才活跃起来。然而武藏在见到传七郎之前，老早就进入备战状态，所以说武藏把握了先机。

这点可由他的布局上得到证明。他先到寺院，叨扰休息中的寺僧，且不经过宽广的庭院，偏偏要沿着走廊过来。

他走上祇园的石阶时，一定看到了雪地上众多的足迹。于是他灵机一动，待身后的一群人离开之后，明明要到莲华王院后面，却故意由正门进入院内。

他向寺僧打听这里入夜之后的情况，并喝茶取暖，等到超过约定的时间，才出现在敌人面前。

这是第一步棋，而现在面对传七郎的挑衅，就要下第二步棋了。应对方的要求，出面迎敌，是一种战术。而把握主控权，制造机会，又是另外一种战术。胜败的关键，就像映在水中的月影。过于信任自己的理智或力量，犹如极力捞月，反而容易溺水，牺牲生命。

"你已经迟到了,难道还没准备好吗?这里不适合比武。"

面对急躁不安的传七郎，武藏却一直保持沉着稳定：

"我现在就下来。"

"动怒为失败之母"，传七郎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看到武藏傲慢的态度，平时的修行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过来！到广场这边！彼此互报姓名，勇敢的比斗一番。我吉冈传七郎非常唾弃姑息与卑怯的人——比武之前就胆怯的人，没有资格站在传七郎面前，快从那边下来!"

他叫骂了起来，武藏只是露齿微笑。

"吉冈传七郎，早在去年春天我就将你砍为两截了。今天再次相会，可算是第二次取你性命。"

"你胡说什么!何时?何地?"

"大和国的柳生庄。"

"大和?"

"在一家绵屋旅馆的澡堂内。"

"啊!那个时候?"

"在澡堂内，我们两人都没拿武器，但是我用眼睛看着你，在心里衡量：是不是能砍杀眼前这个男人？后来，我用眼睛干净利落地杀了你。但是你却没什么反应。你如果在不知就里的人面前，狂言你是以剑立足江湖，他们可能会相信。但是如果在武藏面前,你也这么说,我会狂笑不止。"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原来是这些愚蠢至极的话，真是一派胡言。不过，倒是挺有趣的。你自我陶醉的美梦该醒了！来吧，站到下边来！"

"传七郎!要用木剑还是真剑?"

“你没带木剑来,还谈什么?难道你要以真剑比武吗?”

“如果对方希望用木剑比武,我会夺取对方的木剑之后,再砍杀敌人。”

“真是狂言!”

“那么……”

“喂!”

传七郎用脚跟在雪地上画出大约二米半的斜线，示意武藏通过。但是，武藏却在走廊上先朝旁边走了三至五米的距离之后，才走到雪地上。

接着，两人同时离开走廊约二十米。传七郎无法再等下去，为了给对方压力，他猛然一喝，与他的体格相称的长刀“咻”一声发出细微的响声，朝武藏站立的地方横扫过去。

落点虽然正确,却未必能将敌人砍为两段。对方移动的速度远比刀的速度还来得迅速准确,不!比移动速度更快的是,武藏已从肋骨下亮出了白刃。

只见两道白光在宇宙中闪烁不停。相较之下，天上纷纷的落雪，倒显得有些迟缓。

刀剑的速度，就像音阶，有破、急、慢之分。如果加上风速，就成为“急”;卷起地上的白雪如一阵旋风,就转为“破”；最后如白色的鹅毛飞舞，静静地落下,这就是“慢”。

“……”

“……”

就在武藏和传七郎两人从刀鞘中拔出武器的瞬间，同时也挥动手上的刀。一时之间刀光剑影舞动于二人之间，看来铁定会有人受伤。接着，两人的脚跟扬起雪花，双方向后退开一步，定睛一看，居然两人都还好好的，而且雪地上一滴血也没有，真是不可思议啊！

“……”

“……”

接着，两把刀锋，一直保持九尺的距离。

积在传七郎眉毛上的雪花，溶成雪水，从他的睫毛流到眼睛，他皱皱眉、眨眨眼之后，再睁大眼睛。他突出的眼窝，就像熔铁炉的风门；嘴唇则极力平静地配合呼吸，实际上整个人已像火炉中炙热的火球。

传七郎和敌人一交手便后悔：“完了！为什么我今天要采取正眼对峙法呢？为什么无法像平日那样高举着刀剑砍向对方呢？”

传七郎脑中充满了后悔和懊恼。他无法像平时一般冷静思考。他感到体内的血管发出了“咚咚!”的声音,像是具有思考能力一般。头发、眉毛以及全身的汗毛直竖。从头到脚绷得紧紧的，全部处于备战状态。

传七郎很清楚自己并不擅长持刀与敌人正眼对峙。每次想要抬起手肘刺

向对方时，总是无法抬起刀尖。

因为武藏早已俟机而动。

武藏持刀盯着对方时，手肘是放松的。传七郎使劲弯曲手肘，发出嘎嚓嘎嚓的声音。而武藏的手肘保持柔软，随时能移动自如。而且传七郎的刀，不断地改变位置；相反地，武藏的刀却纹丝不动，使得刀背到护手的地方，积着一层薄薄的白雪。

武藏祈祷能寻得对方的破绽，寻觅对方的空隙，计算着对方的呼吸，心想一定要战胜对方。他暗叫：八幡大神！这是一场攸关生死的战斗。

他脑中清楚地闪着这样的念头。而对手传七郎已像一块巨石逼向自己。

武藏第一次有这种压迫感，心里暗忖道：

“敌方比我更胜一筹啊!”

在小柳生城，受到四名高足包围时，也有着相同的自卑感。当他面对柳生流或是吉冈等正统流派的剑法时，更感到自己的剑法是“野生型”，毫无章法可言。

传七郎的剑法，不愧是吉冈拳法这位先祖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出来的。单纯中有复杂，豪放中有严密。光是力道和精神，就毫无破绽可言。

然而武藏的剑法看来只是半生不熟，更使他不敢胡乱出手。

当然，武藏并不是有勇无谋的人。

他施展不了引以为豪的野人剑法。他几乎无法相信找不到出手的机会。因为光是保守的防御就已让他喘不过气来了。

他心里一直思考着：

“找他的破绽!”

他眼中充满血丝。

“八幡大神!”

他祈祷着胜利。

“一定要战胜!”

焦躁不安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

通常大部分的人在这个节骨眼都会被思绪的漩涡卷进去，导致狼狈地沉坠溺毙。但是，武藏毫无心机能从中跳出。他意识到这么想只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这是他好几次从生死边缘挣扎过来的经验。他立刻清醒过来。

“……”

“……”

双方依然正眼对峙，白雪积在武藏的头发上，也落在传七郎肩上。

“……”

“……”

这时武藏眼里已看不见岩石般的敌人，也看不到自己。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除去想要战胜的想法。

在传七郎和自己相距大约九尺之间，静静地飘着白雪。——自己的心，就像白雪一般轻飘飘的，自己的身体，有如空间那么宽广；天地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天地。武藏虽然存在，但是，武藏的身体已不存在。

不知何时传七郎已向前走了几步，缩小了飘雪的空间。突然间武藏的意志传到了刀尖。

“哇！”

武藏的刀扫向身后，横砍了身后太田黑兵助的头颅，发出“喳”的一声，就像割断红豆布袋的声音一般。

一个鬼火般的人头，从武藏身后翻滚到传七郎面前。就在此时，武藏突然纵身一跳，攻向敌人胸部。

“啊——呢！”传七郎的惨叫声，划破寂静的四周。这叫声穿透宇宙，就像气球吹到一半，突然破裂一般。巨大的身体，向后踉跄了几步跌到雪花中。

传七郎凄惨痛苦不堪，蜷曲着身体，脸埋入雪中呻吟：

“等、等一下！”

但是武藏已不在他身旁了。

回答他这句话的竟是远处的人群。

“啊！”

“二少爷！”

“不、不得了！”

“快来人呀！”

哒！哒！哒！就像涨潮的海水一般，许多黑影踏雪狂奔而来。

这群人正是吉冈的亲戚壬生源左卫门和其他门徒，他们一直待在远处，抱着乐观的想法等待胜负的结果。

“啊！太田黑也死了。”

“二少爷！”

“传七郎！”

无论怎么呼叫、怎么急救都已经回天乏术了。

太田黑兵助从右耳到嘴巴被横砍了一刀，而传七郎则被武藏一刀从头顶斜砍向鼻梁、脸颊至颧骨。

两人都是一刀丧命。

“我早就说过，太轻敌才会落到这种地步。传、传七郎，这、这个传七……”

壬生源左卫门叔叔抱着侄儿的尸体，悲恸不已。

才一会儿功夫，白色的雪地已被染成桃红。壬生源老人刚才整个心都放在死者身上，现在回过神来开始责备其他的人。

“对手在哪里？”

其他人并非没有在寻找对手，只是再怎么找也见不到武藏的人影了。

“不在这里。”

“已不知去向。”

众人如此回答。

源左卫门非常懊恼，他咬牙切齿：

“怎么会不在？”

“我们跑过来之前，明明看到有个人影站在这儿啊！难道他插翅飞了不成？哼！此仇不报不仅是吉冈一族，连我的面子也挂不住啊！”

此时门徒中有人“啊”的一声，用手指一指。

虽然是自己人发出的声音，可是众人却吓得向后退了一步，并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

“武藏！”

“哦 是他吗？”

“嗯……”

霎那间，四周一片死寂。比起无人之地的宁静，这种人群中的死寂，充满了鬼魅的气氛，令人心生畏惧。每个人脑中一片空白，呈现真空状态，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事物，完全无法思考和判断。

原来武藏战胜传七郎之后，一直站在最近的厢房下。

接下来——

他背对墙壁，注视前方，慢慢地向三十三间堂西边横着走去，一直到中段的地方才停下脚步。

他面向群众，心里暗自问道：

“会追过来吗？”

看不出他们会采取行动，于是，武藏向北走去，在莲华王院消失了踪影。



“竟然以白纸回复我们，怎不教人生气！如果我们默不吭声地接受，那些公子哥儿就更嚣张了。我去找他们理论，非把吉野太夫叫到这儿不可。”

游戏是不分年龄的，灰屋绍由借着几分酒意，没完没了。遇到不顺意的事情，就任性的耍起脾气。

“带我去！”

他说着便抓住墨菊太夫的肩膀站了起来。

“算了,算了!”

坐在一旁的光悦阻止他。

“不!我要把吉野带过来。旗本带我去，本大将要亲自出马，不服气的都跟我走!”

虽然担心绍由会酒醉闹事，但放手随他去，也不一定会有危险。再说，如果世上事事都没有危险性，那也很无趣。人世间还是稍具危险性才显得奇妙，也才显示出游戏世界的情趣。

绍由老人尝尽世间的酸甜苦辣，也非常清楚游戏规则。像他这种人喝醉之后特别难摆平。

艺妓边搀着他边劝道：

“船桥先生,你这样走很危险啊!”

绍由听了非常不高兴。

“你胡说什么！即使我喝醉了，也只是脚步站不稳，我的心可清醒得很呢!”

“那么,你一个人走走看!”

艺妓们放开手，他马上跌坐在走廊上。

“我走不动了,来背我。”

他要去的只不过是同一个屋檐下的另一个房间而已，却要如此大费周折，在走廊上拉拉扯扯。绍由一定会说这也是游玩的乐趣之一。

这位醉客装疯卖傻，途中还为难了艺妓们。他瘦骨嶙峋，身材纤细，个性却很倔强。他一想到乌丸光广卿一行人送来一张无字天书的回信，此刻正在另一个房间独占吉野太夫，得意洋洋地尽情玩乐，心里头就暗自骂道：

“幼稚的公子哥儿,竟然敢卖弄小聪明——”

以前的公卿，连武士都畏惧三分，也是武家难以应付的官阶。但是现在京都的大商人却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坦白说，只要有好处，这些公卿就会百依百顺。因为“公卿”这个头衔只是空有其名，无薪无俸。只要有人花钱提供他们适当的满足，附会他们的风雅，用高尚的态度和他们交往；认同他们的官职，让他们炫耀自己，就能像操纵傀儡般地摆布他们。

“到底寒严在哪个房间?是这里吗?”绍由摸着灯火通明的华丽纸门,正要打开，迎面撞上一个人。

“啊,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与这场所不相称的和尚泽庵正好从里面探出头来。

“啊!”

两人都感到意外，睁大眼睛，为此意外相逢而欣喜不已。绍由搂住泽庵

的颈子说：

“原来和尚你也在这儿啊!”

泽庵也搂住绍由的脖子，模仿他的口吻：

“原来大叔您也来这儿啊!”

两位醉客像情侣般互相磨搓着肮脏的脸颊。

“您真会享受!”

“彼此!彼此!”

“真想念您。”

“见到你这个和尚,真令人高兴。”

两人互敲着对方的头，舔舔对方的鼻尖，酒醉人的行为真令人不解。

泽庵走出房间之后，走廊上不断传来纸门关合的声音。夹杂着发春猫儿似的鼻音。乌丸光广朝坐在对面的近卫信尹露出一脸苦笑。

“哈!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定是啰嗦的家伙跑到这里来了。”

光广是一位年轻的阔公子，看上去约莫三十岁左右。算是肌肤白晰的美男子，他的眉毛浓厚，嘴唇红润，还有一双才气横溢的眼眸。

他惯常说的一句话是：

“世间上武家比比皆是,为什么我偏偏生在公卿家呢?”

在他优雅的容貌下,却隐藏着刚烈的个性。对武士政治的潮流忿忿不平。

“聪明又年轻的公卿,若完全不担忧现今的时势,真可谓是个笨蛋啊!”

光广对这个想法并不忌讳，换句话说：

“武家是世袭的职位。但武器却蒙蔽了政治的权利，才会出现从未有过的右文左武的制衡现象。而公卿好比是节庆的装饰品，只是政治上任人摆布的傀儡。自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是神的错误。身为人臣，只能做两件事——烦恼与饮酒。既然如此，倒不如醉卧美人膝、看花赏月、饮酒作乐来得好呢！”

这位贵公子从‘藏人头’,进升到‘大弁’而且现在又担任朝廷的‘参议’,却经常造访六条柳街。因为他认为只有在这个世界才能让他忘记所有不愉快的事。

像这种年轻却满心烦忧的公卿中，飞鸟井雅贤、德大寺实久、花山院忠长等人和武家不一样，个个一贫如洗，不知他们是如何筹得金钱到扇屋游乐。

来到这里，才被当人看。

他们来此只会喝酒闹事。然而今晚光广带来的人却与他们不同，是一位人品高尚的人。

这位同行者叫做近卫信尹，比光广约莫大上十岁，沉着稳重且眉清目秀。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在他丰腴的脸颊上有着浅黑色的麻子。

提到麻子，镰仓一之男、源实朝两人也都是麻子脸。所以麻子脸并非只是近卫信尹一人的缺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虽具有“前关白氏长者”如此

堂皇的身份，却从不对人提及。只是以业余消遣的书法闻名于世，以“近卫三藐院”之名行走江湖。而坐在吉野太夫身旁时，也只是保持微笑，看来真是个品行高雅的麻子。

近卫信尹微笑时，露出深深的酒窝。他浅色的麻子脸转向吉野太夫，问道：

“那声音,是绍由吧?”

吉野咬着红梅般的嘴唇，露出为难的眼光：

“啊!他要是进来了,该怎么办才好呢?”

乌丸光广按住吉野的衣袖：

“你不要起来!”

他径自穿过隔壁的房间，走到走廊，故意大声叫道：

“泽庵和尚！泽庵和尚！你在这里做什么啊？门开着很冷啊！如果你要出去就把门关起来；如果你要进来就赶紧进来吧！”

泽庵回答道：

“我要进去。”

于是，泽庵顺手将站在门外的绍由老人一起拉进来，并且拉到光广和信尹面前坐了下来。

“哦!没想到会碰到你们这些人,越来越有趣了!”

灰屋绍由边说话边来到信尹面前。他拿起酒杯，向信尹致意：

“敬您。”

信尹微笑道：

“船桥老翁,你一直都这么健朗啊!”

“我万万没想到寒严先生的同伴是您啊!”

他将酒杯放回原处，故意装出酩酊大醉的样子，摇头晃脑地说：

“原、原谅我。久未问候，是一回事；今日相遇，又是另一回事……不管是关白也好，参议也好……哈哈哈！泽庵和尚，你说对不对？”

说着又把和尚的头挟在腋下，并指着信尹和光广说道：

“世间上，值得怜悯的是这些公卿们。无论是关白还是左大臣，都徒具虚名，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远不如商人呢……和尚，你同意吗？”

泽庵对这位醉老人，有几分畏惧，马上回答：

“是啊!我同意!”

和尚好不容易从他的手臂下挣脱开来，这才把头缩了回来。

“来,我还没敬和尚呢!”

他要了个杯子。

他手上的杯子都快碰到脸了，又说：

“和尚，你真狡猾。世间上最狡猾的是和尚；而聪明的是商人。强者是武

家，愚笨者则是公卿……哈哈！不是吗？”

“没错！没错！”

“公卿自己喜欢的事没有一样能做，而且在政治上也只能吃闭门羹，能做的就是吟诗作词、写写书法罢了。其他的地方就派不上用场了……哈哈！和尚，没错吧！”

喝酒胡闹，光广不会输人；而雅谈与酒量，信尹绝不落人后。但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闯入者这么一闹，他们二人已经没什么兴致了，只是沉默不语。

绍由得意忘形又说道：

“太夫！你是喜欢公卿呢？还是喜欢商人？”

“呵，呵！船桥先生……”

“不要笑！我很认真的问你，我想知道女性的看法。嗯！我懂了！太夫是认为商人较好吧！那就到我的房间来，太夫我带走啰！”

他挽起吉野太夫的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光广吓了一跳，手上的酒洒了一地。

“开玩笑也要有限度啊！”

光广说着扳开绍由的手，并将吉野太夫揽到自己身旁。

“为什么？为什么？”

绍由跳起来，叫道：

“并非我硬要将太夫带走，而是太夫一副想和我过去的样子啊！太夫，你说是不是？”

夹在中间的太夫，只能一笑置之。被光广和绍由两人左右拉扯，显得十分为难：

“唉呀！要如何是好？”

他们并非存心要争太夫，也并非真的在争风吃醋，只是为了让为难的人更加为难，这也是游戏之一。光广不肯让步，绍由也绝不退让。他们俩将吉野夹在中间，令她左右为难。

“太夫，你到底要侍候哪一边？我们在这里拉拉扯扯的，也不是办法。我们要看太夫想到哪边,我们都依你的意思。”

泽庵一直在看事情会如何收场。

“真有趣！”

泽庵不仅在看热闹，还从旁兴风作浪，将“收场”当做下酒菜：

“太夫,你想跟哪边就去哪边吧！”

只有温厚的近卫信尹，不愧是好人品，他伸出援手说：

“呀！呀！你们这些人真没安好心眼啊！这样叫吉野如何是好呢？不要再为难她了,大家一起坐下来喝酒好吗？”

并且对着其他女侍说道：
“这一来，那边只有光悦一人，谁去把他叫到这里来。”
他极力想结束这场纷争。
绍由一直赖在吉野旁边，并挥着手拒绝。
“不必去叫，我现在就将吉野带过去。”
光广仍然抱住吉野不放。
“你想干什么？”
“可恨的贵族子弟。”
绍由突然正颜厉色。惺松的醉眼差点碰到杯子。他向光广说道：
“我们一定要争到如花似玉的吉野吗？在这女人面前比酒量如何？”
“比酒量？真可笑啊！”
光广另外拿了一个大酒杯，放到高脚盘上，再摆到两人之间：
“实盛大人，你可染了头发？”
“什么嘛！你这位瘦骨嶙峋的人哪是我的对手？来吧！来比个高下吧！”
“怎么比高下呢？仅仅你一杯我一杯的喝，实在没意思！”
“我们来玩看谁先笑的游戏。”
“没意思。”
“那，我们来玩分贝壳。”
“和肮脏的老头子玩这种游戏啊！”
“你不喜欢？那么，我们来划拳。”
“好吧！来啊！”
“泽庵，你当裁判。”
“好！”
两人都相当认真地比赛划拳。每当一胜一败时，看到一方懊恼地干杯，大家都笑得人仰马翻。
此时，吉野太夫悄悄地站了起来，拖着长长的裙脚走了出去。她的身影消失在雪中的走廊尽头。

这是一场平分秋色的比赛。因为在酒量上，一位是强者，一位是巧者，两人的游戏，永远分不出胜负。
吉野走后没多久，近卫信尹也回官邸去了。而当裁判的泽庵也感到困极了，顾不得礼节，在他人面前打起哈欠来了。
惟独两位当事人的酒战仍未停息。而泽庵随他们俩划拳，自己就近将头枕在墨菊太夫的膝上，睡起大头觉。
泽庵浑然欲睡，心情非常舒畅，但突然想到：
“他们一定很寂寞吧！真想快点回去陪他们。”

他想起城太郎和阿通。

现在他们两人都住在乌丸光广官邸。去年年底的时候，城太郎受伊势荒木田神官之托，送东西到乌丸官邸时，就住了下来。阿通则是前几天才住进官邸。

前些日子在清水观音寺的音羽谷，阿通被阿杉婆追赶的那天晚上，刚好泽庵到观音寺去找阿通。在这之前，他早就预知事有不妙，心里忐忑不安，所以赶到观音寺去了。

泽庵和乌丸光广两人是知交，无论和歌、禅或是酒，甚至烦恼，两人都是能互相分享的道上之友。

前一阵子正巧这位好友来信问道：

“怎么样？你新年只回故乡的寺庙，不做其他的事吗？你不会想念神户滩这个大城市里的名酒、京都的女人还有加茂的水鸟吗？想睡觉的话，可以到乡下坐禅；想知道活禅，就到人群中去体会吧！如果想念这座城市就过来吧！你意下如何？”

因此，泽庵这个春天便上了洛城①来。

没想到他会在此遇到城太郎这位少年。城太郎每天在官邸游玩，丝毫不感厌倦。问过光广才知道城太郎留在此地的原因。于是向城太郎问明详情，才知道阿通自正月初一早上就到阿杉婆的住处。此后便音讯全无。

“怎么会有这种事？”

泽庵听后，非常震惊。当天即刻出发寻找阿杉婆的住处。后来找到三年坡的旅馆时已入夜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安，便请旅馆的人提着灯笼，到清水堂找人。

那天晚上，泽庵将阿通安全地带回乌丸家。但是，由于阿通受到极度地惊吓，隔天就发烧生病，至今还无法起床。而城太郎一直守在枕边，喂药、换冰枕，照顾得无微不至，实在令人感动。

“他们两人正在等着我吧！”

泽庵虽然想早点回家，但是同行的光广，别说要回去，根本就是一副游戏才正开始的表情。

两人终于厌倦划拳和酒战。本以为他们放弃胜负，要开始喝酒了，没想到却促膝谈了起来。

他们议论的话题不外乎武家政治、公卿存在的价值、商人和海外发展等。

泽庵由女人的膝上移到柱子旁，闭着眼睛听他们的议论。寤寐之间，听着他们两人议论，有时候还会微微一笑呢！

光广突然酒醒，不高兴地说道：

①洛城：京都。

“哎呀!近卫什么时候走了?”

绍由的酒似乎也醒了，脸色大变：

“这不打紧,重要的是吉野也不在啊!”

“真是岂有此理!”

光广对在角落打瞌睡的侍女灵弥大声叱喝道：

“叫吉野过来!”

灵弥睡眼惺松地走到走廊。她到光悦和绍由原来的房间，偷偷瞧了一眼发现房内只有一个人。武藏不知何时回来，正静静坐在白灯旁。

“啊!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呀!”

武藏回答道：

“刚回来!”

“从后门?”

“嗯!”

“您去哪里了?”

“外面。”

“是去约会吧!我去和太夫姑娘说去——”

武藏听到她早熟的话语，不自觉笑了起来：

“怎么都没人在?大家都到哪里去了?”

“大家都在那边,正和寒严先生、和尚一起玩呢!”

“光悦先生呢?”

“不知道。”

“大概回去了吧!如果光悦先生回去了,我也想回去。”

“不可以！既然来这里，没得到太夫的同意是不能回去的。若是悄悄地回去，不但您会被取笑，我也会被骂的。”

即使是侍女开玩笑的话，武藏也当真。

“所以说不可以不声不响地就走了。请在这里等我回来。”

灵弥出去之后没多久，泽庵走了进来，拍拍武藏的肩膀问道：

“武藏,怎么了?”

“啊?”

这一声充满了惊讶。武藏没想到刚才灵弥所说的和尚竟然就是泽庵。

“好久不见!”

武藏赶紧离开座席，两手扶地行礼，泽庵抓住武藏的手说道：

“这里是游乐之地，打招呼就简单化吧……听说你和光悦先生一起来，但却没看到他人呀？”

“也许去哪里了吧?”

“找找看,一起过去吧!我也很想和你聊一聊,不过那是散会之后的事。”

泽庵边说边打开隔壁的纸门，看到有个人睡在被炉里，四周围着屏风，在此寒夜中，更显得那个人就是光悦。

看他睡得舒服，不忍摇醒他。这时光悦正好也睁开眼，看到泽庵和武藏，非常诧异。

问过原因之后，光悦说道：

“如果只有你和光广卿,那边的房间还够坐,一起去吧!”

三人一起来到光广的房间。

光广和绍由已经尽兴，两人脸上都露出欢乐过后的寂寥。

喝到这种地步，美酒也变得苦涩，使人更加觉得口干舌燥。一想到喝水，就令人想起家。再加上没见到吉野太夫，总觉得缺少什么。

“该回去了吧!”

“回家吧!”

其中一人提议回家，众人一致同意。每个人都不留恋这里，主要是怕破坏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好心情，所以大家立刻站起身来。

此时——

侍女灵弥走了过来，后面跟着吉野太夫的另两位贴身婢女。两人快步走到门口，在众人面前，双手扶地行了礼，说道：

“让各位久等了！太夫要我转告她已经快准备好了。我知道各位想回去了，虽说是下雪夜，但路上还很亮。何况，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至少也要等轿子暖和了之后再回去。所以请各位再坐一会儿吧！”

“真奇怪啊?”

“让各位久等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光广和绍由不解其意地互看一眼。

大家已经没有兴致再玩下去了。何况是在这游乐场所，更是无法妥协。

“这是为什么呢?”

两位贴身婢女看到众人犹豫的脸色，赶紧解释：

“太夫的意思是说：她刚才擅自离席，想必各位大人认为她是位无情的女子。但是，她从未如此为难。如果顺了寒严先生的意，就会违拗船桥先生的心，如果顺从船桥先生，又会对不住寒严先生……因此才不声不响地离开座席。现在吉野太夫想重新招待各位客人到她的住处……请各位晚一点回家，不要急着走，多待一会儿吧！”

众人听了这席话之后，如果拒绝，会让人认为气度狭小；而且吉野要以主人的身份招待他们，令人兴致勃勃。

“去看看吧!”

“太夫这么有诚意。”

于是，在侍女和贴身婢女的引导下，五双草鞋踏着柔软的春雪，不留痕迹地走过。

除了武藏，每个人都觉得兴致盎然，心中暗暗想着：

“哈！大概会招待我们喝茶吧！”

吉野喜爱茶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况且喝杯淡茶也挺不错。大家边走边想，不久已走过喝茶的房间，来到后院，这里是一片毫无情调的田地。

众人显得有点不安，光广责问道：

“到底要带我们到哪里？这里不是桑树园吗？”

另一位侍女笑着回答：

“哈哈！不是桑树园。每年春末，大家都会到这牡丹园游玩。”

光广仍然不高兴，再加上天寒地冻，更令他越觉得不舒服。

“不管是桑树园，还是牡丹园，在这样的下雪天，不都是一样的萧条吗？吉野要我们感冒才高兴吗？”

“实在非常抱歉，太夫交代过她会在那边等，所以请走到那边。”

定睛一看，田园的一角有一间茅草屋。它是一间纯朴的平民住家，在六条里妓院开发之前就有了。屋后围绕着冬青树，它的风味和人造庭院的扇屋完全不同，但却属扇屋的范围。

“请往那边走。”

侍女进到一间被炭熏黑的泥地房，引领众人进入屋内。

“大家都到了！”

婢女对着屋内喊道。

“欢迎光临！请不要客气。”

吉野的声音从纸门内传出。纸门上映着红通通的火焰。

“好像远离尘嚣一般啊……”

众人看到土墙上挂着一件蓑笠，心里好奇吉野太夫到底要如何款待客人。



吉野穿着素雅的浅黄色和服，系了一条黑缎腰带，头上梳着端庄的发髻，脸上略施薄粉，笑盈盈地迎接客人入内。

“啊！真漂亮！”

“真是美若天仙！”

大家目不转睛望着吉野。

在昏暗的土房内，坐在火炉旁，穿着清爽的浅黄色棉质和服的吉野，比起坐在金屏银烛之前，穿着桃山刺绣和服，涂着绿紫色口红嫣然而笑的吉野，

美上千百倍。

“嗯!这一来,我突然觉得神清气爽了。”

一向不太赞美别人的绍由，也收敛恶毒之口。这里特地不准备坐垫，吉野邀请众人坐到乡下特有的火炉边：

“如各位所见，这里是山中的房子，无法好好招待各位。在下雪的夜晚，不论是贱夫显贵，最好的款待莫过于坐到火炉边取暖了。所以我准备了许多柴薪，足够我们彻夜聊到天明。请各位随意坐到火炉边吧！”

原来如此。

让众人走过寒冷的地方，再让大家烤火取暖。这大概就是她所谓的招待吧！光悦点点头表示同意，绍由、光广和泽庵三人则舒服地坐到炉边烤火。

“那位先生也请来烤火吧!”

吉野让出位子，邀请身后的武藏。

四边形的火炉，围坐了六人，显得有点拥挤。

武藏一直拘泥于礼节。日本当今之下，排名在太合秀吉和大御所之后的，就属第一代吉野的娇名了，她的名字远播天下，比起出云的阿国，她的品德更为高尚，更受民众敬爱。她也比大阪城的淀君更有才气，更容易亲近，所以才如此有名吧！

寻欢客被称为‘买醉者”,而卖才色的她,被称为‘太夫”。听说有七位侍女服侍她洗澡,有两人帮她剪指甲。光悦、绍由和光广等‘买醉者”,以如此有名的女性为玩乐对象,到底乐趣在哪里?武藏怎么也看不出所以然来。

但无聊的游戏当中，客人的礼节，女性的礼仪，双方的意向等等的事情，俨然有不成文的规定。因此，不谙此道的武藏，只觉得僵硬不自在，特别是第一次来到脂粉世界，更是不知所措。被吉野明亮的眼睛频送秋波，令他顿时面红耳赤，心跳加快。

“为什么只有你那么客气呢?请坐到这边来吧!”

吉野这么说了好几次。

“那……我就不客气了!”

武藏忐忑不安地坐到她身边，笨手笨脚地模仿其他人在火炉旁烤火。

吉野在武藏移坐到自己身边时瞄了他的衣袖一眼。好不容易趁大伙儿话兴正浓的时候，悄悄地拿出怀纸，轻轻擦拭武藏的衣袖。

“啊!不敢当!”

武藏若不出声，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举动。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衣袖，答礼后，所有人的眼睛都朝吉野看去。

她手里握着折叠的怀纸，纸上沾着刚刚擦拭过的红色粘稠东西。

光广瞪大了眼睛说道：

“啊!那不是血吗?”

吉野微笑道：

“不是,只是一片红牡丹而已。”

每人手上各持一个酒杯，按自己的喜好随意喝着。火焰映在六人脸上，忽明忽暗地跳耀着。大家忍着刺骨的寒气，望着眼前的火焰，默不作声。

“……”

柴火将尽，吉野从炭笼中取出已切好的一尺左右的细柴薪放入火炉中。

众人看着她添加的细枯木，发现那不像是松枝或杂木。因为它不但容易燃烧，且火焰的颜色相当美丽，众人沉醉于火焰中。

“呀!这薪木到底是什么树木呢?”

有人注意到了，这么喃喃自语着。其他人因迷恋于美丽的火焰而无人搭腔。

才四五根的细柴薪，就将房内照耀得有如白昼。

火焰就像风中的红牡丹，紫金色的火光交织着鲜红的火苗，熊熊地燃烧着。

“太夫!”

终于有人开口：

“你添加的柴火——到底是什么树枝呢？它不是普通的柴薪吧？”

正当光广询问的时候，整个屋子里已经弥漫着由柴火中飘出的香味。

吉野回答：

“是牡丹树。”

“啊!牡丹?”

这个答案震惊在座的每个人。平日一提到牡丹，都只想到它美丽的花朵，牡丹怎么可能成为柴薪呢？众人半信半疑，于是吉野将一枝烧过的柴薪放到光广手上，并说道：

“请各位过目!”

光广将牡丹柴薪拿给绍由、光悦看：

“原来如此,这就是牡丹的树枝啊!怪不得……”

接下来吉野又说：围绕扇屋四周的牡丹园早在建扇屋之前就有了，其中有好几株牡丹树已经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为了让一些古株开花，每年冬天，必须砍下那些被虫蛀过的古株，好让它长出新芽来，柴薪就是那时砍下的古株，当然无法像杂木那样，一次可以剪很多。

砍下来的短枝，拥到火炉内燃烧，柔和的火焰美丽极了。它不但没有熏眼呛人的烟雾，而且散发出怡人的清香。不愧是花中之王，即使成为柴薪也与杂木不同。从实质上来说，无论是植物还是人类，活着的时候，开出美丽花朵；枯萎之后，还可以成为美好的柴薪。有人能够像牡丹这样，拥有真正的价值吗？

吉野感慨万分，无奈地笑着说：

“ 唉！我却不如这牡丹花，一辈子浑浑噩噩地活着，年轻时还能以姿色让人欣赏；年老色衰之后，却只是一堆连香味都没有的白骨。 ”

牡丹枝熊熊的白色火舌,旺盛地燃烧着,炉边的人们全然忘记夜已深沉。

吉野说道：

“ 实在没什么可以招待的，但是这滩区的名酒和牡丹薪，却足够供应到天明。 ”

众人对吉野的招待非常满意，尤其对豪华奢侈已经相当厌倦的灰屋绍由，更是既感叹又夸赞：

“ 怎么说没什么可招待的,这胜过国王的招待啊 !”

“ 请各位留下几个字,当做纪念吧 !”

吉野拿出砚台。就在磨墨期间，侍女已到隔壁房间铺上毛毯，并展开唐纸。

光广帮吉野催促泽庵：

“ 泽庵,难得太夫这么央求,你就提笔写点什么嘛 !”

泽庵点点头说道：

“ 应该光悦先写。”

光悦一言不发，跪坐到唐纸前，画了一朵牡丹，而泽庵则在花朵上方空白处题字：

国色天香
堪珍惜
应惜之花
终雕零

光广也故意写了一首戴文公的诗：

忙里山看我
闲中我看山
相看不相似
忙总不及闲

吉野在众人劝诱之下，也在泽庵题歌下写着：

纵然盛开

花之寂寞
雕谢之后
何人堪怜

吉野写完，将笔放下。

绍由和武藏只是静静地看着，没有人强迫他们提笔留字，这对武藏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

此刻，绍由看到隔壁房间的壁龛挂着一把琵琶。他便提议在今晚散会之前，请吉野弹一首琵琶曲。

“ 太棒了,一定要弹。”

众人央求着，吉野也不推却，立刻拿起琵琶，动作坦率自然，既不是夸耀自己具有才艺，也不是故意谦虚。

她离开火炉，抱着琵琶坐到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炉边的人们也都静下心来，听她弹了一节平家曲之后，仍然沉默无语。

炉中的火焰转弱，房内也随之暗了下来。众人沉醉于乐曲中，浑然忘了要添加柴薪。这个乐器仅有四条弦，弹奏起来却是千变万化，忽急忽慢。即将熄灭的炉火，偶尔飘起火焰，将人们的心唤回到现实来。

一曲终了，吉野面带微笑地放下琵琶，坐回原位：

“ 现丑了。”

此刻，众人站起身来准备回家。武藏好像从空虚中被救回来一般，终于松了一口气，抢先跨出房间。

除了武藏之外，吉野向每位客人打招呼送别。

武藏跟随其他人将要踏出门槛时，吉野拉住他的衣袖轻声说道：

“ 武藏先生,请你在这里过夜,无论如何今夜我不会让你回去。”

武藏听她这么一说，羞得满脸通红。虽然他装作没听见，但是大家都看着他不知所措的窘态。

吉野问绍由：

“ 我可以留这位客人在这里过一夜吗？”

绍由回答：

“ 好啊！当然好啊！你把我们招待得那么周到，我们怎么可以不讲情面呢！光悦先生，你说是不是？ ”

武藏慌慌张张地推开吉野的手：

“ 不,我要和光悦先生一起回去。”

武藏坚持要离开，正要走出去，光悦却不知为何也劝说道：

“ 武藏先生，请不要这么说，在这里过一夜，明天再走吧！况且太夫这么

有诚意啊!”

大家也和光悦一样都劝他留下。

武藏心里推想：众人留下对女人完全没经验的他，一定是将来想拿此当笑柄，这不是大人们恶作剧的诡计吗？但是，他看看吉野和光悦两人都一本正经，丝毫没有戏弄的意思。

除了吉野和光悦之外，其他的人看到武藏发窘的样子，都忍不住想戏弄他：

“你是日本最幸福的人喽!”

“我很想代替你——”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揶揄。突然屋外传来男子的声音，打断了这些人的调侃，堵住了众人戏弄玩笑的言语。

“出了什么事?”

大家这才注意到事有蹊跷。

匆匆忙忙跑进屋里的男子是受吉野之托到青楼外面打探消息的扇屋男佣。大家很惊讶吉野是什么时候做此细心的安排？而光悦从白天起就和武藏在一起，再加上刚才看到吉野在火炉边悄悄擦掉武藏衣袖上的血迹，他似乎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只有武藏先生不可大意离开青楼。”

打探消息的那位男子气喘呼呼，带着夸张口吻将亲眼目睹的事向吉野及其他人报告：

“这烟花柳巷只留一个出口，全副武装的武家不但守在门口，且从编笠茶屋到行道树一带，也到处都有戒备的武士。五人一小组，十人一小队，黑鸦鸦地聚集在那里，用锐利的眼光搜寻着……据说他们都是四条的吉冈武馆门人。因此，附近的酒店或商家都吓得关起门不做生意了。还有更严重的，传说从青楼到马场，已经聚集了近百名的武士啊！”

那男子报告的时候，害怕得牙齿直打颤。听他说到一半，已可推测事态非同小可。

“辛苦你了!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吉野让那男子退下之后，朝武藏说道：

“想必你听了这番话之后，更不想当个贪生怕死的人，也许你会坚持即使不能活命也要回去。但是请你不要心急，即使今夜别人会说你是胆小鬼，只要明日又是一条好汉就行了。更何况今夜是来此游玩的啊！玩的时候，尽情游乐，这才是英雄本色啊！对方想趁你回家的时候，伺机暗下毒手。如果你避开这种情形，并不损你的名声。相反地，如果你鲁莽执意要闯进圈套，反而会被讥笑是欠思虑的人，而且也会给青楼带来不少麻烦。如果你同其他人一起走出去的话，恐怕会连累其他人受到伤害，请你三思而后行。今夜就交给吉野我照顾吧……各位，吉野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请大家放心回去吧！”

14

此刻已夜深人静，弦歌之声亦完全停歇，好像世上不曾有过歌声鬓影的青楼一般。大伙儿才离去一刻钟，就敲起丑时三刻的钟声。

武藏独自倚坐在门边，似乎准备就这样坐到天亮。

现在，他就像一个俘虏。

客人走后，吉野仍然坐回原来的位子，添加牡丹柴薪。

“那边很冷吧！请到炉边来！”

她重复说了好几次，而每次武藏都回答：

“别管我，你先休息吧！天亮之后，我就回去。”

他坚持不进屋里，而且看也不看吉野一眼。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吉野也不由觉得矜持，没法谈笑自如。真将异性看成异性的话，是没办法从事娼妓工作的——

这是低水准的青楼“买醉者”所抱持的观念。因为他们根本不明了松级太夫的背景和修养。

虽然这么说，朝夕在男人圈中周旋的吉野和武藏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从年龄来看，吉野比武藏长一两岁，对男女感情方面的见闻、感觉或辨别也比武藏更有经验。但是，在此夜深时分，眼前这位男人，因羞涩而不敢正视吉野，并强忍着悸动的心，一直坐在原地不动。这使吉野又恢复纯情少女般的情怀，与对方一样内心充满初恋的悸动。

两名侍女不知就里，在隔壁房间铺上豪华的棉被和枕头之后才离去。从枕头垂下的金铃铛，在昏暗的寝室中闪着亮光。这反而变成扰人的东西，令两人无法放松。

偶尔，积雪从屋檐或树梢落下的声音都会惊吓到他们。因为在两人耳里，这声音有如巨响，好像有人从围墙上跳下来一般。

“ ?,,

吉野偷偷瞧了武藏一眼。那时，武藏整个人好像刺猬，全身都处在备战状态。他的眼睛像老鹰般明亮，发梢、神经都处在高亢状态。此刻，任何让他碰到的东西，铁定断裂无疑。

“……”

“……”

吉野内心打了个寒颤。虽说天将破晓时寒冷彻骨，但是她的颤栗却不是寒冷的天气所致。

这种颤栗加上对异性的悸动，在她的血液里交互奔驰。两人之间的牡丹

柴薪，继续燃烧着。最后当火炉上的开水沸腾，发出松风般的汽笛声时，吉野的心境，才恢复原来的沉稳。她静静地喝着茶：

“大概快天亮了吧……武藏先生，到这边来喝杯热茶，烤火取暖吧！”

“谢谢！”

武藏依然背对着吉野，淡淡地回答。

“请……”

吉野替他沏好了茶，心想再说话只会自讨没趣，只好保持沉默。

放在小绸巾上的茶凉了。不知吉野是生气了，还是认为和乡巴佬多说无益，她收起小绸巾，将杯中的茶倒掉。

接下来，她以怜悯的眼神看着武藏，武藏仍然没有改变姿势。从背后看上去，他的身体就像穿着钢盔铁甲，毫无空隙。

“武藏先生，如果……”

“什么事？”

“您这是防备谁呢？”

“我并没有防备任何人，我只是警告自己不可疏忽。”

“对敌人呢？”

“当然应该戒备。”

“如果吉冈门徒成群攻击这里，我觉得在您还没站起来之前，就会遭到砍杀。您实在是一位令人可怜的人啊！”

“?,,

“武藏先生，我生为女性，对兵法一窍不通。可是，自入夜以来，您的动作和眼神就像死人一般。说得更贴切一点，您脸上已露临死之相。无论是修行的武者还是兵法者，能够在江湖扬名的人，都是能够面临枪林弹雨而面不改色，然而这样就表示他厉害、他是人上人吗？”

吉野连着问了几个问题，并不是有意要诘问武藏，倒是有点轻蔑的意思。

“什么？”

武藏走进房间，坐到吉野所坐的火炉边。

“吉野姑娘，你嘲笑武藏是个不成熟的人呀！”

“您生气了吗？”

“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女人，所以我没有必要生气。你说你担心我即将面临死亡，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武藏说他没生气，但是他的眼神一点也不温柔。因为他在这屋子里等待天亮的时候，时时刻刻都感受到吉冈门人的诅咒，以及他们拿着刀枪严阵以待的杀气。即使吉野没预先打听消息，他也有这样的预感。

当时，在莲华王院内的时候，他就想藏身到别处。只是这样一来，对方可

能对光悦下手，何况他跟侍女灵弥说过一定会回来，如果不折回来，岂不欺骗了她。再说，世人也可能谣传他是因为害怕吉冈门人复仇才躲藏起来。他想了许久，最后若无其事地回到扇屋和大伙儿同席而坐。武藏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也必须表现出从容自在的样子。为什么吉野看他的举止会笑他不成熟，反而说他看起来是一副垂死之相。为何这么斥责他呢？

如果只是艺妓的嬉笑之言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她的真心之言，可就不能置之不理。因此武藏心想，即使这间屋子早已被包围，他也要问个明白。武藏露出认真的眼神询问吉野。

他的眼神炯炯有光，犹如刀锋直盯着吉野，等待她的答复。

“你是开玩笑的吧？”

吉野不轻易开口，武藏故意激她。吉野原本严肃的脸颊重现酒窝。

“怎么会？”

她堆着满脸的笑容摇摇头说道：

“我为什么要和学兵法的武藏先生开这种玩笑呢？”

“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像即将被杀的人？还是个脆弱不成熟的人？请告诉我原因。”

“您若真想知道，我就试着说说看吧！武藏先生，刚才吉野为大家弹了一首琵琶曲，不知道您听进去没有？”

“琵琶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真后悔问您这句话。您始终处在紧张状态，根本没仔细欣赏刚才我所弹的那首复杂的曲子。”

“不，我听了。”

“那么我问您，琵琶只有大弦、中弦、清弦和游弦等四弦，为什么可以自由自在地奏出强弱缓急等音调呢？这些您听出来了吗？”

“我只听到你弹平曲熊野，其他还要听什么吗？”

“正如您所说，这样就已足够了。但是如果将琵琶比喻成一个人——请想想看，仅有四根弦和木板琴体就能奏出那么多的音阶是多不可思议啊！千变万化的音阶组合成乐谱。想必您知道白乐天一诗中对琵琶音色描述得淋漓尽至。我念给您听吧！”

吉野皱皱眉头，既不像有节奏的唱诗，也不像单纯的念诗，只是低声吟着：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
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
幽咽泉流水下滩
水泉冷涩弦凝绝
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画
四弦一声如裂帛

“光是一把琵琶，就可以奏出这么复杂的旋律。当我还是侍女的时候，就觉得琵琶为何这么了不起、这么不可思议。所以我将琵琶摔破，仔细研究它的结构，再亲自做了一把。像我这么愚昧的人，最后终于发现琵琶除了外体之外,还有琵琶心呢!”

吉野说完，起身拿了挂在墙上的琵琶，再折回原位。她将琵琶放在两人之间，端详着琵琶：

“琵琶能奏出不可思议的音色，如果劈开琴板，它的内部其实一点也不奇特。我想让您看看。”

她纤细且柔软的手上握着一把小刀。“啊!”武藏深呼吸一口气,说时迟那时快，刀刃已深深嵌入琵琶的一角。她从琵琶最上头的木板到桑木琴体，劈了三四刀。这劈琴的声音，就像血从身体流出来的声音。武藏觉得好像被刀锋刺进骨头一般，疼痛无比。

可是吉野毫不吝惜地一下子就把琵琶纵劈成两半。

“请您过目!”

吉野收起刀，面带微笑，若无其事地朝武藏说道。

“?”

她拨下刚劈开的木头，琵琶内部的构造，在烛灯照耀下，一览无遗。

武藏将它和吉野的脸做了比较，他怀疑这位女性怎么有这么刚烈的个性呢？刀劈琵琶的破裂声，仍缭绕在他脑海里，使他疼痛依然，而吉野却面不改色。

“如您所见，琵琶里面是空心的。可是，那种千变万化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那就是架在琵琶里面的那一根横木。这根横木，既是支撑琵琶的骨干，同时也是心脏和大脑。这根横木笔直地将琵琶本体撑得绷紧，一点也不弯曲。为了产生种种变化，制造的人特意将横木削成高低起伏的波浪状。虽然

如此，仍无法发出真正美好的音色。它的关键在于如何控制横木两端的力道我将琵琶劈开，主要是想让您了解—— 我们的人生亦如琵琶。”

“……”

武藏直盯着琵琶。

“这道理表面看起来谁都能理解，但是却没有人能拥有琵琶横木般的内在修养。齐拨四弦，则万马奔腾、风起云卷，而这么强烈的声音便是来自琴体内那根横木适度的松弛和紧绷。看到这种情形，让我深深体会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如此……而今夜我突然想到把这个道理比喻在您身上……您只有紧绷度，却没有松弛度，这是多么危险啊……如果弹奏这样的琵琶，一定无法自由自在地变化音调。勉强弹奏的话，弦一定会断，琴体也一定会裂伤……实在抱歉，看到您的样子，引发我这么想。我绝无恶意，也不是存心要戏弄您。最后，请您别介意我狂妄无知的话。”

此时，远处传来了鸡啼声。

由于下雪反光的缘故，门缝射进了刺眼的阳光。

武藏专心盯着白木屑和断掉的四根弦，没注意到鸡啼，也没发现从门缝照进来的阳光。

“啊！什么时候天亮了。”

吉野珍惜黎明时分，想再加些柴薪，但是牡丹薪木已经用完了。

远处传来开门声、鸟叫声，早晨已降临了。

吉野却一直不打开窗外的遮雨板，牡丹薪木虽已燃尽，但是她的身子仍热血沸腾。

屋内一片寂静，如果没有吉野的呼唤，侍女是不敢贸然闯入的。



暖和的阳光，使得前天的春雪溶化得无影无踪。一下子艳阳高照，令人想脱去厚重的衣物。春天乘着温暖的南风，悄悄地来临，使得所有的植物都抽出嫩芽。

“请布施一点东西。”

原来是一位行脚僧在托钵，他的脚到背部都溅满了泥泞。

他站在乌丸家的出入口，大声地乞求布施，却不见半个人影。于是，他绕到侧门的管家账房，从窗外伸长脖子往屋内窥视。

“原来是个和尚啊！”

他身后的少年这么说着。

和尚回过头来，以询问的眼神盯着这位奇怪的小孩，心想：

“你又是什么人？”

乌丸光广公卿官邸怎会有这样奇装异服的小孩？可说全身上下与官邸格格不入，不由得令人瞠目结舌。和尚一脸的狐疑，瞪大着眼睛直盯着城太郎上下打量。

城太郎一如往常，一把长剑横挂在腰上。他的怀中不知装了什么东西，胸部鼓鼓的，他将手压在胸前：

“和尚，你如果想化缘米粮得到厨房去，你不知道后门吗？”

“化缘米粮？我不是为此而来。”

年轻和尚用眼睛示意挂在他自己胸前的袋子。

“我是泉州南宗寺的和尚，有一封急信想当面交给宗彭泽庵。你是在厨房工作的小毛头吗？”

“我住在这里，我和泽庵师父都是这家的客人。”

“哦！原来如此！能不能帮我通知泽庵呢？就说：南宗寺的人来通告，他的家乡但马寄来了书信，有非常紧急的事要通知他。”

“请稍等，我这就去请泽庵师父过来。”

城太郎跳上玄关，在台阶上留下了骯脏的鞋印。他这一跳，怀里滚出了几颗小橘子。

城太郎慌慌张张地捡起掉落的橘子，并往后院飞奔而去。不久又回到原处。

“泽庵大师不在！”

他对南宗寺的人说道：

“我忘了他早上就到大德寺去了。”

“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现在应该已在回来的路上了吧！”

“那我等他回来。是不是有空房间让我等他回来呢？”

“有啊！”

城太郎走出门外。他对官邸了若指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走在前面带路。他将和尚带到小牛屋，停下脚步：

“和尚，你可以在这里等。你待在这里，一点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的。”

这里到处都是稻草、牛车轮和牛粪，南宗寺的使者一脸的惊讶。而城太郎将客人带到这里之后，一溜烟地跑掉了。

城太郎来到日照充足的‘西屋’，大叫道：

“阿通姐，橘子买回来了。”

阿通已经服过药，也让医生仔细诊察过，但不知为何却一直无法退烧。

高烧不退使得她毫无食欲。

阿通用手摸摸自己的脸颊，暗自惊讶。

“啊!我竟然这般消瘦。”

她一直认为这只是小病，没什么大不了；况且帮她治病的乌丸家医师也保证过：这不是什么大病，不用担心。可是为什么会变这么瘦呢？她比较敏感，经常有一些烦恼，再加上发烧，使得嘴唇干裂。有一天她突然说：

“我想吃橘子。”

这几天一直担心阿通不吃东西的城太郎，一听阿通这么说，立刻回问：

“你想吃橘子？”

问清楚之后，他刚刚才离开这里去找橘子。

他问过厨房的人，他们说官邸没有橘子。再跑到外面的水果摊，还是没看到橘子。

他听说京极草原有市场，所以又到那里去找。无论是针线店、木绵店、油店、皮毛店，他都进去问：

“有没有卖橘子?有没有卖橘子？”

他边走边找，结果半颗橘子也没找着。

城太郎无论如何也要为阿通弄到橘子。后来在别人家的围墙上，看到几颗稀稀疏疏的橘子,他想偷摘。走近一看,才知道是根本不能吃的花梨果。

找过京都半数的街道，终于在一家神社的拜殿上发现了橘子。除此之外还有地瓜和胡萝卜一起放在盘子上供奉神明。城太郎拿了橘子藏在怀里就逃之夭夭了。一路上老觉得神明在他背后边追边喊：

“小偷!小偷呀!”

城太郎觉得很害怕。从神社到乌丸家，一路上在心里不断地赔罪：

“不是我要吃的,请不要惩罚我。”

回到官邸，城太郎并未告诉阿通橘子怎么来的。他坐在她枕边，掏出怀中的橘子，一个个排好之后，拿起其中的一个：

“阿通姐,这橘子看起来很好吃,你吃吃看。”

他将剥好皮的橘子塞到阿通手上。阿通的内心似乎受到了感情的冲击，将脸撇开，无意吃橘子。

“怎么了？”

城太郎盯她的脸。

阿通不悦地将脸颊埋到枕头里：

“没什么，没什么……”

城太郎咋咋舌：

“又开始哭了！我把橘子买回来，你应该高兴才对，怎么反而哭起来了呢？真没意思!”

“城太,对不起!”

“你不吃吗？”

“待会儿再吃吧！”

“剥好的就先吃嘛……吃吃看，一定很好吃的。”

“一定是好吃的！光是城太的心意就足够了……可是，我一看到食物，就没食欲。虽然很可惜。”

“那是因为你心情不好的缘故。什么事令你那么伤心呀？”

“因为你对我这么好，使我高兴得哭了。”

“我不喜欢你哭，我看你哭，自己也想哭了。”

“我不哭了……不哭了……请原谅我！”

“那么，你就吃一点吧！什么都不吃会饿死的！”

“我待会再吃，城太，你吃吧！”

“我不吃！”

城太郎畏惧神明的眼睛，他边说边咽着口水。

“城太，你不是喜欢吃橘子吗？”

“我喜欢。”

“那为什么不吃呢？”

“没为什么。”

“是因为我不吃吗？”

“嗯……”

“那我吃好了——城太，你也一起吃。”

阿通抬起头，用消瘦的手除去橘子的白丝。城太郎则不知如何是好。

“阿通姐，告诉你实话，我在路上已经吃了很多。”

“这样啊！”

阿通干涸的嘴唇含着一瓣橘子。她幽幽地问：

“泽庵大师呢？”

“到大德寺去了。”

“听说泽庵大师前天见过武藏哥了。”

“啊！你听说了啊！”

“嗯……泽庵大师有没有把我在这里的事告诉武藏哥呢？”

“我想一定说过了。”

“泽庵大师说过他会带武藏来这里，他没有跟你说吗？”

“他没跟我说。”

“会不会他忘记了。”

“等他回来，我再问他吧？”

“嗯！”

她头一次展开笑容：

“我不在的时候,你才能问他喔!”
“不可以当着阿通姐问吗?”
“我会不好意思。”
“怎么会?”
“因为泽庵大师说过我得的是‘藏病’啊!”
“啊!你一下子就吃完了啊!”
“你是说橘子啊!”
“再吃一个嘛!”
“我已经吃很多了。”
“从今以后,什么都得吃喔!我师父来的时候,你才有体力下床见他呀!”
“连城太你也嘲笑我呀!”
阿通和城太郎一聊起这个话题，就把发烧和疼痛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时，乌丸家的仆人在门外问道：
“城太在里面吗?”
城太郎回答：
“在,我在这里。”
仆人接着说：
“泽庵大师请你立刻过去一趟。”
“噢!泽庵大师回来了!”
“请你过去看看。”
“阿通姐,你不会寂寞吧?”
“不会。”
城太郎从枕边站起来：
“那么事情谈完,我马上回来。”
“城太……不要忘记问那件事喔!”
“哪件事?”
“你忘了吗?”
“噢!问大师说武藏师父什么时候来这里,并催促他快点来,对不对?”
阿通憔悴的脸颊上，露出淡淡的血色。她用棉被遮住半个脸，叮咛道：
“别忘了!一定要问喔!”

泽庵到光广的起居室，正和光广谈话。
城太郎开门进来。
“庵大师,找我干吗?”
泽庵说：
“你先坐下来!”

在一旁的光广对城太郎的鲁莽，露出原谅的表情，无奈地笑着。

城太郎一坐下来就朝着泽庵说道：

“有位从泉州南宗寺来的和尚,说有急事想见泽庵大师,我去叫他来吧!”

“不用了,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您和他见过面了吗?”

“他还说你是个可恶的小毛头呢!”

“为什么?”

“人家大老远跑来,你却把他带到小牛屋,然后就一走了之!”

“是他自己说不要打扰到别人的!”

光广笑得前仰后翻，摇晃着膝盖。

“哈!哈哈!将客人放在小牛屋,真乱来!”

光广马上恢复正经的样子，向泽庵询问：

“你不回泉州,打算立刻出发到但马吗?”

泽庵点点头回答：

“我实在很挂心书信的内容，所以才这么打算。我没有什么需要打点的，实在无法等到明天,现在就想告别出发。”

城太郎完全不明白两人的谈话内容，纳闷地问道：

“泽庵大师,你要去旅行吗?”

“家乡有急事,我必须回去一趟。”

“什么事?”

“家乡老母一直卧病在床,听说这次病重垂危。”

“泽庵大师也有母亲啊!”

“我又不是从石头里迸出来的。”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到这里呢?”

“那得视母亲的病情而定。”

“泽庵大师不在的话，那……那就麻烦了……”

城太郎一面体谅阿通的心情，一面考虑阿通和自己两人的去处，因此问道：

“这么说来,不能再见到泽庵大师喽!”

“哪有这种事？当然还会再碰面。你们两人的事情，我已拜托官邸的人多多关照。阿通别再闷闷不乐，才能早日康复。你也多为她打打气。这个病人不必吃药，倒是需要精神上的支持。”

“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没用的,武藏师父如果不来,她的病是好不了的。”

“真是令人头痛的病人啊!你在这世上有这么个同路人,也够伤脑筋的了。”

“泽庵大师,您前晚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武藏师父了?”

“嗯……”

泽庵和光广互看一眼，露出苦笑。不便说出在哪里见的面，还好城太郎问

话直截了当，并未追问这些细节。

“武藏师父什么时候来这里呢？泽庵大师，您说过要带武藏师父来的。阿通姐每天等着他呢！泽庵大师，到底我师父人在哪里？”

城太郎不断地追问。只要一知道武藏的住处，肯定立刻去接他过来。

“嗯……武藏的事嘛……”

虽然泽庵含糊其词，但绝对没有忘记要让武藏和阿通见面的事情。今天也是记挂着这件事，从大德寺回来的时候，才顺道到光悦家打听武藏是否回来了。光悦表情为难地回答：自从前天晚上起，武藏就一直待在扇屋。还说母亲妙秀尼也很担心，所以写了一封信给吉野太夫，刚刚才送过去。

光广听了之后，瞪大眼睛：

“噢……武藏自那晚起,就一直在吉野家没回去啊？”

他的口气一半是意外，一半是嫉妒，才会如此夸大其词。

泽庵在城太郎面前有许多事情不便说。

“他只不过是个平凡、没用的人而已。就像少年得志大不幸：一般，最后总成不了气候。”

“不过吉野也变了——怎会看上一个脏兮兮的武士？”

“不管是吉野还是阿通，我泽庵实在不了解女人的性情。在我眼里，这两个都是病人。武藏也即将踏入人生的春天了……此后，对他的修行来说，危险的并不是剑，而是女人。这种事第三者也插不上手，只好顺其自然了。”

泽庵自言自语之后，又想起急着赶路的事情。他再次向光广辞行，并委托官邸照顾病床上的阿通和城太郎。没多久他便离开乌丸家，飘然而去。一般的旅人都是早晨出发的。但对泽庵来说，早晚动身都一样。此时太阳即将西沉，五彩缤纷的晚霞照着来往的行人和牛车。

有人在背后一直叫着“泽庵大师！泽庵大师！”——是城太郎！泽庵回过头来，露出无奈的表情。城太郎上气不接下气，拉着他的衣袖说道：

“泽庵大师，请折回去和阿通姐说一声。要不然阿通姐一哭起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跟她说武藏的事了吗？”

“可是她一直问我呀！”

“所以阿通听了就哭起来了！”

“也许阿通姐会寻死呢！”

“怎么说？”

“她一副不想活的样子。而且她也说过再见一面就去死。”

“那表示她还不想死,放心！放心！”

“泽庵大师,吉野太夫在哪里？”

“你问这个做什么？”

“师父不是在那里吗？刚才官邸大人和泽庵大师不是这么说的吗？”

“你连这种事都告诉阿通了吗？”

“是啊！”

“她是个爱哭鬼，你这么一说，她当然说要去死了。即使我折回去，短时间内也无法让阿通病愈，你就这么告诉她吧！”

“说什么？”

“要她吃饭。”

“这句话，我每天都说上百遍呢！”

“对阿通来说，这句话是惟一的名言。连这句话都听不进去的病人，我也无法可施。你就老老实实地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吧！”

“要怎么说？”

“就说武藏迷上一名叫做吉野的娼妓，一直待在扇屋不回来，至今已是第三天了。由此可见，武藏丝毫不思念阿通。爱慕这样无情的男人有什么用呢？你告诉那个爱哭鬼，说她太笨、太傻了。”

城太郎听了觉得这番话不恰当，所以拼命摇头：

“岂有此理！师父绝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真的这么说，阿通姐真的会去寻死。你这个泽庵臭和尚，你才是大笨蛋，笨透了！”

“你骂起我来了啊！哈！哈！城太郎，你生气啦？”

“你说我师父的坏话，当然惹我生气。而且你还说阿通姐是笨蛋。”

泽庵摸摸城太郎的头：

“你好可爱！”

城太郎头一斜，甩掉泽庵的手：

“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再依靠你。我自己去找武藏师父，我要让他和阿通姐见面。”

“你知道在哪里吗？”

“什么？”

“你知道武藏在哪里吗？”

“我可以问得到，你不必操这个心。”

“你光说大话，又不知道吉野太夫的家。要我告诉你吗？”

“不必了！不必了！”

“好一个不客气的城太郎！我既和阿通姑娘无仇，也没有理由憎恨武藏，何况我还一直祈祷他俩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呢！”

“那你为什么那么坏心眼呢？”

“这样做，在你看来也许是坏心眼。但是，现在武藏和阿通两个都是病人，

治疗生理疾病得找医生，但治疗心病就得说我刚才说过的那一席话。他们两人之中，阿通的病情比较严重，武藏的病，不必管它自己会好起来。但阿通的病，我可就没辙了，只能对她说：单恋武藏那样的男人有什么用，还是快刀斩乱麻，干脆忘了他，多吃点米饭比较要紧。”

“够了!你这臭和尚,我不再求你任何事了。”

“如果你以为我说谎，你可以到六条柳街的扇屋，看看武藏在那里做什么。然后，再将你亲眼目睹的事情告诉阿通。刚开始也许她会痛不欲生，不过如果能因此让她醒悟也就值得了。”

城太郎捂住耳朵并叫道：

“吵死了,臭和尚!”

“什么?是你自己跟过来的呀!”

“和尚,和尚,不布施给你,你想得到布施,就得唱首歌。”

城太郎仍然用手捂着耳朵，口中还边唱歌骂他，目送泽庵离去。

等到泽庵的身影消失之后，城太郎站在原地，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他突然想到什么，慌慌张张地举起手臂擦干眼泪，并环视四周来往的行人。他看到一个穿着披风的女人走过，赶紧叫住她：

“大婶!”

他问道：

“六条柳街在哪里?”

那女人吓了一跳：

“你是说烟花柳巷吧!”

“烟花柳巷是什么?”

“唉!”

“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讨厌的小孩!”

那女人瞪了他一眼之后就走开了。

城太郎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并不退缩，一路问到六条柳街的扇屋来了。



青楼已点燃灿烂的灯火,但是,天才黑,街道上还没看到买醉者的影子。

扇屋的年轻佣人突然被入口处的人影吓了一跳。因为这个人从入口处的大门帘探头进来，一双眼睛直盯屋内看，颇吓人的。佣人从布帘的下边看到他穿了一双肮脏的草鞋，还带了木剑，觉得非常可疑，正要去叫其他男仆来。

“大叔!”

城太郎走了进来，突然问道：

“宫本武藏应该到过你们青楼来吧？他是我师父，可不可以请你转告他，说城太郎来了。或者请他到这里来。”

扇屋的年轻人看到城太郎是个小孩子，这才放下心来。但是，刚才受到惊吓，情绪仍未平稳，而脸上的青筋也还没消失。他向城太郎叫嚣：

“臭小子，你是乞丐还是流浪儿？这里没有什么叫武藏的人。才刚天黑，你这个脏兮兮的人就到我们店把布帘弄脏了。要来这里，也得打扮打扮再来，滚出去!滚出去!”

年轻人抓住城太郎的衣领,正当要将他推出去的当儿,城太郎勃然大怒：

“你要干什么?我是来找我师父的啊!”

“混蛋！我不知道谁是你师父？那个叫武藏的人，前天起就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早上和刚才，吉冈武馆的人也都来找过，我也是说武藏不在这里。”

“你好好跟我讲他不在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抓我的衣领呢?”

“你从布帘伸头进来，贼头贼脑地往里头窥视，我还以为是吉冈武馆的人又折回来了呢!害我捏了一把冷汗,可恶的小子!”

“那是你没胆子，是你家的事，我可没叫你吓一跳啊！请告诉我，武藏先生什么时候走的？回到哪里去了呢？”

“你这家伙,说了一大堆骂人、气人的话,这会儿又说‘请告诉我’,真会摆低姿态，你在打什么主意呀？”

“你不知道就算了,把手放开!”

“没那么简单,我要这样才放手。”

他抓着城太郎的耳朵，用力拧了一圈，正要把他拽出去。城太郎大叫：

“好痛,好痛啊!痛死人了!”

他叫喊着跌坐到地上，接着突然拔起木剑，刺向年轻人的下巴。

“啊!你这小子!”

年轻人的门牙被打断，用手托住沾满血的下巴，追城太郎到暖帘外。城太郎惊惶大叫：

“救命啊!这位大叔要杀我啊!”

他大声地向来往的行人求救。而手上的木剑，就犹如在小柳生城打杀那只猛犬太郎时一般的力道“铿”一声打中男子的脑门。

年轻男子发出蚊子般的呻吟声，流着鼻血，踉踉跄跄倒在柳树下。

对面拉客的女人从窗户看到这情景，大声叫喊：

“哎呀!那持木剑的小子,杀了扇屋的年轻人逃走了!”

接着，有几个人影慌慌张张地跑到行人稀少的街道上。

“杀人哪——”

“有人被杀了!”

声嘶力竭的呼叫声，回荡在夜风中。

花街柳巷里，打架是家常便饭。一般的寻欢客大都会掩盖这种血淋淋的事件，或是尽快将它处理掉。

“逃到哪里了呢?”

“那小子长什么样子?”

几个长相恐怖的男人，只是来回搜寻了一下便不再追赶。不久，戴着斗笠穿着华丽的人们，已经相继来到青楼寻欢。这些买醉客甚至不知道半刻钟前曾发生这种事。

三岔路口越来越热闹。而后街则相当昏暗，田里也寂静无声。

刚才躲了起来的城太郎，这会儿看好时机，像小狗般从黑暗的路面爬出来，然后一溜烟往漆黑的方向逃去。

城太郎想着：这条暗路，应该能通到外面吧！然而他立刻碰上一丈高的栅栏。这栅栏像城郭一般，坚实地围住整个六条柳街。铁丝上还有钉子，即使沿着栅栏也找不到任何木门，可说是一点缝隙也没有。

城太郎眼见前方就是灯火通明的大街道，只好再折回暗处。这时，有个女人一直在注意他，并尾随在他身后。

“小孩……小孩!”

起初城太郎抱着怀疑的态度,一直留在黑暗处,后来才慢吞吞地走过去。

“你在叫我吗?”

他确定这女人并无害他的意思，于是又向前走一步。

“什么事?”

那女人温柔地说道：

“你是傍晚到扇屋说是要见武藏的那个小孩吗?”

“嗯!是啊!”

“你叫做城太郎吧!”

“嗯!”

“我偷偷带你去见武藏。来!往这边走。”

“到、到哪里去?”

这次，城太郎犹豫不决了。那女人为了让他安心，将事情原委说得很清楚。城太郎听后喜出望外，大叫道：

“这么说,大婶你是吉野太夫的侍女了。”

城太郎好像在地狱碰到菩萨一般，欣喜万分，心甘情愿地随着那女人走了。

那侍女说：吉野太夫听到傍晚的事，非常担心，并吩咐：如果这小孩被抓，她自己要去替他说情。如果有人发现他，就悄悄从后院将他带到茅草屋，

让他和武藏会面。

“不用担心了既然吉野姑娘已经交代下来,在这青楼中就可通行无阻了。”

“大婶,我师父真的在这里吗？”

“如果不在这里，你为什么找到这里来呢？而且，我还特地带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到底这是什么地方呢？”

“你认为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那间茅草屋，你可以先从门缝看一看……前面正忙着，我得先走了。”

侍女说完便消失在庭院的灌木丛中。

真的吗？

真的在里面吗？

城太郎怎么都无法相信。

自己千辛万苦也找不着的师父武藏，现在竟然就在眼前这间小屋里！无论如何，城太郎无法这么轻易地就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城太郎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他来回绕着茅草屋，寻找窗户以便窥视。

屋子侧面有一扇窗，但却比他还高。于是他从灌木丛中搬来石头垫脚，鼻子好不容易够到竹窗了。

“啊 是师父！”

他想到自己正在偷窥，所以赶紧把嘴边的话吞回去。离别这么久终于见到想念的人，城太郎真想伸手拥抱他。

火炉旁边的武藏以手当枕，正在小睡。

“他可真悠闲啊!”

城太郎睁大眼睛，像受到惊吓一般，一张脸直贴着窗户的竹格子。

舒服地睡着午觉的武藏，身上盖着桃山刺绣的厚外套。身上所穿的窄袖衣裳也不是平常的粗布衣，而是武士喜欢的大花短袖衫。

他身旁的地面上铺着红毛毯，画笔、砚台及纸张散了一地。草稿纸上画着茄子和半身鸡的练习画。

“他竟然在这里悠哉地画画,完全不知道阿通姐的病情。”

城太郎不觉愤慨填膺。对武藏身上那件女人的礼服更是不悦，而且武藏穿的那件华丽衣裳更令他作恶。他也闻得出来,房间里飘着女人的脂粉味。

看到这情景，让他想起了新年的时候，在五条大桥看到一个年轻姑娘纠缠着师父，并在街道上哭泣的情形。

最近师父到底怎么了？

城太郎像大人般地感慨万分。碰到这么多事，他幼小的心灵，也感受到

淡淡的苦涩。

他突然想到：

“好,我来吓吓他。”

他想捉弄武藏，而且也想到了好方法。于是悄悄从石头上跳了下来。

“城太郎,你和谁来的？”

这是武藏的声音。

“咦？”

他再次从窗户往里看去。原本在睡觉的人，现在已睁开眼睛微笑着。

“……”

城太郎来不及回答，他绕到正门，一踏进房门便抱着武藏的肩膀叫道：

“师父！”

“啊……你来了啊！”

仰躺着的武藏伸出手臂将城太郎沾满灰尘的头抱到胸前。

“你怎么知道的……好久不见了是听泽庵说的吗？”

蓦地，武藏搂着他的脖子坐了起来。城太郎很久未感受到这种温暖的拥抱。他像只猫一样躺在武藏怀中，舍不得离开。

躺在病床上的阿通姐，多么渴望见到师父啊！

她真可怜！

阿通姐说过，只要能见到师父就心满意足，其他的都不在乎了。

元月一日，她远远地看到您和一个奇怪的女子，在五条大桥上又说又哭的，关系匪浅的样子。阿通姐气得像一只缩头蜗牛，不管我怎么拉，就是不肯出来见您。

也难怪她生气。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心慌意乱，很生您的气。

不过，那天的事情就算了。现在请您马上和我到乌丸官邸，然后跟阿通姐说声‘我来看你了！’光是这样就能治好阿通姐的病。

城太郎拼命说了一大堆，企图说动武藏。

“嗯……嗯！”

武藏边听他诉说边点头。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可是不知为何，武藏却不提“去见阿通”这件最重要的事。

任由城太郎说破了嘴，武藏仍然像一块顽石，不肯点头答应去乌丸官邸。城太郎再说也是徒劳无功。他一直很喜欢师父，可是不知为何突然间他开始讨厌起武藏来了。

城太郎心想：

“难道要跟他大吵一架不成？”

但是面对武藏，他却无法说出难听的话。他像是喝到醋一样，嘴巴胀得鼓鼓的，非常不高兴。他想用脸上的表情让武藏自我反省。

他一沉默下来，武藏就随手拿起画画的模板，并提笔做画。城太郎瞧了一眼他画的茄子，心里暗骂：

“画得真差劲！”

武藏不再画了，他开始洗笔。城太郎想趁这机会再说服他，正当他舔了舔嘴唇要开口的当儿，外面传来木屐声。

“客官，您换洗的衣服已经干了，我帮您送来了。”

原来是刚才那位侍女抱来一套折叠好的上衣和外褂，放到武藏面前。

“谢谢！”

武藏专心检查衣服的袖子和衣角：

“都已经洗干净了吗？”

“无论怎么洗血迹还是没办法完全洗净。”

“这样就可以了……对了，吉野姑娘呢？”

“她大概是忙于招呼客人，即使想来这里，也抽不出时间。”

“没想到会麻烦她！不但承蒙吉野姑娘这么细心照顾，还劳扇屋帮我保密，真是给大家添麻烦了。请代我转告她：我会在今天深夜里悄悄离去，她的恩情，容日后再报。”

城太郎听到武藏这么说，马上变了个表情。他心想：师父毕竟还是个好人，他一定是要到阿通姐那里了。

城太郎如此想着，露出满意的笑容。武藏等侍女退下之后，将那套衣服拿到城太郎面前说道：

“你今天来得正好，这套衣服是我来此时，本阿弥的母亲借我穿的。你帮我送还给光悦先生，再把我原来穿的衣服拿回来。城太郎！好孩子，帮我走一趟。”

城太郎诚恳应允：

“是，遵命！”

他心想：完成这件事之后，武藏就会离开这里，到阿通姐那里去。因此高兴地说：

“我这就去。”

他用大袱巾将要送还的窄袖外套包起来，并将武藏写给光悦的书信也放到袱巾里。然后将包袱背在背上。

侍女送晚饭过来，正好看到城太郎。

“喂！你要去哪里？”

她瞪大眼睛，向武藏探询原因之后，制止道：

“ 绝不能这么做。”

如果出去的话——

侍女向武藏说明原因。

城太郎傍晚时在扇屋门前用木剑打伤了店里的年轻人。那个人现在还躺在床上呻吟呢！

当时立刻引起烟花柳巷一阵骚动，但是因为吉野姑娘以及众人都守口如瓶，所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有人说那小子声称是宫本武藏的弟子，所以武藏应该还藏在扇屋。今天晚上到处在谣传这件事。部署在青楼入口的吉冈家的人，想必也听到这个传言了。

“ 哦 !”

武藏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再次看着城太郎。

城太郎眼见事迹败露，觉得脸上无光，搔搔头躲到墙角。

“ 如果现在背着东西走到大门,您知道会怎么样吗 ?”

侍女又继续向武藏报告外面的情况。

前天起连着三天，吉冈家的人仍然一直在找您，吉野姑娘和贴身的人都非常担心这件事。

前天晚上，光悦大人要回去的时候，一再委托姑娘要好好照顾您；况且，扇屋也不会将处于危险状况的您赶出去的。尤其是吉野姑娘那么细心地保护着您呢！

但是……

麻烦的是吉冈家的人很顽固，一直守在青楼的出入口。昨天他们的人到店里来问了好几次：武藏躲在这里吧？虽然我们斩钉截铁地否定，但是仍然无法除去对方的猜疑。

“ 等他从扇屋出来…… ”

对方在外面守株待兔。

我们无法理解的是：吉冈家的人为了抓您一个人，竟然出动这么多人，并且戒备森严，简直像是要打仗一般。据说他们不计任何代价，非杀您不可。

侍女又说道：

“ 因此，吉野姑娘及其他人都说您再躲个四五天比较好！也许过了这段期间，吉冈家的人就会撤退了…… ”

侍女边侍候武藏和城太郎两人吃晚饭，边亲切地告诉他们外面的种种情况。武藏感谢她的好意：

“ 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

他并没有改变今晚离开的念头。

只有一点他接受侍女的忠告，改由扇屋的年轻佣人去光悦家还衣服。

派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并带来光悦的回信，上面写着：

他日有缘再相会，无论世间路途多遥远，请多加保重。即使在远方，我也会为您祈祷。

光悦

此致

武藏先生

信虽然简短，却充分表达了光悦的心情。也颇能理解武藏此刻无法前去拜访他们母子的苦衷。

“这是您前几天在光悦家换下的衣服。”

那男子将武藏借来的衣服送回去，并带回武藏以前的旧衣服和裤裙。

“本阿弥的母亲也问候您！”

那男子传完话，便退出房间。

武藏解开包袱，看到以前的旧衣服，觉得怀念无比。虽然体贴的妙秀借给他衣服，扇屋的吉野也借给他华丽的衣裳，却都比不上这套经过风吹雨淋的旧棉衫。何况这套是修行穿的衣服。

武藏知道这套旧衣服有许多破洞，也沾着雨露及汗臭味。但是等他穿好之后，意外发现折叠线笔直，连衣袖上几个破洞都已补好了。

“有母亲真好，如果我有母亲，那该有多好！”

武藏陷入孤独的愁云当中。他在心中描绘着往后遥远的人生旅途。

双亲已不在人世，故乡也容不下自己。现在只剩一位姐姐了。

他低着头沉思，想到在这里已借住三天。

“我们走吧！”

他拿起日夜带在身边的木剑，插到腰间。现在他脸上的孤独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告诉自己，就将这把剑当成父母、妻子及兄弟姐妹吧！

“要动身了吗？师父！”

城太郎先走出门槛，欣喜万分地看着星星。

现在出发到乌丸大人官邸已经嫌晚，但是再怎么晚，阿通姐一定会彻夜等待。她一定会吓一大跳，说不定会高兴得哭了呢！

从下雪那天起，每晚的天空都非常美。城太郎心中只想着现在即将带武藏去和阿通姐见面。他仰望天空，甚至觉得闪烁的星星也和他一样高兴。

“城太郎，你是从后门进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是后门还是正门，我是和刚才那个女人从那个门进来的。”

“那你先出去，在外面等我。”

“师父呢？”

“我去和吉野姑娘打个招呼,马上就来。”

“那我先到外面等。”

虽然和武藏只分离一会儿，他还是有点担心。不过，今晚的城太郎非常愉快，所以要他做什么，他都照办。

武藏回想躲藏的这三天，觉得自己过得颇为悠然自得。

以往，他的心神和肉体都紧绷得像厚厚的冰块。

对月亮，他关起“心”来；对百花，他塞起耳朵；对太阳，他也不打开心窗，只是冷冰冰的将自己凝结起来。

他一直以为自己这样专心一意的作法是正确的。但是，他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心胸狭小的顽固者。他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害怕。

泽庵很久以前就说过：

“你的强壮和野兽并无两样。”

还有，奥藏院的日观也曾忠告他：

“你必须再削弱一点！”

想起泽庵说过的话，这两三天悠哉舒畅的日子，对自己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就这层意义来说，现在要离开扇屋的牡丹园，他一点也不觉得这几天虚度了光阴。与其让生命太过紧绷，倒不如伸展心胸，自然舒畅的过日子。又是喝酒又是打瞌睡，既读书且画画，还打哈欠，这才是珍贵难得的日子，他非常庆幸自己能拥有这样的经验。

“真想向吉野姑娘说声谢谢。”

武藏伫立于扇屋庭院，望着对面美丽的灯影。屋内的座席上，仍然充满着“买醉者”猥亵的歌曲和三弦的声音。于是打消去见吉野的念头。

“就此告别吧！”

武藏在心里和吉野辞行，并且感谢她这三日来的好意与照顾。

出了后门，看到城太郎在门外等待，便向他挥手示意：

“走吧！”

除了城太郎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在武藏背后。

那人是侍女灵弥。

灵弥塞了一样东西到武藏手里：

“这是吉野姑娘要给您的。”

说完，她就转身进门去了。

原来是一张折得很小的纸张。从颜色看来，应该是怀纸。一打开来，还没看到文字，就飘出伽罗树的香味，上面写着：

摘了许许多多夜晚的花卉　也比不上
树梢间的月影　令人难忘
深情款款　互诉情怀之时　　突为乌云所遮掩
与放置一旁的酒杯　感叹万千　无论旁人如何讥笑　仍然等候
端此

吉野

“师父,是谁的信？”
“你不要管。”
“女人吗？”
“不知道。”
“写些什么呢？”
“这件事,你不用问。”
武藏将信折起来，城太郎伸长脖子，凑过去想看个究竟。
“好香啊!闻起来好像是伽罗。”
城太郎对伽罗的香味，好像并不陌生。



虽然出了扇屋，但仍然在花街柳巷里，两人是否能平安无事地走出重重包围？

城太郎说道：

“师父，从这里走过去就是大门的方向！大门外有吉冈的人把守，很危险的，扇屋的人也在那里。”

“嗯！”

“我们从其他的地方出去吧！”

“晚上,除了大门之外,其他的门都关着的呀！”

“我们可以翻越栅栏逃走——”

“如果逃走，将有损武藏的名声。如果不管耻辱、不理会传言，逃走也没什么不好，那倒是很容易离开这里。但是我做不到，所以才要静待时机出去。我还是要从大门光明正大地走出去。”

“这样啊！”

城太郎虽然显出不安的神色，但是他也知道，在武士的世界里，不知“耻”的人，活着也没意义。这是铁律，所以他也不敢反对。

“不过,城太郎!”
“什么事?”
“你是小孩子，没必要跟我一样。我从大门出去，但你可以先出这个花街柳巷,然后找个地方躲一下,等我出去。”
“师父您要大大方方地从大门出去,我一个人要从哪里出去呢?”
“翻越栅栏出去。”
“只有我?”
“是啊!”
“不要!”
“为什么?”
“为什么?师父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别人会说我贪生怕死。”
“没有人会这么说你的。吉冈家针对的是我武藏一人,跟你毫无关系。”
“我在哪里等呢?”
“柳马场附近。”
“您一定要来喔!”
“我一定会去!”
“您该不会又一声不响一个人到别的地方去吧?”
武藏环顾四下：
“我不会骗你的。来,趁现在没人,赶快翻过去吧!”
城太郎看看四周,摸黑跑到栅栏下。但是,绑着铁丝的栅栏,比他高出三倍。
城太郎抬头看了看栅栏的高度，露出没信心的眼光，心里暗自叫道：
“不行,这么高,我没办法翻过去。”
此时，武藏不知从哪里扛来一包木炭放在栅栏下。城太郎心想即使踩着炭包也不够高。武藏从栅栏的缝隙窥视外面，静静地思考着。
“……”
“师父,有人在栅栏外吗?”
“栅栏外是一片芦苇。有芦苇就有水洼,你小心地跳下去吧!”
“水洼倒是没关系,只是这么高,手都够不到啊!”
“不单单是大门的地方，栅栏外，有些地方仍然有吉冈门人看守。外面很暗，跳下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说不定有人从暗处挥出长刀呢！踩着我的背上去，先在栅栏上等一等，看清楚下面的情形，再跳下去。”
“我知道了!”
“我从这边把木炭包丢出去,没什么动静才能跳下去。”
说着，让城太郎骑坐到自己肩上。

“城太郎,够得到吗?”

“够不到!还够不到!”
“那你站到我肩膀试试看。”
“但是,我穿着草鞋啊!”
“没关系,你尽管站上去好了。”
城太郎照武藏所说，两脚站到他的肩上。
“现在,够到了吗?”
“还是够不到!”
“真是麻烦的家伙!不能跳到栅栏的横木上吗?”
“没办法啊!”
“要是真没办法,只好站到我手心上了。”
“没问题吗?”
“我还能撑得住五个、十个人呢!来,准备好了没?”
武藏让城太郎的双脚站到自己的手掌上，像举鼎一般，将他的身体举得高过自己的头。
“啊!够到了!够到了!”
城太郎爬到栅栏上，武藏单手将炭包往外丢出去。
“砰”一声，炭包掉落在芦苇丛中。城太郎看没什么异状，随即跳了下去。
“什么嘛!这里哪有什么水洼,什么也没有。师父,这里只是草原而已。”
“一路小心。”
“柳马场见。”
城太郎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消失在遥远的黑暗中。
武藏一直将脸靠在栅栏上，直到城太郎的脚步声消失为止。
看到城太郎安全地离开，武藏才放心，并快步离去。
他不走青楼昏暗的小路，偏偏朝着三岔路口最热闹繁华的正门走去。他就像一名嫖客，混入来往的人群中。
但是，他没带斗笠遮掩，所以一出了大门，就有人叫道：
“啊!是武藏!”
埋伏在两侧的无数眼睛，都意外地望向武藏。
大门两侧，有几个轿夫聚在那儿，还有两三名武士烧着柴火取暖，并注视大门的出入口。
此外，编笠茶屋的长椅处，以及对面的饮食店里，也各有一组盯梢的人。其中的四五人互相换班，站在大门两边。看到包头巾或是带斗笠的人从烟花巷出来，他们会毫不客气地查看对方的脸孔。看到轿子出来，他们就会拦住轿子盘查。
三天前，他们就开始这么做了。
因此，吉冈的人确信下雪那夜以来，武藏未曾走出这扇大门。他们也向扇

屋探询过，扇屋的人只说没有这样的客人，便不加理睬。

吉冈并非没有吉野太夫藏匿武藏的证据。只是如果得罪吉野太夫，大家一定会谣传吉冈的武士成群结党到扇屋挑衅。因为除了风流世界之外，上至显贵下至百姓都很喜欢吉野太夫。

所以只好绕远路，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严格监守在大门外，直到武藏从烟花巷出来。可是又担心武藏可能乔装，或是躲在轿内，鱼目混珠；再不然就是翻越栅栏逃脱，因此他们为了防止这些逃脱方式，戒备得几乎无懈可击，万无一失。

可是万万没想到武藏会这么坦然且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当这些人看到武藏从大门走出来的时候，惊吓得竟忘了阻拦他。

武藏完全没有遮掩，所以吉冈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喝令他停下来。

他迈开大步向前走，已经走过编笠茶屋了。约莫走了百步，吉冈门徒中有人叫喊道：

“杀——”

众人齐声：

“杀！”

“杀！”

八九个黑影大声喊叫，蜂拥而上，挡住了武藏的去路。

“武藏，站住！”

因而展开了正面冲突。

武藏回答道：

“什么事？”

武藏回答得出其不意且强而有力。接着，他横着退到路旁，并背对那儿的一幢小屋。

小屋旁横着巨大的枕木，附近堆积着许多木屑。由此可知这是伐木工人休息的小屋。

“大概有人在吵架吧？”

小屋中，有位伐木男子听到外头碰撞的声音，开门探头张望，一看外面的景象惊叫道：

“哇！”

那人慌慌张张地关起门来，并拿根坚硬的木棒将门顶上。也许躲到被窝里了，整幢房子静悄悄地，毫无声响。

就像野狗呼引野狗般，吉冈的人吹手笛、打暗号，一眨眼的功夫一群人已经聚集到这里。很容易让人将二十人看成四十人，将四十人错以为是七十人。在黑暗中无法数清确切人数，但是绝对不会少于三十人。

武藏被这群人黑压压地团团围住。

不，因为武藏背贴着伐木小屋，应该说众人将他和小木屋一起团团围住了。

“……”

武藏瞪大眼睛，估算着从三面而来的敌方人数。他专注的眼神不断地衡量情势的演变。

三十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表示他们有三十种想法，一群人只有一个心理。想观察了解这种微妙的心理动向，并非难事。

正如所料，没有人敢单独攻击武藏。在一个团体里面，大多数人在行动一致之前，都是吵吵嚷嚷，站得远远的，只会口出秽语骂个不停。

“臭小子!”

也有人骂：

“小毛头!”

这些只不过突显他们的懦弱和虚张声势罢了。

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和行动的武藏，只消这么短的时间，就比这群人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已经敏锐地看出这群人当中，哪几个人比较强，哪里较脆弱。他已做了万全的心理准备。

他看了众人一眼，问道：

“我就是武藏,是谁叫我停下来的?”

“是我们,我们一起叫你停下来的。”

“这么说,你们是吉冈门下的人喽!”

“这还用说吗?”

“有何贵干?”

“我想这没必要再说。武藏,准备好了吗?”

武藏歪着头问道：

“准备?”

他的冷笑声激起了众人的杀气。

武藏故意提高音调继续说道：

“武士即使在睡觉也可以做准备，我随时候教。你们是非不明，引起争端，还装腔作势，耍武士的刀法，真是可笑——等等，先别动手，容我问一句，你们想暗杀武藏还是想正正当当地比武呢？”

“……”

“我问你们是怀恨而来还是因为比武输了,为复仇而来呢?”

“……”

如果武藏在言语或眼神以及身体上露出破绽，包围在四周的刀剑就会像洞穴喷出的水一般，群起攻之。但是，没有人向他攻击。众人只是像佛珠一般

沉默不语地串在一起。此时，有人大声斥喝：

“ 这不消说 ,大家也知道。”

武藏看了说话者一眼。从年龄、态度看来，一定是吉冈家的人。

他就是吉冈的高足御池十郎左卫门。十郎左卫门好像要先动手的样子，蹑着脚一直往前进：

“ 你打败我们的师父清十郎，又砍死他的弟弟传七郎，吉冈门徒岂容你逍遥自在？吉冈因你而名声扫地。我们数百弟子，发誓要为师父复仇雪耻。我们不是含恨而来，我们是为师父讨回公道而来的。武藏，可怜的家伙，我们来取你的首级了。 ”

“ 嗯！很有武士的风度。冲着这一点，武藏不得不奉上我这一条命。但是，如果谈师弟情谊，谈雪洗武道冤屈的话，为什么不像传七郎和清十郎那样，堂堂正正和武藏比武呢？ ”

“ 住口！那是因为你居无定所，如果我们不瞪大眼睛盯着你的话，你早就逃到他国去了。 ”

“ 你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正如你所见 ,我武藏没逃也没躲。”

“ 你是被我们发现的啊 !”

“ 什么 如果想躲的话 ,即使是这个小地方 ,也可以隐藏的。”

“ 你认为吉冈门徒会让你毫发无伤地通过吗 ?”

“ 我知道每个人待会儿都会来和我打招呼。可是，如果我们像一群野兽或无赖汉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引起骚动，不但我个人名誉扫地，也会丢光武士的脸。而你们师门的名声，也会因此贻笑世间，为你们师父之名添上一笔耻辱！如果你们不在意师家灭绝，吉冈武馆解散，也不介意外界的传言，想要抛弃武门的话，我武藏和这两把刀很愿意奉陪。等着瞧吧！我会把你们堆成一座死人山的。”

“ 你说什么 !”

这次不是十郎左卫门的声音。在十郎左卫门旁边，有个即将出手的人，他大吼道：

“ 板仓来了 !”

那时候，板仓是人见人畏的衙门捕快。

路上有人打架滋事
是谁骑栗色马呢
啊是伊贺四郎左
大伙儿赶紧逃吧
伊贺大人

是千手观音　也是四大天王
是千眼捕快　也是大力士

这是孩童嬉戏时所唱的童谣，歌谣中的主角就是板仓伊贺守胜重。

如今京都特别昌盛，不论特种营业或景气都被异常看好。这是因为京都不论在政治或战略上都位居整个日本的枢纽，具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京都是日本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就思想方面来说，也是最令市府头痛的地区。

自室町时代初期以来，土生土长的市民大多弃武从商，作风比较保守。到了现在，拥护德川或丰臣的武士各据一方，虎视眈眈地企图掌握下一个时代。

此外，有些无名的武家，也不知是靠什么维生，竟然也养了一群家臣，不断扩展势力。

况且，现在德川和丰臣两股势力正在扩张，所以有许多浪人想碰碰运气，像蚂蚁般地到处钻营呢！

也有不少无赖汉伙同这些浪人，以赌博、敲诈、欺骗、诱拐职业；饮食店、卖春女也随之张灯营业。最近世间有许多沉溺主义者，还有及时享乐者，将信长唱过的歌谣“——人生五十年，都化做一缕轻烟”当做惟一的真理来信奉。他们担心自己会早死，因而一味沉溺于醇酒、美女的享乐中。

不止如此，像这样虚度光阴的人渣，对政治、社会还经常大放厥词。他们伪称德川和丰臣的势力旗鼓相当，但只要情势一变，便立刻见风转舵。因此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县府官员，根本无法管理整个市政。

而德川家康独具慧眼，请板仓胜重当京都的所司代[①]。

庆长六年以来，胜重拥有捕快三十名、士兵百名。胜重被任命为京都最重要的职位时，有这么一则小故事。

在他收到家康的委任状时，并没有马上答应。

“我回去和我老婆商量之后再答复。”

回家之后，胜重跟他老婆说将要任官的事情：

“自古以来，达官显贵到头来却落得家破人亡的例子比比皆是。思考其原因，都是起因于门阀与内室之争。所以我想和你商量，如果我当了所司代，你发誓绝不过问我所做的事情，也绝不提半个字。你愿意这么做，我才任官。”

他老婆郑重发了誓。

“我这女人怎会过问您的事情呢！”

第二天早上，胜重换好衣服，准备进城去。他老婆看到他内衣的衣领没

①所司代：江户时代警卫京都并管理政务之职。

拉好，正要帮他拉的时候，他斥责道：

“你忘了你发过的誓吗？”

他要求老婆再次发誓之后，才进城去向家康拜谢复命。

抱此觉悟任职的慎重，一直保持公正廉明的形象，同时也执法严峻。他是公职人员讨厌的上司，却是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在，大家都安心。

言归正传。刚才有人在后面吼道：

“板仓来了！”

是谁喊的呢？当然，吉冈门人正与武藏对峙，不会开这种玩笑。

板仓来了！

当然是指：

板仓的手下来了！

如果官吏要来插手，那就麻烦了。可能是巡逻的官吏看到异样，才赶过来看个究竟吧？

尽管如此，刚才是谁这么叫的呢？若不是自己人，难道会是路人发出的警告吗？

御池十郎左卫门，以及门徒都朝那个声音看过去：

“等一等！”

有一位年轻的武士推开重围，站在武藏和吉冈门人之间。

“啊？”

“你是……”

刘海的年轻武士对着吉冈门人意外的眼神以及武藏的眼睛，似乎在说：

“是我！你们双方应该都还记得我这张脸才对。”

佐佐木小次郎不改本色，摆出高傲的态度说道：

“刚才我在大门口停下轿子，听到路人在喊‘杀人了’，没想到是这种事情。我既不是吉冈的同伴，也不是武藏的朋友。但我既然是个武士，又是剑客，为了武门，也为了武士全体，我有资格和各位说几句话。”

他一席雄辩的话，和刘海的风采不太相配。而且他的口吻以及看人的眼神，充满了骄傲自大。

“在此我要问双方：如果板仓大人的手下到这里来，看到各位在街上动刀舞剑引起骚动，要你们写认罪书的话，你们双方不都蒙上耻辱了吗？如果劳驾官吏出面的话，可能不会把这件事当做单纯的比武来处理。这里的场所不对，时间也不对。身为武士的各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是武士全体的耻辱！现在我代表武士奉劝各位，不要在此地动武。若要以剑解决问题，就依剑的规矩，另择时间和地点吧！”

吉冈家的人被他滔滔不绝的演说折服了，个个沉默不语。御池十郎左卫

门等小次郎话一说完，顺着他的话说道：

“好！”

他的语气强而有力。

“照理说确实是如此。但是，小次郎阁下！您可要保证，决斗那天，武藏不会逃走喔！”

“要我担保也可以。”

“我可不能接受暧昧的承诺。”

“可是武藏也是活生生的人啊！”

“您想让他逃走吧？”

“胡说八道！”

小次郎怒斥道：

“万一有何闪失，你们不全算到我头上来吗？而且，我也没有理由庇护这个男人……不过，在这段期间武藏若真的临阵逃脱，或逃离京都，诸位大可以在京都立告示牌公布他的臭名。”

“不，光是如此我们仍不能答应。如果您保证到决斗日为止能够看住武藏，今夜我们就到此为止。”

“等等,这我得问武藏。”

小次郎回过头去。武藏一直盯着自己的背部，现在小次郎也正面瞪回去，并逼近武藏。

“……”

“……”

双方开口之前，眼光在沉默中交战，犹如两只猛兽对峙。

两人先天的个性就不合。有些地方，双方都互相肯定，也互相畏惧。两人都有年轻人的自负，一不小心就会摩擦起冲突。

因此，在五条大桥和现在，都抱持一样的心理。交谈前，小次郎和武藏已经由眼神的交会谈得淋漓尽致了，这就是无言的决斗。

他俩只交谈了一句话。

不久，小次郎先开口问道：

“武藏，如何呢？”

“什么如何呢？”

“刚才吉冈门人和我所谈的条件啊！”

“同意！”

“这样可以吗？”

“但是，我对那条件有意见。”

“是将你交给小次郎看管之事吗？”

“我武藏和清十郎、传七郎决斗，一点也不懦弱，难道和他们的遗弟子个别比武决斗就会畏缩恐惧吗？”

“嗯！的确是光明正大。我会记住你这句大言不惭的话。你希望何时比武呢？”

“日期和地点都由对方决定。”

“很干脆，那今后你的住处呢？”

“我居无定所。”

“居无定所？决斗挑战书如何送达？”

“在这里决定，我绝对如期赴约。”

“嗯！”

小次郎点点头退到后面。然后与御池十郎左卫门和门下的人短暂交谈之后，其中一人站出来向武藏说道：

“我们决定订在后天，也就是寅时下刻① 。”

“知道了！”

“地点是睿山道一乘寺山麓，薮之乡下松——在下松会合。”

“一乘寺村的下松，好，知道了！”

“现在吉冈门中具继承资格的，就属清十郎和传七郎的叔父壬生源左卫门的儿子源次郎了。如果由源次郎继承吉冈家，因他尚未成年，所以可能会有几名门徒弟子随同前往。在此我先向你知会一声。”

双方约定之后，小次郎敲敲伐木小木屋的门，进到屋内，对着颤抖的两名伐木工人命令道：

“这里应该有废弃不要的木板吧？帮我钉根六尺的木桩，我要做布告牌，快拿合适的木板来！”

木板拖出来之后，小次郎叫吉冈门人去取笔墨砚台。自己则挥洒自如，将比武要旨写在木板上。

他将写好的内容让双方过目，并建议把木板钉在街上，将这次的约定公诸于世。

吉冈门人接过木板钉在街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武藏好像与这事无关似地径自往柳马场走去。

城太郎孤零零的在柳马场等武藏。他望着四周叹息了好几回。

“好慢啊！”

轿子的灯光奔驰而去。

醉汉唱着歌踉跄走了过去。

①寅时下刻：午前四时。

“真的好慢哦!”
难不成？城太郎开始不安，突然往柳街的方向跑去。
此时，迎面有人问道：
“你要去哪里?”
“啊!师父!我看您一直没来,所以想过去看看。”
“差点错身而过呢!”
“大门外碰到许多吉冈的人了吧!”
“碰到了。”
“没对您怎样吗?”
“嗯!没怎样!”
“他们没有要抓师父吗?”
“嗯!没有!”
“是吗?”
城太郎抬头看看武藏的脸，又问道：
“那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啰？”
“是啊!”
“师父,不是那边,乌丸大人的官邸应该往这边走。”
“啊!错了吗?”
“师父也想早一点见到阿通姐吧?”
“嗯!是的。”
“阿通姐一定会吓一大跳。”
“城太郎!”
“什么事?”
“你和我第一次相遇是在一家客栈,那是哪个城市?”
“叫做北野吧!,,
“对了,北野的后街。”
“乌丸大人的官邸好气派喔!跟客栈不一样。”
“哈哈!哈哈!客栈哪能比得上呢!”
“现在正门已经关了，但是可以从后门进去。如果告诉他们说师父也一起来了，说不定光广大人也会出来呢！师父，泽庵和尚那家伙真是坏心眼，还惹我生气。竟然说师父的事情不管也罢。他明明知道师父在哪里，却偏偏不告诉我。”
武藏深知他无心机，只是静静地听着。即使如此，城太郎仍然喋喋不休说个不停。
两人终于来到乌丸家附近,已经可以看到后门了。城太郎用手指着后门说道：
“师父,就是那里。”

他告诉停下脚步的武藏：

“您看得到围墙里面的灯吧！那里是北屋，阿通姐的房间就在那一带……那盏灯还亮着，也许阿通姐还没睡，正等着我们呢！”

“师父，我们快进去吧！我来敲门叫醒门房。”

他说着就要跑过去，武藏一把抓住城太郎的手腕：

“还早啊！”

“师父，为什么？”

“我不进官邸，你帮我跟阿通姑娘传几句话。”

“嗯！什么话……那师父，您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我是送你回来的。”

城太郎敏感的童心一直担心会有什么变化，果真不出所料。

城太郎突然大叫道：

“不行！不行！”

“师父，不可以！您不能不进去！”

他拼命地抓住武藏的手。不管怎样，都要把他带到门内，带到阿通姐的枕边。

“不要嚷嚷！”

在这寒冷的夜里，四周鸦雀无声，武藏顾忌乌丸家官邸内的人会听到。

“嗨！你好好听我说。”

“不听！不听！师父，刚刚不是跟我说要一起去的吗？”

“我不是跟你一起到这里了吗？”

“不是只和我到门口而已，我和师父说过去见阿通姐的啊！师父教弟子撒谎，不好吧？”

“城太郎，不要对我大吼大叫，冷静下来听我说。我武藏近日内尚有生死未卜之事。”

“一个武士得要一直抱着朝生夕死的觉悟。师父您不是经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吗？如果真是这样，这种情形也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啊！”

“没错！平常教训你的话，由你口中说出，反倒让我有受教的感觉——就像你刚才所说，这次武藏有九死一生的觉悟，所以不要见阿通姑娘比较好！”

“师父，为什么？为什么？”

“现在跟你说，你也不会明白，等你长大之后，自然就明白了。”

“真的吗？师父在近日内，生命真的会有危险吗？”

“这件事不要跟阿通姑娘说喔！她现在生病，需要好好照顾自己，尽快康复。痊愈之后，必须对未来做打算，要她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城太郎

…… 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其他的事情,不要让她知道。”

“不要！不要！我要说！这种事我能够不告诉阿通姐吗？无论如何，师父您一定要跟我进去。”

“你真固执!”

武藏将他推开。

“但是……师父!”

城太郎哭起来：

“但是……但是……这样阿通姐太可怜了！如果我把今天的事告诉阿通姐,她的病情一定会更加恶化的。”

“所以才要你这么说啊！一般来说，武术修行期间，如果碰上对手，都是拼个你死我活。一定得克服艰难，动心忍性，将自己的百难抛到九霄云外，否则便无法达成修行……城太郎，如果你没办法越过这条路，就无法成为顶天立地的武者。”

武藏看到哭泣不停的城太郎，心一软，将他拥入怀中：

“武士随时都可能死，我死了之后，你再找位好师父。我还是不要去见阿通姑娘，直接离开比较好，等到她找到归宿之后，一定能了解武藏的这一番苦心……喂！围墙内灯还亮着，那是阿通姑娘的房间吗……阿通姑娘一定很寂寞，你赶快回去陪她吧！”

武藏说了一大堆，终于使城太郎稍加理解自己的苦衷了。虽然他仍然哭泣着，但是已慢慢能背对着武藏，表示他对此事已有所理解，不再闹情绪了。他虽然觉得阿通姐可怜，但也无法再强求师父，真是令他进退两难。童心未泯的他，又呜咽闹起别扭。

“那这样吧,师父!”

他出其不意地转身面对武藏，使出最后一招纠缠术：

“修行完了之后，一定要来见阿通姐哦！只要师父认为修行已经可以的时候，一定要来哦！”

“那时已经……”

“那是什么时候呢?”

“无法确定。”

“两年?”

“……”

“三年?”

“修行是永远无止境的。”

“这么说，您打算一辈子都不见阿通姐吗？”

“如果我天赋异禀，也许有达成的一天。如果我资质不好，可能一辈子都还是个迟钝的人。何况，我还有比武之约在身啊！即将面临死期的人怎么可以和前程似锦的年轻女子约定将来呢？”

武藏不料自己会脱口而出。而城太郎对这点似乎还无法理解，他诧异道：

“所以……师父！您不需要约定什么，只要和阿通姐见个面就好了。”

他得意洋洋地反驳。

武藏和城太郎谈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矛盾、迷惘和痛苦。

“不能这样，阿通姑娘是年轻女子，而我武藏也是个年轻男子。跟你说实话，要是我见了阿通姑娘，看到她一哭，就拿她没办法了。一看到她的眼泪，我的决心会崩溃……”

他想起在柳生庄，看着阿通的身影离开的情景和今夜的情景雷同，只是武藏的内心却有极大不同的感受。

在花田桥以及柳生谷的时候，只是一心向往冲上青云，充满壮志和霸气地一味勇往直前，所以遇上女人的情感时，就会水火不容般地拒绝反抗。而现在的武藏，原有的野性已慢慢随着智能的增长磨炼，有了柔软的一面。

他开始懂得尊重生命。由于尊重生命，他也开始恐惧起来。他知道除了以剑维生之外，还有其他依靠种种维生的人。这样的人生视野，削减了他自我陶醉的自负心。从吉野身上，武藏看到了所谓“女人”的魅力，而且多少也了解“女人”所谓的感情。尤其面对的是阿通，他没有信心可以克服自己——而且自己也必须考虑到她的一生。

他默默看着抽噎的城太郎，问道：

“你懂了吗……”

城太郎本来一直用手肘捂着脸哭泣，一听到武藏的问话，立刻抬起头来。然而在他眼前的，只有霭雾弥漫的黑夜。

“啊！师父——”

城太郎一直追到围墙的尽头。

城太郎大声喊叫，但是他知道已经于事无补了。他将脸靠到墙上，“哇”的一声，痛哭失声。

“……”

他幼小的心灵一心一意地相信大人，现在竟然被大人所伤；而如果遵照大人的想法，即使理解其中的道理和原因，也仍觉得遗憾。

哭得没声音了，他开始抽噎耸肩，而且还打起嗝来。

此时——

大概是官邸的下女，不知从何处回来。在黑暗中她看到有个人影伫立在后门哭泣。她慢慢走近一看，问道：

“是城太郎吗？”

“你不是城太郎吗？”

随着第二次的问话，城太郎抬起头来：

“啊！阿通姐！”

“为什么哭呢？而且在这种地方？”

“阿通姐你病还没好，为什么跑到外面呢？”

“还问我为什么，你真叫人担心啊！你要离开也不跟我说一声，也没跟官邸的人打声招呼，就不知去向。你到底跑到哪里了……眼见天快黑了，你还不回来。我要关大门的时候，也没看到你的影子，让人多心急、多担心啊！”

“你是跑出来找我啊！”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睡得着吗？”

“真是个大傻瓜，自己的病都还没好呢！如果再发烧怎么办？赶快回房躺到床上休息。”

“先说说你为什么哭呢？”

“待会儿再说。”

“不，瞧你哭得这么伤心，告诉我什么事？”

“阿通姐，你先进去躺下来，我再说给你听。搞不好你明天又要呻吟半天，我可不管喔！”

“我马上进到房间躺下来，你先跟我讲一点……你去追泽庵大师了吧？”

“嗯……”

“你向泽庵大师问过武藏的去处了吗？”

“我讨厌那个没感情的和尚。”

“那么，你可知道武藏哥的去处？”

“嗯！”

“你已经知道了啊！”

“不要管这档事了，赶快进去躺下来。待会儿再说啦！”

“为什么要瞒我？如果你那么坏心眼，我就一直站在这里，不进去了。”

“哎呀！”

城太郎忍不住夺眶的眼泪，他皱皱眉，硬拉着阿通的手：

“你和师父两人，为什么都要让我为难呢……阿通姐，如果你不躺下用冷毛巾敷额头，我就不讲。进去吧！要不然，我扛也要把你押回床上。”

他一手抓住阿通的手，一手敲着后门，大声叫嚷：

“值班的！值班的！病人从病床跑到外面来了。赶快开门，要不然病人要着凉了！”

18

本位田又八心无旁骛地从五条一直跑到三年坡的时候，已是满头大汗。可能也是喝了酒的关系，他的脸颊更为通红。

他来到一间颇为平常的旅馆。通过布满石子的山坡，再穿过肮脏的长屋门之后，来到菜园后的一间厢房。

“母亲!”

他探头入内。

“怎么又在睡午觉啊!”

他咋着舌头，自言自语。

来到井边，喘了口气，顺便清洗手脚。母亲仍未醒，她以手当枕头，正睡得鼾声大作。又八抱怨：

“简直像只懒猫,一有空就睡觉。”

看似熟睡的老母，听到又八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

“什么事啊?”

说着，坐了起来。

“啊!原来你听到了?”

“你背地里唠叨老母什么呀!睡觉是我的养生之道啊!”

“养生倒好，只不过我稍为休息一下，你就严厉斥责说，年纪轻轻的怎么闲下来了，还不快利用闲暇搜寻线索。而你自己却在这里睡午觉，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哎！你就原谅我吧！我老太婆即使再硬朗，体力还是无法战胜年纪啊！而且那天晚上，我和你联手杀阿通未成以来，真是精疲力竭。再说，泽庵和尚那小子扭伤我的手腕，到现在还在痛呢！”

“我精神好的时候，你就疲惫；你有精神时，我的毅力却消失了。真是恶性循环!”

“我只不过休息一天而已，还没老到那么不中用呢！我说又八！最近可有阿通或武藏的消息？”

“就算我不去打听,也已是传言满天飞了。大概只有贪睡的你还不知道。”

“什么?传言满天飞?”

阿杉坐过来问道：

“到底是什么事?”

“武藏要和吉冈门第三度交手。”

“嗯!地点和时间呢?”

“青楼区的正门前立了一块布告牌，地点并未写详细，只写着一乘寺村。

日期是明天破晓前。”

“又八！”

“什么事？”

“你是在青楼区的大门口看到布告牌的吗？”

“嗯，看布告牌的人群真是人山人海。”

“那你是大白天起就在那种地方游荡了吗？”

“哪有这回事？”

又八急忙挥手说道：

“我平常虽然喜欢喝些小酒，但早就脱胎换骨，现在正四处忙着打听武藏和阿通的消息。母亲这样误会我，真令人伤心。”

阿杉突然兴起怜悯之情：

“又八，别生气！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不要放在心上。我看得出你已经定下心来不再胡作非为了。我说武藏和吉冈众人的决斗就在明天破晓时分，这事决定得可真匆促呀！”

“从寅时下刻到拂晓时分，天应该还没亮。”

“你认识吉冈门的人？”

“嗯……只是这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有什么事吗？”

“我要你带我到吉冈的四条武馆。马上就走，我们也得准备一下。”

上了年纪的人，有时候很不通人情。刚才自己还悠闲地睡午觉，现在看到别人歇息，就皱起眉头叫嚣：

“又八，快点啊！”

又八一点也没有准备出发的样子，他漫不经心说道：

“干吗这么慌张？又不是赶着去救火。何况，我还不知道我们去吉冈武馆做什么？”

“你明明知道的，当然是我们母子两人去拜托他们呀！”

“拜托什么？”

“明天黎明时分，吉冈门人不是要去杀武藏吗？我们可以加入他们，助他们一臂之力。那怕只是砍武藏一刀，也可以泄我心中之恨啊！”

“啊哈哈哈，啊哈哈！……母亲，你在开玩笑吧？”

“你在笑什么？”

“因为你说得太轻松了。”

“你才是太轻松了！”

“是我太轻松，还是母亲想得太简单，我们只要到街上去听听路人的传言就知道了。吉冈家先是清十郎战败，再来是传七郎被砍，这次的决斗可说是吉冈的存亡之战啊！受到溃败的打击，现在四条武馆聚集了一些视死如归的弟

子。他们已在众人面前表示，无论如何都要杀死武藏。弟子替师父报仇，勿须遵从一般规矩。他们已言明在先，会公然带许多人去杀武藏。”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阿杉光是听就觉得兴奋无比。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这么一来，武藏再强也必死无疑。”

“不，还不知道会演变成怎样呢？武藏大概也会找一些帮手。吉冈那边带很多人手，他那边也是多人迎战。今天京都的人都在说：这一来不就成了打群架而非比武了吗？在这样的骚动下，谁会理你这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婆啊？”

“嗯……说的也是！可是难道我们母子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路追杀的武藏由别人杀死吗？”

“明天破晓之前，我们到决斗场一乘寺村去看个究竟。等吉冈门的人杀死武藏之后，我们母子向大家说明武藏和我们之间的恩怨，再在死尸上加一刀以消怨恨。然后剪下武藏的头发和衣袖带回家乡。我们可以跟家乡的人说是我们打败武藏，如此便可挽回我们的面子了。”

“原来如此……你考虑得真周全。的确也没有其他法子了。”

阿杉坐直身子又说道：

“这样一来，也有脸回家乡了。再来，就剩阿通一人了。武藏一死，阿通也会失去依靠，只要发现她，抓她就易如反掌。”

她边喃喃自语边独自点头。老年人急躁的脾气终于安静下来。

此时，又八好像酒醒似地说道：

“既然这么决定了，今晚就好好休息到丑时三刻吧！母亲，虽然还不到晚餐时间，先让我喝杯酒吧！”

“酒吗……嗯！你到柜台去叫瓶酒来。我也要小喝几杯，提前庆祝一下。”

“好吧……”

又八有点提不起劲，手掌着膝正要站起来时，却睁大眼睛看着旁边的小窗子。

又八看到有张脸从窗外一闪而过。他之所以吓一大跳，并非单纯的只因那人是位年轻的女性。

他追到窗边：

“啊！是朱实啊！”

朱实像只脱逃不成的小猫，惊慌地站在树下。

“啊！是又八哥。”

她惊吓地看着又八。

从伊吹山到现在，她的身上总是带着铃铛。大概是系在腰带或衣袖上，此时铃铛随着她的颤抖而叮当作响。

“你怎么了?为什么在这里呢?”

“我好几天前就住在这家旅馆了。”

“噢!是和阿甲一起吗?”

“不是。”

“你一个人?”

“是的。”

“你没和阿甲住在一起了吗?”

“你知道祇园藤次吧?”

“嗯!”

“她和藤次两人从去年底就潜逃到他乡去了。而我在那之前便离开养母了……”

铃铛微微地响着。朱实以袖掩面哭了起来。也许是树阴下光线较暗的关系，朱实的颈项和双手看来已不像又八记忆中的样子了。在伊吹山下的“艾草屋”朝夕相处时，她充满少女的娇艳，现在却完全不见了。

站在身后的阿杉颇费疑猜，问道：

“又八,是谁呀?”

又八回过头回答道：

“我以前曾向母亲提过的那位……阿甲的养女。”

“那养女为什么站在窗外偷听我们谈话呢?”

“别把她想得那么坏。她也住在这家旅馆，只是正好经过，并不是有意要听我们说话……朱实，是不是这样？”

“是的，正是如此。我做梦也没想到，又八哥会在这里……不过，前一阵子我在这里迷路的时候,见过叫阿通的人。”

“阿通已不在这里了,你和阿通说了什么话?”

“我们没说什么。那个人是又八哥从小就有婚约的阿通姑娘吧!”

“唉!以前曾有这么一回事。”

“又八哥也是因为养母才……”

“那之后,你就一直一个人吗?你变了不少呀!”

“因为养母的关系，我吃了许多苦。我念在她的养育之恩，所以一直忍耐。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去年底我趁着到住吉玩的时候，逃了出来。”

“那个阿甲竟然如此虐待你我这样的年轻人。畜牲！等着瞧，她一定不得好死！”

“今后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的前程也是一片黑暗啊！我也对那女人发过誓，要功成名就给她看……哎！光说不练是没用的……”

两人隔着窗户互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阿杉则一直在整理行李，她咋

了一下舌头：

“又八！又八！别跟没事的人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今夜不是要离开这里吗？你来帮忙打点行李吧！”

朱实原本还要说些什么，怕惹阿杉生气，便说道：

“又八哥,以后再说吧!”

她悄悄地走开了。

没多久——

这间厢房点上灯火。

晚餐时，店小二送来酒菜，也送来账单。旅馆的掌柜和老板等人都一一前来道别。

“今夜您们就要离开了。您们住宿期间，我们没有好好招待，还请见谅。下次来京都时,欢迎再光临本店。”

“好！好！也许下次我们还会再来。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已经过了三个月。”

“总觉得有点舍不得呢!”

“老板,离别之际,我敬你一杯!”

“不敢当……敢问老前辈,您这就要回故乡去吗?”

“不是,不过总有一天会回去的。”

“听说您半夜要离去,为什么选这个时刻呢?”

“临时有急事。对了,你有没有一乘寺村的地图呢?”

“一乘寺村？沿着白河直走，到睿山荒凉的山中小村庄就是了。为何要半夜到那种地方?”

又八从旁打断老板的话。

“别问那么多了,画一张往一乘寺村的地图给我们就是了。”

“好的。正好我们这里有一个从一乘寺村来的佣人，我去叫他画一张地图。话说回来，一乘寺村也是地广人稀啊！”

又八已微醉，对老板如此郑重的行为，觉得很烦：

“你不必替我们担那么多心,我们只是顺便问问而已。”

“对不起,那么请慢慢整理。”

店主搓着手，退到房外去。

此时，三四名旅馆的佣人在主屋和厢房附近来回寻找。有个伙计一看到店主便慌慌张张地过来问道：

“老板,有没有逃到这边来?”

“什么事……什么逃到这边?”

“那位—— 一个人住在后面的那位姑娘。”

“噢 逃掉了 ?”

“傍晚我们还看到她呢……可是现在房里却……”

“人不见了吗 ?”

“是的。”

“你们这群笨蛋 !”

像是喝到滚烫的水一般，店老板马上变了一张脸。和他刚才在客人面前搓手哈腰的情形完全两样。出口骂道：

“人都已经逃走了，再找也没用。我第一眼看到那女子就觉得有问题。你们却让她住了七八天才发觉她身无分文。这样客栈还能做生意吗？”

“实在非常抱歉。当初我想她只不过是位少女,没想到竟然被她给蒙骗了。”

“柜台赔钱也就罢了，要紧的是先调查住宿的客人是否遗失了东西。哼！真是气死人了 !”

店主无可奈何的咋了一下舌头，走到外头黑暗处张大着眼睛寻找。

母子俩等半夜来临之前，喝了好几壶酒。

阿杉先拿起饭碗说道：

“又八 ,你喝得差不多了吧 ?”

“再喝这杯就好了。”

他边倒酒边回答：

“我不吃饭了。”

“你不吃点饭 ,会弄坏身体喔 !”

阿杉看到旅馆的人提着灯火在前面的田地和路口进进出出。

“好像还没抓到！”她自言自语说道：

“刚才在店主人面前，我没说什么，免得受到牵连。没付住宿费就逃掉的女子不就是白天和你在窗口说话的那个朱实吗？”

“嗯。”

“阿甲教出来的养女一定没什么正经的。以后碰到可别再理她了。”

“可是想想 ,她也挺可怜的。”

“怜悯别人的处境是件好事。但是要帮她付旅馆费，我可做不到。离开这里之前 ,我们就装作不认识她 ,知道吗 ?”

“……”

又八好像想起什么事情，抓抓头发，横躺下来：

“那可恶的女人！一想到她，她的脸就浮现在天花板上……事实上，害我一辈子的仇人，不是武藏也不是阿通，是那个阿甲！”

阿杉听到他这么自言自语，责备地说道：

“你胡说什么！你找阿甲那女人算账，不但无法获得故乡众人的夸赞，反

而丢了家声和面子呀!”

“哎!世间的事情真是麻烦!”

此时，旅馆主人提着灯笼出现在走廊。

“老前辈,丑时的钟响了。”

“喔!该出发了!”

“要走了吗?”

又八伸伸懒腰：

“老板,那位骗吃骗喝的女子抓到没有?”

“没有，到现在连个人影也没找着。本来我看她长得标致，心想即使付不出住宿费，背后一定有人会替她付钱的，才让她住下来。没想到会上她的当。”

又八走到房外系草鞋带。

“喂!母亲,你在做啥啊?你总是拼命赶我,自己却慢吞吞的。”

“怎么，等得不耐烦了啊？别急嘛……喂！又八，那个东西有没有放在你那里啊?”

“什么东西?”

“我放在行李袋旁边的钱包啊！住宿费我是用缠在腰间的钱付的，路上的盘缠则放在那钱包里啊!”

“我没看到钱包。”

“又八，快来看，行李袋内附有一张纸条。上面写些什么啊……啊！真不要脸，上面写着：看在我们认识的情分上，请宽恕我暂借之罪。”

“哼!一定是朱实偷走的。”

“偷窃是不可原谅的罪。老板！客人遭到偷窃，旅馆也该负责吧！帮我们想想法子啊!”

“啊？老前辈，原来您认识那白吃白喝的女子啊！果真如此，她欠的钱，请先帮她付一下吧!”

店主人这么一说，阿杉瞪大眼睛，拼命地摇着头：

“你、你说什么，我不认识那小偷。又八，你再磨蹭下去，鸡就要啼了。走吧!赶快走吧!”



天未明，月亮仍高挂天边。

一群黑影在泛白的街上移动，气氛有点诡异。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

“嗯!虽然大部分以前没见过,不过也聚集了一百四五十人吧!”

“大概只来了一半吧!”

“加上尚未到的壬生源左卫门和他的儿子还有亲戚等人，少说还会再来六七十人!”

“吉冈家也快完了。清十郎和传七郎这两大支柱已经倒下，真可说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呀!”

一群黑影轻声地说着。另外坐在倒塌的石墙边的一群人中有人怒斥道：

“别说丧气话盛衰乃世间常事呀!”

另一堆人：

“不想来的人就不要来。武馆一关闭，众人都在考量各自的出路，也有人忙着计算利害得失。只有意志坚定、充满义气的弟子才会自动自发聚集到这里。”

“来了一两百人反而麻烦。我们要对付的不是只有一人而已吗?”

“哈哈！谁敢保证一定会赢呢！还记得莲华王院的事情吗？那时候，在场的同伴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武藏离开！”

睿山、一乘寺山、如意山岳等连峰，仍然熟睡在静止的白云怀里。

这里就是俗称的薮之乡下松，是一乘寺的遗迹，也是乡道和山道的分水岭，山道在此分为三个岔路。

像伞一般伸展开来的松树，高耸得几乎要贯穿清晨的夜空。这里位于一乘寺山的山脚地带，道路倾斜、布满石砾。下雨的时候，路面汇集雨水形成一条河流；天晴的时候则像干涸的河床露出河脊。

吉冈武馆的人以下松为中心，有如夜晚的螃蟹盘据了四周。了解地形的人说道：

“这里有三条路，不知道武藏会从哪一条过来。所以我们要兵分三路埋伏在路边。下松则由掌门人源次郎负责。再加上壬生源左先生和御池十郎、植田良平等十名老前辈把守就可以了。”

有人持另一种看法：

“不，这个据点太过狭隘，聚集太多人反而不利。倒不如拉开距离，埋伏在武藏必经的路线，等武藏通过时再团团围住。这样铁定万无一失啊！”

人数一多，自然意志高昂。只见地面的影子时聚时散。有的持长刀，有的拿枪，摩拳擦掌蓄势待发。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胆怯的。

“来了!来了!”

虽然离约定时刻还早，但是对面有人这么一叫，让人听了为之振奋，所有的影子立刻静了下来。

“是源次郎!”

“乘坐轿子啊!”

“毕竟还小嘛!”

众人一起眺望——看到远处三四盏提灯在明亮的月光下逐渐接近睿山。

"啊!大家都到齐了。"

先下轿子的是一位老人，接下来的是年仅十三四岁的少年。

少年和老人头上都系着白布条，裤裙两侧的开口高高扎起，他们是壬生源左卫门父子。

"喂!源次郎。"

老人对儿子说道：

"你只要站在那棵松树下就行了,可别乱动喔!"

源次郎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老人抚着他的头说道：

"今天的比武你是名义上的决斗人，但是打斗则交给众弟子。你还小，只要一直守在这里就行了。"

源次郎又点点头，老实地走到松树下，像个布偶直挺挺的站在那里。

"还不必戒备,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老人故意显得从容的样子，伸手入腰间拿出一支烟斗，问道：

"有没有火?"

御池十郎左卫门向前走一步回答：

"壬生老前辈,打火石有好几个,但在抽烟之前,要不要先分配人手呢?"

"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毫不吝惜的将自己年幼的儿子当做名义上的决斗人，真是个容易沟通的老先生。他二话不说，完全配合大家的看法。

"那我们赶紧准备迎敌吧!这些人要如何分配呢?"

"以这棵下松为中心，在三条道路上，以间距约三十五米在道路两旁埋伏。"

"那这里呢?"

"我和您以及十名人手负责保护源次郎。不管武藏从哪一方来，只要打个信号,我们就可合力攻击。"

"等等!"

姜还是老的辣，他深思着：

"即使分成好几个地方，也不知道武藏会从哪个方向来。所以打前锋与他迎战的仅有二十几名而已。"

"之后,大家再一起围上去。"

"不，没这么简单，武藏一定会带打手来。不只如此，那天的下雪夜，武藏在莲华王院打败传七郎之后迅速撤退，可知武藏这个人不但剑法利落，退场手法也很高明，可说是一个懂得撤退之道的人。也许他会因人手不足而先

杀三四个人再逃开，然后再到处散播谣言，说是自己一人在一乘寺遗址打败吉冈七十几名遗弟子。”

“不,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这样只会变成没有休止的争议而已。无论武藏带多少打手，世人只会以为他是单枪匹马赴约。一人和众人对峙的比武，世间的舆论会谴责人多势众的一方。”

“我明白了。总之,这次绝对不让武藏活着逃走。”

“正是如此!”

“您不说我们也知道。万一再让武藏逃脱，事后再怎么辩解也无法洗清我们的污名。因此，今天早上只有一个目的，非置武藏于死地不可。这一来死无对证，世人只能相信我们所说的了。”

御池十郎左卫门说完，环视人群，喊了四五个人的名字。

三个门人手中提着弓箭，另一个则扛着枪走上前来，应声道：

“您叫我们吗?”

御池十郎左卫门点点头：

“嗯!”

之后，面向源左老人说道：

“老前辈,事实上我也准备了这些家伙。所以请不用担心。”

“啊!会飞的家伙呀?”

“可以埋伏在高一点的地方或是树上发射。”

“你不在乎世人批评你这种卑鄙的手法?”

“与舆论相比，最重要的是置武藏于死地。惟有战胜，方能改变舆论。如果失败，即使是真相，世间也只会发牢骚而已。”

“好，既然决定豁出去，那我就没异议。即使武藏带再多帮手来，我们有弓箭、枪炮，一定可以打赢的。但是，可别在我们商量的时候被对方偷袭了。部署由你负责，快去准备。”

老人同意之后，十郎左卫门命令道：

“埋伏!”

为了应变敌人出没的地方，采取前后夹攻的方式，埋伏在三岔路两旁的是前卫；而下松处则为大本营，大约有十名中坚分子据守。

芦苇丛中的人影像雁子般分头散开。有的藏匿到茅草中，有的躲到树阴下，有的则趴在田埂间。

附近也有一些背着弓箭的黑影往树上爬。

另外，扛枪的男子，爬到松树上。为了避免月光照射留下黑影，处心积虑地藏住自己的影子，以免被敌人发现。

枯萎的松叶和树皮稀稀落落地掉了下来。站在松树下如布偶般的源次郎，打了好几个寒颤，并伸手拉紧衣襟。

源左老人瞪了他一眼：

“怎么,你在发抖呀?真是个胆小鬼!”

“我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松叶掉到我背上。”

“那就好，这次比武对你是个难得的经验。待会儿打斗就要开始了，好好看清楚啊！”

此刻，三岔路最东边的修学院道方向，突然传来一声：

“笨蛋!”

接着，那附近的芦苇丛便一阵骚动。

很明显地是埋伏的人在移动。源次郎紧紧抱住源左老人的腰,随口叫道：

“好可怕啊!”

“来了啊!”

御池十郎左卫门立刻提高警觉，往喧闹的方向奔过去。

出乎意料地，那人并不是来赴约的敌人，而是前几天在六条柳街大门前调解敌对双方的人。他就是蓄刘海的年轻人佐佐木小次郎。

他态度高傲，站在那里滔滔不绝地斥责吉冈门人：

“你们瞎了眼啊？战斗之前还这么粗心大意，竟然把我当成武藏，糊里糊涂地就猛扑过来，真是冒失鬼。我是今早比武的见证人，竟然有人把枪口对着我，不！是有人拿枪从芦苇丛中狙击我，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吉冈这边的人情绪也相当激昂，因此有人怀疑起小次郎来。

“这家伙可真嚣张!”

“也许是受武藏之托先来刺探情况呢!”

吉冈门人细声谈论着，虽然没人再出手，但并没有从他四周撤离。

十郎左卫门赶紧过来。小次郎不再理会众人，直接向后来的十郎左卫门大发牢骚。

“我今天是来当见证人的，吉冈门人却将我视为敌人，难道这是你的吩咐？果真如此的话，我佐佐木小次郎已经很久没用鲜血来磨传家的长剑‘晒衣竿’了——这真是我的荣幸。我不可能无缘无故当武藏的帮手，但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会跟你们较量一下的。现在，我想听你们怎么说。”

他像一头威猛的狮子咆哮着。

这种傲慢姿态是小次郎惯常的态度。光从他的态度和刘海就震慑了不少人。

但是，御池十郎左卫门却不吃这一套。

“哈哈哈!这的确令人生气!但是、有人委托你来当今早比武的见证人吗？

我们吉冈门这边不记得拜托过你,是武藏托你来的吗?”

“住口!前几天在六条街上立布告栏的时候,我确实跟双方都说过。”

“原来如此，那时你说过了啊！是你自己说要当见证人的——那时候武藏并没有托你，我们这边也没有拜托你。总之，是你自己好管闲事，一个人唱独角戏罢了。世上像你这样鸡婆好管闲事的人倒是不少呀！”

“你倒真敢说啊!”

小次郎被激怒了，这回可不是虚张声势而已。

“回去!”

十郎左卫门极其不悦。

“这可不是杂技团!”

“嗯!”

小次郎倒吸一口气，脸色发青地边点头边转身：

“给我记住,你们这些人,咱们走着瞧!”

他正要离去的时候，壬生源左老人正好走过来：

“年轻人!小次郎,请留步。”

老人赶紧叫住小次郎。

“我没事了。但是请你们记住刚才说的话,你们会得到报应的,等着瞧吧!”

“啊!请别这么说!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

老人边说话，边绕到气极败坏的小次郎面前：

“我是清十郎的叔叔。以前就听清十郎说您是位很有出息的人。这次一定是个误会,门下子弟对您的造次,请看在我这老人的面子,原谅他们吧!”

“您这么说，我实在担当不起。过去我在四条武馆和清十郎也是好朋友，所以才好意想来帮忙，却遭到……再说下去，我又要口出秽言了。”

“难怪您会生气。大人不计小人过，请把他们的话当成耳边风，听过就算了,不要放在心上。请看在清十郎和传七郎两人的份上,多担待一些。”

源左老人机敏地安抚了这个骄傲自满的年轻人。

这样的安抚，并非要小次郎拔刀相助。源左老人一定是担心这位年轻人会到处张扬吉冈门卑鄙的手段，那可吃不完兜着走。

“就让一切付水流吧!”

由于老人家诚恳的道歉，小次郎一改刚才的态度：

“老前辈，您这样的年纪，一直向我低头赔不是，倒让小次郎我这个晚辈不知如何是好，快别说了。”

出乎大家意料，小次郎很快恢复了平静。他用平常流畅的口才激励吉冈门人，并且谩骂武藏。

“我和清十郎先生交情匪浅，和武藏则像刚才说过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当然希望我的朋友吉冈门能够战胜，这是人之常情啊！然而你们却遭到两度败北。四条武馆离散，吉冈家即将瓦解……唉！实在让人不忍看下去啊！自古以来，兵家比武屡见不鲜，也没听过这么悲惨的。自室町家以来，职掌大将军家军事教练的吉冈竟然因一介无名的乡下剑士，而惨遭如此悲惨的命运。”

小次郎滔滔不绝说得热血沸腾。这一来，不但源左老人静默不语，连其他众人都被他卖力的演说迷住了。十郎左卫门等人则兀自后悔刚才为什么要对这位满怀好意的小次郎口出狂言。

小次郎见到这样的气氛，更加卖弄口才，独占舞台，唱着独角戏：

“我将来也想独自持有一家武馆，所以并非因好奇来看热闹。每逢高手决斗，我一定前往观战。当个旁观者，对武艺也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们和武藏的比武那样令人着急的——无论在莲华王院，或是莲台寺野，你们都带了随从，却让武藏安然逃离现场。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杀武藏，为师父报仇洗雪耻辱，却眼睁睁地看着武藏横行在京都城内。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的想法。”

他舔舔干枯的嘴唇继续说道：

“以一个浪人来说，武藏的确很有实力。他是位勇猛的男子汉！我小次郎见过他一两次，所以很清楚。也许是我爱管闲事，来这里之前，我已将他的姓氏、出生地等背景资料调查过了。因为我碰到一个十七岁时就认识武藏的女子，并获得了一些线索。”

他并未说出朱实的名字。

“我除了向那位女子打听之外，也到各地多加打探，才知道那小子是出生在作州的乡下。关原之役后回到老家，在村里胡作非为，终于被赶出家园，到处流浪。所以原本就是一个不足取的人。但是，他的剑法来自于他的天性，犹如猛兽，毫无章法。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子，竟然能战胜正统的剑法。因此如果用正当途径狙杀武藏，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像设陷阱捕捉猛兽一般，只得出奇招才能达到目的。关于这方面，请你们务必多观察敌人，多加考量。”

源左老人谢过他的好意，并向他说明万无一失的准备情形。小次郎听后，点点头又说道：

“这么周全的准备，应该是万无一失；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如果有突击的策略不是更好吗？”

“策略？”

源左老人看看小次郎自作聪明的神情：

“什么？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有其他的策略。但我还是要谢谢您的好意。”

小次郎仍然坚持己见地说道：

“老人家，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武藏如果不自量力，老老实实地来这里，当然会中计，逃也逃不了。万一，他事先知道你们的准备，可能就会避开这几条路。”

“果真如此，他就会遭到耻笑。因为我们会在京都各路口张贴布告，让世人耻笑武藏的懦弱。”

“结果，你们这边的名分，只剩下一半，而武藏可以更夸张的广为宣传你们卑劣的行为。这么一来根本无法消除师父的怨恨。总之，非在这里杀死武藏不可。为达此目的，非得想个策略，引诱那小子来这必死之地不可。”

“哦！阁下可有良策吗？”

小次郎回答道：

“有。”

他自信满满地继续说道：

“有啊！良策有好几个……”

他一改平日傲慢的脸色，以平易近人的眼神，将嘴巴靠近源左老人的耳朵轻声说道：

“呐……这般……怎么样？”

老人频频点头，并靠近御池十卫门的耳边，将计策完完整整的又说了一遍。

“嗯！嗯！原来如此！”

前天半夜，宫本武藏来到久未造访的木造小旅馆，把老板给吓了一大跳。他在此住了一个晚上。天才刚亮，就说要去鞍马寺。出门之后，昨天一整天都没看到他的人影。

“晚上可能会回来吧？”

旅馆的老板热好咸粥等他，但是那晚也没回旅馆。结果是隔天黄昏才回到旅馆。

“这是鞍马的土产。”

说着，拿了一个蒲叶包着的大芋头递给店老板。

然后又拿一块从附近商店买来的白布，托店老板尽快找人缝制一件贴身的衣服、肚兜和腰带。

旅馆老板立刻拿着白布，托附近会裁缝的女子缝制。回程时并买了酒，用山芋汤当下酒菜，和武藏聊到半夜。刚好衣服也缝好送过来。

武藏将缝制好的衣物，放在枕下就睡了。深夜，店老板突然醒来，听到有人在后面的水井冲澡。他起床看个究竟，发现武藏已经下床，在月光下淋完浴，正穿着刚做好的雪白贴身衣服，系好肚兜并套上平常的上衣。

月亮尚未西斜。这个时候，这样的装束，要去哪里呢？店老板感到诧异并询问他。他回答道：我没有要去哪里，只是今天游览了京都四周，昨天登过鞍马，所以对京都已经有点厌倦了。因此，想趁着今夜的月光，去登睿山，看看

志贺湖的日出，然后离开鹿岛，到江户城去。一想到这里，我就兴奋得睡不着觉，真抱歉把你吵醒。我已将住宿费、酒钱，包好放在枕头下，虽然不多，但请收下。待三四年后，我再到京都时，一定再来这里住宿。

武藏这么回答着。

“老板,你要关好后门喔!”

话才刚说完，他已快步绕过田边的小路，走往满是牛粪的北野道路。

老板依依不舍地站在小窗前目送他离去。武藏大约走了十来步之后停下来，重新绑好鞋带。



小憩之后，武藏觉得头脑有如夜空澄静。清澈的月亮和自己恰似合为一体。他觉得自己正一步一步融入夜空中。

“慢慢的走吧!”

武藏意识到自己大步走的习惯之后，觉得这样实在太可惜了。

“今晚,可能是最后一次欣赏这人世间吧!”

没有感叹，没有悲叹，更没有深切的感慨。只是很自然地由衷发出这句话。

距离一乘寺遗址的下松还有一段路。而且时间也才刚过半夜，因此他尚未深切感受到‘死亡’即将来临。

昨天他到鞍马寺的后院，静静坐在松树下，原想好好体会自己化为无身无相的禅机，但是脑中始终无法摆脱死亡的阴影。最后甚至自问为什么要到山里坐禅呢？

与昨日正好相反，今夜他觉得清爽舒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反问自己。晚上，和木屋旅馆的老板一起喝了酒之后，熟睡片刻。醒来之后，用井水冲洗身体，并换上新的内衣，系紧腰带，根本不可能将这活生生的肉体和死亡做联想。

“对了！有一次拖着肿胀的脚攀登伊势宫后山，那天晚上的星星也非常璀璨。那时是寒冬，当时的冰树现在该是含苞待放的山樱吧！”

不去想的事，偏偏浮现在脑际；而生死的问题，却理不出头绪。

面对死亡，他已有十分的觉悟，并不需要再理智地思考——死的意义，死的痛苦，死后的去处。即使活到一百岁，也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又何必焦躁无知地去探究呢？

在这样的深夜里，不知何处传来笙与筚篥[1]合奏的音乐声，冷冷清清地回

①筚篥：雅乐用的纵笛。

荡在寂静中。

这条小路好像是公卿的住家。严肃的乐声中和着哀伤的曲调，不像是公卿们因酒兴所弹奏的曲子。武藏听着眼前浮现出了围在棺木旁守夜的人们和供桌上的白色蜡烛。

"有人比我先走一步啊!"

也许明天在死亡的深渊里会跟这死去的人成为知交呢！他微笑了一下。

武藏走在路上，耳中一直回荡着守灵的筚篥乐声。笙和筚篥的声音，使他想起在伊势宫的稚儿馆，也想起自己拖着肿胀的脚攀登鹫岳时所看到的冰树花。

咦？武藏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头脑。这种舒畅的感觉，其实是由于身体一步步接近死亡而引起的——难道这不是极度恐惧之下所产生的幻觉吗？

他如此反问自己。当他停止脚步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相国寺外的路上了。再走五十米左右是一个宽广的河面，有如银鳞般的波光映在河边的房子上。

有个人影一直伫立在房子一隅凝视着武藏。

武藏停下脚步。

刚才的人影开始往这边走过来。随着人影，旁边还有一个小影子走在月光下的道路上。等对方走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人带着一条狗。

"……"

武藏原本紧绷的四肢立刻松弛。静静地与对方擦身而过。

带狗的行人走过之后，突然回过头来叫道：

"武士 武士!"

"你在叫我吗?"

此时两人相隔七八米。

"是的!"

他是位身材矮小的男人，穿着工人裤，头上还戴着一顶工人的黑帽子。

"什么事?"

"请问这条路上,是不是有户灯火通明的人家呢?"

"啊 我没有注意到,好像没有。"

"咦 那就不是这条路喽!"

"你在找什么啊?"

"找一户丧家。"

"是有这么一户人家。"

"您看到了啊!"

"刚才有户人家传出笙和筚篥的乐声，大概就是你在找的丧家吧！就在前

面约五十米的地方。”

“应该不会错，神官一定先到那里守灵了。”

“你是要去守灵的吗？”

“我是鸟部山制造棺木的商人。我到吉田山找松尾先生，却听说他已在两个月前搬到此地……在这三更半夜里，没有能问路的人家，这地方的路真不容易辨识呀！”

“吉田山的松尾？原本住在元吉田山，最近才搬到这附近吗？”

“可能是，我也不清楚。我不能再逗留了，多谢您！”

“等一下！”

武藏向前走两三步：

“是曾在近卫家工作的松尾要人吗？”

“是的，那位松尾先生大概十天前病逝了！”

“过世了？”

“是啊！”

“……”

是吗？武藏喃喃自语地继续向前走，棺木店的人则往相反的方向走去。而那只小狗则紧跟在主人后面。

“死了啊？”

武藏口中不断喃喃自语。

但是，除此之外，他并没有特别的感伤。死了啊？真的仅有这样的想法，别无其他。对自己的死都没有感伤，更何况他人！尤其是对这位刻薄一生却只存点小钱的吝啬姨丈。

他想起正月初一的早上，自己饥寒交迫地在冰冻的加茂川河边烤年糕吃的情景。想起那香味，他情不自禁地暗叫：

“真好吃啊！”

武藏想起姨妈在丈夫过世后，必须独自生活。

他加快脚步来到上加茂河岸。隔着河流，黑色的三十六峰高高地耸立在眼前。

每座山好像都对武藏表露敌意。

武藏一直站在那里，过了不久，独自点头说道：

“嗯！”

他走下河堤朝河岸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座由小船结成的舟桥。

如果要从上京到睿山，也就是要越过志贺山的话，都得取道这条路。

“喂！”

当武藏走到加茂川的舟桥中央时，听到背后传来喊叫声。

桥下淙淙的流水，映着冷冽的月光，悠然地流着。奥丹波的山风从加茂川的上游直贯到下游，使得夜风透着寒气。在这么辽阔的天地间，根本分不清是什么人在哪里喊话？

“喂!”

又听到一次叫喊声。

武藏再次停住脚步，但这回他已不加理会，径自跳过沙滩到对岸了。

有个人朝他挥手，并沿着河岸往这边跑来。等到看清那人的脸孔之后，他觉得可能自己眼花看错了，对方竟然是佐佐木小次郎。

“嘿!”

小次郎走过来，亲切的向武藏打招呼，并且猛盯着武藏看，然后再看看舟桥的方向，问道：

“你一个人来?”

“就我一个人。”

武藏点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小次郎恭恭敬敬行过礼之后说道：

“那天晚上,实在很失礼。你若能接受我的道歉,不胜感激。”

“啊 那时候,实在很感谢你!”

“你现在就要去赴约吗?”

“没错!”

“就你一个人?”

小次郎明明知道，却还要啰嗦一次。

“就我一个人。”

武藏的回答和先前一样。这一次，小次郎听得清清楚楚。

“嗯……这样啊！但是，武藏先生，前几天我小次郎在六条立的布告栏，你是否看清楚内容了？”

“应该不会弄错!”

“上头并没有注明是和清十郎比武时一样为一对一的比赛呀!”

“我知道。”

“吉冈门的掌门人是位有名无实的少年。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操在全门遗弟子手中。而遗弟子可以是十人，也可以是百人、千人……你想过这点吗？”

“为什么?”

“吉冈的遗弟子当中，贪生怕死的人早就逃之夭夭，不会到比武场。但是大部分都是有骨气的男子汉，他们早就聚集在薮之乡准备应战。并且以下松为中心，蓄势待发，正等着对你展开复仇呢！”

“小次郎,你先去看过了吗?”

“为了以防万一——而且刚才我想到这对你很重要，才急忙从一乘寺赶过

来。我猜想你会经舟桥到比武地点，所以才在这里等你——这也是立告示牌的见证人应尽的义务呀！”

“辛苦你了!”

“你还是坚持单独赴约吗?还是已经找到帮手,由其他路径前往了呢?”

“除我之外,还有一人相随呢!”

“咦!在哪里?”

武藏指着地上自己的影子回答道：

“这里!”

他嘲弄地笑着，牙齿映着月光，看起来更加雪白。

武藏平常不太开玩笑，却不经意地开了个玩笑，使得小次郎有点受窘。

“武藏,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他更加一本正经地说。

“我也不是开玩笑!”

“但是,你说你和影子两人去赴约,这分明是在嘲弄我嘛!”

“这么说的话——”

武藏比小次郎更认真。

“亲鸾圣人说过——念佛修行者经常是两人相随，那就是自己和弥陀佛两人。我还记得这句话,难道这也是玩笑吗?”

“表面看来，吉冈门徒人多势众，而武藏我只有单独一人而已。想必小次郎你也认为我会寡不敌众，但是，请你不必为我担心。”

从武藏的语气中，可察知他的意志非常坚强。

“如果，对方有十个人的话，我也以十个人对抗，对方一定会再找二十个人来攻打我；对方有二十个人，我也以二十人应对的话，对方又会聚集三十人、四十人来。这样一来，只会引起社会骚动，造成更多人伤亡而扰乱太平盛世，且对剑道毫无裨益，可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啊！”

“原来如此!但是武藏,兵法上可没有明知会输而仍赴战场的战法呀!”

“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的。”

“没有!那并不是兵法,而是毫无章法,乱七八糟。”

“兵法上虽然没有,但是,对我而言是有的。”

“没道理!”

“哈哈!哈哈!”

武藏没有再回答。

但是，小次郎却无法就此打住。

“为什么你要用这种不合道理的战术呢？为什么不为自己留活路呢？”

“我现在正走在活路上。这条道路对我来说就是活路。”

“这条道路如果不通往阴间,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我已经渡过三条河川，现在我的双脚踏在一里家的道路上。也许我要前去的山坡是一座针山。但是这条路是惟一让自己生存下去的活路。”

“你说成这样,好像你已被死神缠住了。”

“随你怎么说都行。有些人活得像个死人,而有些人虽死犹生。”

“真可怜!”

小次郎喃喃嘲笑之后，武藏也驻足问道：

“小次郎,这条路通到哪里?”

“从花之木村到一乘寺薮之乡——换句话说，经过你死亡之地的下松——从这里直走，可以通到睿山云母坡，所以也称为云母坡路，是一条近道。”

“到下松还有多少里程?”

“从这里到下松,大概还有半里多。即使你慢慢走也还来得及。”

“那么,后会有期!”

武藏说完，立即转到旁边的道路。

小次郎看到武藏转弯，急忙叫道：

“喂!你走错了!武藏,你弄错方向了!”

武藏点头表示听到小次郎的叫喊。

小次郎见他仍然继续走同一条路，再次叫道：

“你走错路了!”

远远传来武藏的回答：

“我知道。”

在一排行道树后面，沿着倾斜的洼地，是一片田地和几幢茅草屋。武藏走到最下面。小次郎只能从杂木的缝隙看到他的背影。武藏正仰望月空，伫立在那里。

小次郎独自苦笑：

“什么啊?原来是去小解。”

说完，他也仰望月空。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令他做了种种的猜想：

“月亮西斜了!等到月亮完全隐没之后,不知道会死多少人呢!”

武藏肯定是必死无疑。而在这个男人倒下去之前，会砍杀多少敌人呢？

他心想：

“这才是值得观看的地方。”

光是想到厮杀的场面就令人毛骨悚然、热血沸腾，难以再等下去。

“难得一见的比赛被我碰到了，莲台寺以及第二次的决斗，我无法亲眼目

睹，这次我可如愿了。咦？武藏小解还没好？”

他看看洼地的道路，不见人影折回。小次郎觉得站着实在无聊，便坐到一棵树下。

此时他又沉醉于天马行空的幻想。

“看他那副异常沉稳的样子，好像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准备奋战到底了吧？砍杀越激烈就越有可看性。可是，吉冈门说过他们准备了弓箭和洋枪。武藏若被枪射到准会必死无疑，这么一来，可就没意思了。对了，最好将这件事偷偷告诉武藏。”

他等了好一阵子。

夜雾使得小次郎腰部发冷，于是赶紧起身大叫：

“武藏！”

奇怪？小次郎这时候开始感到焦虑不安。鞑！鞑！鞑 ！小次郎急速往低地跑去。

“武藏！”

山崖下，只见黑漆漆的竹篱笆围着几户农家。虽然听到水车声，却看不清楚流水在何处。

“糟了！”

小次郎立刻淌过河水，攀登到对面的山崖查看，根本看不到半个人影。眼前所见只有白河附近寺院的屋顶以及森林、大文字山、如意岳、一乘寺山、睿山以及广大的白萝卜园。

还有一轮明月。

“糟了！这胆小鬼！”

小次郎直觉武藏逃走了。现在他才恍然大悟，难怪武藏会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他有点后悔跟武藏讲太多道理了。

对了！快点去！”

小次郎转身折回原路。那里也见不到武藏。于是，他放开脚步一路追赶过去。当然，他是朝一乘寺下松的方向直奔而去。



武藏目送追赶而去的佐佐木小次郎远离之后，不由得笑了出来。

武藏就站在小次郎刚才所站的地方。为什么刚才小次郎怎么也找不到他呢？因为小次郎离开自己所在的位置向他处寻找武藏，而武藏却一直躲在小次郎背后的树下。

武藏心想，他走了就好。

小次郎对他人的死很感兴趣，喜欢看人流血，喜欢袖手旁观别人的生死决斗——可是却说是为了观摩学习，且不忘施恩于双方，要别人以为他是个大好人，真是狡猾啊！

“我可不上他的当。”

武藏觉得好笑。

小次郎频频告诉武藏敌人有多厉害，并探听武藏是否有帮手，目的不外是要武藏向他屈膝低头，请求他看在武士情面上，助一臂之力——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吧！但是武藏就是不吃他那一套。

“我要活下去 我要胜利！”

如果这么想的话，就会想要找帮手。但武藏并不想赢，也不求明天还能活着回去。噢！不！应该说没有这样的自信，而不是不想。

来此之前，他已打听到今早的敌人超过一百多人。且对方不择手段要置自己于死地。因此武藏怎么还有余力担忧存活的方法呢？

武藏曾听泽庵说过：

“真正爱惜生命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他没忘记这话。

生命可贵。

泽庵又说：

“不会再有第二次的人生！”

现在他内心仍紧紧抱持这个信念。

热爱生命！

这个信念并非求得饱食终日，也非求得长命百岁。人无法活两次，要如何才能在死亡之前，发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像玉石掷地有声地留下铿然的余音，并在世上迸出生命的光芒。

问题就在这里。在千万年悠悠岁月中，人类一生的这七八十年，只是瞬间事而已。譬如：二十岁就过世的人，如果他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长寿，也才是真正的热爱生命。

一般人总以为：凡事创业维艰。且生命在结束前的那一刻是最困难的——因为，一个人的价值全系于此，是化为露水泡沫？还是绽放永恒的光芒？生命的长短就取决于此。

正如商人们有他们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武士们也有武士的看法。武藏现在走在武士道上，当然抱着武士的精神面对死亡。

言归正传。

武藏前往的目的地是一乘寺薮之乡下松，出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个三岔路。

其中一条是刚刚佐佐木小次郎奔跑而过需要翻越云母山的睿山道。

这条路最近。

而且路面平坦笔直，是往一乘寺村的主要道路。

第二条路有点曲折，从田中村转弯，沿着高野川，经大宫大原道往前走，出了修学院，就可到达下松。

另外一条就是从他现在所在之地往东直走，越过志贺山，再走小路沿白河上游往瓜生山山麓前行，经药师堂便可到达目的地。

任何一条路都必须越过山谷。以距离来说，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武藏即将单枪匹马和云集在前方的大军相遇——从兵法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有极大的差异。这里的一步将是他生死的转折点。

有三条路。

要选哪一条呢？

武藏理当慎重考虑，但他却轻快地出发了。从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出沉重、迷惑的样子。他一路翻山越岭穿梭于树木、小河、山崖和田园间，踩着月光朝目的地走去。

那么，他到底选了三条岔路中的哪一条呢？事实上，他朝着一乘寺的反方向走去，根本不选任何一条。这附近住户稀少，有些地方只有狭小的道路，有些地方田园横亘。他到底要往哪里去呢？

不知为何他故意越过神乐冈山麓，走向后一条皇帝的陵墓后面。这一带都是竹林。穿过一片密实的竹林之后，看到一条带着冷冽山气的河流在月光下潺潺地流向村落。抬头一看，大文字山北边的山脊已经耸立在他面前。

"……"

武藏默默地朝山麓黑暗的地方攀登而去。

刚才在路上从树丛中望见了泥墙和屋顶，那应该是东山殿的银阁寺吧！再次回头眺望，像一面枣形镜子的山泉已经在他脚下。

武藏再往上攀登，刚才从高处望见东山殿的山泉竟已消失在脚底的树阴里了。蜿蜒的加茂川映入他的眼帘。

站在山顶鸟瞰大地，下京到上京城尽入眼帘，从这里可以清楚地指出一乘寺下松的位置。

如果在此横越三十六峰的山腰——也就是大文字山、志贺山、瓜生山、一乘寺山——再往睿山的方向，不必花多少时间就可到达目的地一乘寺下松的正后方，并且能居高临下看个清楚。

事实上，武藏早已盘算好这个战法——他想起织田信长腹背受敌时所采取的声东击西的战术。因此他不选择任何一条岔路，而选择与目的地反方向且难走的山路。

"喂！武士！"

万万没想到在这种地方会听到人的声音。武藏才一听到脚步声，眼前就

突然出现一名身穿猎装、手持火把像是公卿官邸家仆的男人。那人将火把拿近武藏，几乎要烤焦武藏的脸颊了。

这个公卿家仆的脸已被手上的火把熏黑，而衣服也被夜露和泥巴溅得脏乱不堪。

“啊？”

双方在一碰面的时候，对方出其不意叫了一声，武藏因而觉得可疑，一直凝视着对方。这使对方有点恐慌。

“请问……”

那人低着头，恭敬的问：

“您是宫本武藏先生吗？”

红通通的火光照得武藏的眼睛炯炯有神。不消说，当然是警戒的眼光。

“您是宫本先生吧？”

那男子又问了一遍。武藏沉默不语的时候更令人害怕。因此，那男子光是问这句话就已经自乱方寸了。

“你是谁？”

“是。”

“你是什么人？”

“啊……我是乌丸家的人。”

“什么，乌丸家的……我是武藏，你到这山上做什么？”

“啊！您果然是宫本先生！”

那男子一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山下直奔而去。拖着细长红色尾巴的火把，瞬间便消失在山脚下了。

武藏想起什么似地赶紧加快脚步，顺着山路，横过志贺山街道。无论到那里，他都是横向越过山腰。

此刻——

那个持火把慌慌张张走开的人，一眨眼已经来到银阁寺了。

然后，将手圈放在嘴边，大声叫喊同伴的名字：

“喂！内藏先生！内藏先生！”

同伴没出现，倒是长期借住在乌丸家的城太郎在离此约二百米的西方寺门前大声回答道：

“唉呀！原来是大叔啊！”

“城太郎吗？”

“是我啊！”

“赶快过来啊！”

此时，从远处传来：

“没办法过去啊……阿通姐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已经走不动了。她已经倒在这里，没办法再走了！”

乌丸家的家仆咋咋舌，提高嗓门说道：

“你们再不快过来的话，武藏先生就要走远了。赶快来啊！我刚刚见到他了。”

“……”

这次不再有任何回答。

男仆正自纳闷，却见到对面两个人影歪歪扭扭走来。原来是城太郎扶着生病的阿通。

“喂!”

男人挥着火把，催他们快一点。事实上已经听得到病人喘气的声音了。

待他们走到眼前，才发现阿通的脸比月亮还白，毫无血气。她纤细的身子穿着旅装，实在不太相称。等她走到火把前，脸颊却有一股红晕。她急切问道：

“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吗?”

那男人使尽力气地强调：

“是真的,我刚才看到的。”

“快点,赶快追过去还见得到。”

城太郎站在病人和慌张的男子之间，大发脾气地叫着：

“要往哪边追啊?你只说赶快追,没说方向,谁知道怎么追呢?”

阿通的身体绝不可能立刻就痊愈，今天她能够走到这里，是因为她已下了悲壮的决心。

有一天晚上,阿通躺在乌丸官邸的床上,听城太郎细说详情之后,说道：

“既然武藏已经要一决死战,那我也不必在此养病祈求长命了。”

她又说：

“真想在死前见他一面。”

这个病人下定决心之后，便拿掉冰枕，梳理头发，穿起草鞋，完全不听任何人的劝阻，踉踉跄跄地半走半爬地出了乌丸家。

本来大家还想阻止她，但是，看到她这么痴情，只好由她了。

“不要再阻止她了!”

阿通已经病人膏肓，何况，这是病人在世上的最后希望，倒不如帮她完成死前的愿望。因此，不难想见当时众人既担心又想帮助她地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的情形。

或许，光广公卿也听说了这件事，感念她这分痴心，才特意吩咐官邸的人顺着病人的意思去做。

总而言之，在阿通慢慢地走向银阁寺的佛眼寺之前，乌丸的家仆已四处查寻武藏的踪影了。

大家只知道决斗的地点是一乘寺村，可是一乘寺村这么大，根本无从知道正确地点。如果武藏已经到达比武地点就来不及了。所以寻找的人都是一人或两人一组，分头往一乘寺方面寻找。众人的双脚都快磨出水泡了。

虽然辛苦，却有代价，终于让他们发现武藏的行踪。不过，再多人的力量，也比不上阿通的痴心。接下来要怎么做，就得看她自己了。

武藏刚才从如意岳翻越志贺山，往北泽方向下山去了。光是这个消息就让阿通精神抖擞，接下来的路已经不必别人搀扶了。

跟在她身边的城太郎，沿途一直问个不停：

“你撑得住吗？阿通姐！你不要紧吧？”

他对城太郎的问话毫不理会。不！应该是说她根本无心理会。

阿通已有必死的觉悟，她强迫自己拖着虚弱的身子向前走。她走得口干舌燥，上气不接下气。冷汗不断从发根流到苍白的额头上。

“阿通姐！就是这条路。从这条路横越几个山腰就到睿山……不必再爬坡了，应该比较轻松。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好吗？”

“……”

阿通默默地摇摇头。两人各握着拐杖的一端——一辈子的艰辛，似乎都集中在这一刻间。她喘着气，勉强地走了大约二公里的山路。

“师父……武藏师父……”

一边走着，城太郎使尽力气拼命地呼叫着。对阿通而言，这是一股无比的力量。

但是，最后阿通似乎用尽了力气。

“城……城太！”

她似乎有话要说，放开手杖，踉踉跄跄地跌到草丛中。

她纤细的双手掩着口鼻，肩膀不断地颤抖。

“啊！血！怎么吐血了……阿通姐……阿通姐……”

城太郎忍不住哭了起来，抱住她薄弱的身子。

阿通轻轻摇着头，趴在地上无法站起。

城太郎抚着她的背，安慰道：

“很痛苦吗？”

“……”

“对了！阿通姐，你想喝水吧？”

“……”

阿通点点头。

“等一下喔!”

城太郎看看四周之后，站了起来。这里是山谷间的沼泽地 淙淙的水声从草木间传了过来,似乎在告诉他‘在这里’“在这里”。

城太郎身后的草根及石块下就有一道山泉。他马上蹲下去，两手掬水。

“……”

山泉清澈见底，连河蟹都看得一清二楚。月亮已西斜，映在水面的只有鲜明的云朵，比天空上的真实云朵更美。

城太郎这时也觉得口渴，很想自己先喝一些，再掬水给病人喝。因此，他向前移动五六步，跪在水边，像鸭子喝水一般将头伸向水面。

“啊?”

他大叫一声，眼睛似乎被某种东西吸引住了，他的头发直竖像个河童①，全身则像栗子般僵硬。

“?”

水中映着对岸五六棵树影。树上有个人影，竟然是武藏的倒影。

“……”

吃惊是必然的。映在水面的仅仅是武藏的影子而已，城太郎还以为是真的——可能面对真实的武藏时，吃惊的程度不下于此。

他心想一定是妖魔鬼怪恶作剧，借用武藏的影子吓他。

他战战兢兢地抬起吃惊的眼睛望向对岸的树上。这次他惊得几乎要四脚朝天了。

因为他看到武藏就站在那里。

“啊!师父!”

原本平静的水面上映着苍穹白云，这时突然变得漆黑混浊。城太郎只要沿着水边走过去就行了，他却突然跳进水中，涉水直往武藏那儿飞奔，溅得满脸满身都是水。

“找到了!找到了!”

像捉人犯一般，他死命抓住武藏的手不放。

“等一下!”

武藏把头偏向一边，突然用手轻拭眼睑。

“危险!危险!城太郎,等一下!”

“不要!我不放手!”

“放心！我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才在这里等你啊！你应该先拿水给阿通姑娘喝。”

“啊!水变混浊了!”

①河童：传说中的动物，水陆两栖，状似幼儿。

“那边还有清澈的水，拿这个去装。”

武藏将腰际的竹筒递给他，城太郎好像想到什么方法，仍然紧抓着武藏的手，凝视着武藏的脸说道：

“师父……我要您亲自取水给她喝。”

“是吗？”

武藏老老实实地点点头，像听从吩咐般地用竹筒取水，拿到阿通的身边。

然后扶着她的背，亲手喂她喝水。城太郎在一旁安慰她道：

“阿通姐！他是武藏师父，是武藏师父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水入喉之后，阿通看似舒服多了，叹了一口气，似乎才恢复了意识。身子虽然倚靠在武藏的手臂上，眼眸却注视着远方。

“阿通姐，抱你的人，不是我，是师父啊！”

城太郎如此反复说着，阿通注视远方的眼眸闪着泪珠，一眨眼的功夫，豆子般大的泪珠成串地滚下脸颊。

她点点头，好像在说：

“知道了。”

“啊！太好了。”

城太郎欣喜万分，不由地心满意足。

“阿通姐！现在好了吧！你已经如愿了。师父，阿通姐自从那时起就一直说‘想再见武藏一面’。虽然有病在身，可是怎么也不听别人的劝告。大家的话她都不听，师父，请您劝劝她吧！”

“是吗？”

武藏仍然抱着阿通，说道：

“都是我不好，我道歉。等会儿我会叫阿通好好养病，注意自己的身体……城太郎！”

“什么事？”

“你稍微……离开一下好吗？”

城太郎问道：

“为什么？”

他撅起嘴巴：

“为什么嘛！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呢？”

像是不高兴，又像是感到奇怪，他动也不动。

武藏不知如何是好。此刻，阿通也拜托道：

“城太郎……不要这么说，你先到那里去一下……拜托你。”

本来城太郎嘟着嘴，不听武藏的话，经阿通这么一说，便乖乖地顺从。

“那……没办法，我就到上面去，你们谈完叫我一声。”

城太郎说完便爬上山崖。

阿通渐渐恢复了精神，坐起身子，看着像鹿一般轻巧地爬上山去的城太郎。

“城太，城太！不要走得太远啊！”

听到了呢？还是没听到？城太郎没有回答。

阿通无心要城太郎走开，也没有必要背对着武藏。但一想到城太郎走了之后就只剩下她和武藏两个人，突然，她的胸口揪在一起，应该说什么好呢？此时，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躯体是多余的。

也许病中的阿通比健康时更加羞涩吧！

噢！不仅是阿通感到害羞，武藏也将脸撇向一旁。

一个是低着头背对着对方，另一个是横过脸仰望天空……多年来难得的会面，竟是这等情景。

“……”

欲言又止。

武藏找不到话题。

因为再多的言语都不足以形容此刻两人的心境。

武藏想起千年杉树上的往事，那个大风雨的夜晚——在这一瞬间，武藏在脑海里描绘从那个夜晚之后的情景。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武藏非常了解，而且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五年来眼前这位女子所经历的痛苦和永不变的纯情。

这几年来阿通过着复杂多变的生活，但她对武藏的情感却始终是炽热的；而武藏却将自己对阿通的爱苗隐藏在冰冷如灰、毫无表情的外表下。若要问两人的爱苗谁来得强烈？双方究竟谁比较痛苦？武藏心里经常想：

“我也是如此啊！”

现在，他仍这么想。

但是比起自己，阿通实在可怜多了。她在这期间独自背负超越男人所能承受的烦恼，为了追求生命中的恋情，尝尽生活中的各种辛酸——可见阿通是多么坚强！

离决斗只剩一点时间了。

武藏看着明月的位置，不禁想着自己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活了。一轮残月已经西斜，月光泛白，天将亮了。

自己也和这月亮一样，即将沉落于死山。此时此刻面对阿通，即使只是一句话，一句内心的真话，对她而言，都是心灵上最大的安慰。武藏这么想。

内心的真话。

但他却无法启口。

心中有千言万语，却无法开口。他只是徒然地望着天空。

同样地，阿通也只是不断地泪洒大地。来此地之前，她心中除了爱情之外，真理、神佛、利害等等事情，对她而言，完全不存在。而且，也不顾男人志在四方的世界——她仅有炽热的恋情。她想以这分热情来影响武藏；想用泪水使两人能够共奔世外桃源。她一直如此坚信不移。

但是，一见到武藏，她却说不出话来。自己充满炽热的期望、见不到面的痛苦、迷失在人生旅途时的悲哀，以及武藏的无情，她一样也说不出来。这些感情同时涌上心头，虽然想要全盘倾吐，可是颤动的嘴唇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结果，胸口反而窒闷，泪水盈眶。如果是在樱花盛开的月夜下，而武藏也不在的话，她一定会像婴儿般放声大哭。就像要对死去的母亲哭诉一样，要哭上一整夜，心情才会舒坦。

“……”

到底怎么了？阿通没说话，武藏也没说话，只是徒然浪费宝贵的时间。

此刻已近破晓，六七只归雁翻越山背之时，啼叫声划破天际。

武藏喃喃自语：

“雁子……”

他文不对题，只是藉此开口：

“阿通姑娘,归雁在啼叫。”

这是个开端，就在这个时候，阿通叫了他的名字：

“武藏!”

两人这才四目相对。似乎同时忆起了故乡的春天或秋天时归雁回巢的情景。

那时，两人都相当单纯。

阿通和又八比较好，而且她老是说武藏粗鲁，不喜欢他。武藏如果骂她，她会不服输的骂回去。两人同时忆起七宝寺的儿时情景，也忆起吉野川的草原。

但是，沉浸于追忆之中,只会让这宝贵的时光溜走。武藏打破沉默说道：

“阿通姑娘,听说你身体不好,现在情况如何?”

“没什么!”

“快恢复了吗?”

“我的身体是小事，你将到一乘寺遗迹与人决斗，是不是抱着必死的觉悟？”

“嗯!”

“如果你被杀，我也不打算活下去。所以我几乎忘了自己的病。”

“……”

武藏看着阿通，顿时觉得自己的觉悟，反倒不及这位女性的意志。

自己经常为生死的问题而苦恼。累积了多少平日的修行与武士的锻炼，好不容易才能有今天这样的觉悟。而眼前这位女子，既没经过锻炼，又没苦恼过生死问题，竟然毫无疑虑地说：

“我也不打算活下去!”

武藏凝视对方的眼睛，知道这绝非一时兴起的话，也不是谎言。她愉悦地看待自己的死，对死充满了平常心，如此祥和安静且视死如归的眼神，无论哪个武士也望尘莫及。

武藏既羞愧又怀疑，为什么一个女性能做得到？

他也感到迷惑。他担心将来，她会使自己乱了阵脚。

突然他大叫道：

“笨、笨蛋啊!”

他被自己的叫声吓了一跳，自己的感情竟然如此激烈。

“我的死是有意义的。以剑维生的人，死在剑下是理所当然的；为了端正纷乱的武士道风气，我必须不断接受挑战。我很高兴听到你愿意为我殉死，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像虫一般悲哀地活、厌世地死去，这有什么意思呢？”

阿通又趴在地上哭了起来。武藏觉得可能自己说得太过激烈，于是蹲下来说道：

“但是，阿通……仔细想想，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对你撒了谎。从千年杉、花田桥那时起，虽然我无意欺骗你，但是实际上却欺骗了你，所以才会故意装出冷漠的态度。再过一刻钟，我就要面临生死决斗了。阿通，我说的是实话，我很喜欢你，没有一天不想你……我宁愿抛弃一切，和你一起过日子——如果没有剑的话，我真的很愿意这么做。”

武藏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中恢复了精神。

“阿通!”

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很难得如此感情充沛。

“我武藏犹如鸟之将死！阿通，我今天所说的话句句真心，请你相信我。不瞒你说，我日日夜夜思念着你，晚上无法成眠，连作梦都梦到你。无论睡在寺庙或是露宿野外，总是梦着你，最后只能将薄薄的棉被当成你，整晚抱着睡，忍受寂寞到天明。我为你着迷，一心一意恋着你。但是……但是，每当我想你的时候，便拔出剑来，疯狂的血液会随之静如止水，阿通，你的影子才会从我的脑海里像雾一般逐渐消失……”

阿通像一朵蔓草中的白花般抬起呜咽哭泣的脸庞，似乎想说什么，但是，一看到武藏认真热情的脸，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整个人又伏在地上。

“因此，我的身心早就融入剑道之中。阿通，剑道的境界才是我真心想追求的。换句话说，我曾经脚踏两条船，在恋情和进修这两条路上陷入迷惘、挣扎，烦恼再烦恼，好不容易才决心对剑道全力以赴。因此，我比谁都了解自己。我既不是伟大的男人，也不是天才，更不是什么特别人物，我只是爱

剑甚于爱你。我无法为爱情舍弃生命，但是却可以为剑道随时殉死。”

武藏老老实实的说出真心话。他打算全部说出，但是，言辞的修饰与感情的悸动使他无法完全倾吐，有些话仍然梗塞在他的心胸。

“别人不知道我武藏是怎样的男人！坦白说，我只要想起你便全身沸腾，但是一想到剑道，我就会将阿通姑娘摆一边，忘得一干二净。啊！应该说连心里的角落都丝毫不留痕迹。找遍我的身体及心里各个地方，完全找不到阿通姑娘的存在——是我最快乐的时候，觉得自己活得有意义，能迈开脚步勇往直前。阿通，你懂我的意思吧？你将整个人、整颗心都赌在我这种人身上，今天才会独自一人痛苦。我由衷感到抱歉，这是没办法的事。这就是我的真面目。”

出乎意料之外，阿通纤细的手突然抓住武藏的手腕。

她已经不哭了。

“我知道……像这样的事……像你这样的人,我不可能不了解就爱上你的。”

“你应该了解，和我一起共生死是件愚不可及的事。像我这样的人，和你在一起的这个短暂的时间，可以把全部的心思用在你身上，可是，只要离开你的身边一步，我压根儿也不会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你追随我这种男人共赴生死，不就像金钟儿一般死得没价值吗？女人有女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的意义与男人不同。阿通，这就是我跟你告别的话。时间已经不多了——”

武藏轻轻推开她的手，站了起来。

阿通马上又抓住武藏的衣袖。

“武藏,请等一等。”

从刚才起阿通的心中也有很多话要对武藏说。

武藏说过：

“像虫一样活着，像虫一样死去，这种不珍惜生命的女子的恋情是毫无意义的。”

还说过：

“一离开你，我就将你的事情置之脑后，我就是这样的男人。”

阿通一直想说自己不认为武藏是那种男人，不后悔这分恋情，但现在她只想到：

“无法再见第二次面了!”

面对生离死别，使阿通无法开口，无法保持理智。

“等一下!”

虽然她紧紧地拉着武藏的衣袖，想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此刻阿通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位缠绵、哭泣的女性而已。

武藏看到她欲言又止、充满女人的娇柔、纯洁的外表隐藏着复杂的情感，

不禁为之意乱情迷。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大的弱点，亦即自己像株根基不稳的大树在暴风雨中摇摇欲坠。他一向坚持的“忠于剑道”可能就要在阿通的泪水中崩溃，化为尘泥了。他害怕自己变成如此。

武藏只是为说话而说话，他问道：

“懂了吗？”

“懂了！”

阿通微微点头。

“但是，如果你死了，我还是会跟着你死。身为男人的你，为了剑道欣然面对死亡；而身为女性的我，也会为了你而死。绝不是像虫一般——也不是因一时悲伤而寻死。因此，这件事请交给我自己决定吧！”

她胡乱地说了这些话。

她又说道：

“你的心中是否已将我当成妻子了？若是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感到欣慰，也觉得幸福。你说过你这么做是因为不愿看到我不幸，但是，我并不是因为不幸才寻死的。虽然世上的人都认为我不幸福，但是我却一点也不这么觉得。干脆这么说吧！现在我的心情就像等待出嫁的新娘，快乐地等待着在清晨的鸟啼声中死去。”

阿通一连串说了这么多话，以至于气都快喘不过来。她抱着自己的胸口，好像陶醉在幸福的美梦里。

残月还有点灰白，树上开始弥漫着雾，马上就要天亮了。

此刻——

她的眼睛突然向山崖上方看去。

“哇！”

山崖上传来女人有如怪鸟的尖锐叫声。

那确实是女人的惨叫声。

虽然城太郎刚才攀上那座山崖，但是，那绝不是城太郎的声音。

那叫声非比寻常。

是谁呢？发生了什么事呢？

阿通被那声音唤回神，睁眼仰望布满雾气的山顶。武藏趁这个时候静悄悄地离开她。

（再见了！）

武藏一句话也没说，只在心里说了声“再见”，便迈开脚步赶赴生死决斗的地点。

“啊！他走了……”

阿通追十步，武藏也跑十步，并回过头来：

“阿通，我完全了解你的心意。可别毫无意义地寻死呀！也别让不幸使你软弱得滑落死谷深渊呀！把身体养好，以健康的心态再好好想一想。我并不是平白无故急着丢弃生命。只是以一时的死，换取永恒的生命。阿通，与其在我死后跟随我而去，不如留着余生好好体会我的话。因为我的肉身虽然死了,我的精神却永远活在人间。”

武藏又继续说道：

“好吗？阿通！你别跟在我后面一个人走错了方向喔！别以为我死了就跟着到阴间去找我，我不会在阴间的。即使过了百年、千年，武藏也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活在剑道的精神之中。”

说完，武藏已经离阿通很远，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

阿通茫然地站在原地，觉得自己的灵魂已出了窍，随着武藏的身影离去了。离别的悲哀，是因为两者分离所产生的感情。阿通现在的心情，并没有各奔东西的感觉，而是两个合而为一的灵魂走在惊滔骇浪的生死边缘。

沙、沙、沙、沙。

这个时候泥沙从山崖上崩塌下来，落到阿通的脚边。随着落石的声音，城太郎拨开树枝和杂草飞奔下来，边跑边大叫道：

“哇!”

连阿通都吓了一跳：

“唉呀!”

原来是城太郎戴着从奈良观世音寡妇那里拿到的一个女鬼面具。他想这次大概不会再回乌丸家，所以就将这面具带了出来。现在他正戴着那面具站到阿通眼前，举起两手说道：

“啊 我吓了一大跳!”

阿通问道：

“城太郎,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阿通姐你也听到了吧!有一个女人的惨叫声。”

“城太郎,你戴着这个面具到哪里去了?”

“我爬上山崖之后，看上面还有道，就再往上爬。刚好那里有一块大岩石，我就坐在那边,看月亮西沉。”

“戴着这面具?”

“是啊……因为那里可能有狐狸，还有其他的动物出没。我想戴这面具可以吓吓它们，以防它们靠近。后来，不知何处传来一声惊叫，就像树精的声音在山谷间回响似的。”



从东山到大文字山麓附近，两人都没走错方向，可是后来却走岔了，竟然错过了走往一乘寺村的方向。

阿杉婆跟不上前面的儿子，越来越没精神，也没耐性了，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叫道：

真是的，为什么走这么快呢！又八！又八！等等我呀！”

又八咋咋舌，故意大声说道：

“真没道理！想想在旅馆的时候，你是怎么责骂我的！”

又八不能不等她，只好走走停停，但总会向随后赶上的老母唠叨几句。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我？谁像你这样对亲生母亲说话？”

她擦一擦满是皱纹的一脸汗水，正想休息，又八又迈开脚步往前走了。

“等一等啊！休息一下再走嘛！”

“再休息天就要亮了。”

“什么话嘛！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呢！平时这些山路难不倒我。只是这两三天我刚好感冒，全身无力，一走起路来就气喘如牛。”

“你还不服输呀？半路上你把酒店的老板叫醒，人家好意让我们进店休息，那个时候，你自己不想喝酒，就说：‘再喝下去就来不及，赶紧出门吧！’害得我来不及喝酒就要赶路。有谁的父母像你这么难相处的呢？”

“哈哈！原来你在气我没让你喝酒啊？”

“别再说了！”

“任性也要有分寸。我们现在可是要去办一件大事呀！”

“再怎么说，我们母子根本不需要参与他们的决斗，只要在他们分出胜负之后，央求吉冈家让我们在武藏的死尸上戳一刀以泄心中之恨，再从他身上取一些毛发带回家乡，这不就行了吗？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

“算了！我不想在这里和你争吵。”

又八仍一个人自言自语：

“唉！真是丢脸啊！我们竟然要从死尸上拿证物回乡交代。反正家乡的人住在山中，犹如井底之蛙，一定会相信的……唉！一想到还要在那山中过日子，就觉得无聊、真无趣哪！”

又八仍然迷恋都市生活，像滩酒、都市姑娘等，都令他依依不舍。更何况他对这都市还有一些执着。他希望和武藏走不一样的路，以求出人头地的机会。他还想藉此满足长久以来在物质上的欲望，以求得体验人生的意义——他绝不放弃这点希望。

“啊！光是这些，就觉得这城市令人怀念。”

走没多久，他又把阿杉婆丢在后头了。由旅馆出发前，她就一直嚷着身

体懒懒的，也许真是哪里不舒服。终于屈服道：

“又八，背我一下！你是年轻人，背我走一段吧！”

又八皱皱眉。

他鼓着脸不回答，只是站在原地等她。这时，阿杉婆和又八突然侧耳倾听——刚才城太郎吓了一跳，阿通也听到女子尖锐的叫声，这对母子也听到了。

那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如果再叫一次，就可以猜出声音的来源。又八和阿杉婆好像在等待下一次的悲鸣，一脸茫然、疑惑地站着不动。

“啊？”

阿杉婆突然叫了一声。并非她又听到那可疑的惨叫声，而是看到又八突然出其不意地抓着崖角，一步一步下到谷底去了。

她用责备的口气：

“你、你去哪里啊？”

“到下面的沼泽去。”

又八走到崖下说道：

“母亲，等一下，在原地等我一下。我过去看看就来。”

“笨蛋！”

阿杉婆这口头禅不禁又脱口而出。

“你要去找什么啊？找什么……”

“找什么？就是刚才听到的女人惨叫声啊！”

“喂！笨蛋，我叫你别去了！别去了！”

又八对阿婆的叫骂声充耳不闻。自顾循着树根下到深谷。

“傻瓜！笨蛋！”

又八从深谷中，透过树梢看着在山崖上对月亮谩骂的老母：

“在那里等我唷！”

虽然又八大声的喊叫，但根本没传到阿杉婆的耳中。因为他已经下到很深的山崖下了。

“奇怪？”

又八有点后悔下来，刚才的惨叫声应该是从沼泽附近传出来的，如果不是，那真是白费苦心了。

这沼泽连月光都照不到，但是定睛一看，倒有一条小路。这附近只是一些小山，并有京都通往志贺的坂本或是大津的捷径。因此，无论从哪里下到谷底，都可以看到人们踏过的足迹。

又八沿着潺潺的小瀑布和流水走去。他发现有一条道路横断水流通往山腰。

就在那条溪边，有一间只能容纳一人的小屋，也许这是渔夫休息的钓鱼小屋吧？他看见有一个人蹲在那间小屋后面，露出雪白的脸和手。

“是个女人？”

又八赶紧躲到岩石后面。刚才的惨叫是女声，这才驱使他好奇地想探个究竟。如果是男人的声音，他应该不会下到沼泽来吧！现在，眼前确实是个女人，而且好像还很年轻。

她在做什么呢？

最初他这么怀疑着，待看清楚之后，他的疑虑解开了。那女子爬到水边，正用手掬着水喝呢！

那个女人的感觉很敏锐。她立即察觉到又八的脚步声，就像察觉到昆虫爬在身体上一般。她急忙要站起来。

“啊？”

又八叫了一声。

那女子吓了一跳：

“啊？”

“原来是朱实啊！”

“啊！啊！”

刚才喝下去的水，现在才下肚，朱实深吸一口气。

又八抓住她因惊吓而颤抖的肩膀。

“朱实，你怎么了？”

又八从头到脚打量她，并问道：

“你也一身旅装打扮！可是，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到这里——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又八哥，你母亲呢？”

“我母亲啊？我母亲在山崖上等着。”

“她一定很生气吧？”

“啊？盘缠的事吗？”

“我急着上路，但是旅馆钱未付，又没有盘缠，虽然明知道那样做不对，但是，一时冲动，仍然悄悄把阿婆的钱包拿走了……又八哥，请原谅我！放我走吧！我以后一定会还。”

朱实边道歉边哭，又八却露出不在意的脸色说道：

“你误会我和母亲了，我们不是为了捉你，才追到这里来的。”

“我因一时冲动偷了别人的钱，如果被抓就会被当成小偷了。”

“那是我母亲的说词。如果你真的那么困难，我还想把那些钱给你呢！我真的是这么想，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不用担心。你到底为什么那么急着赶路，又为什么走到这里来呢？”

“因为离开旅馆之后，我躲在树后，无意中听到你和你母亲的谈话。”

“嗯!你是指武藏和吉冈门今天要比武的事情吗?”
“是啊!”
“因此,你急着赶到一乘寺村去啊?”
“……”
朱实并没有回答。
两人曾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所以又八很清楚朱实的心事。他也不想多问，突然改变话题：
“对了!”
“刚刚我听到这附近有人惨叫,是你叫的吗?”
这才是他下到这沼泽的目的。
朱实点点头。
然后她像是又看到刚才的恶梦似的，从低洼的沼泽望着耸立在眼前的黑色山岭。

她告诉又八，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
她越过溪流走到眼前那座山腰时，看到一个很恐怖的妖怪坐在那里望着明月。
又八不是很认真地听着，朱实却认真说道：
“从远处看过去，那妖怪像个侏儒却有着大人的脸孔，且是个女人。白白的脸，嘴巴咧到耳朵，微笑地看着我。我吓了一大跳尖叫一声，几乎要昏倒了。等我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跌在沼泽边了。”
朱实心有余悸，又八虽强忍着笑，终究还是笑了出来：
“哈哈!哈哈!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呢!”
接下来，他揶揄道：
“你在伊吹山长大，应该是那些妖怪们怕你吧！你不是也常去飘着鬼火的战场剥削死尸上的大刀或战甲吗?”
“那个时候,我只是个小孩,根本不知道害怕啊!”
“并非完全是小孩吧!现在回想起来,有些事还是让人忘不掉啊!”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恋爱……但是,我对那个人已经死心了。”
“那你为什么要到一乘寺村去呢?”
“这件事,我自己也搞不懂。我只是在想,也许可以见到武藏。”
“真是无药可救!”
又八使尽力气说道。
他说武藏没半点胜利的希望，也说了敌方的情势。
从清十郎到小次郎——朱实已经历过好几个男人。不再是少女的她想到

武藏时，已无法再像少女时代编织着未来的梦想了。已非完璧的她，只有冷眼观看自己，曾在生死边缘挣扎，如今就像一只迷途的孤雁，寻找另一片天空。

她听又八描述武藏濒临死期的事情，却一点也不悲伤。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还要到这里来？还对武藏依依不舍呢？她感到矛盾，搞不清自己的思绪。

"……"

朱实的眼神涣散，像做梦似地听着又八说话。又八悄悄地看着她的侧面。他发现她的徘徊和自己彷徨之处竟那么相似。

" 这个女人,在找寻同行的伴侣。"

从雪白的侧脸，他观察到此点。

又八突然抱住朱实的肩，并且将脸贴近她，轻声说道：

" 朱实,你不想逃到江户去吗 ?"

朱实一惊，吞了一口气。

她怀疑地直瞪着又八的眼睛。

" 啊 到江户 ?"

她回过神来，想一想现实的境遇之后，反问又八。

又八搭在她肩上的手，慢慢使劲。

" 并不一定要到江户，但是我听说关东的江户将成为日本首府，当今的大坂或京都则将成为古都。而新幕府江户城的四周，新的街道正在迅速兴建中，因此，早一点到那里去，应该可以谋得一份好工作吧！我们两个就像离群迷路的雁子……你想不想去？想不想去看一看？……喂！朱实！"

她原本不太感兴趣，现在却听得越来越起劲。接着，又八又拿世界的宽广以及他们还如此年轻等话怂恿她。

" 我们应该过快快乐乐的日子，做自己想做的事，否则人生就太没意义了。我们应该抱着伟大的志向，做一番大事业才是。如果我们做事马马虎虎，或是太过于老实、善良反而会受命运的捉弄与嘲笑，结果只会令人哭泣，无法辟出一条康庄大道……喂！朱实！你的命运不也是如此吗？你只是阿甲和清十郎的饵，才会被他们吞食。所以不能当吞食的强者，就无法在这世上存活。"

"……"

朱实心动了。自从离开艾草屋踏进社会以来，总是被世人虐待和欺侮。现在能碰上又八，总算有个依靠。他比以前更有抱负，一定能出人头地。

但是，在她脑海里还浮着难以割舍的幻影，那就是武藏。这就像即使家园烧毁了，仍然想要回去看看那些灰烬—— 就是这么的愚蠢、固执。

" 你不喜欢吗 ?"

"……"

朱实默默地摇摇头。

“那么就走吧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但是,又八哥,你母亲怎么办?”

“啊我母亲啊?”

又八抬头望望另一方：

“我母亲拿到武藏的遗物之后就会回家乡去。如果她现在知道我要把她丢在这荒郊野外，就像丢在姥舍山一样，肯定会大发雷霆的。但是将来等我出人头地，就能补偿这个罪过了。既然决定，就快走吧！”

他兴致勃勃地走在前面，朱实却仍然踌躇不前。

“又八哥,我们走别的路,不要走这条路!”

“为什么?”

“因为这条路会通往那山腰啊!”

“哈哈！你害怕再碰到咧嘴的侏儒吗？有我在不必怕……啊！不好了！老太婆在上面叫我了！我母亲可比侏儒妖怪还要可怕哟！朱实，如果你被她发现可就麻烦了。赶快过来吧！”

两个影子消失在岩山腰后，等得不耐烦的阿杉婆在山崖上大叫：

“儿子啊……又八啊……”

她空虚、彷徨地走来走去。



唧！唧！唧……

风吹过田埂上一片草丛。小鸟被风所惊飞了起来。但是现在仍是昏暗的清晨，看不清小鸟的踪影。

因为有前车之鉴，所以这次佐佐木小次郎先发出声音：

“是我见证人小次郎!”

他说着并飞快地越过云母坡这一公里多的田埂，来到下松的岔路口。

有人听到脚步声，说道：

“啊是小次郎先生吗?”

埋伏在四周的吉冈门徒松了一口气。接着,一群人黑压压地围住小次郎。

壬生源左老人问道：

“还没见到武藏那家伙吗?”

“我见到他了。”

小次郎故意提高尾音。这话一说出口，四周的视线都集中过来，小次郎却故作冷淡地回答：

“我见过他了。但是，武藏那家伙不知怎么想的。我们从高野川一起走了

五六百米,走着走着他就不见了。”

没等他说完，御池十郎左卫门说道：

“他是不是逃走了?”

“不是!”

小次郎抑止众人的骚动，继续说道：

“他相当的沉稳。从他讲话的态度可以推断，他虽然失去踪影，但绝不会逃跑。可能他想用奇招，不愿让我知道，才会甩掉我吧！可不能掉以轻心喔！”

“奇招?他会出什么奇招呢!”

众人团团围住小次郎，惟恐漏听任何一句话。

“武藏的帮手可能聚集在某处,准备跟他一起前来赴约吧!”

源左老人轻声说道：

“嗯,嗯……有这种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马上就会到这里了。”

十郎左卫门说完，立即对离开岗位或爬下树来的同伴说：

“回去！回去！如果武藏趁这个时候攻过来，岂不是还没开始我们就败北了吗？虽然不知道他带了多少打手，但我们仍按计划进行，不要失误就行了！”

“有道理!”

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严重性，纷纷说道：

“我们等得不耐烦,稍有松懈就容易出差错。”

“马上布署!”

“喂!不可疏忽啊!”

众人互相激励，随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有的躲到草丛中，有的躲到树后，有的则携带弓箭爬到树上待命。

小次郎看到下松树干下，站着如稻草人般的少年源次郎，于是问道：

“你困了吗?”

源次郎奋力摇头：

“没有!”

小次郎摸摸他的头，关心道：

“你的嘴唇都发紫了，会冷吗？你是吉冈名义上的掌门人，也就是比武的总指挥，一定得振作。再忍耐一点，再过一会就可以见到有趣的事了。对了，我也得赶紧找个地方，才方便观武。”

说完就离开了。

同一时刻的另一边——

在志贺山和瓜生山之间的河川附近与阿通分手的武藏，为了弥补耽搁的时间，正加快脚程。

比武时间是清晨寅时三刻，地点是下松。这个季节的日出，大概要过了卯时才会出来，因此现在天空仍然一片漆黑。决斗地点在睿山道的三岔路附近，天一亮，路上便有来往的行人，所以在决定时间时，也考虑到此点。

“啊，这里是北山御房的屋顶。”

武藏停下脚步。就在刚刚走过的山路下有一间寺庙，他直觉道：

“快到了！”

从那里下山，离目的地只剩七八百米。即使由北野抄近道到这里，距离也差不多。赶路的时候，一轮明月一直陪伴着他，而此刻，清晨的残月已躲到山的另一边，不见了踪影。在三十六峰怀里沉睡的白云，瞬间开始活络起来。天地在寂静的破晓时刻,似乎也知道今天将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日子”。

不同凡响的日子降临之前，武藏只能再深呼吸几口气。自己的死比一片云还要淡薄，即将消失在大自然之中——武藏仰望白云这么想着。

从白云环抱的巨大万象来看，一只蝴蝶的死和一个人的死，并不会产生什么变化。但是，在人类所拥有的天地里，一个人的死却关系着全人类的生命。人类的死对于人类永远的“生”来说，都有好的和不好的影响。

死有重于泰山。

因此，武藏来到这里。

要如何才能死得其所？

这是他最大也是最后的目的。

突然，耳边传来流水声。

他一路上没歇过脚，一口气走到这里。这时他觉得口渴，所以蹲到岩石边掬水喝。水甘如饴，甜到舌根。

他告诉自己：

“我的精神没有紊乱。”

他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状况。因此对于濒临死期，一点也不感卑屈，反倒觉得舒畅无比，甚至觉得自己旺盛的精力已渗到脚跟了。

喝完水喘了一口气,却听到背后有人在叫他。那是阿通和城太郎的声音。

他清楚地知道：

这纯粹是心理作用。

他也知道：

她不会惊慌失措地从后面追上来。她太了解我了。

但是,阿通的叫声一直从身后传来,不断地盘旋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路上他频频回首，刚才停脚的当儿，下意识地想到：

是不是她……？

他侧耳倾听。

迟到不但是违约，也会造成比武上的损失。单枪匹马杀人重围，最好在月

亮刚下山的破晓之际，对他才是最有利的。当然，武藏也是考虑到这点，才会加速赶来这里。另外一个原因，是想把阿通的呼叫声和身影完全抛开。因此这一路上几乎是专心致志地赶路。

外敌容易击倒，心敌却不容易打败——武藏脑中想到这句话。

“我怎么会受这牵绊？”

他鞭策自己。

“简直像个女人！”

他试图忘记阿通。

刚才跟阿通分手时不是才这么说过的吗？怎么现在就做不到了呢！他感到羞耻。

“当一个男人为了男人的使命挺身而出时,脑中绝不能有恋情。”

话虽然这么说，现在自己的脑中能割舍阿通吗？

“我竟然还依依不舍！”

为了剔除心中阿通的幻影，他勇往直前地朝目的地飞奔而去。

眼前的竹林一直延伸到山腰处。有一条道路穿过这片树林、田园以及草地。

快到了！快到一乘寺下松的路口了。放眼望去，大约在两百米的前方，这条道路和另外两条路交会。白色的雾气静静地在苍穹飘移。而呈伞状的目标松树已出现在武藏眼里。

他突然跪倒在地。身前以及身后的树木似乎都成了他的敌人，令他全身斗志高昂。

武藏像蜥蜴般快速地爬过岩石背后和树阴底下，最后来到下松正上方的高地。

“嗯!有人在那里！”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聚集在路口的人影。松树的四周，大约有十人聚集一处，持着枪直挺挺地站在雾中。

破晓的山风从山顶吹下来，如雨滴般落在武藏身上，并掠过松树和广大的竹林，像一股潮水般飘向山腰。

雾中的下松，伞状的树枝摆动着，像是预感将会发生事情而向天地禀报似地。

肉眼看得到的敌人虽然只有少数，但是武藏却感觉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他感到自己已走进死亡的世界，连手背都起了鸡皮疙瘩。他的呼吸平静无声，全身连脚趾头都已经进入备战状态。一步一步向前走，脚趾的用力不亚于手指头，不断地在岩石间攀爬。

出现在眼前的是旧城堡的石壁。他沿着岩山的山腰来到这块小小的高地。

对着山麓下松的方向，有个石制牌楼，四周围绕着乔木和防风林。

“啊……这是一间神社。”

他走到拜殿，跪了下来。武藏无论到哪个神社都会下意识地合掌膜拜。再怎么说，他的内心还是无法停止颤抖啊！在漆黑的拜殿内，有一盏即将熄灭的光明灯，在萧飒的风中摇曳着。

他抬头看到拜殿的匾额写着：

“八大神社。”

这给了他很大的力量。

“对了！”

这不就意味着即将下山杀人敌阵的自己背后有神明保护吗？神明一直是支持正义的。他又想起以前信长追赶敌人，追到桶狭间的半途，还不忘到热田神社参拜。这个巧合是个多么令人欣慰的吉兆呀！

他到御手洗[1]漱口水，又舀了一勺水含在口中，喷在刀柄上的穗带和鞋带上。

他快速穿上皮肩带，额头上缠上棉布。然后快步走回神明前，伸手握住殿前的铃铛。

正要拉铃铛时——

“啊 等一下！”

他缩回了手。

原本用红白两色交织而成的绵绳已经老旧得分不清颜色了，而由铃铛垂下来的绳索似乎在对他说：

“拉响它,依赖它。”

但是，武藏在心中自问：

“我到底要祈求什么呢？”

他缩回了手。

“我不是已经和天地合而为一和宇宙同心同体了吗？”

他斥责自己：

“来此之前不是已经觉悟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和视死如归的身躯了吗？”

然而此刻却忘了平日的锻炼。看到一盏光明灯，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亮光一般，心中一喜，竟然不自觉地想拉响铃铛。

身为武士是不依靠外力的，而死才是经常跟随着他们的同伴，因此，他们一直抱持舒畅、洁净的胸怀。但是再怎么学习，再怎么修持，要具有视死如归的修养，并不容易。从昨晚到今早，这一路上，自己还洋洋得意自己已从修持中获得体验、还在心中暗自夸耀呢！武藏呆然站在神前，惭愧得低下

①御手洗：神社内参拜者洗手的地方。

头来，差点滴下遗憾之泪。他在心中忏悔着“我错了”。

“即使自己打算成为晶莹透明、无牵无挂的人，体内总有想活下去的声音在呼喊着。阿通，还有故乡的姐姐，使我像个溺水者，即使抓着一根稻草也要求生存啊！真是羞愧呀！竟然忘我地想要伸手去拉铃铛——我竟然期待依靠神的力量。”

武藏在阿通面前忍住的泪水，此刻涕泪滂沱地流下脸颊。因为他对自己的身心和修行都感到无比的羞愧。

“刚才自己既没想要请求，也没考虑祈求什么，只是下意识地想要拉响铃铛——但是，也正因为这是下意识的行为才更不应该。”

再怎么自责也消除不了心中的惭愧。他自己也觉得遗憾。难道以往的修行竟是如此的肤浅？

“我真愚蠢啊!”

他对自己低劣的资质感到可悲。

自己孑然一身，到底要祈求什么呢？还没开始比武，心中就产生了挫败的念头。这样如何完成武士一生的大业呢？

武藏又突然想到：

“还是感谢老天!”

他真正感觉到神明的存在。更庆幸神明指引他在赴战场之前能及时醒悟。

他虽然相信神明的存在，但“武士之路”是没有神明保护的，并且也是超越神明的一条道路。武士信仰神明并不是要求神明保护，也不是要夸耀世人。虽然不能说没有神明存在，但绝非是请求神明的保护。他只是让人类知道自己是最渺小、最可怜的东西。

“……”

武藏后退一步，双手合掌——这双手和刚才想拉铃铛的手已经迥然不同。

接着他立刻走出八大神社的寺院，跑下细长的坡道。过了这个山腰，就到下松的路口了。

这个坡道非常陡，整个人几乎要向前趴倒。在豪雨的日子里，这条路可能就犹如瀑布一般。路上布满了碎石子和稀松的泥土。

武藏一口气直奔坡下，小石子和泥巴随着他的脚步滑落，划破寂静的山谷。

“啊!”

前面似乎有动静，武藏像球一般赶紧滚到草丛中。

草上的朝露，一滴也没掉地，全部沾在他的双脚和胸部。武藏像只戒备的野兔，匍匐在地上，凝视着下松的树梢。

这里到下松的距离，用目测即可算出大概只有几十步。下松路口比这山坡还低，所以树梢看起来也比较低。

武藏看到了。

他看到潜藏在树上的人影。

而且那男子拿着武器。看起来不像弓箭，倒像是一把枪。

他愤慨骂道：

“真卑鄙！”

“用这种手段对付一个人！”

虽然心里暗骂着，但是武藏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已预料他们会如此张罗。吉冈门人一定认为自己绝不会单枪匹马应战。当然要准备枪之类的武器。且不只准备一两只而已。

从他的位置望过去，只能看到下松树梢。如果就此判断携带弓炮的人都躲在树上，可能太过轻率且危险。短弓手也可能躲在岩石后或低地，枪炮手也许会从半山腰攻击。

然而有件事对武藏是有利的。那就是不管是树上的男人还是树下的一群人，都背对着武藏。他们只想在三岔路埋伏，却忘了背后的山。

武藏慢慢地匍匐前进，头比刀鞘末端还低。接着，他突然慢跑了起来。唰、唰、唰——他已跑到距松树约三十五米的地方。

“啊！”

树梢上的男子发现了武藏的身影。

“是武藏呀！”

武藏根本不管这响彻云霄的叫声，自顾自又前进了二十米左右。

他心中计算着：那男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绝不会发射枪炮。为什么呢？因为树上的人，横跨在树枝上，将炮口对着三岔路口，并且张望把守着。在树上非先转身不可。再加上树枝的阻碍，枪口不可能马上对准目标。

只有几秒钟是安全的。

“什么？”

“在哪里？”

树下的十几个门人异口同声问道。

树上的人回答：

“在后面。”

他们几乎喊破了喉咙。树上的人慌慌张张地把枪口对准武藏的头。

点燃导火线的亮光在松树细密的枝叶间闪了一下。就在这时候，武藏的手肘画了一个大圆，随即将手里握着的石头丢向枪炮的导火线。

“嘎吱”一声——突然传来树枝断裂的声音。接着又听到一声惨叫。晨雾中，一个庞然大物掉落地面。当然，那是一个人。

“喂！”

“是武藏。”

“武藏来了。”

除了不长眼睛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

在三岔路上可说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可是吉冈门徒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让武藏闯入了核心。吉冈门人的狼狈可想而知。

据守在这里的人，一下子乱了阵脚，挂在腰间的刀鞘竟然互相碰撞。还有人甚至被枪柄绊倒。有的人为了闪躲而跳到远处，有的则惊魂未定胡乱大叫：

“小、小桥！”

“御池!”

有的人自己都没定下心，却警戒他人：

“不要疏忽!”

“什……什么?”

“那、那……”

有的人使尽力气却说不出话来。最后大伙儿好不容易才拔出刀枪，面向武藏围成一个半圆，准备进攻。此时，武藏望着他们凛然说道：

“我是美作乡士宫本无二斋的儿子武藏，依照约定前来比武。名义上的掌门人源次郎来了吗？不要跟先前的清十郎、传七郎一样又败北了！看在他还年幼的分上，我也不反对他带几十个打手。然而我却是独自前来赴约。不管是一对一的比武，还是一对多，悉听尊便。来吧！”

武藏彬彬有礼，令吉冈门人相当意外。对方这么有礼貌，自己却如此无理，反而觉得难堪。但是他这种礼貌与平常不同，若不是有充分的准备是无法如此从容的。岩冈门人已经口干舌燥，只能吐出一两句话。

“武藏,你来迟了!”

“难道你怕了吗?”

无论如何，他们确实听清楚武藏是独自一人前来赴约的。这使他们觉得又占了上风。但是像源左老人和御池十郎左卫门等人都认为其中一定有诈，武藏一定会出奇招。他们怀疑武藏的帮手就躲在附近。因此，他们的眼睛忙着四处张望。

飕！

某处响起了弓弦的声音。

一听到这声音，武藏猛然抽出大刀砍向飞来的那支弓箭。弓箭立刻一分为二，落在武藏身后。

武藏不理会所有的眼光。有如一只怒发冲冠的狮子纵身跳到松树下。

“啊!好可怕!”

依照吩咐一直站在那里的源次郎大叫一声，紧紧抱着树干不放。

他的父亲源左老人听到他的叫声，也发出似乎自己被劈成两半的叫声跳了

过来。只见武藏的大刀一闪，薄薄地削下二尺左右的松树皮。和着树皮一起砍下的少年人头，滚落在血泊中。



武藏仿佛夜叉化身。

武藏不管其他人，一开始就盯住目标，一刀砍下源次郎的首级。

他既不感鼻酸，也不认为残忍。只要是敌人，不管人数多少，也不管对方只是个少年。

杀死那少年，并没有削弱对方的气势。反而激怒全体门人势如狂澜的斗志。

尤其是源左老人哭丧着脸，声嘶力竭叫道：

“啊！你真杀掉他！”

老人高举着一把沉重的大刀，劈头朝武藏砍去。

武藏右脚退了一尺左右，身体和两手顺势向右倾斜。砍杀源次郎少年之后，折回来的刀锋马上又“唰”一声挥向源左老人的手肘和脸颊。

有人呻吟：

“唔！唔！”

原来有一个持枪从武藏身后攻击的人，也跟着摇摇晃晃地向前倒了下去，正好和源左老人叠在一起，血染满身。一眨眼，第四个人从武藏的正前方猛扑过来——那人才踏出脚步，肋骨便被切成两截。头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双脚支撑着没有生命的身体，走了两三步……

“应战！”

“在这边！”

接下来，六七个吉冈门人发出骇人的叫声，企图告知其他同伴。但是，埋伏在三岔路上的人，距离本营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本营发生的事情，一时间无法得知。结果，这些惨叫声夹杂在松涛和竹林的摇晃声里，消失于天际。

从保元、平治时代以来，平家的逃亡者流落近江的时候，以及亲鸾或睿山的民众来往于都城的时候，这几百年来，都会经过这个巨松的路口。没想到，今天此处竟然会血染大地。也许是巨松吸吮到土中的血腥而欢呼，也许是树心因此而哭泣，使得巨大的树干和树梢也跟着颤栗。每当烟雾般的山风吹来，冰冷的水滴便洒向松树下的刀光和剑影。

接下来，已经没人再去注意一名死者和三名负伤的人了。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双方喘了一口气，武藏已将背紧贴在树干上。粗大的树干，正好成了他的防御。但武藏认为长时间定在原地反而对自己不利。他如狼般的眼神，顺着刀锋横扫过七名敌人的脸，并思考着下一个有利点。

树枝声——云声——竹声——草声——所有事物都在风中摇摆、打颤。此刻，有人大声叫着：

“到下松去！”

声音是从附近的小山丘传来的。正是佐佐木小次郎，他原本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坐在岩石上，现在站了起来，向躲在三岔路草丛中或树阴下的吉冈门人吼叫道：

“喂！喂——下松 到下松去应战！”

此时，响起炮弹的声音。由于声音过大，大伙儿赶紧捂住耳朵。

人群当中，应该有人听到小次郎的声音。

哇！

大竹丛、树阴以及岩石后起了一阵骚动，所有埋伏在三岔路上的人蜂拥而出。

“啊？啊？”

“已经逃走了！”

“追呀！快追呀！”

“给他跑了！”

二十几名门人从三岔路跳出，如一股狂流般直驱下松。

武藏听到炮弹声，靠着树干闪躲，炮弹从他脸颊飞过，射在旁边的树干上。武藏接着与面前七名持刀枪的敌人对峙。那七个人也随着武藏的移动围着树干移动。

突然，武藏持剑冲向七人中最左边的男子。那男子是吉冈十剑客之一的小桥藏人，小桥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觉得意外，不禁叫道：

“啊！呀！”

他单脚站立，闪开这一剑。武藏便趁这个空隙冲出重围。

众人看着武藏的背影，叫嚣道：

“别逃！”

大伙儿紧追不舍，正要扑向敌人的那一刹那，整体的行动突然变得凌乱，每个人也失去原有的备战状况。

原来武藏像秤锤一般，突然回转身，看准跑在最前面的御池十郎左卫门猛扑过去。然而十郎左卫门早有所警觉：

“这是他的诡计。”

所以在追赶武藏时，事先特别留意自己的脚步和速度。当武藏突然反身刺过来时，他立刻纵身一闪，躲过了大刀。

武藏的刀法不像一般武士，挥下一刀后，力量消失了重新举刀，再砍第二刀，这样的话速度太慢了。

武藏未拜师学艺，所以在练功上费了不少力气。但是没有师承也有它的好处。

好处在于不受任何流派的限制。他的剑法既无形，也无限制，更无秘诀，只是将天地四方与自己的想像、行动合而为一，自创一种无名无形的剑法。

譬如在这种情况下——他在下松决斗时——砍杀御池十郎左卫门的刀法就是如此。御池十郎左卫门不愧是吉冈的高足，当武藏故意逃跑，再出其不意回头挥刀的时候，他确实是躲过了——无论京流、神阴流，任何既成的剑法，御池都能够应付自如。

然而武藏自创的剑法却不容易躲过。他的刀砍下去，一定反弹回来。向右砍的同时也蕴含着左弹的动力。因此，他的剑在空中比划时，有如双叶松有两道光芒。刀一挥出，立刻反弹至敌人身上。

“啊!”御池十郎左卫门惨叫一声,脸颊随即被那有如燕尾的剑锋扫过,像一盏残破的鬼灯般染红了鲜血。

以京流派剑法立足于世的吉冈十剑，首先是小桥藏人被杀死，现在连御池十郎左卫门这样的人物也相继倒地。

死伤的人数已经不在少数。但包括掌门人源次郎在内，光是这场决斗的序幕就已经有一半的人死在武藏刀下了。血染大地，情况惨不忍睹。

当时，如果武藏利用杀十郎左卫门的刀锋余劲，趁其他人慌乱之际，乘虚砍杀，一定又可以砍落几颗项上人头。

但是，他似乎想起什么，往三岔路之一直奔而去。

武藏看似逃跑，却又折回。看似准备与敌人应战，却又像燕子般轻轻滑行而过，失去踪影。

“畜牲!”

剩下的半数人马，咬牙切齿地痛骂。

“武藏!”

“胆小鬼!”

“真是卑鄙的家伙!”

“还没分出胜负呢!”

大家一边吼一边追。

他们的眼睛像要喷出火似地。看着地面上血流成河，闻着随风飘来的阵阵血腥味，大伙儿像着了魔般站在血泊中，勇敢的人更冷静；而胆怯的人更心虚。这群人看到武藏逃走而急忙追赶的表情，活像是地狱里的鬼魂。

“在那边!”

“别让他逃了!”

武藏完全不理睬对方的喊叫声。他放弃开启战端的丁字路口，选择三岔

路中最狭窄的一条，也就是是通往修学院的道路。

当然，这条路上也有吉冈门人驻守。他们知道下松出了问题，急急忙忙赶了过来。武藏跑不到三十五米，便迎头碰上这批人。现在武藏前有敌人，后有追兵，看来要受两队人马的夹攻了。

这两路人马在丛林道上相遇。这回人多势众个个都显出英勇的神态。

“喂!武、武藏那小子呢?”

“没见到!”

“怎么可能?”

“但是——”

正在一问一答时。

“我在这里!”

武藏从路旁的岩石后面跳出来，站在他们刚刚走过的道路中央。

他已准备好应战，一副尽管放马过来的样子。追赶过来的吉冈门徒愕然了，因为在狭小的路上，根本无法集中众人的力量。

手腕加上刀剑的长度，以身体为圆心画圆的话，就可知道，在这么狭窄的道路上，两人并排是件危险的事。不仅如此，站在武藏面前的人，一步一步往后退，而在后面的人却争着想挤到前面。因此，人多反而造成混乱，只会自缚手脚罢了。

但是，众人的力量，也不是这么脆弱。

刚才众人被武藏的敏捷与气势慑住而不敢前进。

有些人曾想逃跑。

“喂!不要退后!”

“他只不过一人而已啊!”

众人此时才自觉到团结，而几位仗着这股强势力量的人，带头叫骂道：

“一起上啊!”

“让我来解决他!”

叫嚣的人挺身而出,后面的人见状,也大喊‘杀’,光是这声势就比武藏强多了。

武藏面对眼前一波波惊涛骇浪，被逼得直往后退。他心想：与其攻击倒不如防身。

敌人冲到武藏身边，且逼得他无法出手，只能节节后退。

在这种状况之下，杀两三人，对整体而言，不但无关痛痒，而且稍有松弛，长矛就会刺过来。敌人的刀尖较容易躲过，但是，众多像稻穗末端那么细长的枪尖却是躲避不及。

吉冈的人乘势追击。

哒！哒！哒——对方看武藏节节败退，更是紧追不舍。武藏脸色变得苍白，几乎要窒息了。假使现在武藏被树根绊到，或是被绳子绊住，吉冈的人随时会出手攻击。但是谁也不敢靠近视死如归的人，与他共赴黄泉。因此，大家口中虽然喊着'杀'、'杀'，却没有真正逼近武藏，只是用枪矛对着武藏的胸部、手掌、膝盖等处逼近两三寸而已。

"啊？"

一不留神，武藏再次从他们眼前消失。在这狭窄的道路上，竟然无法对付一个武藏，原因是人太多自乱了阵脚。

武藏既未乘风而跑，也未跳到树上，只不过纵身跳到路旁的草丛中罢了。

那是一片土质松软的孟宗竹林。武藏有如小鸟一般穿梭在绿色的竹林间。此时，林中突然闪出一道金色光芒，不知何时，朝阳已从睿山连峰的山头露出红通通的半边脸来了。

"站住！武藏。"

"卑鄙的家伙！"

"有人以背迎战的吗？"

众人分头在竹林中追赶武藏，此时，武藏已离开竹林，跳到小河的对岸，再跳上一丈高的山崖，喘了两三口气，稍做休息。

山崖下是一片微倾的原野。他望着破晓的旭日升起，天色已经大亮了。下松的岔路口就在他眼前，那里大约聚集了四五十名吉冈门人。当他们发现武藏站在山崖上时，一齐"哇"的大叫一声，往这边冲了过来。

此时的人数大概比先前多了三倍，黑压压地往山崖聚集过来。这是吉冈所有的人马。以这样的人数手牵着手的话，足以将这原野整个包围起来。武藏的剑此时看起来像一根闪着光的小针，他摆好架势，冷眼注视对方，远远的站在原地等候。

远处传来嘶马的嘶叫声。这时无论是街头或是山中，已是人来人往的时刻了。

尤其在这附近，早起的和尚有的从睿山下来，有的要上睿山。几乎每天天刚亮，就可以看到穿着木屐，抬头挺胸走在路上的僧侣们。

现在，路上的僧侣、樵夫以及老百姓们大喊：

"有人在打斗呀！"

"在哪里？"

"在哪里？"

人群一骚动，连牲畜也跟着鸡飞狗跳。

八大神社也聚集了一群看热闹的人。飘流不绝的雾气，笼罩着山坡和人群，一片雾蒙蒙。没多久，云消雾散，视线又清楚了。

才这么一瞬间，武藏的样子已经变了。系在额头上的白布，已经渗满桃红色的血汗。散乱的头发紧贴着鬓角。他的样子看起来恐怖极了，像个地狱魔王。世间绝不会再有比这个样子更凄厉的了。

“……”

他的呼吸已经恢复顺畅。如铜墙铁壁般的肋骨，因呼吸而上下鼓动着。裤子已破，膝盖的关节处被砍了一刀。伤口隐约可见石榴子般白色的骨头。

手臂上也有一处伤痕。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伤口，但是滴下的血染红了胸口到佩剑的腰带。全身沾满鲜血，真像刚从坟墓爬出来的人，惨不忍睹。

不！还有比起这景象更令人鼻酸的。那些被武藏砍伤的人，捂着眼睛呻吟不止，有的在地上爬，有的受了伤，有的已经死了。当武藏跑到原野的台地时，大约有七十名敌人袭击他。但是立刻就被他砍死了四五名。

吉冈门人并非在同一地点受伤或毙命，而是七零八落，且相距甚远。武藏不断改变位置，在这广大的原野占取有利的位置，与敌人打斗，不让他们有集结众人力量的机会。

但是武藏的行动也有一定的原则，就是绝不站到敌人队伍的侧面，尽可能避开敌人横队的攻击。他一直绕到众人的一端，再施以闪电般的攻击——也就是攻击敌人队伍的末端。

因此，从武藏的角度来看，敌人一直是呈纵队，就是像刚才在狭窄的路上那样。所以从纵队的末端迎战，即使敌人有七十人或是上百人，以他的战法，只要对付队伍末端的两三名就行了。

虽然有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但也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而且敌人也不会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有时候，数不清的人一起云集而来，在他身前身后叫嚣着。

这个时候，才是武藏最大的危机。

同时也是武藏达到忘我的境界，发挥高度热力的时候。

武藏手上不知何时已拿着两把刀。右手的大刀沾满了血迹，剑柄的丝带也染红了；而左手的小剑，仅刀尖沾着一点油脂，仍闪着锐利的光芒，砍几个人绰绰有余。

虽然如此，武藏却没注意到自己正拿着两把刀在打斗。

这场打斗有如燕子乘风破浪。

燕子扑向冲过来的浪头上，然后一个翻身，迎接下一个浪头。

双方的打斗几乎没有停止的一刻，刀刃一交锋，旋即有人扑倒在地。每当吉冈众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会倒吸一口气。

“ 呀 !”

回过神后，一起发出：

“哼！”

只听到草鞋哒——哒的声音，一群人已将武藏团团围住。

“……”

武藏趁这个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左手的剑瞄准敌人的眼睛，而右手的大刀则举向旁边，也就是从肩膀到手腕到刀尖都保持水平。

以他炯炯有神的双眸为中心，大小二刀加上两只张开来的手臂长度，使得武藏的防守距离变得非常宽广。

如果敌人不攻他正面。

而攻他右侧时，他随即将身体重心移向右边以牵制敌人。

如果直觉敌人会向左袭击，则立刻伸出左剑，将敌人钳在两把剑之间。

武藏向前刺的左剑，有磁铁般的魔力。在剑端前的敌手，有如被粘在竹竿上的蜻蜓，进退两难。一瞬间，长长的右剑挥了出去，立刻就有一个鲜血淋漓的人头如火花迸出般地掉落地上。在好几年以后，有人称武藏这种战法为“以寡敌众二刀流”。但是此时的武藏，完全不自觉地使用这种方法。因为他已经达到忘我的境界。有时候人被逼急了，会发挥最大的潜力。平常不太使用的左手，在紧要关头也能将潜力发挥到极致。

但是以一个剑法家的观点来看，武藏还是稚嫩的阶段。他的流派及剑法毫无章法、体系或理论根据。这也许是他的命运吧！坚信不疑的信念，都要实际去体验。理论则等之后躺在床上想也还不迟。

相对地，从吉冈十剑到末流之辈，都是以京八流派的理论为依据。能达成一家之风的人，少之又少。武藏未拜师学艺，只是以荒山野地的险难和生死巷，做为修行的摇篮。迷迷糊糊地也不知道剑为何物，为学习剑道经常徘徊于生死之间。两者在心态上、锻炼上根本就不同。因此抱着这种常识的吉冈门人，看到武藏气喘吁吁，脸上毫无血色，全身沾满鲜血，手上却还拿着两把刀，一碰到人“唰”一声地就鲜血四溅。吉冈门人看到武藏犹如罗汉一般，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大家屏气凝神，汗水渗入眼中，看到同伴鲜血四溅，个个惊慌失措，且武藏的身影越来越难捉摸。到后来，大家都认为好像在和一位全身血红的妖怪打斗，大家显得精疲力竭，不知所措。

逃吧！

以一抵百的人呐！

逃吧！赶快逃吧！

山这么说。

树木也这么说。

白云也这么说。

来往的行人以及附近的百姓，看到重围中的武藏，也都感受到他的险境，才会忘我地向他呼叫。

然而即使天崩地裂、天打雷劈般的巨响，也传不到武藏的耳中。

他的心力驱使身体转动。他眼中的肉躯不过是一个假象罢了。

他可怕的精力，简直要将身体和灵魂烧尽了。现在武藏已不是肉体之躯，而是一团燃烧炽热的火焰。

突然——

“哇”地一声喊叫在三十六峰间回响。声音之大有如天崩地裂。原来是远处围观的人群以及武藏面前的吉冈门人不约而同弹地而起所发出的声音。

哒——哒——哒——

因为武藏出其不意地像头野猪般从山腰跑往村庄去了。

当然七十名吉冈门人不可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管。

“在那里！”

黑暗中，有五六人赶紧追向武藏。

“杀！”

“就是现在！”

一群人一齐扑上来，武藏低身，“铿”一声右刀已砍向他们的脚胫。其中一名叫道：

“你这家伙！”

武藏“铿”一声把扑过来的长矛拨向空中。他怒发冲冠，奋力迎敌。

“铿、铿、铿！”

右剑左剑、右剑左剑——剑剑交锋如水火相交。武藏咬紧牙根苦战，甚至想用牙齿攻击敌人呢！

“啊！被他逃掉了！”

远处众人一阵哗然，同时吉冈门人也一阵惊慌。此时，武藏已从原野的西端，下到青麦田地了。

有人立刻叫道：

“回来！”

“站住！”

哒——哒哒——又有几个人跟着他下山。就在此时，出乎意料地响起了两声惨叫。原来是跟踪武藏的吉冈门人，被埋伏在山崖下的武藏砍杀的哀号声。

唰！

噗！

两支长枪飞向麦田正中央，深深地刺入泥土，直立在地面上。那是吉冈门人由山腰往山下掷过来的。然而武藏的身影却像个泥球跳过麦田，才一会儿功夫，已经和吉冈的人拉开约五十多米的距离了。

“他逃往村庄了。”

“他逃向街道了！”

大家七嘴八舌。武藏爬过田畦，从山上不时地回头观看分头追赶他的人。

此时，朝阳一如往常映照在草原上。



这里位于大四明峰南岭的高地。别说东塔、西塔，就连横川、饭室的山谷都尽入眼帘。带着三界混浊泥水的河流蜿蜒在霞雾当中。此时还是严寒时节，睿山上的法灯透着孤寂之气，而树上也才刚冒出芽苞，还听不到鸟叫声。

位于云端的无动寺，山林泉水仍笼罩在一片寂静当中——寂静的无动寺林泉，在白云之上。

……
与佛有因
与佛有缘
佛法僧缘
常乐我常
朝念观世音
暮念观世音
念念从心起
念念不离心
是谁？

无动寺后苑传出十句观音经。那声音不像诵经，也不像清唱，倒像是自然发出的低语。

独自低语的声音，时而高昂，时而低吟。

地板黑得发亮的回廊上，有位穿白衣的小僧，双手端着斋饭，朝传出念佛声的房间走去。

“施主！”

小僧将斋饭放到房间的角落。又叫了一声：

“施主！”

小僧跪在地板上。那位施主弯腰背对着小僧，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人进来。

前几天早上，有位满身是血的修行者，拄着拐杖蹒跚地来到这里。

想必已经可以猜到是什么人了。

从南岭往东下山，会到达穴太村白鸟坡；如果往西下山，就可直达修学院白河村——从这里可以通往云母坡和下松。

“施主,我把午餐送来了,就放在这里。”

武藏终于听到了。他伸伸懒腰，回头看送来斋饭的小僧：

“非常谢谢你!”

他坐直身子，行了个谢礼。

他的脚边散了一地的白木屑。更细的木屑则散落在草席上以及床边。空气中似乎飘着梅檀木的香味。

“您马上用膳吗?”

“是的,我现在就用。”

“那么,我来服侍您!”

“谢谢你!”

武藏接过饭碗，开始吃了起来。小僧直瞪着武藏身后闪闪发亮的小刀，还有他刚从膝上拿下来的一块大约五寸长的木头。

“施主,您在刻什么啊?”

“佛像。”

“是阿弥陀像吗?”

“不是，我想刻观音。可是我从未雕刻过，所以不但刻不好，还一直戮到手指呢!”

他伸出手，让小僧看他手指上的伤口。小僧看武藏的手指时，被他袖口下绑着绷带的手肘吸引了。小僧皱着眉头。

“您脚上和手腕的伤恢复得怎样了?”

“啊!托你们的福,这些伤已无大碍,请代我向住持说声谢谢。”

“如果您想刻观音，最好到中堂去。那里有座名人雕刻的观音像喔！您可以在饭后过去看看。”

“我很想去看一看,请问到中堂的路怎么走?”

小僧回答道：

“从这里到中堂,大约只有一公里。”

“这么近啊?”

于是，武藏决定饭后随小僧到东塔的根本中堂走一趟。他已经十几天没有踏到地面了。

本来以为伤口已经完全好了，没想到一踩到地面，左脚的刀痕还会疼痛。而手腕上的伤痕被山风一吹，也隐隐作痛。

眼见山风轻拂的枝叶间飞舞着山樱花瓣，天空也呈现初夏的颜色，令武藏感到体内像萌芽的枝干充满向外伸展的本能、全身的细胞也跟着活跃起来了。

“施主!”

小僧看看他的脸：

“您是位兵法修行者吧!”

“没错!”

“为什么要雕观音像呢?’

“……”

“为什么不把学雕佛像的时间拿来练剑呢!”

童真无邪的问话，有时听来让人格外锥心。

比起手脚的刀伤，小僧的话更刺痛武藏的心。更何况问话的小僧才十三四岁而已。

武藏在下松树下大开杀戒，头一个便砍死少年源次郎——他的年龄、体型都和眼前这个小僧差不多。

那天，他究竟杀伤了多少人？又杀死多少人？

武藏现在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杀敌的？又是如何从死亡的地狱谷逃脱出来？对这些只有片断的记忆。

那天之后，他经常在睡梦中隐约听到源次郎在下松的地方大叫：

“好可怕!”

随着叫声，源次郎的人头连着松树皮一起滚落地面，那尸体看来可怜极了。

“不容宽待,格杀勿论。”

武藏怀着此一念头毫不留情地砍下去之后，存活下来的自己经常反问自己：

为什么我要杀死他呢？

武藏后悔莫及。

不至于非致他于死地不可啊！

他对自己的行为憎恨不已。

“自己做过的事,绝不后悔。”

他曾经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誓言。但是，只有杀死源次郎这件事，无论当时再怎么有理，还是逃不过内心的折磨和悲哀。一想到剑的绝对性——还有必须排除修行路上的荆棘，就觉得自己下手太残忍、太不人道。

武藏甚至想过：

“索性将剑折断吧!”

尤其住在山上的这几天，身处佛陀的世界，整个人从腥风血雨中清醒过来。想到自己的所做所为，心中不禁产生菩提的慈悲念头。

在他等待手脚伤势痊愈的日子里，他试着雕刻观音像以供奉源次郎。然而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灵魂感到忏悔，为了赎罪而有的菩提行。

“小师父!”

武藏终于开口了。

“在这山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源信僧都以及弘法大师所雕的佛像呢？”

小僧歪着头说道：

“这个嘛 经您这么一提，倒让我想起很多出家人既会画图又会雕刻。”

虽然武藏一时不了解，但却点头表示同意。

“所以说舞剑的人雕刻佛像是为了琢磨剑的真意，而学佛的人持刀雕刻是因为想从忘我境界接近弥陀的心。不管是绘画或书法，每个人都仰望着同一轮明月。有的人经过许多迷惘才爬上高山，有的人则绕远路而行。但不管怎样，最后都能殊途同归。这些都只是为了让自身更圆满的手段而已。”

“……”

小僧听了这番大道理觉得没意思，于是快步向前走去，并指着草丛中的一块石碑说道：

“施主，这块石碑上的字是慈镇和尚所写的。”

他自告奋勇领着武藏走近石碑，念着石苔上的文字：

佛法式微
想到末世令人心寒
犹如比睿山萧飒的凉风

武藏一直站在石碑前面，觉得这座长满苔藓的石碑就像个伟大的预言家。织田信长先行破坏，再行建设，大刀阔斧整顿比睿山之后，其他五座名山上的佛堂寺庙便远离政治和特权的纠葛，现在已恢复宁静，回到往日一穗法灯的单纯世界。但是，有些法师仍然不改以往的横行霸道，而且经常为了住持的宝座争权夺利。

灵山本来是拯救众生的地方，如此不但没有拯救人类，反而被俗世之人利用，靠布施来维持下去。武藏默默地站在石碑前，对这个无声的预言感慨万千。

“我们走吧！”

小僧才往前走，就有人从后面挥手呼叫。

原来是无动寺的中间法师①。

法师快步走到两人面前，对着小僧说道：

“清然，你打算带这位施主到哪里去？”

“我想带他到中堂。”

“做什么？”

①中间法师：身份低微供差遣的僧人。

“这位施主不是每天在刻观音像吗？我听他说老是刻不好，便建议他到中堂去看看名师所雕的观音像。”

“这么说来今天不去也没关系喽!”

“这个我不敢说。”

小僧怕武藏生气而含糊其词。武藏向法师赔礼道歉：

“是我贸然请小师父作陪,实在抱歉。请您将小师父带走吧!”

“不是的,我追过来并非要向你讨人,而是想请您回去。”

“什么?是找我?”

“是的,您难得出来走走,实在很抱歉。”

“有人找我吗?”

“有位客人来找您,我推说您不在。但是那人方才看到您了,说是非见您不可,要我来请您过去。这个人非常固执,没见到您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到底是谁啊？武藏猜不着，只好跟着法师回去。

虽然山法师[1]的猖狂势力已被逐出政坛和武家社会，但是他们的余踪仍残存在这山中。

他们的衣着不变，有的脚趿高木屐、横背大刀，有的腋下插着长柄刀。

一群大约十人左右站在无动寺门前等待。

“来了!”

“就是他吗?”

众人交头接耳。其中一名绑着茶色头巾、身穿黑衣的人走向这里，他直盯着武藏和小僧，以及前来寻找两人的中间法师。

“到底有什么事?”

传话的法师不知道什么事，武藏更不得而知。

途中只听说对方是东塔山王院的堂众，其他一概不知。但是这些堂众之中，没有一个是武藏认识的。

“辛苦了。现在,没你们的事,请退到门内。”

其中一位大法师，挥着长刀，指着那位传话的中间法师和小僧。

然后，又对着武藏问道：

“你就是宫本武藏吗?”

对方并未行礼，因此武藏只是站在原地点头回答：

“正是。”

老法师向前踏了一大步，以宣读诏书的口气说道：

“敝人是中堂延历寺的众判。”

①山法师：比睿山延历寺的僧人，特别指僧兵而言。

“睿山是个既清净又有灵气的地方，绝不允许有人背负恩怨潜藏在此。应该说是不允许不法决斗之辈潜伏到这里。刚才，我也跟无动寺住持说过，请你即刻离开本山……如有违背，得照山门的法规严加处置，请你务必谅解。”

“？”

武藏哑然地瞧一眼对方严肃的神情。

为什么？一定有什么可疑的原因。当初到无动寺请求寺里照顾的时候，曾向中堂打过照面，中堂曾说：

“没问题。”

征得中堂许可之后，他才住进寺内。

然而现在却突然把武藏当成罪人般驱逐出境，这里头一定大有文章。

“我了解您的意思。只是我完全没有准备，天色也不早了，是否能让我明早再出发呢？”

武藏完全顺从，只是他还是忍不住又问道：

“这是执法师父的命令，还是各位的意思呢？我先前已经向无动寺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现在突然对我下逐客令，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喂！既然你问起，就说给你听吧！当初我们只知道你是一位武士，单枪匹马在下松和一大群吉冈门人决斗，才满怀热忱让你住下来。谁知你的恶评不断，我们不能再收容你了。这是我们众人的决定。”

“恶评？”

武藏点了点头。似乎早就料到是这么回事。他不难想像比斗之后，吉冈门人会如何中伤他。

现在又何必和这些人争执呢！

武藏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了。但事出突然，我明早一定离开此地。”

武藏正要转身进门，背后立刻传来其他法师的破口大骂：

“坏蛋！”

“魔鬼！”

“邪魔外道！”

“你们说什么？”

武藏一定非常生气。他停下脚步，对着嘲骂他的堂众怒目而视。

“你听到了啊！”

说这句话的人是刚才从武藏背后骂坏蛋的人。武藏遗憾地说道：

“因为这是寺里命令，我恭敬地接受。没想到你们竟然口不择言谩骂一通。难道你们故意要挑起事端？”

“祀奉佛祖的我们，绝无和你争吵之意。只是不自觉地从喉咙发出这些言

语,这是没办法的啊!”

这时，其他的法师也都说道：

“是上天发出的声音。”

人多势众，他们更加咆哮道：

“我们是代天行事,惩戒恶人。”

轻蔑的眼神、嘲笑怒骂的口沫一起对着武藏。武藏无法忍受这种耻辱。但是他极力地克制自己保持沉默，不让对方挑衅成功。

这座山的法师，向来以饶舌著称。而所谓堂众，就是学寮的学生，尽是一些骄傲自大、炫耀学问的人。

“什么嘛！乡里间那么大肆宣传，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角色呢！看来，也只不过是个没趣的家伙罢了！不知道他是在生气还是怎么着，不吭一声呢！”

武藏心想，再沉默下去反而招来更恶毒的话，因此，他稍稍变了脸色：

“你刚才说是代天惩罚,难道这次也是上天的声音吗?”

“没错!”

那人说话的态度非常傲慢。

“那是什么意思?”

“你不懂吗?山门的众判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难道你还不懂吗?”

“我不懂。”

“是吗？你未免太迟钝了，真是可怜虫！但是，将来你一定会了解什么是轮回。”

“……”

“武藏……世间对你的评语非常不好。你下山得小心喔!”

“我才不管世上的评论,就让人们去说吧!”

“哼!你说得好像你是对的!”

“我没有错！那天的比武，我丝毫没使卑鄙的手段……仰天俯地我无愧——”

“等等!”

“我哪里使诈了?我哪里胆小怯懦了?我对剑发誓,我的战术一点也不邪恶。”

“你真是大言不惭呀!”

“如果是别的事，我可以充耳不闻，听听就算了。但是我绝不允许别人诽谤我的剑道精神!”

“既然如此，我就直说吧！希望你能明明白白地回答我的问题。吉冈门的确是派了不少人马，而你单枪匹马竟然也敢赴约，这种勇气，或者应该说是暴勇，还有你视死如归的作为，我们都能够接受，甚至会赞扬你很厉害。但是，你为何要杀死一名年仅十三四岁的孩子？为何残酷地砍死叫源次郎的少年呢?”

“……”

武藏的脸像冰冻般，渐渐失去血色。

“第二代清十郎断了一只手，遁世隐居；他的弟弟传七郎，也遭你毒手。最后留下来的血脉……就只剩那个年幼的源次郎了。杀死源次郎，等于断了吉冈家的香火。这怎么合乎武道精神，这种作为不是太过冷血、太过残酷了吗……你还算是个人吗？在这开满山樱的国家中，你配称一名武士吗？”

武藏始终低着头不发一语。那位法师又说道：

“山门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对你感到憎恨。我们可以体谅其他的事情，但却无法原谅你杀了那个少年。这个国家的武士，岂能有如此残暴的行为。越是高强杰出的武士，应该更亲切、更体贴、更悲天悯人才是……睿山要把你赶出去，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希望你快点从这座御山消失。”

对方的谩骂、嘲笑，武藏心中多少也同意。堂众们说完之后，渐渐离去。

“……”

武藏终于甘心接受批评，直到最后他都未发一语。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理由响应批评。

“我没有错，我坚信我的信念！那种场合，只能那样做才能贯彻自己的理念。”

在他心里，绝没有借口。到现在仍然坚信不移。

可是，为什么要杀源次郎呢？

他的内心可以清楚地解释这件事。

“敌方名义上的掌门,就是敌方的大将,同时也是三军旗帜的象征。”

既然如此，杀他有何不对？另外，他还有一个理由——

敌方约有七十人，在这比斗中，如果能在自己战死之前便砍杀十人，也称得上是善战之士了。但是，即使杀掉二十个吉冈的嫡传遗弟子，剩下的这五十人在打斗之后仍然会高唱凯歌！因此，为了取得胜利，得先夺取敌方大将的首级。如果能先击垮全军的首领，即使惨遭不测，事后也还能证明自己是胜利的。

如果还要再说下去的话，从剑的绝对法则和性质来说，还有几个理由。

但是，武藏面对堂众的谩骂，始终一句话也没说。

为什么呢？纵使有这些坚信的理由，他仍逃不过良心的苛责——他感到伤心和惭愧——比堂众们的责骂更令他感到锥心之痛

“啊 我就此放弃修行吧!”

武藏抬起无神的眼睛，一直站在门前。

白色的山樱在傍晚的微风中飘散着。以往毫不紊乱的意志，现在也像那花瓣在空中飘零。

“然后和阿通共奔前程……”

他突然想起都市人的享乐，想起光悦、绍由等人所住的欢乐世界。

“不……”

他迈开大步，走进无动寺。

房间里已经点起灯火。这里只能待到今夜了。

“不管雕得好坏，只要自己的心意能传达给菩萨就够了。就趁今夜把它刻好，留在寺院里吧！”

武藏坐在灯下。

他把观音像放在两膝之间，手握雕刻刀又开始专心地刻了起来。

无动寺夜不闭户。这时有个人如猫般蹑手蹑脚地从走廊偷偷地爬到武藏的房门外。

灯光逐渐暗了下来……

武藏赶紧剪掉一段灯芯。

接着，又坐下来继续雕刻。

天才一暗下来，山里就一片寂静。锐利的刀尖不断削着木头，掉落的木屑发出有如积雪般的声响。

武藏整个人都沉浸在刀尖上了。他的个性就是如此，只要决定一件事，便会埋头苦干。现在他刻观音像的样子充满了热情，似乎永远也不会疲累。

“……”

武藏边刻，口中还边诵观音经。有时会忘我地大声念出来，之后才又警觉地压低声音。然后再次剪去灯芯，开始雕刻。最后恭敬地凝视着观音像。

“嗯！总算完成了。”

他伸了伸懒腰，此时东塔的大梵钟敲了二更的时刻。

“对了，该去打声招呼，而且今晚得将这尊雕像交给住持。”

虽然是一尊粗糙的雕像，但是对武藏来说，它却是自己注入灵魂以及惭愧的眼泪为一位死去的少年祈福而刻的雕像。他发愿要将它留在寺内，伴着他的忏悔，一起凭吊源次郎的灵魂。

他带着雕像走出房间。

他一走开，立刻有个小僧进来清扫地上的灰尘，并铺好被子之后才扛着扫把回到厨房。

此刻应该没有人的房间里，纸门却静悄悄地开了一下又关上了。

不久——

毫不知情的武藏回到房间来，带着住持所送的斗笠和草鞋等饯别的礼物，并放在枕边，然后吹熄烛火，上床睡觉。

武藏没有关上门窗，所以风从四面吹了进来。纸门映着星光，呈灰白色，

非常明亮。纸门上的树影，令人想起海边萧瑟的景象。

武藏渐渐发出鼾声，似乎已经熟睡了。

熟睡之后，呼吸也变得缓慢。这时候房角的小屏风动了一下。有个驼背的人影，跪着移向床铺。

武藏偶尔鼾声一停，那个人影也立刻趴得比棉被还低。他一边测量武藏的呼吸深度，一边耐心地等待良机。

突然，那个人影像块黑布骑坐到武藏身上。

“哼 给你颜色瞧！”

那人拿着短刀，正要使劲刺向武藏的喉咙。

接着，刀尖突然“咚”一声飞开，那个人也弹向纸门。

被抛过去的人，像个大包裹落地，只呻吟了一声，便和纸门一起掉到黑暗的外面。

刚才武藏觉得那个人轻得跟猫一样，内心一阵惊讶。那人虽然用布蒙着脸，却可看到银白的头发……

但是武藏看也不看，立刻拿起枕边的大刀。

“等一等！”

他跳到走廊。

“你特地来访,总要打个招呼吧 给我回来。”

武藏迈开大步，追赶黑暗中的脚步声。

但是武藏并非真心要追赶。他望着摇摇晃晃的白色刀影以及法师头巾的影子，嗤笑了一下，立刻折回。

阿杉婆被这么一抛，身体疼痛得紧，倒在地上呻吟。虽然知道武藏又折了回来，但是根本没力气逃跑。

“啊 !你不是阿婆吗 ?”

武藏将她抱起。

趁自己睡觉时候来行刺的主谋，竟然不是吉冈的遗弟子，也不是这座山的堂众，而是同乡友人的老母，他觉得很意外。

“啊！我终于懂了。一定是阿婆向中堂说出我的本名以及我的事情，还说了我的坏话。堂众不分青红皂白就完全听信阿婆的话。结果，就这样决定把我赶下山，并趁黑夜到这里援助阿婆啊……”

“唉哟！好痛啊！武藏！我已无计可施。本位田家的武运已经衰落。你来砍我的头吧！”

阿杉婆痛得只能说出这些话。

阿婆虽然拼命地挣扎，但仍无法摆脱武藏。撞到的地方固然疼痛，但是从住在三年坡的旅馆开始，阿杉一直因感冒发烧而四肢无力，已不再那么健

朗了。

此外，当她前往下松的途中，又遭到儿子又八的遗弃，不但伤了老人的心，也影响了健康。

“快杀我呀!快来取阿婆的首级呀!”

她挣扎，也是因为心理和肉体俱已衰弱所致。但这并非弱者的呼叫，也非狂妄之词。而是事到如今已无可救药，一死百了。

但是，武藏却说：

“阿婆,痛吗……哪里痛呢……我在这里,请告诉我吧!”

他轻轻地将她抱到自己的床上。然后坐在枕边，看护她直到天明。

天一泛白，立刻送来武藏所托的便当。但也带来了方丈的话。

“虽然你已经要离开了,但是昨天中堂说过要你今天早点下山。”

本来武藏就是这么打算。可是生病的老太婆该么办呢？

武藏向寺里提了这事。寺里的人也觉得留下这种人会添麻烦，后来想到一个权宜之计。

“你看这个办法怎么样?’

他们说寺里刚好有一头大津的商人载货来的母牛。那个商人把母牛寄放在寺里，人就到丹波路做生意去了。现在，可以用这条母牛载病人下山到大津。只要把牛放在大津的渡船头或是附近的批发商就行了。



顺着四明岳的棱线，经过山中，再下山到滋贺，可以到达三井寺。

“唉哟……唉哟!”

阿婆趴在牛背上，因为疼痛而不断呻吟。

武藏拉着牛绳走在前面。

“阿婆!”

武藏回头安慰道：

“如果你很痛，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吧！反正我们两人都不急着赶路。”

“……”

趴在牛背上的阿杉婆一句话也不说。她个性刚强，受到敌人的照顾，实在不是滋味。

武藏越是安慰，她越是憎恨、越是反感，心想：

什么嘛！你以为怜悯我就会让我忘记怨恨吗？作梦！

然而武藏对这位嘴里诅咒他的老太婆为何不恨也不气呢？

因为比力气，这个敌人太过于瘦弱，根本不是武藏的对手。事实上，武藏

曾经中过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的奸计。受她陷害，吃了不少苦头。可是不知为什么，武藏就是无法从心底视这个老太婆为敌人。

虽然心中未将她视为敌人，眼中可不然。回想在故乡时，受她多少为难；在清水寺众人面前，也曾遭她唾骂。还有，过去武藏也常因为这个狡猾的老太婆多方的阻挠、扯后腿而坏了不少事。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武藏总会想：

我该怎么处置她呢？

他恨得牙痒痒的，即使把她碎尸万段也不足以泄恨。甚至这次自己差点被砍头，也只能在心中气愤地骂她：

恶婆婆！

却无法扭断她满是皱纹的脖子。

况且，阿杉婆身体欠安，又经昨晚一摔，至今呻吟不已，她已经无法再说任何恶毒、尖酸苛薄的话。武藏不自觉地怜悯她，一心盼望她尽快好转康复。

“阿婆，趴在牛背上一定很辛苦吧！到大津之后，再想其他的法子。请再稍微忍耐一下。您从早上就一直没吃饭，肚子一定饿了吧……想不想喝点水……什么……不要啊！”

站在山顶环顾四周，远处的北陆山峦，连琵琶湖，甚至伊吹以及附近的濑田唐崎八景，都尽入眼帘。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阿婆你也下来，躺在草地上稍做休息，怎么样？”

武藏将牛绳绑在树干上，抱阿婆下来。

“啊！好痛！好痛啊！”

阿杉婆皱着眉挣开武藏的手，躺在草地上。

她的皮肤泛黄，头发蓬松凌乱，如果没人理睬，可能会就此断气了。

“阿婆，要不要喝口水……你都不想吃东西吗？”

武藏拍抚她的背，再三地询问。她却摆出一副好强姿态，顽固地将头撇向一边，还说不想喝水，也不要任何食物。

“这样会更虚弱喔！”

武藏已无计可施。

“你从昨夜就滴水未进。我很想给您吃药，但是这一路上没碰上人家。你这不是徒增疲惫而已吗？阿婆，至少也得让我分半个便当给你啊！”

“肮脏！”

“什么？你说肮脏？”

“即使我倒在原野，即将成为鸟兽的食物，也不愿吃敌人的米饭。你真是个笨蛋。啰嗦！”

阿婆甩开武藏为她抚背的手，又趴在地上。

“嗯。”

武藏并不生气，而且他颇能了解阿婆的心情。如果要消除阿婆根深蒂固的误会，一定要让阿婆了解他的心情和想法，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只能空叹息。

武藏将她当成自己的母亲，不管她说什么都逆来顺受。因此，他一直耐心原谅病人的无理取闹。

“但是，阿婆，就这样死去不是很没意义吗？不能看到又八出人头地——”

“你､你在胡说什么？”

阿婆咬着牙：

“像这种事即使不受你照顾,又八也可以成材啊!”

“我也相信他能成材｡所以说阿婆你更要快点好起来,好去鼓励他呀!”

“武藏！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我可不会被你的甜言蜜语给蒙骗而忘了这些仇恨……这没用的话真刺耳。”

阿婆像只刺猬，全身带刺。武藏心想，即使是好意，再说下去反而更招惹阿婆不悦。一片好意反被她误解为计谋，只好默默站起来，留下阿婆和母牛，径自走到阿婆看不到的地方，打开便当。

便当内装着用柏树叶包着的饭团，饭团里面夹了黑味噌。对武藏而言，这已经是人间美味了。如果能把这么美味的饭团分一半给阿婆吃，那该有多好啊！他刻意留下一些，仍然用柏树叶将它包起来，放入怀中。

这时候从阿婆身边传来了说话声。

武藏从岩石后回过头，看到一位过路的女人。她穿着乡下的粗布衣裳，头发没有抹油，随意绑成一束，垂在肩上。

那女人声音高亢说道：

“这位阿婆！前几天有位病人住在我家，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如果喝了这只母牛的奶，应该会好得更快。我正好带着壶，可不可以让我挤些牛奶？”

阿婆抬起头来，闪着与面对武藏时不一样的眼光问道：

“我听说牛乳对病人不错,但是,这只牛挤得出奶吗？”

山里的女人又和阿婆交谈了一会儿之后，随即钻到母牛的肚子下，拼命地挤出白色乳汁。

“谢谢您!阿婆。”

女人从母牛肚子下爬出来，珍惜地抱着牛奶瓶，道谢之后正要离开。

“啊!等一等!”

阿杉婆赶紧举起手来叫住她。

她向四周张望。没见到武藏的踪影，这才放下心来。

“姑娘……能不能给我喝点牛奶?喝一口就行了。”

阿婆的喉咙已经干得声音沙哑了。

女人将乳瓶拿给她，阿婆嘴巴靠到瓶口，边眨眼边喝着牛乳。她的嘴角流出白色的牛乳，滴到胸前，也滴到草地上。

她喝到胃满为止，身体抖了一下。皱皱眉，好像要反胃。

“啊!这味道有点奇怪!不过,喝了牛乳,说不定我也可以好起来。”

“阿婆,你哪里不舒服啊?”

“没什么!感冒之后,又跌了一大跤。”

阿婆说着，自己站了起来。一点也看不出刚才在牛背上呻吟时的病态。

“姑娘……”

她悄悄走近那女人身边，并用锐利的眼睛环顾四周，防备着武藏。然后低声问道：

“这条山路,可以通到哪里?”

“大概通到三井寺吧!”

“三井寺?那不就是大津吗?如果不走这条路,有没有其他的近道?”

“也不能说没有。阿婆,您到底要到哪里?”

“到哪里都没关系,我只是要逃离坏人的手掌而已。”

“前面约四五百米的地方，往北有条下山的小路，如果不在乎崎岖难行，很快就可以到达大津和阪本了。”

“原来如此。”

阿婆有点慌张：

“如果有人从后面追过来问你什么的话,你就说不知道。”

阿婆丢下这句话，便走在一脸不解的女人之前，一拐一拐地急着向前赶路。

“……”

武藏面露苦笑地看着阿婆离去。然后从岩石后起身走出来。

他看到手抱着壶的女人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武藏叫住她，那女人吓得停下脚步，表情好像在说：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武藏却不提那件事。

“这位老板娘,你是这附近的农家还是樵家呢?”

“我家啊!我家就是前面山顶的那家茶店。”

“山顶上的茶店啊!”

“是的。”

“那正好,我想托你到洛内走一趟,我会付你路费的。”

“去是没问题,但是,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客人。”

“我帮你将这牛乳送到你家，并在你家等消息。你若现在去，可以赶在太阳下山前回来。”

“可是我没见过你……”

“别担心，我不是什么坏人。那位阿婆已经可以走路，不需要我照顾，我

才放心让她走的。我现在就写信。请你把这封信送到洛内的乌丸家。我会在你家的茶店等消息。”

武藏拿出纸笔，立刻写起信来。

信是写给阿通的。

在无动寺那几天，他一直很想写信给阿通。

“拜托你了！”

他把信交给那个女人。然后骑到牛背上，任由母牛漫步，悠哉地走了半里路。

他想起刚才匆忙之中所写下的字句——心里想着阿通收到那封信时的样子。

“没想到有见面的机会。”

武藏自言自语。

他微笑的脸庞上映着明亮的云彩。

他的表情比等待夏日来临的万物更充满朝气；他的笑容比晚春美丽的云彩更加灿烂。

“这段时间，阿通大概还躺在病床上吧！但是，如果她接到我的信，一定会马上起床，和城太郎两人一起赶到这里吧！”

母牛有时会嗅嗅草地，走走停停。武藏心情愉悦，连草地上的小白花看来都像闪闪发光的星星。

一路上武藏只想着快乐的事情。现在突然想到：

“阿婆她呢？”

他看看山谷。

“她一个人独行，而且又受了伤，一定很难过吧！”

有点担心——也只有这个时候，武藏才有闲暇想这些事。

那封信如果让别人看到，武藏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呢！给阿通的信是这么写的：

花田桥上让你久等
这次换我等你
我先走一步
牵牛到大津在濑田唐桥见面
余言见面再叙

他写完之后，像念诗般地暗诵了几次。他甚至开始想像跟阿通见了面要聊些什么话题了。

这时他看到山顶上有一个插着旗的亭子。

他想：

“就是那里吧!”

到达茶店，他从牛背上下来，手上拿着店老板娘托他带回来的牛乳瓶。

他坐到屋檐下的椅子上。在土灶边烧柴的阿婆马上端来温茶。

“谢谢您!”

武藏告诉阿婆，自己遇见店老板娘，并请她送信。说完之后，将装牛奶的瓶子交给她。

“是!是!”

那个阿婆光是点头。也许是重听吧？她接过奶瓶之后，不明就里问道：

“这是什么?”

武藏回答说：这是从自己所骑的母牛身上挤出来的奶。老板娘因为家里有位生病的客人，所以特地挤给那位客人喝。阿婆听过之后说道：

“嗯!是牛奶啊!哦?”

她似乎仍不了解，两手净是拿着瓶子，不知如何是好。

“客官！后面房间的那位客官！请来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她觑了屋里一眼，大声叫着。

阿婆叫的那位客人，并不在屋里。

“噢!”

后门传来回答的声音。不久，一个男人悄悄地从茶店旁探出头来问道：

“阿婆,什么事啊?”

阿婆立刻将手上的奶瓶递给那男子。但是，那男子只是拿着奶瓶，既没问阿婆，也没看瓶中的牛奶。

那男子出神地看着武藏，武藏也凝视那男子。

“啊!”

分不出到底是哪个人先叫出声来。两人同时向前走了几步。

他们互相注视对方。武藏叫道：

“你不是又八吗?”

那男子是本位田又八。

又八听到老朋友的声音，也忘我地大叫：

“啊!是阿武啊!”

他大声叫着昔日友人的小名。武藏伸出手来，又八不自觉地放开手上的牛乳瓶，伸手抱住武藏，瓶子摔落在地上。

瓶子碎了，白色的牛乳溅到两人的衣角上。

“啊!已经几年没见了啊?”

“关原一战,就没见过面了。”

“这么算来——”

“已经五年了。我今年都已经二十二岁了。”

“我也二十二了。”

“是啊!我们是同年啊!”

甜甜的牛奶香味飘在互相拥抱的友人身上。也许在他们的内心里，正回忆着童年往事呢！此时，两人赤心相待。

“阿武，你变得好厉害啊！现在我这么叫你，自己也觉得怪怪的。我还是叫你武藏吧！你在下松的表现，还有之前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啊！实在很惭愧！我还不成气候，处世的经验还不够。话说回来，又八，这店里的客人指的就是你吗?”

“事实上,我打算到江户去。但是有点事情,在这里耽搁了十天左右。”

“病人是谁呢?”

“病人?”

又八合上嘴，又说道：

“啊!病人是我一起带来的人。”

“哦？总之，见到你平安无事，实在很高兴。不久前，我在大和路往奈良的途中收到你叫城太郎交给我的信了。”

“……”

又八突然低下头来。

当时在信上所写的狂语，现在一件也没达成。一想到这件事，又八在武藏面前简直抬不起头来。

武藏将手搭在又八肩上。

他非常怀念过去的时光。

他一点也没想过这五年来，两人之间所产生的差异。只是期盼能够有机会和老友开怀畅谈。

“又八,跟你一起的人是谁呢?”

“啊……没什么，不是什么重要的朋友。只是……”

“那么,可以到外面去一下吗?在这里讲话不太方便?”

“好!走吧!”

又八也希望如此。于是两人走出了茶店。



“又八,你现在靠什么为生?”

“我的职业吗？”

“嗯!”

“我与做官无缘,还没有正式的职业。”

“这么说来,你仍然无所事事啰!”

“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一件事。为了阿甲那女人，我错过自己的大好前途。”

他们走到一处类似伊吹山麓的草原。

“坐下来吧!”

武藏坐在草地上。他不喜欢又八的自卑和懦弱。

“虽然是阿甲害的。但是，又八，男子汉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因为只有自己,才能开创自己的生涯。”

“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好……怎么说才好呢？我老是无法掌握眼前的命运，总是被命运牵着走。”

“你这样子要如何立足于这时代呢？你说要到江户去闯看看，江户现在是饥渴的人们急于开发的处女地。没有过人的能力,如何能功成名就呢?”

“我要是及早练好剑就好了。”

“你在说什么！你才二十二岁，做什么都是前程似锦呀！又八，说实话，你不是练剑的料。所以我想你如果能好好求学，找个好君主，求个一官半职是最好的。”

“我会的……”

又八拔了一根草，放在口中咬着，心里也觉得自己很可耻。

武藏和自己一样成长于山中，一样是乡士的儿子，年龄也相同。然而仅仅走了五年不同的路，他和自己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异。一想到这点，又八就有点受不了，后悔自己虚度光阴。

还没碰到武藏之前，又八听到有关他的传言，总觉得不服气，不承认他的能力。但是，五年不见，武藏却以不同姿态出现。又八再怎么虚张声势，仍会感受到武藏带给他的压力，因而不得不产生自卑心。现在，平日对武藏所持的反感已经消失。气概和自尊心，也为之瓦解。在他的内心只有无数的自责而已。

“你在想什么?喂!振作点!”

武藏拍拍朋友的肩膀，看他如此软弱才这么斥责他。

“有什么不好呢！你闲逛了五年，只要当做是晚五年出生不就行了！但是，换个角度想，这闲逛的五年，也是一种磨炼修行呢！”

“我真没面子。”

“喂!刚才只顾着聊天,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又八,我刚刚才跟你母亲分手。”

“啊!你碰到我母亲了?”

“为什么你一点都没遗传到你母亲的刚强和韧性呢?”

武藏一看到这不肖子，不禁可怜起那位不幸的母亲——阿杉婆。

心想：多没出息的家伙啊！

看到又八如此消沉，武藏无法弃之不顾。

他心里很想对又八说：

看看我，从小母亲就过世。没有母亲的我是多么寂寞啊！

大致来说——

阿杉婆一大把年纪还得饱受旅途风吹日晒雨淋的痛苦，并视武藏为世世代代的仇敌，这都只源于一个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她老觉得：

又八很可爱。

这就是盲目的爱衍生出来的误解，而又从误解产生了固执的想法。

只能在幼年时的梦里见到母亲模糊的影像的武藏，深切地体认到这点。他很羡慕别人有母亲，因此再怎么被阿杉婆辱骂、陷害、算计时，都只是一时的气愤。事过境迁后，心中反而有一种孤独、忧愁感。这时，他就非常羡慕又八有个母亲。

如何才能免去阿婆的诅咒呢？

武藏看着又八，在心中自问自答。

只要这个儿子出人头地就行了。如果又八能够比我更有出息、更争气的话，阿婆便能受到乡民的夸奖。这比砍我的头还能如阿婆的愿吧！

想到这里，他对又八的友情就像对剑所持的情感，又像刻观音像的时候所抱持的激昂情绪一样。

“又八,你不这么认为吗？”

武藏的话里充满了诚挚的友情。他郑重说道：

“你有这么一位好母亲，为什么你不能让她高兴呢？没有母亲的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我不是指责你不尊敬母亲，而是你拥有为人子的最大幸福却糟蹋它。如果我现在有这样的母亲，我的人生不知道会有多温暖呢！这对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实在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孩子功成名就时，没有人会比父母更直接、更坦白地表示欢欣了。有一个能够和自己分享快乐的人是多么令人鼓舞啊！有母亲的人也许会认为这是陈腔滥调，但是，漂泊在外的人看到美丽的景色，身边没却有一个共同分享的人，不是很寂寞吗？”

武藏看到又八一直专注地听着，便一口气说到这里。然后握着朋友的手又说道：

“又八……这个道理你应该很清楚了。我以朋友的身份拜托你，看在同乡长大的分上。嘿！让我们拿出关原之战时的毅力，用我们当时扛着枪走出村庄时的心情，互相勉励，好吗？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虽然关原之役的战火已熄，但是在和平的背后，人生的修行和谋略的巷战却方兴未艾呢！只有靠自己的锻炼才能通往胜利之路……又八再次拿出扛枪的精神与勇气，你也能在这世

上出人头地啊！加油吧！当个了不起的人吧！如果你有这分意志，我也会帮你的。即使当你的奴仆，我也愿意。如果你真有心要奋斗，愿意对天地发誓的话——”

又八热泪淋淋地滴落在两人紧紧相握的手上。

这就是母亲的想法，但又八一直充耳不闻、嗤之以鼻。没想到由五年不见的朋友口中说出来，竟然如此强烈地震撼他的心，令他泪流不已。

“我懂了!知道了!谢谢你!”

又八如此重复说着，用手背掩住眼睛：

“今天是我重生的日子。我不是练剑的料子，所以才会想到江户。在走遍各地后，期待能碰上一个良师，如此便可以好好追求学问了。”

“我也帮你找找看是不是有良师或良主。毕竟，追求学问并不是闲来无事才做的，一定得找个教师才行。”

“啊！我觉得已经走上康庄大道了。但是，有件事挺麻烦的……”

“什么事?有什么事尽管说。将来也是一样,只要是对你有益,而我也做得到的,我一定尽力帮忙。这样,至少可以补偿我惹你母亲生气的罪过。”

“真难以启齿呀!”

“小小的隐藏，将铸成一大片阴暗。说出来吧！即使是不好的事情，也只是一瞬间的不好意思，更何况朋友之间哪有什么好害臊的。”

“那我就直说了。”

“嗯!”

“在茶店后面房间休息的,是与我同行的女人。”

“你带着女人啊!”

“而且……唉!还是难以启齿!”

“看你,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

“武藏,你不要生气喔!因为她是你也认识的女人。”

“啊……到底是谁?”

“是朱实。”

“……”

武藏内心震了一下。

在五条大桥碰面时，朱实已经不是以前纯洁的小雏菊了。虽然她还没像装满媚汁毒草的阿甲那样放荡，但是却已像衔着危险之火而飞的鸟。武藏想起当时她紧靠在自己胸前哭泣，倾吐情感的时候，有个似乎与朱实有所关连、蓄着刘海的年轻人站在桥边，一直翻着白眼瞪着武藏呢！

现在武藏听到又八和朱实在一起，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武藏几乎可以想像得到这么一位个性复杂的女人，与他这位懦弱的朋友在一起，两人的人生旅途

将要通往多么黑暗的谷底，将是多么的不幸呀！

而且这个男人选来选去，为什么会挑上阿甲和朱实这种危险的人当伴侣呢？

武藏心想。

“……”

又八看到武藏沉默不语，又有他的一套说法：

“你生气了吗……我想隐瞒反而不好，所以就直说了。但是，这对你可不好受吧？”

武藏感到一阵怜悯，骂道：

“笨蛋！”

接着又恢复脸色。

“是运气不好，还是你自作自受——我实在不了解。你已经吃过阿甲的苦头了，怎么还……”

武藏觉得遗憾，于是询问原委。又八从在三年坡旅馆遇到朱实，以及有一夜在瓜生山再相遇，突然心血来潮，商量前往江户求发展，将母亲丢下等经过，毫无隐藏地告诉武藏。

“话说回来，也许是母亲对我的处罚吧！朱实那家伙自从跌到瓜生山之后，便一直喊疼，到现在仍然整天躺在茶店。我虽然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武藏听到又八的叹息，不忍再责怪他。谁叫眼前这个男人将慈母之珠换成衔火之鸟，自讨苦吃呢？

这时，有一个人慢慢走了过来：

“啊！客官你在这里啊！”

原来是劳碌的茶店老太婆。她双手撑在腰上，望着天空，似乎在看天气如何？

“跟你同行的病人，没一起来啊！”

她又像在问话，又像在喃喃自语。

又八立刻问道：

“朱实？她怎么了？”

他露出紧张的神色。

“她不在床上。”

“不在床上？”

“可是，刚才还躺在床上呀？”

武藏直觉发生事情了，于是说道：

“又八，去看看！”

他跟在又八后面跑回茶店，查看她的房间。阿婆的话果然没错。

“啊！不好了！”

又八叫出声：“腰带不见了，换洗衣物也不见了。连我的盘缠也不见了。”

“梳妆的东西呢？”

“梳子、头钗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她竟然弃我而去。”

又八刚刚才发誓要奋发图强，热泪盈眶的脸上，现在却布满了怨恨。

阿婆在房门口向内看了一眼，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个女孩真是的！请恕我多言，那女孩其实是没病装病，整天躺在床上。我这老太婆一眼就看穿了。”

这些话，又八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跑出茶店，茫然地望着蜿蜒的山路。

有一头母牛躺在一株已干谢的桃树下，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

“……”

“又八！”

“……”

“喂！”

“哦？”

“你在发什么呆啊！至少我们可以祈祷朱实有个安身的地方啊！”

“是啊！”

这时，一阵风吹到又八毫无生气的面前，卷起一个小小的漩涡。一只黄色的蝴蝶随着无形的漩涡飞舞，然后飞下山崖去了。

“刚才你说了一些让我很欣慰的话，那真的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又八咬着嘴唇，颤抖的声音，从双唇间迸了出来：

“是真的！不是真的又怎么样？”

武藏用力拉着他的手，想将他从茫然的眼神唤醒。

“你的道路是宽广的。朱实要走的方向，并不是你要去的路。你马上穿上草鞋去寻找下山到坂本、大津一带的母亲。你可别失去这么好的一位母亲啊！立刻动身吧！”

他拿出又八的草鞋、脚绊以及旅行的用品。

又说道：

“你有盘缠吗？这一点带着吧！如果你立志要到江户求发展，我也和你到江户。而且，我也想和你母亲说几句心里的话。我先将这头牛带到濑田唐桥，随后就来。听好！一定要带着你母亲一起来。”



武藏留下来等待黄昏的到来。不，应该说是等待送信的人回来。

现在才刚过晌午，整个下午会等得很无聊。离天黑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很想像麦芽糖般伸展一下身子。索性学躺在桃树下睡觉的母牛，武藏也在

茶店角落的床几旁躺了下来。

今天起得早，而且昨晚也没怎么睡，躺下没多久，就梦到两只蝴蝶。在梦中，他认为其中一只是阿通，它正绕着连理的树枝转。

当他醒来睁开眼一看，西斜的太阳已经照到泥地房里面了。在武藏睡着的这一段时间里，这间山顶茶店已经人声沸腾，好像换了一个世界一样。

在这山谷下，有一个切石场。在那里工作的采石工人，每到休息时间，就会到这茶店喝茶聊天。

“总而言之,实在是太差劲了。”

“你是说吉冈的人吗？”

“当然喽！”

“吉冈实在没面子。那么多弟子却没有一个有出息。”

“拳法师父太厉害了，世人才会如此高估吉冈的实力。可是再怎么厉害，都只限于第一代，第二代就差多了；到了第三代，就开始没落；传到第四代，恐怕找不到像你跟墓石那么相称的人了。”

“我跟墓石很相称呀!”

“那是因为你家世世代代都是采石工人呀！我现在说的可是吉冈家的事。如果不相信，你可以看看太合大人的后代。”

之后，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下松比斗的那天清晨，那位采石工人正好就住在那附近，亲眼目睹了打斗的情形。

采石工人已经把自己目睹的情景在人们面前讲过几十遍，甚至上百遍了。可见他很会讲故事。

一百几十个敌人，围着那个叫宫本武藏的男子，这样杀来，那样砍去的。他夸张的口吻，简直将自己当成武藏了。

躺在角落的故事主角，还好在故事高潮的时候已经熟睡。要是那时他醒来了，可能会为之喷饭，要不然就是羞愧得无地自容。

然而坐在屋檐下的另一群人听了那人的话，觉得无聊透顶。

这一群人之中有几人是中堂寺的武士，以及让他们送行的年轻人。

“那么,我们就送到这里了。”

英姿焕发的年轻人与这些武士坐了下来。

那名年轻武士身穿旅行用的窄袖便服，头上的发髻芳香无比，身上背着大刀。他的眼神、姿态与打扮，都很辉煌华丽。

采石工人被他的风采慑住，纷纷离开地板上的桌子，移到草席座上，免得无礼。而移到这边后，下松的故事越谈越起劲，大伙儿不断哄堂大笑，且不时歌颂武藏的名字。

此刻，佐佐木小次郎已经听不下去了，他对着采石工人大声斥喝：

“喂!你们这些人。”

那几个采石工人回头看着小次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坐直身子。

他们刚才已经看到这名年轻武士由两三名武士护送到此，想必来头不小。

“是。”

大家低着头，必恭必敬地回答。

“喂！刚刚讲话的那个男的，到前面来。”

小次郎拿着铁扇招他们过来。

“其他的人也坐过来一点。不必害怕。”

“是，是。”

“刚刚听你们在称赞宫本武藏。以后敢再胡说八道，可别怪我无情！”

“是……是！”

“武藏有什么了不得？你们之中虽然有人目睹当时的情形，但是我佐佐木小次郎可是当日比斗的见证人。我亲临比斗现场，最了解双方的情形了。实际上，比斗之后，我到睿山的根本中堂的讲堂，聚集了全山的学生，将有关这次比斗的所见所闻以及感想做了说明。另外，还应许多寺院前辈的邀请，痛快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

“然而——也许你们连剑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看到表面上的胜败，就听信蛊惑群众的谣言，说武藏是稀世人物，举世无双。这么说来，我小次郎在睿山大讲堂所说的，不就成了谎言了吗？和无知的人相争，一点也不足取。但是我希望在场的中堂武士也一起听。尤其你们这种错误的看法，会害了世人！我要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以及武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你们洗耳恭听吧！”

“啊……知道了！”

“到底武藏是怎么样的男人呢？我们从他设计那次比斗的目的，就可看出那是他为了沽名钓誉而挑起的比斗。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而向洛内第一的吉冈家挑战，并巧妙地引起冲突。吉冈因而落入他的圈套，成了他的踏脚石。”

“？”

“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代拳法时代的风采已不复存，京流吉冈已经衰微不振，这件事谁都知道。整个吉冈就像一棵朽木，也像病人膏肓的病人。武藏只不过顺势推倒这个即将灭亡的门派罢了。但是，没有人想要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今日的兵法家们，已经没人将吉冈的势力放在眼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怀念拳法先生的遗德，这是武士的情怀，不愿让这样的门户从此消失。而武藏却刻意大声嚷嚷，将事件扩大，在城市的大马路上竖立布告，故意在街头巷尾散播谣言，使大家中了他的圈套。”

“？”

“他这种卑鄙的居心和卑屈的手法，说也说不完。武藏与清十郎、传七郎相约时，从不守时。而且，在下松的那次比斗，他不从正面堂堂正正的打斗，却使诈出奇招，走旁门左道。”

“……”

“就人数来看，一边是一大群人，而他只有一个人。但是这其中却隐藏着他的狡猾与沽名钓誉的手段。正如他所料，世人的同情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在我的观察中，那次的胜负简直儿戏一般。武藏彻彻底底卖弄了他的小聪明，使出狡猾的伎俩，并趁机逃走。就某些方面来看，他确实又野蛮又坚强。但是，却不是世人所认同的高手。如果要说高手，可以说武藏是个‘逃跑高手’。他逃跑的速度，的确堪称为名人。”

小次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许在睿山的讲堂，也是如此。

“外行人会认为几十个人对付一个人是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几十个人的力量，并非几十个力量的总和。”

小次郎用这套理论，加上专门知识，以三寸不烂之舌评论当日的胜负。

他说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人们可以大大地指责武藏为好战之徒。

接着又痛骂武藏竟然连年幼的名义掌门人都杀了，他不只痛骂还斩钉截铁地说，从人道立场以及武士道，还有剑术的精神来说，武藏都是个不可原谅的人。

并且提到他的成长以及在故乡的行为——至今，有位叫本位田某某的母亲还视他如仇呢！

“如果有人怀疑我说的不是真的，可以去问问那位本位田老母。我住在中堂的那几天，碰到那位老母，是她告诉我的。一个六十岁的单纯老太婆的仇敌，算伟大吗？你们竟然称赞到处树敌的人，真是世风日下，令人心寒呀！坦白说，我既不是吉冈的亲戚，跟武藏也无冤无仇。我是一个爱剑且在武士道上锻炼修行的人，只是就事论事，做正确的批判而已。懂了吗？你们这些人。”

说完这一番话之后，小次郎也口渴了。他端起茶杯，一口气喝光。然后回头对同行的人说道：

“啊 太阳已经西斜了。”

中堂的寺众们也看看天色并说道：

“您再不走，恐怕天黑之前到不了三井寺呢！”

他们边说边抬起发麻的脚，离开了桌几。

那几个切石工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地僵在那儿。现在逮到机会，每个人像是从法庭被解放出来一般，争先恐后地下山工作。

整座山谷已笼罩在泛紫的余晖中。山谷间回响着鹎鸟尖锐的鸣叫声。

“那么，请多保重！”

“等你下次上京来再见面了。”

寺众们在此地和小次郎告别，然后回中堂去了。

小次郎一个人留在店内。

“阿婆！”

他对着里面呼叫。

“茶钱放在这里。还有我担心走到半路天就黑了，顺便跟你要两三根火绳。”

阿婆在准备晚餐，正蹲在土灶前添柴火，没起身就说道：

“火绳吗？火绳就挂在角落的墙上，要多少尽管拿。”

小次郎进到茶店内，从墙上整捆的火绳中抽出两三根来。

没挂好的火绳，整束掉在床几上。他正要伸手去捡，才注意到躺在床几上的一双脚。小次郎从那一双脚开始往上看，一直看到那个人的脸时，心头猛颤了一下，像是被人击中心窝。

武藏以手当枕，正睁大眼睛凝视着小次郎的脸呢！

小次郎像弹簧般自动地向后快速弹开。

“哦？”

武藏出声。

他露出白牙笑着，一副才刚睡醒的模样，不慌不忙地起身。

他从床几站起来，走向站在屋檐下的小次郎。

“……”

武藏带着满脸的笑容以及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站在小次郎面前。小次郎也很想以笑脸相迎，奈何脸部肌肉僵硬，根本笑不出来。

因为他觉得武藏是在嗤笑自己刚刚无意识地快速跳开——以及没有必要的慌张。而且武藏一定听到自己刚才对切石工人所讲的话了。小次郎才会如此狼狈不堪。

虽然小次郎的脸色和态度立刻恢复平日的傲慢，但是，刚才那一瞬间，他确实狼狈极了。

“啊，武藏先生……你在这里啊！”

“前些日子……”

武藏这么一说，小次郎马上接着说道：

“啊！前些日子，你惊人的表现实非一般人所能及。而且，你看起来没什么大伤……实在值得庆贺啊！”

虽然小次郎心里不服气，但对武藏的能力又颇肯定，就在这种痛苦和矛盾之下，他说出这些话。说完，他真恨自己。

武藏很想挖苦小次郎。不知为什么，面对小次郎的风采和态度就很想挖苦他。因此故意殷勤地说道：

“前些日子，你以见证人的身份为我担心了。而且很感谢你刚刚讲了一大

篇对我的忠言，我在一边都听到了。我眼中的世间和世人眼中的我，虽然相去甚远，却很难听到真正的声音，而你却在我睡午觉的时候，在梦里告诉我真正的声音，实在不胜感激。我会谨记在心，永不忘怀的。”

“……”

谨记在心，永不忘怀——这一句话让小次郎全身起了鸡皮疙瘩。这句话虽然语气温和，但听在小次郎耳里，却像是在遥远的将来向他挑战一般。

而且，言词间似乎还蕴含着：

“在这里不便明讲。”

两人都是武士，都是不允许虚伪的武士，更是无法将污点置之不理的剑道修行者。而且，逞口舌之强只会落得抬死杠，却不能解决问题。至少，就武藏而言，下松那件事是毕生的大事，而他也坚信那是迈向剑道之途的一大步。因此武藏一点也不觉得不道德或愧疚。

但是小次郎所看到的却是如此，口中说出来的是这样的结论。这么一来，要解决这件事就只有按刚才武藏的言外之意了——

“现在不便明讲,但我会谨记在心的。”

话中蕴含着约在将来比斗的意思。

即使佐佐木小次郎内心牵动了复杂的思绪，但也绝不是在毫无根据下随意说出那些话。他只是就自己所见下了公正的判断而已。何况武藏再怎么强，小次郎仍然不认为武藏的实力在自己之上。

“嗯!你这句‘永不忘怀’,我也会谨记在心的。武藏,你可别忘记呐!”

“……”

武藏不作声，只是微笑地点点头。



城太郎在竹篱笆门口大声叫道：

“阿通姐!我回来了。”

然后坐在屋旁清澈的小河边，哗啦哗啦地洗着脚上的污泥。

山月庵草屋檐下，木匾额上刻着庵名。小燕子在上面拉了白色的粪便，啾啾地叫，并从上面看着洗脚的城太郎。

“喔!好凉!好凉呀!”

他蹙着眉头，一双小脚拨弄着水，没有要擦干脚的打算。

这条小河是从附近的银阁寺苑内流出来的，比洞庭湖的水更清澈，比赤壁的月光更冷浚。

但是，这里的地却是暖和的。城太郎就坐在紫丁花丛上。他眯起眼睛，独

自享受这世上的美景，陶醉在其中。

不久，他用杂草将脚擦干，静悄悄地沿着走廊走去。这里是银阁寺某和尚的闲宅，正好空着，经由乌丸家的关说，阿通自从和武藏在瓜生山分别之后的第二天起便暂时借住在此地。

阿通从那天以来，一直在这里养病。

当然，下松决斗的详细结果也传到这里。

而且当天城太郎就像一只传信鸽，一有消息便立刻回来向阿通报告。因此，当天在下松战场和这里来来回回不下数十次。

城太郎相信，武藏平安无事的消息比药更能治愈阿通目前的病。

从阿通日渐好转并能倚桌而坐便可得到证明。城太郎曾经一度担心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武藏在下松战死，想必阿通也会为他殉死。

"啊!肚子好饿。阿通姐,你刚才在做什么啊?"

阿通望着气色红通的城太郎。

"我从早上就一直坐着。"

"你怎么坐不厌啊?"

"我的身体虽然无法四处走动，但心里可是到处遛达着呢！城太，你今天一大早到哪里去了？那边的木盒里有昨天人家送来的粽子，你快拿去吃吧！"

"粽子待会儿再吃,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事?"

"武藏师父——"

"哦!"

"听说在睿山。"

"啊……到叡山去了?"

"昨天、前天，还有前几天，我每天都到处打听。今天终于探听到武藏师父住在东塔的无动寺。"

"是吗?这么说来,他真的平安无事啰!"

"既然已经知道这消息，我们就早点动身，否则他又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了。我吃过粽子就准备动身。阿通姐，你也准备一下。我们这就到无动寺去找他。"

阿通的眼睛无神地看着天空。她的心已穿过屋檐飘向远方了。

城太郎吃了粽子之后，带好衣物，再次催促道：

"走吧!"

但是，阿通丝毫没有准备动身的样子，一直坐在床上。

"怎么了?"

城太郎有点不高兴，诘问道：

“城太,我们不要到无动寺去了。”

“啊?”

城太郎不明所以，嘟着嘴巴。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唉呀！女人就是这样才叫人讨厌。心里明明想立刻飞过去，好不容易现在知道人在哪里了，反而在这里装模作样，不想动身。”

“就如城太所说的,我真的很想飞到他身边。”

“所以我才说快点飞过去呀!”

“可是……可是，城太，前些日子，我在瓜生山见到武藏时，以为那次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他，所以已将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而武藏也说过：即使活着,也不再见面了。”

“可是,就因为他还活着,才要去见他。不是吗?”

“不!”

“不能去吗?”

“下松胜负虽然已经分晓，但是在武藏心中真的认为自己已经胜利了吗？我完全不了解他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下退到睿山？再加上他也对我说了许多话，当我放开他的衣袖时，已经觉悟要切断今生的恩爱。因此，即使我知道武藏的所在，但没有获得他的同意的话……”

“如果十年、二十年师父都没说什么，你打算怎么做？”

“那——就一直这样！”

“你要一直坐在这里望着天空过日子吗?”

“是啊!”

“阿通姐真奇怪。”

“你大概无法法了解吧……但我却能了解。”

“了解什么?”

“武藏的心。在瓜生山和武藏分手之后，我比以前更能深入地了解武藏的心。那就是信任。以前，我很爱慕武藏，用我全部的生命爱他。即使在你面前，我也要坦承我真的爱得好痛苦。然而那时候我却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信任他。现在却不一样了，无论是生是死，还是分离，我都坚信两人的心就像比翼鸟和连理枝一样，紧紧地缠连在一起。所以我一点也不寂寞……武藏所想的全都是修行锻炼的事情。”

城太郎原本静静地听着，突然大叫道：

“骗人！女人只会骗人。好吧！你可别再说你想见师父喔！从今以后，你再怎么哭我也不理你了。”

这几天的努力都变成了泡影。城太郎生气得直到晚上都不说一句话。

入夜不久，庵外有火把的红光，并传来敲门声。

乌丸家的侍从交了一封信给城太郎。

“武藏先生以为阿通姑娘还住在官邸，所以差人把这封信送到官邸。我家大人一听到是武藏写的信，立刻派我送过来。而且，大人还要我转达关切阿通姑娘病情之意。”

侍从说完就回去了。

城太郎将信拿在手上：

“啊！真的是师父的字！如果师父死在下松，就不可能写这封信了。收信人写的是阿通姐呢！但是，没有写给城太郎的。”

阿通从屋后走出来：

“城太,刚才官邸的人送来的,是不是武藏的信呢？”

“是啊！”

城太郎故意将信放到身后：

“但是,这不关阿通姐的事吧？”

“给我看！”

“才不要。”

“你好坏！”

她一心急，眼泪又要落下来。城太郎只好将信递给她：

“看看你,明明这么想他,我说一起去见他,你又逞强装作不在意。”

阿通已经听不进去了。

她在矮灯下打开信。拿着信的雪白手指和灯芯的火焰一起颤抖着。

今天晚上她不知为何，把灯挑点得特别明亮，内心也觉得舒畅无比。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好预兆——

花田桥上　让你久等
这次　换我等你
我先走一步
牵牛到大津　在濑田唐桥见面
余言　见面再叙

这是武藏写来的信。确实是他的笔迹和墨香。

连墨汁看起来都像彩虹呢！阿通的睫毛闪着明亮的泪珠。

这是在做梦吧！

她因欣喜而脑中一片空白。阿通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安禄山叛乱，在兵慌马乱中失去杨贵妃的明皇，因为太想念贵妃，命令

道士寻她的亡魂。道士上穷碧下黄泉仍遍寻不着，最后在海上蓬莱宫中找到花貌雪肤的仙子。然后向皇帝禀报此事。描述这个故事的《长恨歌》中，有贵妃的惊愕和欣喜。阿通觉得诗歌描写的就是自己，她茫茫然反复看着简短的信，百看不厌。

“等人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对了,早点去见他吧!”

她本来是要如此告诉城太郎的，但是，她已经被欢欣冲昏了头。自己心里作了主张，便以为也告诉了城太郎。

她很快地打点好衣物，并且给庵主、银阁寺的和尚以及照顾过他们的人各写了一封感谢信。然后穿好鞋子先走到门外。

她对着坐在屋子里鼓着脸的城太郎说道：

“城太,你刚才已经准备好了吧……快点出来,我还要锁门呢!”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啊?”

现在连千斤顶也移不动他。城太郎这回可真的生气了。

“城太,你生气了啊?”

“当然生气!”

“为什么?”

“因为阿通姐太任性了！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师父的消息，叫你去，你却偏说不去。”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不去的理由了吗?而现在是因为收到武藏的信啊!”

“那封信,你只管自己看,也不让我看!”

“啊!真的很抱歉 城太,对不起!”

“算了!我已经不想看了。”

“别气呼呼的嘛！你看看这封信。你说这是不是很稀奇呢！武藏竟然写信给我，这可是头一回啊！他还体贴地说要等我，这也是头一回啊！对我来说，自出生以来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事了……城太，请你不要生气，带我到濑田去吧……好吗？拜托你，不要这么生气嘛！”

“……”

“再说，城太,你不想见武藏吗?”

“……”

城太郎默默地把木刀插在腰上，再把刚才包好的大包巾斜背在肩上，然后，飞快地跑到庵外，用剑朝阿通那儿指着：

“要去就走吧!快点出来!你再拖拖拉拉的,我就从外面把你锁起来喔!”

“啊!好可怕的人啊!”

于是，两人连夜走向志贺山。城太郎还在生气，一路上不说一句话，显得有点冷清。

他径自走在前头。有时顺手摘下树叶，吹吹叶笛；有时唱唱歌，踢踢石头，一副无处发泄情绪的模样。阿通见状说道：

“城太，我带了一样不错的东西，一直忘了拿出来。给你好吗？”

“什么啊？”

“竹叶糖！”

“嗯！”

“前天，乌丸大人不是叫人带了一些糖果饼干来吗？还剩一些呢！”

“……”

城太郎也没说要吃，也没说不要，只是默默地往前走，害得阿通气喘吁吁，紧追在他身后：

“城太不吃吗？我想吃呢！”

这回城太郎稍微恢复了心情。

当他们登上志贺山的时候，北斗星已经泛白，天上的云也染上破晓前的色彩。

“阿通姐，你累了吧？”

“是啊！一直爬坡，很累人。”

“快要下坡了，待会儿就轻松了。啊！看到湖水了！”

“那是鸠湖。濑田在哪边呢？”

“那边。”

他用手指着：

“师父说他会等，但是他会这么早来吗？”

“可是到濑田，还得花上大半天吧！”

“是啊！从这里看过去，好像近在咫尺呢！”

“休息一下好吗？”

“好啊！”

城太郎松了一口气，高高兴兴地寻找休息的地方。

“阿通姐！阿通姐！这棵树下没有露水，到这边来吧！坐在这里。”

那是两棵巨大的合欢树。

两人在两棵合欢树下坐了下来。

城太郎说道：

“这是什么树啊？”

阿通抬头看一眼，然后告诉他：

“这是合欢树。”

接着又说：

“我和武藏小的时候，经常到一座叫做七宝寺的地方玩。那里有这种树，

所以我认得。六月的时候会开淡红色丝绸般的花。月亮出来的时候，它的叶子就会合起来睡觉呢！”

“所以才会叫它睡觉树？”

“虽然发音一样，但是，并不是同一个字。不能写成‘睡觉’，而要写成‘合欢’。”

“为什么呢？”

“大概是有人用同音异字为它取名的吧……看看这两棵树，即使不叫这个名字，也是欢喜地合在一起啊！”

“树木也有欢喜和悲哀吗？”

“城太，树木也有心啊！你仔细看看这整座山的树木，有些树木独自享乐，有些树木伤心地叹息，也有些树木像城太一样唱着歌呢！然而大部分的树木，都是愤世嫉俗的吧！如果你询问某些人有关石头的事情，他们也会告诉你许多呢！所以不能说树木在这世上是没有生命，没有情感的。”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这么觉得呢！那么你觉得这棵合欢树怎么样？”

“我好羡慕它们喔！”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吧！是一位诗人白乐天所写的诗。”

“哦！”

“结尾的地方有一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诗中所说的连理枝，大概就是这种树吧！刚才我就一直这么认为。”

“连理？是什么意思啊？”

“两棵树的枝、干和根，原本是分开的，但是它们却长在一起竖立在天地之间，无论春夏秋冬都欢欣地结合在一起。”

“哎哟！你这不是在指你和武藏师父吗？”

“城太，你怎么这么说呢！”

“算我随便说的！”

“啊！天亮了！今早的云多美啊！”

“鸟儿们开始啼叫了。我们从这里下山之后，也该去吃早饭了吧！”

“城太，你不唱歌吗？”

“什么歌？”

“我突然想到李白。城太，你还记得乌丸大人的家仆教过你的诗吗……”

“？”

“对，就是那首诗。你念那首诗给我听好吗？像读书一样就行了。”

城太郎马上琅琅地念着：

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戏
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这首诗吗？”
“没错，再继续念！”

同居长千里
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
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
千唤不一回
十五始展眉
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
岂上望夫台
十六君远行
……

念到这里城太郎突然站起来，催促专心听诗的阿通。
“不念了，我的肚子饿扁了。赶快到大津去吃早饭吧！”



天地间仍笼罩着潮乎乎的雾气。
家家户户的炊烟，从刚破晓的村子里犹如战火升起。在湖北与石山间的朝霞，和不断升起的炊烟中，隐约可见大津驿站。
连夜赶路，已经令人有点厌烦，武藏索性任由牛只缓步漫游。黎明时分，正好走到有人烟的村子。牛背上的武藏不觉揉揉眼睛，眺望眼前景色。
“噢！”
阿通和城太郎在这个时刻一定也从志贺山眺望着大津，带着希望、雀跃的脚步朝这湖畔走来吧！
从山顶茶店下山的武藏，现在正沿三井寺后山来到八咏楼附近的尾藏寺

坡。而阿通他们会从哪条路来呢？

也许不必到湖畔的濑田，说不定半路上就会碰面了。巧的是，双方到这里所花的时间和路程都一样。但是在武藏的视野内，还没见到他们的身影。

虽然如此，武藏并未失望，也不觉得就要见面了。

送信到乌丸家的那位茶店女主人说，阿通不住在乌丸家，但是乌丸家会派人在今夜送到阿通养病的地方去。

这么一来，写给阿通的信，即使昨夜送到，以她的身体状况加上女人的脚程，最快也得今早才会动身，可能傍晚会到达约定的地点吧！

武藏心中这么想着。

加上现在也没什么急事，所以他一点也不觉得牛步太慢。

母牛庞大的身躯，被山上的夜露沾得湿湿的。它不时低头吃着路旁的青草，武藏也不以为意，任由它吃个够。

武藏突然看到一所寺院与民家相对的十字路口上，种着一棵老樱花树。树下有一座刻着和歌的石碑。

谁的作品呢？武藏并未特意去想。走了两三百米之后才想起来，他自言自语道：

“对了 是《太平记》。”

《太平记》是他少年时代喜欢看的一本书,有些地方他甚至还背得出来。

这首和歌，唤起了他少年时的记忆。牛背上的武藏，悠游自在，口中念起《太平记》中那首和歌的章节。

> 志贺寺的上人，手持八尺长拐杖，垂着白色八字长眉，他谛观湖水波浪时，不意瞥见京都御息女所回志贺花园，心中顿生妄念，多年修行功亏一篑，一切娑婆执念也随之……

“忘了！”

武藏想了想，隐约记得一些：

> 返回柴庵后，虽然继续膜拜本尊佛，脑中仍然妄念余生。在念佛声中，仍然听到烦恼的声息。眼望暮山云彩，心中却想着你的发钗；望着窗外明月，仿佛你迷人的笑颜。
>
> 我这一生已经无法舍弃妄念，来生的罪业也无法消除了。只盼能到御息女所和你相会，倾诉我相思之情，那么我死也瞑目了。于是，上人持着手杖来到御所，在松树下站了一天一夜……

此时，有人从后面呼叫：

“喂!前面的,骑牛的武士!”

不知何时，牛只已经走到镇上了。

原来是批发场的伙计。

那人跑过来，抚摸着母牛的鼻子，抬头看看武藏。

“武士,你是从无动寺来的吧?”

他猜测道。

“哦!你怎么知道?”

“前些日子，我将这头有斑点的母牛租给一位商人，载着行李到山里的无动寺。武士,你付点租金吧!”

“原来你是饲主啊!”

“不是我养的,是一个牛贩在批发场养的。这可不是免费的喔!”

“我知道,我会付饲料费。如果我付了租金,是不是可以骑到任何地方?”

“只要付钱，要骑到哪里都可以。从这里向前走大约三百里路的地方，请把牛交给驿站的批发商。过几天下行的客人可以再租它载行李，便又可回到大津的批发场来了。”

“那么,我就付到江户郊区的费用。”

“好。请顺便到批发场写下您的大名。”

武藏于是按那人的指示，顺道走过去。

批发场接近打出滨的渡口，上下船只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是出外人休息的地方，因此，附近也有草鞋店、理发店。武藏慢慢地吃完早餐，虽然时间还早，他已经又骑上牛背，从批发场出发。

濑田已经很近了。

骑着母牛慢慢欣赏湖畔风光也无妨。中午之前一定可以到达目的地。

武藏心里想着：

阿通一定还没来。

不知怎么搞的，这次要和阿通见面，心里倒是很平静。

这是武藏对她的信赖。在跨越下松生死之地以前，武藏对女性总是砌着一面坚固的心理防线。对阿通也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但是，那天看到阿通明确的态度以及聪明地处理自己的思绪，才改变对她的感受和爱意。

以前，他一直用不信任女性的眼光看待阿通。对于自己的小心眼,他感到很抱歉。

就像男人接纳女人一般，阿通从那次以后，内心深处也信赖这个男人。

武藏心里已经完完全全认同她了。今日见面之后，不管任何事都会照阿通的期待去做。

只要不是歪曲剑道的事情，只要不荒废修行。

他一直很担心这两点。他担心自己会因沉迷于女人的鬓香而荒废剑术，丧失剑道精神。但是，像阿通这样有心理准备、通情达理、不会将理智和热情混为一谈的人，一定不会痴情于男性，不会成为男性的牵绊。只要自己不沉溺于女色，不自乱脚步就行了。

“对了，我们一起到江户之后，阿通走她的路，学习女性该学的教养；自己则带着城太郎走向更高的修行之路。然后，等时机成熟时……”

湖水的波光，映在武藏沉醉于幻想的脸上。摇晃的光影就像是投射在脸上的幸福之光。

中之岛位于二十三间的小桥和九十六间的大桥之间,岛上有古老的柳树。

濑田唐桥之所以会被称为青柳桥，是因为出外人对这里的柳树印象特别深刻所致。

“啊!来了!”

城太郎从中之岛的茶店跑出来，抓着小桥的栏杆，一只手指着一个方向，一只手向茶店内的人招手：

“是师父……阿通姐!阿通姐!师父骑着牛来了。”

来往的路人不明白这个少年为什么如此狂喜。大家好奇地看着他雀跃不已的举动。

“啊!真的是他。”

阿通赶紧奔过来，也和城太郎一样的高兴。

两个人拼命地挥着草笠、挥着手。

“师父!”

“武藏!”

没多久，脸上挂着笑容的武藏也走近了。

他把牛系在柳树下。阿通隔着河流见到他的时候，拼命地挥手叫武藏的名字。可是，等到武藏来到自己面前时，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味地微笑。而城太郎却拉着武藏说个不停。

“师父，伤好了吗？刚才看到师父骑着牛，我还以为师父的伤还没好，不能走路呢……什么？您问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早到吗……这件事问阿通姐吧！师父，阿通姐实在很任性。她一接到师父的信，病马上就好了。”

“嗯!嗯……”

武藏也一直点着头，但是茶店里还有别的客人，老是提阿通的事情，害得武藏好像是前来提亲的女婿一般，发窘害臊。

茶店后面有藤架围着的小座席，三人坐在那里。和以前一样，阿通坐立不安，武藏也是默默不语。只有城太郎尽情欢笑、说个不停，尽情享受眼前时光

的，只有城太郎一个人，以及绕着紫藤花忙个不停的牛虻和蜜蜂。

“啊！不好啦！这石山寺上空的天色变得那么暗，一定是要下大雨了。请各位客人到里面坐。”

茶店主人赶紧卷起苇帘，拉上挡雨窗。原本的江水已变成铅灰色，微风中夹带着雨气。紫藤花好像垂死的杨贵妃的袖子，被风吹得香气四溢。

由石山吹来的山风夹带着小雨，打在这些小花上。

“啊！打雷了！这是今年的初雷呢！阿通姐，会淋湿的！师父也一起进去吧！啊！好舒服！这雨下得正是时候，正是时候！”

当然这并非真的正是时候，或是有什么深层含意。但是，城太郎这么赞叹，武藏更羞于进到茶店里。阿通也羞红着脸，与紫藤花一样，在屋外淋着雨。

“嗯!雨真大！”

有一个披着蓑衣从雾蒙蒙的雨中飞奔而来的男子。

他跑到四宫明神的牌楼下，才松了一口气，并拨了拨打湿的头发。

“冒失雨!”

他看着翻腾的乌云，口中喃喃自语。

就在这一刹那，四明岳、湖水和伊吹一下子全变得水雾迷蒙，滴滴答答的雨声不断地传入耳际。

“啊?”

讨厌雷声的又八捂住耳朵，缩在牌楼下躲雨。

不久，乌云散去，又是雨过天晴。雨一停，街上立刻出现行人。远处传来弹奏三味线的声音。此刻，人群中有位婀娜多姿的女人迎面而来，她对着又八笑，好像有什么事。

又八不认识这个女人。

女人开口说道：

“你叫做又八吗?”

又八很诧异，问明事情原委之后，她说：刚才店里有一个客人，说是你的朋友。他从二楼看到你，所以吩咐我一定要请你过去一趟。

听她说完，又八才注意到在这神社的周围有几家妓院。

“……事情谈完之后,你想直接回去也行。”

前来传话的女人，无视于又八的踌躇不前，径自带着他前往。一到妓院，其他的女人也出来帮又八洗脚，并换下淋湿的衣裳。

又八问她们：到底我的朋友是谁？她们却回答：你到二楼就知道了。很明显地大家都想看热闹才会卖关子。

又八心想反正衣服被雨淋湿了，只好暂时借妓院的衣服来穿。事实上，他今天和人约在濑田唐桥碰面呢！他很想赶快过去。等衣服烘干之后，希望妓院

的人别强留自己。

“拜托了!可以吗?”

又八一再要求。

女人们轻诺道:

“知道了!知道了!开了之后,一定马上跟你说。”

说着,将又八推上楼去。

“二楼的客人会是谁呢?”

又八怎么也想不出答案。不过又八不但早已习惯这种场所,且一碰上这种气氛,脑筋立刻变得清晰,行为举止更是落落大方。

“啊!犬神师父!”

突然,对方先叫了一声。又八以为对方认错人了,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坐在席上的客人。他记得这个人。

“哦……你是?”

“你忘了吗?我是佐佐木小次郎啊!”

“犬神师父又是谁呢?”

“就是你啊!”

“可是我叫做本位田又八啊!”

“这我知道。因为我想起有一天晚上你在六条松原被狗群包围时所做的各种表情。我尊敬你是犬神,才叫你犬神师父。”

“得了吧!别开玩笑了。那时候我可被你害惨了。”

“相反地,今天可是想给你好处,才叫人去接你。欢迎驾临,坐下来嘛!喂!你们这些女人快给这位客人倒酒啊!拿酒杯来!”

“有人在濑田等我,所以我没时间相陪。喂!不要倒酒,我今天不喝酒。”

“谁在濑田等你呢?”

“一位姓宫本的人,是我小时候的朋友——”

话还没说完,小次郎就抢着说:

“什么?武藏……喔!原来如此!你们在山顶茶屋约好了?”

“你好清楚啊!”

“你的成长历史以及武藏的经历,我都详详细细地调查过了。你的母亲——阿杉婆——我在睿山的中堂见过她呢!而且你母亲也一五一十地把她以往的苦心全告诉我了。”

“哦?你见过我母亲?我从昨天就一直在找她呀!”

“她实在是个伟大的老人,真令人尊敬。中堂的众人也都很同情她。我也在临行之前答应助她一臂之力。”

他洗洗酒杯之后说道:

“又八,让我们干杯,忘掉旧恨吧!不是我说大话,有我佐佐木小次郎在,

根本不必怕武藏这家伙!”

小次郎脸颊红通，把酒杯递给又八。

但是，又八并没有伸手去接酒杯。

虚荣的小次郎一喝醉，就忘了平常的态度和端庄。

“又八,为什么不喝?”

“我得走了。”

小次郎伸出左手，抓住又八的手腕：

“不行!”

“但是,我和武藏有约定啊!”

“笨蛋!你一个人去见武藏,恐怕还没到就被他杀掉了。”

“我们之间已经尽释前嫌。而且我要追随这位好友，一起到江户去。我要好好学习,才能功成名就。”

“什么!要追随武藏?”

“世人之所以批评武藏不好，那是因为我母亲说他不好的缘故，我母亲错怪武藏了。这次我才深深了解到这点。同时，我自己也觉悟了。我要向这位好友学习，虽然起步晚了一些，但却是我今后的志向。”

“哈哈!哈哈哈!”

小次郎拍手笑道：

“你真好骗啊！你母亲也说过，在这世上几乎没有像你这么容易上当的人，你完全被武藏给骗了。”

“不!武藏——”

“闭嘴！不要说了！哪里有背叛母亲、袒护敌人的不孝子？连我这个外人佐佐木小次郎都替你母亲打抱不平，而且也发誓将来一定要帮助她呢！”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要到濑田。放开我——喂！女人，衣服干了没？把我的衣服拿过来!”

“不准拿!”

小次郎露出醉眼：

“不准拿过来。又八，如果你一定要依靠武藏，最好先见到你母亲，让她了解你的想法。也许你母亲对这样的屈辱无法释怀呢！”

“我因为找不到母亲，才想和武藏先到江户。等我能有所成就之后，我会自己解决所有的宿怨的。”

“这一定是武藏说的。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找你母亲。总之，先问问你母亲的意见比较好。今晚我们先喝个痛快吧！也许你不喜欢，但还是陪陪小次郎吧!”

当然，妓女们也都加油添醋地帮着小次郎，一直不肯把衣服还给又八。

太阳下山之后，天更黑了。

又八若不借着酒气，就无法在小次郎面前抬起头来。但他一喝醉，就会像只老虎。他从入夜就开始喝，借着酒意把心里全部的郁愤完全抖出，宣泄无遗。

两人终于在天快亮的时候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才醒来。

小次郎还在房中熟睡着。昨天的初雷使得今天的阳光看起来倍觉清澈。又八耳边又响起武藏的话，很想吐出昨天的酒。

又八走到楼下，叫人拿出他的衣服。穿戴好之后，赶紧逃到屋外，来到濑田桥。

混浊的濑田川，飘流着石山寺的落花。紫藤茶屋的紫藤花也开始雕零，花瓣随着山风到处飘散。

“武藏说过他会牵着牛。”

小桥边和中之岛，都没看到牛的影子。

又八找过几个地方。最后问了中之岛茶店，才知道有位骑着牛的武士，昨天一直等到茶店打烊，才在入夜后住到其他的旅馆。今天早上又来这里，等了一阵子之后，才写了一封信。那人交代如果有人问起，就将信交给他。说完，把信结在屋檐下的柳树上就走了。

又八走到树下，看到武藏的信，像一只白蛾停在树枝上。

又八解开白蛾的翅膀。

“实在抱歉 久候不到,只好先走一步。”



这是一趟迎向初夏的旅程。武藏等人越过木曾路的一片新绿之后，仍然任由牛漫步在中山道上。

“我会等你,尽快赶来!”

又八看了武藏留在柳树上的信之后，急忙出发赶路。在草津没碰到武藏，到了神社牌楼也没见到他的踪影。

“呵 我该不会走过头了吧?”

他在折钵岭的山头眺望来往行人，看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又八问路人是否看到骑牛的武士，结果是骑牛骑马的旅人很多。再说，又八以为只有武藏一人，不知道武藏还带着阿通和城太郎。

到了美浓路也没碰到武藏。因此，他想起小次郎的话：

“难道我真的被他骗了吗?”

他一开始怀疑就会没完没了。

就因为他拿不定主意，一下子折回原路，一下子又绕弯路走，当然碰不到

武藏。

但是，到了中津川的驿站，终于看到比他先走一步的武藏了。

数日来，又八一心一意地追赶着。然而当他看到武藏背影的同时，不但脸色全变，更开始怀疑武藏。

骑在牛背上的不是武藏，而是七宝寺的阿通。让阿通骑在牛背上，武藏则牵着牛绳走在前面。

又八根本对跟在他们旁边的城太郎视若无睹，也不当成一回事。让又八感到猜疑和震惊的是：阿通和武藏看起来很要好。

不管以往多么憎恨、嫉妒，也没像现在这样，视武藏如恶魔。

“啊！果然是我太好骗了。从他唆使我到关原作战，直到今日，都一直在蒙骗我。而我也一直陷入他的圈套，到何时我才会觉醒呀？武藏你这家伙给我记着！”

“好热，好热啊！像这样流汗走山路，还是生平第一次。师父，这是哪里呀？”

“是木曾山最难走的马笼顶。”

“昨天已经翻过两座山头了吧？”

“那是御坡和十曲。”

“我已经不想爬山了，好想早点到江户那个热闹的地方啊！阿通姐，你说是不是？”

阿通坐在牛背上：

“不，城太，我比较喜欢没有人的地方。”

“哼！你自己不必走路就说这种话。师父，那边有瀑布，是瀑布喔！”

“休息一下吧，城太郎，把牛系在那边。”

循着瀑布声，往小路走去，在瀑布潭的山崖上，有一栋无人小屋。四周开满沾着水气的花朵。

“武藏！”

阿通看到瀑布旁的牌子，又微笑着看着武藏。牌子上面写着“女瀑男瀑”。

大小两条瀑布，最后注入同一条溪流里。一条比较秀气，马上就知道是女瀑。刚才走路的时候穷叫着“休息！休息！”的城太郎，现在却一点也无法静下来。看到狂澜的瀑布、岩石间的奔流，就忘我地跳到水里，跑到山崖下方去了。

“阿通姐，有鱼喔！”

没听到她的回答，城太郎又说道：

“用石头可以捉鱼喔！用石头一打，鱼的肚子就会翻到水面上喔！”

过了一会儿。

“哇！哇！”

远处传来城太郎的回音，看样子他好像没有往回走的意思。

阳光从山头透照了下来。花朵上方的一片水气，出现无数条的小彩虹。
武藏和阿通两人走向小屋，四周不断传来瀑布声。
“到底哪里去了呢？”
“城太郎吗？”
“真是拿他没办法。”
“不见得！跟我小时候比起来，他还算乖呢！”
“你啊！你比较例外。”
“相反地，又八小时候倒是挺文静的。又八那小子结果还是没来，他到底怎么了？”
“他没来倒让我松了一口气。如果又八来了，我可要躲起来了。”
“没必要躲啊！世上没有讲不通的人。”
“本位田家母子的脾气，和别人有点不一样。”
“阿通……你不再重新考虑吗？”
“考虑什么？”
“我问你不重新考虑当本位田家的媳妇吗？”
阿通脸上显出惊讶的表情，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再考虑！”
阿通像红色兰花般的眼睛，一下子溢满了泪水。
武藏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阿通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而武藏竟然还认为她会犹豫不定，难怪阿通会难过。她用手遮着脸，肩膀轻轻颤抖着。
她的白衣领好像在跟武藏倾诉：
“我是你的人！”
周围的枫树长满了浅绿色的叶子，几乎将这个地方隐藏起来了。
武藏觉得震动内心的瀑布声在他的的血液里奔腾。望着狂澜的奔流，武藏体内潜藏着的比刚才城太郎狂奔的本能更为强烈的性能几乎快要爆发出来了。
而且这几天，在驿站灯火下以及灿烂的阳光下，阿通的身体不断地散发出一股魅力。有时，芙蓉花般的皮肤，随着汗水散发出香气；晚上，隔着屏风飘来她秀发的香味。这些都使武藏长年压抑在盘石下的爱欲火苗不断萌芽成长。一股郁闷的感觉不由直冲心头，有如夏天被炙热的太阳晒得闷热的青草。

突然，武藏转身离开，应该说是逃开了。
把阿通留在原地，一个人往没有路的草丛走去。因为他感到一阵痛苦，过度膨胀的血液，得将它从身体中抛掉一些，得从口中吐掉一些火焰。他很想像城太郎那样发散出来。当他看到阳光静悄悄地照着又高又密的枯萎冬草时，他

叫了一声：

"啊！"

他投身到草丛里，坐了下来。

阿通心想他到底怎么了？她马上追过去，立刻偎在他的脚旁。脸部肌肉僵硬沉默不语的武藏，看起来更可怕。阿通看他似乎很不高兴的样子，更是不知所措。

"怎么了？武藏……武藏……如果我惹你生气，请你原谅，原谅我！"

"……"

"武藏，如果……"

他越是僵硬，脸部的表情便越恐怖，而阿通的心就更是紧紧地揪在一起。她如花般的体香不断地飘向武藏，更让他窒息难耐。

武藏突然叫了一声：

"噢！"

接着，他巨大的手腕搂住阿通，将她扑倒在地。阿通伸长白晰的脖子，无法出声，只是在他的怀里拼命地挣扎。

槙树上有一只长尾缟鸟，正眺望着尚有积雪的伊那山脉。

红色的山杜鹃盛开在山谷间，天空一片蔚蓝。枯草下，飘散着紫丁花的香味。

猿猴的啼叫声不断地传来，松鼠在树梢上跳跃着。这里是一片原始的天地。其中有一片枯草被压倒、折断，阿通并没有大叫，却发出接近惊讶的声音：

"不可以，武藏，不可以！"

她有如长满刺棘的栗子球果般紧缩着身子。

"这、这种事……连你也是这种人啊！"

她伤心地呜咽着。武藏这才清醒过来，全身的火焰立即冷却，他全身毛发直竖。被阿通理智而冷淡的声音责问。

"为、为什么？"

武藏几近呻吟的声音就要哭出来。即使这是两人间的秘密，对男人而言仍是种无法忍受的侮辱。他的愤怒与羞耻无处宣泄，才会如此怒吼。

当他放开手的时候，阿通立刻跑开了。有个小香包断了，掉在地上。他眼神茫然地看着掉落的香包，不禁落下泪来。此时他已经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很卑鄙。但是，他也不懂阿通的想法。阿通的眼眸、阿通的唇、阿通的话、阿通的全部——连毛发都不断诱惑着他，激起他的情欲。

女人将火把放在男人胸前燃烧，自己却吓得逃开。虽然她不是有意如此，但是，就结果而言，这不等于是欺骗了所爱的人，不但陷对方于痛苦之中，也羞辱了对方。

"啊！啊！"

武藏伏在草地上哭泣。

以往所做的切磋琢磨已经一败涂地。所有的精进苦行也都付诸流水。他对此感到悲哀，这种悲哀的心情，就像孩童失去手中的糖果一般。

他唾弃自己、责备自己。他伏在地上饮泣。就像没脸面对太阳般，一直低着头。

“我没有恶意!”

针对自己的行为，他反复在心中如此叫喊着，但是却无法释怀。

“女人真难理解!”

此刻他无法认为少女清纯的心是可爱的。即使女人犹如一颗珍珠，怕受震动，多愁善感，怕有人去触摸，这些现象在女性一辈子当中，应该只有在某些期间才会存在。现在武藏无法认同这是至高无上，维持女性自尊的行为。

他伏在地面上，嗅着泥土的香气。过了不久，情绪渐渐平稳下来。他蓦地站了起来，眼神已不像刚才充满了火焰，然而脸色却变得异常苍白。

他用力地踩着阿通的香袋，并低头专注地听着山谷间的声音。

“对了!”

他直接往瀑布方向走去，紧锁的浓眉又显出置身于下松刀剑中的毅力。

小鸟带着尖锐的叫声，振翅而飞。瀑布轰隆的水声，随着风不断地传到耳边。从云缝里照射下来的阳光，更显得柔和。

阿通从武藏所在的地方，只逃离大约二十步远的地方，便停下来。她紧紧靠着白桦树干，一直凝视着武藏。她看到武藏因为刚才自己逃开而痛苦；现在却很希望武藏能够来到她身边。她犹豫自己是不是该过去向他道歉。但是现在她犹如一只惊弓之鸟,心中仍战栗不已,连身体都不像是自己的。

阿通虽然没有哭，但她的眼睛却比哭的时候更充满惊吓、迷惘和悲伤。

因为她发现眼前这个男人,自己所信赖的武藏,却不是她心目中的男性。

阿通心中所幻想的男性，突然赤裸裸地出现在眼前，让她惊愕得几乎想要寻死，悲伤得无以名状。

但是，在恐怖和痛哭中，她没发现自己的行为更是不可思议的矛盾。

如果刚才那强烈的迫力，不是来自武藏，而是别的男人的话，那她一定不仅只跑两三十步而已。

为什么只跑二十余步就停下来了？是被后面的力量所吸引吗？并不只是这个原因。

“你生气了吗?不要生气!我不是讨厌你!……不要生气!”

她觉得自己孤独地站在暴风当中。她心中只是一味地道歉。武藏也在一直自责、痛恨自己的行为。而阿通一点都不觉得他那强烈的举动是丑陋的，她觉得他不像其他男性那样卑鄙。当她从悸动中渐渐平静下来时，内心甚至认为这

种人类丑陋的本能，在武藏来说，是有别于其他男性的。

她自问：

“为什么我……”

他对自己盲目的恐怖感到寂寞。刚才那一刹那，如狂澜般的血液就像火花一般，现在回想起来，甚至令人眷恋。

“咦！到哪里去了……武藏！”

阿通看不到武藏的身影，以为他又弃她而去。

“一定是生气了！没错，他在生气……啊！怎么办？”

她提心吊胆地走回小屋。

小屋也找不到武藏的踪影。雪白的水沫，从潭中变成雾气，随着山风飘起，使得满山谷间的树木也跟着摇摆。毫无间断的瀑布传来震耳的声音，激起的水沫，冷冷地打在脸上。

此刻，高处传来城太郎的叫喊声：

“啊！不得了！师父跳到瀑布下面去了——阿通姐！”

城太郎站在溪流对面。他想眺望男瀑布，却看到这副情景，他吓得大声喊叫。

但是瀑布的声音太大了，根本听不清楚他说什么。阿通看到城太郎的动作，脸色大变。赶紧攀着又潮湿又滑溜的岩石爬下悬崖。

城太郎像只猿猴，从对面的山崖抓着蔓藤，滑了下去。

阿通看到了。

城太郎也发现了。

武藏在瀑布潭中。

咆哮的飞沫，加上迷蒙的白雾，使得他们一开始看不清楚那是岩石还是人。后来才看清那人裸着身体双手交叉在胸前，垂着头站在五丈多深的瀑布下。那并不是岩石，是武藏。

阿通在这边的悬崖峭壁途中，城太郎则在深渊对面的悬崖上，两人同时看到潭中的景象，立刻忘我地大叫：

“啊！师父！师父呐！”

“武藏——”

两人声嘶力竭，不断地喊着。但是武藏的耳边，除了瀑布怒吼的声音之外，根本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青绿的潭水已经浸到武藏的胸部。瀑布像千百条银龙，咬向他的脸和肩膀。潭底如狂澜般的旋涡，宛如千万只水魔的眼睛，将他的脚拉向死渊。

“……”

武藏的呼吸若稍有变弱或是精神稍有松懈，可能脚跟就会在滑溜的水苔上滑倒，甚至被激流带到冥途，永远回不来了。

而且武藏的头上必须承受好几千斤重的压力。他的心肺就像被大马笼山压住一般痛苦难当。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武藏仍然热血奔腾，无法忘记刚才被自己抛在背后的阿通。

即使是志贺寺高僧也有过相同的热血。法然弟子亲鸾也有一样的烦恼。自古以来，越能够成大功立大业的人，越是拥有坚强存活能力的人，他们与生俱来就背负着较多的痛苦。

武藏十七岁的时候，扛着一把枪，奔向关原的风云世界，凭的也是这份热血。接受泽庵的教诲，感念佛法的慈悲为怀而落泪，领悟人生的道理，立志重新做人，也是靠这份热血的力量。靠一把孤剑超越柳生城的传统，逼迫石舟斋时的气概，也是发自这份热血——，在下松勇敢抵挡敌人的白刃刀林的，也是全凭这份热血。

但是这种强烈的热血，在碰到自己喜欢的阿通时，则变成人类原始的欲望，使得这几年来好不容易控制住的野性一下子狂乱地爆发出来，光靠修行的功夫以及理智的力量是无法控制的。

遇上这种敌人，任何武器都派不上用场。大部分的敌人都是外在的，都有形体；但是，这种情感上的敌人却存在他的内心，无形无体，无法掌握。

武藏觉得很狼狈。他很清楚自己已陷入内心巨大的漩涡里，因而感到惊慌失措。

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激情。有它也烦恼，没有它也痛苦，尤其是万马奔腾的热血该如何处理是好？武藏自己也不清楚，才会疯狂地跳进水里，希望藉此浇熄心中的火焰，因此城太郎看到这副景象的一瞬间，对着阿通大喊的话并没有错。

城太郎哭了，一边大声叫喊着：

“师父啊……师父啊！”

武藏求生的模样，在城太郎眼中，却是赴死的行为。

“师父，你不可以死！师父，你别死呀！”

城太郎双手紧紧合掌，好像自己也在忍受瀑布打在身上的痛苦一样。他大声哭着，声音交织在瀑布的轰隆声中。城太郎突然抬头望向对岸的峭壁，发现刚才站在那里伤心欲绝的阿通不见了。

“哎呀！奇怪！阿通姐也不见了。”

城太郎看着白色泡沫的流水，悲伤不已。

他认为——武藏不知为何到瀑布潭中，宁死也不肯上来，而阿通或许是随着武藏也投身于水流中了。

但是城太郎很快就注意到自己的悲伤是多余的。因为潭中的武藏依然承受五丈余瀑布的强大冲击。他全身充满了力量，年轻的生命坚如矿石，绝不像伫

立于草地上求死的志贺寺高僧。相反地，他是想藉由大自然的力量，洗涤心中的污垢，坚定自己的意志，重新开创美好的人生。城太郎慢慢地也开始了解了。

武藏的声音，由潭中传过来，听不清楚他到底在喊叫什么。看起来又像是诵经，又像是在怒骂自己。

夕阳从山顶照射下来，映在瀑布上。使得武藏的肩上出现了无数的小彩虹。其中一条较大的彩虹，横跨在瀑布之上。

“阿通姐!”

城太郎像鲇鱼般跳跃，沿着岩石越过激流，慢慢移到对面的峭壁。心想：

对了！如果阿通姐对师父能够放心，我也不需要担心了。只有阿通姐最了解师父的心情以及想法。

他攀着峭壁,来到离小屋不远的地方。解开系牛的绳子,让牛在那里吃草。

他不经意地眺望小屋的方向，突然看到阿通背影的腰带。她在做什么呢？城太郎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只见阿通抱着武藏脱下来的衣物和大小二刀，轻声地哭着。

这里又有一个无法理解的人。城太郎的手指抵着嘴唇，傻傻地站在原地。阿通紧紧地抱在胸前的，只不过是一些衣物，令城太郎觉得奇怪。且她独自哭泣的样子也和平时不太一样。城太郎幼小的心灵已经感受到事情不太寻常，赶紧悄悄地回到母牛旁边。

那头母牛正躺在开满白色小花的草地上，夕阳余晖映在它的眼睛里。

“像这样,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江户呢？”

城太郎无奈，只好躺在母牛身边打盹。